

全本新注聊斋志异（下）

卷九

邵临淄

临淄某翁之女[1]，太学李生妻也[2]。未嫁时，有术士推其造[3]，决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，既而笑曰：“妄言一至于此！无论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岂一监生不能庇一妇乎？”既嫁，悍甚，捶骂夫婿以为常[4]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鸣于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词[5]，签役立勾[6]。翁闻之，大骇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[7]。弗许。李亦自悔，求罢。公怒曰：“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[8]必拘审！”既到，略诘一二言，便曰：“真悍妇！”杖责三十，臀肉尽脱。异史氏曰：“公岂有伤心于闺闼耶？何怒之暴也！然邑有贤宰，里无悍妇矣。志之，以补‘循吏传’之所不及者[9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淄：县名。明清属青州府，现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。某翁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某公”。

[2]太学，明清时国子监的代称。

[3]推其造：推算她的生辰八字。人的生辰年月日时，干支相配共得八个字，星命术士称之为“造”，据以推断其人命运休咎。

[4]捶骂：底本作摇骂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

[5]邑宰邵公：邵如，湖北天门人，康熙二十一年任临淄知县。见《山东通志》六三《国朝职官表》十三。

[6]签役立勾：发签牌给衙役，立予拘捕到案。签，签牌，官府交吏拘捕犯人的凭证。

[7]寢息：平息；停息。指免于拘审。寢，止息。

[8]作辍：犹动止。指官府之拘囚、不拘囚。

[9]循吏传：史书为奉职守法的官员作的传记。始自《史记》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。”循，循良，守法尽职。

于去恶

北平陶圣俞[1]，名下士[2]。顺治间[3]，赴乡试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户，见一人负笈 僮[4]，似卜居未就者[5]。略诘之，遂释负于道，相与倾语，言论有名士风。陶大说之，请与同居。客喜，携囊入，遂同栖止。客自言：“顺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恶。”以陶差长[6]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瞩，常独坐一室，而案头无书卷。陶不与谈，则默卧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则笔研之外，更无长物。怪而问之，笑曰：“吾辈读书，岂临渴始掘井耶[7]？”一日，就陶借书去，闭户抄甚疾，终日五十余纸，亦不见其折叠成卷。窃窥之，则每一稿脱，则烧灰吞之。愈益怪焉。诘其故，曰：“我以此代读耳。”便诵所抄书，顷刻数篇，一字无讹。陶悦，欲传其术；于以为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词涉诮让[8]。于曰：“兄诚不谅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则此心无以自剖；骤言之，又恐惊为异怪。奈何？”陶固谓：“不妨。”于曰：“我非人，实鬼耳。今冥中以科目授官[9]，七月十四日奉诏考帘官[10]，十五日士子入闱，月尽榜放矣[11]。”陶问：“考帘官为何？”曰：“此上帝慎重之意，无论鸟吏鬻官[12]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内帘用，不通者不得与焉。盖阴之有诸神，犹阳之有守令也[13]。得志诸公、目不睹坟典[14]，不过少年持敲门砖[15]，猎取功名，门既开，则弃去；再司簿书十数年[16]，即文学士，胸中尚有字耶！阳世所以陋劣幸进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”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

一日，自外来，有忧色，叹曰：“仆生而贫贱，自谓死后可免；不谓迺遭先生[17]，相从地下。”陶请其故，曰：“文已奉命都罗国封王[18]，帘官之考遂罢。数十年游神耗鬼[19]，杂入衡文[20]，吾辈宁有望耶？”陶问：“此辈皆谁何人？”曰：“即言之，君亦不识。略举一二人，大概可知：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是也[21]。仆自念命不可凭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[23]。”言已怏怏，遂将治任[23]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之夕[24]，谓陶曰：“我将入闱。烦于昧爽时，持香炷于东野[25]，三呼去恶，我便至。”乃出门去。陶沽酒烹鲜以持之。东方既白，敬如所嘱。无何，于偕一少年来。问其姓字，于曰：“此方子晋，是我良友，适于场中相邂逅。闻兄盛名，深欲拜识。”同至寓，秉烛为礼。少年亭亭似玉[26]，意度谦婉[27]。陶甚爱之，便问：“子晋佳作，当大快意。”于曰：“言之可笑！闱中七则[28]，作过半矣；细审主司姓名[29]，裹具径出[30]。奇人也！”陶扇炉进酒，因问：“闱中何题？去恶魁解否[31]？”于曰：“书艺、经论各一[32]，夫人而能之。策问[33]：‘自古邪僻固多[34]，而世风至今日，奸情丑态，愈不可名[35]，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[36]，抑非十八狱所能容。是果何术而可？或谓宜量加一二狱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与、否与，或别有道以清其源[37]，尔多士其悉言勿隐[38]。’多弟策虽不佳，颇为痛快。表：‘拟天魔殄灭[39]，赐群臣龙马天衣有差[40]。’次则‘瑶台应制诗’[41]、‘西池桃花赋’[42]。此三种，自谓场中无两矣！”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“此时快心，放兄独步矣[43]；数辰后[44]，不痛哭始为男子也。”天明，方欲辞去。陶留与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[45]。三日，竟不复来。陶使于往寻之。于曰：“无须。子晋拳拳[46]，非无意者。”日既西，方果来。出一卷授陶，曰：“三日失约，敬录旧艺百余作，求一品题。”陶捧读大喜，一句一赞，略尽一二首，遂藏诸笥。谈至更深，方遂留，与于共榻寝。自此为常。方无

夕不至[47]，陶亦无方不欢也。

一夕，仓皇而入，向陶曰：“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”于方卧，闻言惊起，法然流涕。二人极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对默默，殊不可堪。方曰：“适闻大巡环张桓侯将至[48]，恐失志者之造言也[49]；不然，文场尚有翻覆。”于闻之，色喜。陶询其故，曰：“桓侯翼德，三十年一巡阴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阳世，两间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”乃起，拉方俱去。两夜始返，方喜谓陶曰：“君不贺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榜上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遍阅遗卷[50]，得五兄甚喜；荐作交南巡海使[51]，旦晚舆马可到。”陶大喜，置酒称贺。酒数行，于问陶曰：“君家有闲舍否？”问：“将何为？”曰：“子晋孤无乡土，又不忍忽然于兄[52]。弟意欲假馆相依。”陶喜曰：“如此，为幸多矣。即无多屋宇，同榻何碍。但有严君，须先关白[53]。于曰：“审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场闹有日，子晋如不能待，先归何如？”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归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车马至门，接于莅任。于起，握手曰：“从此别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锐进之志。”问：“何言？”曰：“君命淹蹇，生非其时。此科之分十之一；后科桓侯临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。”陶闻，欲中止。于曰：“不然，此皆天数。即明知不可，而注定之艰苦，亦要历尽耳。”又顾方曰：“勿淹滞，今朝年、月、日、时皆良，即以舆盖送君归。仆驰马自去。”方忻然拜别。陶中心迷乱，不知所嘱，但挥涕送之。见舆马分途，顷刻都散。始悔子晋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无及矣。

三场毕[54]，不甚满志，奔波而归。入门问子晋，家中并无知者。因为父述之，父喜曰：“若然，则客至久矣。”先是陶翁昼卧，梦舆盖止于其门，一美少年自车中出，登堂展拜。诘问所来，答云：“大哥许假一舍，以入闱不得偕来。我先至矣[55]。”言已，请入拜母。翁方谦却，适家媪入曰：“夫人产公子矣。”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适与梦符，乃知儿即子晋后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晋。儿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“倘是子晋，我见之，啼当止。”俗忌客忤[56]，故不令陶见。母患啼不可耐[57]，乃呼陶人。陶鸣之曰[58]：“子晋勿尔！我来矣！”儿啼正急，闻声辍止，停睇不瞬，如审顾状。陶摩顶而去[59]。自是竟不复啼。数月后，陶不敢见之：一见，则折腰索抱；走去，则啼不可止。陶亦狎爱之。四岁离母，辄就兄眠；兄他出，则假寐以俟其归。兄于枕上教“毛诗”，诵声呢喃，夜尽四十余行。以子晋遗文授之，欣然乐读，过口成诵；试之他文，不能也。八九岁，眉目朗彻，宛然一子晋矣。陶两入闱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场事发[60]，帘官多遭诛遣，贡举之途一肃，乃张巡环力也。陶下科中副车[61]，寻贡[62]。遂灰志前途，隐居教弟。尝语人曰：“吾有此乐，翰苑不易也[63]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余每至张夫子庙堂[64]，瞻其须眉，凛凛有生气。又其生平暗哑如霹雳声[65]，矛马所至，无不大快，出人意表。世以将军好武，遂置与绛、灌伍[66]；宁知文昌事繁，须侯固多哉！呜呼！三十五年，来何暮也[67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[1]北平：旧府名。明洪武元年置，治所在北京大兴、宛平两县。永乐元年建为北京，改名顺天府。[2]名下士：有盛名之士。

[3]顺治：清世祖年号（1644—1661）。

[4] 僮 (ku ngráng 匡穰) : 惶急不安。

[5] 卜居 : 寻找住处。

[6] 差长 (zh ng 掌) : 谓年龄略大。

[7] 临渴始掘井 : 喻事到临头才准备急需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 : “夫病已成而后药之, 乱已成而后治之, 譬犹渴而穿井, 斗而铸锥, 不亦晚乎。”

[8] 词涉谄让 : 言语之间流露责怪之意。谄让, 谴责。

[9] 以科目授官 : 按科目考试, 授与相应官职。科目, 封建时代分科取士的项目。唐制, 取士之科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俊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五十余科, 又有大经、小经之目, 故称科目。见顾炎武《日知录·科目》。宋代分科较少。明清虽只设进士一科, 但仍沿称科目。

[10] 帘官 : 科举时代, 乡、会试贡院内之官。考试期间, 贡院至公堂后的内龙门, 由监临封锁, 门外挂帘。场中官员根据工作性质, 分别住在帘内和帘外, 于是有内外帘官之称。外帘官管事务; 内帘官管阅卷, 必须是科甲出身。

[11] 月尽 : 月底。

[12] 鸟吏鳖官 : 传说, 古代帝王少皞氏即位, 凤鸟来临, 于是以鸟名其百官, 见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。周置天官冢宰, 其属官鳖人, 掌取龟鳖蚌蛤之属。见《周礼·天官·鳖人》。这里所说的“鸟”“鳖”, 犹言扁、王八, 实以粗话骂官场。

[13] 守令 : 太守和县令, 指州、县官员。

[14] 坟典 : 即“三坟五典”, 传说为我国最古的书名, 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 : “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。”注 : “皆古书名。”

[15] 敲门砖 : 科举时代, 士人读书应试, 以取功名。功名取得即弃所学, 犹如用砖敲门, 既入门, 即弃砖, 故称敲门砖。清代径称八股文为敲门砖。

[16] 司簿书 : 管理官署中的文书簿册。

[17] 迟遭 (zh nzh n 谄沾) 先生 : 这是拟人化的说法, 犹言“倒霉鬼”。迟遭, 迟缓难行, 喻命运不佳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, 原作“遁遭”。

[18] 文昌 : 神名, 即梓潼帝君, 掌管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之事。都罗国 : 不详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注谓有都卢国。《文献通考·乐考·散乐百戏》 : 缘橦之伎众, “汉武帝时谓之都卢。都卢, 国名, 其人体轻而善缘。”此或借以讽指“夤缘攀附之国。”

[19] 游神 : 游食之神。喻奔走干禄, 借八股而倖进的试官。耗 (mào 冒) 鬼 : 耗乱不明的鬼, 喻糊涂试官。耗, 耗乱不明。《汉书·景帝纪》后二年诏 : “不事官职耗乱者, 丞相以闻, 请其罪。”师古曰 : “耗, 不明也, 读如眊同。”

[20] 杂入衡文 : 混杂进来审阅考卷。

[21] 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娇 : 乐正, 官名, 周时乐官之长。师旷, 春秋时晋国的乐师, 他辨音能力很强, 但生而目盲。司库, 主管钱库之官。和娇, 晋人, 家极富而性至吝, 杜预说他有钱癖。这两个人, 一个瞎眼, 一个爱钱, 由他们作试官, 必然是盲目评文或贪财受贿。

[22] 休 : 罢休。

[23] 治任 : 犹言“治装”, 整理行装, 表示要离去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 : “门人治任将归。”注 : “任, 担也。”疏 : “担于肩者, 载于车者, 通谓

之任”。

[24]中元：旧时以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。

[25]注：点香使燃。

[26]亭亭似玉：亭亭玉立的意思。亭亭，耸立的样子。

[27]意度：意态风度。

[28]闈中七则：请顺治三年颁科场条例，规定乡试第一场，试时文七篇。其中“四书”三题；“五经”各四题，考生可自选一经，故合称“七艺”或“七则”。

[29]主司：这里指主考官。

[30]裹具：包裹起文具。

[31]魁解(jiè介)否：犹言是否高中。魁解，指乡试中式第一名。魁，经魁，明代科举以“五经”取士，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叫“经魁”。因此取在前五名的称“五经魁”或“五魁”。解，唐制，进士由多而贡曰解。明清乡试本称“解试”，因称乡试中了举人第一名为“解元”。魁、解，在这里是取得魁首、解元的意思。

[32]书艺、经论：指根据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所出的八股文试题。从“四书”里出题叫“书艺”；从“五经”里出题叫“经论”或“经义”。

[33]策问，提出有关史事或时政等问题，以简策发问的形式，征求对答，叫“策问”。这也是科举考试项目之一。康熙二年(1663年)乡试以策、论、表、判取士，共考二场。第一场，试策五道；第二场，试“四书”论一篇、经论一篇、表一道、判五条。

[34]邪僻：不正当的行为。僻，邪、不正。

[35]愈不可名：更不可名状。名，指称。

[36]十八狱所不得尽：意谓打入十八层地狱，也不能尽其罪。

[37]清其源：指从根本上杜绝邪僻。源，本源。

[38]多士：指应考的众生员。悉言：尽其所言。

[39]拟：拟稿。天魔：佛教所说的从天上降到人间破坏佛道的恶魔，旧时以之代指旁门邪道。

[40]龙马：指骏马。《周礼·天官·庾人》：“马八尺以上为龙，七尺以上为騊，六尺以上为马。”天衣：犹言“御衣”，指帝王所赐的冠带朝服。有差(c)：分等级。

[41]瑶台应制诗：瑶台，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居处。应制诗，奉皇帝之命所作的诗。制，帝王的命令。

[42]西池：指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瑶池。桃花赋：西王母有幡桃园，故赋其桃花。

[43]放兄独步：任您超群领先。放，放任。独步，出众、独一无二。

[44]数辰后：几天之后；意谓放榜之时。男子：男子汉，好汉。

[45]期：约定。

[46]拳拳：忠诚，重言诺。

[47]无夕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无息”。

[48]大巡环：虚拟的官名；取巡回视察之意。张桓侯：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。张飞，字益德，死后谥号桓侯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八十九《关羽》引《独异志》：“蜀将关羽善抚卒而轻士大夫，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。”故虚拟张飞巡视试场，以消士子不平。

[49]造言：故意传播的流言。

[50]遗卷：没被录取者的试卷。

[51]交南：交州南部地区。今广东、广西属于古之交州。

[52]赇（jiá 莠）然：淡漠忘怀。

[53]关白：禀告，通禀。关，通。

[54]三场毕：此指乡试完毕。明清时，乡试和会试都连考三场，每场三天。

[55]“先是……我先至矣”数句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原阙。

[56]俗忌容忤：旧时习俗，禁忌生人进入产妇卧室，以免冲犯。

[57]耐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恻”。

[58]鸣：抚弄；抚儿声。

[59]摩顶：以手抚其头顶。传说宋仁宗初生时，昼夜啼哭不止。娄道者“摩其顶曰：莫叫莫叫，何如当初莫笑。”啼遂止。见《聊斋志异》吕注引《一统志》。

[60]丁酉，文场事发：丁酉，指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。这一年江南、顺天、山东，山西，河南等地都发生乡试科场案。顺天府乡试房官张成璞、李振邨以及江南乡试主考及分考官，都遭杀戮；举人田 等因购买举人，也被杀。凡南北闹中式举人，都传京复试于太和门。

[61]副车：清代乡试有正副两榜。正榜取中的称举人，又称“公车”。副榜取中的，犹如备取生，称“副车”。

[62]寻贡：不久举为贡生。科举时代，取得“副车”资格的生员，可以贡入国子监读书。

[63]翰苑不易：做个翰林也比不上。翰苑，翰林院，此指在翰林院为官。

[64]张夫子：指张飞。

[65]哈哑：当作“暗噤”，怒声喝叱。

[66]置与绛、灌伍：把他同周勃、灌婴放在同等地位。绛，指汉初名将周勃，曾封为绛侯。灌，灌婴，也是汉初名将。这两个人都勇武无文。

[67]暮：晚，迟。

狂生

刘学师言[1]：“济宁有狂生某，善饮；家无儋石[2]，而得钱辄沽，初不以穷厄为意。值新刺史莅任，善饮无对。闻生名，招与饮而悦之，时共谈宴。生侍其狎[3]，凡有小讼求直者[4]，辄受薄贿为之缓颊[5]；刺史每可其请[6]。生习为常，刺史心厌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览之微笑。生厉声曰：‘公如所请，可之；不如所请，否之。何笑也！闻之：士可杀而不可辱。他固不能相报，岂一笑不能报耶？’言已，大笑，声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‘何敢无礼！宁不闻灭门令尹耶[7]！’生掉臂竟下[8]，大声曰：‘生员无门之可灭！’刺史益怒，执之。访其家居，则并无田宅，惟携妻在城堞上住[9]。刺史闻而释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朋友怜其狂，为买数尺地，购斗室焉[10]。人而居之，叹曰：‘今而后畏令尹矣！’”

异史氏曰：“士君子奉法守礼，不敢劫人于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[11]！然仇之犹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门在耳；夫至无门可灭，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谓‘贫贱骄人’者耶[12]！独是君子虽贫[13]，不轻干人。乃以口腹之累[14]，喋喋公堂，品斯下矣。虽然，其狂不可及[15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刘学师：刘支裔，济宁人。举人。康熙二十二年任淄川县儒学教谕，三十五年卒于官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四。

[2]儋石（dànshí 旦时）：又作“担石”，百斤之量。“无儋石”，常以喻口粮储备不足。《后汉书·郭丹传》附范迁：“及在公辅，……在位四年蔑，家无担石焉。”

[3]狎：亲昵，熟悉。

[4]求直：要求肚诉；求官判己有理。

[5]缀颊：为人说情。

[6]可其请：答应他的请求。

[7]灾门令尹：即俗语“灭门知县”。形容临民官之成虐权势。灭门，灭绝全家。

[8]掉臂：甩动两臂。谓大摇大摆走路，表示傲视上官。

[9]城堞：城垛口。堞，城上短墙，又叫“女墙”、“睥睨”。按，此当指城上望楼等可栖止处。

[10]斗室：喻极小之室。

[11]南面者：南向而治的统治者。泛指帝王以至临民官员。

[12]贫贱骄人者：指身虽贫贱而不屈于富贵之人。战国田子方语，见《史记·魏世家》。

[13]独是：但是，只是。

[14]口腹之累：饮食之累。指为生活所迫。

[15]狂不可及：谓疏狂任性，无人可及。本南朝宋颜延之自负语，见《南史》本传。

澂俗[1]

澂人多化物类[2]，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，时见群鼠入米盎，驱之即遁。客伺其入，骤覆之，瓢水灌注其中[3]，顷之尽毙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讼官，官原而宥之[4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澂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题及正文首字底本皆作“徵”。

[2]澂人：未详所指。按，澂，“澄”的本字。春秋晋北澂地，汉置澄县，后魏改澄城，清代属同州府。又，云南有澂江府，在昆明东南。广东有澄海县，明嘉靖间置，属潮州府。三地中未知何指。物类：其他动物。

[3]瓢水：用瓢舀水。

[4]原而宥之：推其情而免其罪。原，推原。

凤仙

刘赤水，平乐人[1]，少颖秀[2]。十五入郡库。父母早亡，遂以游荡自废[3]。家不中资，而性好修饰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被人招饮，忘灭烛而去。酒数行，始忆之，急返。闻室中小语，伏窥之，见少年拥丽者眠榻上。宅临贵家废第，恒多怪异，心知其狐，亦不恐，入而叱曰：“卧榻岂容鼾睡[4]！”二人遑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遗紫纨裤一，带上系针囊。大悦，恐其窃去，藏衾中而抱之。俄一蓬头婢自门罅入，向刘索取。刘笑要偿[5]。婢请遗以酒，不应；赠以金，又不应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：“大姑言：如赐还，当以佳偶为报。”刘问：“伊谁？”曰：“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卧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适富川丁官人[6]；三姑凤仙，较两姑尤美，自无不当意者。”刘恐失信，请坐待好音。婢去复返曰：“大姑寄语官人：好事岂能猝合？适与之言，反遭诟厉；但缓时日以待之，吾家非轻诺寡信者[7]。”刘付之。过数日，渺无信息。薄暮，自外归，闭门甫坐，忽双扉自启，两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曰：“送新人至矣！”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视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气犹芳，頰颜醉态，倾绝人寰。喜极，为之捉足解袜，抱体缓裳。而女已微醒，开目见刘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“八仙淫婢卖我矣！”刘狎抱之。女嫌肤冰，微笑曰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凉人[8]！”刘曰：“子兮子兮，如此凉人何！”遂相欢爱。既而曰：“婢子无耻，玷人床寝，而以妾换裤耶！必小报之！”从此无夕不至，绸缪甚殷。袖中出金钏一枚，曰：“此八仙物也。”又数日，怀绣履一双来，珠嵌金绣[9]，工巧殊绝，且嘱刘暴扬之[10]。刘出夸示亲宾，求观者皆以资酒为贷，由此奇货居之。女夜来，作别语。怪问之，答云：“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携家远去，隔绝我好。”刘惧，愿还之。女云：“不必。彼方以此挟妾，如还之，中其机矣[11]。”刘问：“何不独留？”曰：“父母远去，一家十余口，俱托胡郎经纪，若不从去，恐长舌妇造黑白也[12]”。从此不复至。

逾二年，思念慕切。偶在途中，遇女郎骑款段马[13]，老仆鞚之[14]，摩肩过；反启障纱相窥，丰姿艳绝。顷，一少年后至。曰：“女子何人？似颇佳丽。”刘亟赞之，少年拱手笑曰：“太过奖矣！此即山荆也。”刘惶愧谢过。少年曰：“何妨。但南阳三葛，君得其龙[15]，区区者又何足道！”刘疑其言。少年曰：“君不认窃眠卧榻者耶？”刘始悟为胡。叙僚婿之谊[16]，嘲谑甚欢。少年曰：“岳新归，将以省觐，可同行否？”刘喜，从入蔡山。山上故有邑人避乱之宅，女下马入。少间，救人出望，曰：“刘官人亦来矣。”入门谒见翁姬。又一少年先在，靴袍炫美。翁曰：“此富川丁婿。”并揖就坐。小时，酒炙纷纶[17]，谈笑颇洽。翁曰：“今日三婿并临，可称佳集。又无他人，可唤儿辈来，作一团之会[18]。”俄，姊妹俱出。翁命设坐，各傍其婿。八仙见刘，惟掩口而笑；凤仙辄与嘲弄；水仙貌少亚，而沉重温克，满座倾谈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于是履舄交错[19]，兰麝熏人，饮酒乐甚。刘视床头乐具毕备，遂取玉笛，请为翁寿。翁喜，命善者各执一艺[20]，因而合座争取；惟丁与凤仙不取。八仙曰：“丁郎不诸可也，汝宁指屈不伸者？”因以拍板掷凤仙怀中。便串繁响[21]。翁悦曰：“家人之乐极矣！儿辈俱能歌舞，何不各尽所长？”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“凤仙从来金玉其音[22]，不敢相劳；我二人可歌‘洛妃’一曲[23]。”二人歌舞方已，适婢以金盘进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“此自真腊携来[24]，所谓‘田婆罗’也[25]。”因

掬数枚送丁前。凤仙不悦曰：“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？”翁微哂不言。八仙曰：“阿爹以丁郎异县，故是客耳。若论长幼，岂独凤妹妹有拳大酸婿耶？”凤仙终不快，解华妆，以鼓拍授婢，唱“破窑”一折[26]，声泪俱下；既阕[27]，拂袖径去，一座为之不欢。八仙曰：“婢子乔性犹昔[28]。”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刘无颜，亦辞而归。至半途，见凤仙坐路旁，呼与并坐，曰：“君一丈夫，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？黄金屋自在书中[29]，愿好为之。”举足云：“出门匆遽，棘刺破复履矣。所赠物，在身边否？”刘出之。女取而易之。刘乞其敝者。輶然曰：“君亦大无赖矣！几见自己衾枕之物[30]，亦要怀藏者？如相见爱，一物可以相赠。”旋出一镜付之曰：“欲见妾，当于书卷中觅之；不然，相见无期矣。”言已，不见。怊怊而归。

视镜，则凤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于百步之外者。因念所嘱，谢客下帷[31]。一日，见镜中人忽现正面，盈盈欲笑，益重爱之。无人时，辄以共对。月余，锐志渐衰，游恒忘返。归见镜影，惨然若涕；隔日再视，则背立如初矣：始悟为已之废学也。乃闭户研读，昼夜不辍；月余，则影复向外。自此验之，每有事荒废，则其容戚；数日攻苦，则其容笑。于是朝夕悬之，如对师保[32]。如此二年，一举而捷。喜曰：“令可以对我凤仙矣！”揽镜视之，见画黛弯长[33]，瓠犀微露[34]，喜容可掬，宛在目前。爱极，停睇不已。忽镜中人笑曰：“‘影里情郎，画中爱宠[35]’，今之谓矣。”惊喜四顾，则凤仙已在座右。握手问翁媪起居，曰：“妾别后，不曾归家，伏处岩穴，聊与君分苦耳。”刘赴宴郡中，女请与俱；共乘而往，人对面不相窥。既而将归，阴与刘谋，伪为娶于郡也者。女既归，始出见客，经理家政。人皆惊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。

刘属富川令门人，往谒之。遇丁，殷殷邀至其家，款礼优渥，言：“岳父母近又他徙。内人归宁，将复。当寄信住，并诣申贺。”刘初疑丁亦狐，及细审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贾子也。初，丁自别业暮归，遇水仙独步，见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请附骸以行[36]。丁喜，载至斋，与同寝处。櫺隙可入，始知为狐。女言：“郎勿见疑。妾以君诚笃，故愿托之。”丁嬖之[37]，竟不复娶。刘归，假贵家广宅，备客燕寝[38]，洒扫光洁，而苦无供帐[39]；隔夜视之，则陈设焕然矣。过数日，果有三十余人，赍旗采酒礼而至，舆马缤纷[40]，填溢阶巷[41]。刘揖翁及丁、胡入客舍，凤仙逆姬及两姨入内寝。八仙曰：“婢子今贵，不怨冰人矣。钗履犹存否？”女搜付之，曰：“履则犹是也，而被千人看破矣。”八仙以履击背，曰：“挹汝寄于刘郎。”乃投诸火，祝曰：“新时如花开，旧时如花谢；珍重不曾着，姮娥来相借[42]。”水仙亦代祝曰：“曾经笼玉笋[43]，着出万人称；若使姮娥见，应怜太瘦生[44]。”凤仙拨火曰：“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欢；留得纤纤影，遍与世人看。”遂以灰捻拌中，堆作十余分，望见刘来，托以赠之。但见绣履满样，悉如故款[45]。八仙急出，推样堕地；地上犹有一二只存者，又伏吹之，其迹始灭。次日，丁以道远，夫妇先归。八仙贪与妹戏，翁及胡屡督促之，亭午始出[46]，与众俱去。

初来，仪从过盛，观者如市。有两寇窥见丽人，魂魄丧失[47]，因谋劫诸途。侦其离村，尾之而去。相隔不盈一尺[48]，马极奔，不能及。至一处，两崖夹道，舆行稍缓；追及之，持刀吼咤，人众都奔。下马启帘，则老姬坐焉。方疑误掠共母；才他顾，而兵伤右臂[49]，顷已被缚。凝视之，崖并非崖，乃平乐城门也；舆中则李进士母，自乡中归耳。一寇后至，亦被断马足

而縶之。门丁执送太守，一讯而伏。时有大盗未获，诘之，即其人也。明春，刘及第[50]。凤仙以招祸，故悉辞内戚之贺。刘亦更不他娶。及为郎官[51]，纳妾，生二子。

异史氏曰：“嗟乎！冷暖之态，仙凡固无殊哉！‘少不努力，老大徒伤[52]’。惜无好胜佳人[53]，作镜影悲笑耳。吾愿恒河沙数仙人[54]，并遣娇女婚嫁人间，则贫穷海中，少苦众生矣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平乐：旧县名，三国时置，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。明清时为广西平乐府治。又，汉置平乐故城在今山东省单县东。

[2]颖秀：聪明秀雅。

[3]自废：自暴自弃，不求上进。

[4]卧榻岂容鼾睡：曾慥《类说》引杨亿《谈苑》谓：来开宝八年，宋军进围金陵。南唐主李煜请缓兵。宋太祖曰：“江南有何罪，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侧，岂可许他人鼾睡？”此戏用其意。

[5]要(y o 腰)偿，要挟酬报。

[6]富川：县名，汉置。在今广西平乐县东北。

[7]轻诺寡信：随便应许而不守信用。

[8]令夕何夕，见此凉人，《诗·唐风·绸缪》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。”这是一首欢庆新婚的诗。这里借用其意，并谐“良”为“凉”，以相戏谑。

[9]珠嵌金绣：上有珍珠嵌缀，且用金线绣成。

[10]暴(pú 瀑)扬：开展展露。扬，宣扬。

[11]机：计谋。

[12]长舌妇：好说闲话的女人。《诗·大雅·瞻印》：“妇有长舌，维厉之阶。”笺：“长舌喻多言语”。

[13]款段马：慢行的马。款殷，形容马行平稳舒缓。

[14]鞞：此谓“捉鞞”。

[15]南阳三葛，君得其龙：意指皮氏三姊妹，你得到的是其中最美丽的。南阳三葛，指三国时诸葛亮、诸葛瑾、诸葛诞兄弟三人。分别仕于蜀、吴、魏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谓：“于时以为：蜀得其龙，吴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。”南阳，郡名，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。相传诸葛亮曾躬耕南阳，时人称之为“卧龙”。这里以“龙”比喻杰出者。

[16]僚婿：姊妹之夫相称，叫“僚婿”，俗称“连襟”。《尔雅·释亲》：“今江东人呼同门曰僚婿。”

[17]酒炙纷纶：行酒上菜纷繁忙碌。纶，忙碌。

[18]团 (luán 峦)：团圆。

[19]履舄交错：意谓男女同席，人数众多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。”古时席地而坐，脱鞋就席，所以鞋子错杂。履，鞋。舄，古代的一种附有木底的复底鞋。

[20]执一艺：犹言献一艺。艺，技艺，这里指演奏乐器。

[21]串：串演。繁响，诸般乐器，响声烦杂！指合奏。

[22]金玉其音：珍视自己的歌声，不轻易歌唱。

[23]“洛妃”：戏曲名。曹植曾作有《洛神赋》，明代汪道昆改编为杂剧《洛神记》，又名《洛水悲》。洛妃，指洛水的女神洛嫫。

[24]真腊：古国名，见《明史·真腊传》。明后期改名为柬埔寨。

[25]田婆罗：波罗密，果汁甜美，核大如枣，可以炒食。

[26]“破窑”：戏曲名。元代杂剧有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，写富家女刘月娥掷彩球，选中穷秀才吕蒙正为婿，被父亲赶出家门，夫妇同性破窑。最后吕蒙正中状元，父女始和好如初。一折：杂剧一出叫一折。

[27]阕（què 却）：乐曲终了叫“阕”。

[28]乔性：个性乖戾。

[29]黄金屋自在书中：这是劝人读书上进的话，意思是读书作官就能够住上高堂大厦。语出真宗《劝学篇》：“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

[30]几见：几曾见得。

[31]下帷：犹言闭门读书。

[32]师保：古时教导贵族子弟的官员，有师有保，统称“师保”，语出《尚书·太甲》。这里是老师的意思。

[33]画黛：指妇女眉毛。黛，古时女子用以画眉的青黑色颜料。

[34]瓠犀：指妇女牙齿。瓠犀是瓠瓜的种子，因其洁白整齐，常用以比喻女子的牙齿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齿如瓠犀，螭首蛾眉。”

[35]“影里情郎，画中爱宠”：语出《西厢记》第二本第四折《越调·斗鹌鹑》。崔莺莺怀念张生，曾说：“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，我做了画儿里的爱宠。”

[36]附骥：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”

《索隐》：“蚊蝇附骥尾而致千里，以譬颜回因孔子而名彰。”本谓依附他人以成名，这里是追随、跟从的意思。骥，千里马。

[37]嬖：宠爱。

[38]燕寝，居息；居住。

[39]供帐：陈设的帷帐，也泛指陈设之物。

[40]缤纷：盛多杂乱。

[41]填溢：布满。

[42]“珍重不曾着”二句：李商隐《袜》诗：“常闻闷妃袜，渡水欲生尘。好借嫦娥着，清秋踏月轮。”此借用其意。姮（héng 衡）娥：即“嫦娥”，传说中的月中女神。

[43]曾经笼玉笋：指曾被女子穿过。笼，罩。玉笋，喻女子的尖足。

[44]太瘦生：过于窄小。生，语助辞。

[45]故款：原来的式样。款，款式。

[46]亭午：中午。

[47]魂魄丧失：指为美色所述，心神不能自主。

[48]不盈一矢：不到一箭之地。盈，满。

[49]兵：兵器。

[50]及第：此指进士及第。

[51]郎官：指六部的郎中、员外郎之类的官员。

[52]“少不努力，老大徒伤”：《汉乐府·长歌行》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省语。徒，空白。

[53]好胜：争强。

[54]恒河沙数：佛经中语，形容数量多得无法计算。恒河，印度著名大河。

佟客

董生，徐州人[1]。好击剑，每慷慨自负[2]。偶于途中遇一客，跨蹇同行。与之语，谈吐豪迈。诘其姓字，云：“辽阳佟姓[3]。”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余出门二十年，适自海外归耳。”董曰：“君遨游四海，阅人綦多，曾见异人否[4]？”佞曰：“异人何等？”董乃自述所好，恨不得异人之传。佟曰：“异人何地无之，要必忠臣孝子，始得传其术也。”董又毅然自许；即出佩剑，弹之而歌[5]；又斩路侧小树，以矜其利[6]。佟掀髯微笑，因便借观。董授之。展玩一过，曰：“此甲铁所铸[7]，为汗臭所蒸[8]，最为下品。仆虽未闻剑术，然有一剑，颇可用。”遂于衣底出短刃尺许，以削董剑，毳如瓜瓠[9]，应手斜断，如马蹄[10]。董骇极，亦请过手[11]，再三拂拭而后返之。邀佟至家，坚留信宿。叩以剑法，谢不知。董按膝雄谈[12]，惟敬听而已。

更既深，忽闻隔院纷拏[13]。隔院为生父居，心惊疑。近壁凝听，但闻人作怒声曰：“教汝子速出即刑，便赦汝！”少顷，似加捞掠，呻吟不绝者，真其父也，生捉戈欲往。伶止之曰：“此去恐无生理[14]，宜审万全[15]。”生皇然请教，佟曰：“盗坐名相索[16]，必将甘心焉[17]。君无他骨肉，宜嘱后事于妻子；我启户，为君警厮仆。”生诺，入告其妻。妻牵衣泣。生壮念顿消，遂共登楼上，寻弓觅矢，以备盗攻。仓皇未已，闻佟在楼簷上笑曰：“贼幸去矣。”烛之，已杳。逡巡出，则见翁赴邻饮，笼烛方归；惟庭前多编菅遗灰焉。乃知佟异人也。异史氏曰：“忠孝，人之血性[18]；古来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[19]，其初岂遂无提戈壮往时哉[20]，要皆一转念误之耳。昔解缙与方孝孺相约以死，而卒食其言[21]；安知矢约归后，不听床头人鸣泣哉？”

邑有快役某[22]，每数日不归，妻遂与里中无赖通。一日归，值少年自房中出，大疑，苦诘妻。妻不服。既于床头得少年遗物，妻窘无词，惟长跪哀乞。某怒甚，掷以绳，逼令自缢。妻请妆服而死，许之。妻乃入室理妆；某自酌以待之，呵叱频催。俄妻炫服出，含涕拜曰：“君果忍令奴死耶？”某盛气咄之。妻返走入房，方将结带，某掷盞呼曰：“哈[23]，返矣！一顶绿头巾[24]，或不能压人死耳。”遂为夫妇如初。此亦大绅者类也，一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徐州：州名。清代治所即今江苏省徐州市。

[2]慷慨自负：意气激昂，自以为能。

[3]辽阳：即今辽宁省辽阳市。明代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。后金一度于此建都，清初置辽阳府。

[4]异人：此指有奇技异能之人。

[5]弹之而歌：弹剑作歌。本战国冯谖事，见《战国策·齐策》四。相沿为怀志莫伸的表示。

[6]矜：自负。

[7]甲铁：指废旧铠甲之铁。

[8]蒸：薰蒸，污染。

[9]毳（cuì 翠）：通“脆”。

[10]马蹄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鸟蹄”。

[11]过手：传玩；接过观赏。

[12]雄谈：高谈阔论。

[13]纷拏：谓互相争持，不可开交。同“纷拏”。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：“时已昏，汉匈奴相纷拏，杀伤大当。”纷，纷坛，杂乱貌。拏，搏持。望，牵引。

[14]生理：活命的希望。

[15]万全：万无一失的办法。

[16]坐名，指名。

[17]必将甘心：谓必加残害，以快心意。甘心，称心，快意。

[18]血性：秉性，本性。

[19]死君父：为君父而死。

[20]提戈壮住：拿起武器，勇敢赴敌。

[21]“昔解缙与方孝孺”二句：孺，底本作“儒”，从青柯亭刻本改。解缙，字大绅，江西吉水人。明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，授中书庶吉士，改御史，受明太祖爱重。惠帝时，召为翰林侍诏。燕王朱棣进攻南京，解缙与周是修、杨士奇、胡靖、金幼孜、黄淮、胡俨等约共死难。及朱棣入京，解缙驰谒，擢授侍读，并没有践行其言。方孝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浙江宁海人。尝从学于宋濂。明初，两以荐召至京，太祖善其举止端整，除汉中教授，未及大用。惠帝即位，召为翰林侍讲，迁侍讲学士，国家大政事辄咨之。燕兵起，朝廷讨伐诏檄皆出其手。燕兵入京，孝孺被执下狱。朱棣即位，使草诏告天下，孝孺投笔于地，且哭且骂，谓“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！”朱棣怒，命磔诸市。接，解缙与方孝孺在明惠帝时虽同仕翰林院，但据《明史》二人本传及有关纪传，无相约死难之事。

[22]快役：又称“快手”、“捕快”，旧时州县官署掌缉捕、行刑等职事的差役。

[23]哈(hái孩)：叹词，常用以表示强忍、自宽。

[24]绿头巾：元明娼妓及乐人家男子着青碧头巾：后因指妻子有外遇，丈夫为“着绿头巾”。

辽阳军

沂水某[1]，明季充辽阳军[2]。会辽城陷，为乱兵所杀；头虽断，犹不甚死。至夜，一人执簿来，按点诸鬼。至某，谓其不宜死，使左右续其头而送之。遂共取头按项上，群扶之，风声簌簌，行移时，置之而去。视其地，则故里也。沂今闻之，疑其窃逃。拘讯而得其情，颇不信；又审其颈无少断痕，将刑之。某曰：“言无可凭信，但请寄狱中[3]。断头可假，陷城不可假。设辽城无恙，然后受刑未晚也。”令从之。数日，辽信至，时日一如所言，遂释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沂水：县名，明清属沂州，即今山东省沂水县。

[2]辽阳：注见前《佟客》篇。明熹宗天启元年（1621）三月壬戌辽阳陷于清兵，辽东经略使袁应泰等死难。见《明史·熹宗纪》。

[3]寄狱：暂押在狱。

张贡士

安邱张贡士[1]，寝疾[2]，仰卧床头。忽见心头有小人出，长仅半尺；儒冠儒服，作俳优状[3]。唱昆山曲[4]，音调清澈，说白自道名贯[5]，一与己同；所唱节末[6]，皆其生平所遭。四折既毕，吟诗而没[7]。张犹记其梗概，为人述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安邱张贡士：据青柯亭本附记，指张在辛。张在辛，字卯君，山东安丘县人，康熙二十五年拔贡。尝从邑人刘源淶讲学，又从郑篁学隶书。师事周亮工，传其印法，故于篆刻尤精，与同时长山王德昌八分书，新城王启磊画，并称“三绝”。传见《青州府志》十八、《山东通志》一七五。

[2]寝疾：卧病在床。

[3]俳优：古代以乐舞作谐戏的艺人。后来泛指戏曲演员。此谓装扮举止如剧中人物。

[4]昆山曲：即昆曲。本为元末明初流行于昆山一带的戏曲。明代中叶，昆山艺人魏良辅融合戈阳、海盐故调及民间曲调，用以演唱传奇剧本，逐渐传播各地，明末清初达于极盛。

[5]说白：即“道白”，戏剧中人物的对话和独白。名贯：姓名乡贯；指剧中人物的自我介绍。

[6]节末，情节。

[7]四折：每剧四折是元杂剧的基本体制。明代和清初用南曲或南北合套演出的短剧，称“南杂剧”，也有一至四、五折不等，本文张在辛梦中所见当属此类中的末本戏。吟诗而没，指剧尾人物吟诗四句（下场诗）然后下场。

爱奴

河间徐生[1]，设教于恩[2]。腊初归[3]，途遇一叟，审视曰：“徐先生撤帐矣[4]。明岁授教何所？”答曰：“仍旧。”叟曰：“敬业姓施[5]。有舍甥延求明师，适托某至东疇聘吕子廉，渠已受贖稷门[6]。君如苟就[7]，束仪请倍于恩[8]。”徐以成约为辞。叟曰：“信行君子也[9]。然去新岁尚远，敬以黄金一两为贖，暂留教之，明岁另议何如？”徐可之。叟下骑呈礼函[10]，且曰：“敝里不遥矣。宅褊隘，饲畜为艰，请即遣仆马去：散步亦佳。”徐从之，以行李寄叟马上。行三四里许，日既暮，始抵其宅，沔钉兽环[11]，宛然世家。呼甥出拜，十三四岁童子也。叟曰：“妹夫蒋南川，旧为指挥使[12]。止遗此儿，颇不钝，但娇惯耳。得先生一月善诱，当胜十年。”未几，设筵，备极丰美；而行酒下食[13]，皆以婢媪。一婢执壶侍立，年约十五六，风致韵绝，心窃动之。席既终，叟命安置床寝，始辞而去。天未明，儿出就学。徐方起，即有婢来捧巾侍盥，即执壶人也。日给三餐，悉此婢；至夕，又来扫榻。徐问：“何无僮仆？”婢笑不言，佈衾径去。次夕复至。人以游语[14]，婢笑不拒，遂与狎。因告曰：“吾家并无男子，外事则托施舅。妾名爱奴。夫人雅敬先生[15]，恐诸婢不洁，故以妾来。今日但须緘密，恐发觉，两无颜也。”一夜，共寝忘晓，为公子所遭，徐惭作不自安。至夕，婢来曰：“幸夫人重君，不然败矣！公子入告，夫人急掩其口，若恐君闻。但戒妾勿得久留斋馆而已。”言已，遂去。徐甚德之。然公子不善读，诃责之，则夫人辄为缓颊[16]。初犹遣婢传言；渐亲出，隔户与先生语，往往零涕。顾每晚必问公子日课[17]。徐颇不耐，作色曰：“既从儿懒，又责儿工[18]，此等师我不惯作！请辞。”夫人造婢谢过，徐乃止。自入馆以来，每欲一出登眺，辄锢闭之。一日，醉中快闷，呼婢问故。婢言：“无他，恐废学耳。如必欲出，但请以夜。”徐怒曰：“受人数金，便当淹禁死耶[19]！教我夜窜何之乎？久以素食为耻[20]，贖固犹在囊耳。”遂出金置几上，治装欲行。夫人出，脉脉不语[21]，惟掩袂哽咽，使婢返金，启钥送之。徐觉门户偏侧[22]；走数步，日光射入，则身自陷冢中出，四望荒凉，一古墓也。大骇。然心感其义，乃卖所赐金，封堆植树而去[23]。

过岁，复经其处，展拜而行。遥见施叟，笑致温凉[24]，邀之殷切。心知其鬼，而欲一问夫人起居，遂相将入村，沽酒共酌。不觉日暮，叟起偿酒价，便言：“寒舍不远，舍妹亦适归宁，望移玉趾，为老夫袪除不祥[25]。”出村数武，又一里落，叩扉入，秉烛向客。俄，蒋夫人自内出，始审视之，盖四十许丽人也。拜谢曰：“式微之族[26]，门户零落，先生泽及枯骨，真无计可以偿之。”言已，泣下。既而呼爱奴，向徐曰：“此婢，妾所怜爱，今以相赠，聊慰客中寂寞。凡有所须，渠亦略能解意。”徐唯唯。少间，兄妹俱去，婢留侍寝。鸡初鸣，叟即来促装送行；夫人亦出，嘱婢善事先生。又谓徐曰：“从此尤宜谨秘，彼此遭逢诡异，恐好事者造言也。”徐诺而别，与婢共骑。至馆，独处一室，与同栖止。或客至，婢不避，人亦不之见也。偶有所欲，意一萌，而婢已致之。又善巫，授掌而疴立愈[27]。清明归，至墓所，婢辞而下。徐嘱代谢夫人。曰：“诺。”遂没。数日返，方拟展墓[28]，见婢华妆坐树下，因与俱发。终岁往还，如此为常。欲携同归，执不可。岁抄[29]，辞馆归，相订后期。婢送至前坐处，指石堆曰：“此姜墓也。夫人未出阁时，便从服役，天殒瘳此。如再过，以炷香相吊，当得复会。”

别归，怀思颇苦，敬往祝之，殊无影响。乃市椽发冢[30]，意将载骨归葬，以寄恋慕。穴开自入，则见颜色如生。肤虽未朽，衣败若灰；头上玉饰金钏，都如新制。又视腰间，裹黄金数铤，卷怀之。始解袍覆尸，抱入材内，赁舆载归；停诸别第，饰以绣裳，独宿其旁，冀有灵应。忽爱奴自外入，笑曰：“劫坟贼在此耶！”徐惊喜慰问。婢曰：“向从夫人往东昌[31]，三日既归，则舍宇已空[32]。频蒙相邀，所以不肯相从者，以少受夫人重恩，不忍离边耳[33]。今既劫我来，即速瘞葬，便见厚德。”徐问：“有百年复生者，今芳体如故，何不效之？”叹曰：“此有定数。世传灵迹，半涉幻妄。要欲复起动履[34]，亦复何难？但不能类生人，故不必也。”乃启棺人，尸即自起，亭亭可爱。探其怀，则冷若冰雪。遂将入棺复卧，徐强止之。婢曰：“妾过蒙夫人宠，主人自异域来，得黄金数万，妾窃取之，亦不甚追问。后濒危[35]，又无戚属，遂藏以自殉。夫人痛妾夭谢，又以宝饰入殓。身所以不朽者，不过得金宝之余气耳。若在人世，岂能久乎？必欲如此，切勿强以饮食；若使灵气一散，则游魂亦消矣。”徐乃构精舍，与共寝处。笑语一如常人；但不食不息，不见生人。年余，徐饮薄醉，执残沥强灌之[36]；立刻倒地，口中血水流溢，终日而尸已变。哀悔无及，厚葬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夫人教子，无异人世；而所以待师者何厚也！不亦贤乎！余谓艳尸不如雅鬼，乃以措大之俗葬[37]，致灵物不享其长年，惜哉！”

章丘朱生[38]，秦刚鲤[39]，设帐于某贡士家。每谴弟子，内辄遣婢为乞免，不听。一日，亲诣窗外，与朱关说[40]。朱怒，执界方大骂而出[41]。妇惧而奔；朱追之，自后横击臀股，锵然作皮肉声。令人笑绝[42]！长山某[43]，每延师，必以一年束金，合终岁之虚盈[44]，计每日得如干数；又以师离斋、归斋之日，详记为籍；岁终，则公同按日而乘除之[45]。马生馆其家，初见操珠盘来[45]，得故甚骇；既而暗生一术，反嗔为喜，听其复算不少校。翁大悦，坚订来岁之约。马辞以故。遂荐一生乖谬者自代。及就馆，动辄诟骂，翁无奈，悉含忍之。岁抄，携珠盘至。生勃然忿极，姑听其算。翁又以途中日，尽归子西[47]，生不受，拨珠归东[48]。两争不决，操戈相向[49]，两人破头烂额而赴公庭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河间：府名，府治在今河北省河间县。

[2]设教：实施教化！此指坐馆执教。恩：旧县名，故治在山东省西北部马颊河西岸。现已撤销。

[3]腊初：农历十二月初。腊，腊月，农历十二月腊祭百神，故称“腊月”。

[4]撤帐：古称教书为“设帐”，称年终散馆为“撤帐”。

[5]敬业：此为施叟真名。取意于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。”

[6]受贖稷门：接受稷门的聘请。贖，指送给教师的聘金。稷门，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城西边南首门；这里代指临淄。

[7]苟就：犹言屈就；敬辞。

[8]束仪：犹言束脩。古时亲友之间互相赠献的一种礼物，后专指学生向老师致送的酬金。

[9]信行：行事遵守信义。

- [10]礼函：致送聘金的函封；类似今之聘书。礼，贻币。
- [11]沔钉兽锶，贵族府第的门饰。沔钉，门上水泡形的黄色铆钉。兽锶，铸有兽口衔环图像的门环。
- [12]指挥使：官名，军卫之长官。明代内外各卫皆置指挥使等官。
- [13]下食：添菜让客。下，布。
- [14]游语：游词浮语，指轻浮的话语。
- [15]雅敬：非常尊敬。
- [16]缓颊：婉言代为讲情。
- [17]日课：每天按照规定所学的课业。
- [18]责：责成；要求。工：指精干所学。
- [19]俺禁：约束。
- [20]素食：无功而食。《诗·魏风·伐檀》：“彼君子号，不幸食兮。”
- [21]脉脉（mò—mò 未末）不语：相视不语。
- [22]倡侧：同“逼仄”，狭窄。
- [23]封堆植树：聚土为坟，植树为记。
- [24]温凉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温和”。
- [25]祓（fú 浮）除不祥：古时除灾求福的一种祭仪，一般于岁首行之。
- [26]式微衰微，语出《诗·邶风·式微》。式，发语辞。微，衰落。
- [27]授掌（ruó—Su 若梭）：揉搓，按摩。疴（K 颗）：病。
- [28]展墓：谒墓。
- [29]岁抄：年终。
- [30]市椽：买棺。市，买。椽，棺材。
- [31]东昌：府名，府治在个山东省聊城市。
- [32]舍宇：宅舍，这里指墓穴。
- [33]离遯（tì）：远离。遯，远。
- [34]动履：举步，指行走。
- [35]濒危：指病危。濒，迫近。
- [36]残沥：杯中剩酒。沥，清酒。
- [37]措大：旧时对贫寒读书人的轻慢称呼。俗莽：庸俗鲁莽。
- [38]章丘：县名，个山东省章丘县。
- [39]刚鯁：刚正耿直。
- [40]关说：讲情。
- [41]界方：也称“戒方”，旧时塾师对学童施行体罚的界尺。
- [42]笑绝：笑煞。
- [43]长山：旧县名，在今山东省桓台县南。
- [44]终岁之虚盈：指全年的实际天数。虚盈，指月小月大。
- [45]乘除：计算。
- [46]珠盘：算盘。
- [47]以途中日，尽归于西：把塾师就馆时在路上的日数都算在塾师的账上，不给工资。西，西席，旧时对家塾教师的称呼。
- [48]拨珠归东：拨动算盘珠，算在主人的账上。东，东家，旧时塾师对主人的称呼。
- [49]操戈：指动武。操，持。戈，兵器。

单父宰

青州民某，五旬余，继娶少妇。二子恐其复育，乘父醉，潜割辜丸而药糝之[1]。父觉，托病不言。久之，创渐平。忽入室，刀缝绽裂，血溢不止，寻毙。妻知其故，讼于官。官械其子[2]，果伏[3]。骇曰：“余今为‘单父宰’矣[4]！”并诛之。

邑有王生者，娶月余而出其妻。妻父讼之。时淄宰辛公[5]，问王：“何放出妻？”答云：“不可说。”固诘之，曰：“以其不能孕育耳。”公曰：“妄哉！月余新妇，何如不产？”忸怩久之[6]，告曰：“其阴甚偏。”公笑曰：“是则偏之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齐也[7]。”此可与“单父宰”并传。一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药糝(s n 伞)之：撒下药粉。糝，粉末。

[2]械：用刑。

[3]伏：服罪。

[4]单(Shàn 善)父宰：单父，春秋鲁邑名，明清为单县地，属山东兖州府。孔子弟子宓不齐(字子贱)尝为单父宰，弹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单父理，见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。又，单父谐音为“骗父”(儿子阉割父亲)，此官自嘲为“单父宰”，是慨叹自己成了骗父之民的官宰。

[5]淄宰辛公：辛民，字先民，直隶大兴举人，顺治元年任淄川知县，三年升西安府同知。挂冠后，放迹山水，改名霜翊，字严公，著诗文以自娱。传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四。

[6]忸怩(ni ní 扭尼)：羞惭貌。

[7]家不齐：家政不修。指夫妻失和，家庭破裂。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”又，《白虎通·嫁娶》：“妻者，齐也。”不齐，犹言不妻，谓不能履行妻的职守。

孙必振

孙必振渡江[1]，值大风雪，舟船荡摇，同舟大恐。忽见金甲神立云中[2]，手持金字牌下示；诸人共仰视之，上书“孙必振”三字，甚真。众谓孙：“必汝有犯天谴，请自为一舟，勿相累。”孙尚无言，众不待其肯可，视旁有小舟，共推置其上。孙既登舟，回首，则前舟覆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孙必振：字孟起，山东诸城县人。顺治十六年进士。授河南怀庆府（治今沁阳县）推官，监漕，却陋例二千金，令民开渠溉田千余亩。补山西陵川知县，凿山开道以通行旅，人号“孙公峪”。行取河南道御史，视浙江盐政。迁掌河南道。三藩平后，尝劾投诚之遵义总兵李师膺混厕囚俘，冒滥今职，又劾吏部铨法不公，险被中以危法。旋以病归，卒于乡。见光绪《山东通志》一七五《人物志》十一。

[2]金甲神：即“金刚力士”。省称“金刚”。传说中佛、道两教皆有的护法神。

邑人

邑有乡人，素无赖[1]。一日，晨起，有二人摄之去。至市头，见屠人以半猪悬架上，二人便极力推挤之，遂觉身与肉合，二人亦径去。少间，屠人卖肉，操刀断割，遂觉一刀一痛，彻于骨髓。后有邻翁来市肉，苦争低昂[2]，添脂搭肉，片片碎割，其苦更惨。肉尽，乃寻途归[3]；归时，日已向辰[4]。家人谓其晏起[5]，乃细述所遭。呼邻问之，则市肉方归，言其片数、斤数，毫发不爽。崇朝之间[6]，已受凌迟一度[7]，不亦奇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无赖：奸猾。无操守。

[2]苦争低昂：力争秤高、秤低。

[3]寻途：沿着旧路。寻，循，缘。

[4]向辰：接近辰时。辰时相当于早上七点至九点。

[5]晏起：起床晚。晏，晚。

[6]崇朝（zhō 昭）：终朝。从天亮到早饭之间。崇，终尽。

[7]凌迟：即剐刑。封建酷刑之一，对犯者碎割其肉至死。一度：一次。

元宝

广东临江山崖巉岩[1]，常有元宝嵌石上[2]。崖下波涌，舟不可泊。或荡桨近摘之，则牢不可动；若其人数应得此，则一摘即落，回首已复生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巉岩：险峻的山岩。

[2]元宝：马蹄形银锭。

研石

王仲超言[1]：“洞庭君山间有石洞[2]，高可容舟，深暗不测，湖水出入其中。尝秉烛泛舟而入，见两壁皆黑石，其色如漆，接之而软；出刀割之，如切硬腐[3]。随意制为研[4]，既出，见风则坚凝过于他石。试之墨，大佳。估舟游楫，往来甚众，中有佳石，不知取用，亦赖好奇者之品题也[5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王仲超：未详。

[2]洞庭君山：君山又名湘山，在湖南省洞庭洞中，相传为女神湘君住处。见《水经注·湘水》。

[3]硬腐：豆腐干。

[4]研：通“砚”。

[5]品题：称扬。

武夷

武夷山有削壁千仞[1]，人每于下拾沉香玉块焉[2]。太守闻之，督数百人作云梯[3]，将造顶以覘其异，三年始成。太守登之，将及巅，见大足伸下，一拇粗于衣杵，大声曰：“不下，将堕矣！”大惊，疾下。才至地，则架木朽折，崩坠无遗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武夷山：在个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南，相传汉有武夷君居此山，故名。

[2]沉香：香木名。其木材及树脂可作薰香料。以其入水能沉，又名沉水香。

[3]云梯：一种安置在底架上，可以移动的高梯；古代常用作乘城之具。

大鼠

万历间[1]，宫中有鼠，大与猫等，为害甚剧。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，辄被瞰食。适异国来贡狮猫[2]，毛白如雪。抱投鼠屋，阖其扉，潜窥之。猫蹲良久，鼠逡巡自穴中出[3]，见猫，怒奔之。猫避登几上，鼠亦登，猫则跃下。如此住复，不啻百次。众咸谓猫怯，以为是无能为者[4]。既而鼠跳掷渐迟[5]，硕腹似喘，蹲地上少休。猫即疾下，爪掬顶毛，口龕首领，辗转争持，猫声呜呜，鼠声啾啾。启扉急视，则鼠首已嚼碎矣。然后知猫之避，非怯也，待其情也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复[6]，用此智耳。噫！匹夫按剑[7]，何异鼠乎！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万历：明神宗朱翊钧年号，公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。

[2]狮猫：猫的一种，俗称狮子猫。长毛巨尾，较名贵。

[3]逡巡：犹豫不前。窥探警觉的样子。

[4]无能为：无本领，无所作为。

[5]跳掷：跳跃。

[6]“彼出则归”二句：《左传·昭公三十年》：“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。”讲的是用运动战术敝敌制胜。此化用其意。

[7]匹夫按剑：指庸人斗狠，勇而无谋。匹夫，庸人。按剑，怒貌。意本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下：“夫抚剑疾视曰：‘彼恶敢当我哉！’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。”

张不量

贾人某，至直隶界[1]，忽大雨雹[2]，伏禾中。闻空中云：“此张不量田，勿伤其稼。”贾私意张氏既云“不良”，何反枯护[3]。雹止，入村，访问其人，且问取名之义。盖张素封，积粟甚富。每春贫民就贷，偿时多寡不校[4]，悉内之[5]，未尝执概取盈[6]，故名“不量”，非不良也。众趋田中，见棵穗摧折如麻[7]，独张氏诸田无恙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直隶：清代直隶省，即今河北省。

[2]大雨（yù 玉）雹：冰雹下得很大。雨，降。

[3]枯护：赐福庇护。枯，福。

[4]不校：不计较。校，通“较”。

[5]内：通“纳”。接受。

[6]执概取盈：意谓躬操斗饼，务取足数。概，量取谷物时刮平斗斛的尺状工具，俗称“斗趟子”。

[7]棵穗：犹“棵穗”。指禾杆及禾穗。

牧竖

两牧竖入山至狼穴[1]，穴有小狼二，谋分捉之。各登一树，相去数十步。少顷，大狼至，入穴失子，意甚仓皇[2]。竖于树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噪；大狼闻声仰视，怒奔树下，号且爬抓。其一竖又在彼树致小狼鸣急；狼辍声四顾，始望见之，乃舍此趋彼，跑号如前状。前树又鸣，又转奔之。口无停声，足无停趾，数十往复，奔渐迟，声渐弱；既而奄奄僵卧[3]，久之不动。竖下视之，气已绝矣。今有豪强子[4]，怒目按剑，若将搏噬[5]；为所怒者，乃阖扇去[6]。豪力尽声嘶，更无敌者，岂不畅然自雄[7]？不知此禽兽之威，人故弄之以为戏耳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牧竖：牧童。竖，童仆。

[2]仓皇：慌乱。惊惶失措。

[3]奄奄：气息微弱的样子。[4]豪强子：强梁霸道的人。

[5]搏噬：攫而食之。搏，攫取。

[6]阖扇：关门。扇，指门扇。

[7]畅然自雄：得意地自命为英雄。

[8]弄之：捉弄他。

富翁

富翁某，商贾多贷其资。一日出，有少年从马后，问之，亦假本者[1]。翁诺之。既至家[2]，适几上有钱数十[3]，少年即以手叠钱，高下堆垒之[4]。翁谢去，竟不与资。或问故，翁曰：“此人必善博[5]，非端人也[6]。所熟之技，不觉形于手足矣。”访之果然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假本：借本钱。

[2]既至家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家”字。

[3]适：恰遇。凑巧。

[4]高下堆垒之：擦成高低不等的几叠。

[5]善博：好赌博。

[6]端人：正派人，规矩人。

王司马

新城王大司马霁字镇北边时[1]，常使匠人铸一大杆刀[2]，阔盈尺，重百钧。每按边[3]，辄使四人扛之。卤簿所止[4]，则置地上，故今北人捉之人力撼不可少动。司马阴以桐木依样为刀，宽狭大小无异，贴以银箔[5]，时于马上舞动。诸部落望见，无不震惊。又于边外埋苇薄为界[6]，横斜十余里。状若藩篱，扬言曰：“此吾长城也。”北兵至，悉拔而火之。司马又置之。既而三火，乃以炮石伏机其下[7]，北兵焚薄，药石尽发，死伤甚众。既遁去，司马设薄如前。北兵遥望皆却走，以故帖服若神。后司马乞骸归，塞上复警。召再起；司马时年八十有三，力疾陛辞[8]。上慰之曰：“但烦卿卧治耳[9]。”于是司马复至边。每止处，辄卧幃中[10]。北人闻司马至，皆不信，因假议和，将验真伪。启帘，见司马但卧[11]，皆望榻伏拜，桥舌而退[12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“新城王大司马”句：王象乾，见卷一《四十千》注。镇北边：从明代万历二十年到天启、崇祯间，王象乾四度总督宣大、蓟辽军务，力主款抚，边境以安。史称“居边镇二十年，始终以抚西部成功名”。参康熙《新城县志》七本传。

[2]大杆刀：长柄大刀。

[3]按边：巡视边防。按，巡行。

[4]卤簿：扈从仪仗。汉以前汉帝王驾出用卤簿，以后下及王公大臣。卤，护卫所用大盾。簿，谓扈从先后有序，皆载之簿籍。

[5]银箔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银薄”。银纸。

[6]苇薄：苇帘；以绳编芦苇为之。薄，帘、席。

[7]炮石：古代炮车用机括发石。中甸谓在炮石下埋以机括和火药，燃放后杀伤敌人，仿佛后世之地雷。按，此段叙述，康熙《新城县志》作“相地穿坎，痊火器植木签以待”。

[8]“后司马乞骸归”数句；天启中，王象乾以继母艰去官。天启七年，明思宗即位，象乾即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行边。次年（即崇祯元年）春陛辞赴任，时年八十三岁。事竟，复以疾乞休。崇祯三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五。见同上。

[9]烦卿卧治：意谓借助重望，不劳而治。卧治，安卧治享，即不劳而洽。语出《史记·汲黯列传》。

[10]幃：通“帐”。指军中营帐。

[11]但卧：但然高卧。安卧。

[12]桥（ji o 矫）舌：翘舌不能出声。形容惊讶或畏惧。

岳神

扬州提同知[1]，夜梦岳神召之[2]，词色愤怒。仰见一人侍神侧，少为缓颊。醒而恶之。早诣岳庙，默作祈禳。既出，见药肆一人，绝肖所见，问之，知为医生。及归，暴病。特遣人聘之。至则出方为剂，暮服之，中夜而卒。或言：阎罗王与东岳天子，日遣侍者男女十万八千众[3]，分布天下作巫医[4]，名“勾魂使者”[5]。用药者不可不察也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同知：府州佐武官，此指府同知。

[2]岳神：即下文“东岳天子”，指泰山神“东岳天齐仁圣大帝”。传说主宰人之生死，为百鬼之主帅。参卷一《鹰虎神》“东岳庙”注。

[3]侍者：指供神役使的鬼卒。

[4]巫医：巫师和医师。古代巫与医相通，故常因类连称。

[5]勾魂使者：追掇罪人灵魂的差役（鬼卒）。

小梅

蒙阴王慕贞[1]，世家于也。偶游江浙，见媪哭于途，诘之。言：“先夫止遗一子，今犯死刑，谁有能出之者？”王素慷慨，志其姓名，出囊中金为之斡旋[2]，竟释其罪。其人出，闻王之救己也，茫然不解其故；访诣旅邸，感位谢问。王曰：“无他，怜汝母老耳。”其人大骇曰：“母故已久。”王亦异之。抵暮，温来申谢，王咎其谬诬。媪曰：“实相告：我东山老狐也。二十年前，曾与儿父有一夕之好，放不忍其鬼之馁也[3]。”王惊然起敬，再欲诘之，已杳。

先是，王妻贤而好佛，不茹荤酒；治洁室，悬观音像，以无子，日日焚祷其中。而神又最灵，辄示梦，教人趋避[4]，以故家中事皆取决焉。后有疾，褰笥，移榻其中；又别设锦褥于内室而扃其户，若有所伺。王以为惑，而以其疾势昏瞢[5]，不忍伤之。卧病二年，恶器[6]，常屏人独寝。潜听之，似与人语；启门视之，又寂然。病中他无所虑，有女十四岁，惟日催治装遣嫁。既醮，呼王至榻前，执手曰：“今诀矣[7]！初病时，菩萨告我命当速死：念不了者，动女未嫁，因赐少药，伸延息以待。去岁，菩萨将回南海，留案前侍女小梅，为妾服役。今将死，薄命人又无所出[8]。保儿，妾所怜爱，恐娶悍怒之妇，今其子母失所。小梅姿容秀美，又温淑，即以为继室可也。”盖王有妾，生一子，名保儿。王以其言荒唐，曰：“卿素敬者神，今出此言，不已褻乎[9]？”答云：“小梅事我年馀[10]，相忘形骸[11]，我已婉求之矣。”问：“小梅何处？”曰：“室中非耶？”方欲再诘，闭目已逝。

王夜守灵帏[12]，闻室中隐隐啜泣[13]，大骇，疑为鬼。唤诸婢妾启钥视之，则二八丽者，绞服在室[14]。众以为神，共罗拜之。女敛涕扶掖[15]。王凝注之，俯首而已。王曰：“如果亡空之言非妄[16]，请即上堂，受儿女朝谒[17]；如其不可，仆亦不敢妄想，以取罪过。”女靛然出[18]，竟登北堂[19]。王使婢为设坐南向，王先拜，女亦答拜；下而长幼卑贱，以次伏叩，女庄容坐受；惟妾至，则挽之。自夫人卧病，婢情奴偷[20]，家久替。众参已[21]，肃肃列侍[22]。女曰：“我感夫人盛意，羁留人间，又以大事相委，汝辈宜各洗心[23]，为主效力，从前愆尤[24]，悉不计校；不然，莫谓室无人也！”共视座上，真如悬观音图像，时被微风吹动。闻言惊惕[25]，哄然并诺。女乃排拨丧务[26]，一切井井[27]。由是大小无敢懈者。女终日常纪内外[28]，王将有作，亦禀白而行；然虽一夕数见，并不交一私语。既殡，王欲申前约，不敢径告，嘱妾微示意。女曰：“妾受夫人谆嘱[29]，义不容辞；但匹配大礼，不得草草。年伯黄先生[30]，位尊德重，求使主秦晋之盟[31]，则惟命是听。”时沂水黄太仆[32]，致仕闲居，于王为父执[33]，往来最善。王即亲诣，以实告。黄奇之，即与同来。女闻，即出展拜。黄一见，惊为天人，逊谢不敢当礼[34]；既而助妆优厚[35]，成礼乃去。女馈遗枕履，若奉舅姑，由此交益亲，合卺后，王终以神故，褻中带肃，时研诘菩萨起居[36]。女笑曰：“君亦太愚，焉有正直之神[37]，而下婚尘世者？”主力审所自[38]。女曰：“不必研穷[39]，既以为神，朝夕供养，自无殃咎[40]。”女御下常宽[41]，非笑不语；然婢贱戏押时，遥见之，则默默无声。女笑谕曰：“岂尔辈尚以我为神耶？我何神哉！实为夫人姨妹，少相交好；姊病见思，阴使南村王姥招我来。第以日近姊夫，有男女之嫌，故托为神道[42]，闭内室中，其实何神。”众犹不信。而日侍边傍，见其举动，不少异于常人，

浮言惭息。然即顽奴钝婢，王素挞楚所不能化者，女一言无为乐于奉命。皆云：“并不自知。实非畏之；但睹其貌，则心自柔，故不忍拂其意耳。”以此百废具举。数年中，田地连阡[43]，仓库万石矣。

又数年，妾产一女。女生一子——子生，左臂有朱点，因字小红，弥月[44]女使王盛筵招黄，黄贺仪丰握，但辞以耄[45]，不能远涉；女遣两温强邀之，黄始至。抱儿出，袒其左臂，以示命名之意。又再三问其吉凶。黄笑曰，“此喜红也，可增一字，名喜红。”，女大悦，更出展叩[46]，是日，鼓乐充庭，贵戚如市。黄留三日始去。忽门外有舆马来，逆女归宁。向十余年，并无瓜葛，共议之，而女若不闻。理妆竟，抱子于怀，要王相送，王从之。至二三十里许，寂无行人，女停舆，呼王下骑，屏人与语，曰：“王郎王郎，会短离长，谓可悲否？”王惊问故，女曰：“君谓妾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不知。”女曰，“江南拯一死罪，有之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哭于路者吾母也；感义而思所报，乃因夫人好佛，附为神道，实将以妾报君也，今幸生此褪裸物，此愿已慰。妾视君晦运将来[47]，此儿在家，恐不能育，故借归宁，解儿危难，君记取：家有死口时，当于晨鸡初唱，诣西河柳堤上，见有挑葵花灯来者，遮道苦求，可免灾难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因讯归期。女云：“不可预定。要当牢记吾言[48]，后会亦不远也。”临别执手，怆然交涕。俄登舆，疾若风；王望之不见，始返。

经六七年，绝无音问。忽四乡瘟疫流行，死者甚众，一婢病三日死。王念曩嘱，颇以关心。是日与客饮，大醉而睡。既醒，闻鸡鸣，急起至堤头，见灯光闪烁，适已过去。急追之，止隔百步许，愈追愈远，渐不可见，懊恨而返。数日暴病，寻卒。王族多无赖，共凭凌其孤寡[49]，田禾树木，公然伐取，家日凌替[50]。逾岁，保儿又殇，一家更无所主。族人益横，割裂田产，厩中牛马俱空；又欲瓜分第宅，以妾居故，遂将数人来，强夺鬻之。妾恋幼女，母子环泣，惨动邻里。方危难间，俄闻门外有肩舆人，共覘，则女引小郎自车中出。四顾人纷如市，问：“此何人？”妾哭诉其由。女颜色惨变，便唤从来仆役，关门下钥。众欲抗拒，而手足若痿[51]，女令一一收缚，系诸廊柱，日与薄粥三匝。即遣老仆奔告黄公，然后入室哀位。泣已，谓妾曰：“此天数也。已期前月来，适以母病耽延，遂至于今。不谓转盼间已成丘墟[52]！”问旧时婢媪，则皆被族人掠去，又益歛歛。越日，婢仆闻女至，皆自遁归，相见无不流涕。所摯族人，共噪儿非慕贞体胤[53]，女亦不置辨。既而黄公至，女引儿出迎。黄握儿臂，便捋左袂，见朱记宛然，因袒示众人，以证其确。乃细审失物，登簿记名，亲诣邑令。令拘无赖辈，各答四十，械禁严追[54]；不数日，田地马牛，悉归故上。黄将归，女引儿位拜曰：“妾非世间人，叔父所知也。令以此子委叔父矣[55]。”黄曰：“老夫一息尚在，无不为区处[56]。”黄去，女盘查就绪，托儿于妾，乃具饌为夫祭扫[57]，半日不返。视之，则杯误犹陈，而人杳矣。异史氏曰：“不绝人嗣者，人亦不绝其嗣，此人也而实天也[58]。至座有良朋，车裘可共；迨宿莽既滋，妻子陵夷，则车中人望望然去之矣[59]。死友而不忍忘，感恩而思所报，独何人哉！狐乎！倘尔多财，吾为尔宰[60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蒙阴：县名，明清属山东省青州府。王慕贞，未详。

- [2]斡(W 握)旋：扭转；调解。
- [3]鬼之馁：此从青柯亭刻本，底本作“儿之馁”。鬼魂挨饿。指无后嗣，祭享无人。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：“鬼犹求食，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。”
- [4]趋避：指趋吉避凶。
- [5]昏瞽(mào 冒)：昏乱；神智不清。瞽，紊乱，错乱。
- [6]恶器：厌恶喧闹。
- [7]今诀矣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今决矣”。诀，诀别。
- [8]薄命人：王妻自称，意谓自己福运单薄。无所出：谓未曾生育。
- [9]不已褻乎：岂不太褻读神明么。已，太，过分。
- [10]小梅事我年馀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无“小梅”二字。
- [11]相忘形骸：此从青柯亭本，底本作“相忘形体”。谓二人相得，不分彼此。形骸，躯体。
- [12]灵帟：灵樟。遮隔灵床的帐幔。
- [13]啜泣：饮位，抽泣。
- [14]缞(cu 崔)服：服丧三年者之服：白衣，胸前披麻。
- [15]扶掖：自肋下搀扶。
- [16]亡室：亡妻。
- [17]朝谒，拜见。
- [18]覩(mi n 免)然：羞惭貌。
- [19]北堂：堂屋；正房。
- [20]婢情奴偷：奴婢们懈怠苟且。偷，苟且，偷懒。《大戴礼·盛德》：“无度量则小者偷堕，大者复靡，而不知足。”
- [21]参：参拜。
- [22]肃肃：恭敬貌。又严整貌。
- [23]洗心，洗涤邪恶之心；犹言改过自新。
- [24]愆(qi n 干)尤：过失，罪过。
- [25]悚(s ng 耸)惕：惶恐戒惧。
- [26]排拨，安排指挥。
- [27]井井：有条不紊的样子。
- [28]经纪：经管。
- [29]谆嘱：恳切嘱托。
- [30]年伯，对于与父同年登科者的尊称。明清泛称父辈友人。
- [31]秦晋之盟，春秋时秦、晋两国世为婚姻，后因以“秦晋”称两姓联姻之好。
- [32]沂水黄太仆：未详，疑出虚构。
- [33]父执：父亲的挚友。泛指父辈至交。
- [34]逊谢：谦逊推辞。
- [35]助妆：赠助妆奁之费；指赠送婚礼贺仪。
- [36]起居：日常生活。
- [37]正直之神：古人认为神有聪明正直而始终如一的品格。《左传·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史器曰：神，聪明正直而壹者也。”
- [38]所自：来历。
- [39]研究：犹言追根究底。
- [40]殃咎：灾患。

[41]御下常宽对待下人常很宽容。御，驾馭，对待。

[42]神道：神术或神意。

[43]连吁：阡陌相连；谓地产增多。

[44]弥月：指婴儿出生满月之庆。

[45]耄（mào 冒）：年高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八十、九十曰耄。”

[46]展叩：相见叩谢。

[47]晦运：不吉利的命运。

[48]要当：一定要。

[49]凭凌：侵夺。

[50]凌替：衰落。

[51]痿（w i 委）：筋肉痿缩，偏枯之疾。此谓瘫软无力。

[52]转盼间：犹转眼间。形容短暂。

[53]体胤：亲生骨肉。胤，嗣。

[54]械禁：桎梏手足而禁闭之。

[55]委：委托。遗累。

[56]区处：安排料理。

[57]祭扫：致祭，扫墓。

[58]“此人”句：意谓上述情况虽属人事，实由天意。

[59]“至座有良朋”五句：分别刻画主人盛时和衰后朋友的不同态度。

座有良朋，即李邕所谓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”。车裘可共，即子路所谓“愿车马，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”。二句写主人家势盛时，有美酒车裘供客，朋友亦乐于共享富贵。“迨宿莽既滋”以下三句，则写主人死后，家势衰落，昔日朋友不仅莫肯顾恤遗属，抑且去之惟恐不远、不速。宿莽既滋，墓草萌出新芽，指主人死后经年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上：“朋友之墓，有宿草而不哭焉。”车中人，乘高车的人，指有地位的朋友。望望然去之，不高兴地离开，惟恐遗属有所告求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上：“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”此用其意。陵夷，此从青柯亭本，底本作“凌夷”。

[60]宰：管家。

药僧

济宁某，偶于野寺外，见一游僧，向阳们虱[1]；杖挂葫芦，似卖药者。因戏曰：“和尚亦卖房中丹否[2]？”僧曰：“有。弱者可强，微者可巨，立刻见效，不俟经宿。”某喜，求之。僧解衲角[3]，出药一丸，如黍大[4]，令吞之。约半炊时，下部暴长；逾刻自们，增于旧者三之一。心犹未足，窥僧起遗[5]，窃解衲，拈二三丸并吞之。俄觉肤若裂，筋若抽，项缩腰囊[6]，而阴长不已。大惧，无法。僧返，见其状，惊曰：“子必窃吾药矣！”急与一九，始觉休止。解衣自视，则几与两股鼎足而三矣。缩颈蹒跚而归[7]，父母皆不能识。从此为废物，日卧街上，多见之者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向阳们虱：在向阳处捉虱子。

[2]房中丹：指增进性功能的一类丹药。

[3]衲：僧衣。即百衲衣。

[4]黍（shǔ）：粘米，俗称“黄米子”。

[5]遗：入厕。

[6]项缩腰囊（tuó 驼）：此从青柯亭刻本：底本作“顶缩腰囊”。囊，通“驼”，谓腰背弯曲。

[7]蹒跚（pánshān 盘珊）：跛行貌。

于中丞

于中丞成龙[1]，按部至高邮[2]。适巨绅家将嫁女，装奁甚富，夜被穿箭席卷而去[3]。刺史无术[4]。公令诸门尽闭，止留一门放行人出入，吏目守之[5]，严搜装载。又出示，谕阖城户口各归第宅[6]，候次日查点搜掘，务得赃物所在。乃阴嘱吏目：设有城门中出入至再者[7]，捉之。过午得二人，一身之外，并无行装。公曰：“此真盗也。”二人诡辨不已。公令解衣搜之，见袍服内着女衣二袭[8]，皆奁中物也。盖恐次日大搜，急于移置，而物多难携，故密着而屡出之也。

又公为宰时[9]，至邻邑。早旦，经郭外，见二人以床异病人，覆大被；枕上露发，发上簪凤钗一股[10]，侧眠床上。有三四健男夹随之，时更番以手拥被[11]，令压身底，似恐风入。少顷，息肩路侧，又使二人更相为荷[12]。于公过，遣隶回问之，云是妹子垂危，将送归夫家。公行二三里，又遣隶回，视其所入何村。隶尾之，至一村舍，两男子迎之而入。还以白公。公谓其邑宰：“城中得无有劫寇否[13]？”宰曰：“无之。”时功令严[14]，上下讳盗，故即被盗贼劫杀，亦隐忍而不敢言[15]。公就馆舍[16]，嘱家人细访之，果有富室被强寇人家，炮烙而死[17]。公唤其子来，诘其状。子固不承。公曰：“我已代捕大盗在此，非有他也。”子乃顿首哀泣，求为死者雪恨。公叩关住见邑宰，差健役四鼓出城[18]，直至村舍，捕得八人，一鞠而伏。诘其病妇何人，盗供：“是夜同在匀栏[19]，故与妓女合谋，置金床上，令抱卧至窝处始瓜分耳[20]。”共服于公之神[21]。或问所以能知之故，公曰：“此甚易解，但人不关心耳。岂有少妇在床，而容人手衾底音，且易肩而行[22]。其势甚重；交手护之，则知其中必有物矣。若病妇昏愤而至[23]，必有妇人倚门而迎；止见男子，并不惊问一言，是以确知其为盗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于中丞成尤，干成尤，字北溟，山西永宁州（今离石县）人。崇祯时副贡。顺治末，授广西罗城知县。康熙间，历官直隶巡抚，擢兵部尚书，总督江南江西。二十三年，兼摄江苏、安徽两省巡抚事，未几，卒于官。溢清端。于为官简陋白奉，而所至申明保甲，好微行炯知民隐，摘发盗贼。康熙称之为“古今第一廉吏”，《清史稿》二七七有传。下文称“按部至高邮”，知本段所记为于出任两江总督启事。

[2]按部：谓巡视属下州县。高邮：明清时州名，属扬州府，州治即今江苏省高邮县。

[3]穿窬（yú 鱼）：穿壁逾墙。指偷窃行为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色厉而内荏：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。”注：“穿，穿壁；窬，窬（踰）墙。”

[4]刺史：知州的别称。

[5]吏目：官名。明清州置吏目，职掌缉捕、守狱及文书等事。

[6]谕阖城户口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“阖”作“阁”。

[7]再：两次。

[8]二袭：两身。衣裳一套叫一袭。

[9]宰：知县。本段记述于成龙初任广西罗城县佃县时事。于在罗城七年，政绩最著，被举卓异。参《清史稿》本传及易宗夔《新世说·政事》。

[10]凤钗：股端镌作风头状的发钗。又叫凤头钗。

[11]更番：轮换。拥；推而塞之。

[12]二人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一人”。

[13]劫寇：被劫失盗之事。

[14]功令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公今”。朝廷考核官员的有关条例。

[15]隐忍：隐瞒、忍耐。

[16]馆舍：驿馆。

[17]炮烙：指强盗逼财所施烧的之刑。

[18]四鼓：四更天，谓天未明。

[19]勾栏：此从青柯亭本，底本作“钩栏”。指妓院。

[20]窝处：窝藏赃物之所。藏匿罪犯或赃物的主家，称为“窝主”或“窝停主人”，见洪迈《夷坚志》及《元典章》。

[21]神：神明；明察。

[22]易肩：指换人扛抬。

[23]昏愤：昏迷不醒，谓病重。

皂隶

万历间，历城令梦城隍索人服役[1]，印以皂隶八人书姓名于碟[2]，焚庙中；至夜，八人皆死，庙东有酒肆，肆主故与一隶有素。会夜来沽酒，问：“款何客？”答云：“僚友甚多[3]，沽一尊少叙姓名耳。”质明，见他役，始知其人已死。入庙启扉，则瓶在焉，贮酒如故。归视所与钱，皆纸灰也，令肖八像于庙[4]。诸役得差，皆先酬之乃行[5]；不然，必遭答谴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历城：县名，明清为山东济南府附郭之县。

[2]皂隶：指县署衙役。明制，官府衙役服皂色盘领衫。牒：简牒，指录名纸札。

[3]僚友：指同署供职的衙役。僚，服事执役的人。

[4]肖令：指历城知县。

[5]口酬：报谢。酪奠致谢。

绩女

绍兴有寡媪夜绩[1]，忽一少女推扉入，笑曰：“老姥无乃劳乎[2]？”视之，年十八九，仪容秀美，袍服炫丽。温惊问，“何来？”女曰：“怜媪独居，故来相伴。”媪疑为侯门亡人[3]，苦相诘。女曰：“媪勿惧。妾之孤[4]，亦犹温也，我爱姐洁，故相就。两免岑寂[5]，固不佳耶[6]？”媪又疑为狐，默然犹豫。女竟升床代绩，曰：“媪无忧，此等生活，妾优为之[7]，定不以口腹相累[8]。”媪见其温婉可爱，遂安之。

夜深，谓媪曰：“携来衾枕，尚在门外，出瘦时，烦捉之[9]。”媪出，果得衣一裹。女解陈榻上，不知是何等锦绣，香滑无比。媪亦设布被，与女同塌。罗衿甫解[10]，异香满室，既寝，媪私念。遇此佳人，可惜身非男子。女子枕边笑曰：“姥七旬，犹妄想耶？”媪曰：“无之。”女曰：“既不妄想，奈何欲作男子？”媪愈知为狐，大惧。女又笑曰：“愿作男子何心，而又惧我耶？”媪益恐，股战摇床。女曰：“嗟乎！胆如此大，还欲作男子！实相告：我真仙人[11]，然非祸汝者，但须谨言，衣食自足。”媪早起，拜于床下。女出臂挽之，臂膩如脂，热香喷溢；肌一着人，觉皮肤松快。媪心动，复涉遐想。女晒曰：“婆子战栗才止，心又何处去矣！使作丈夫，当为情死。”媪曰：“使是丈夫，今夜那得不死！”由是两心浹洽[12]，日同操作。视所绩，匀细生光；织为布，晶莹如锦，价较常三倍。媪出，则扁其户；有访温者，辄于他室应之。居半载，无知者。

后媪渐泄于所亲，里中姊妹行皆托温以求见，女让曰[13]：“汝言不慎，我将不能久居矣。”姐悔失言，深自责；而求见者日益众，至有以势迫媪者。温涕位自陈，女曰：“若诸女伴，见亦无妨；恐有轻薄儿，将见狎侮。”温复哀恳，始许之，越日，老温少女，香烟相属于道。女厌其烦，无贵贱，悉不交语；惟默然端坐，以听朝参而已。乡中少年闻其美，神魂倾动，媪悉绝之。

有费生者，邑之名士，倾其产，以重金啗媪。媪诺，为之诸。女已知之，责曰，“汝卖我耶？”媪伏地自投。女曰：“汝贪其赂，我感其痴[14]，可以一见。然而缘分尽矣。”媪又伏叩。女约以明日。生闻之，喜，具香烛而往，入门长揖。女帘内与语，问：“君破产相见，将何以教妾也？”生曰：“实不敢他有所干。只以王嫱、西子，徒得传闻对；如不以冥顽见弃[15]，俾得一阔眼界，下愿已足。若休咎自有定数，非所乐闻[16]。”忽见布幕之中，容光射露，翠黛朱樱[17]，无不毕现，似无帘幌之隔者。生意炫神驰，不觉倾拜。拜已而起，则厚幕沉沉[18]，闻声不见矣。恨怅间，窃恨未睹下体[19]；俄见帘下绣履双翘[20]，瘦不盈指。生又拜。帘中语曰：“君归休！妾体情矣！”媪延生别室，烹茶为供。生题《南乡子》[21]一调于壁云：“隐约画帘前，三寸凌波玉笋尘[22]；点地分明莲瓣落，纤纤[23]，再着重台更可怜。花衬凤头弯[24]，入握应知软似绵；但愿化为蝴蝶去，裙边，一嗅馥香死亦甘[25]。”题毕而去。女览题不悦，谓媪曰：“我言缘分已尽，今不妄矣。”媪伏地请罪。女曰：“罪不尽在汝。我偶堕情障[26]，以色身示人[27]，遂被淫词污褻[28]，此皆自取，于汝何尤[29]，若不速迁，恐陷身情窟，转劫难出矣[30]。”遂楼被出。媪追挽之，转瞬已失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绍兴，县名，明清为绍兴府治。即今浙江省绍兴市。绩：析理丝麻，搓纺成线。

[2]姥（m 母）：对老妇的尊称。

[3]侯门亡人：谓贵家出逃的姬妾之类。

[4]孤：孤独无依。

[5]二岑寂：孤寂。

[6]固：岂。反。

[7]优为：擅长。

[8]不以口腹相累：谓不须寡媪供给饮食。

[9]捉：提。

[10]罗衿：罗衣衣襟。衿，同“襟”。

[11]仙人，狐精的婉称。

[12]泱洽：融洽。

[13]让：斥责。

[14]痴：钟情。

[15]冥顽：愚钝。

[16]“若休咎”二句：谓一生祸福已由命定，自己不屑置念。

[17]翠黛朱樱：翠眉朱唇。

[18]沉沉，重垂貌。

[19]下体：下身。

[20]绣履双翘：指旧时女子尖足绣鞋翘起的鞋尖。

[21]《南乡子》：本唐教坊曲名，后为词牌名，有单调、双调两体。此为双调，始自冯延巳词，宋代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等皆有此体词作。

[22]“隐约”二句：谓身隔画帘，隐约看到绩女所着尖小绣鞋。凌波玉笋，指旧时裹足女子所着弓鞋，实兼咏足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”杜牧《咏袜诗》：“钢尺裁量减四分，纤纤玉笋裹轻云。”

[23]“点地”二句：写绩女细步走动，足迹象莲花瓣轻柔地洒落地面。莲瓣，指足印。相传南齐潘妃行于金筒莲花铺成的地面上，被赞为“步步生莲花。”见《南史·齐东昏侯纪》。纤纤，谓步履轻柔、细巧。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：“纤纤作细步，精妙世无双。”

[24]“再着”二句：谓如改穿高底绣鞋，鞋面复瓣花儿衬着凤鸟，就更加惹人爱怜。重台，本作“重抬”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谓重台履，即古之高底鞋。元稹《梦游春》诗：“丛梳百叶舍，金蹙重台履。”又，“重台”亦下射“花”字，花之复瓣者称重台花。韩偓《香奁集·拓媒》诗：“好鸟岂须兼比翼，异花何必更重台。”凤头：鞋面绣饰；鞋头绣凤鸟为饰者称凤头鞋。见马缟《中华古今注》及苏轼《谢人惠云中方民》诗自注。

[25]“入握”四句：想象女足香软，表示如有缘亲近，死也甘心。

[26]情障：谓因情爱而造成业障。此处犹言“情网”。

[27]色身，眼力能见之身，俗谓肉胎几身。佛家语，见《楞严经》。

[28]污褻：玷污。

[29]尤：怨恨。

[30]转劫：历劫。劫，梵语“劫波”音译之省。

红毛毡

红毛国，旧许与中国相贸易[1]。边帅见其众，不许登岸。红毛人固请：“赐一毡地足矣。”帅思一毡所容无几，许之。其人置毡岸上，仅容二人；拉之，容四五人；且拉且登，顷刻毡大亩许，已数百人矣。短刃并发，出于不意，被掠数里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红毛国，指荷兰。据《明史·和兰传》及《清史稿·邦交志》，自明万历中，荷兰海商始借船舰与中国往来。迄崇祯朝，先后侵扰澎湖、漳州、台湾、广州等地，强求通商，但屡遭中国地方官员驱逐，不许贸易；惟台湾一地，荷兰人以武力据守，始终不去。清顺治间，荷兰要求与清政府建交，至康熙二年遣使入朝。其后清廷施行海禁。二十二年，荷兰以助剿郑成功父子功，首请开海禁以通市，清廷许之，乃通贸易。本篇所记，系据作者当时传闻，时、地未详。

抽肠

莱阳民某昼卧[1]，见一男子与妇人握手入。妇黄肿[2]，腰粗欲仰，意象愁苦[3]。男子促之曰：“来，来！”某意其苟合者，因假睡以窥所为。既入，似不见榻上有人。又促曰：“速之！”妇便自坦胸怀，露其腹，腹大如鼓。男子出屠刀一把，用力刺入，从心下直剖至脐，蚩蚩有声[4]。某大惧，不敢喘息。而妇人攒眉忍受[5]，未尝少呻。男子口衔刀，入手于腹，捉肠挂时际；且挂且抽，顷刻满臂。乃以刀断之，举置几上，还复抽之，几既满，悬椅上；椅又满，乃时数十盘，如渔人举网状，望某首边一掷。觉一阵热腥，面目喉隔覆压无缝。某不能复忍，以手推肠，大号起奔。肠堕榻前，两足被挚，冥然而倒。家人趋视，但见身绕猪脏；既人审顾，则初无所有，众各自谓目眩，未尝骇异。及某述所见，始共奇之。而室中并无痕迹，惟数日血腥不散。

指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莱阳：县名，明清属山东登州府。即今山东省莱阳县。

[2]妇黄肿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妇黄瘡”。

[3]意象：心绪和表情。

[4]蚩蚩：象声词。今通作“嗤嗤”。

[5]攒眉：皱眉。

张鸿渐

张鸿渐，永平人[1]。年十八，为郡名士。时卢龙令赵某贪暴，人民共苦之。有范生被杖毙[2]，同学忿其冤，将鸣部院[3]，求张为刀笔之词[4]，约其共事。张许之，妻方氏，美而贤，闻其谋，谏曰：“大凡秀才作事，可以共胜，而不可以共败：胜则人人贪天功[5]，一败则纷然瓦解[6]，不能成聚。今势力世界，曲直难以理定；君又孤，脱有翻覆，急难者谁也[7]！”张服其言，悔之，乃婉谢诸生[8]，但为创词而去[9]。质审一过，无所可否，赵以巨金纳大僚，诸生坐结党被收[10]，又追捉刀人[11]。

张惧，亡去。至凤翔界[12]，资斧断绝。日既暮，踟躇旷野，无所归宿。歛睹小村，趋之。老嫗方出阖扉，见生，问所欲为。张以实告，嫗曰：“饮食床榻，此都细事；但家无男子，不便留客。”张曰：“仆亦不敢过望，但容寄宿门内，得避虎狼足矣。”嫗乃令人，闭门，授以草荐，嘱曰：“我怜客无归，私容止宿，未明宜早去，恐吾家小娘子闻知，将便怪罪。”嫗去，张倚壁假寐。忽有笼灯晃耀，见嫗导一女郎出。张急避暗处，微窥之，二十许丽人也，及门，见草荐，诘嫗。嫗实告之，女怒曰：“一门细弱[13]，何得容纳匪人[14]！”即问：“其人焉住？”张惧，出伏阶下。女审诘邦族，色稍霁，曰：“幸是风雅士，不妨相留。然老奴竟不关白[15]，此等草草，岂所以待君子。”命嫗引客入舍。俄顷，罗酒浆，品物精洁；既而设锦褥于榻。张甚德之，因私询其姓氏。嫗曰：“吾家施氏，太翁夫人俱谢世，止遗三女。适所见，长姑舜华也。”嫗去。张视几上有《南华经》注[16]，因取就枕上，伏榻翻阅。忽舜华推扉入。张释卷，寻觅冠履。女即榻捺坐曰：“无须，无须！”因近榻坐，腆然曰：“妾以君风流才士，欲以门户相托[17]遂犯瓜李之嫌[18]。得不相遐弃否[19]？”张皇然不知所对，但云：“不相脏，小生家中，固有妻耳。”女笑曰：“此亦见君诚笃，顾亦不妨。既不嫌憎，明日当烦媒的。”言已，欲去。张探身挽之，女亦遂留。未曙即起，以金赠张曰：“君持作临眺之资[20]；向暮，宜晚来，恐傍人所窥。”张如其言，早出晏归，半年以为常。

一日，归颇早，至其处，村舍全无，不胜惊怪。方徘徊间，闻嫗云：“来何早也！”一转盼间，则院落如故，身固已在室中矣，益异之。舜华自内出，笑曰：“君疑妾耶？实对君言：妾，狐仙也，与君固有夙缘。如必见怪，请即别。”张恋其美，亦安之。夜谓女曰：“卿既仙人，当千里一息耳[21]。小生离家三年，念妻孥不去心，能携我一归乎？”女似不悦，曰：“琴瑟之情，妾自分子君为笃[22]；君守此念彼，是相对绸缪者，皆妄也！”张谢曰：“卿何出此言。谚云：‘一日夫妻，百日恩义。’后日归念卿时，亦犹今日之念彼也。设得新忘故，卿何取焉？”女乃笑曰：“妾有褊心：于妾，愿君之不忘；于人，愿君之忘之也。然欲暂归，此复何难：君家用尺耳。”遂把袂出门，见道路昏暗，张逡巡不前。女曳之走，无几时，曰：“至矣。君归，妾且去。”张停足细认，果见家门。逾诡垣入[23]，见室中灯火犹荧。近以两指弹扉。内问为谁，张具道所来。内秉烛启关，真方氏也，两相惊喜，握手入帷。见儿卧床上，慨然曰：“我去时儿寸及膝，今身长如许矣！”夫妇依倚，恍如梦寐。张历述所遭。问及讼狱，始知诸生有瘦死者[24]，有远徙者[25]，益服妻之远见。方纵体入怀，曰：“君有佳偶，想不复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！”张曰：“不念，胡以来也？我与彼虽云情好，终非同类；独其

恩义难忘耳。”方曰：“君以我何人也？”张审视，竟非方氏，乃舜华也。以手探儿，一竹夫人耳[26]。大惭无语。女曰：“君心可知矣！分当自此绝矣：[27]，犹幸未忘恩义，差足自赎[28]。”

过二三日，忽曰：“妾思痴情恋人，终无意味。君日怨我不相送，今适欲至都，便道可以同去。”乃向床头取竹夫人共跨之，令闭两眸，觉离地不远，风声飕飕。移时，寻落。女曰：“从此别矣。”方将叮嘱，女去已渺。怅立少时，闻村犬鸣吠，苍茫中见树木屋庐，皆故里景物，循途而归。逾垣叩户，宛若前状。方氏惊起，不信夫归；诘证确实，始挑灯呜咽而出。既相见，涕不可抑[29]。张犹疑舜华之幻弄也；又见床卧一儿，如昨夕，因笑曰：“竹夫人又携人耶？”方氏不懈，变色曰：“妾望君如岁：[30]，枕上啼痕固在也。甫能相见，全无悲恋之情，何以为心矣！”张察其情真，始执臂歔歔，具言其详。问讼案所结，并如舜华言。方相感慨，闻门外有履声，问之不应。盖里中有恶少甲，久窥方艳，是夜自别村归，遥见一人逾垣去，谓必赴淫约者，尾之入。甲故不甚识张，但伏听之。及方氏亟问，乃曰：“室中何人也？”方讳言：“无之。”甲言：“窃听已久，敬将以执好也。”方不得已，以实告。甲曰：“张鸿渐大案未消，即使归家，亦当缚送官府。”方苦哀之，甲词益狎逼。张忿火中烧，把刀直出，剝甲中颅。甲陪，犹号；又连剝之，遂死。方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罪益加重。君速逃，妾请任其辜。”张曰：“丈夫死则死耳，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！卿无顾虑，但令此子勿断书香[31]，目即瞑矣。”天明，赴县自首。赵以钦案中人[32]，姑薄惩之。寻由郡解都，械禁颇苦。

途中遇女子跨马过，一老姬捉鞵，盖舜华也。张呼姬欲语，泪随声堕。女返辔，手启障纱[33]，讶曰：“表兄也，何至此？”张略述之。女曰：“依兄平昔，便当掉头不顾；然予不忍也，寒舍不远，即邀公役同临，亦可少助资斧。”从去二三里，见一山村，楼阁高整。女下马入，令枢启舍延客。既而酒炙丰美，似所夙备。又使枢出曰，“家中适无男子，张官人即向公役多劝数筋，前途倚赖多矣。遣人措办数十金为官人作费，兼酬两客，尚未至也。”二役窃喜，纵饮，不复言行。日渐暮，二役径醉矣。女出，以手指械。械立脱；曳张共跨一马，驶如龙。少时，促下，曰：“君止此。妾与妹有青海之约[34]，又为君逗留一晌，久劳盼注矣。”张问：“后会何时？”女不答，再问之，推堕马下而去。既晓，问其地，太原也。遂至郡[35]，赁屋授徒焉。托名宫子迁。居十年，访知捕亡浸怠，乃复逡巡东向。既近里门，不敢遽入，俟夜深而后入。及门，则墙垣高固，不复可越，只得以鞭挝门。久之，妻始出问。张低语之。喜极，纳入，作呵叱声，曰：“都中少用度，即当早归，何得遣汝半夜来？”入室，各道情事，始知二役逃亡未返。言次，帘外一少妇频来，张问伊谁，曰：“儿妇耳。”问：“儿安在？”曰：“赴郡大比未归[35]。”张涕下曰：“流离数年，儿已成立，不谓能继书香，卿心血殆尽矣！”话未已，子妇已温酒炊饭，罗列满几。张喜慰过望。居数日，隐匿屋榻，惟恐人知。一夜，方卧，忽闻人语腾沸，捶门甚厉。大惧，并起。闻人言曰：“有后门否？”益惧，急以门扇代梯，送张夜度垣而出；然后诣门问故，乃报新贵者也[36]。方大喜，深悔张遁，不可追挽。

张是夜越莽穿榛，急不择途；及明，困殆已极。初念本欲向西，问之途人，则去京都通衢下远矣。遂入乡村，意将质衣而食。见一高门：有报条粘壁上[37]；近视，知为许姓，新孝廉也。顷之一翁自内出，张迎揖而舍以情。

翁见仪客都雅，知非赚食者，延入相款。因诸所往，张托言：“设帐都门，归途遇寇。”翁留海其少子。张略问宫阙，乃京堂林下者[38]；孝廉，其犹子也。月余，孝廉偕一同榜归[39]，云是水平张姓，十八九少年也。张以乡谱俱同：[40]，暗中疑是其子；然邑中此姓良多，姑默之，至晚解装，出“齿录”[41]，急惜披读[42]，真子也。不觉泪下。共惊问之，乃指名曰：“张鸿渐，即我是也。”备言其由，张孝廉抱父大哭。许叔侄慰劝，始收悲以喜。许即以金帛函字：[43]，致告宪台：[44]，父子乃同归。方自闻报，日以张在亡为悲[45]，忽白孝廉归，感伤益痛。少时，父子并入，骇如天降，询知其故，始共悲喜。甲父见其子贵，涡心不敢复萌。张益厚遇之，又历述当年情状，甲父感愧，遂相交好：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永平：府名，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。

[2]杖毙：杖刑毙命。

[3]鸣部院：鸣冤于部院。部院，指巡抚衙门。见《小谢》注。

[4]为刀笔之词：撰写讼状。刀笔，古时称主办文案的官吏为刀笔吏；后世也称讼师为刀笔，是说其笔利如刀。

[5]贪天功：喻指贪他人之功为己有。《左传·信公二十四年》：“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；而况贡天之功以为己力乎？”

[6]瓦解：喻崩溃之势如屋瓦散脱，各自分离。语出《淮南子·泰族》。

[7]急难：急人之难；此指兄弟相助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兄弟急难。”

[8]婉谢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宛谢”。

[9]创词：起草讼词。创，草创。

[10]坐结党：治以结党之罪。收：逮捕入狱。

[11]捉刀人：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，使崔令洼代，帝自捉刀立床头。”捉刀，握刀。后称代人作文字者为捉刀人。

[12]凤翔：府名，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。

[13]细弱：指老、幼、妇女。

[14]匪人：不是亲近的人。《易·比》：“比之匪人，不亦伤乎？”注“所与比者，皆作己亲，故曰比之匪人。”

[15]关白：禀告。

[16]《南华经》：即《庄子》。唐大宝元年二月号庄子为南华真人，始称《庄子》为《南华真经》。

[17]以门户相托：托付家事，支撑门户。指招男人赘。

[18]瓜李之嫌：此谓私相会见，处身嫌疑。古乐府《君子行》：“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，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。”

[19]遐弃，远弃。《诗·周南·汝坟》：“既见君干，不我遐弃。”

[20]临眺：登高望远；指游览。

[21]千里一息：千里之遥，呼吸之间即可到达。息，气息、呼吸。

[22]白分（fèn份）：自认为。

[23]堦（gu 鬼）垣：倒坍的垣墙。

[24]瘦(y 羽)死：病死狱中。瘦，囚徒病叫“瘦”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瘦”。

[25]远徙，流放到边远地区。徒，流刑。

[26]竹夫人，夏天置于床上的取凉用具，竹制，圆柱形，中空，周围有洞，可以通风。

[27]分(fèn 份)当：自应；本应该。

[28]差足白赎：勉强可以赎罪。白赎，将功折罪。

[29]涕不可仰，哭泣得不能仰视。仰，抬头。

[30]望君如岁：《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：“国人望君，如望岁焉。”岁，一年的农业收成。此谓盼您如盼年岁丰登。

[31]勿断书香：意谓今其子继承父业，读书上进。书香，古人以芸香草藏书辟蠹，故有书香之称。此用指读书的家风。

[32]钦案：钦命审办的案件。钦，旧时对皇帝行事的敬称。

[33]障纱：犹言面纱。

[34]青海：古称仙海，中有海心山，传说为求仙访道之地。吕湛恩注引迺贤诗：“丘公神仙流，学道青海东。”

[35]郡：指太原府治。明清时的太原县，在个太原市西南。大比：乡试。

[36]报新贵者：向新贵人报喜的人。新贵，新任高官的人；此指新登科第的人。

[37]报条：向科学考中青报喜的纸帖。

[38]京堂林下者：退休的京官。清代部察院、通政司及诸卿寺的堂官，均称京堂。林下，僻静之处，指退隐之地。此指退隐。

[39]同榜：科举时代同榜取中的人叫“同榜”或“同科”。

[40]乡、诺：指籍贯和姓氏。乡，乡里，乡贯。谱，姓谱，记录族姓世系的簿籍。

[41]齿录：也称“同年录”。科举时代，凡同登一榜者，各具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三代，汇刻成帙，称“齿录”。

[42]披读：翻阅。

[43]金帛函字：礼品及书信。

[44]宪台：东汉称御史府为宪台，后乃以之通称御史。此为封建时代下属对上司的称呼。

[45]在亡：在逃。

太医

万历间，孙评事少孤[1]，母十九岁守节。孙举进士，而母已死。尝语人曰：“我必博诰命以光泉壤[2]，始不负芝堂苦节[3]。”忽得暴病，暴笃。素与太医善[4]，使人招之；使者出门，而疾益剧。张目曰：“生不能扬名显亲，何以见老母地下乎！”遂卒，目不瞑。

无何，太医至，闻哭声，即入临吊。见其状，异之。家人告以故，太医曰：“欲得诰命，即亦不难。今皇后旦晚临盆矣，但活十余日，诰命可得。”立命取艾[5]，灸尸一十八处。炷将尽，床上已呻；急灌以药，居然复生。嘱曰：“切记勿食熊虎肉。”共志之；然以此物不常有，颇不关意。既而三日平复，仍从朝贺[6]。

过六七日，果生太子，召赐群臣宴，中使出异品[7]，遍赐文武，白片朱丝[8]，甘美无比。孙啖之，不知何物。次日，访诸同僚，曰：“熊蹯也[9]。”大惊失色；即刻而病，至家遂卒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孙评事：未详。

[2]“我必博诰命”句：谓孙立志使亡母受到封赠。诰命，帝王的封赠命令。分言之，明清官五品以上授诰命（本身之封曰诰授；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及妻，存者曰诰封，歿者曰诰赠）；六品以下之封赠曰敕命。此“诰命”系泛指封赠。

[3]萱堂：母亲的代称。《诗·卫风·伯兮》，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”诗意谓于母亲所居之北堂种植谖草（即萱草，一名忘忧草），使之忘忧。后因以萱堂为母亲或母亲住处的代称。

[4]太医：官名。明清属太医院，主医药之事。

[5]艾（ài 爱），艾炷。用于艾卷制的灸用药物。

[6]朝贺，群臣入朝，列班向皇帝贺喜的仪式。

[7]中使，太监。

[8]白片朱丝：指熊掌切片。熊掌掌心有脂如玉，并筋络煮熟后皆为白色，肌肉断面则呈红色纹理，故称。

[9]熊蹯：当作“熊踏（fan 番）”，即熊掌。蹯，兽足。

牛飞

邑人某，购一牛，颇健。夜梦牛生两翼飞去，以为不祥，疑有丧失[1]。牵入市损价售之[2]。以中裹金，缠臂上。归至半途，见有鹰食残兔，近之甚驯。遂以中头繫股[3]，臂之[4]。鹰屡摆扑，把捉稍懈，带中腾去。此虽定数，然不疑梦[5]，不贪拾遗[6]，则走者何这能飞哉[7]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疑有丧失：担心牛会死亡、逃失。

[2]损价：减价。

[3]繫股：捆住鹰腿。

[4]臂之：以臂架（或挽）鹰。

[5]疑梦，因梦生疑；惑于梦兆。指因梦卖牛一事。

[6]拾遗：拾取他人失物。指途中之鹰。

[7]“则走者”句：谓留得牛在，是不会飞掉的。走者，指牛。

王子安

王子安，东昌名士[1]，困于场屋。人闹后，期望甚切。近放榜时，痛饮大醉，归卧内室。忽有人白：“报马来[2]。”王踉跄起曰：“赏钱十千！”家人因其醉，诳而安之曰：“但请睡，已赏矣。”王乃眠。俄又有人者曰，“汝中进士矣！”王自言，“尚未赴都[3]，何得及第？”其人曰：“汝忘之耶？三场毕矣[4]。”王大喜，起而呼曰：“赏钱十千！”家人又诳之如前。又移时，一人急入曰：“汝殿试翰林[5]，长班在此[6]。”果见二人拜床下，衣冠修洁。王呼赐酒食，家人又给之，暗笑其醉而已。久之，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，大呼长班；凡数十呼，无应者。家人笑曰：“暂卧候，寻他去。”又久之，长班果复来。王捶床顿足，大骂：“钝奴焉往：[7]！”长班怒曰，“措大无赖[8]！向与尔戏耳，而真骂耶？”王怒，骤起扑之，落其帽。王亦倾跌。妻入，扶之曰：“何醉至此！”王曰：“长班可恶，我故惩之，何醉也？”妻笑曰：“家中止有一温，昼为汝炊，夜为汝温足耳。何处长班，伺汝穷骨？”子女皆笑。王醉亦稍解，忽如梦醒，始知前此之妄。然犹记长班帽落：寻至门后，得一缨帽如盏大[9]，共疑之。自笑曰：“昔人为鬼椰揄[10]，吾今为狐奚落矣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秀才人闹，有七似焉。初入时，白足提篮[11]，似丐。唱名时[12]，官呵隶骂，似囚。其归号舍也[13]，孔孔伸头，房房露脚，似秋未之冷蜂。其出场也，神情倘祝[14]，天地异色，似出笼之病鸟。迨望报也[15]，草木皆惊：[16]，梦想亦幻，时作一得志想，则顷刻而楼阁俱成：作一失志想，则瞬息而骸骨已朽。此际行坐难安，则似被縶之獠[17]。忽然而飞骑传人[18]，报条无我，此时神色粹变，喀然若死，则似饵毒之蝇：[19]，弄之亦不觉也。初失志，心灰意败，大骂司衡无目：[20]，笔墨无灵[21]，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；炬之不已，而碎踏之；踏之不已，而投之浊流[22]。从此披发入山，面向石壁：[23]，再有以‘且夫’、‘尝谓’之文进我者[24]，定当操戈逐之。无何，日渐远，气渐平，技又渐痒[25]；遂似破卵之鸠，只得衔木营巢，从新另抱矣[26]。如此情况，当局者痛哭欲死[27]；而自旁观者视之，其可笑孰甚焉。王子安方寸之中[28]，顷刻万绪，想鬼狐窃笑已久，故乘其醉而玩弄之。床头人醒[29]，宁不哑然失笑哉？顾得志之况味，不过须臾；词林诸公[30]，不过经两三须臾耳[31]。子安一朝而尽尝之，则狐之恩与荐师等：[32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东昌：明清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。

[2]报马，也称“报子”，为科举中式者报喜的人！因骑马快报故称“报马”。

[3]都：京城。明清时进士考试在京城北京举行，故云“尚未赴都，何得及第”。

[4]三场：指礼部会成的三场考试。

[5]殿试翰林；指殿试及第，授官翰林。殿试，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录取后，再参加复试、殿试，考中的称“进士”。殿试由皇帝主持，在殿廷上举行，前三名赐进士及第。其中第一名称“状元”，授职翰林院修撰，第二、三名

授职翰林院编修。

[6]长班：又称“长随”，明清时官员随身使唤的公役。

[7]钝奴：犹言“蠢才”。钝，笨。

[8]措大：旧时对贫寒读书人的轻慢称呼。无赖：憎骂语。此处斥其强横无理。

[9]纓帽：红纓帽，清代的官帽，帽顶披红纓。盞，杯子。

[10]昔人为鬼椰榆：指晋代罗友仕途失意，被鬼椰榆。详见《叶生》注。椰榆，戏弄。

[11]白足提篮：科举场规有搜挟带之条。情初规定，考生入场携带格眼竹柳考篮，只准带笔墨、食具等物。顺治时规定士子穿拆缝衣服，单层鞋袜。入场时，诸生解衣等候，左手执笔砚，右手执布袜，赤脚站立，等候点名、搜检。

[12]唱名：即点名入场。乡试入场前，先期告知士子点名入场的分路和次序，士子齐集后由差役持点名牌导入，官呵吏骂，如对囚犯。

[13]号舍：乡试贡院甬道两侧为考生的号舍。号门之内有小巷，巷北有号舍五六十间至百间。号舍为考生日间考试、夜间住宿之所，无门，搭木板于墙供书写之用，故考试时考生伸头露脚。

[14]倘恍(chǎng—huǎng 敞谎)：神志模糊，失意迷惘。

[15]望报，盼望报录人。报，科学时代向考中者报告喜信的人。

[16]草木皆惊：形容情绪紧张。此为成语“草木皆兵”的化用，意谓但有风吹草动，都以为是报马到来。

[17]獠(náo 挠)：猿猴。

[18]飞骑(jì 季)传人：报马传送喜报给别人。飞骑，指报马。

[19]饵毒：服毒。饵，吃。

[20]司衡无目：考官瞎眼。司衡，主持衡文评卷官员。

[21]笔墨无灵：谓自己文思失灵，不能下笔有神。

[22]浊流，对清流而言。古称德行高洁之士为“清流”。欧阳修《朋党论》，谓唐昭宗时，尽杀朝中名士，或投之黄河，曰：“此辈清流，可投浊流。”此谓把案头物投之浊流，意思是摒弃八股文，不再应科举。

[23]披发入山，面向石壁：指遁入深山，出家修道。面壁，佛教用语，面对石壁默坐静修的意思。相传印度僧人达摩来中国，曾在嵩山少林寺修真养性，面壁而坐，终日趺然。见《五灯会元》。

[24]“且夫”、“尝谓”之文：指八股文。“且夫”、“尝谓”是八股文常用的套语。

[25]技又渐痒：意谓又揣摩八股，跃跃欲试，准备下届应考。技痒，长于某种技艺的人，一遇机会，就急欲表现，如象身上发痒不能自忍。

[26]抱，孵卵，俗称“抱窝”。

[27]当局者当事人，指落榜士子。

[28]方寸：指心。

[29]床头人醒，谓其妻旁观，比较清醒，床头人，指妻子。

[30]词林诸公：指翰林院的诸位先生。词林，翰林院的别称。

[31]经两三须臾：经历二三次短暂的得志况味；指经历乡试、会试或殿试考中的喜悦。

[32]荐师：科举时代，乡试或会试主考官以下，设同考官若干人，分房

阅卷，同考官在认可的试卷上批一“荐”字，荐给主考官，由主考官核批录取，被录取者称荐举其试卷的官员为“房师”或“荐师”。

刁姓

有刁姓者，家无生产，每出卖许负之术：[1]——实无术也——数月一归，则金帛盈豪。共异之。会里人有客于外者，遥见高门内一人，冠华阳中[2]，言语啁响[3]，众妇丛绕之。近视，则刁也，因微窥所为。见有问者曰：“吾等众人中；有一夫人在[4]，能辨之乎？”盖有一贵人妇微服其中[5]，将以验其术也。里人代为刁窘。刁从容望空横指曰：“此何难辨。试观贵人顶上，自有云气环绕。”众目不觉集视一人，覘其云气。刁乃指其人曰：“此真贵人！”众惊以为神。里人归，述其诈慧[6]。乃知虽小道[7]，亦必有过人之才；不然，乌能欺耳目、赚金钱，无本而殖哉[8]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许负之术，指相术。许负，汉初河内温地老妇，善相术，曾为周亚夫相，皆中。见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。

[2]华阳中，道上所著之头巾。其式上下皆平。创始者，或谓三国魏之韦节，或谓南朝梁之陶隐居（弘景），其说不一。

[3]啁噉：本指声音细碎刺耳。此谓异腔别调，使人难解。

[4]夫人：封建时代妇女封号。明清一品、二品官员之妻封夫人。

[5]微服：为隐蔽身分而改着地位低下者的服装。

[6]诈慧：诡诈的小聪明。

[7]小道：相对于儒家大道而言，刁指其他学说和技能。此处犹言“小小骗术”。

[8]无本而殖，不须资本而孳生财利。殖，孳生，蕃殖。

农妇

邑西磁窑坞有农人妇[1]，勇健如男子，辄为乡中排难解纷[2]。与夫异县而居。夫家高苑[3]，距淄百余里；偶一来，信宿便去[4]。妇自赴颜山[5]，贩陶器为业。有赢余，则施丐者。一夕与邻妇语，忽起曰：“腹少微痛，想孽障欲离身也[6]。”遂去。天明往探之，则见其肩荷酿酒巨瓮二，方将入门。随至其室，则有婴儿绷卧。骇问之，盖娩后已负重百里矣。故与北庵尼善，订为姊妹。后闻尼有秽行[7]，忿然操杖，将往挞楚，众苦劝乃止。一日，遇尼于途，遽批之[8]。问：“何罪？”亦不答。拳石交施，至不能号，乃释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世言女中丈夫，犹自知非丈夫也，妇并忘其为巾帼矣[9]。其豪爽自快，与古剑仙无殊[10]，毋亦其夫亦磨镜者流耶[11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磁窑坞：集镇名，在淄川西南乡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二下“乡村”。

[2]排难解纷，为人排除危难，调解争执。语出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三。

[3]高苑，旧县名。在淄川县东北，明清属青州府。今为山东省高青县之一部分。

[4]信宿：再宿。

[5]颜山：又名颜神山、神头山或凤凰山。在益都县西南一百八十里，博山县西南三里。旧属益都县，今属淄博市博山区，山下即颜神镇。

[6]孽障，即“业障”，佛教谓过去作恶导致的后果。此处作为对腹中胎儿的暱称。

[7]秽行：习指男女关系混乱。

[8]批，批颊，打嘴巴。

[9]巾帼（gu 国），妇女的头巾和发饰。行为妇女代称。

[10]剑仙，指技能超凡入化的剑客。

[11]磨镜者：指唐人小说中女剑客聂隐娘的丈夫。聂隐娘，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。十岁时被一女尼携去，授以剑术，五年送归。偶一磨镜少年及门，隐娘稟于父而嫁之。夫妇初事魏博，后事陈许，终渐不知所之，而此磨镜少年始终未见有他艺能，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。见《太平广记》一九四、唐裴铏《传奇·聂隐娘》。此谓农妇之夫似之。

金陵乙

金陵卖酒人某乙，每酿成，投水而置毒焉[1]；即善饮者，不过数盏，便醉如泥。以此得“中山”之名[2]，富致巨金。早起，见一狐醉卧槽边；缚其四肢，方将觅刃，狐已醒，哀曰：“勿见害，诸如所求。”遂释之，辗转已化为人[3]。时巷中孙氏，其长妇患狐为祟，因问之。答云：“是即我也。”乙窥妇娣尤美[4]，求狐携往。狐难之。乙固求之。狐邀乙去，入一洞中，取褐衣授之，曰：“此先兄所遗，着之当可去。”既服而归，家人皆不之见；袭衣裳而出[5]，始见之。大喜，与狐同诣孙氏家。

见墙上贴巨符，画蜿蜒如龙[6]，狐惧曰：“和尚大恶[7]，我不往矣！”遂去。乙逡巡近之，则真龙盘壁上，昂首欲飞。大惧亦出。盖孙觅一异域僧，为之厌胜[8]，授符先归，僧犹未至也。

次日，僧来，设坛作法[9]。邻人共观之，乙亦杂处其中。忽变色急奔，状如被捉；至门外，踣地化为狐[10]，四体犹着人衣。将杀之。妻子叩请。僧命牵去，日给饮食，数月寻毙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投水而置毒：酒中掺水，并且放进有害人体的药物。

[2]“中山”：指中山酒，又名千日酒，是一种酒力很大的陈酿。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十、干宝《搜神记》十九谓：狄希，中山人，能造千日酒，饮之亦千日醉。州人刘玄石尝求饮一杯，至家醉死；三年后狄希往探，令其家发冢破棺，刘方醉醒，而发墓人为其酒气所中，竟各醉卧三月。

[3]辗转：犹言“转侧间”，形容为时不久。

[4]妇娣：指长妇的弟妻。兄妻为拟，弟妻为娣，统称娣拟，即俗言妯娌。

[5]袭：穿着。

[6]画：笔画。蜿蜒，本作蛇蜒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

[7]大恶：太凶。很厉害。

[8]厌(yà压)胜：古代迷信，陈设相克器物，并通过符咒以镇压邪魅，叫厌胜。

[9]坛，祭坛。平地筑土以供祭祀的高台。

[10]踣(bó薄)地：僵仆在地。

郭安

孙五粒[1]，有僮仆独宿一室，恍惚被人摄去[2]。至一宫殿，见阎罗在上，视之曰：“误矣，此非是。”因遣送还。既归，大惧，移宿他所；遂有僚仆郭安者[3]，见榻空闲，因就寝焉。又一仆李禄，与僮有夙怨，久将甘心[4]，是夜操刀入，扞之，以为僮也，竟杀之。郭父鸣于官。时陈其善为邑宰[5]，殊不苦之[6]。郭哀号，言：“半生止此子，今将何以聊生！”陈即以李禄为之子。郭含冤而退。此不奇于僮之见鬼，而奇于陈之折狱也。

济之西邑有杀人者[7]，其妇讼之。令怒，立拘凶犯至，拍案骂曰：“人家好好夫妇，直令寡耶[8]！即以汝配之，亦令汝妻寡守。”遂判合之。此等明决[9]，皆是甲榜所为[10]，他途不能也[11]。而陈亦尔尔，何途无才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孙五粒，孙秭，后改名珀龄，字五粒。孙之獬子，孙琰龄兄，山东淄川人。明崇祯六年举人，清顺治三年进士。历工科、刑科给事中，礼科都给事中，太仆寺少卿，迁鸿胪寺卿，转通政使司左通政使。乾隆《淄川县志》五《选举志》附有小传。

[2]摄：捉拿，拘捕。

[3]僚仆：同一主家的仆人。

[4]久将甘心：谓久欲报复，以求快意。

[5]陈其善：辽东人，贡士，顺治四年任淄川县知县。九年，入朝为拾遗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四《秩官》。

[6]殊不苦之，谓对李禄很宽容，不使受刑罚之苦。

[7]济之西邑，指济南府西境某县。按，此一附则之前，底本及二十四卷抄本有一段文字：“王阮亭曰：新城令陈端菴凝，性仁柔无断。王生与哲典居宅于人，久不给直。讼之官，陈不能决，但曰：‘《诗》云，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。生为鹊可也。’”

[8]直：径直；竟然。

[9]明决：反语。讽其糊涂判案。

[10]皆是甲榜所为：意谓都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所干的事。王阮亭所举新城令陈凝，字端菴，浙江德清人，进士，顺治五年至八年任新城知县。“济之西邑”之某“令”：当也为进士出身。明清时，习称进士为甲榜，举人为乙榜。

[11]他途：此指甲榜之外，其他出身选官者。陈其善由贡士选官，亦如此昏愤，故讽曰：“陈亦尔尔，何途无才！”

折狱

邑之西崖庄，有贾某被人杀于途；隔夜，其妻亦自经死[1]。贾弟鸣于官。时浙江费公祚社令淄[2]，亲诣验之。见布袱裹银五钱余，尚在腰中，知非为财也者。拘两村邻保审质一过[3]，殊少端绪，并未榜掠，释散归农；但命约地细察[4]，十日一关白而已。逾半年，事渐懈。贾弟怨公仁柔[5]，上堂屡聒。公怒曰：“汝既不能指名，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！”呵逐而出。贾弟无所申诉，愤葬兄嫂。

一日，以通赋故[6]，逮数人至。内一人周成，惧责，上言钱粮措办已足[7]，即于腰中出银袱[8]，禀公验视。验已，便问：“汝家何里？”答云：“某村。”又问：“去西崖几里？”答云：“五六里。”“去年被杀贾某，系汝何亲[9]？”答云：“不识其人。”公勃然曰：“汝杀之，尚云不识耶！”周力辨，不听；严梏之，果伏其罪。先是，贾妻王氏，将诣姻家，惭无钗饰[10]，聒夫使假于邻。夫不肯；妻自假之，颇甚珍重。归途，卸而裹诸袱，内袖中；既至家，探之已亡。不敢告夫，又无力偿邻，懊恼欲死。是日，周适拾之，知为贾妻所遗，窥贾他出，半夜逾垣，将执以求合。时溽暑，王氏卧庭中，周潜就淫之。王氏觉，大号。周急止之，留袱纳钗[11]。事已，妇嘱曰：“后勿来，吾家男子恶，犯恐俱死。”周怒曰：“我挟勾栏数宿之资，宁一度可偿耶？”妇慰之曰：“我非不愿相交，渠常善病，不如从容以待其死。”周乃去，于是杀贾，夜诣妇曰：“令某已被人杀，诸如所约。”妇闻大哭，周惧而逃，天明则妇死矣。公廉得情[12]，以周抵罪。共服其神，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。公曰：“事无难辨，要在随处留心耳。初验尸时，见银袱刺万字文；周袱亦然，是出一手也。及诘之，又云无旧[13]，词貌诡变[14]，是以确知其真凶也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世之折狱者[15]，非悠悠置之[16]，则縲系数十人而狼藉之耳[17]。堂上肉鼓吹[18]，喧闻旁午[19]，遂嚙蹙曰[20]：‘我劳心民事也。’云板三敲[21]，则声色并进，难决之词[22]，不复置念；专待升堂时，祸桑树以烹老龟耳[23]。呜呼！民情何由得哉！余每曰：‘智者不必仁，而仁者则必智；盖用心苦则机关出也[24]。’‘随在留心’之言，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[25]。”

邑人胡成，与冯安同里，世有部[26]。胡父子强，冯屈意交欢，胡终猜之[27]。一日，共饮薄醉，颇顷肝胆。胡大言[28]：“勿忧贫，百金之产不难致也。”冯以其家不丰，故嗤之，胡正色曰：“实相告：昨途遇大商[29]，载厚装来，我颠越于南山胥井中矣[30]。”冯又笑之，时胡有妹夫郑伦，托为说合田产，寄数百金于胡家，遂尽出以炫冯。冯信之。既散，阴以状报邑。公拘胡对勘[31]，胡言其实，问郑及产主皆不讫。乃共验诸胥井。一役缒下，则果有无首之尸在焉。胡大骇，莫可置辨，但称冤苦。公怒，击嚙数十[32]，曰：“确有证据，尚叫屈耶！”以死囚具禁制之[33]。尸戒勿出，惟晓示诸村，使尸主投状。逾日，有妇人抱状[34]，自言为亡者妻，言：“夫何甲，揭数百金作贸易，被胡杀死。”公曰：“井有死人，恐未必即是汝夫。”妇执言甚坚。公乃命出尸于井，视之，果不妄。妇不敢近，却立而号。公曰：“真犯已得，但骸躯未全。汝暂归，待得死者首，即招报令其抵偿[35]。”遂自狱中唤胡出，呵曰：“明日不将头至，当械折股[36]！”押去终日而返，诘之，但有号泣。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势，却又不刑，曰，“想汝当夜扛尸忙

迫，不知坠落何处，奈何不细寻之？”胡哀祈容急觅。公乃问妇：“子女几何？”答曰：“无。”问：“甲有何戚属？”“但有堂叔一人。”慨然曰：“少年丧夫，伶仃如此，其何以为生矣！”妇乃哭，叩求怜悯。公曰：“杀人之罪已定，但得全尸，此案即结；结案后，速醮可也。汝少妇，勿复出入公门。”妇感泣，叩头而下。公即票示里人[37]，代觅其首。经宿，即有同村王五，报称已获。问验既明，赏以千钱。唤甲叔至，曰：“大案已成；然人命重大，非积岁不能成结。侄既无出，少妇亦难存活，早令适人。此后亦无他务，但有上台检驳，止须汝应声耳。”甲叔不肯，飞两签下[38]；再辩，又一签下。甲叔惧，应之而出。妇闻，诣谢公恩。公极意慰谕之。又偷：“有买妇者，当堂关白。”既下[39]，即有投婚状者，盖即报人头之王五也。公唤妇上，曰：“杀人之真犯，汝知之乎？”答曰：“胡成。”公曰：“非也。汝与王五乃真犯耳。”二人大骇，力辨冤枉。公曰：“我久知其情，所以迟迟而发者，恐有万一之屈耳。尸未出井，何以确信为汝夫？盖先知其死矣。且甲死犹衣败絮，数百金何所自来？”又谓王五曰：“头之所在，汝何知之熟也！所以如此其急者，意在速合耳。”两人惊颜如土，不能强置一词。并械之，果吐其实。盖王五与妇私已久，谋杀其夫，而适值胡成之戏也。乃释胡。冯以诬告，重笞，徒三年。事结，并未妄刑一人。

异史氏曰[40]：“我夫子有仁爱名[41]，即此一事，亦以见仁人之用心苦矣。方宰淄时，松才弱冠[42]，过蒙器许[43]，而弩钝不才，竟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[44]。是我夫子有不哲之一事[45]，则某实贻之也[46]。悲夫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自经：自缢；上吊。

[2]费公祗祉：费祗祉字支峤，浙江鄞县人，顺治十五年（公元1658年）为淄川县令。

[3]邻保：犹言邻居、近邻。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：“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。”又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令五家为比：使之相保。”

[4]约地：指乡约、地保之类的乡中小吏。蒲松龄《代毕仲贺韦玉霄任五村乡约序》，谓乡约“脱有关白，则冠带上公庭”。

[5]仁柔：犹言心慈手软，不够果断。

[6]逋赋：拖欠赋税。

[7]钱粮：田赋所征钱和粮的合称。清代则专指田赋税款，粮食也折钱缴纳。

[8]银袱：包裹银钱的包袱。

[9]何亲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何物”。

[10]钗饰：妇女的首饰。钗，两股笄。

[11]留袱纳钗：自己留下包袱，把钗饰给了王氏。纳，支付。

[12]廉：考察。情：指案情。

[13]无旧：无旧交。

[14]词貌诡变：言词搪塞，神态异常。

[15]折狱：断案。折，判断。狱，讼案。

[16]悠悠置之：谓长期搁置，不加处理。悠悠，安闲自在，此谓漫不经

心。

[17]縲(léi 雷)系：囚禁。狼藉之：把他们折磨得不成样子。狼藉，折磨、作践。

[18]内鼓吹：喻拷打犯人的声响。鼓吹，击鼓奏乐。后蜀李匡远为盐亭令，一天不对犯人施刑，就心中不乐。闻答撻之声，曰：“此我一部肉鼓吹。”见《外史恸机》。

[19]喧阗旁午：哄闹。喧阗，哄闹声。旁午，交错，纷繁。语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颜师古注，“一纵一横为旁午，犹言交横也。”

[20]嘬蹙：皱眉蹙容！谓装出一副忧心的样子。

[21]云板三敲：此指打点退堂。云板，报时报事之器，俗谓之“点”。板形刻作云朵状，故名。旧时官署或权贵之家皆击云板作为报事的信号。

[22]难决之词：难以判断的官司。词，词讼，诉讼。

[23]祸桑树以烹老龟：比喻胡乱判案，滥施刑罚使众多无辜者牵累受害。传说三国时，吴国永康有人入山捉到一只大龟，以船载归，要献给吴王孙权，夜间系舟于大桑树。舟人听见大龟说：我既被捉，将被烹煮，但是烧尽南山之柴，也煮我不烂。桑树说：诸葛恪见识广博，假使用我们桑树去烧你，你怎么办呢？孙权得龟，焚柴百车，龟依然如故。诸葛恪献策，砍桑树烧煮，果然把龟煮烂。出自《异苑》，见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六八《永康人》。这里以桑树与老龟比喻诉讼的两造。

[24]机关：计谋或计策。此指弄清案情的线索和办法。

[25]宰民社者：理民的地方官。民社，人民与社稷。

[26]世有郤，世代不和睦。郤，通“隙”，嫌隙。

[27]猜：猜疑；不信任。

[28]大言：说大话。

[29]大商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大高”。

[30]颠越：陨坠。笮(yu n 渊)井：无水的井；枯井。

[31]对勘：查对核实。

[32]击喙(huì 会)：掌嘴，打嘴巴。

[33]死囚具：为死刑囚犯所用的刑具。

[34]有妇人抱状：有个妇人抱持状纸，亲诣公堂。按清制，妇女不宜出入公门，有诉讼之事，得委派亲属或仆人代替。此妇女抱状自至，甚为蹊跷。

[35]招报：公开判决。招，揭示其罪。报，断狱，判决。

[36]械折(shé 舌)股：夹断你的腿。械，刑具，此指夹棍之类的刑械。

[37]禀示，持官牌传令。禀，旧时称官牌为“禀”，见《正字通》。

[38]签：旧时官吏审案时，公案上置签筒，用刑时就拔签掷地，衙役则凭签施刑。

[39]既下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即下”。

[40]“异史氏曰”一段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底本阙。

[41]我夫子：指费祎。夫子，旧时对老师的专称。

[42]松：蒲松龄自称。弱冠：古时男子二十岁成人，初加冠，因体弱未壮，故你“弱冠”；后来也以称一般少年。

[43]器许：器重和赞许。

[44]竟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：意谓自己无能，辜负了赏识者的厚望。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：“昔羊叔子有鹤善舞，尝向客称之。客试使驱来，氄氄而

不肯舞。”蒲松龄以自己科学受挫，有负责祫祀的器许，故有此喻。

[45]不哲：不明智。

[46]贻：留给。

义犬

周村有贾某[1]，贸易芜湖[2]，获重资。赁舟将归，见堤上有屠人缚犬，倍价赎之，养豢舟上。舟人固积寇也[3]，窥客装，荡舟入莽[4]，操刀欲杀。贾哀赐以全尸，盗乃以毡裹置江中。犬见之，哀嗥投水，口衔裹具，与共浮沉。流荡不知几里，达浅搁乃止[5]。

犬泅出，至有人处，狺狺哀吠[6]。或以为异，从之而住，见毡束水中，引出断其绳。客固未死，始言其情。复哀舟人，载还芜湖，将以伺盗船之归。登舟失犬，心甚悼焉。抵关三四日，估楫如林[7]，而盗船不见。

适有同乡估客将携俱归，忽犬自来，望客大嗥，唤之却走。客下舟趁之。犬奔上一舟，啮人胫股，搯之不解。客近呵之，则所啮即前盗也。衣服与舟皆易，故不得而认之矣。缚而搜之，则裹金犹在。呜呼：一犬也，而报恩如是。世无心肝者[8]，其亦愧此犬也夫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周村：集镇名。明清属山东省长山县，今属淄博市周村区。

[2]芜湖：县名，明清属太平府。今为安徽省芜湖市。

[3]积寇：积年盗匪，即惯匪。

[4]荡舟入莽：把船划到蒹葭、芦苇丛生的僻处。荡舟，划船。

[5]浅搁：即搁浅。船或他物阻滞于浅滩，不能进退。

[6]狺狺（yínyín 银银）：犬吠声。

[7]估楫：商船。

[8]无心肝：即俗言“没良心”。心肝，犹言肝胆，喻真挚情意。杜甫《彭衙行》：“谁能艰难际，豁达露心肝。”

杨大洪

大洪杨先生涟[1]，微时为楚名儒[2]，自命不凡。科试后[3]，闻报优等者，时方食，含哺出问[4]：“有杨某否？”答云：“无。”不觉嗒然自丧[5]，咽食入鬲[6]，遂成病块[7]，噎阻甚苦。众劝令录遗才[8]；公患无资，众醵十金送之行[9]，乃强就道。夜梦人告之云：“前途有人能愈君疾，宜苦求之。”临去，赠以诗，有“江边柳下三弄笛[10]，抛向江心莫叹息”之句。明日途次，果见道士坐柳下，因便叩请。道士笑曰：“子误矣，我何能疗病？请为三弄可也。”因出笛吹之。公触所梦，拜求益切，且倾囊献之。道士接金，掷诸江流。公以所来不易，哑然惊惜[11]。道士曰：“君未能恹然耶[12]？全在江边，请自取之。”公诣视果然。又益奇之，呼为仙。道士漫指曰：“我非仙，彼处仙人来矣。”赚公回顾，力拍其项曰：“俗哉！”公受拍，张吻作声，喉中呕出一物，墮地塌然[13]，俯而破之，赤丝中裹饭犹存[14]，病若失。回视道士已杳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公生为河岳，没为日星[15]，何必长生乃为不死哉！或以未能免俗[16]，不作天仙，因而为公悼惜。余谓天上多一仙人，不如世上多一圣贤，解者必不议予说之僭也[17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大洪杨先生涟：杨涟，字文孺，别字大洪，湖北应山人。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，历擢兵科给事中。万历四十八年（即泰昌元年），神宗、光宗相继去世，杨涟与御史左光斗等协心建议，扶幼主熹宗正位，于时并称“杨左”。天启间，拜左副都御史，激扬讽议，尝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，魏党恨之入骨。天启五年，被魏党诬陷下狱，拷讯残酷，死狱中。本传见《明史》。

[2]微时：指作官前地位卑微之时。

[3]科试：明清时各省学政周历各府州，考试欲应乡试的生员，称科试。

[4]含哺（b 补）：口中含饭。哺，口中所含食物。

[5]嗒然自丧：自感灰心沮丧。参卷一《叶生》“嗒丧”注。

[6]鬲：通“膈”。胸腹间的隔膜。

[7]病块：因积食不化所致胸腹闷满结块之症，即痞症。

[8]录遗才：指参加录遗考试，以取得参加乡试资格。明清时，秀才参加科试，考在一、二等及三等前十名者，得录名参加乡试，称录科。其在三等十名以下，及因故未试之秀才与在籍贡、监生等，得再参加录科考试，取中者亦得参加乡试。录科考试未取及因故未参加者，可以参加录遗考试，其名列前茅者，亦可参加乡试。

[9]醵（jù 聚）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醵”。凑钱。

[10]三弄笛：三度吹笛或吹奏三阙。

[11]哑（y 亚）：叹词。表惊讶，惋惜。

[12]恹（jiá 戛）然：淡然。恹，无愁貌。

[13]塌（bì 必）然：犹言“噤地一声”。塌，本义为土块，《聊斋》常借作象声词用。

[14]赤丝；揩血丝。

[15]“人生为河岳”二句：宋文天祥《正气歌》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

赋流形；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”此借谓杨涟不论生前死后，其浩然正气经天纬地，受人景仰。

[16]未能免俗：行事未能摆脱俗例。语出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。此指杨涟不忘功名而且爱惜金钱，无异于常人。

[17]“解者”句：谓洞达事理的人必不认为作者的见解是颠倒是非。慎，同“颠”，谓颠倒事理。

查牙山洞

章丘查牙山[1]，有石窟如井，深数尺许。北壁有洞门，伏而引领望见之。会近村数辈，九日登临[2]，饮共处，共谋入探之。三人受灯，继而下。

洞高敞与夏屋等[3]；入数武，稍狭，即忽见底。底际一窦，蛇行可入[4]。烛之，漆漆然暗深不测。两人馁而却退[5]；一人夺火而嗤之，锐身塞而进。幸隘处仅厚于堵，即又顿高顿阔，乃立，乃行。顶上石参差危耸[6]、将坠不坠。两壁嶙嶙峋峋然[7]，类寺庙山塑[8]，都成鸟兽人鬼形：鸟若飞，兽若走，人若坐若立，鬼罔两示现忿怒[9]；奇奇怪怪，类多丑少妍。心凜然作怖畏。喜径夷，无少陂[10]。逡巡几百步，西壁开石室[11]，门左一怪石鬼，面人而立，目努，口箕张，齿舌狞恶；左手作拳，触腰际；右手叉五指，欲扑人。心大恐，毛森森似立。遥望门中有爇灰，知有人曾至者，胆乃稍壮[12]，强入之。见地上列碗盏，泥垢其中；然皆近今物，非古窑也[13]。傍置锡壶四，心利之，解带缚项系腰间[14]。即又旁瞩[15]，一尸卧西隅，两腋及股四布以横。骇极。渐审之，足蹶锐履[16]，梅花刻底犹存[17]，知是少妇。人不知何里，毙不知何年。衣色黯败，莫辨青红；发蓬蓬似筐许，乱丝粘着髑髅上[18]；目、鼻孔各二；瓠犀两行[19]，白巉巉，意是口也。存想首颠当有金珠饰，以火近脑，似有口气嘘灯，灯摇摇无定，焰纒黄[20]，衣动掀掀。复大惧，手摇颤，灯顿灭。忆路急奔，不敢手索壁，恐触鬼者物也。头触石，仆，即复起；冷湿浸颌颊，知是血，不觉病，抑不敢呻；岔息奔至窦，方将伏，似有人捉发住，晕然遂绝。

众坐井上俟久，疑之，又继二人下。探身入窦，见发冢石上，血淫淫已僵。二人失色，不敢入，坐愁叹。俄井上又使二人下；中有勇者，始健进，曳之以出。置山上，半日方醒，言之缕缕[21]，所恨未穷共底极；穷之，必更有佳境。后章令闻之[22]，以丸泥封窦[23]，不可复入矣。

康熙二十六、七年间，养母峪之南石崖崩[24]，现洞口；望之，钟乳林林如密笋[25]。然深险，无人敢入。忽有道士至，自称钟离弟子[26]，言：“师遣先至，粪除洞府。”居人供以膏火，道士携之而下，坠石笋上，贯腹而死。报今，令封其洞。其中必有奇境，惜道士尸解[27]，无回音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查牙山：乾隆《章丘县志》作“杈枒山”，在县东界。

[2]九日登临：重九登高。

[3]高敞：本作高敞，此从青柯亭本。夏屋：大屋。

[4]蛇行：全身贴地爬行。

[5]馁：气馁。失去勇气。

[6]顶上石参差危耸：底本无耸字，从青柯亭本补。

[7]嶙嶙峋峋：怪石重叠高耸的样子。

[8]山塑：山墙下的塑像。山，山墙的省称。寺庙两山墙下多塑众鬼神像。

[9]“鬼罔两”句：谓鬼怪之类，神色愤怒。罔两，即魍魉，山树水怪之类。鬼罔两，犹言鬼怪。示现，谓表情、神色。

[10]径夷：道路平坦。无少陂（p 坡）：没一点斜坡。陂，斜坡。

[11]西壁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四壁”。

[12]胆乃稍壮：底本无“胆”字，从青柯亭本补。

[13]古窑：古代陶瓷器皿。

[14]项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顶”。指锡壶颈部。

[15]即又旁矚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“又”原作“有”。

[16]锐履：谓尖足女鞋。

[17]梅花刻底，指纳有梅花的鞋底。粗线刺纳使其图案鲜明，叫做刻。

[18]髑髅（dúlóu 独娄）：死人的头骨。

[19]瓠犀：瓠籽。喻洁白细密的牙齿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齿如瓠犀，螭首峨眉。”

[20]焰纁黄：谓灯光暗淡。纁黄，黄中透红之色。

[21]言之缕缕；谓叙述详尽。

[22]章令：章丘知县。

[23]丸泥：泥团。

[24]养母峪：未详其地。大约在淄川或博山县境。

[25]钟乳：又名石钟乳。石灰岩顶部下垂的檐冰状物。系由溶岩水分挥发后凝成，以其状如钟乳，故名。林林：繁密；纷纭众多貌。柳宗元《贞符》：“惟人之初，总总而生，林林而群。”

[26]钟离：钟离权。传说复姓钟离，名权，号云房，为道教八仙之一。全真道奉为“正阳祖师”。《金蓬正宗记》列为“北五祖”之一，并说他是洞灵真人王玄甫的徒弟。《宣和画谱》谓与吕洞宾同时。

[27]尸解：道教称修道成功者假托为尸以解化登仙，曰尸解。此处作为“死”的婉称。

安期岛

长山刘中堂鸿训[1]，同武弁某使朝鲜[2]。闻安期岛神仙所居[3]，欲命舟往游。国中臣僚金谓不可[4]，令待小张。盖安期不与世通，惟有弟子小张，岁辄一两至。欲至岛者，须先自白。如以为可，则一帆可至；否则飓风覆舟。逾一二日，国王召见。入朝，见一人佩剑，冠棕笠，坐殿上；年三十许，仪容修洁。问之，即小张也。刘因自述向往之意，小张许之。但言：“副使不可行。”又出，遍视从人，惟二人可以从游。遂命舟导刘俱往。

水程不知远近，但觉习习如驾云雾，移时已抵其境。时方严寒，既至，则气候温煦，山花遍岩谷。导入洞府，见三叟跌坐[5]。东西者见客入，漠若罔知；惟中坐者起迎客，相为礼。既坐，呼茶。有僮将盘去。洞外石壁上有铁锥，锐没石中[6]；僮拔锥，水即溢射，以盞承之；满，复塞之。既而托至，其色淡碧。试之，其凉震齿。刘畏寒不饮。舆顾僮顾示之[7]。僮取盞去，呷其残者[8]；仍于故处拔锥，溢取而返，则芳烈蒸腾，如初出于鼎。窃异之。问以休咎，笑曰：“世外人岁月不知，何解人事？”问以却老术[9]，曰：“此非富贵人所能为者。”刘兴辞[10]，小张仍送之归。既至朝鲜，备述其异。国王叹曰：“惜未饮其冷者。此先天之玉液[11]，一盞可延百龄。”

刘将归，王赠一物，纸帛重裹，嘱近海勿开视。既离海，急取拆视，去尽数百重，始见一镜；审之，则鲛宫龙族，历历在目。方凝注间，忽见潮头高于楼阁，汹汹已近[12]。大骇，极驰；潮从之。疾若风雨。大惧，以镜投之，潮乃顿落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山刘中堂鸿训：刘鸿训，字默承，号青岳，明代山东长山县人。万历四十年举人，四十一年进士，由庶吉士授编修。于泰昌元年（1620）冬奉使颁诏朝鲜，会辽阳失陷，间关自海道达登州覆命。天启末，以忤魏忠贤，斥为民。崇祯间，尝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进文渊阁大学士，主政府。崇祯七年，卒于代州戍所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[2]武弁：武官。即下文“副使”。

[3]安期岛：传说中仙人安期生所居的海岛。安期生，战国后期方士，据说为琅琊人，卖药于东海边，曾见秦始皇。后流传为道家仙人名。汉武帝时，方士李少君建言遣使入海，求蓬莱仙人安期生之属。见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、《乐毅传》，及《列仙传》、《高士传》等。

[4]金（qi n千）：皆。

[5]跌坐：即“结跏趺坐”，俗谓盘腿打坐。

[6]锐没石中：锥尖插在石孔中。

[7]顾示：用下巴动作示意。示，底本作视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

[8]呷（xi 瞎）：吸饮。

[9]却老术：即俗言“返老还童”的方术。

[10]兴辞：起身告辞。

[11]玉液：相传为仙人饮料，服之可益寿长生。又叫玉浆。

[12]汹汹：波浪翻滚的样子。

沅俗

李季霖摄篆沅江[1]，初莅任，见猫犬盈堂，讶之。僚属曰：“此乡中百姓，瞻仰风采也[2]。”少间，人畜已半；移时，都复为人，纷纷并去。一日，出谒客[3]，肩舆在途。忽一舆夫急呼曰：“小人吃害矣[4]！”即倩役代荷，伏地乞假。怒诃之，役不听，疾奔而去。遣人尾之。役奔入市，觅得一叟，便求按视。叟相之曰：“是汝吃害矣。”乃以手揣其肌肉[5]，自上而下力推之；推至少股，见皮内坟起[6]，以利刃破之，取出石子一枚，曰：“愈矣。”乃奔而返。后闻其俗有身卧室中，手即飞出，入人房闼[7]，窃取财物。设被主觉[8]，絜不令去，则此人一臂不用矣[9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李季霖：李鸿霁，字季霖，号厚馀。其先长山人，曾祖徙新城。顺治十一年举人，康熙三年进士。历内阁中书舍人，刑部浙江司员外郎，以丁父忧去官。康熙二十五年起复，旋任湖南沅江县知县。沅江旧俗，官廨所需皆取给里民，鸿霁尽革之。又躬行垆野以劝农，设义学训课其民。因其为政清而和，近境苗部咸戒其党不为边隅患。未几，卒于官。僚友交赙助之，乃得归葬。传见康熙《新城县志》七《人物志·宦绩》。

[2]瞻仰风采：瞻望风度、容色。是“见面”、“认识”的敬辞。

[3]谒客：拜访客人。

[4]吃害：遭受伤害。

[5]揣：用手触摸、探测。肌肉：皮肉。

[6]坟（fèn 奋）起：隆起，鼓起。

[7]房闼：卧房，寝室。闼，房门。

[8]设被主觉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“觉”，原作“觅”。

[9]不用：不听使用；不受支配。

云萝公主

安大业，卢龙人[1]。生而能言，母饮以犬血，始止。既长，韶秀，顾影无俦[2]；慧而能读。世家争婚之。母梦曰：“儿当尚主[3]。”信之。至十五六，迄无验，亦渐自悔。一日，安独坐，忽闻异香。俄一美婢奔入，曰：“公主至。”即以长毡贴地，自门外直至榻前。方骇疑问，一女郎扶婢肩入；服色容光，映照四堵。婢即以绣垫设榻上，扶女郎坐。安仓皇不知所为，鞠躬便问：“何处神仙，劳降玉趾？”女郎微笑，以袍袖掩口。婢曰：“此圣后府中云萝公主也。圣后属意郎君，欲以公主下嫁[4]，故使自来相宅[5]。”安惊喜，不知置词；女亦俛首：相对寂然。安故好棋，揪枰尝置坐侧[6]。一婢以红巾拂尘，移诸案上，曰：“主日耽此，不知与粉侯孰胜[7]？”安移坐近案，主笑从之。甫三十余着[8]，婢竞乱之，曰：“驸马负矣[9]！”斂子入盒，曰：“驸马当是俗间高手，主仅能让六子。”乃以六黑子实局中[10]，主亦从之。主坐次，辄使婢伏座下，以背受足：左足踏地，则更一婢右伏。又两小鬟夹侍之：每值安凝思时，辄曲一肘伏肩上。局阑未结[11]，小鬟笑云：“驸马负一子。”进曰：“主情，宜且退。”女乃倾身与婢耳语。婢出，少顷而还，以千金置榻上，告生曰：“适主言宅湫隘[12]，烦以此少致修饰，落成相会也。”一婢曰：“此月犯天刑[13]，不宜建造；月后吉。”女起；生遮止，闭门。婢出一物，状类皮排[14]，就地鼓之；云气突出，俄顷四合，冥不见物，索之已杳。母知之，疑以为妖。而生神驰梦想，不能复舍。急于落成，无暇禁忌；刻日敦迫[15]，廊舍一新。

先是，有涿州生袁大用[16]，侨寓邻坊[17]，投刺于门；生素寡交，托他出，又窥其亡而报之[18]。后月余，门外适相值，二十许少年也，宫绢单衣[19]，丝带乌履，意甚都雅。略与顷谈，颇甚温谨。悦之，揖而入。请与对弈，互有赢亏。已而设酒留连，谈笑大欢。明日，邀生至其寓所，珍肴杂进，相待殷渥。有小僮十二三许，拍板清歌，又跳掷作剧[20]。生大醉，不能行，便令负之。生以其纤弱，恐不胜。袁强之。僮绰有馀力，荷送而归。生奇之。次日，犒以金，再辞乃受。由此交情款密，三数日辄一过从[21]。袁为人简默[22]，而慷慨好施。市有负债鬻女者，解囊代赎，无吝色。生以此益重之。过数日，诣生作别，赠象著、楠珠等十余事[23]，白金五百，用助兴作。生反金受物，报以束帛[24]。后月余，乐亭有仕宦而归者[25]，囊资充物[26]。盗夜入，执主人，烧铁钳灼，劫掠一空。家人识袁，行牒追捕[27]。邻院屠氏，与生家积不相能[28]，因其土木大兴，阴怀疑忌。适有小仆窃象箸，卖诸其家，知袁所赠，因报大尹[29]。尹以兵绕舍，值生主仆他出，执母而去。母衰迈受惊，仅存气息，二三日不复饮食。尹释之。生闻母耗，急奔而归，则母病已笃，越宿遂卒。收殓甫毕，为捕役执去。尹见其少年温文，窃疑诬枉，故恐喝之。生实述其交往之由。尹问：“何以暴富？”生曰：“母有藏镪，因欲亲迎，故治昏室耳[30]。”尹信之，具牒解郡。邻人知其无事，以重金赂监者，使杀诸途。路经深山，被曳近削壁，将推堕之。计逼情危[31]，时方急难，忽一虎自丛莽中出，啗二役皆死，啣生去。至一处，重楼叠阁，虎入，置之。见云萝扶婢出，凄然慰吊[32]：“妾欲留君，但母丧未卜窀穸[33]。可怀牒去，到郡自投，保无恙也。”因取生胸前带，连结十余扣，嘱云：“见官时，拈此结而解之，可以弭祸。”生如其教，诣郡自投。太守喜其诚信，又稽牒知其冤，销名令归。至中途，遇袁，下骑执

手，备言情况。袁愤然作色，默无一语。生曰：“以君风采，何自污也？”袁曰：“某所杀皆不义之人，所取皆非义之财。不然，即遗于路者，不拾也。君教我固自佳，然如君家邻，岂可留在人间耶！”言已，超乘而去[34]。生归，殡母已，杜门谢客[35]。忽一日，盗入邻家，父子十余口，尽行杀戮，止留一婢。席卷资物，与僮分携之。临去，执灯谓婢：“汝认之，杀人者我也。与人无涉。”并不启关，飞檐越壁而去。明日，告官。疑生知情，又捉生去。邑宰词色甚厉。生上堂握带，且辨且解。宰不能诘，又释之。既归，益自韬晦[36]，读书不出，一跛姬执炊而已。服既阕[37]，日扫阶庭，以待好音。一日，异香满院。登阁视之，内外陈设焕然矣。悄揭画帘，则公主凝妆坐[38]，急拜之。女挽手曰：“君不信数，遂使土木为灾[39]，又以苦块之戚[40]，迟我三年琴瑟：是急之而反以得缓，天下事大抵然也。”生将出资治具。女曰：“勿复须。”婢探棖[41]，有肴羹热如新出于鼎[42]，酒亦芳冽[43]酌移时，日已投暮，足下所踏婢，渐都亡去。女四肢娇惰，足股屈伸，似无所着。生狎抱之。女曰：“君暂释手。今有两道，请君择之。”生揽项问故，曰：“着为棋酒之交，可得三十年聚首；若作床第之欢，可六年谐合耳。君焉取？”生曰：“六年后再商之。”女乃默然，遂相燕好。女曰：“妾固知君不免俗道，此亦数也。”因使生蓄婢媪，别居南院，炊爨纺织，以作生计。北院中并无烟火，惟棋枰、酒具而已。户常阖，生推之则自开，他人不得入也。然南院人作事勤情，女辄知之，每使生往谴责，无不具服。女无繁言[44]，无响笑[45]，与有所谈，但俯首微哂[46]。每骈肩坐，喜斜倚人。生举而加诸膝，轻如抱婴。生曰：“卿轻若此，可作掌上舞[47]。”曰：“此何难！但婢子之为，所不屑耳。飞燕原九姊侍儿，屡以轻佻获罪，怒谪尘间，又不守女子之贞[48]；今已幽之[49]。”阁上以锦襦薦布满[50]，冬未尝寒，夏未尝热。女严冬皆着轻縠[51]；生为制鲜衣[52]，强使着之。逾时解去，曰：“尘浊之物，几于压骨成劳[53]！”一日，抱诸膝上，忽觉沉倍曩昔，异之。笑指腹曰：“此中有俗种矣。”过数日，顰黛不食，曰：“近病恶阻[54]，颇思烟火之味[55]。”生乃为具甘旨。从此饮食遂不异于常人。一日曰：“妾质单弱，不任生产。婢子樊英颇健，可使代之。”乃脱衷服衣英[56]，闭诸室。少顷，闻儿啼。启扉视之，男也。喜曰：“此儿福相，大器也[57]！”因名大器。绷纳生怀，俾付乳媪，养诸南院。女自免身[58]，腰细如初，不食烟火矣。忽辞生，欲暂归宁。问返期，答以“三日”。鼓皮排如前状，遂不见。至期不来；积年余，音信全渺，亦已绝望。生键户下帟[59]，遂领乡荐。终不肯娶；每独宿北院，沐其馀芳。一夜，辗转在榻，忽见灯火射窗，门亦自闢，群婢拥公主入。生喜，起问爽约之罪。女曰：“妾未愆期[60]，天上二日半耳。”生得意自诩，告以秋捷[61]，意主必喜。女愀然曰：“乌用是僥来者为[62]！无足荣辱，止折人寿数耳。三日不见，入俗障又深一层矣[63]。”生由是不复进取。过数月，又欲归宁。主殊凄恋。女曰：“此去定早还，无烦穿望[64]。且人生合离，皆有定数，搏节之则长，恣纵之则短也。”既去，月余即返。从此一年半岁辄一行，往往数月始还，生习为常，亦不之怪。又生一子。女举之曰：“豺狼也！”立命弃之。生不忍而止，名曰可弃。甫周岁，急为卜婚。诸媒接踵，问其甲子[65]，皆谓不合。曰：“吾欲为狼子治一深圈，竟不可得，当令倾败六七年，亦数也。”嘱生曰：“记取四年后，侯氏生女，左胁有小赘疣，乃此儿妇。当婚之，勿较其门地也[66]。”即令书而志之。后又归宁，竟不复返。

生每以所囑告亲友。果有侯氏女，生有疣赘。侯贱而行恶，众咸不齿，生竟媒定焉。大器十七岁及第，娶云氏，夫妻皆孝友。父钟爱之。可弃渐长，不喜读，辄偷与无赖博赌，恒盗物偿戏债[67]。父怒，搥之，卒不改。相戒提防，不使有所得。遂夜出，小为穿箭[68]。为主所觉，缚送邑宰。宰审其姓氏，以名刺送之归。父兄共絜之，楚掠惨棘[69]，几于绝气。兄代哀免，始释之。父忿恚得疾，食锐减。乃为二子立析产书，楼阁沃田，尽归大器。可弃怨怒，夜持刀入室，将杀兄，误中嫂。先是，主有遗奁，绝轻耍，云拾作寝衣。可弃斫之，火星四射，大惧奔出。父知，病益剧，数月寻卒。可弃闻父死，始归。兄善视之，而可弃益肆。年余，所分田产略尽，赴郡讼兄。官审知其人，斥逐之。兄弟之好遂绝。又逾年，可弃二十有三，侯女十五矣。兄忆母言，欲急为完婚。召至家，除住宅与居；迎妇入门，以父遗良田，悉登籍交之[70]，曰：“数顷薄产，为着蒙死守之[71]，今悉相付。吾弟无行，寸草与之，皆弃也。此后成败，在于新妇：能令改行，无忧冻馁；不然，兄亦不能填无底壑也[72]。”侯虽小家女，然固慧丽，可弃雅畏爱之，所言无敢违。每出，限以县刻；过期，则诟厉不与饮食。可弃以此少敛。年余，生一子。妇曰：“我以后无求于人矣。膏腴数顷，母子何患不温饱？无夫焉，亦可也。”会可弃盗粟出赌，妇知之，弯弓于门以拒之[73]。大惧，避去。窥妇人，逡巡亦入。妇操刀起。可弃反奔，妇逐斫之，断幅伤臀，血沾袜履。忿极，往诉兄，兄不礼焉，冤惭而去。过宿复至，跪嫂哀泣，乞求先容于妇，妇决绝不纳。可弃怒，将往杀妇，兄不语。可弃忿起，操戈直出，嫂愕然，欲止之。兄目禁之。俟其去，乃曰：“彼固作此态，实不敢归也。”使人覘之，已入家门。兄始色动，将奔赴之，而可弃已盆息入[74]。盖可弃人家，妇方弄儿，望见之，掷儿床上，觅得厨刀；可弃惧，曳戈反走，妇逐出门外始返。兄已得其情，故诘之，可弃不言，惟向隅泣，目尽肿。兄怜之，亲率之去，妇乃内之。俟兄出，罚使长跪，要以重誓[75]，而后以瓦盆赐之食。自此改行为善。妇持筹握算，日致丰盈，可弃仰成而已[76]。后年七旬，子孙满前，妇犹时持白须，使膝行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悍妻妒妇，遭之者如疽附于骨[77]，死而后已，岂不毒哉！然砒、附，天下之至毒也[78]，苟得其用，瞑眩大瘳[79]，非参、苓所能及矣[80]。而非仙人洞见脏腑[81]，又乌敢以毒药贻子孙哉！”

章丘李孝廉善迂[82]，少倜傥不泥[83]，丝竹词曲之属皆精之。两兄皆登甲榜[84]，而孝廉益佻脱。娶夫人谢，稍稍禁制之。遂亡去，三年不返，遍觅不得。后得之临清勾栏中[85]。家人入，见其南向坐，少姬十数左右侍，盖皆学音艺而拜门墙者也。临行，积衣累筒，悉诸妓所贻。既归，夫人闭置一室，投书满案。以长绳絜榻足，引其端自櫺内出，贯以巨铃，系诸厨下。凡有所需，则蹶绳；绳动铃响，则应之。夫人躬设典肆[86]，垂帘纳物而估其直[87]；左持筹，右握管[88]；老仆供奔走而已：由此居积致富。每耻不及诸奴贵[89]。钢闭三年，而孝廉捷。喜曰：“三卵两成[90]，吾以汝为媿矣[91]，今亦尔耶？”

又，耿进士崧生，亦章丘人。夫人每以绩火佐读[92]：绩者不辍，读者不敢息也。或朋旧相诣，辄窃听之：论文则瀹茗作黍；若恣谐谑，则恶声逐客矣。每试得平等[93]，不敢入室门；超等，始笑逆之。设帐得金[94]，悉内献，丝毫不敢隐匿。故东主馈遗，恒面较锱铢。人或非笑之，而不知其销算良难也。后为妇翁延教内弟。是年游泮，翁谢仪十金。耿受榼返金。夫人

知之曰：“彼虽周亲[95]，然舌耕谓何也[96]？”追之返而受之。耿不敢争，而心终歉焉，思暗偿之。于是每岁馆金，皆短其数以报夫人。积二年余，得如干数。忽梦一人告之曰：“明日登高，金数即满。”次日，试一临眺，果拾遗金，恰符缺数，遂偿岳。后成进士，夫人犹呵谴之。耿曰：“今一行作吏[97]，何得复尔？”夫人曰：“谚云：‘水长则船亦高。’即为宰相，宁便大耶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，缺文据铸雪斋抄本补

【注释】

[1]卢龙：县名，今河北省卢龙县。

[2]无俦：无人能比。俦，匹、侣。

[3]尚主：娶公主为妻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：“诸男皆尚秦公主。”《集解》引韦昭曰：“尚，奉也，不敢言娶。”

[4]下嫁：谓以贵嫁贱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釐降二女于妣汭，嫔于虞。”《疏》：“言舜为匹，帝女下嫁，以贵适贱。”

[5]相(xiàng 象)宅：察看宅地。《尚书·召诰》：“成王在丰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。”《注》：“相所局而卜之。”

[6]楸枰：棋盘。因多用楸木制成，故名。

[7]粉侯：对帝王之婿的美称。三国时，魏国何晏面如傅粉，娶魏公主，得赐爵列侯。后世因称皇帝的女婿为“粉侯”。

[8]着(zhō 招)：下围棋放棋子一枚叫一“着”。

[9]驸马：汉武帝时置驸马都尉，掌管皇帝出行时所设的副车。魏晋以后帝婿例如驸马都尉称号，因称帝婿为“驸马”。

[10]实局中：放在棋盘上。局，棋盘。

[11]局阑未结：棋终未结算胜负。局，这里指一盘棋。

[12]湫(qi 秋)隘：低湿狭小。

[13]犯天刑：此为星相家择日的迷信术语。意谓主凶兆。天刑，犹言天罚。

[14]皮排：可以鼓动吹火的皮囊，古称“囊籥”。

[15]刻日敦迫：规定日期，极力督促。敦，促。迫，逼。

[16]滦州：州名，治所在今河北省滦县。

[17]邻坊：犹言邻街。坊，城市街市里巷。

[18]又窥其亡而报之：又伺他外出而去回访他；仍是有意不相会面。亡，出外，不在家。

[19]宫绢：丝绢，宫中所用之绢；名贵之物。

[20]跳掷：跳跃。掷，腾跃。

[21]过从：往来。

[22]简默：沉默寡言。

[23]象箸：象牙筷子。楠珠：伽南香木制作的成串念珠，为念佛记数用具。事：件，样。

[24]束帛：帛五匹为一束。

[25]乐亭：县名，今河北省乐亭县。

[26]充牣(rèn 刃)：满盈，充实。

[27]行牒：官府发出公文。

[28]积不相能：素不相容；一向不和睦。积，久。

[29]大尹：对县令的敬称。古时县令也称县尹。

[30]昏：同“婚”。

[31]计逼情危：诡计即将施行，情势极为危急。

[32]慰吊：慰问。吊，慰问不幸者。

[33]未卜窆窆(zh n 冢西)：未择墓地；指没有安葬。窆窆，墓穴。

[34]超乘(shèng 圣)：跳跃上车。此指飞身上马。

[35]杜门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稿本作“柴门”。

[36]韬晦：隐匿声迹，不自炫露。韬；掩蔽。

[37]服既阕(què 确)：服丧期满以后。阕，尽。

[38]凝妆：盛妆。

[39]土木：指兴建宅舍。

[40]苫(sh n 山)块之戚：指丧亲之悲。苫块，“寝苫枕块”的略语，见《墨子·节葬》。苫，草荐。块，土块。古时居父母之丧，以草荐为席，以土块为枕。

[41]椳(dú 独)：木櫃，木匣。

[42]鼎：古代炊器。

[43]芳冽：芳香清醇。

[44]繁言：多话。

[45]响笑：出声的笑。

[46]哂(sh n 审)：微笑。

[47]掌上舞：谓体态轻盈，能舞于掌上。《赵飞燕外传》谓，赵飞燕“家有彭祖分脉之书，善行气术，而纤便轻细，舞之翩然，人谓之飞燕。”

[48]不守女子之贞：《赵飞燕外传》，赵飞燕与宫奴赤凤私通。因而说她

不守女子之贞。

[49]幽：囚禁。

[50]襦：疑是“襦”字之讹。襦，同“表”。锦襦，指锦面帷幕。

[51]縠(hú 胡)：丝织的皱纱。

[52]鲜花：新衣。

[53]劳：瘠。

[54]恶(è 厄)阻：肌肠胃不佳，不思饮食。此指怀孕厌食。

[55]烟火之味：指人间饮食。道家以屏除谷食作为修养成仙之道，称尘世的熟食为“烟火”。

[56]衷服：贴身内衣。

[57]大器：宝器，喻大才。

[58]免身：分娩。免，通“娩”。

[59]键户下帟：指闭门苦读。键户，闭门。下帟，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。

[60]愆(qi n 千)期：过期。

[61]秋捷：考中举人。乡试于秋季举行，称“秋闱”。

[62]佻(t ng 躺)来者：无意得来的东西，指功名富贵。《庄子·缮性》：“轩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佻来，寄者也。”

[63]俗障：佛教名词，指妨碍修道的世俗贪欲。障，同“障”。

[64]穿望：急切地想望。穿，犹言望眼欲穿。

[65]甲子：指生辰八字。星命术士以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为四柱，

配合干支，合为八字，用以推算命运好坏。

[66]门地：犹言“门第”。

[67]戏债：赌债。戏，博戏，指赌博。

[68]穿窬：穿壁踰墙，指偷窃行为。窬，通“踰”，翻越。

[69]惨棘：严刻峻急，指楚掠严酷。棘，通“急”。

[70]登籍：造册登记。

[71]若：你。蒙死：冒死。

[72]无底壑：《列子·汤问》谓勃海之东有“归壑”，大壑无底。此犹俗称“无底洞”，言欲壑难填。

[73]弯弓：拉弓。

[74]盆（bèn笨）息：气息喷溢。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
[75]要（yào邀）以重誓：逼着对方发个重誓。要，要挟。

[76]仰成：仰首等待成功，比喻坐享其成。

[77]疽：一种毒疮。

[78]砒、附：砒霜和附子，都是毒药。

[79]瞑（mián眠）眩大瘳（chū抽）：《尚书·说命》：“若药弗瞑眩，厥疾弗瘳。”意谓药性发作而使人愤闷昏乱，才可以彻底治愈疾病。瞑眩，饮烈性药而引起的头晕目眩。瘳，病愈。

[80]参、苓：人参、茯苓，均为滋补温和之药。

[81]洞见腑脏：喻看透本质。

[82]章丘：县名，今山东省章丘县。

[83]倜傥：据铸雪斋抄本；稿本作“通傥”。不泥，不羈。泥，拘泥。

[84]登甲榜：指会试中式。科举时代，会试之榜称为甲榜。

[85]临清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东临清县。

[86]躬设典肆：亲自开设当铺。

[87]纳物：指收受典当的物品。

[88]左持筹，右握管：意谓左手打算盘，右手持笔记账。筹，筹码，代指算盘。管，毛笔。

[89]姒（sì四）：嫂；弟之妻称兄之妻为姒妇。

[90]三卵两成，指李氏兄弟三人只有两人登甲榜。

[91]齔（duàn段）：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：“鸟卵不齔。”高诱注：“卵不成鸟曰齔。”此借喻善迁科举无成。

[92]绩火，绩麻的灯火。

[93]平等：明清时岁试或科试按成绩分为六等，给予赏罚。平等，谓处于不赏不罚这一等级。

[94]设帐：设帐授徒。此指为塾师。

[95]周亲：最亲近的人。语出《论语·尧曰》：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”此据青柯亭刻本，底本作“固亲”。

[96]舌耕：旧时指教书谋生。王嘉《拾遗记·后汉》谓贾逵门徒甚多，“赠献者积粟盈仓。或云：逵非力耕所得，诵经口倦，世所谓舌耕也。”

[97]一行作吏：一经为官。嵇康《与山巨源绝文书》：“游山泽，观鱼鸟，心甚乐之，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废。”

鸟语

中州境有道士[1]，募食乡村。食已，闻鹂鸣[2]；因告主人使慎火。问故，答曰：“鸟云：‘大火难救，可怕！’”众笑之，竟不备。明日，果火，延烧数家，始惊其神。好事者追及之，称为仙。道士曰：“我不过知鸟语耳，何仙也！”适有皂花雀鸣树上[3]，众问何语。曰：“雀言：‘初六养之，初六养之；十四、十六殁之[4]。’想此家双生矣[5]。今日为初十，不出五六日，当俱死也。”询之，果生二子；无何，并死，其日悉符。

邑令闻其奇，招之，延为客。时群鸭过，因问之。对曰：“明公内室[6]，必相争也。鸭云：‘罢罢！偏向他[7]！偏向他！’”令大服，盖妻妾反唇[8]，令适被喧聒而出也。因留居署中，优礼之。时辨鸟言，多奇中[9]。而道士朴野，肆言辄无所忌[10]。令最贪，一切供用诸物，皆折为钱以入之。一日，方坐，群鸭复来，令又诘之。答曰：“今日所言，不与前同，乃为明公会计耳[11]。”问：“何计？”曰：“彼云：‘蜡烛一百八，银朱一千八[12]。’”令惭，疑其相讥。道士求去，今不许。逾数日，宴客，忽闻杜宇[13]。客问之，答曰：“鸟云：‘丢官而去。’”众愕然失色。令大怒，立逐而出。未几，今果以墨败[14]。呜呼！此仙人儆戒之，借乎危厉熏心者[15]，不之悟也，

齐俗呼蝉曰“稍迁”，其绿色者曰“都了”。邑有父子，俱青、社生[16]，将赴岁试[17]，忽有蝉集襟上。父喜曰：“稍迁[18]，吉兆也。”一僮视之，曰：“何物稍迁，都了而已[19]。”父子不悦。已而果皆被黜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中州：古豫州处九州中间。后世河南省为占豫州之地，故相沿称为中州。

[2]鹂：黄鹂。一种善鸣的小鸟。

[3]皂花雀：麻雀之一类，翎羽呈暗褐色，较常见者颜色为深。

[4]“初六养之”三句：据下文，初六是小儿生日，因二子孪生，故重言“初六养之”；十四日、十六日则分别为二子殁日。

[5]双生：孪生。一产二胎。

[6]明公：对位尊者的敬称。明，贤明。

[7]偏向：偏袒。偏护一方。

[8]反唇，争吵。

[9]奇中（zhòng 众）：预言与实况贴合得出人意外。

[10]肆言，任情直言。

[11]会计；计算。合计。

[12]银朱：矿物名，为正赤色粉末。可入药，亦可作颜料，供官府朱批用。

[13]杜宇：杜鹃鸟的别名。

[14]以墨败：因贪赃而丢官。墨，贪污受贿；不廉洁。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：“贪以败官为墨。”注：“墨，不洁之称。贪欲而败其官守，谓之污墨。”

[15]危厉熏心：《易·艮》九三：“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熏心。……象

曰：良其限，危熏心也。”本谓履凶险之事，使人忧苦。危、厉同义，谓凶险。熏心，谓忧苦如受熏灼。此句谓县令醉心于贪欲，遂不顾蹈危履险。

[16]青、社生：指被黜降为青衣的生员及被罚“发社”的生员。明清儒学生员的襦衫法定用玉色布帛。又岁、科两试（主要是岁试）行六等黜陟法，其考在五等者，附生降青衣，青衣发社；考在六等者，廩膳生十年以上及入学未及六年者，皆发社。发社，谓罚在社学肄业。

[17]岁试：见卷一《叶生》注。青衣及发社生员，经岁试考列一、二、三等者，可补库膳生、增生或恢复附生资格。下文“稍迁”即指此。

[18]稍迁：意谓“稍见（或逐步）升迁”。因与蝉名谐音，故其父喜为古兆。

[19]都了：意谓“全部了结”、“一切落空”。因与绿婵之名谐音，其兆不吉，故父子闻言不悦。

天宫

郭生，京都人[1]。年二十余，仪容修美。一日，薄暮，有老姬贻尊酒。怪其无因。姬笑曰：“无须问。但饮之，自有佳境。”遂径去。揭尊微嗅，冽香肆射[2]，遂饮之。忽大醉，冥然罔觉。及醒，则与一人并枕卧。抚之，肤膩如脂，麝兰喷溢，盖女子也。问之，不答。遂与交。交已，以手扞壁，壁皆石，阴阴有土气[3]，酷类坟冢。大惊，疑为鬼迷，因问女子：“卿何神也？”女曰：“我非神，乃仙耳。此是洞府[4]。与有夙缘，勿相讶，但耐居之[5]。再入一重门，有漏光处，可以搜便。”既而女起，闭户而去。久之，腹餒：遂有女僮来，饷以面饼、鸭臠[6]，使扞啖之。黑漆不知昏晓。无何，女子来寝，始知夜矣。郭曰：“昼无天日，夜无灯火，食炙不知口处；常常如此，则姮娥何殊于罗刹[7]，天堂何别于地狱哉！”女笑曰：“为尔俗中人，多言喜泄[8]，故不欲以形色相见。且暗中摸索，妍媸亦当有别，何必灯烛！”居数日，幽闷异常，屡请暂归。女曰：“来夕与君一游天宫，便即为别。”次日，忽有小鬟笼灯入，曰：“娘子伺郎久矣。”从之出。星斗光中，但见楼阁无数。经几曲画廊，始至一处，堂上垂珠帘，烧巨烛如昼。入，则美人华妆南向坐，年约二十许；锦袍炫目；头上明珠，翘颤四垂；地下皆设短烛，裙底皆照：诚天人也。郭迷乱失次[9]，不觉屈膝。女令婢扶曳入坐。俄顷，八珍罗列[10]。女行酒曰：“饮此以送君行。”郭鞠躬曰：“向覩面不识仙人，实所惶悔；如容自赎，愿收为没齿不二之臣[11]。”女顾婢微笑，使命移席卧室。室中流苏绣帐[12]，衾褥香软。使郭就榻坐。饮次，女屡言：“君离家久，暂归亦无所妨。”更尽一筹[13]，郭不言别。女唤婢笼烛送之。郭不言，伪醉眠榻上，扞之不动[14]。女使诸婢扶裸之。一婢排私处曰：“个男子容貌温雅，此物何不文也！”举置床上，大笑而去。女亦寝，郭乃转侧。女问：“醉乎？”曰：“小生何醉！甫见仙人，神志颠倒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是天宫。未明，宜早去。如嫌洞中快闷，不如早别。”郭曰：“令有人夜得名花，闻香扞干，而苦无灯烛，此情何以能堪？”女笑，允给灯火。漏下四点，呼婢笼烛，抱衣而送之。入洞，见丹堊精工[15]，寝处褥革棕毡尺许厚[16]。郭解屦拥衾，婢徘徊不去。郭凝视之，风致娟好，戏曰：“谓我不文者，卿耶？”婢笑，以足蹴枕曰：“子宜僵矣[17]！勿复多言。”视履端嵌珠如巨菽[18]。捉而曳之，婢仆于怀，遂相狎，而呻楚不胜。郭问：“年几何矣？”答云：“十七。”问：“处子亦知情乎[19]？”曰：“妾非处子，然荒疏已三年矣。”郭研诘仙人姓氏，及其清贵、尊行[20]。婢曰：“勿问！即非天上，亦异人间。若必知其确耗，恐觅死无地矣。”郭遂不敢复问。次夕，女果以烛来，相就寝食，以此为常。一夜，女人曰：“期以永好；不意人情乖沮[21]，今将粪除天宫，不能复相容矣。请以后酒为别。”郭泣下，请得脂泽为爱[22]。女不许，赠以黄金一斤、珠百颗。

三盏既尽，忽已昏醉。既醒，觉四体如缚，纠缠甚密，股不得伸，首不得出。极力转侧，晕堕床下。出手摸之，则锦被囊裹，细绳束焉。起坐凝思，略见床櫺[23]，始知为己斋中。时离家已三月，家人谓其已死。郭初不敢明言，惧被仙谴，然心疑怪之。窃问一告知交[24]，莫有测其故者。被置床头，香盈一室；拆视，则湖绵杂香屑为之[25]，因珍藏焉。后某达官闻而诘之，笑曰：“此贾后之故智也[26]。仙人乌得如此？虽然，此事亦宜慎秘[27]，泄之，族矣[28]！”有巫尝出入贵家，言其楼阁形状，绝似严东楼家[29]。

郭闻之，大惧，携家亡去。未几，严伏诛，始归。异史氏曰：“高阁迷离，香盈绣帐；雏奴蹀躞，履缀明珠[30]：非权奸之淫纵，豪势之骄奢，乌有此哉？顾淫筹一掷，金屋变而长门；唾壶未干，情田鞠为茂草[31]。空床伤意，暗烛销魂。含颦玉台之前，凝眸宝幄之内[32]。遂使糟丘台上，路入天宫；温柔乡中，人疑仙子[33]。佻楚之帷薄固不足羞，而广田自荒者，亦足戒已[34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京都：此指明朝京城北京。

[2]冽香：清醇的香气。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：“酿泉为滴，泉香而酒冽。”

[3]阴阴：潮冷。

[4]洞府：神仙居处。暗示系地下宫室。

[5]耐居之：耐心住在这里。

[6]鸭臠：鸭汤。臠，肉羹。

[7]“则姮娥”句：谓昏暗中妍媸不辨。姮娥，即嫦娥，此作天仙、丽人代称。罗刹，恶魔名，此指丑妇。

[8]多言喜泄：多咀多舌，爱泄露隐密。

[9]迷乱失次：神智迷乱，举止失措。失次，行为颠倒。

[10]八珍：古代八种珍奇食品，见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“珍用八物”注。后来泛指丰美菜肴。

[11]没齿不二：终身不怀异心。没齿，老掉牙齿。

[12]流苏：用彩色丝线编织的穗子。此指绣帐垂饰。

[13]更尽一筹：一更已尽。筹，更筹，古代夜间报更的竹签。

[14]扞(d n 胆)：推掇。通“枕”。《列子·黄帝》：“既而狎侮欺诒，扞、扞、挨、枕，亡所不为。”注：“枕，方言击背也。”

[15]丹圣精工：用红土白粉涂饰得十分精致。

[16]褥革棕毡：毛皮褥子和棕榈软垫。

[17]僵：犹俗言“挺尸”。睡眠的谑称。

[18]巨菽：大颗豆粒。

[19]处子：即处女。未婚少女。

[20]清贯、尊行：此问女子乡籍及排行。清、尊，敬词。贯，籍贯；行，排行。

[21]人情乖沮：人事与初愿相违。人情，犹言人事。乖沮，背离、违碍。沮，通“阻”。

[22]脂泽：妇女所用脂粉、香膏之类化妆品。

[23]略见床櫺：隐约望见卧榻和窗櫺。

[24]窃间，瞅机会。

[25]湖绵：湖州（今江苏吴兴）向产优质丝绵，称湖绵。香屑，香料细末。

[26]贾后之故智：贾后的旧花招。贾后，指晋惠帝后贾南风，性荒淫放恣。尝私洛南盗尉部某小吏，使人纳之篋箱中，车载入宫，诈云天上：供以好衣美食，与共寝处数夕，复赠以众物，放出。后小吏被疑盗窃，拘审对簿，事始暴露。见《晋书·后妃传》。

[27]慎秘，小心保密。

[28]族：灭族。

[29]严东楼：严世蕃，别号东楼，江西分宜人。明嘉靖间权奸严嵩之子。官至工部左侍郎。世蕃性阴狠，凭借父势，招权纳贿无厌。复豪奢淫纵，其治第京师，连三四坊，日与宾客纵倡乐，至居母丧亦然。嘉靖四十一年，以御史邹应龙劾，谪戍雷州，未至而返。旋被南京御史林润劾以大逆，于嘉靖四十四年被诛。参《明史·奸臣传》附本传。

[30]“高阁”四句：姬妾居住的画阁林立使人目迷，处处绣帐香气盈溢；年青的丫环服役奔走，鞋上缀着耀眼的珍珠。迷离，模糊、隐约；形容高阁众多难辨。雏奴，幼婢。蹀躞，趋走给役的样子。

[31]“顾淫筹一掷”四句：谓权奸纵欲，不过图欢乐于一时，众多姬妾，难免转眼陷入被遗弃的境地。淫筹，据说严世蕃以白续汗巾为秽巾，每与妇人合，即弃其一，终岁计之，谓之淫筹。见《情史》。金屋变而长门，谓由受宠变为失宠。金屋，喻极华丽之屋。长门，汉宫名。汉武帝为太子时，帝姑长公主欲以其女阿娇配帝。帝曰：“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。”是为陈皇后。后因无子及为巫蛊咒诅，罢居长门宫。见班固《汉武故事》。唾壶，据《情史》云，严世蕃以美婢口承痰唾，谓之香唾壶。情田鞠为茂草，即前婢子所谓“荒疏”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踣踣周道，鞠为茂草。”此借为隐喻。

[32]“空床”四句：写姬妾遭冷落后失意伤怀的种种心绪情态。空床伤意，暗烛销魂，谓孤灯长夜，空床独守，令人伤心欲绝。凝眸宝幄，含颦玉台，谓晓愁理妆，夜难成寐。玉台，谓玉镜台，即玉饰妆台；宝幄，精美的床帐。

[33]“遂使”四句：承上文，谓因姬妾难耐孤寂，遂使权奸干纵酒荒淫之余，为姬妾引入入府开方便之门；而郭生之流陶醉于美色迷人之境不知底里，竟误把这些姬妾当作天宫仙女。天宫，喻豪华府第。糟丘，谓纵酒荒淫。温柔乡，喻美色迷人之境。注并见前。

[34]“伦楚”三句，谓卑污如严世蕃之类，其家中男女淫乱固不足增其羞；而一般盛蓄姬妾而任其闲旷者，则应视此为戒。伦楚：魏晋南北朝时吴人对楚人的鄙称，意谓楚人荒陋鄙贱。严家江西分宜，于古为楚地，故借以鄙称之。帷薄，“帷薄不修”之省，详卷四《念秧》注。广田自荒；广置田亩，任其荒芜；喻盛蓄姬妾，而让她们独守空房。

乔女

平原乔生，有女黑丑：壑一鼻[1]，跛一足。年二十五六，无问名者[2]。邑有穆生，四十余，妻死，贫不能续，因聘焉[3]。三年，生一子。未几，穆生卒，家益索[4]；大困，则乞怜其母。母颇不耐之。女亦愤不复返，惟以纺织自给。有孟生丧耦，遗一子乌头，裁周岁，以乳哺乏人，急于求配；然媒数言，辄不当意。忽见女，大悦之，阴使人风示女。女辞焉，曰：“饥冻若此，从官人得温饱，夫宁不愿？然残丑不如人，所可自信者，德耳；又事二夫，官人何取焉！”孟益贤之，向慕尤殷，使媒者函金加币而说其母[5]。母悦，自诣女所，固要之[6]；女志终不夺。母惭，愿以少女字孟；家人皆喜，而孟殊不愿。居无何，孟暴疾卒，女往临哭尽哀。孟故无戚党[7]，死后，村中无赖悉凭陵之，家具携取一空，方谋瓜分其田产。家人亦各草窃以去[8]，惟一姬抱儿哭帷中。女问得故，大不平。闻林生与孟善，乃踵门而告曰：“夫妇，朋友，人之大伦也[9]。妾以奇丑，为世不齿，独孟生能知我；前虽固拒之，然固已心许之矣。今身死子幼，自当有以报知己。然存孤易[10]，御侮难；若无兄弟父母，遂坐视其子死家灭而不一救，则五伦中可以无朋友矣。妾无所多须子君[11]，但以片纸告邑宰；抚孤，则妾不敢辞。”林曰：“诺。”女别而归。林将如其所教；无赖辈怒，成欲以白刃相仇。林大惧，闭户不敢复行。女听之数日，寂无音；及问之，则孟氏田产已尽矣。女忿甚，锐身自诣官。官诘女属孟何人，女曰：“公宰一邑，所凭者理耳。如其言妄，即至戚无所逃罪；如非妄，即道路之人可听也。”官怒其言慧[12]，诃逐而出。女冤愤无以自伸，哭诉于搢绅之门。某先生闻而义之，代剖于宰。宰按之，果真，穷治诸无赖，尽反所取。

或议留女居孟第，抚其孤；女不肯。扁其户，使媪抱乌头，从与俱归，另舍之。凡乌头日用所需，辄同姬启户出粟，为之营办；己锱铢无所沾染，抱子食贫[13]，一如曩日。积数年，乌头渐长，为延师教读；己子则使学操作。姬劝使并读，女曰：“乌头之费，其所自有；我耗人之财以教己子，此心何以自明？”又数年，为乌头积粟数百石，乃聘于名族，治其第宅，析今归。乌头位要同居[14]，女乃从之；然纺绩如故。乌头夫妇夺其具，女曰：“我母子坐食，心何安矣。”遂早暮为之纪理，使其子巡行阡陌[15]，若为佣然。乌头夫妻有小过，辄斥谴不少贷[16]；稍不梭[17]，则怫然欲去[18]。夫妻跪道悔词，始止。未几，乌头入泮，又辞欲归。乌头不可，捐聘币[19]，为穆子完婚。女乃析子今归。乌头留之不得，阴使人于近村为市恒产百亩而后遣之。

后女疾求归。乌头不听。病益笃，嘱曰：“必以我归葬[20]！”乌头诺。既卒，阴以金陷穆子，俾合葬于孟。及期，棺重，三十人不能举。穆子忽仆，七窍血出[21]。自言曰：“不肖儿[22]，何得遂卖汝母！”乌头惧，拜祝之，始愈。乃复停数日，修治穆墓已，始合厝之[23]。

异史氏曰：“知己之感，许之以身[24]，此烈男子之所为也。彼女子何知，而奇伟如是？若遇九方皋，直牡视之矣[25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壑一鼻：鼻翼的一侧有缺损。

[2]问名：议婚；俗言提亲。旧时婚制有六礼，第一纳采；第二问名：男方具书派人到女家，问女之名，女家具告女之出生年月及母之姓氏。见《仪礼·士昏礼》。后因作议婚代你。

[3]聘：娶为妻子。

[4]索：萧索！衰败。

[5]函金加币：封送银两增帛，作为采礼。币谓缁帛，纳采所用礼品。函，谓用拜盒装盛。说（shuì 税）：劝说。

[6]固要（yào 腰）之：一再迫使女儿改嫁。要，强迫。

[7]戚党：亲族戚属。

[8]草窃：乱窃；谓乘机窃掠。《尚书·微子》：“殷罔不小大，好草窃奸究。”

[9]大伦：伦常之大端。

[10]存孤，保全、抚育孤儿。

[11]须：期待。

[12]戆（zhuàng 撞）：刚直而愚。《史记·汲黯列传》，“甚矣，汲黯之戆也。”

[13]食贫：居贫。贫穷自守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：“自我徂尔，三岁食贫。”

[14]要：苦求。

[15]巡行阡陌：谓督理稼穡之事。

[16]斥谴：斥责，责罚。贷，宽容。

[17]不悛（quān 圈）：不悔改，不停止。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：“长恶不悛，从自及也。”

[18]怫（fú 扶）然：生气的样子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谓己诀人，则佛然作色。”

[19]捐聘市：代纳聘礼。捐，捐助，出资助人。

[20]归葬：谓送还穆姓坟茔安葬。

[21]七窍：人体眼、耳、口、鼻共七处孔穴，称七窍。《庄子·应帝王》：“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食息。”

[22]不肖儿：不孝之子。不肖，谓不类其父。

[23]合厝（cuò 措）：合葬。夫妻同葬一个墓穴。

[24]“知己之感”二句：感戴知己，以身相许。即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（豫让语，见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一）之意，故下言“此烈男子所为”。

[25]“若遇”二句，谓若使乔女得遇慧识明鉴、不拘皮相之士，简直要把她当义烈男子看待。九方皋：春秋时善相马的人，能识骏马于牝牡骊黄之外，伯乐称赞他“所现在天机，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存其内而忘其外”。见《列子·说符》。后常以九方皋喻善识贤才之士。牡，雄马，喻男子。

蛤

东海有蛤[1]，饥时浮岸边，两壳开张；中有小蟹出，赤线系之，离壳数尺，猎食既饱[2]，乃归，壳始合。或潜断其线[3]，两物皆死。亦物理之奇也[4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蛤（gé 革）：蛤蜊。即海蚌。

[2]猎食：捕捉食物。

[3]潜：暗暗地，偷偷地。

[4]物理之奇：超出常理的奇特现象。物理，事物的常理。

刘夫人

廉生者，彰德人[1]。少笃学[2]；然早孤，家纂贫。一日他出，暮归夹途。入一村，有温来谓曰：“廉公子何之？夜得毋深乎？”生方皇惧，更不暇问其谁何，便求假榻[3]。温引去，入一大第。有双鬟笼灯，导一妇人出，年四十余，举止大家[4]。媪迎曰：“廉公子至。”生趋拜。妇喜曰：“公子秀发[5]，何但作富家翁乎[6]！”即设筵，妇侧坐，劝酬甚殷，而自己举杯未尝饮，举箸亦未尝食。生惶惑，屡审阍阅。笑曰：“再尽三爵告君知。”生如命已。妇曰：“亡夫刘氏，客江右[7]，遭变遽殒。未亡人独居荒僻[8]，日就零落。虽有两孙，非鸱鸢，即驽骀耳[9]。公子虽异姓，亦三生骨肉也[10]；且至性纯笃，故遂腆然相见。无他烦，薄藏数金，欲倩公子持泛江湖，分其赢馀[11]，亦胜案头萤枯死也[12]。”生辞以少年书痴，恐负重托。妇曰：“读书之计，先于谋生[13]。公子聪明，何之不可？”遣婢运资出，交兑八百余两。生皇恐固辞。妇曰：“妾亦知公子未惯懋迁[14]，但试为之，当无不利。”生虑重金非一人可任，谋合商侣[15]。妇曰：“勿须。但觅一朴恇谄练之仆[16]，为公子服役足矣。”遂轮纤指一卜之，曰：“伍姓者吉。”命仆马囊金送生出，曰：“腊尽涤盥，候洗宝装矣[17]。”又顾仆曰：“此马调良[18]，可以乘御，即赠公子，勿须将回。”生归，夜才四鼓，仆系马自去。明日，多方觅役，果得伍姓，因厚价招之。伍老子行旅[19]，又为人慧拙不苟[20]，资财悉倚付之。往涉荆襄，岁抄始得归[21]，计利三倍。”生以得伍力多，于常格外，另有馈赏，谋同飞洒[22]，不令主知。甫抵家，妇已遣人将迎，遂与俱去。见堂上华筵已设；妇出，备极慰劳。生纳资讫，即呈簿籍；妇置不顾。少顷即席，歌舞鞞鞞[23]，伍亦赐筵外舍，尽醉方归。因虫无家室，留守新岁。次日，又求稽盘[24]。妇笑曰：“后无须尔，妾会计久矣。”乃出册示生，登志甚悉，并给仆者，亦载其上。生愕然曰：“夫人真神人也！”过数日，馆谷丰盛[25]，待若子侄。

一日，堂上设席，一东面，一南面；堂下一筵西向。谓生曰：“明日财星临照[26]，宜可远行。今为主价粗设祖帐[27]，以壮行色。”少间，伍亦呼至，赐坐堂下。一时鼓钲鸣聒。女优进呈曲目，生命唱“陶朱”[83]。妇笑曰：“此先兆也，当得西施作内助矣[29]。”宴罢，仍以全金付生[30]，曰：“此行不可以岁月计，非获巨万勿归也。妾与公子，所凭者在福命，所信者在腹心。勿劳计算，远方之盈继[31]，妾自知之。”生唯唯而退。往客淮上[32]，进身为鹺贾[33]，逾年，利又数倍。然生嗜读，操筹不忘书卷，所与游皆文士；所获既盈，隐思止足[34]，渐谢任于伍[35]。桃源薛生与最善[36]；适过访之，薛一门俱适别业，昏暮无所复之，阖人延生人，扫榻作炊。细诘主人起居[37]，盖是时方讹传朝廷欲选良家女，犒边庭，民间骚动[38]。闻有少年无妇者，不通媒的，竟以女送诸其家，至有一夕而得两妇者。薛亦新昏于大姓，犹恐舆马喧动，为大令所闻[39]，故暂迁于乡。初更向尽，方将拂榻就寝，忽闻数人排闾入[40]。阖人不知何语，但闻一人云：“官人既不在家，秉烛者何人？”阖人答：“是廉公子，远客也。”俄而问者已入。袍帽光洁，略一举手[41]，即诘邦族[42]。生告之。喜曰：“吾同乡也。岳家谁氏？”答云：“无之。”益喜，趋出，急招一少年同人，敬与为礼。卒然曰：“实告公子：某慕姓。今夕此来，将送舍妹于薛官人，至此方知无益。进退维谷之际[43]，适逢公子，宁非数乎！”生以未悉其人，故踌躇不敢应

[44]。慕竟不听其致词，急呼送女者。少间，二媪扶女郎人，坐生榻上。睨之，年十五六，佳妙无双。生喜，始整巾向慕展谢；又嘱阁人行沽，略尽款洽[45]。慕言：“先世彰德人；母族亦世家，今陵夷矣。闻外祖遗有两孙，不知家况何似[46]。”生问：“伊谁？”曰：“外祖刘，字晖若，闻在郡北三十里[47]。”生曰：“仆郡城东南人，去北里颇远；年又最少，无多交知。郡中此姓最繁，止知郡北有刘荆卿，亦文学士，未审是否，然贫矣。”慕曰：“某祖墓尚在彰郡，每欲扶两棕归葬故里，以资斧未办，姑犹迟迟[48]。今妹子从去，归计益决矣。”生闻之，锐然自任。二慕俱喜。酒数行，辞去。生却仆移灯，琴瑟之爱，不可胜言。次日，薛已知之，趋入城，除别院馆生。生诣淮，交盘已[49]，留伍居肆[50]；装资返桃源，同二慕启岳父母骸骨，两家细小，载与俱归。入门安置已，囊金诣主。前仆已候于途。从去，妇逆见，色喜曰：“陶朱公载得西子来矣！前日为客，今日吾甥媪也[51]。”置酒迎坐[52]，借益亲爱。生服其先知，因问：“夫人与岳母远近[53]？”妇云：“勿问，久自知之。”乃堆金案上，瓜分为五；自取其二，曰：“吾无用处，聊贻长孙。”生以过多，辞不受。凄然曰：“吾家零落，宅中乔木，被人伐作薪；孙子去此颇远，门户萧条，烦公子一营办之。”生诺，而金止受其半。妇强内之。送生出，挥涕而返。生疑怪间，回视第宅，则为墟墓。始悟妇即妻之外祖母也。既归，赎墓田一顷，封植伟丽[54]。刘有二孙，长即荆卿；次玉卿，饮博无赖，皆贫。兄弟诣生申谢，生悉厚赠之。由此往来最稔[55]。生颇道其经商之由，玉卿窃意家中多金，夜合博徒数辈，发墓搜之，剖棺露齿[56]，竟无少获，失望而散。生知墓被发，以告荆卿。荆卿诣生同验之，入圻，见案上累累，前所分金具在。荆卿欲与生共取之。生曰：“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。”荆卿乃囊运而归，告诸邑宰，访缉甚严[57]。后一人卖坟中玉簪，获之，穷讯其党，始知玉卿为首。宰将治以极刑；荆卿代哀，仅得赎死。墓内外两家并力营缮[58]，较前益坚美。由此廉、刘皆富，惟玉卿如故。生及荆卿常河润之[59]，而终不足供其博赌。一夜，盗入生家，执索金资。生所藏金，皆以千五百为箇[60]，发示之。盗取其二，止有鬼马在厩[61]，用以运之而去。使生送诸野，乃释之。村众望盗火未远，噪逐之；贼惊遁。共至共处，则金委路侧，马已倒为灰烬。始知马亦鬼也。是夜止失金钗一枚而已。先是，盗执生妻，悦其美，将就淫之，一盗带面具，力呵止之，声似玉卿。盗释生妻，但脱腕钗而去。生以是疑玉卿，然心窃德之。后盗以钗质赌[62]，为捕役所获，诘其党，果有玉卿。宰怒，备极五毒[63]。兄与生谋，欲以重贿脱之，谋未成而玉卿已死。生犹时恤其妻子，生后登贤书[64]，数世皆素封焉。呜呼！“贪”字之点画形象，甚近乎“贫”。如玉卿者，可以鉴矣：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彰德：明清府名，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。

[2]笃学：勤学。

[3]假榻：借宿。

[4]举止大家：举止风度像大家妇女。

[5]秀发：颖异。指人的才具器宇不凡。

[6]富家翁：富翁，财主。

[7]江右：长江下游西部地区；又称江西。

[8]未亡人，旧时寡妇自称。

[9]非鸱鸢即弩胎：意谓两孙非凶顽即无能，都不堪委任。鸱鸢，即猫头鹰，古人视为恶禽，喻奸邪凶恶之人。弩和骀皆劣马，喻庸才。

[10]三生骨肉，隔代骨肉至亲。暗指廉生将成为刘夫人甥婿。

[11]赢馀：本作“赢馀”，从青本改。

[12]案头萤枯死：谓勤奋好学，而清贫至死。案头萤，书案照读之萤！喻清贫好学之士。杜甫《题郑十八著作丈（虔）故居》诗：“穷巷悄然车马绝，案头干死读书萤。”

[13]“读书之计”二句：谓若志在读书，亦须先事谋生。

[14]懋迁：贸易。语出《尚书·益稷》。

[15]谋合商侣：打算同其他商人合伙经营。

[16]朴恇（què 却）谄练：朴厚谨慎，熟悉商务。朴，朴实，厚道恇，诚实，谨慎。谄练，熟悉。

[17]“腊尽”二句，谓于年底预备酒筵，等候廉生归来，为之洗尘。涤盥，洗杯款客。洗装，犹言洗尘，指宴请远至之人。

[18]调（tiào 条）良：驯顺易驭。

[19]老于行旅：谓久惯于出门经商。老，谓经时久，历事多，行旅，来往的旅客；此谓经商往来。

[20]戆拙不苟：耿直固执，凡事不肯马虎。

[21]岁杪：年终。[22]飞洒：指将破格馈赏伍姓之款，杂摊于其他支出项下报账。

[23]歌舞鞀鞀（tóng 汤榻）：歌舞齐作，鼓乐轰鸣。鞀鞀，钟鼓声。

[24]稽盘：查验账目，清点财物。

[25]馆谷：语出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。本谓居其馆，食其谷，此指主人对客人居住饮食的招待供应。

[26]财星临照，财神垦位临照，是商贾宜利之兆。财星，又名财宝星，是财神的星位。道教奉赵玄坛为财神，据说他能驱役雷电，禳除灾瘟，买卖求财，使之宜利。见《三教搜神大全》。

[27]主价（jiè 介）：犹言店主和伙计，指廉生和伍某。价，本指宾主间的传话人，此指联系内外的店伙。祖帐，为远行者祖祭所设的帐幕，即借饻行筵席。祖，路神；古代为远客饻行要祭祀路神，祈祐平安。

[28]陶朱：指敷演陶朱公致富故事的戏文。陶朱公，即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范蠡助勾践灭吴后，以为越王不可共安乐，遂弃官去。后至陶（地名，在今山东定陶县），易名朱公，以经商致富，十九年中三致千金。明传奇如梁辰鱼《浣纱记》、汪道昆《五湖游》等，皆敷演范蠡故事，此或即指这类戏文中的有关折子戏。

[29]西施作内助：西施，注已见前。据《吴越春秋》；越灭吴后，西施复归范蠡，与之同泛五湖而去。内助，妻子。

[30]全金：全部资金，包括上次经商带回的所有本金和利润。

[31]盈绌：犹言盈亏，指盈利或亏本。

[32]淮上：淮河沿岸。当时淮河为盐运水道，以扬州为盐运集散中心。

[33]鹺贾：盐商。

[34]止足：谓知足而止。《老子》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

[35]谢任：卸任；把责任转付他人。

[36]桃源：县名，属湖南，以境内有桃花源，故称。

[37]起居：举止。近况。

[38]“盖是时”至“得两妇者”数句：背景未详，疑为明末天启、崇祯间事。又据《蒲松龄集·述刘氏行实》谓：“顺治乙未（十二年，一六五五年）间，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子充掖庭，人情汹动”云云一段文字，所述为作者本人与其妻刘孺人完婚经历，行文与此处颇相类，但所言“充掖庭”而非“犒边庭”，未知是否与廉生所遭出于同一背景，待考。

[39]大令：对知县的敬称。

[40]排闼：推门。闼，门扇。《尔雅·释宫》：“闼谓之靡。”

[41]举手：拱手。相见之礼。

[42]邦族：谓籍贯姓氏。

[43]进退维谷：进退无路，进退两难。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：“人亦有言，进退维谷。”传：“谷，穷也。”

[44]踌躇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底本作“筹躇”。

[45]略尽款洽：略表殷勤相待之意。款洽，殷勤。

[46]何似：如何。

[47]郡北：指彰德府城之北。

[48]迟迟：迁延。

[49]交盘：移交盘点。

[50]居肆：留守、主持店务。

[51]甥婿：外孙女婿。

[52]迎尘：迎接客人，为之洗尘。

[53]远近：谓族属亲疏。

[54]封植伟丽：谓经培土植树，墓田十分壮观。封植，犹言“封树”。古代士以上的葬礼，聚土为坟叫封，植树为记叫树，见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·冢人》。

[55]稔：熟惯。

[56]露髡（zì 自）：露出腐尸。髡，腐肉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孟春之月……掩骼埋髡。”注：“骨枯曰骼，肉腐曰髡。”

[57]访缉：访查捉拿。

[58]营缮：营造修缮。

[59]河润：犹言“济助”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河润九里，泽及三族。”后因以“河润”比喻施惠于人。

[60]以千五百为箇（gè 个）：谓以一千两或五百两白银铸为一锭。箇，量词，此指一锭。

[61]鬼马：指刘夫人先前赠廉生之马。

[62]质赌：典押为赌本。

[63]五毒：五种酷刑，指械、镣、棍、拶、夹棍之类五种刑罚。或谓四肢及身备受楚毒。

[64]登贤书：指乡试中式。贤书，举贤书；此指乡试榜录。周制：乡大夫等以时献贤能之书（举荐贤能者之名籍）于王，王受之，登于天府。见《周礼·地官·乡大夫》。后因称乡试中式为登贤书。

陵县狐

陵县李太史家[1]，每见瓶鼎古玩之物，移列案边，势危将堕。疑厮仆所为，辄怒遣之。仆辈称冤，而亦不知其由，乃严扃斋扉[2]，天明复然。心知其异，暗覘之[3]。一夜，光明满室，讶为盗。两仆近窥，则一狐卧牀上，光自两眸出，晶莹四射。恐其遁，急入捉之。狐啮腕肉欲脱，仆持益坚，因共缚之。举视，则四足皆无骨，随手摇摇若带垂焉。太史念其通灵[4]，不忍杀；覆以柳器[5]，狐不能出，戴器而走。乃数其罪而放之，怪遂绝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陵县李太史：未详。

[2]严扃斋扉：牢锁书房门户。扉，门扇。

[3]覘（ch n 掺）：窥视。

[4]通灵：智能通神。具有灵性。

[5]柳器：用杞柳枝条编制的客器。

卷十

王货郎

济南业酒人某翁[1]，遣子小二如齐河索贯价[2]。出西门。见兄阿大。——时大死已久。二惊问：“哥那得来？”答云：“冥府一疑案，须弟一证之。”二作色怨讪[3]。大指后一人如皂状者[4]，曰：“官役在此，我岂自由耶！”但引手招之，不觉从去，尽夜狂奔，至泰山下[5]。忽见官衙，方将并入，见群众纷出。皂拱问：“事何如矣？”一人曰：“勿须复入，结矣[6]。”皂乃释令归。大忧弟无资斧。皂思良久，即引二去，走二三十里，入村，至一家檐下，嘱云：“如有人出，便使相送；如其不肯，便道王货郎言之矣。”遂去。二冥然而僵。既晓，第主出[7]，见人死门外，大骇。守移时，微苏；扶入饵之，始言里居，即求资送。主人难之。二如皂言。主人惊绝，急赁骑送之归[8]。偿之，不受；问其故，亦不言。别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业酒人：以卖酒为业之人，即酒店主人。

[2]小二：山东方言指称次子。如，往。索贯（shì 士）价：追讨酒债。索，讨还。贯价，赊酒钱。贯，赊欠。

[3]作色怨讪：变脸怨骂。作色，脸上变色，指生气恼恨。讪，骂詈。

[4]如皂状者：似是衙役样子的人。皂，皂隶，衙门的差役。明洪武四年（1317）规定，皂隶公使人服制，穿皂色盘领衫，戴平顶巾，结白搭膊，带牌。参见俞汝揖《礼部志稿·士庶巾服》。

[5]泰山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太山”。

[6]结：结案。

[7]第主：宅院主人。第，宅第，宅舍。

[8]急赁骑送之归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衍一“之”字。

罢龙[1]

胶州玉侍御[2]，出使琉球[3]。舟行海中，忽自云际堕一巨龙，激水高数丈。龙半浮半沉，仰其首，以舟承颌；睛半含，嗒然若丧[4]。阖舟大恐，停挠不敢少动。舟人曰：“此天上行雨之疲龙也。”王悬敕于上[5]，焚香共祝之。移时，悠然遂逝。舟方行，又一龙堕，如前状。日凡三四。又逾日，舟人命多备白米，戒曰[6]：“去清水潭不远矣。如有所见，但糝米于水[7]，寂无哗。”俄至一处，水清澈底。下有群龙，五色，如盆如瓮，条条尽伏。有蜿蜒者，鳞鬣爪牙，历历可数。众神魂俱丧，闭息含眸，不惟不敢窥，并不能动。惟舟人握米自撒。久之，见海波深黑，始有呻者。因问擲米之故，答曰：“龙畏蛆，恐入其甲。白米类蛆，故龙见辄伏，舟行其上，可无害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罢龙：疲惫之龙。罢，通“疲”。

[2]胶州：州名，明初置，治所在今山东省胶县。侍御：清代指称御史。详《丁前溪》注。

[3]琉球：古国名。在我国台湾省东北，今称琉球群岛。清末为日本侵占，改为冲绳县。

[4]嗒（tà 踏）然若丧：本为茫然自失之意，见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，此处形容极度疲惫之状。

[5]敕：皇帝的诏书，即圣旨。

[6]戒：告戒，警告。

[7]糝（s n 三）米于水：把米撒入水中。糝，纷散，撒。

真生

长安士人贾子龙[1]，偶过邻巷，见一客风度洒如[2]。问之则真生，咸阳僦寓者也[3]。心慕之。明日，往投刺[4]，适值其亡[5]；凡三谒，皆不遇。乃阴使人窥其在舍而后过之，真走避不出；贾搜之始出。促膝倾谈，大相知悦。贾就逆旅，遣僮行沽[6]。真又善饮，能雅谑[7]，乐甚。酒欲尽，真搜篋出饮器，玉卮无当[8]，注杯酒其中，盎然已满；以小盞挹取入壶，并无少减。贾异之，坚求其术。真曰：“我不愿相见者，君无他短，但贪心未静耳[9]。此乃仙家隐术，何能相授。”贾曰：“冤哉！我何贪。间萌奢想者，徒以贫耳。”一笑而散。由是往来无间，形骸尽忘[10]。每值乏窘，真辄出黑石一块，吹咒其上，以磨瓦砾，立刻化为白金，便以赠生；仅足所用，未尝赢馀。贾每求益，真曰[11]：“我言君贪，如何，如何！”贾思明告必不可得，将乘其醉睡，窃石而要之[12]。一日，饮既卧，贾潜起，搜诸衣底。真觉之，曰：“子真丧心[13]，不可处矣！”遂辞别，移居而去。

后年余，贾游河干，见一石莹洁，绝类真生物。拾之，珍藏若宝。过数日，真忽至，瞭然若有所失[14]。贾慰问之。真曰：“君前所见，乃仙人点金石也，曩从抱真子游：[15]，彼怜我介[16]，以此相贻。醉后失去，隐卜当在君所。如有还带之恩[17]，不敢忘报。”贾笑曰：“仆生乎不敢欺友朋，诚如所卜。但知管仲之贫者。莫如鲍叔[18]，君且奈何？”真请以百金为赠。贾曰：“百金非少，但授我口诀，一亲试之，无憾矣。”真恐其寡信。贾曰：“君自仙人，岂不知贾某宁失信于朋友者哉！”真授其诀。贾顾砌上有巨石[19]，将试之。真掣其时，不听前。贾乃俯掬甄半置砧上曰[20]：“若此者，非多耶？”真乃听之。贾不磨甄而磨砧；真变色欲与争，而砧已化为浑金，反石于真。真叹曰：“业如此，复何言。然妄以福祿加人，必遭天谴。如逭我罪[21]，施材百具[22]、絮衣百领，肯之乎？”贾曰：“仆所以欲得钱者，原非欲窖藏之也。君尚视我为守财鹵耶[23]？”真喜而去。贾得金，且施且贾[24]；不三年，施数已满。真忽至，握手曰：“君信义人也！别后被福神奏帝，削去仙籍；蒙君博施，今幸以功德消罪。愿勉之，勿替也[25]。”贾问真：“系天上何曹？”曰：“我乃有道之狐耳。出身褻微[26]，不堪孽累[27]，故生平自爱，一毫不敢妄作。”贾为设酒，遂与欢饮如初。贾至九十余，狐犹时至其家。

长山某，卖解信药[28]，即垂危，灌之无不活；然秘其方，即戚好不传也。一日，以株累被逮[29]。妻弟饷食狱中，隐置信焉。坐待食已，而后告之。甲不信。少顷，腹中溃动，始大惊，骂曰：“畜产速行！家中虽有药未，恐道远难俟；急于城中物色薛荔为末[30]，清水一盞，速将来[31]！”妻弟如其教。迨觅至，某已呕泻欲死，急投之，立刻而安。其方自此遂传。此亦犹狐之秘其石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安：地名，即今陕西西安市。

[2]风度洒如：风度流洒。如，然。

[3]咸阳僦寓者：在咸阳赁屋而居者。咸阳，地名，即今陕西咸阳市。僦，租赁。

[4]投刺：投递名片，请求谒见。刺，名片。

[5]亡：外出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”

[6]遣僮行沽：打发仆人买酒。

[7]雅谑，雅言戏谑。

[8]王卮无当，无底的玉酒杯。卮，酒器。无当，无底。当，底。《韩非子·外储》右上“堂谿公见昭侯曰：‘今有白玉之后而无当，有瓦后而有当，君渴将何以饮？’君曰：‘以瓦卮。’堂谿公曰：‘白玉之卮美，而君不以饮者，以其无当耶？’君曰：‘然。’”

[9]静：通“净”，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：“其告维何，籩豆静嘉。”

[10]形骸尽忘：谓彼此亲密无间，如同一人。形骸，人的形体，躯壳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：“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？”

[11]真曰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贾曰”。

[12]要：强迫，要挟。

[13]丧心：精神失常，犹今言“疯了”。此指行为不端。语出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。

[14]睒(t 体)然：失意相视的样子。左思《魏都赋》：“吴蜀二客睒然相顾，睒然失所。”睒，或作“睒”，见《说文解字系传》。

[15]抱真子：未详。《抱朴子》一书内有关于炼金术的载闻。抱朴子，晋葛洪号，亦其所著书名。书分内、外两篇，内篇二十卷，论神仙、炼丹及符箓等事，为“神仙”家言。

[16]介；有节操。

[17]还带之恩：归还珍贵失物之恩。《芝田录》：“裴晋侯(度)质状吵小，相者曰：‘君不至贵，即当饿死。’一日，游香山寺，有妇人以父被罪，假得玉带三、犀带一，以赂要津，置于栏楯，忘收而去。度得而还之。后相者曰：‘君必有阴德及物，前途万里，非某所知也。’”

[18]知管仲之贫者，莫如鲍叔：管仲，名夷吾，字仲；鲍叔，字叔牙，皆春秋齐国人。管仲深为鲍叔所知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：“管仲曰：‘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’”

[19]砌上：阶上。

[20]甃：同“砖”。砧：捣衣石。此指垫在砖下的石头。

[21]遁(hu n 换)：逃避，躲过。

[22]材：棺材。

[23]守财卤：即守财奴。卤，通“虏”，奴。讥讽富有钱财而十分吝啬的人。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：马援“尝叹曰：‘凡殖货财产，贵箕能施赈也；否则守钱虏耳。’”

[24]且施且贾：一边施舍，一边经商。

[25]替：懈怠。

[26]褻微：甚为低微。褻，甚。

[27]不堪孽累：提当不起罪孽牵累。

[28]解信药：即解砒药。信，信石，砒石的别称。为中药的一种，有剧毒，呈粉末状。生者称砒黄，俗称黄信；经炼制者称砒霜，俗称白信。因砒石性猛如貔(pí皮)，故名，又因信州所产最佳，又称信石。见《本草纲目·石·砒石》。

[29]株累：别人有罪而受到牵连。

[30]霹荔：又名木蓬，木本植物，果实形似蓬房，可入药。

布商

布商某，至青州境，偶入废寺，见其院宇零落，叹悼不已。僧在侧曰：“今如有善信[1]，暂起山门[2]，亦佛面之光。”客慨然自任。僧喜，邀入方丈[3]，款待殷勤。既而举内外殿阁[4]，并请装修；客辞以不能。僧固强之，词色悍怒。客惧，请即倾囊，于是倒装而出，悉授僧。将行，僧止之曰：“君竭资实非所愿，得毋甘心于我乎[5]？不如先之。”遂握刀相向。客袁之切，弗听；请自经，许之。逼置暗室而迫促之。适有防海将军经寺外[6]，遥自缺墙外望见一红裳女子入僧舍，疑之。下马入寺，前后冥搜[7]，竟不得。至暗室所，严扃双扉，僧不肯开，托以妖异。将军怒，斩关人[8]，则见客缢梁上。救之，片时复苏，诘得其情。又械问女子所在，实则乌有，盖神佛现化也[9]。杀僧，财物仍以归客。客益募修庙宇，由此香火大盛。赵孝廉丰原言之最悉[10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善信：做善事的诚意。

[2]山门：佛寺的大门。

[3]方丈：佛寺长老和住持说法之处。

[4]举，列举。

[5]得毋甘心于我乎：意谓该不是想报复我以快心意吧。甘心，称心，快意。《左传·庄公九年》：“管（仲）、召（忽）讐也，请受而甘心焉。”注：“言欲快意戮杀之。”

[6]防海将军：未详。康熙年间，曾设“山东青州海防道”（见《碑汝集》十）；疑指此类官员。

[7]冥搜，到处搜索。

[8]关，指门扇。

[9]现化：现身变化。佛教称佛力广大，能现种种化身于世间。

[10]赵孝廉丰原：赵丰原，字于京，号香坡，又号客亭，历城（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县）人，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由举人选任城武教谕。官至河南府知府。生平详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

彭二挣

禹城韩公甫自言[1]：“与邑人彭二挣并行于途，忽回首不见之，惟空蹇随行[2]。但闻号救甚急，细听则在被囊中[3]。近视囊内累然，虽则偏重，亦不得堕。欲出之，则囊口缝纫甚密；以刀断线，始见彭犬卧其中[4]。既出，问何以入，亦茫不自知。盖其家有狐为祟，事如此类甚多云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禹城，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2]空蹇（jǐ n 简）：无人骑坐的驴。蹇，跛，一般指驴，亦指弩劣之马。

[3]被囊：即被袋，今称行李袋，俗以之搭于驴背。

[4]犬卧：像犬一样伏卧。

何仙

长山王公子瑞亭[1]，能以乩卜[2]。乩神自称何仙，乃纯阳弟子[3]，或谓是吕祖所跨鹤云。每降，辄与人论文作诗。李太史质君师事之[4]，丹黄课艺[5]，理绪明切；太史揣摩成[6]，赖何仙力居多焉，因之文学士多皈依之[7]。然为人决疑难事，多凭理，不甚言休咎。辛未[8]，朱文宗案临济南[9]，试后，诸友情决等第[10]。何仙索试艺[11]，悉月旦之[12]。座中有与乐陵李忭相善者[13]，李固好学深思之士，众属望之[14]，因出其文，代为之请。乩注云：“一等[15]。”少间，又书云：“适评李生，据文为断，然此生运数大晦[16]，应犯夏楚[17]。异哉！文与数适不相符，岂文宗不论文耶？诸公少待，试一往探之。”少顷，又书云：“我适至提学署中，见文宗公事旁午[18]，所焦虑者殊不在文也。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，粟生。例监[19]，都在其中，前世全无根气[20]，大半饿鬼道中游魂[21]，乞食于四方者也。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[22]，损其目之精气，如人久在洞中，乍出则天地异色，无正明也。中有一二为入身所化者，阅卷分曹[23]，恐不能适相值耳。”众问挽回之术，书云：“其术至实，人所共晓，何必问？”众会其意，以告李。李惧，以文质孙人史子未[24]，且诉以兆[25]。太史赞其文，因解其惑。李以太史海内宗匠[26]，心益壮，乩语不复置怀。后案发[27]，竟居四等。太史大骇，取其文复阅之，殊无疵摘[28]。评云，“石门公祖[29]，素有文名，必不悠谬至此[30]。是必幕中醉汉，不识句读者所为。”于是众益服何仙之外，其焚香祝谢之。乩书曰：“李生勿以暂时之屈，遂怀惭作。当多写试卷，益暴之[31]，明岁可得优等。”李如其教。久之署中颇闻，悬牌特慰之。次岁果列优等，其灵应如此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幕中多此辈客，无怪京都丑妇巷中，至夕无闲床也。呜呼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旧县名，在今山东邹平县境。

[2]乩(j 鸡)卜：扶乩问卜。扶乩为旧时迷信问卜的一种方术。由二人扶一丁字架，下设沙盘，谓神降临时木架划出字迹，能为人决疑，预言祸福。

[3]纯阳：吕纯阳，即吕洞宾，唐末道士，名岳，或名岩，以字行，号纯阳子，自称回道人。全真道奉为北五祖之一。通称“吕祖”。又相传为八仙之一。

[4]李大史质君：李质君，名斯义，康熙二十七年(1688)进士，改庶古士，擢御史，官至福建巡抚。生平详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

[5]丹黄课艺：谓评改其习作文章。丹黄，古时校点书籍时所用的两种颜色；点校时用朱笔书写，改错时则用雌黄涂抹。此指评改作文，圈赞用朱，删改用黄。艺，文艺，指八股文。详《陆判》注。

[6]揣摩成：指考中进士，入翰林。揣摩，此谓研习艺业，考虑时务之急需，以迎合君主与当权者所好。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一：“苏秦得太公《阴符》之谋，伏而通之，简练以为揣摩。”注：“揣，量度。摩，研究。以我学之精熟者，揣摩时务之切，而用之世主之情，而中之。”

[7]皈依(gu 归)依：佛教本称身心归向佛、法，此指信仰、依赖。

[8]辛未岁：当指清圣祖康熙三十年(1691)。

[9]朱文宗：指朱雯，浙江石门人。进士。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出任山东提学使。见《山东通志·职官志》四。文宗，文章宗匠。此指主考的提学使。详《考城隍》注。

[10]等第：指生员岁、科试的等第。清初沿明制，顺治九年（1652）题准岁考生员有六等黜陟法，四等以下有罚或黜革。

[11]试艺：考试时所作文章。据“朱文宗案临济南”一语，知此指岁试。清制，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。

[12]月旦：品评。详《阿宝》注。

[13]乐陵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14]众属望之：谓众人寄望于他，众望所归之意。

[15]一等：据清初岁考生员六等黜陟法，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。

[16]运数大晦：运气很坏。运数，命运，运气。晦，倒霉。

[17]夏（ji 甲）楚：皆木名，古用作刑具。夏，即“桯”，同“桯”，楸树。按清初岁考六等黜陟法，考四等者，廩免责停饩，增、附、青、社俱扑责，不许科考，乡试年只准录遗。犯夏楚，指岁考四等。

[18]旁午：繁杂。

[19]粟生、例监：粟生，指廩生。详《考城隍》注。例监，科举制度中监生名目之一。明清时代，以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曰例监。

[20]根气：犹根器，指禀赋。

[21]饿鬼道：佛教迷信谓人生死轮回的六道之一，详《自志》注。

[22]黑暗狱：传说中的地狱之一。

[23]阅卷分曹：清制，乡试负责考务的官员分为内帘官和外帘官。头场考毕，其试卷由外帘封送内帘后，正、副主考按房签、卷签分送各房官案前，然后依例主考同考官校阅试卷，是谓“分曹”，房官取其当意者加以圈评，向主考推荐。

[24]孙太史子未：孙子未，名勳，字子未，一字予未，号莪山，又号诚斋。本长洲（今江苏苏州市）人，李姓，德州（今山东德州市）孙继领以为己子，遂改姓孙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官至大理寺少卿，终于通政司参议。著有《鹤侣斋集》。生平详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孙继传附。

[25]且诉以兆：且将文章与运数不相符的预兆告知。

[26]宗匠：文宗巨匠，指学问文章为海内所宗仰的人。

[27]案发：公布岁考判定的名次。

[28]疵摘：缺点，毛病。

[29]公祖，明清时代士绅对知府以上官员的尊称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·曾祖父母》：“今乡官称州县官为父母，抚按司道府曰公祖，沿明世之旧也。”提学为省级官员，因亦尊称为公祖。

[30]悠谬：犹荒谬，荒诞无稽。

[31]益暴之：谓将试官错判的试卷多写而广传，就更加暴露出试官的荒唐混帐了。

牛同人

（上缺）牛过父室[1]，则翁卧床上来醒，以此知为狐，怒曰：“狐可忍也，胡败我伦[2]！关圣号为‘伏魔’[3]，今何在，而任此类横行！”因作表上玉帝[4]，内微诉关帝之不职[5]。

久之，（关帝[6]忽闻空中喊嘶声，则关帝也。怒叱曰：“书生何得无礼！我岂端掌为汝家驱狐耶[7]？若稟诉不行，咎怨何辞矣。”即令杖牛二十，股肉几脱。少间，有黑面将军缚一狐至[8]牵之而去，其怪遂绝。

后三年，济南游击女为狐所惑[9]，百术不能遣。狐语女曰：“我生平所畏，惟牛同人而已。”游击亦不知牛何里，无可物色[10]。适提学按临，牛赴试，在省偶被营兵诬辱[11]，忿诉游击之门。游击一闻其名，不胜惊喜，伛偻甚恭。立捉兵至，摎责尽法。已，乃实告以情。牛不得已，为之呈告关帝。俄顷，见金甲神降于其家，狐方在室，颜猝变，现形如犬，绕屋嚎窜。旋出，自投阶下。神言：“前帝不忍诛，令再犯，不赦矣！”攀系马颈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牛过父室：此句以上残缺。稿本存目有《牛同人》，恰与文中人名相合，因据以补录篇名。

[2]胡败我伦：为什么败坏我家人伦？胡，何。伦，伦常，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。即所谓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见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。

[3]关圣号为“伏魔”：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，关羽被加封为“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”。

[4]玉帝：亦称“玉皇”，为“吴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”的简称。

[5]不职：不尽职。

[6]关帝：二字为衍文，或二字后有脱文。括号为注者所加。

[7]端：专。

[8]黑面将军：当指关羽部将周仓。

[9]游击：官名。清代绿营兵统兵官，职位次于参将。详《夜叉国》注。

[10]物色：此谓寻访。[11]诬（w 午，又读 w 务）辱：触犯、凌辱。

神女

米生者闽人[1]，传者忘其名字、郡邑。偶入郡，醉过市廛，闻高门中箫鼓如雷。问之居人，云是开寿筵者，然门庭殊清寂。听之笙歌繁响，醉中雅爱乐之，并不问其何家，即街头市祝仪[2]，投晚生刺焉[3]。或见其衣冠朴陋，便问：“君系此翁何亲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或言：“此流寓者侨居于此，不审何官，甚贵倨也[4]。既非亲属，将何求？”生闻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。无何，两少年出逆客，华裳炫目，丰采都雅，揖生入。见一叟南向坐，东西列数筵，客六七人，皆似贵胄[5]；见生至，尽起为礼，叟亦杖而起[6]。生久立，待与周旋[7]，而叟殊不离席。两少年致词曰：“家君衰迈，起拜良艰，予兄弟代谢高贤之见枉也[8]。”生逊谢而罢。遂增一筵于上，与叟接席。未几，女乐作于下。座后设琉璃屏，以幃内眷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复可以倾谈。筵将终，两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劝客，杯可容三斗；生有难色，然见客受，亦受。顷刻四顾，主客尽酹，生不得已，亦强尽之。少年复斟；生觉惫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强挽其裾。生大醉遏地[9]，但觉有人以冷水洒面，恍然若寤。起视，宾客尽散，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别而归。后再过其门，则已迁去矣。

自郡归，偶适市，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饮。视之不识；姑从之入，则座上先有里人鲍庄在焉。问其人，乃诸姓，市中磨镜者也[10]。问：“何相识？”曰：“前日上寿者，君识之否？”生言：“不识。”诺言：“予出入其门最稔[11]。翁，傅姓，不知其何省、何官。先生上寿时，我方在墀下，故识之也。”日暮，饮散。鲍庄夜死于途。鲍父不识诸，执名讼生[12]。检得鲍庄体有重伤，生以谋杀论死，备历械梏；以诸未获，罪无申证[13]，颂系之[14]。年余，直指巡方[15]，廉知其冤[16]，出之。

家中田产荡尽，衣巾革褌[17]，冀其可以辨复[18]，于是携囊入郡。日将暮，步履颇殆，休于路侧。遥见小车来，二青衣夹随之。既过，忽命停舆。车中不知何言，俄一青衣问生，“君非米姓乎？”生惊起诺之。问：“何贫窶若此？”生告以故。又问：“安之？”又告之。青衣去，向车中语；俄复返，清生至车前。车中以纤手摹帘，微睨之，绝代佳人也。谓生曰：“君不幸得无妄之祸[19]，闻之太息[20]。今日学使署中，非白手可以出入者[21]，途中无可解赠，……”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，授生曰：“此物可鬻百金，请缄藏之。”生下拜，欲问官阙，车行甚疾，其去已远，不解何人。执花悬想，上缀明珠，非凡物也。珍藏而行。至郡，投状，上下勒索甚苦；出花展视，不忍置去[22]，遂归。归而无家，依于兄嫂。幸兄贤，为之经纪，贫不废读。

过岁，赴郡应童子试[23]，误入深山。会清明节，游人甚众。有数女骑来，内一女郎，即曩年车中人也。见生停驂[24]，问其所往。生具以对。女惊曰：“君衣顶尚未复耶[25]？”生惨然于衣下出珠花，曰：“不忍弃此，故犹童子也[26]。”女郎晕红上颊，既嘱坐待路隅。款段而去[27]。久之，一婢驰马来，以裹物授生，曰：“娘子言：今日学使之门如市：赠白金二百，为进取之资[28]。”生辞曰：“娘子惠我多矣！自分掇芹非难[29]，重金所不敢受。但告以姓名，绘一小像，焚香供之，足矣。”婢不顾，委地下而去。生由此用度颇充，然终不屑夤缘[30]。后入邑库第一。以金授兄；兄善居积，三年旧业尽复。

适闽中巡抚为生祖门人，优恤甚厚，兄弟称巨家矣。然生素清鯁[31]，虽属大僚通家，而未尝有所干渴[32]。一日，有客裘马至门[33]，都无识者。

出视，则傅公子也。揖而入，各道间阔[34]。治具相款，客辞以冗，然亦不竟言去。已而肴酒既陈，公子起而请问[35]；相将入内，拜伏于地。生惊问何事。怆然曰：“家君适罹大祸，欲有求于抚台[36]，非兄不可。”生辞曰：“渠虽世谊，而以私干人，生平所不为也。”公子伏地哀泣。生厉色曰：“小生与公子，一饮之知交耳，何遂以丧节强人[37]！”公子大惭，起而别去。越日，方独坐，有青衣人入，视之，即山中赠金者。生方惊起，青衣曰：“君忘珠花耶？”生曰：“唯唯，不敢忘。”曰：“昨公子，即娘子胞兄也。”生闻之，窃喜，伪曰：“此难相信。若得娘子亲见一言，则油鼎可蹈耳[38]；不然，不敢奉命。”青衣出，驰马而去。更半复返，扣扉入曰：“娘子来矣。”言未几，女郎惨然入，向壁而哭，不作一语。生拜曰：“小生非卿，无以有今日。但有驱策，敢不惟命！”女曰：“受人求者常骄人，本人者常畏人，中夜奔波，生乎何解此苦，只以畏人故耳，亦复何言！”生慰之曰：“小生所以不遽诺者[39]，恐过此一见为难耳。使卿夙夜蒙露，吾知罪矣！”因挽其祛[40]，隐抑搔之。女怒曰：“子诚敝人也[41]！不念畴昔之义，而欲乘人之厄[42]。予过矣[43]！予过矣！”忿然而出，登车欲去。生追出谢过，长跪而要遮之。青衣亦为缓颊。女意稍解，就车中谓生曰：“实告君：妾非人，乃神女也。家君为南岳都理司[44]，偶失礼于地官[45]，将达帝听[46]；非本地都人官印信[47]，不可解也。君如不忘旧义，以黄纸一幅，为妾求之。”言已，车发遂去。生归，悚惧不已。乃假驱崇，言子巡抚。巡抚谓其事近巫蛊[48]，不许。生以厚金赂其心腹，诺之，而未得其便，既归，青衣候门，生具告之，默然遂去，意似怨其不忠。生追送之曰：“归语娘子，如事不谐，我以身命殉之！”既归，终夜辗转，不知计之所出。适院署有宠姬购珠[49]，生乃以珠花献之。姬大悦，窃印为之嵌之[50]。怀归，青衣适至。笑曰：“幸不辱命。但数年米负贱乞食所不忍鬻者，今还为主人弃之矣！”因告以情。且曰：“黄金抛置，我都不惜。寄语娘子：珠花须要偿也。”

逾数日，傅公子登堂申谢，纳黄金百两。生作色曰：“所以然者，为令妹之惠我无私耳；不然，即万金岂足以易名节哉！”再强之，声色益厉。公子惭而去，曰：“此事殊未了！”翼日，青衣奉女郎命，进明珠百颗，曰：“此足以偿珠花否那？”生曰：“重花者，非贵珠也。设当日赠我万镒之宝[51]，直须卖作富家翁耳；什袭而甘贫贱[52]，何为乎？娘子神人，小生何敢他望，幸得报洪恩于万一，死无憾矣！”青衣置珠案间[53]，生朝拜而后却之。越数日，公子又至。生命治肴酒。公子使从人入厨下，自行烹调，相对纵饮，欢若一家。有客馈苦糯[54]，公子饮而美之，引尽百盏，面颊微赭[55]，乃谓生曰：“君贞介士[56]，愚兄弟不能早知君，有愧裙钗多矣[57]。家君感大德，无以相报，欲以妹子附为婚姻，恐以幽明见嫌也[58]。”生喜惧非常，不知所对。公子辞而出，曰：“明夜七月初九，新月钩辰[59]，天孙有少女下嫁[60]，吉期也，可备青庐[61]。”次夕，果送女郎至，一切无异常人。三日后，女自兄嫂以及婢仆大小，皆有馈赏。又最贤，事嫂如姑。

数年不育，劝纳副室，生不肯。适兄贾于江淮，为买少姬而归。姬，顾姓，小字博士，貌亦清婉，夫妇皆喜。见舍上插珠花，甚似当年故物；摘视，果然。异而诘之，答云：“昔有巡抚爱妾死，其婢盗出鬻于市，先人廉其值，买而归。妾爱之。先父无子，生妾一人，故所求无不得。后父死家落，妾寄养于顾温之家。顾，妾姨行，见珠，屡欲售去，妾投井觅死，故至今犹存也。”夫妇叹曰：“十年之物，复归故主，岂非数哉。”女另出珠花一朵，曰：“此

物久无偶矣！”因并赐之，亲为簪于髻上。姬退，问女郎家世甚悉，家人皆讳言之。阴语生曰：“妾视娘子，非人间人也；其眉目间有神气。昨簪花时得近视，其美丽出于肌里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见长耳。”生笑之。姬曰：“君勿言，安将试之。如其神，但有所须，无人处焚香以求，彼当自知。”女郎绣袜精工，博士爱之，而未敢言，乃即闺中焚香祝之。女早起，忽检篋中，出袜，遣婢赠博士。生见而笑。女问故，以实告。女曰：“黠哉婢乎！”困其慧，益怜爱之；然博士益恭，昧爽时，必薰沐以朝[62]。后博士一举两男，两人分字之[63]。生年八十，女貌犹如处子。生抱病，女鸠匠为材[64]，令宽大倍于寻常。既死，女不哭；男女他适，女已人材中死矣。因并葬之。至今传为“大材冢”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女则神矣，博士而能知之，是遵何术欤？乃知人之慧，固有灵于神者矣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闽：福建省的简称。因秦设闽中郡而得名。

[2]市：买。祝仪：贺礼。

[3]晚生刺：自称晚生的名帖。晚生，旧时后辈对前辈的谦称。

[4]贵倨：白贵傲人。

[5]贵胄：指贵族子弟。胄，后代。

[6]杖而起：扶着拐杖站起为礼。

[7]周旋：揖让应酬。

[8]枉：枉驾；光临。

[9]盪（dàng 荡）地：倒地。盪，跌倒。

[10]磨镜者：磨镜人。古时用铜镜。镜用久发黯，需磨洗使之发亮。

[11]稔：熟悉。

[12]二执名：犹言“指名”。

[13]申证：明证。申，明白。

[14]頌（róng 容）系：关押在狱，不加刑具。頌，宽容。

[15]直指：汉代官名。朝廷直接派往地方检查吏治及司法的官员，也称直指使者或“绣衣直指”。明清时，则有巡按御使分至各地巡察。巡方：巡行地方考察。

[16]廉：考察，查访。

[17]衣巾革褫：褫夺衣冠；指革除功名。旧时生员犯罪，须先由学官报请革除功名，然后才能逮捕动刑。

[18]辨复：革除功名的生员，经辨明无罪，恢复功名，称“辨复”。

[19]无妄之祸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；无妄，原作“无望”。意外的灾祸。

[20]太息：叹息。

[21]白手：空手。

[22]置去：指卖掉。置，弃置。

[23]应竟子试；参加初级考试。这里指米生放弃“辨复”，欲重新考取生员资格。

[24]停驂（c n 餐）：此谓停马。驂，本指一车三马中的边马。

[25]衣顶：此指生员冠服，代指生员资格。

[26]童子：即“童生”。明清时代，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，不论年龄大小，都称“童生”或“儒童”。

[27]款段：马走得很慢。

[28]如市：如同贸易的场所；隐指学使之门贿赂公行。进取：努力争取；此指“辨复”功名，努力上进。

[29]掇芹：科举时代称考取秀才为掇芹。语出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芹。”因而也称“人泮”。

[30]夤（yīn 银）缘：攀附以升，喻攀附权要，以求仕进。此指贿赂学使，准予辨复。

[31]清鯁：清正梗直，不苟随俗。

[32]干谒：于求拜见：指请托。

[33]裘马：衣轻裘、策肥马，形容阔绰。

[34]间（jiàn 建）阔：远隔，指久别之情。

[35]请问：请避开他人，单独谈话。间，隙。

[36]抚台：对巡抚的敬称。

[37]丧节：丧失品节。强人：逼人。

[38]油鼎可蹈：烹人的油锅也可以下去；喻不计生死。

[39]遽诺：立即应允。

[40]法（q 区）：袖。

[41]敝人：薄德之人，心术不正的人。

[42]乘人之厄：犹言乘人之危。厄，危难。

[43]过：错。

[44]南岳都理司：道教神名。道教崇奉五岳，谓每岳皆有岳神，各领仙官，玉女儿万人治理其地。南岳衡山岳神，叫司天王。都理司，当系司天王的属官。

[45]地官：道教所信奉的神。道教以天官、地官、水官为三官。传说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

[46]帝：指天帝。

[47]本地都人官，此指该省巡抚。都，总领。印信：官印。

[48]巫蛊（g 古）：巫师使用邪术加害于人。

[49]院署：指巡抚衙门。院，抚院。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，故称“抚院”。

[50]嵌：盖印。

[51]万镒（yì 义）之宝：价值万金的宝物。镒，古时一镒为一金，一金为二十四两。

[52]“什袭”句：意谓珍藏珠花，甘心贫贱、而不忍变卖。什袭，层层包裹，指珍藏。

[53]案间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案”。

[54]苦糯：一种米酒。

[55]頰（chéng 撑）：赤色。

[56]贞介士：坚贞耿介的读书人。

[57]裙钗：代指女子。了此谓神女。

[58]幽明：幽为阴，明为阳。这里诣人神隔绝。

[59]新月钩辰：谓新月与钩辰星间现；为佳期之兆。钩辰，星名，在河

汉之中。《西厢记》三本二折：“似这等辰勾（钩），空把佳期盼。”谓盼佳期如等待辰钩垦出，故以上隐指佳期。

[60]天孙；星名，即织女星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织女，天女孙。”《索隐》：“织女，天孙也”。

[61]青庐：古时婚俗，以青布幔为屋，于此交拜迎妇，称“青庐”。

[62]薰沐：薰香沐浴，消除浊秽，表示虔敬。朝：拜见。

[63]字：养育。

[64]鸠匠，召集工匠。鸠，集。材，棺材。

湘裙

晏仲，陕西延安人[1]。与兄伯同居，友爱敦笃[2]。伯三十而卒，无嗣；妻亦继亡。仲痛悼之，每思生二子，则以一子为兄后。甫举一男，而仲妻又死。仲恐继室不恤其子，将购一妾。邻村有货婢者，仲往相之，略不称意[3]，情绪无聊，被友人留酌醺醉而归。途中遇故窗友梁生[4]，握手殷殷，邀过其家。醉中忘其已死，从之而去。入其门，并非旧第，疑而问之。答云：“新移此耳。”入而谋酒，则家酿已竭[5]，嘱仲坐侍，挈瓶往沽。仲出立门外以俟之。见一妇人控驴而过，有童子随之，年可八九岁[6]，面目神色，绝类其兄。心恻然动，急委辇之，便问：“童子何姓？”答言：“姓晏。”仲益惊，又问：“汝父何名？”答言：“不知。”言次，已至其门，妇人下驴人。仲执童子曰：“汝父在家否？”童诺而入。顷之，一媪出窥，真其嫂也。讶叔何来。仲大悲，随之而入。见庐落亦复整顿，因问：“兄何在？”曰：“责负未归[7]。”问：“跨驴何人？”曰：“此汝兄妾甘氏，生两男矣。长阿大，赴市未返；汝所见者阿小。”坐久，酒渐解，始悟所见皆鬼。以兄弟情切，即亦不惧。嫂温酒治具。仲急欲见兄，促阿小觅之。良久，哭而归曰：“李家负欠不还，反与父闹。”仲闻之，与阿小奔而去，见有两人方摔兄地上。仲怒，奋拳直入，当者尽踣。急救兄起，敌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无算，始起。执兄手[8]，顿足袁位；兄亦位。既归，举家慰问，乃具酒食，兄弟相庆。居无何，一少年入，年约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“大哥地下有两男子，而坟墓不扫；弟又子少而鰥，奈何？”伯亦凄恻。嫂谓伯曰：“遣阿小从叔去，亦得。”阿小闻之，依叔时下，眷恋不去。仲抚之，倍益酸辛。问：“汝乐从否？”答云：“乐从。”仲念鬼虽非人，慰情亦胜无也，因为解颜。伯曰：“从去，但勿娇惯，宜啖以血肉，驱向日中曝之，午过乃已。六七岁儿，历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以娶妻育子；但恐不寿耳[9]。”言间，门外有少女窥听，意致温婉。仲疑为兄女，便以问兄，兄曰：“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无归，寄养十年矣。”问：“已字否？”伯云：“尚未。近有媒议东村田家。”女在窗外小语曰：“我不嫁田家牧牛子。”仲颇有动于中，而未便明言。既而伯起，设榻于斋，止弟宿。

仲雅不欲留，而意恋湘裙，将设法以窥兄意，遂别兄就榻。时方初春，气候犹寒，斋中夙天烟火，森然起栗，对烛冷坐，思得小饮，俄而阿小推扉入，以杯羹斗酒置案上，仲喜极，问：“谁之为？”答云：“湘姨”。酒将尽，又以灰覆盆火，掷床下，仲问：“爷娘寝乎？”曰：“睡已久矣。”“汝寝何所？”曰：“与湘姨共榻耳。”阿小俟叔眠，乃掩门去。仲念湘裙惠而解意[10]，益爱慕之；又以其能抚阿小，欲得之心益坚，辗转床头，终夜不寝。早起，告兄曰：“弟子然无偶，烦大哥留意也。”伯曰：“吾家非一瓢一担者[11]，物色当自有人。地下即有佳丽，恐于弟无所利益。”仲曰：“古人亦有鬼妻，何害？”伯似会意，便言：“湘裙亦佳，但以巨针刺人迎[12]血出不止者，便可为生人妻，何得草草。”仲曰：“得湘裙抚阿小，亦得。”伯但摇首。仲求之不已，嫂曰：“试捉湘裙强刺验之，不可乃已。”遂握针出门外，遇湘裙，急捉其腕，则血痕犹湿。盖闻伯言时，早自试之矣。嫂释手而笑，反告伯曰：“渠作有意乔才久矣[13]，尚为之代虑耶？”妾闻之怒，趋近湘裙，以指刺匡而骂曰[14]：“淫婢不羞！欲从阿叔奔去耶[15]？我定不如其愿！”湘裙愧愤，哭欲觅死，举家腾沸。仲乃大惭，别兄嫂，率阿小

而出。兄曰：“弟姑去；阿小勿使复来，恐损其生气也。”仲诺之。

既归，伪增其年，托言兄卖婢之遗腹子。众以其貌酷类，亦信为伯遗体[16]。仲教之读，辄遣抱一卷就日中了诵之。初以为苦，久而渐安。六月中，几案灼人，而儿戏且读，殊无少怨。儿甚惠[17]，日尽半卷，夜与叔抵足，恒背诵之。叔甚慰。又以不忘湘裙，故不复作“燕楼”想矣[18]。

一日，双媒来为阿小议姻，中馈无人[19]，心甚燥急[20]。忽甘嫂自外入曰，“阿叔勿怪，吾送湘裙至矣。缘婢子不识羞，我故挫辱之。叔如此表表[21]，而不相从，更欣从何人者？”见湘裙立其后，心甚欢悦。肃嫂坐[22]；具述有客在堂，乃趋出。少间复入，则甘氏已去。湘裙卸妆入厨下，刀砧盈耳矣[23]。俄而肴馔罗列，烹饪得宜。客去，仲入，见湘裙凝妆坐室中，遂与交拜成礼。至晚，女仍欲与阿小共宿。仲曰：“我欲以阳气温之，不可离也。”因置女别室，惟晚间杯酒一往欢会而已。湘裙抚前子如己出，仲益贤之。

一夕，夫妻款洽，仲戏问：“阴世有佳人否？”女思良久，答言：“未见。惟邻女葳灵仙，群以为美；顾貌亦犹人，要善修饰耳[24]。与妾往还最久，心中窃鄙其荡也，如欲见之，顷刻可致。但此等人，未可招惹。”仲急欲一见。女把笔似欲作书，既而掷管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强之再四，乃曰：“勿为所惑。”仲诺之。遂裂纸作数画若符，于门外焚之。少时，帘动钩鸣，吃吃作笑声。女起曳入，高髻云翘，殆类画图。扶坐床头，酌酒相叙间阔。初见仲，犹以红袖掩口，不甚纵谈；数盏后，嬉狎无忌，渐伸一足压仲衣。仲心迷乱，不知魂之所舍。目前唯碍湘裙；湘裙又故防之，顷刻不离于侧，葳灵仙忽起，搥帘而出；湘裙从之，促亦从之。葳灵仙握仲，趋入他室。湘裙甚恨，而无可如何，愤然归室，听其所为而已。既而仲入，湘裙责之曰：“不听我言，后恐却之不得耳。”仲疑其妒，不乐而散。次夕，葳灵仙不召自来。湘裙甚厌见之，傲不为礼；仙竟与仲相将而去。如此数夕。女望其来，则诟辱之，而亦不能却也。月余，仲病不起，始大悔，唤湘裙与共寝处，冀可避之；昼夜防稍懈，则人鬼已在阳台[25]。湘裙操杖逐之，鬼忿与争，湘裙荏弱，手足皆为所伤。仲寢以沉困。湘裙泣曰：“吾何以见吾姊矣！”又数日，仲冥然遂死。

初见二隶执牒入，不觉从去。至途患无资斧，邀隶便道过兄所。兄见之，惊骇失色，问：“弟近何作？”仲曰：“无他，但有鬼病耳。”实告之。兄曰：“是矣。”乃出白金一裹，谓隶曰：“姑笑纳之。吾弟罪不应死，请释归，我使豚儿从去[26]，或无不谐。”便唤阿大陪隶饮。反身入家，遍告以故。乃令甘氏隔壁唤葳灵仙。俄至，见仲欲遁。伯揪返骂曰：“淫婢！生为荡妇，死为贱鬼，不齿群众久矣[27]；又寢吾弟耶！”立批之，云鬓蓬飞，妖容顿减。久之，一姬来，伏地哀恳。伯又责姬纵女宣淫，呵詈移时，始令与女俱去。伯乃送仲出，飘忽间已抵家门，直抵卧室，豁然若寤，始知适间之已死也。伯责湘裙曰：“我与若姊，谓汝贤能，故使从吾弟；反欲促吾弟死耶！设非名分之嫌：[28]，便当搥楚！”湘裙惭惧啜泣，望伯伏谢。伯顾阿小喜曰：“儿居然生人矣！”湘裙欲出作黍，伯辞曰，“弟事未办，我不遑暇。”阿小年十三，渐知恋父：见父出，零涕从之。父曰：“从叔最乐，我行复来耳。”转身遂逝，自此不复通闻问矣。后阿小娶妇，生一子，亦年三十而卒。仲抚其孤，如侄生时。仲年八十，其子二十余矣，乃析之[29]。湘裙无所出。一日，谓仲曰：“我先驱狐狸于地下可乎[30]？”盛妆上床而

歿。仲亦不哀，半年亦歿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下之友爱如仲，几人哉！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。阳绝阴嗣，此皆不忍死兄之诚心所格[31]；在人无此理，在天宁有此数乎？地下生子，愿承前业者，想亦不少：恐承绝产之贤兄贤弟，不肯收恤耳[32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陕西延安：清代府名，治所即今陕西延安市。

[2]敦笃：淳厚，诚挚。

[3]略：颇。

[4]窗友：同窗学友。

[5]家酿已竭：自家酿制的酒已经喝完。竭，尽。

[6]可：约，大概。

[7]责负：索债。责，索取。负，欠债。

[8]执兄手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“手”字。

[9]不寿：不能长寿。

[10]惠：通“慧”。聪明。

[11]一瓢一担：家当一担可装，食具唯有一瓢，极言贫苦之状，因指贫寒人家。

[12]人迎：中医切脉部位。在左手寸部。见《灵枢·终始》马蒔注。

[13]乔才：坏坯子。此为戏骂语。《琵琶记·激怒当朝》：“乔才堪笑，故阻佯推不肯从。”

[14]匡：通“眶”，眼眶。

[15]奔：私奔。旧指女子无媒的而往就所爱男子。

[16]遗体：旧称自身为父母遗体。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身也者，父母之遗体也。”因借指儿女。

[17]惠：通“慧”。

[18]不复作“燕楼”想：意谓不再作蓄妓娶妾之想。燕楼，即燕子楼，在江苏徐州市。唐代贞元年间，镇守徐州的张建封，为家妓关盼盼筑楼于此。见白居易《燕子楼诗三首序》。

[19]中馈无人：谓无妻子。

[20]燥急：焦急。燥，焦。

[21]表表：品德卓异。

[22]肃：敬，敬请。

[23]刀砧盈耳：耳中充满切菜剁肉的声音。砧，案板。盈，满。

[24]要：主要。

[25]阳台：传说中的台名，此指二人合欢之处。详《犬奸》“云雨台”注。

[26]豚儿：谦称自己的儿子。

[27]不齿群众：被众人鄙视，瞧不起。

[28]名分（fèn 奋）之嫌：依封建礼教，大伯不得过问弟媳之事。名分，名义地位及所应守之本分。

[29]析：分家产，俗谓分家。

[30]先驱狐狸于地下：首先死去的委婉说法。狐狸居荒坟之中，为其驱

狐清圻，即先进入坟墓。

[31]“阳绝”二句：谓在阳间绝后而至阴间生子，这都是乃弟对死去的兄长友爱之诚感通了上天所致。绝，绝嗣，无子接代。嗣，后嗣，子息。

[32]“恐承”二句：恐怕继承绝后产业的兄弟，不肯收留顾恤。绝产，绝嗣之人的产业。按封建宗法制度，无子绝嗣者，当由兄弟之子承继其产业。

三生

湖南某，能记前生三世。一世为令尹[1]，闾场入帘[2]。有名士兴干唐被黜落[3]，愤懑而卒，至阴司执卷讼之。此状一投，共同病死者以千万计[4]，推兴为首，聚散成群。某被摄去，相与对质。阎王便问：“某既衡文[5]，何得黜佳士而进凡庸？”某辨言：“上有总裁[6]，某不过奉行之耳。”阎罗即发一签，往拘主司。久之，勾至。阎罗即述某言。主司曰：“某不过总其大成；虽有佳章，而房官不荐[7]，吾何由而见之也？”阎罗曰：“此不得相谗[8]，其失职均也，例合笞[9]。”方将施刑，兴不满志，戛然大号[10]；两墀诸鬼，万声鸣和。阎罗问故，兴抗言曰[11]：“笞罪太轻，是必掘其双睛，以为不识文之报。”阎罗不肯，众呼益厉。阎罗曰：“彼非不欲得佳文，特其所见鄙耳。”众又请剖其心。阎罗不得已，使人褫去袍服，以白刃蠹胸[12]，两人沥血鸣嘶。众始大快，皆曰：“吾辈抑郁泉下，未有能一伸此气者；今得兴先生，怨气都消矣。”哄然遂散。

某受剖已，押投陕西为庶人子。年二十余，值土寇大作，陷入贼中。有兵巡道往平贼[13]，俘掳甚众，某亦在中。心犹自揣非贼，冀可辨释。及见堂上官，亦年二十余，细视，乃兴生也。惊曰：“吾合尽矣！”既而俘者尽释，惟某后至，不容置辨，竟斩之。某至阴司投状讼兴。阎罗不即拘，待其禄尽[14]。迟之三十年，兴始至，面质之。兴以草菅人命[15]，罚作畜。稽某所为，曾搯其父母，其罪维均，某恐来生再报，请为大畜。阎罗判为大犬，兴为小犬。

某生于北顺天府市肆中[16]。一日，卧街头，有客自南中来，携金毛犬[17]，大如狸。某视之，兴也。心易其小，齧之。小犬咬其喉下，系缀如铃；大犬摆扑噪窜。市人解之不得，俄顷俱毙。并至冥司，互有争论。阎罗曰：“冤冤相报，何时可已？令为若解之。”乃判兴来世为某婿。某生庆云[18]，二十八举于乡[19]。生一女，娴静娟好，世族争委禽焉[20]。某皆弗许。偶过临郡[21]，值学使发落诸生[22]，其第一卷李姓——实兴也。遂挽至旅舍，优厚之。问其家，适无偶，遂订婚好。人皆谓某怜才，而不知有夙因也[23]。既而娶女去，相得甚欢。然婿恃才辄侮翁，恒隔岁不一至其门。翁亦耐之。后婿中岁淹蹇[24]，苦不得售[25]，翁为百计营谋，始得志于名场[26]。由此和好如父子焉。异史氏曰：“一被黜而三世不解，怨毒之甚至此哉[27]！阎罗之调停固善；然墀下千万众，如此纷纷，勿亦天下之爱婿，皆冥中之悲鸣号动者耶[28]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令尹：明清指知县。秦汉后一县长官称县令，元代改称县尹，后因以令尹作为知县的别称。

[2]闾场入帘：做乡试同考官。宋以后科举制度，凡乡会试同考官名帘官。见《明史·选举志》。闾场，指乡试，详《陆判》“秋闱”注。入帘，指任负责阅卷的内帘官。

[3]黜落：除其名使其落榜。黜，免去。

[4]其同病死者：谓同因黜落冤愤而死者。

[5]衡文：审阅评定文章优劣。

[6]总裁：官名。明代直省主考、清代会试主司(主考官)，均称“总裁”。见梁章钜《称谓录·总裁主考》。

[7]房官不荐：清科举制度，乡试分三场考试。头场考毕，其试卷由外帘封送内帘后，监试请主考官升堂分卷。正主考掣房签，副主考掣第几束卷签，分送各房官案前。然后分头校阅试卷。房官可取其当意者向主考推荐，正副主考就各房荐卷批阅，再合观二三场，互阅商校，确定取中名额。因此，房官不荐，则不能取中。房官，为乡会试的同考官。因分房批阅考卷，故称房考官，简称房官。

[8]相诿：互相推诿。

[9]例合笞：依例应受笞刑。

[10]戛然大号：指声屈鸣冤。戛然，象声词。大号，大叫。

[11]抗言：高声而言。

[12]蠹(í离)胸：剖胸剜心。蠹，浅割。

[13]兵巡道：官名。明代各省下均分为数道，由按察司副使、按察僉事等官员分别巡察，称作按察分司，有分巡道、兵巡道、兵备道等。清废副使、僉事等官，仍设分巡诸道，简称巡道。详《续通志·职官·按察分司诸道》。

[14]禄：禄命。古指人一生应享禄食(俸禄)的运数。古时迷信认为人一生兴衰贵贱，都是命中注定的。

[15]草菅(ji n尖)人命：谓轻易杀人。草菅，草茅，喻轻贱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。”

[16]顺天府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北京市。

[17]南中：泛指我国南部，即今川黔滇一带，也指岭南地区。见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璋传》。

[18]庆云：县名，今属山东省。

[19]举于乡：即乡试中举。详《陆判》“乡科”注。

[20]委禽：致送订婚采礼，谓求婚。详《阿宝》注。

[21]临郡：即邻郡。临，借作“邻”。

[22]学使发落诸生：此指学使到任第一年，对生员进行的岁考。发落诸生，即指岁考毕，学使为试卷定等拆发，分别赏罚。诸生，明清指生员。下文“第一卷”，即一等卷中的第一名。

[23]夙因：即“宿因”，前世因缘。

[24]年岁淹蹇：中年困顿。

[25]不得售：不得售共才，意即考试不得中。售，卖，引申为考试得中。

[26]名场：争逐功名之场，即科举时代的考场。

[27]怨毒：怨恨。毒，痛恨。

[28]“然墀下”四句：谓天下士人因试官失职而被黜落者甚多，只有申冤冥间，阎罗使士子成为试官之爱婿而为之营谋，才能得志于名场。这是对当世岳丈为子婿营谋科举功名的讥讪。墀下，丹墀之下。墀，丹墀，古时宫殿台阶。

长亭

石太璞，泰山人[1]，好厌禳之术。有道士遇之，赏其慧[2]，纳为弟子。启牙签[3]，出二卷——上卷驱狐，下卷驱鬼。乃以下卷授之，曰：“虔奉此书，衣食佳丽皆有之。”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吾汴城北村元帝观王赤城也[4]。”留数日，尽传其诀。石由此精于符篆[5]，委贄者踵接于门[6]。

一日，有叟来，自称翁姓，炫陈币帛[7]，谓其女鬼病已殆，必求亲诣。石闻病危，辞不受贄，姑与俱往。十余里，入山村，至其家，廊舍华好。入室，见少女卧幃幃中[8]，婢以钩挂幃。望之，年十四五许，支缀于床[9]，形容已槁。近临之，忽开目云：“良医至矣。”举家皆喜，谓其不语已数日矣。石乃出，因诘病状。叟曰：“白昼见少年来，与共寝处，捉之已杳；少间复至，意其为鬼。”石曰：“其鬼也，驱之匪难[10]；恐其是狐，则非余所敢知矣。”叟云：“必非必非。”石授以符，是夕宿于其家。夜分，有少年入，衣冠整肃。石疑是主人眷属，起而问之。曰：“我鬼也。翁家尽狐。偶悦其女红亭，姑止焉。鬼为狐祟，阴鹭无伤[11]，君何必离人之缘而护之也[12]？女之姊长亭，光艳尤绝。敬留全壁[13]，以待高贤。彼如许字[14]，方可为之施治；尔时我当自去。”石诺之。是夜，少年不复至，女顿醒。天明，叟喜，以告石，请石入视。石焚旧符，乃坐诊之。见绣幕有女郎，丽若天人，心知其长亭也。诊已，索水洒幃。女郎急以碗水付之，蹀躞之间：[15]，意动神流。石生此际，心殊不在鬼矣，出辞叟，托制药去，数日不返。鬼益肆，除长亭外，子妇婢女，俱被淫惑。又以仆马招石，石托疾不赴。明日，叟自至。石故作病股状，扶杖而出。叟拜已，问故，曰：“此髀之难也！曩夜婢子登榻，倾跌，堕汤夫人泡两足耳[16]。”叟问：“何久不续？”石曰：“恨不得清门如翁者[17]。”叟默而出。石走送曰：“病瘥当自至，无烦玉趾也[18]。”又数日，叟复来，石跛而见之。叟慰问三数语，便曰：“顷与荆人言[19]，君如驱鬼去，使举家安枕，小女长亭，年十七矣，愿遣奉事君子。”石喜，顿首于地。乃谓叟：“雅意若此，病躯何敢复爱。”立刻出门，并骑而去。入视祟者既毕，石恐背约，请与媪盟。媪遽出曰：“先生何见疑也？”即以长亭所插金簪，授石为信。石朝拜之，乃遍集家人，悉为祓除[20]。惟长亭深匿无迹；遂写一佩符，使人持赠之。是夜寂然，鬼影尽灭，惟红亭呻吟未已，投以法水，所患若失。石欲辞去，叟挽止殷恳。至晚，肴核罗列，劝酬殊切。漏二下，主人乃辞客去。石方就枕，闻叩扉甚急；起视，则长亭掩入，辞气仓皇，言[21]：“吾家欲以白刃相仇[22]，可急遁！”言已，径返身去。石战惧无色，越垣急审。遥见火光，疾奔而往，则里人夜猎者也。喜。待猎毕，乃与俱归。心怀怨愤，无之可伸，思欲之汴寻赤城，而家有老父，病废已久，日夜筹思，莫决进止。

忽一日，双舆至门，则翁媪送长亭至，谓石曰：“曩夜之归，胡再不谋[23]？”石见长亭，怨恨都消，故亦隐而不发。媪促两人庭拜讫。石将设筵，辞曰：“我非闲人，不能坐享甘旨[24]。我家老子昏髦：[25]，倘有不悉[26]，郎肯为长亭一念老身，为幸多矣。”登车遂去。盖杀婿之谋，媪不之闻；及追之不得而返，媪始知之，颇不能平，与叟日相诟谯[27]。长亭亦饮泣不食。媪强送女来，非翁意也。长亭入门，诘之，始知其故。

过两三月，翁家取女归宁。石料其不返，禁止之。女自此时一涕零。年余，生一子，名慧儿，买乳媪哺之。然儿善啼，夜必归母。一日，翁家又以

輿来，言媪思女甚。长亭益悲，石不忍复留之。欲抱子去，石不可，长亭乃自归。别时，以一月为期，既而半载无耗。遣人往探之，则向所僦宅久空。又二年余，望想都绝；而儿啼终夜，寸心如割。既而石父病卒，倍益哀伤；因而病急，苦次弥留[28]，不能受宾朋之吊。方昏愤间，忽闻妇人哭入。视之，则缙经者长亭也。石大悲，一恸遂绝。婢惊呼，女始辍泣，抚之良久，始渐苏，自疑已死，谓相聚于冥中。女曰：“非也。妾不孝，不能得严父心，尼归三载[29]，诚所负心。适家人由海东经此，得翁凶问[30]。妾遵严命而绝儿女之情[31]，不敢循乱命而失翁媳之礼[32]。妾来时，母知而父不知也。”言间，儿投怀中。言已，始抚之，泣曰：“我有父，儿无母矣！”儿亦嗷嗷[33]，一室掩泣。女起，经理家政，柩前牲盛洁备[34]，石乃大慰。而病久，急切不能起。女乃请石外兄款洽吊客[35]。丧既闭，石始杖而能起，相与营谋斋葬[36]。葬已，女欲辞归，以受背父之谴。夫挽儿号，隐忍而止。未几，有人来告母病，乃谓石曰：“妾为君父来，君不为妾母放令去耶？”石许之。女使乳媪抱儿他适，涕洟出门而去[37]。去后，数年不返。石父子浙亦忘之。

一日，昧爽启扉，则长亭飘入。石方骇问，女戚然坐榻上，叹曰：“生长闺阁，视一里为遥；今一日夜而奔千里，殆矣！”细诘之，女欲言复止。请之不已，哭曰：“今为君言，恐妾之所悲，而君之所快也。迩年徒居晋界，僦居赵缙绅之第。主客交最善，以红亭妻其公子。公子数逋荡[38]，家庭颇不相安。妹归告父；父留之，半年不令还，公子忿恨，不知何处聘一恶人来，遣神绾锁，缚老父去。一门大骇，顷刻四散矣。”石闻之，笑不自禁。女怒曰：“彼虽不仁，妾之父也。妾与君琴瑟数年，止有相好而无相尤。今日人亡家败，百口流离，即不为父伤，宁不为妾吊乎[39]！闻之忤舞[40]，更无片语相慰藉，何不义也！”拂袖而出。石追谢之，亦已渺矣。怅然自悔，拚已决绝[41]。过二三日，媪与女俱来，石喜慰问。母子俱伏。惊而询之，母子俱哭。女曰：“妾负气而去，今不能自坚，又欲求人，复何颜矣！”石曰：“岳固非人；母之惠，卿之情，所不忘也。然闻祸而乐，亦犹人情，卿何不能暂忍？”女曰：“顷于途中遇母，始知絜吾父者，盖君师也。”石曰：“果尔，亦大易。然翁不归，则卿之父子离散；恐翁归，则卿之夫泣儿悲也。”媪矢以自明，女亦誓以相报。石乃即刻治任如汴，询至元帝观，则赤城归未久。入而参之[42]，便问：“何来？”石视厨下一老狐，孔前股而系之：[43]，笑曰：“弟子之来，为此老魅。”赤诚诘之，曰：“是吾岳也。”因以实告。道士谓其狡诈，不肯轻释。固请，乃许之。石因备述其诈，狐闻之，塞身入灶，似有惭状。道士笑曰：“彼羞恶之心，未尽亡也。”石起，牵之而出，以刀断索抽之。狐痛极，齿龈龈然[44]。石不遽抽，而顿挫之，笑问曰：“翁痛之，勿抽可耶？”狐睛睽闪[45]，似有媪色。既释，摇尾出观而去。

石辞归。三日前，已有人报叟信，媪先去，留女待石。石至，女逆而伏。石挽之曰：“卿如不忘琴瑟之情，不在感激也。”女曰：“今复迁还故居矣，村舍邻迩，音问可以不梗。妾欲归省，三日可旋。君信之否？”曰：“儿生而无母，未便殇折。我日日鰥居，习已成惯。今不似赵公子，而反德报之，所以为卿者尽矣。如其不还，在卿为负义，道里虽近，当亦不复过问，何不信之与有？”女次日去，二日即返。问：“何速？”曰：“父以君在汴曾相戏弄，未能忘怀，言之絮絮；妾不欲复闻，故早来也。”自此闺中之往来无间，而翁婿间尚不通吊庆云[46]。

异史氏曰：“狐情反复，谲诈已甚。悔婚之事，两女而一辙[47]，诡可

知矣。然要而婚之，是启其悔者已在初也[48]。且婿既爱女而救其父，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[49]；乃复狎弄于危急之中[50]，何怪其没齿不忘也[51]！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[52]，类如此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泰山：汉置郡名。此指泰安府，治所在今泰安市。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太山”。

[2]赏：赏识。

[3]牙签：指图书函套上的牙签。因以象牙制作，故称。

[4]汴城：汴州城，即今河南开封市。元：本作“玄”，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，改作“元”。

[5]符篆：也称“符字”、“丹书”、“墨篆”。道家秘密使用的文书，为一种笔画屈曲、似字非字的图形。道教谓可用来“驱鬼”、“镇邪”、“治病”。

[6]委贄：古人始相见，必执贄为礼；“贄”因地位不同而有别。语出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。此泛指致送礼品。

[7]炫：夸耀。

[8]縠(hú斛)幃：薄纱帐。縠，绉纱。幃，通“帐”。

[9]支缀：气息微弱之状，言卧于床上，仅有气息。

[10]匪：通“非”。

[11]阴鹭(zhì止)：犹阴德。

[12]离人之缘：谓破坏别人情缘。

[13]全璧：完璧。此谓不予玷污，保其贞洁。

[14]许字：许嫁。字，古指女子出嫁。

[15]蹠躅之间：谓往来之间。蹠躅：小步行走之状。

[16]汤夫人也称“汤婆子”，铜制或锡制的一种扁壶，冬日充以热水放入被中暖足用。泡两足：烫得两足起泡。

[17]清门：高雅寒素之家。

[18]无烦玉趾：犹言不劳前来。玉趾，敬词，脚步之意。

[19]荆人：谦称其妻。详《孤嫁女》注。

[20]祓(fú弗)除：本为古时除凶去秽的一种仪式，见《周礼·春官·女巫》，此指道家驱邪去灾的迷信行为。

[21]辞气仓皇：言辞慌促，声调反常。

[22]欲以白刃相仇：谓欲加害于他。

[23]胡再不谋：为什么不商量一下。胡，何。

[24]甘旨：香甜可口的美味。

[25]老子：犹言老头子，指其丈夫。昏髦：犹昏耄，年老糊涂。

[26]不悉：不全，不周到之处。

[27]诟谇：诮责、埋怨。

[28]苦次弥留：居丧病重。苦次，居丧期间。详《胡四娘》“苦块”注。弥留，病危。

[29]尼归：受阻不归。尼，受外力阻止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下：“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。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”

[30]凶问：凶信。即死亡的消息。问，音信。

[31]严命：古代尊称父亲为严君，固称父命为严命。

[32]乱命：本指父亲将死神志昏乱时的遗命，见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，此借指不合事理的父亲。

[33]噉啉（jiàotáo 叫桃）：啼哭不止。

[34]枢前牲盛（chéng 成）洁备：摆在灵枢前面肉食祭品洁净而周全。牲盛，牲祭、供设。牲，指三牲（牛、羊、猪）祭品。盛，盛器，碗、盘之类。

[35]外兄：表兄。见《后汉书·来歙传》。

[36]斋葬：祭祀殡葬。斋，祭。

[37]涕洟（yí 夷）：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上：“待于庙，垂涕洟。”《释文》：“自目曰涕，自鼻曰洟。”

[38]数（suò 朔）逋荡：犹言常外出嫖赌放荡，不顾家室。数，屡屡。逋荡，游荡（放纵）。《汉书·丙吉传》“数逋荡”注：“逋，亡也。荡，放也。谓亡其所职而游放也。”

[39]吊：此谓对受灾祸的人表示慰问。

[40]忭（biàn 卞）舞：欢欣鼓舞。

[41]拚（pàn 盼）：舍弃，抛却。

[42]参：参拜。

[43]孔前股而系之：把他的小腿穿透，用绳拴系着。前股，俗称“小腿”，于狐为后肢。

[44]齟齬然：咬牙出声，表示愤恨的样子。齟，牙根。

[45]狐睛睒（shǎn 闪）闪：谓狐睛闪闪发亮。形容愤怒的眼神。睒闪：山东方言，闪闪。

[46]不通吊庆：谓不相往来。吊，吊死问疾。庆，贺喜祝福。

[47]一辙：如出一辙。谓前后作法一样。

[48]“然要”二句：谓要胁而与其女婚配，是使其在嫁女之初已怀悔恨之心。要，要胁，以不正当手段相胁迫。

[49]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：言只应放弃昔日的怨恨而以仁爱之心感化他。

[50]狎弄：戏弄，耍弄。

[51]没齿不忘：犹言终身不忘。

[52]冰玉之不相能：谓翁婿感情不相投合。冰玉，冰清玉润的略语，为岳父和女婿的代称。《晋书·卫玠传》载，玠为名士，而其岳父乐广亦名著海内，人谓“妇公冰清，女婿玉润”。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东安人[1]。其父名廉，性蠢拙[2]。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郤[3]，羊先死；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掬我矣[4]。”俄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，曰：“我父朴讷[5]，今见陵于强鬼，我将赴地下，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立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[6]。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[7]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。举目见子，潜然流涕，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赇嘱[8]，日夜掬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[9]。值城隍早衙[10]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[11]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[12]。迟之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复案[13]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[14]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[15]。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[16]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[17]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[18]，命笞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无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[19]，谁教我无钱也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掬席下，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怨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王曰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上大呼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者？”答曰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闢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闢矣。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上堂大声以报。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，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复问如前；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

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，奈无路可达帝听。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[20]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两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掬回复见冥王。窃意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嗚呼为[21]。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[22]，于愿足乎[23]？”乃注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翻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！”席张口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捱楚。请反见王，王如今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[24]，行数步，辄

憩路侧。鬼含怒不敢复言。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闢，鬼引与共坐；席便据门闕[25]。二鬼乘其不备，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[26]。魂魄摇摇不忘灌口，约奔数十里，忽见羽葆来[27]，旛戟横路[28]。越道避之，因犯卤簿[29]，为前马所执[30]，繫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[31]。问席：“何人？”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[32]，因细诉毒痛[33]。人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，车中人各有问讯。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愬[34]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[35]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[36]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[37]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；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“勘得冥王者：职膺王爵，身受帝恩。自应贞洁以率臣僚，不当贪墨以速官谤[38]。而乃繁纓榮戟[39]，徒夸品秩之尊[40]；羊狠狼贪[41]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斲，斲入木，妇子之皮骨皆空[42]；鲸吞鱼，鱼食虾，蝼蚁之微生可悯[43]。当掬西江之水，为尔湔肠[44]；即烧东壁之床，请君入瓮[45]。城隍、郡司，为小民父母之官[46]，司上帝牛羊之牧[47]。虽则职居下列，而尽瘁者不辞折腰[48]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[49]。乃上下其鹰鹯之手[50]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狻之奸[51]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[52]！是宜剔髓伐毛[53]，暂罚冥死；所当脱皮换革，仍今胎生[54]。隶役者：既在鬼曹，便非人类。只宜公门修行，庶还落蓐之身[55]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[56]？飞扬跋扈，狗脸生六月之霜[57]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[58]。肆淫威于冥界[59]，咸知狱吏为尊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[60]。当以法场之内[61]，剝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[62]，捞其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诈。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[63]；铜臭熏天，遂教在死城中全无日月[64]。馥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[65]。宜籍羊氏之家[66]，以偿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[67]。”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[68]。”因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；令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，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及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自此，家道日丰，三年间良沃遍野；而羊氏子孙微矣[69]，楼阁田产，尽为席有。里人或有买其田者，夜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；既而种作，则终年升斗无所获，于是复鬻于席。席父九十余岁而卒。异史氏曰：“人人言净土[70]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共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复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- [1]东安：旧府县名“东安”者甚多，此或指山东沂水县南旧东安城。
- [2]戇（zhuàng 状）拙：心直口快而不识利害顾忌。
- [3]卻（x 隙）：嫌隙；仇恨。
- [4]冥使：阴间的官吏。撈：撈掠、拷打。
- [5]朴讷（nè 纳）：老实巴脚，不会说话。朴，质木无文。讷，口笨。

[6]舍：指躯体。迷信认为肉身是灵魂的宅舍。

[7]少选：同“少旋”；一会儿。

[8]赇（qiú 求）嘱：同“贿嘱”。赇，贿赂。

[9]抽笔为词：提笔撰写讼状。词，指讼词。

[10]城隍：迷信传说的守护城池的主神；这里指县邑城隍。早衙：旧时官府的主官，每天上下午坐堂两次，处理政务或案件，叫作“坐衙”。早衙，指上午坐堂问事。

[11]不直席：认为席方平投诉无理。

[12]郡司：府的长官。

[13]复案：重审。案，考察。

[14]不能自舒：谓冤屈无处可伸。舒，伸。

[15]冥王：迷信传说中的阎王。

[16]腹心：心腹之人，贴身的亲信。

[17]道路之口：道路上的传闻。

[18]置词：说话；申辩。

[19]允当：公允、恰当。这里是反语。

[20]灌口二郎：宋朱熹《朱子语录》谓蜀中灌口二郎庙所祀者，当是秦蜀郡守李冰之次子。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称二郎神为杨戩，疑从李冰次子故事演变而来。为帝勋戚：传说杨戩是玉帝的外甥。勋戚，有功于王业的亲戚。

[21]何用汝呜呼为：哪里用得着你去喊冤。

[22]期（j 机）颐之寿：百岁的寿数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百年日期颐。”

[23]足：据铸雪斋抄本补，原阙。

[24]蹇（ji n 简）缓：行路艰难迟缓。

[25]门阂（yú 愉）：门槛。

[26]殤：夭亡。

[27]羽葆：以鸟羽为饰的仪仗。《礼记·杂记》：“匠人执羽葆御柩。”《疏》：“羽葆者，以鸟羽注于柄头，如盖。”

[28]旛戟：长旛、棨戟等仪仗。旛，长幅下垂的旌旗。戟，即后文所说的“棨戟”，附有套衣的木戟，用作仪仗。横路：遮路。

[29]卤（l 鲁）簿：古时帝王或贵官出行时的仪仗队。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卷五：“舆驾行幸，羽仪导从谓之卤簿，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。……按字书：‘卤，大盾也。’……卤以甲为之，所以扞敌，……甲盾有先后部伍之次，著之簿籍，天子出，则案次导从，故谓之卤簿耳。”

[30]前马：仪仗队的前驱。《国语·越语》谓勾践“亲为夫差前马”。注：“前马，前驱，在马前也。”

[31]丰仪瑰玮：丰姿仪态奇伟不凡。

[32]作威福：指当权者专行赏罚，独揽威权。语出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。”

[33]緡诉：追诉。

[34]愬（sù 素）：同“诉”，诉冤。

[35]修躯多髯：身材高大，胡须很多。修，长。髯，络腮髯。

[36]槛车：囚车。

[37]对勘：对质审讯。勘，审问。

[38]贪墨：同“贪冒”，谓贪以败官。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：“墨，又借为冒，左昭十四年传，贪以败官为墨。按，犯而取也！注，不洁之称，失之。”以速官谤：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谤。”速，招致。官谤，居官不称职而受到责难。

[39]繁（pán 盘）纓：古时天子、诸侯的马饰，语出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。繁，通“鞞”，马腹带。纓，马颈饰。棨戟：有缯衣或涂漆的木戟，用为仪仗。唐制，三品以上官员，得门列棨戟。

[40]品秩：官阶品级。

[41]羊狠狼贪：比喻冥王的凶狠与贪婪。语出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因下令军中曰：猛如虎，很如羊，贪如狼，疆不可使者皆斩之。”很，通“狠”。

[42]“斧敲”三句：意谓层层敲剥、勒索，妇孺的脂膏、骨髓被压榨一空。斲（zhuó 啄），砍削，此借作名词之“凿”。

[43]“鲸吞”三句：意谓鲸吞、鱼食，以强凌弱，细弱小民受害最烈，实堪怜悯。鲸，鲸鲵，喻凶恶之人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。”杜预注：“鲸鲵，大鱼名，以喻不义之人，吞食小国。”

[44]“当掬”二句：意谓当用长江之水，清洗冥王之污肠。指涤刷其罪。西江，西来之江，指长江，语出《庄子·外物》。盥（ji n 煎），清洗。《新五代史·王仁裕传》：“尝梦剖其胃肠，以西江水涤之。”

[45]“即烧”二句：意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叫冥王也受酷刑。东壁之床：指上文“东墀有铁床”而言，即火床。请君入瓮，比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唐武则天时，酷吏周兴犯罪，武后命来俊臣审理。来俊臣与周兴推事对食，问兴曰：“囚乡不承，当为何法？”兴曰：“此甚易耳！取大瓮，以炭四周炙之，令囚入中，何事不承？”俊臣即索瓮，起谓兴曰：“有内状推老兄，请兄入此瓮。”兴叩头伏罪。见《新唐书·周兴传》。

[46]父母之官：封建时代称地方官为“父母官”。指县令。

[47]司上帝牛羊之牧：职掌代替天帝管理人民之事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：“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，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。”此用其意，喻地方官吏应解除民困。

[48]“尽瘁”句：意谓应当尽瘁事国，屈己奉公。尽瘁，竭尽心力，《诗·小雅·北山》：“或尽瘁事国。”不辞折腰，指委屈奉公。晋人陶渊明为彭泽令，叹曰：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向乡里小人。”见《晋书·陶渊明传》。此化用其意，谓应该屈身奉公。

[49]强项：不低头，喻刚直不阿。东汉董宣为洛阳令，杀湖阳公主恶奴，光武帝大怒，令小黄门挟持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。董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首。光武帝称之为“强项令”。见《后汉书·董宣传》。

[50]上下其鹰鹯之手：意谓枉法作弊，颠倒是非。春秋时，楚国攻郑，穿封戌生俘郑国守将皇颡，而王子围与之争功，请伯州犁裁处。伯州犁叫俘虜本人作证，但却有意偏袒王子围。伯州犁审问皇颡时“上其手”（高举其手）向他暗示王子围地位尊贵；“下其手”（下垂其手）向他暗示穿封戌地位低微。皇颡会意，竟承认自己是被王子围所俘。伯州犁就这样上下其手，使贱者之功被贵者所占。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。鹰鹯，鹰和鹯，都是猛禽，比喻凶狠。

[51]飞扬：意谓任意施展。狙（jú）狻之奸：狡猾的奸谋。

[52]人面而兽心：语出《汉书·匈奴传》。此指品质恶劣，外貌象人，内心狠毒，有如恶兽。

[53]剔髓伐毛：犹言脱胎换骨，涤除污垢，使之改恶从善。原为修道者之言，见《太平广记》卷六引《洞冥记》。此指致死的酷刑。

[54]“所当”二句：意谓罚其转世胎生，但不得为人。

[55]“只宜公门”二句：意谓只有在衙门内洁身向善，或可转世为人。公门，衙门。修行，修身行善，指不枉法害民。落蓐之身，指人身。落蓐，指人的降生。蓐，产蓐。

[56]“何得苦海”二句：意谓怎能在苦深如海的世俗之中，兴风作浪，作孽多端。苦海，佛家语，谓人间烦恼，苦深如海。弥大之孽，天大的罪孽。弥，满，广大。

[57]“飞扬”二句：意谓隶役恣肆蛮横，满面杀气，迫害无辜。狗脸：指隶役的面孔。生六月之霜，谓狗脸布满杀气，将使无辜受冤。相传战国时，邹衍事燕惠王，被人陷害下狱。邹衍在狱仰天而哭，时正炎夏，忽然降霜。见《初学记》二引《淮南子》。

[58]“隳（hu 恢）突”二句：谓隶役狐假虎威，骚扰百姓，使道路侧目。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：“悍吏之来吾乡，叫嚣乎东西，隳突乎南北，哗然而骇者，虽鸡狗不得宁焉。”隳突，冲撞毁坏。九衢，指四通八达的道路。衢，大路。

[59]肆：滥施。淫成：无节制的威权。

[60]屠伯：宰牲的能手，喻指滥杀的酷吏。《汉书·严延年传》谓严为河南太守，酷刑滥杀，每“冬月传属县囚，会论府上，流血数里，河南号曰屠伯。”伯，长也。

[61]法场：刑场。

[62]汤镬：汤锅，古代烹囚的刑具。

[63]“金光”二句：意谓贿赂公行，致使官府昏暗不明，公理不彰。金光，喻金钱的魔力。阎摩殿，阎王殿。阴霾，昏暗的浊雾。

[64]“铜臭”二句：意同上句。谓收买官府，遂使阴间世界，暗无天日。铜臭，《释常谈·铜臭》：“将钱买官，谓之铜臭。”枉死城，指地狱。

[65]“馥腥”二句：谓小额金钱可以役使鬼吏；而巨额金钱则可买通神灵。馥腥，钱的馥臭。大力，指巨额金钱的威力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三引《幽闲鼓吹》，谓唐张延曾欲平冤狱，“召狱吏严诫之，且曰：‘此狱已久，旬日须了。’明旦视亭，案上有一小帖子曰：‘钱三万贯，乞不问此狱。’公大怒，更促之。明日，复见一帖子来曰：‘钱五万贯。’公益怒，令两日须毕。明旦，案上复见帖子曰：‘钱十万贯。’公遂止不问。弟子承间侦之。公曰：‘钱至十万贯，通神矣，无不可回之事。吾恐祸及，不得不受也。’”

[66]籍：没收。

[67]东岳：泰山。迷信传说，东岳泰山之神总管天地人间的生死祸福，并施行赏罚。

[68]纪：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。

[69]微：衰微，败落。

[70]净土：佛教认为西天佛土清净自然，是“极乐世界”，因称为“净土”。

素秋

俞慎，字谨庵，顺天旧家子[1]。赴试入都，舍于郊郭，时见对户一少年，美如冠玉[2]，心好之，渐近与语，风雅尤绝。大悦，捉臂邀至寓所，相与款宴。问其姓氏，自言金陵人，姓俞名士忱，字恂九。公子闻与同姓，又益亲洽，因订为昆仲[3]；少年遂以名减字为忱[4]。明日，过其家，书舍光洁；然门庭踈落[5]，更无厮仆。引公子入内，呼妹出拜，年约十三四，肌肤莹澈，粉玉无其白也。少顷，托茗献客，家中亦无婢媪。公子异之，数语遂出。由是友爱如胞。恂九无日不来寓所，或留共宿，则以弱妹无伴为辞。公子曰：“吾弟留寓千里，曾无应门之僮，兄妹纤弱，何以为生矣？计不如从我去，有斗舍可共栖止，如何？”恂九喜，约以闱后。试毕，恂九邀公子去，曰：“中秋月明如昼，妹子素秋，具有蔬酒，勿违其意。”竟挽入内。素秋出，略道温凉，便入复室，下帘治具。少间，自出行炙[6]。公子起曰：“妹子奔波，情何以忍！”素秋笑入。顷之，褰帘出，则一青衣婢捧壶；又一媪托样进烹鱼。公子讶曰：“此辈何来？不早从事，而烦妹子？”恂九微哂曰：“素秋又弄怪矣。”但闻帘内吃吃作笑声，公子不解其故。既而筵终，婢媪撤器，公子适嗽，误堕婢衣；婢随唾而倒，碎碗流炙。视婢，则帛剪小人，仅四寸许。恂九大笑，素秋笑出，拾之而去。俄而婢复出，奔走如故。公子大异之。恂九曰：“此不过妹子幼时，卜紫姑之小技耳[7]。”公子因问：“弟妹都已长成，何未婚姻？”答云：“先人即世[8]，去留尚无定所，故此迟迟。”遂与商定行期，鬻宅，携妹与公子俱西。

既归，除舍舍之；又遣一婢为之服役。公子妻，韩侍郎之犹女也[9]，尤怜爱素秋，饮食共之。公子与恂九亦然。而恂九又最慧，目下十行，试作一艺[10]，老宿不能及之[11]。公子劝赴童试。恂九曰：“姑为此业者，聊与君分苦耳。自审福薄，不堪仕进；且一入此途，遂不能不戚戚于得失，故不为也。”居三年，公子又下第[12]。恂九大为扼腕，奋然曰：“榜上一名，何遂艰难若此！我初不欲为成败所惑，故宁寂寂耳。今见大哥不能发舒，不觉中热[13]，十九岁老童，当效驹驰也。”公子喜，试期送入场[14]，邑、郡、道皆第一[15]。益与公子下帷攻苦。逾年科试，并为郡、邑冠军。恂九名大噪，远近争婚之，恂九悉却去。公子力劝之，乃以场后为解[16]。无何，试毕，倾慕者争录其文，相与传颂；恂九亦自觉第二人不屑居也。榜既放，兄弟皆黜。时方对酌，公子尚强作噱[17]；恂九失色，酒盏倾堕，身仆案下。扶置榻上，病已困殆。急呼妹至，张目谓公子曰：“吾两人情虽如胞，实非同族。弟自分已登鬼箠[18]。衔恩无可相报，素秋已长成，既蒙嫂氏抚爱，媵之可也[19]。”公子作色曰：“是真吾弟之乱命也[20]！其将谓我人头畜鸣者耶[21]！”恂九泣下。公子即以重金为购良材[22]。恂九命舁至，力疾而入[23]，嘱妹曰：“我没后，即阖棺，无令一人开视。”公子尚欲有言，而目已瞑矣。公子哀伤，如丧手足。然窃疑其囑异，俟素秋他出，启而视之，则棺中袍服如蛻[24]；揭之，有蠹鱼径尺[25]，僵卧其中。骇异间，素秋促人，惨然曰：“兄弟何所隔阂？所以然者，非避兄也；但恐传布飞扬[26]，妾亦不能久居耳。”公子曰：“礼缘情制[27]，情之所在，异族何殊焉？妹宁不知我心乎？即中馈当无漏言，请勿虑。”遂速卜古期，厚葬之。

初，公子欲以素秋论婚于世家，恂九不欲。既歿，公子以商素秋，素秋不应。公子曰：“妹子年已二十矣，长而不嫁，人其谓我何？”对曰：“若

然，但惟兄命。然自顾无福相，不愿入侯门，寒士而可。”公子曰：“诺。”不数日，冰媒相属，卒无所可[28]。先是，公子之妻弟韩荃来吊，得窥素秋，心爱悦之，欲购作小妻[29]。谋之姊，姊急戒勿言，恐公子知。韩去，终不能释，托媒风示公子，许为买乡场关节[30]。公子闻之，大怒诟骂，将致意者批逐出门[31]，自此交往遂绝。适有故尚书之孙某用，将娶而妇忽卒，亦遣冰来。其甲第云连[32]，公子之所素识，然欲一见其人，因与媒约，使甲躬谒[33]。及期，垂帘于内，令素秋自相之。甲至，裘马骆从，炫耀闾里；人又秀雅如处子。公子大悦，见者咸赞美之，而素秋殊不乐。公子不听，竟许之，盛备奩装[34]，计费不贖，素秋固止之，但讨一老大婢，供给使而已。公子亦不之听，卒厚赠焉。既嫁，琴瑟甚敦。然兄嫂常系念之，每月辄一归宁。来时，奩中珠绣，必携数事，付嫂收贮。嫂未知其意，亦姑从之。甲少孤，有寡母溺爱过于寻常，日近匪人[35]，渐诱淫赌，家传书画鼎彝[36]，皆以鬻偿戏债[37]。而韩荃与有瓜葛，因招饮而窃探之，愿以两妾及五百金易素秋。甲初不肯；韩固求之，甲意似摇，然恐公子不甘。韩曰：“我与彼至戚，此又非其支系[38]，若事已成，彼亦无如何；万一有他，我身任之。有家君在，何畏一俞谨庵哉！”遂盛妆两姬出行酒，且曰：“果如所约，此即君家人矣。”甲惑之，约期而去。至日，虑韩诈谖[39]，夜候于途，果有舆来，启帘照验不虚，乃导去，姑置斋中。韩仆以五百金交兑俱明。甲奔入，伪告素秋，言：“公子暴病相呼。”素秋未遑理妆，草草遂出。舆既发，夜迷不知何所，逡行良远[40]，殊不可到。忽见二巨烛来，众窃喜其可以问途。无何，至前，则巨蟒两目如灯。众大骇，人马俱窜，委舆路侧。将曙复集，则空舆存焉。意必葬于蛇腹，归告主人，垂首丧气而已。

数日后，公子遣人诣妹，始知为恶人赚去，初不疑其婿之伪也。取婢归，细诘情迹[41]，微窥其变。忿甚，遍愬郡邑[42]。某甲惧，求救于韩。韩以金妾两亡，正复懊爽，斥绝不为力。甲呆憨无所复计，各处勾牒至，俱以赂嘱免行。月余，金珠服饰，典货一空。公子于宪府究理甚急[43]，邑官皆奉严令，甲知不可复匿，始出，至公堂实情尽吐。蒙宪票拘韩对质。韩惧，以情告父。父时已休致[44]，怒其所为不法，执付隶。既见诸官府，言及遇蟒之变，悉谓其词枝[45]；家人携掠殆遍，甲亦屡被敲楚[46]。幸母日鬻田产，上下营救，刑轻得不死，而韩仆已瘵毙矣[47]。韩久困囹圄，愿助甲赂公子千金，袁求罢讼。公子不许。甲母又请益以二姬，但求姑存疑案，以待寻访；妻又承叔母命，朝夕解免，公子乃许之。甲家暴贫，货宅办金，而急切不能得售，因先送姬来，乞其延缓。

逾数日，公子夜坐斋头，素秋偕一媪，蓦然忽入。公子骇问：“妹固无恙耶？”笑曰：“蟒变乃妹之小木耳。当夜窜入一秀才家，依于其母。彼自言识兄，今在门外。请入之也。”公子倒屣而出[48]，烛之，非他，乃周生，宛平之名士也[49]，素以声气相善。把臂入斋，款洽臻至。倾谈既久，始知颠末[50]。初，素秋昧爽款生门，母纳入，诘之，知为公子妹，便欲驰报。素秋止之，因与母居。慧能解意，母悦之。以子无妇，窃属意素秋，微言之[51]。素秋以未奉兄命为辞。生亦以公子交契[52]，故不肯作无媒之合，但频频侦听。知讼事已有关说[52]，素秋乃告母欲归。母遣生率一媪送之，即嘱媪媒焉。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，窃有心而未言也；及闻媪言，大喜，即与生面订为好。先是，素秋夜归，将使公子得金而后宣之。公子不可，曰：“向愤无所泄，故索金以败之耳。今复见妹，万金何能易哉！”即遣人告诸两家，

顿罢之[54]。又念生家故不甚丰，道途远[55]，亲迎殊艰，因移生母来，居以恂九旧第；生亦备币帛鼓乐[56]，婚嫁成礼。一日，嫂戏素秋：“今得新婿，曩年枕席之爱，犹忆之否？”素秋笑，因顾婢曰：“忆之否？”嫂不解，研问之，盖三年床第，皆以婢代。每夕，以笔画其两眉，驱之去，即对烛独坐，婿亦不之辨也。益奇之，求其术，但笑不言。

次年大比[57]，生将与公子偕往。素秋曰：“不必。”公子强挽之而去。是科，公子中式，生落第归，隐有退志。逾年，母卒，遂不复言进取矣。一日，素秋告嫂曰：“向问我术，固未肯以此骇物听也。今远别，行有日矣，请秘授之，亦可以避兵燹。”惊而问之。答曰：“三年后，此处当无人烟。妾荏弱不堪惊恐，将蹈海滨而隐。大哥富贵中人，不可以偕，故言别也。”乃以术悉授嫂。数日，又告公子。留之不得，至于泣下，问：“往何所？”即亦不言。鸡鸣早起，携一白须奴，控双卫而去[58]。公子阴使人尾送之[59]，至胶菜之界[60]，尘雾障天，既晴，已迷所往。三年后，闯寇犯顺[61]，村舍为墟。韩夫人剪帛置门内，寇至，见云绕韦驮高丈余[62]，遂骇走，以是得保无恙焉。

后村中有贾客至海上，遇一叟似老奴，而髭发尽黑，猝不能认[63]。叟停足笑曰：“我家公子尚健耶？借口寄语：秋姑亦甚安乐。”问其居何里，曰：“远矣，远矣！”匆匆遂去。公子闻之，使人于所在遍访之，竟无踪迹。

异史氏曰：“管城子无食肉相[64]，其来旧矣。初念甚明，而乃持之不坚。宁知糊眼主司[65]，固衡命不衡文耶？一击不中[66]，冥然遂死，蠹鱼之痴，一何可怜！伤哉雄飞，不如雌伏[67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缺文据铸雪斋抄本补

【注释】

[1]旧家：犹言世家。

[2]冠玉：装饰于帽上之玉。此用以比喻美男子。

[3]订为昆仲：结为兄弟。

[4]以名减字为忱：指减去原名的“士”字，单名为忱。

[5]蹶（cù促）落：犹言冷落。

[6]行炙：端送菜肴。

[7]卜紫姑之小技：紫姑，详见《花姑子》注。自唐以来有祭紫姑之俗，正月十五日图其形，夜间迎之，以卜祸福。此指其剪帛为入之幻术。

[8]即世：去世。

[9]侍郎：明清时，中央各部的副长官。犹女：侄女。

[10]艺：制艺，指八股文。

[11]老宿：老成有名望的人。此指宿儒。

[12]下第：落榜。

[13]中热：躁急心热，指热心功名仕进。

[14]试期：此指“童子试”试期。

[15]邑、郡、道皆第一：在童试中，县试、府试、院试都获得第一。

[16]场后：此指参加乡试以后。

[17]强作噱（iue决）：意谓强作笑语，表示旷达。噱，谈笑，大笑。

[18]已登鬼篆：意谓必死。鬼篆，死者名册。陶渊明《拟挽歌辞》：“昨

暮同为人，今且在鬼策。”

[19]媵之：收之为姬妾。媵，指姬妾婢女，这里作动词。

[20]乱命：病重昏迷时的遗言：谓其主张荒谬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魏武子有嬖妾无子。武子生病时命其子颖曰：“必嫁是。”病重时又说：“必以为殉。”武子死后，颖将嬖妾嫁出，曰“疾病则乱，我从其治也。”

[21]人头畜鸣：意思是，外貌是人但行为像畜牲。

[22]良材：上等棺木。

[23]力疾：竭力支撑着病体。

[24]蜕（tuì退）：蝉蛇之类脱下的皮。

[25]蠹鱼：蛀蚀书籍的小虫。银粉细鳞，形似鱼，故名。

[26]传布飞扬：传播声扬。

[27]礼缘情制：礼法因人情而制定。

[28]卒无所可：始终没有称心的。可、可意、中意。

[29]小妻：妾。

[30]买乡场关节：意谓代公子行贿，买通关节，使之乡试中式。乡场：乡试。

[31]致意者：转达意向的人，指媒者。批逐：掌嘴驱逐。批，批颊。

[32]甲第：旧时显贵者的宅第。云连：与云相接，形容高大众多。

[33]躬谒：亲自来见。

[34]奩（lián连）装：犹妆奩，陪送嫁妆。

[35]匪人：行为不正的人。

[36]鼎彝：鼎和彝都是古代青铜器，这里指珍贵的古玩。

[37]戏债：赌债。

[38]支系：宗族的分支；此指同族。

[39]诈谖（xu n宣）：欺诈。

[40]逴（chuó绰）行：远行。

[41]情迹：事情的经过。

[42]遍愬郡邑：向府、县都提出诉讼。愬，同“诉”，诉讼。

[43]宪府：旧时称御史为“宪府”。此专指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衙门。如清代称巡抚、布政使和按察使为“三大宪”。

[44]休致：官吏年老去职。清制，自陈衰老，经朝廷允许休致的，称自请休致；老不称职，谕旨令其休致的，称勒令休致。

[45]词枝：意谓胡扯乱编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中心疑者其辞枝。”《疏》：“枝，谓树枝也，中心于事疑惑，则其心不定，其辞分散若间枝也。”

[46]敲楚：扑责。楚，刑杖。

[47]瘐毙：病死狱中。

[48]倒屣（x 喜）：古人席地而坐，客人来，急于出迎，把鞋子倒穿。形容热情欢迎。

[49]宛平：旧县名，在今北京市南部。

[50]颠末：事情的原委。

[51]微言之：婉转含蓄他说明心意。

[52]交契：交情很好。契，意气相合。

[53]关说：调解说情。

[54]罢之：指罢讼。

[55] 踰远：遥远。

[56] 币帛：作纳聘之礼。鼓乐：供迎亲之用。

[57] 大些：明清科举制度，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，叫“大比”。

[58] 卫：驴的别称。

[59] 尾送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委送”。

[60] 胶莱之界：胶州、莱州一带，今山东省东北部沿海地区。

[61] 闯寇犯顺：指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率众造反，反对明朝统治。李自成称李闯王。闯寇，是作者对闯王的蔑称。犯顺，以逆犯顺，谓造反作乱。

[62] 韦驮：佛教天神，居四天王三十二神将之首，佛教列为护法神。其塑像一般穿古武将服，手持金刚杵，威武高大。

[63] “猝不”以下及“异史氏曰”中个别阙字，均据铸雪斋抄本补。

[64] 管城子无食肉相：意谓文墨之士没有做官的福相。黄庭坚《戏呈孔毅父》诗：“管城子无食肉相，孔方兄有绝文书。”韩愈《毛颖传》以笔拟人，称之为管城子，这里借以代指读书人。

[65] 糊眼：谓眼睛昏眊，喻无辨识能力。主司：主管官员，此指科场试官。

[66] 一击不中：汉张良曾使力士操铁锥，击秦始皇于博浪沙，没有击中而失败。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这里借喻俞忱乡试未中。

[67] “伤哉雄飞”二句：意谓可悲的是，俞忱奋然参加乡试，被黜而死，倒不如周生落第归隐，竟可仙去。《后汉书·赵典传》：“大丈夫当雄飞，安能雌伏！”雄飞，喻奋发。雌伏，喻退让不争。

贾奉雉

贾奉雉，平凉人[1]。才名冠一时，而试辄不售。一日，途中遇一秀才，自言郎姓，风格洒然，谈言微中[2]。因邀俱归，出课艺就正[3]。郎读罢，不甚称许，曰：“足下文[4]，小试取第一则有馀[5]，闈场取榜尾则不足[6]。”贾曰：“奈何？”郎曰：“天下事，仰而跂之则难[7]，俯而就之甚易[8]，此何须鄙人言哉！”遂指一二人、一二篇以为标准，大率贾所鄙弃而不屑道者。闻之笑曰：“学者立言，贵乎不朽，即味列八珍，当使天下不以为泰耳[9]。如此猎取功名，虽登台阁，犹为贱也[10]。”郎曰：“不然。文章虽美，贱则弗传[11]。君欲抱卷以终也则已；不然，帘内诸官，皆以此等物事进身[12]，恐不能因阅君文，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。”贾终默然。郎起笑曰：“少年盛气哉！”遂别去。是秋入闈复落，邑邑不得志[13]，颇思郎言，遂取前所指示者强读之。未至终篇，昏昏欲睡，心惶惑无以自主。又三年，闈场将近，郎忽至，相见甚欢。出所拟七题，使贾作之。越日，索文而阅，不以为可，又令复作；作已，又訾之。贾戏于落卷中[14]，集其藟茸泛滥、不可告人之句[15]，连缀成文，俟其来而示之。郎喜曰：“得之矣！”因使熟记，坚嘱勿忘。贾笑曰：“实相告：此言不由中，转瞬即去，便受覆楚[16]，不能复忆之也。”郎坐案头，强令自诵一过；因使袒背，以笔写符而去，曰：“只此已足，可以束阁群书矣[17]。”验其符，濯之不下，深入肌理。至场中，七题无一遗者[18]。回思诸作，茫不记忆，惟戏缀之文，历历在心。然把笔终以为羞；欲少窜易[19]，而颠倒苦思，竟不能复更一字。日已西坠，直录而出。郎候之已久，问：“何暮也？”贾以实告，即求拭符；视之，已漫灭矣。回忆场中文，遂如隔世[20]。大奇之，因问：“何不自谋？”笑曰：“某惟不作此等想，故能不读此等文也。”遂约明日过诸其寓。贾诺之。郎既去，贾取文稿自阅之，大非本怀，怏怏不自得，不复访郎，嗒丧而归。未几，榜发，竟中经魁[21]。又阅旧稿，一读一汗，读竟，重衣尽湿，自言曰：“此文一出，何以见天下士矣！”方惭杳间，郎忽至，曰：“求中既中矣，何其闷也？”曰：“仆适自念，以金盆玉碗贮狗矢[22]，真无颜出见同人。行将遁迹山丘，与世长绝矣。”郎曰：“此亦大高，但恐不能耳。果能之，仆引见一人，长生可得，并千载之名，亦不足恋，况傥来之富贵乎[23]！”贾悦，留与共宿，曰：“容某思之。”天明，谓郎曰：“吾志决矣！”不告妻子，飘然遂去。

渐入深山，至一洞府。其中别有天地。叟坐堂上，郎使参之，呼以师。叟曰：“来何早也？”郎曰：“此人道念已坚，望加收齿。”叟曰：“汝既来，须将此身并置度外[24]，始得。”贾唯唯听命。郎送至一院，安其寝处，又投以饵[25]，始去，房亦精洁；但户无扉，窗无棂，内惟一几一榻。贾解屣登榻[26]，月明穿射矣[27]；觉微机，取饵啖之，甘而易饱。窃意郎当复来。坐久寂然，杳无声响，但觉清香满室，脏腑空明，脉络皆可指数[28]。忽闻有声甚厉，似猫抓痒，自牖睨之，则虎蹲檐下。乍见，甚惊；因忆师言，即复收神凝坐[29]。虎似知其有人，寻入近榻，气咻咻，遍嗅足股。少顷，闻庭中噪动，如鸡受缚，虎即趋出。又坐少时，一美人入，兰麝扑人[30]，悄然登榻，附耳小言曰：“我来矣。”一语之间，口脂散馥。贾瞑然不少动。又低声曰：“睡乎？”声音颇类其妻，心微动。又念曰：“此皆师相试之幻术也。”瞑如故。美人笑曰：“鼠子动矣！”初，夫妻与婢同室，狎褻惟恐

婢闻，私约一谜曰：“鼠子动，则相欢好。”忽闻是语，不觉大动，开目凝视，真其妻也。问：“何能来？”答云：“郎生恐君岑寂思归，遣一姬导我来。”言次，因贾出门不相告语，俛傍之际，颇有怨怼。贾慰藉良久，始得嬉笑为欢。既毕，夜已向晨[31]，闻叟谯呵声[32]，渐近庭院。妻急起，无地自匿，遂越短墙而去。俄顷，郎从叟入。叟对贾杖郎，便令逐客。郎亦引贾自短墙出，曰：“仆望君奢[33]，不免躁进；不图情缘未断，累受扑责。从此暂去，相见行有日也。”指示归途，拱手遂别。

贾俯视故村，故在目中。意妻弱步[34]，必滞途间。疾趋里余，已至家门，但见房垣零落，旧景全非，村中老幼，竟无一相识者，心始骇异。忽念刘、阮返自天台[35]，情景真似。不敢入门，于对户憩坐。良久，有老翁曳杖出。贾揖之，问：“贾某蒙何所？”翁指其第曰：“此即是也。得无欲问奇事耶？仆悉知之。相传此公闻捷即遁[36]；遁时，其子才七八岁，后至十四五岁，母忽大睡不醒。子在时，寒暑为之易衣；迨歿[37]，两孙穷蹶[38]，房舍拆毁，惟以木架苫覆蔽之[39]。月前，夫人忽醒，屈指[40]百余年矣。远近闻其异，皆来访视，近日稍稀矣。”贾豁然顿悟，曰：“翁不知贾奉雉即某是也。”翁大骇，走报其家。时长孙已死；次孙祥至，五十余矣。以贾年少，疑有诈伪。少间，夫人出，始识之。双涕霏霏[41]，呼与俱去。苦无屋宇，暂入孙舍。大小男妇，奔入盈侧，皆其曾、玄[42]，率陋劣少文。长孙妇吴氏，沽酒具藜藿；又使少子杲及妇，与已共室，除舍舍祖翁姑。贾入舍，烟埃儿溺，杂气熏人。居数日；懊惋殊不可耐。两孙家分供餐饮，调饪尤乖[43]。里中以贾新归，日日招饮；而夫人恒不得一饱。吴氏故士人女，颇娴闺训[44]，承顺不衰。祥家给奉渐疏，或嗜尔与之[45]。贾怒，携夫人去，设帐东里。每谓夫人曰：“吾甚悔此一返，而已无及矣。不得已，复理旧业，若心无愧耻，富贵不难致也。”居年余，吴氏犹时馈饷，而祥父子绝迹矣。

是岁，试入邑痒[46]。邑令重其文，厚赠之，由此家稍裕。祥稍稍来近就之。贾唤入，计曩所耗费，出金偿之，斥绝令去。遂买新第，移吴氏共居之。吴二子，长者留守旧业；次杲颇慧，使与门人辈共笔砚[47]。贾自山中归，心思益明澈，遂连捷登进士第[48]。又数年，以侍御出巡两浙[49]，声名赫奕[50]，歌舞楼台，一时称盛。贾为人鲠峭[51]，不避权贵，朝中大僚，思中伤之。贾屡疏恬退[52]，未蒙俞旨[53]，未几而祸作矣。先是，祥六子皆无赖，贾虽摈斥不齿[54]，然皆窃馀势以作威福，横占田宅，乡人共患之。有某乙娶新妇，祥次子篡娶为妾[55]。乙故狙诈，乡人敛金助讼，以此闻于郡。当道交章攻贾[56]。贾殊无以自剖，被收经年。祥及次子皆瘐死。贾奉旨充辽阳军[57]。时杲入泮已久，为人颇仁厚，有贤声。夫人生一子，年十六，遂以属杲，夫妻携一仆一媪而去。贾曰：“十余年富贵，曾不如一梦之久。今始知荣华之场，皆地狱境界，悔比刘晨、阮肇，多造一重孽案耳[58]。”

数日抵海岸，遥见巨舟来，鼓乐殷作[59]，虞候皆如天神[60]。既近，舟中一人出，笑请侍御过舟少憩。贾见惊喜，踊身而过，押隶不敢禁[61]。夫人急欲相从，而相去已远，遂愤投海中。漂泊数步，见一人垂练于水，引救而去。隶命篙师荡舟[62]，且追且号，但闻鼓声如雷，与轰涛相间，瞬间遂杳。仆识其人，盖郎生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世传陈大士在闾中[63]，书艺既成：吟诵数四，叹曰：‘亦复谁人识得！’遂弃去更作[64]，以故闾墨不及诸稿[65]。贾生羞而遁去，

此处有仙骨焉[66]。乃再返人世，遂以口腹自贬[67]，贫贱之中人甚矣哉：[68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平凉：县名，在今甘肃省东部。

[2]谈言微中（zhòng 众）：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谈言微中，亦可解纷。”意谓言谈隐约委婉，但切中事理。

[3]课艺：制艺的习作。

[4]足下：称呼对方的敬辞。

[5]小试：参加府、县及学政的考试称小试，也称“小考”或“小场”。此指岁试或科试。

[6]闱场：也称“大场”，指乡试或会试。闱，考场，乡试称“秋闱”，会试称“春闱”。榜尾，指榜上最后一名。

[7]仰而跂之：谓仰首高攀。跂，踮起脚尖。

[8]俯而就之：降格屈从。《之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子思曰：先王之制礼也，过之者，俯而就之；不至焉者，跂而及之。”以上两句化用其义。

[9]“学者”四句：意谓读书人为传世而立不朽之言，即使他享受高俸也不算过分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谓不朽。”《疏》：“立言，谓言得其要，理足可传。”味列八珍，指古时馈食于王的八种烹饪方法。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：“凡王之馈，食用六谷，膳用六牲，饮用六清，羞用百二十品，珍用八物，……。”《注》：“珍谓淳熬、淳母、炮豚、炮牂、珍、渍、熬、肝膋也。”泰，泰侈、过分。

[10]“如此”三句：指以贾奉雉所鄙弃的文章猎取功名，纵然取得高官，也是可耻的。台阁，指宰相之类的重臣。

[11]贱则弗传：意谓当世重官位，如果政治地位低下，文章也就不能传世。

[12]物事：东西；这里指陋劣的八股文。进身：发迹；升官。

[13]邑邑：忧郁不乐。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邑”。

[14]落卷：落选的考卷。

[15]慕（tà 踏）茸泛滥：形容文词格调低下，语意浮泛。慕茸，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慕冗”。慕茸，犹“鬬茸”，卑下。

[16]榎（jī 甲）楚：“榎”和“楚”都是古时学校的体罚用具。见《礼记·学记》。

[17]束阁群书：把群书束之高阁！意谓不用读书。

[18]七题：即“七艺”。乡试第一场试时文七篇，四书三题，经书四题。

[19]窜易：更改。

[20]隔世：间隔一个世代；谓时间久远。

[21]经魁：明清科举分五经取士，每科乡试及会试，于五经中各取其第一名，明代称之为五经魁首，清代称“经魁”。此指乡试经魁。

[22]以金盆玉碗贮狗矢：此喻名贵而实劣。《新五代史》卷三三《孙晟传》：孙晟依南唐李昇，“与冯延巳并为昇相。晟轻延巳为人，常曰：‘金碗玉盆而盛狗屎，可乎？’”

[23] 僥来：不意而得。《庄子·缮性》：“物之僥来，寄也。”此谓意外得来的富贵，如过眼烟云。

[24] “须将此身”句：意谓不仅功名富贵，连自己的存在也应置于心意之外。

[25] 饵：糕饼。

[26] 屨（jù 具）：麻鞋，草鞋。

[27] 穿射：照射。

[28] 指数（sh 暑）：指示点数。

[29] 收神：集中意念。凝坐：端坐。

[30] 兰麝：兰花与麝香，指脂粉香气。

[31] 夜已向晨：《诗·小雅·庭燎》：“夜如何其，夜向晨。”指天将晓。

[32] 谯呵：大声斥责。谯，同“诮”，责问。

[33] 望君奢：对您期望过高。奢，过分。

[34] 弱步：步履孱弱，指行走缓慢。

[35] 刘阮返自天台：相传东汉永平年间，剡县人刘晨、阮肇入天台山樵采，遇二仙女，留住半年，及至还乡，子孙已历七世。见刘义庆《幽明录》。

[36] 间捷：听到科举考中。

[37] 迨歿：及至其子死去。

[38] 穷蹶（cù 促）：贫困。蹶，同“蹶”。

[39] 苫（shà 善）覆：用草苫盖。

[40] 屈指：计算。

[41] 霪（yín 银）霪：雨落不停；形容泪流不断。

[42] 曾、玄：曾孙或玄孙。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避讳作“曾、元”。

[43] 调饪尤乖：饭菜做得更差。调饪，调味烹饪。乖，不合意。

[44] 嫻：熟悉。

[45] 噉尔与之：谓供给食饮，极不尊敬。噉，呼，尔，你。对祖父母径呼为“你”，为大不敬。

[46] 试入邑痒：考入县学为生员。

[47] 共笔砚：一同学习。

[48] 连捷：指乡试、会试连续考中。

[49] 以侍御出巡两浙：以御史街巡察两浙地区。侍御，清代称御史为侍御。两浙，浙东和浙西。

[50] 赫奕：显耀、盛大。

[51] 鯁峭：耿直。

[52] 屡疏恬退：屡次上疏皇帝，要求辞官。恬退，淡泊，安于退让。

[53] 俞旨：皇帝许可的旨意。

[54] 摈斥不齿：意谓断绝关系，不视为孙辈。摈斥，弃绝。

[55] 篡娶：强娶。

[56] 当道：当权的人。道，指仕路。

[57] 充辽阳军：发配到辽阳充军。辽阳，古县名，清为辽阳州，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南部。

[58] 孽案：指人间经历。孽，佛家语。

[59] 殷作：大作。

[60]虞候：指巨舟上的侍从人员。

[61]押隶：解差。

[62]篙师：船夫。

[63]陈大士：名际泰：临川人，与艾南英等以文名天下。明崇祯年间进士，年已六十八岁。

[64]更作：重作。

[65]闹墨不及诸稿：科场应试的文章不如平日的习作。

[66]仙骨：道家语，指升仙的资质。

[67]以口腹自贬：为生活所迫而贬抑自己；指贾奉雉随俗应举，违心而行。口腹，指饮食。

[68]中（zhòng 种）人：害人。中，伤害。

胭脂

东昌卞氏[1]，业牛医者[2]，有女小字胭脂，才姿惠丽。父宝爱之，欲占风于清门[3]，而世族鄙其寒贱，不屑缔盟[4]，以故及等未字。对户龚姓之妻王氏，佻脱善谑[5]，女闺中谈友也。一日，送至门，见一少年过，白服裙帽，丰采甚都。女意似动，秋波萦转之[6]。少年俯其首趋而去。去既远，女犹凝眺[7]。王窥其意，戏之曰：“以娘子才貌，得配若人，庶可无恨。”女晕红上颊，脉脉不作一语[8]。王问：“识得此郎否？”女曰：“不识。”王曰：“此南巷鄂秀才秋隼，故孝廉之子。妾向与同里，故识之。世间男子无其温婉，今衣素，以妻服未阕也[9]。娘子如有意，当寄语使委冰焉。”女无言，王笑而去。

数日无耗，心疑王氏未暇即往，又疑宦裔不肯俯拾[10]。邑邑徘徊，萦念颇苦，渐废饮食，寝疾憊顿[11]。王氏适来省视，研诘病因。答言：“自亦不知。但尔日别后，即觉忽忽不快，延命假息，朝暮人也[12]。”王小语曰：“我家男子，负贩未归，尚无人致声鄂郎。芳体违和[13]，非为此否？”女赧颜良久。王戏之曰：“果为此者，病已至是，尚何顾忌？先令其夜来一聚，彼岂不肯可？”女叹息曰：“事至此，已不能羞。若渠不嫌寒贱，即遣媒来，疾当愈；若私约，则断断不可！”王颌之，遂去。王幼时与邻生宿介通，既嫁，宿侦夫他出，辄寻旧好。是夜宿适来，因述女言为笑，戏嘱致意鄂生。宿久知女美，闻之窃喜，幸其有机之可乘也。将与妇谋，又恐其妒，乃假无心之词[14]，问女家闺闼甚悉。次夜，逾垣入，直达女所，以指叩窗。内问：“谁何？”答以“鄂生”。女曰：“妾所以念君者，为百年，不为一夕。郎果爱妾，但宜速倩冰人；若言私合，不敢从命。”宿姑诺之，苦求一握纤腕为信[15]。女不忍过拒，力疾启扉。宿遽入，即抱求欢。女无力撑拒，仆地上，气息不续。宿急曳之。女曰：“何来恶少，必非鄂郎；果是鄂郎，其人温驯，知妾病由，当相怜恤，何遂狂暴如此！若复尔尔[16]，便当呜呼，品行亏损，两无所益！”宿恐假迹败露，不敢复强，但请后会。女以亲迎为期。宿以为远，又请。女厌纠缠，约待病愈。宿求信物[17]，女不许。宿捉足解绣履而出。女呼之返，曰：“身已许君，复何吝惜？但恐‘画虎成狗’[18]，致贻污谤。今褻物已入君手[19]，料不可反。君如负心，但有一死！”宿既出，又投宿王所。既卧，心不忘履，阴揣衣袂[20]，竟已乌有。急起篝灯[21]，振衣冥索[22]。诘之，不应。疑妇藏匿，妇故笑以疑之。宿不能隐，实以情告。言已，遍烛门外，竟不可得。懊恨归寝，犹意深夜无人，遗落当犹在途也。早起寻之，亦复杳然。

先是，巷中有毛大者，游手无籍[23]。尝挑王氏不得，知宿与洽，思掩执以胁之。是夜，过其门，推之未扃，潜入。方至窗外，踏一物，奕若絮帛，拾视，则中裹女舄。伏听之，闻宿自述甚悉，喜极，抽息而出。逾数夕，越墙入女家，门户不悉，误诣翁舍。翁窥窗，见男子，察其音迹，知为女来者。心忿怒，操刀直出。毛大骇，反走。方欲攀垣，而卞追已近，急无所逃，反身夺刀；媪起大呼，毛不得脱，因而杀之。女稍痊，闻喧始起。共烛之，翁脑裂不能言，俄顷已绝。于墙下得绣履，媪视之，胭脂物也。逼女，女哭而实告之；但不忍胎累王氏[24]，言鄂生之自至而已。天明，讼于邑。邑宰拘鄂。鄂为人谨讷[25]。年十九岁，见客羞涩如童子。被执，骇绝，上堂不知置词，惟有战慄。宰益信其情真，横加桎械[26]。生不堪痛楚，以是诬服[27]。

既解郡，敲扑如邑。生冤气填塞，每欲与女面相质；及相道，女辄垢詈，遂结舌不能自伸，由是论死。往来复讯，经数官无异词。

后委济南府复案[28]。时吴公南岱守济南[29]，一见鄂生，疑其不类杀人者，阴使人从容私问之，俾得尽其词。公以是益知鄂生冤。筹思数日，始鞠之。先问胭脂：“订约后，有知者否？”答：“无之。”“遇鄂生时，别有人否？”亦答：“无之。”乃唤生上，温语慰之。生自言：“曾过其门，但见旧邻妇王氏与一少女出，某即趋避，过此井无一言。”吴公叱女曰：“适言侧无他人，何以有邻妇也？”欲刑之。女惧曰：“虽有王氏，与彼实无关涉。”公罢质[30]命拘王氏。数日已至，又禁不与女通，立刻出审，便问王：“杀人者谁？”王对：“不知。”公诈之曰：“胭脂供言，杀卞某汝悉知之，胡得隐匿？”妇呼曰：“冤哉！淫婢自思男子，我虽有媒合之言，特戏之耳。彼自引奸夫入院，我何知焉！”公细诘之，始述其前后相戏之词，公呼女上，怒曰：“汝言彼不知情，今何以自供撮合哉？”女流涕曰：“自己不肖，致父惨死，讼结不知何年，又累他人，诚不忍耳。”公问王氏：“既戏后，曾语何人？”王供：“无之。”公怒曰：“夫妻在床，应无不言者，何得云无？”王供：“丈夫久客未归。”公曰：“虽然，凡戏人者，皆笑人之愚，以炫己之慧，更不向一人言，将谁欺？”命桎十指[31]。妇不得已，实供：“曾与宿言。”公于是释鄂拘宿。宿至，自供：“不知。”公曰：“宿妓者必非良士！”严械之。宿自供：“赚女是真。自失履后，未敢复往，杀人实不知情。”公怒曰：“逾墙者何所不至！”又械之。宿不任凌藉：[32]，遂以自承。招成报上[33]，无不称吴公之神。铁案如山，宿遂延颈以待秋决矣。

然宿虽放纵无行，故东国名士[34]。闻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[35]，又有怜才恤士之德，因以一词控其冤枉，语言怆恻。公讨其招供，反复凝思之，拍案曰：“此生冤也！”遂请于院、司[36]，移案再鞠。问宿生，“鞋遗何所？”供言，“忘之。但叩妇门时，犹在袖中。”转诘王氏：“宿介之外，奸夫有几？”供言：“无有。”公曰：“淫乱之人岂得专私一个？”供言：“身与宿介，稚齿交合，故未能谢绝；后非无见挑者，身实未敢相从。”因使指其人以实之，供云：“同里毛大，屡挑而屡拒之矣。”公曰：“何忽贞白如此[37]？”命拷之。妇顿首出血，力辨无有，乃释之。又诘：“汝夫远出，宁无有托故而来者？”曰：“有之。某甲、某乙，皆以借贷馈赠，曾一二次入小人家。”盖甲、乙皆巷中游荡子，有心于妇而未发者也。公悉籍其名[38]，并拘之，既集，公赴城隍庙，使尽饮案前。便谓：“曩梦神人相告，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。今对神明，不得有妄言。如肯自首，尚可原宥；虚者，廉得无赦[39]！”同声言无杀人之事。公以三木置地[40]，将并加之；括发裸身[41]，齐鸣冤苦。公命释之，谓曰，“既不官招，当使鬼神指之。”使人仙毡褥悉障殿窗，令无少隙；袒诸囚背，驱入暗中，始授盆水，——命自盥讫；系诸壁下，戒令“面壁勿动，杀人者，当有神书其背”。少间，唤出验视，指毛曰：“此真杀人贼也！”盖公先使人以灰涂壁，又以烟煤濯其手：杀人者恐神来书，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；临出，以手护背。而有烟色也。公固疑是毛，至此益信。施以毒刑，尽吐其实[42]。判曰：“宿介：蹈盆成括杀身之道，成登徒子好色之名[43]。只缘两小无猜，遂野鹜如家鸡之恋[44]；为因一言有漏，致得陇兴望蜀之心[45]。将仲子而逾园墙，便如鸟堕；冒刘郎而至洞口，竟赚门开[46]。感悦惊龙，鼠有皮胡若此？攀花折树，士无行其谓何[47]！幸而听病燕之娇啼，犹为玉惜；怜弱柳之憔悴，未似莺狂

[48]。而释么风于罗中，尚有文人之意；乃劫香盟于袜底，宁非无赖之尤[49]！蝴蝶过墙，隔窗有耳；莲花瓣卸，堕地无踪[50]。假中之假以生[51]，冤外之冤谁信[52]？天降祸起，酷械至于垂亡；自作孽盈[53]，断头几于不续。彼逾墙钻隙，固有砧夫儒冠；而僵李代桃，诚难消其冤气[54]。是宜稍宽答扑，折其已受之惨；姑降青衣[55]，开其自新之路。若毛大者，刁猾无籍，市井凶徒。被邻女之投梭，淫心不死；伺狂童之人巷，贼智忽生[56]。开户迎风，喜得履张生之迹；求浆值酒，妄思偷韩椽之香[57]。何意魄夺自天，魂摄于鬼[58]。浪乘槎木，直入广寒之宫；径泛渔舟，错认桃源之路[59]。遂使情火息焰，欲海生波[60]。刀横直前，投鼠无他顾之意；寇穷安往，急免起反噬之心[61]。越壁入人家，止期张有冠而李借[62]；夺兵遗绣履，遂教鱼脱网而鸿离[63]。风流道乃生此恶魔，温柔乡何有此鬼蜮哉[64]！即断首领，以快人心。胭脂：身犹未字，岁已及笄。以月殿之仙人，自应有郎似玉；原霓裳之旧队，何愁贮屋无金[65]？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，竟绕春婆之梦[66]；怨漂梅而思吉士，遂离倩女之魂[67]。为因一线缠萦[68]，致使群魔交至。争妇女之颜色，恐失‘胭脂’；惹鸯鸟之纷飞，并托‘秋隼’[69]。莲钩摘去，难保一瓣之香；铁限敲来，几破连城之玉[70]。嵌红豆于骰子，相思骨竟作厉阶；丧乔木于斧斤，可憎才真成祸水[71]！葳蕤自守，幸白壁之无瑕；縲绁苦争，喜锦衾之可覆[72]。嘉其入门之拒，犹浩白之情人；遂其掷果之心，亦风流之雅事[73]。仰彼邑令[74]，作尔冰人。”

案既结，遐迩传诵焉。自吴公鞠后，女始知鄂生冤。堂下相遇，靦然含涕，似有痛借之词，而未可言也，生感其眷恋之情，爱慕殊切；而又念其出身微[75]，且日登公堂，为千人所窥指，恐娶之为人姗笑，日夜萦回[76]，无以自主。判牒既下，意始安帖。邑宰为之委禽，送鼓吹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甚哉！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！纵能知李代为冤，谁复思桃僵亦屈？然事虽暗昧，必有其间[77]，要非审思研察，不能得也。呜呼！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[78]，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[79]。世之居民上者，棋局消日[80]，绌被放衙[81]，下情民艰，更不肯一劳方寸[82]。至鼓动衙开，巍然坐堂上，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静之[83]，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[84]！”

愚山先生，吾师也。方见知时[85]，余犹童子。窃见其奖进士子[86]，拳拳如恐不尽。小有冤抑，必委曲呵护之[87]，曾不肯作威学校，以媚权要。真宣圣之护法[88]，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[89]。而爱才如命，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。尝有名士入场，作“宝藏兴”文[90]，误记“水下”[91]；录毕而后悟之，料无不黜之理。作词曰：“宝藏在山间，误认却在水边。山头盖起水晶殿，瑚长峰尖，珠结树颠；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[92]！告苍天：留点蒂儿[93]，好与朋友看。”先生阅文至此而和之曰[94]：“宝藏将山夸，忽然见在水涯。樵夫漫说渔翁话[95]。题目虽差，文字却佳，怎肯放在他人下。尝见他，登高怕险；那曾见，会水渰杀[96]？”此亦凤雅之一斑[97]、怜才之一事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东昌：府名，府治在今山东省聊城市。

[2]牛医：治牛病的兽医。

[3]占凤，择婿。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：春秋时，齐国懿仲想把女儿

嫁给陈敬仲；占卦时，占得“凤凰于飞：和鸣锵锵”等吉语。后来因以“占凤”喻择婿。清门：指不操贱业的无官爵人家。

[4]缔盟：指缔结婚约。

[5]佻脱善谑：轻佻而爱开玩笑。

[6]秋波萦转：犹言上下打量。萦，缠绕。

[7]凝眺：注目远望。

[8]脉脉（mò-mò 莫莫）：含情不语。

[9]妻服未阕（què 却）：为亡妻服丧，尚未满期。服，按丧礼规定所穿的丧服。阕，完了。丧服期满称“服阕”。

[10]宦裔：官宦人家的后代，指鄂秋隼为故孝廉之子。俯拾；俯就，指降低身份与之联姻。

[11]寢疾，卧病。憊（cū 綽）顿，犹言有气无力。憊，心忧气短。

[12]“延命”二句：意谓气息奄奄，朝不保夕，濒于死境。

[13]芳体：对妇女身体的敬称。违和：不舒服；称他人患病的婉词。

[14]无心之词：漫不经心的话语。

[15]为信：表示诚信。

[16]尔尔：如此。

[17]信物，作为凭信的物件。

[18]画虎成狗：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载马援告诫兄子严、敦，“效季良（杜季良，以豪侠好义著称）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”此借“画虎成狗”，喻私订终身不成，反贻人笑柄。

[19]褻物；贴身之物。此指绣履。

[20]阴揣衣袖：暗地摸摸衣袖。揣，摸索。袂、衣袖，古时衣袖肥大可以藏物。

[21]篝灯：以笼罩灯；此指点灯。

[22]振衣，抖擞衣服。

[23]游手无籍：犹言无业游民。《正字通》，“籍，户籍。”

[24]贻累王氏：给王氏留下干系。

[25]谨讷，拘谨不善言谈。讷，拙于言辞。

[26]横加械梏，滥施刑罚。

[27]诬服：蒙冤被迫服罪。诬，冤屈。

[28]复案：再次审察，犹言复审。

[29]吴公南岱：江南武进人，进士。顺治时任济南知府。见《济南府志》卷三十。

[30]罢质：停止审讯。

[31]梏十指：指拶指之刑。拶指是旧时的一种酷刑，用绳穿五根小木棍，夹犯人手指，用力收绳，作为刑罚。

[32]不任凌藉：不堪折磨。凌藉，凌虐。

[33]招成：招供既成。

[34]东国：指齐鲁地区。古代齐、鲁等国，因皆位于我国东方，故称东国。

[35]施公愚山：施闰章号愚山，安徽宣城人，诗人，请初顺治进士。康熙时举博学鸿词，官至侍读。顺治十三年曾任山东提学分事。见《济南府志》卷三十七。贤能称最：最称贤能。

[36]院、司：指部院和臬司。部院，即巡抚，一省的军政长官。臬司，也称按察使，省级最高司法官员。

[37]贞白：贞节、清白。

[38]籍其名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。籍，登记。

[39]廉得：查出。廉，查访。

[40]三木，古时加在犯人颈、手、足上的木制刑具。

[41]括发裸身，把头发束起来，把上衣剥下来：这是动刑前的准备。

[42]吐其实：吐露实情！如实招供。

[43]“蹈盆成括”二句：意谓宿介因好色而招致杀身之祸。盆成括，复姓盆成，名括，战国时人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“盆成括仕于齐，孟子曰：‘死矣盆成活！’盆成括见杀，门人问曰：‘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？’曰：‘其为人也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，则足以杀其躯矣。’”此以盆成括为喻，斥责宿介无君子之德，冒名调戏妇女，招致杀身之祸。登徒，复姓。子，男子的通称。登徒子为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的人物，性好色，不择美丑。后因以“登徒子”代指好色之人。

[44]“只缘”二句：意谓只因宿介与王氏稚齿交合，所以现在仍然私通。李白《长干行》：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。”两小无猜，本指幼男幼女嬉戏玩耍，天真无邪，不避嫌疑；此隐指宿介与王氏幼时苟合。晋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七“庚翼书，少时与王右军齐名。右军后进，庾犹不忿。在荆州与都下书云，‘小儿辈庆家鸡，爱野雉，皆学逸少书，须我下当北之。’”家鸡野鹜，本指自家与外人的两种不同的书法风格。“遂野鹜如家鸡”，则借以喻指宿介把野花当作家花。把情妇当作正妻。

[45]“为因一言”二句：意谓只因王氏一句话泄漏了胭脂爱慕鄂生的心思，以致引起宿介竟欲骗奸胭脂的邪念。得陇望蜀，喻贪心不足。《后汉书·岑彭传》谓东汉光武帝遣岑彭攻下陇右之后，又想进攻西蜀，在给岑彭信中有云，“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”此指宿介既占有王氏，又进而想得到胭脂。

[46]“将(qi ng 羌)仲子”四句：谓宿介踰墙而到卞家，并赚得胭脂“力疾启扉”。《诗·郑风·将仲子》：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墙。”本意是女方拒绝男方逾墙求爱；这里反其意而用之。将，请。鸟堕，形容轻捷。刘郎，指刘晨。此用刘晨和阮肇在天台山遇见仙女的故事，喻宿介冒充鄂生追求胭脂。

[47]“感悦(shuì 税)惊虬(m6ng 茫)”四句：意谓宿介至卞家干出此等勾当，真是无仪无行，不要脸皮。《诗·召南·野有死麋》：“无感我悦兮，无使虬也吠。”感，通“撼”。悦，佩中。虬，多毛的狗。这两句诗是写女方告诫前来幽会的男方，叫他不要撼动佩中，不要惊得狗叫。此云“感悦惊虬”是写其粗暴，毫无顾忌，鼠有皮，语出《诗·邶风·相鼠》：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：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此用以谴责宿介，谓其如有脸皮何能干出此等样事。攀花折树，喻凌辱妇女。《诗·郑风·将仲子》：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里，无折我树妃。岂敢爱之，畏我父母。”士无行，谓读书人没有品行。

[48]“幸而听病燕”四句：意谓幸而宿介尚能怜惜胭脂的病情及私衷，收敛其狂暴之想。病燕、弱柳，均喻指胭脂。玉惜，犹言“惜玉”，旧时以玉比女子之美，因称爱护美女为“惜玉”。鹜狂，喻过分放肆。

[49]“而释幺(y o 夭)凤”四句：意谓宿介放过胭脂，还有点文人的善意；但他强取绣履作为订盟之信物，实在无赖之极。幺凤，鸟名，有五色彩羽，似燕而小，暮春来集桐花，因也称桐花凤。这里以之比喻少女胭脂。罗，网。劫盟，以暴力威胁对方，与之订盟。香盟，指男女相爱之盟。

[50]“蝴蝶过墙”四句，意谓宿介逾墙劫盟的谈话被毛大窃听，而所劫的绣履又丢失不见。蝴蝶过墙：语出王驾《雨晴》诗：“蛺蝶飞来过墙去，却疑春色在邻家。”原指邻家的春色对蜂蝶之引诱，此用以喻指宿介逾墙偷情。莲花卸瓣，指胭脂的绣履被宿介强夺。莲花，取义于“步步生莲花”，隐指女鞋，用南齐东昏侯令潘妃步行于贴地莲花之上的故事。

[51]假中之假以生，宿介假冒鄂生，毛大又假冒宿介，是假中之假。生，发生，指案件发生。

[52]冤外之冤：指鄂生因宿介受冤，宿介又因毛大受冤。

[53]自作孽盈，《尚书·太甲》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逭。”

[54]“彼逾墙”四句：意谓宿介逾墙至卞家的非礼行为，当然有失读书人的身份；而以他代毛大受死刑，诚然蒙冤太大。逾墙钻隙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谓青年男女“不待父母之命、媒灼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”玷，玷污。儒冠，古时读书人所戴的帽子，代指读书人的身份。僵李代桃，古乐府《鸡鸣》，“桃生露井上，李树生桃傍。虫来齧桃根，李树代桃僵。”后用为以此代彼或代人受过。此指宿介代毛大受刑。

[55]姑降青衣；这是对生员的一种降级惩罚。生员着蓝衫，降为“青衣”则由蓝衫改著青衫，称为“青生”，姑且保留其生员资格。见《明史·选举志》。

[56]“被邻女”四句：意谓毛大“挑王氏不得，知宿与洽，思掩执以胁之”，邻女投梭，《晋书·谢鲲传》谓谢鲲挑逗邻女，邻女方织，以梭投之，折鲲两齿。后以“投梭”比喻妇女拒绝男子的挑诱。《诗·郑风·褰裳》：“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。”狂童，男女相爱的暱称，此指宿介。

[57]“开户迎风”四句，意谓毛大巧逢宿介私会王氏，听到宿介自述与胭脂之事，因而妄想偷骗胭脂。元稹《莺莺传》谓莺莺与张生相恋，莺莺寄诗张生，有云，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恍以“开户迎风”喻男女私会。履张生之迹，谓毛大尾随宿介之后潜入王家。求浆值酒，《类说》三十五卷引《意林》：“袁惟正书曰：岁在申西，乞浆得酒。”意为所得超过所求，此指毛大本想挑诱王氏，恰又遇到好骗胭脂的机会。浆，汤水。偷韩掾(yuàn 怨)之香，即韩掾偷香。韩掾，指韩寿，晋朝人，曾为贾充掾吏。《晋书·贾充传》谓贾充的女儿钟情于韩寿，曾把晋武帝赐给贾充的西域奇香，偷来送给韩寿。贾充疑女儿与韩寿私通，即把她嫁给韩寿。后因以“韩寿偷香”喻男女暗中通情。这里指毛大妄想冒充情人同胭脂暗中相会。

[58]“何意魄夺”二句：意谓毛大鬼迷心窍，神识昏乱。魄夺白天，意谓上天夺其魂魄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“原叔必有大咎，天夺之魄。”魄，灵魂，神智。

[59]“浪乘槎(chá 查)木”四句：意指毛大直入卞家，误诣翁舍。浪，轻率。乘槎木，意指登天。槎木，张华《博物志·杂说下》：“旧说天河与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……。”广寒之宫，《洞冥记》：“冬至后，月养魄于广寒宫。”因称月宫为“广寒宫”，这里喻指胭脂的闺房：

渔舟、桃源，陶渊明《桃花源诗并记》，谓晋太元中，渔人泛舟误入桃花源。此指毛大误诣卞翁之舍。

[60]“遂使情火”二句：指毛大骗奸的念头顿消，竟欲杀人自保。情火，情欲的火焰，指毛大企图污辱胭脂的恶念。欲海，佛家语，喻情欲深广如海，可使人沉溺。欲海生波，指恣意作恶。

[61]“刀横直前”四句：意谓卞翁操刀直出，毛大急无所逃、反身夺刀杀死卞翁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“里谚曰：‘欲投鼠而忌器。’”意为以物投掷老鼠：要顾忌打坏靠近老鼠的器物。此谓投鼠无他顾之意，是说卞翁横刀直追毛大，无所顾忌。寇穷，语出《孙子·行军》，指敌人势穷力竭；此指急无所逃的毛大。急兔，急忙逃脱之兔，指毛大。反噬，反咬一口；此指毛大夺刀杀翁。噬，咬。

[62]“越壁人人家”二句：指毛逾墙进入卞家，原想冒名骗奸。张有冠而李借，明田艺蘅《留青日札·张公帽赋》：“俗谚云：张公帽摄在李公头上。”这里指毛大企图冒名顶替。

[63]“夺兵遗绣履”二句，指毛大夺刀杀人，丢下绣履，自己逃脱而使鄂生、宿介等被捕。兵，兵刃。鱼脱网而鸿离，语出《诗·邶风·新台》：“鱼网之设，鸿则离之。”鸿，鸿雁。离，同“罹”。

[64]“风流道”二句：指责毛大是男女情爱场合中的恶魔和鬼蜮。风流道，指男女风情之道。温柔乡，喻女色迷人之境，语出《飞燕外传》。

[65]“以月殿之仙人”四句，意谓胭脂美如月宫仙女，不愁觅得如意郎君。月殿之仙女，谓美如月宫仙女。郎，郎君、丈夫。似玉，谓其美似玉。霓裳之旧队，“霓裳羽衣舞”舞队中的仙女；与“月殿之仙人”同义。霓裳，《霓裳羽衣曲》及“霓裳羽衣舞”的省称。唐玄宗改编西凉传来的乐曲为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杨贵妃善为“霓裳羽衣舞”。其音乐、舞蹈、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。贮屋无金，犹言无金屋贮之。《汉武故事》谓汉武帝为太子时，希望得到长公主之女阿娇为妇，曾云，“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。”金屋，极言屋室之华丽。

[66]“而乃感关雎”二句：意谓胭脂兴起寻找配偶之念，竟然成为一场春梦；指胭脂对鄂生的爱恋落空。关雎，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此诗描写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；此借喻胭脂思春，怀恋鄂生。春婆之梦，宋赵令畤《侯鯖录》：“东坡老人（苏轼）在昌化，尝负大瓢，行歌于田间。有老妇年七十，谓坡云‘内翰昔日富贵，一场春梦。’坡然之。里中呼此媪为春梦婆。”此指胭脂思念落空。

[67]“怨漂（biào 漂）梅”二句：意为梅子熟透了，引起自己青春不嫁的哀怨，以致忧郁成疾；指胭脂钟情鄂生，相思成病。《诗·召南·摽有梅》：“摽有梅，其实七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”这是一首女子珍惜青春、急于求偶的诗歌。摽梅，落梅，梅子熟透落地，喻女子年华已大。吉士，古时对男子的美称。《诗·召南·野有死麇》：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”离倩女之魂，见唐传奇《离魂记》。唐衡州张镒的女儿倩娘，与表兄王宙相恋。后来张镒把倩娘另许他人。倩女抑郁成疾，竟然魂离躯体，随王宙同去四川，居五年，生二子。归宁时，魂才同病体合一。这里借喻胭脂思念鄂生，梦魂相随，以致卧病。

[68]一线缠萦：指胭脂怀春情思。一线，细微。

[69]“争妇女之颜色”四句；意谓为了争夺胭脂，宿介、毛大都冒充鄂

生。颜色，容貌。“恐失胭脂”，双关语。胭脂一名燕支，地在匈奴，产胭脂草。《西河故事》：“祁连、燕支二山在张掖、酒泉界上，匈奴失二山，乃歌曰。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燕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”“恐失胭脂”即从此句演化而来。“并托秋隼”，此亦双关语，明指猛禽兔鹘，隐指宿介、毛大皆冒充鄂生秋隼。

[70]“莲钩摘去”四句：意谓宿介强取绣履，未能保住而丢失！毛大闯入闺门，几乎破坏少女的贞操。一瓣之香：本指一柱香，焚香敬礼的意思。这里的“一瓣”，语意双关，实指“莲花卸瓣”之瓣，即一只绣鞋。铁限，铁门限。唐李焘《尚书故事》：唐，智永禅师为王羲之的后人，积年学书，一时推重，人来求书者如市，所居之户限为之穿穴，乃用铁叶裹之，人谓之铁门限。此借喻胭脂闺门屡遭骚扰，门限为穿。敲，叩门。连城之王，价值连城的美玉。古时妇女坚守贞操，称“守身如玉”，故以连城玉喻贞操。

[71]“嵌红豆”四句：均为指责胭脂之词。意谓胭脂怀春之思，竟然成为致祸的根源，以致卞翁丧生。红豆，相思树所结之子，子大如豌豆，微扁，色鲜红，或半红半黑。古时以红豆象征相思，称为“相思子”。骰，俗称“色子”，旧时赌具的一种，用兽骨作成，正方形小立体，六面分刻一至六点，投掷为戏。温庭筠《南歌子》：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刻骨相思知未知？”这里借此诗意比喻胭脂对鄂生的刻骨相思。厉阶：祸端；祸患的来由。乔木，喻指卞翁。乔木高大向上：象征父亲的尊严；古时以之喻父，见《尚书大传·梓材》。可憎才，爱极的反语，对情人的昵称。《西厢记》四本一折，张生怨莺莺；“则为这可惜才熬得心肠耐。”这里指胭脂。祸水，旧时对惑人败事的女子的贬称。

[72]“葳蕤(wēi ruí)自守”四句，谓胭脂在群魔交至之时能够严正自守，保持了自己的清白；在囚禁于官府之时能够争辩伸冤，勉可折赎自己的过错。成葳蕤，《本草纲目》十二：“此草根多须，如冠缨下垂之缕，而有威仪，故以名之。”此用“威仪”义。縲继，拘系犯人的绳子，引申为囚禁。锦衾之可覆，义同宋元以来俗语“一床锦被遮盖”，意为“遮丑”。

[73]“嘉其入门之拒”四句：谓胭脂爱慕鄂生，但持之以礼，拒绝苟合，应该遂其纯洁的心愿，成全一件风流美事。掷果之心，指胭脂爱慕鄂生的心愿。掷果，晋潘岳貌美，洛阳妇女见到他，向他投掷果子，以表示爱慕。见《晋书·潘岳传》。后因以“掷果”形容美男子为妇女所爱慕。入门，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入门”。

[74]仰：公文中上级命令下级的惯用套语，期望、责成的意思。

[75]微：卑微。

[76]萦回，盘绕：形容反复考虑。

[77]间(jiàn)：间隙，破绽。

[78]哲人：贤明而有智慧的人。

[79]良工之用心苦矣：优秀技艺家是煞费苦心的。喻哲人断案细心苦思。

[80]棋局消日：以下棋消磨光阴，而荒废政事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五十六：唐宣宗时今狐绉荐李远为杭州刺史，宣宗说，“我闻远诗云；‘长日惟消一局棋’，岂可以临郡哉？”谓耽心李远弈棋废政。

[81]绌被放衙：谓好逸贪睡废政。绌，同“绸”。放衙，官吏退衙、散值。《倦游录》，宋文彦博为榆次县令，题诗于新衙鼓上云：“置向谯楼一任挝，挝多挝少不知他，如今幸有黄绌被，努出头来听放衙。”

[82]方寸：指心。

[83]“彼哢哢(xì o-xì o 消消)者”句：对争辩者竟以刑罚恫吓，不准他们说话。哢哢，争辩声。静之，使之肃静。

[84]覆盆：覆置的盆，喻不见天日，沉冤莫白。语出《抱朴子·辨问》。

[85]见知：被赏识。

[86]奖进：奖励提拔。

[87]呵护：呵禁作成者，护持受冤者。

[88]宣圣之护法，孔子的护法者，即保护儒教的人。宣圣，指孔子，唐时曾追溢孔子为文宣王。护法，佛家语，保护佛法的人。

[89]宗匠，指学术上有重大成就、为众所推崇的人物。

[90]“宝藏(zàng 葬)兴”：此为考场试题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今夫山。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”

[91]误记“水下”：误记是水下的宝藏；指与《中庸》所说的山间宝藏不合。

[92]“山头盖起水晶殿”四句：这几句都是说，错误地把山间当作水下，因而出了笑话。水晶殿，本是海中的龙宫，怎能盖在山上。珊瑚、珍珠都生长在海里，怎能长在山峰和树颠？撑船汉如在山间行舟，势必跌死崖

[93]留点蒂儿，意谓留点面子。蒂，花果与枝茎相连的部分。

[94]和(hè 贺)：应和。这是指作词应答。

[95]樵夫漫说渔翁话：山上砍柴的人空白说些水中打渔的人的话；指文不对题。漫，空白。

[96]那曾见，会水渰杀：意谓真正能文者，不会被黜；暗示将留点面子。渰，通“淹”。

[97]一斑：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，“管中窥豹，时见一斑。”后来用“一斑”比喻事物的一点或一小部分。

阿纤

奚山者，高密人[1]。贸贩为业，往往客蒙沂之间[2]。一日，途中阻雨，及至所常宿处，而夜已深，遍叩肆门，无有应者，徘徊底下[3]。忽二扉豁开，一叟出，便纳客入。山喜从之。絜蹇登堂[4]，堂上迄无几榻。叟曰：“我怜客无归，故相容纳。我实非卖食沽饮者。家中无多手指[5]，惟有老荆弱女，眠熟矣。虽有宿肴[6]，苦少烹鬻[7]，勿嫌冷啜也。”言已，便入。少顷，以足床来置地上[8]，促客坐；又携一短足几至。拔来报往[9]，蹠躐甚劳。山起坐不自安，曳令暂息。少间，一女郎出行酒，叟顾曰：“我家阿纤兴矣[10]。”视之，年十六七，窈窕秀弱，风致嫣然。山有少弟未婚，窃属意焉。因问叟清贯尊阀[11]，答云：“土虚，姓古。子孙皆夭折，剩有此女。适不忍搅其酣睡，想老荆唤起矣。”问：“婿家阿谁？”答言，“未字。”山窃喜。既而品味杂陈，似所宿具。食已，致恭而言曰[12]：“萍水之人[13]，遂蒙宠惠，没齿所不敢忘。缘翁盛德，乃敢遽陈朴鲁[14]：仆有幼弟三郎，十七岁矣。读书肄业，颇不顽冥[15]。欲求援系[16]，不嫌寒贱否？”叟喜曰：“老夫在此，亦是侨寓。倘得相托，便假一庐，移家而往，庶免悬念。”山都应之，遂起展谢[17]。叟殷勤安置而去，鸡既唱，叟已出，呼客盥沐。束装已，酬以饭金。固辞曰：“客留一饭，万无受金之理；矧附为婚姻乎[18]？”

既别，客月余，乃返。去村里余，遇老媪率一女郎，冠服尽素。既近，疑似阿纤。女郎亦频转顾，因把媪袂，附耳不知何辞。媪便停步，向山曰：“君奚姓乎？”山唯唯。媪惨然曰：“不幸老翁压于败堵，今将上墓。家虚无人，请少待路侧，行即还也。”遂入林去，移时始来。途已昏冥，遂与僧行。道其孤弱，不觉哀啼；山亦酸恻。媪曰：“此处人情大不平善，孤媪难以过度[19]。阿纤既为君家妇，过此恐迟时日，不如早夜同归。”山可之。既至家，媪挑灯供客已，谓山曰：“意君将至，储粟都已崇去；尚存二十余石，远莫致之[20]。北去四五里，村中第一门，有谈二泉者，是吾售主。君勿惮劳，先以尊乘运一囊去[21]，叩门而告之，但道南村古姥有数石粟，崇作路用，烦驱蹄躐一致之也[22]。”即以囊粟付山。山策蹇去，叩户，一硕腹男子出，告以故，倾囊先归。俄有两夫以五骡至。媪引山至粟所，乃在窖中。山下为操量执概[23]，母放女收[24]，顷刻盈装，付之以去。凡四返而粟始尽。既而以金授媪。媪留其一人二畜，治任遂东。行二十里，天始曙。至一市。市头赁骑，谈仆乃返。既归，山以情告父母。相见甚喜，即以别第馆媪，卜吉为三郎完婚。媪治奁装甚备。阿纤寡言少怒，或与语，但有微笑；昼夜绩织，无停暑[25]。以是上下悉怜悦之。嘱三郎曰：“寄语大伯：再过西道，勿言吾母子也。”居三四年，奚家益富，三郎入泮矣。

一日，山宿古之旧邻，偶及曩年无归，投宿翁媪之事。主人曰：“客误矣。东邻为阿伯别第，三年前，居者辄睹怪异，故空废甚久，有何翁媪相留？”山甚讶之，而未深信[26]。主人又曰：“此宅向空十年，无敢入者。一日，第后墙倾，伯往视之，则石压巨鼠如猫，尾在外犹摇。急归，呼众共往，则已渺矣。群疑是物为妖。后十余日，复入视[27]，寂无形声；又年余，始有居人。”山益奇之。归家私语，窃疑新妇非人，阴为三郎虑；而三郎笃爱如常。久之，家人纷相猜议，女微察之，夜中语三郎曰：“妾从君数载，未尝少失妇德；今置之不以人齿[28]，请赐离婚书，听君自择良偶。”因泣下。三郎曰：“区区寸心，宜所夙知。自卿入门，家日益丰，咸以福泽归卿[29]，

乌得有异言？”女曰：“君无二心，妾岂不知；但众口纷纭，恐不免秋扇之捐[30]。”三郎再四慰解，乃已。山终不释，日求善扑之猫，以覘其意。女虽不惧，然蹙蹙不快。一夕，谓媪小恙，辞三郎省侍之[31]。天明，三郎往讯，则室内已空。骇极，使人于四途踪迹之，并无消息。中心营营，寝食都废。而父兄皆以为幸，交慰藉之，将为续婚；而三郎殊不悻[32]。俟之年余，音问已绝。父兄辄相诮责，不得已，以重金买妾；然思阿纤不衰。

又数年，奚家日渐贫，由是成忆阿纤。有叔弟岚，以故至胶[33]，迂道宿表戚陆生家。夜闻邻哭甚哀，未追请也。既返，复闻之，因问主人。答云：“数年前，有寡母孤女，僦居于此。于是月前，姥死，女独处，无一线之亲，是以哀耳。”问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姓古。尝闭户不与里社通[34]，故未悉其家世。”岚惊曰：“是吾嫂也！”因往款扉。有人挥涕出，隔扉应曰：“客何人？我家故无男子。”岚隙窥而遥审之，果嫂，便曰：“嫂启关，我是叔家阿遂。”女闻之，拔关纳入，诉其孤苦，意凄怆悲怀。岚曰：“三兄忆念颇苦，夫妻即有乖迕[35]，何遂远遁至此？”即欲赁舆同归。女怆然曰：“我以人不齿数故，遂与母偕隐；今又返而依人，谁不加白眼[36]？如欲复还，当与大兄分炊；不然，行乳药求死耳[37]！”岚既归，以告三郎。三郎星夜驰去。夫妻相见，各有涕洟。次日，告其屋主。屋主谢监生，窥女美，阴欲图致为妾，数年不取其直，频风示媪，媪绝之。媪死，窃幸可谋，而三郎忽至。通计房租以留难之。三郎家故不幸，闻金多。颇有忧色。女曰：“不妨。”引三郎视仓储，约粟三十余石，偿租有余。三郎喜，以告谢，谢不受粟。故索金。女叹曰：“此皆妾身之恶障也[38]！”遂以其情告三郎。三郎怒，将讼于邑。陆氏止之，为散粟于里党，敛资偿谢，以车送两人归。三郎实告父母，与兄析居。阿纤出私金，日建仓廩，而家中尚无儋石[39]，共奇之。年余验视，则仓中盈矣。不数年，家中大富；而山苦贫。女移翁姑自养之；辄以金粟周兄，狃以为常[40]。三郎喜曰：“卿可云不念旧恶矣。”女曰：“彼自爱弟耳。且非渠，妾何缘识三郎哉？”后亦无甚怪异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高密：县名，在今山东省。

[2]客，客居。蒙沂：指蒙阴、沂水，均县名，在山东省中南部山区。

[3]底下：屋檐下。庑，堂周的廊檐。

[4]紮蹇，拴驴。蹇，蹇卫，弩钝的驴子。

[5]手指：借计人口。

[6]宿肴：存馀的菜肴。

[7]烹鬻(xín)：烹煮器具。鬻，大釜，炊器。

[8]足床，矮凳。

[9]拔来报(fù赴)住：一趟一趟地跑来跑去。《礼记·少仪》：“毋拔来，毋报往。”注：“报，读为赴疾之赴。拔、报，皆疾也。”

[10]兴：起，起床。

[11]清贯尊闾，籍贯和门第。清、尊，都是敬辞。

[12]致恭：致敬；道谢。

[13]萍水之人，偶然相逢的人。萍水，如浮萍随水，飘泊无定。

[14]朴鲁：诚朴鲁钝。指真实朴直的心意。

- [15] 顽冥：愚笨。
- [16] 援系：攀附求亲。
- [17] 展谢：申谢。
- [18] 矧（sh n 审）：何况。
- [19] 孤孀：孤儿寡妇。孀，寡妇。过度：度日。
- [20] 致：运送。
- [21] 尊乘，您的坐骑。乘，这里指奚山所乘的驴子。
- [22] 蹄躐：牲口。见《促织》注。
- [23] 操量执概：用斗斛量粟。量，指斗、斛之类的量具。概，量粟时刮平斗斛溢粟的用具。
- [24] 母放女收：母亲往里装，女儿用容器接。
- [25] 无停晷（gu 轨）：没有停止的时刻。晷，时间。
- [26] 信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言”。
- [27] 入视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入试”。
- [28] 置之下以人齿：把我置于非人地位。齿，并列。
- [29] 福泽：犹言幸福。归卿：归功于您。
- [30] 秋扇之捐，秋凉之后，扇子即弃置不用；比喻妇女年老色衰而被遗弃。班婕妤《怨歌行》以纨扇自喻，有云：“常恐秋节至，凉风夺炎热，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”
- [31] 省（x ng 醒）侍：探望，侍候。
- [32] 怿（yì 易）：喜悦。
- [33] 胶：胶州，在山东省东部。
- [34] 里社；乡邻。通，交往。
- [35] 乖迕：不和睦。
- [36] 白眼：目不正视，露出眼白！表示鄙夷或厌恶。
- [37] 乳药：服毒药。
- [38] 恶幢：佛教名词，指造成的恶果。幢，同“障”。
- [39] 儻（dàn）石，也作“担石”，形容少量米粟。
- [40] 狃（ni 纽）以为常：习以为常。狃，习。

瑞云

瑞云，杭之名妓[1]，色艺无双[2]。年十四岁，其母蔡媪，将使出应客。瑞云告曰：“此奴终身发轫之始[3]，不可草草。价由母定，客则听奴自择之。”媪曰：“诺。”乃定价十五金，遂日见客。客求见者必以贖[4]：贖厚者，接以弈，酬以画；薄者，留一茶而已。瑞云名噪已久，自此富商贵介[5]，日接于门。

徐杭贺生[6]，才名夙著，而家仅中贖。素仰瑞云，固未敢拟同鸳梦[7]，亦竭微贖，冀得一睹芳泽。窃恐其阅人既多，不以寒峻在意[8]；及至相见一谈，而款接殊殷。坐语良久，眉目含情。作诗赠生曰：“何事求浆者，蓝桥叩晓关？有心寻玉杵，端只在人间[9]。”生得之狂喜。更欲有言，忽小鬟来白“客至”[10]，生仓猝遂别。既归，吟玩诗词，梦魂萦扰。过一二日，情不自己，修贖复往。瑞云接见良欢。移坐近生，悄然谓：“能图一宵之聚否？”生曰：“穷蹶之士[11]，惟有痴情可献知己。一丝之贖[12]，已竭绵薄。得近芳容，意愿已足；若肌肤之亲，何敢作此梦想。”瑞云闻之，戚然不乐：相对遂无一语。生久坐不出，媪频唤瑞云以促之，生乃归。心甚邑邑，思欲罄家以博一欢[13]，而更尽而别，此情复何可耐？筹思及此，热念都消，由是音息遂绝。

瑞云择婿数月，更不得一当，媪颇恚，将强夺之，而未发也。一日，有秀才投贖，坐语少时，便起，以一指按女额曰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遂去。瑞云送客返，共视额上有指印黑如墨，濯之益真。过数日，墨痕渐阔；年余，连颧彻準矣[14]。见者辄笑，而车马之迹以绝[15]。媪斥去妆饰，使与婢辈伍，瑞云又荏弱[16]，不任驱使，日益憔悴。贺闻而过之[17]，见蓬首厨下，丑状类鬼。起首见生，面壁自隐，贺怜之，便与媪言，愿赎作妇。媪许之。贺货田倾装[18]，买之而归，入门，牵衣揽涕[19]，不敢以伉俪自居，愿备妾媵，以俟来者[20]。贺曰，“人生所重者知己：卿盛时犹能知我，我岂以衰故忘卿哉！”遂不复娶。闻者共姍笑之，而生情益笃。

居年余，偶至苏，有和生与同主人[21]，忽问：“杭有名妓瑞云，近如何矣？”贺以适人对，又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其人率与仆等[22]。”和曰：“若能如君，可谓得人矣。不知价几何许？”贺曰：“缘有奇疾，姑从贱售耳。不然，如仆者，何能干勾栏中买佳丽哉！”又问：“其人果能如君？”贺以其问之异，因反诘之。和笑曰：“实不相欺：昔曾一觐其芳仪，甚惜其以绝世之姿，而流落不偶[23]，故以小术晦其光而保其璞[24]，留待怜才者之真鉴耳[25]。”贺急问曰：“君能点之，亦能涤之否？”和笑曰：“乌得不能，但须其人一诚求耳[26]。”贺起拜曰：“瑞云之婿，即某是也。”和喜曰：“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，不以妍媸易念也[27]。请从君归，便赠一佳人。”遂与同返，既至，贺将命酒。和止之曰：“先行吾法，当先令治具者有欢心也[28]。”即令以盥器贮水，戟指而书之[29]，曰：“濯之当愈。然须亲出一谢医人也。”贺笑捧而去，立俟瑞云自醮之[30]，随手光洁，艳丽一如当年。夫妇共德之，同出展谢，而客已渺，遍觅之不得，意者其仙欤？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杭：指浙江杭州。

[2]色艺：容貌和才艺。

[3]发轳（rèn 刃）：喻事情的开端；这里指妓女初次应客。轳，止住车轮转动的闸木；车启行时须先去轳，称“发轳”。

[4]贄（zhì 志）：见面的赠礼。

[5]贵介：尊贵；指贵家子弟。

[6]馀杭：旧县名，明清时属杭州府。

[7]鸳梦：喻男女欢合。鸳，鸳鸯，雌雄偶居不离，古称“匹鸟”。

[8]寒峻：贫穷的读书人。《正字通》：“鄙好人曰寒峻，唐郑光禄熏举引寒峻，士类多之。俗读寒酸，误。”

[9]“何事术浆者”四句：此诗化用裴铏《传奇》裴航与云英的爱情故事，见《辛十四娘》“千金觅玉杵”一诗注。此诗前二句，以裴航在蓝桥驿会见云英，比喻贺生求见瑞云；后二句以裴航寻觅玉杵为聘，示意贺生备资与瑞云欢聚。叩晓关，清晨叩门。端，端的、确实。

[10]客至：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“至”。

[11]穷蹶（cù 促）：穷困。蹶，通“蹶”。

[12]一丝之贄：微薄之礼。丝，重量的微小单位。

[13]罄家：拿出全部家产。博：取得。

[14]连颧（quán 拳）彻準（zhǔn 准）：谓墨痕漫延至左右颧骨及上下鼻梁。颧，颧骨。準，鼻梁。

[15]车马之迹：指来访的贵客。

[16]荏（rěn 忍）弱：柔弱，怯懦。

[17]过之：探望她。过，访。

[18]货田倾装，变卖田地，竭尽所有。倾装，犹言倾囊。

[19]揽涕：挥泪。

[20]“愿备妾媵”二句：谓自惭形秽，只愿权充姬妾，等待贺生另娶正妻。

[21]与同主人：和他同住一处。主人，指旅居的房东。

[22]率（shuài 帅）与仆等：与我略同。率，大致。等，相等。

[23]不偶：不遇。

[24]晦其光而保其璞，谓遮掩其光彩，保护其纯真。晦，使其晦暗。光，指玉石的光泽。璞，未雕琢的玉石，比喻天真、本色。

[25]鉴：鉴别，鉴赏。

[26]一诚求，言诚求一次就可以了。

[27]妍媸：美丑。易念：改变心意。

[28]治具者：准备酒食之人；指瑞云。

[29]戟指而书之：指书写符篆，施行法术。戟指，屈指如戟形，施法术时所作的手势。

[30]醜（huì 绘）：洗脸。

仇大娘

仇仲，晋人，忘其郡邑。值大乱，为寇俘去。二子福、禄俱幼；继室邵氏[1]，抚双孤[2]，遗业幸能温饱[3]。而岁屡侵[4]，豪强者复凌藉之[5]，遂至食息不保[6]。仲叔尚廉利其嫁，屡劝驾[7]，而邵氏矢志不摇。廉阴券于大姓[8]，欲强夺之；关说已成，而他人不之知也。里人魏名，夙狡狴[9]，与仲家积不相能[10]，事事思中伤之。因邵寡，伪造浮言以相败辱。大姓闻之，恶其不德而止。久之，廉之阴谋与外之飞语[11]，邵渐闻之，冤结胸怀，朝夕陨涕[12]，四体渐以不仁[13]，委身床榻[14]。福甫十六岁，因缝纫无人，遂急为毕烟。妇，姜秀才妃瞻之女，颇称贤能，百事赖以经纪。由此用渐裕，仍使禄从师读。

魏忌嫉之，而阳与善，频招福饮，福倚为腹心交。魏乘间告曰：“尊堂病废，不能理家人生产；弟坐食，一无所操作。贤夫妇何为作马牛哉！且弟买妇，将大耗金钱。为君计，不如早析[15]，则贫在弟而富在君也。”福归，谋诸妇；妇咄之。奈魏日以微言相渐渍[16]，福惑焉，直以己意告母。母怒，诟骂之。福益恚，辄视金粟为他人之物而委弃之。魏乘机诱博赌，仓粟渐空，妇知而未敢言，既至粮绝，被母骇问，始以实告。母愤怒，而无如何，遂析之。幸姜女贤，旦夕为母执炊[17]，奉事一如平日。福既析，益无顾忌，大肆淫赌[18]。数月间，田屋悉偿戏债，而母与妻皆不及知。福资既罄，无所为计，因券妻贷资，苦无受者，邑人赵阎罗，原漏网之巨盗，武断一乡[19]，固不畏福言之食也，慨然假资。福持去，数日复空。意踟蹰[20]，将背券盟。赵横目相加[21]。福惧，赚妻付之。魏闻窃喜，急奔告姜，实将倾败仇也。姜怒，讼兴。福惧甚，亡去。姜女至赵家，始知为婿所卖，大哭，但欲觅死。赵初慰谕之，不听；既而威逼之，益骂；大怒，鞭撻之，终不肯服。因拔笄自刺其喉，急救，已透食管，血溢出。赵急以帛束其项，犹冀从容而挫折焉[22]。明日，拘牒已至，赵行行不置意[23]。官验女伤重，命笞之，隶相顾无敢用刑。官久闻其横暴，至此益信，大怒，唤家人出，立毙之，姜遂舁女归。

自姜之讼也，邵氏始知福不肖状[24]，一号几绝，冥然大渐[25]。禄时年十五，茕茕无以良主[26]。先是，仲有前室女大娘[27]，嫁于远郡，性刚猛，每归宁，馈赠不满其志，辄迁父母，往往以愤去，仲以是怒恶之；又因道远，遂数载已不一存问[28]。邵氏垂危，魏欲招之来而启其争。适有贸贩者，与大娘同里，便托寄语大娘，且歆以家之可图[29]。数日，大娘果与少子至。入门，见幼弟侍病母，景象惨澹，不觉怆恻。因问弟福，禄备告之。大娘闻之，忿气塞吭[30]，曰：“家无成人，遂任人蹂躏至此！吾家田产，诸贼何得赚去！”因入厨下，爇火炊糜[31]，先供母，而后呼弟及子啖之。啖已，忿出，诣邑投状，讼诸博徒。众惧，敛金赂大娘。大娘受其余，而仍讼之。邑令拘甲、乙等，各加杖责，田产殊置不问。大娘愤不已，率子赴郡。郡守最恶博者。大娘力陈孤苦，及诸恶局骗之状[32]，情词慷慨。守为之动，判令知县追田给主；仍惩仇福，以儆不肖。既归，邑宰奉令敲比[33]，于是故产尽反。大娘时已久寡，乃遣少子归，且嘱从兄务业，勿得复来。大娘由此止母家，养母教弟，内外有条。母大慰，病渐瘥，家务悉委大娘。里中豪强，少见陵暴，辄握刃登门，侃侃争论[34]，罔不屈服。居年余，田产日增，时市药饵珍肴，馈遗姜女，又见禄渐长成，频嘱媒为之觅姻。魏告人曰：“仇

家产业，悉属大娘，恐将来不可复返矣。”人咸信之，故无肯与论婚者。

有范公子子文，家中名园，为晋第一。园中名花夹路，直通内室。或不知而误入之，值公子私宴，怒执为盗，杖几死。会清明，禄自塾中归，魏引与邀游，遂至园所。魏故与园丁有旧[35]，放令人，周历亭榭[36]。俄至一处，溪水汹涌，有画桥朱栏，通一漆门；遥望门内，繁花如锦，盖即公子内斋也。魏给之曰[37]：“君请先人，我适欲私焉[38]。”禄信之，寻桥入户，至一院落，闻女子笑声。方停步间，一婢出，窥见之，旋踵即返。禄始骇奔。无何，公子出，叱家人绾索逐之[39]。禄大窘，自投溪中。公子反怒为笑，命诸仆引出。见其容裳都雅，便令易其衣履，曳入一享，诘其姓氏。蔼容温语[40]，意甚亲昵。俄趋入内；旋出，笑握禄手，过桥，渐达曩所[41]。禄不解其意，逡巡不敢入。公子强曳入之，见花篱内隐隐有美人窥伺。既坐，则群婢行酒。禄辞曰：“童子无知，误践闺闼，得蒙赦宥，已出非望。但求释令早归，受恩匪浅。”公子不听。俄顷，肴炙纷纭。禄又起，辞以醉饱。公子捺坐，笑曰：“仆有一乐拍名，若能对之，即放君行。”禄唯唯请教。公子云：“拍名‘浑不似’[42]。”禄默思良久，对曰：“银成‘没奈何’[43]。”公子大笑曰：“真石崇也[44]！”禄殊不解。盖公子有女名蕙娘，美而知书，日择良偶。夜梦一人知之曰：“石崇，汝婿也。”问：“何在？”曰：“明日落水矣。”早告父母，共以为异。禄适符梦兆，故邀入内舍，使夫人女辈共覘之也。公子闻对而喜，乃曰：“拍名乃小女所拟，屡思而无其偶，今得属对[45]，亦有天缘。仆欲以息女奉箕帚[46]；寒舍不乏第宅，更无烦亲迎耳。”禄惶然逊谢，且以母病不能入赘为辞[47]。公子姑令归谋，遂遣圉人负湿衣，送之以马。既归告母，母惊为不祥。于是始知魏氏险；然因凶得吉，亦置不仇，但戒子远绝而已。逾数日，公子又使人致意母，母终不敢应。大娘应之，即倩双媒纳采焉[48]。未几，禄赘入公子家。年余游泮，才名籍甚[49]。妻弟长成，敬少弛；禄怒，携妇而归，母已杖而能行。频岁赖大娘经纪，第宅颇完好。新妇既归，仆从如云，宛然有大家风焉。

魏又见绝，嫉妒益深，恨无暇之可蹈[50]，乃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资[51]。国初立法最严[52]，禄依令徒口外[53]。范公子上下贿托，仅以蕙娘免行；田产尽没入官。幸大娘执析产书，锐身告理[54]，新增良沃如千顷[55]，悉挂福名，母女始得安居。禄自分不返，遂书离婚字付岳家[56]，伶仃自去。行数日，至都北，饭于旅肆。有丐子怔惶户外[57]，貌绝类兄；近致讯诘，果兄。禄因自述，兄弟悲惨。禄解复衣，分数金，嘱今归。福泣受而别。禄至关外，寄将军帐下为奴。因禄文弱，俾主支籍[58]，与诸仆同栖止。仆辈研问家世，禄悉告之。内一人惊曰：“是吾儿也！”盖仇仲初为寇家牧马，后寇投诚，卖仲旗下，时从主屯关外。向禄緹述，始知真为父子，抱头悲哀，一室为之酸辛。已而愤曰：“何物逃东[59]，遂诈吾儿！”因泣告将军。将军即命禄摄书记[60]；函致亲王，付仲诣都。仲伺车驾出[61]，先投冤状[62]。亲王为之婉转[63]，遂得昭雪，命地方官赎业归仇。仲返，父子各喜。禄细问家口，为赎身计。乃知仲入旗下，两易配而无所出，时方鰥也[64]。禄遂治任返。

初，福别弟归，蒲伏自投[65]。大娘奉母坐堂上，操杖问之：“汝愿受扑责，便可姑留；不然，汝田产既尽，亦无汝啖饭之所，请仍去。”福涕泣伏地，愿受答。大娘投杖曰：“卖妇之人，亦不足惩。但宿案未消[66]，再犯首官可耳[67]。”即使人往告姜。姜女骂曰：“我是仇家何人，而相告耶！”

大娘频述告福而揶揄之，福惭愧不敢出气。居半年，大娘虽给奉周备，而役同厮养[68]。福操作无怨词，托以金钱辄不苟[69]。大娘察其无他，乃白母，求姜女复归。母意其不可复挽。大娘曰：“不然。渠如肯事二主，楚毒岂肯自罹[70]？要不能不有此忿耳。”率弟躬往负荆[71]。岳父母消让良切[72]，大娘叱使长跪，然后请见姜女。请之再四，坚避不出；大娘搜捉以出。女乃指福唾骂，福惭汗无以自容。姜母始曳令起。大娘请问归期，女曰：“向受姊惠綦多，今承尊命，岂复敢有异言？但恐不能保其不再卖也！且恩义已绝，更何颜与黑心无赖子共生活哉？请别营一室，妾往奉事老母，较胜披削足矣[73]。”大娘代白其悔，为翌日之约而别。次朝，以乘舆取归，母逆于门而跪拜之[74]。女伏地大哭。大娘劝止，置酒为欢，命福坐案侧，乃执爵而言曰：“我苦争者，非自利也，今弟悔过，贞妇复还，请以簿籍交纳[75]；我以一身来，仍以一身去耳。”夫妇皆兴席改容[76]，罗拜哀泣，大娘乃止。居无何，昭雪之命下，不数日，田宅悉还故主。魏大骇，不知其自，恨无术可以复施。适西邻有回禄之变[77]，魏托救焚而往，暗以编菅爇禄第[78]，风又暴作，延烧几尽；止余福居两三屋，举家依聚其中。未几，禄至，相见悲喜。初，范公子得离书，持商蕙娘。蕙娘痛哭，碎而投诸地。父从其志，不复强。禄归，闻其未嫁，喜如岳所。公子知其灾，欲留之；禄不可，遂辞而退。大娘幸有藏金，出葺败堵。福负锺营筑，掘见窖镪，夜与弟共发之，石池盈丈，满中皆不动尊也。由是鸠工大作，楼舍群起，壮丽拟于世冑[80]。禄感将军义，备千金往赎父。福请行，因遣健仆辅之队去。禄乃迎意娘归。未几，父兄同归，一门欢腾，大娘自居母家，禁子省视，恐人议其私也，父既归，坚辞欲去。兄弟不忍。父乃析产而三之：子得二，女得一也。大娘固辞。兄弟皆泣曰：“吾等非姊，乌有今日！”大娘乃安之。遣人招子，移家共居焉。或问大娘：“异母兄弟，何遂关切如此？”大娘曰：“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，惟禽兽如此耳，岂以人而效之？”福禄闻之皆流涕，使工人治其第，皆与己等。

魏自计十余年，祸之而益以福之，深自愧悔。又仰其富，思交欢之，因以贸仲阶进[81]，备物而往。福欲却之；仲不忍拂，受鸡酒焉。鸡以布缕缚足，逸入灶；灶火燃布，往栖积薪，僮婢见之而未顾也。俄而薪焚灾舍[82]，一家惶骇。幸手指众多，一时扑灭，而厨中百物俱空矣。兄弟皆谓其物不祥。后值父寿，魏复馈牵羊[83]。却之不得，系羊庭树。夜有僮被仆殴，忿趋树下，解羊索自经死。兄弟叹曰：“其福之不如其祸之也！”自是魏虽殷勤，竟不敢受其寸缕，宁厚酬之而已。后魏老，贫而作丐，仇每周以布粟而德报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噫嘻！造物之殊不由人也！益仇之而益福之，彼机诈者无谓甚矣。顾受其爱敬，而反以得祸，不更奇哉？此可知盗泉之水[84]，一掬亦污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继室：续娶的妻子。

[2]孤：无父叫“孤”。

[3]遗业：犹遗产。

[4]岁：农业收成。浸（jìn近）：受灾。

[5]凌藉：欺凌，欺压。

[6]食息不保：谓吃饭无有保障。食息，犹言吃饭、生活。每顿饭必有间隔；一食一息曰“食息”。

[7]劝驾：犹言敦促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谓朝廷招纳贤士，责成郡守亲自往劝，并驾车送至京城。后因称促请别人起行或做某事为“劝驾”。

[8]阴券：暗地里立下契约。指署约强嫁。

[9]夙：平素，一向。狡狴：狡诈奸猾。

[10]积不相能：长期不和睦。不相能，不相容。

[11]飞语：传扬的诽谤。

[12]陨涕：落泪。

[13]四体：四肢。不仁：麻痹，指患痹症。

[14]委身床榻卧床不起。

[15]析：析居，分家。

[16]微言：秘密进言，谓暗中怂恿。渐渍：浸润，影响。

[17]执炊：做饭。

[18]淫赌：滥赌。

[19]武断一乡：谓以威势横行乡里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：“或至兼并豪党之徒，以武断于乡曲。《索隐》：“谓乡曲豪富无官位，而以威势主断曲直，故曰武断也。”

[20]踟蹰（chíchú 池除）：犹豫。

[21]横卧：怒目，凶恶的样子。

[22]挫折：指挫折其意志。

[23]行行（báng-háng）：倔强的样子。《论语·先进》谓子路侍于孔子之侧，“行行如也”。孔子说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[24]不肖：不贤。

[25]大渐：病危。

[26]茕茕（qióngqióng 穷穷）：孤独无依。

[27]前室：前妻。

[28]存问：慰问。存，探望。

[29]歆以家之可图：以可以图谋仇家家产暗示仇大娘。歆，引诱。

[30]吭（háng 杭）：喉咙。

[31]爇火炊糜：烧火煮粥。

[32]诸恶：指诸博徒。局骗：构成圈套骗人。

[33]敲比：敲扑追比，指强令限期完成“追田给主”。比，追比，见《促织》“严限追比”注。

[34]侃侃（kǎn-kǎn 砍砍）：理直气壮，从容而谈。

[35]有旧：有旧交。

[36]周历亭榭：周游园林。历，游历。亭榭，园林中的建筑。榭，建在高处的敞屋。

[37]给（dài 待）：欺骗。

[38]私：小便。

[39]缩（wǎn 宛）索：拿着绳子。缩，盘结。

[40]蔼容温语：面容和蔼，言语温和。

[41]曩所：以前所到的地方，指“内斋”。

[42]拍：即上文的“乐拍”，本指乐曲，此指乐器。“浑不似”：弹拨乐器名，形似琵琶，四弦，长项，圆颡，又名“火不思”、“和必斯”。

[43]银成“没奈何”：相传宋朝张俊家多白银，每千两铸成一个圆球，视为“没奈何”；意谓特大银块，盗贼也没法偷窃。见《夷坚支志》戊四《张拱之银》。

[44]石崇：字季伦，晋代南皮人，使客航海致富。后世多以石崇代指富豪。

[45]属对：撰成对句。

[46]息女：亲生女。奉箕帚：持箕帚洒扫；代指作妻子。奉，通“捧”。

[47]入赘：男子就婚于女家叫“入赘”。

[48]纳采：古代婚礼，男女双方同意后，男家备彩礼去女家缔结婚约。

[49]籍甚：谓声名甚盛。籍，通籍。甚，盛。

[50]无瑕之可蹈：无机可乘，指找不到陷害的借口。瑕，喻缺点、毛病。蹈，践踏，利用。

[51]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资：诱引旗下逃人诬陷仇禄窝藏其钱财。旗下逃人，指被清兵掳去为奴而逃亡的人。旗下，编入旗籍的人。明代末年，满族统治者建立八旗制度。以旗为标志，分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、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，合称八旗。最初八旗兼有军事、行政、生产三方面的职能，后来成为兵籍编制。编入八旗的人习称为“旗下”。逃人，指逃走的满人家奴。这些家奴，多是清兵在战争中掳掠的人丁。入关前后，清帝和八旗贵族、官员，掳掠上百万汉民，通令充当家奴，耕田放牧，从征厮杀。清政权严禁家奴逃亡，顺治年间制定详细条例，凡“逃人及窝逃之人，两邻、十家长、百家长，俱照逃人定例治罪”，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十五。仇禄被诬陷替逃人寄放钱财，就成了“窝逃之人”。

[52]国初：指清朝建国之初。

[53]禄依令徙口外：仇禄按照法令应流放口外充军。口外，长城以外的我国北部地区。口，指长城的关隘。清初法例规定，文武官员或有功名的人，隐匿逃人，将本人“并妻子流徙，家产入官”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八十六。

[54]锐身合理，挺身而出，据理诉讼。

[55]良沃：肥沃的良田。如于：若干。

[56]字：字据。

[57]怔惶：惊怖懊恨的样子。《集韵》：“惶，惶怛，恨也。”

[58]主支籍：犹言管帐。支，计算。

[59]逃东：清兵来人关前称为“东师”，被其所掳为奴的人称为“东人”。“逃东”就是“逃人”。

[60]摄书记：代理文书人员。摄，代理。书记，主管文书记录的人员。

[61]车驾：帝王所乘车，这里代指亲王。

[62]冤状：鸣冤的讼状。

[63]婉转：意指委婉说情、解脱。

[64]鰥（gu n 官）：老而无妻叫“鰥”。

[65]蒲伏：同“匍匐”。伏身地下。自投：认错请罪。

[66]宿案：旧案。

[67]首官：告官。首，陈述罪状叫“首”，自陈叫“自首”，告人叫“出首”。

[68]役：役使。厮养：仆人。

[69]不苟：不马虎；认真对待。

[70]“楚毒”句：指姜女自刺其喉，拒绝赵阎王的威逼。

[71]负荆：主动请罪。战国时，赵将廉颇与上卿蔺相如不和，屡加挫辱。蔺相如以国事为重，屡次退让。后来廉颇知错，“肉袒负荆”，向蔺相如请罪。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负，背负。荆，荆条，用作刑杖。

[72]诮(qiào)让良切：责备甚严。

[73]披削：披缁削发，指出家为尼。佛教戒律规定，出家为僧尼，须披僧衣，剃去长发。

[74]逆于门：在家门前迎接。逆，迎。

[75]簿籍：指记录家产的账簿。

[76]兴席：离席；站起。兴，起。改容：变了脸色，表示惶恐。

[77]回禄之变：指发生火灾。回禄，传说中的火神，见《左传，昭公十八年》。

[78]编菅(jiān兼)：草荐。

[79]不动尊：指白银，意为收藏不用，如佛像端坐不动。

[80]拟于世胄：类似世家。拟，比拟、类似。世胄，犹言“世家”。

[81]阶进：作为进见的因由。

[82]灾舍：火烧房舍。

[83]馈牵羊：此既实指送羊祝寿，又暗喻服输悔过之意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楚于围郑。……郑伯内袒牵羊以逆。”注：“肉袒牵羊，示服为臣仆。”[84]盗泉：古泉名，故址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北。《尸子》：孔子“过于盗泉，渴矣而不饮，恶其名也。”旧时以“盗泉之水”比喻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东西。这里以之比喻恶人魏名所送的礼物。

曹操冢

许城外有何水汹涌[1]，近崖深黯。盛夏时，有人入浴，忽然若被刀斧，尸断浮出，后一人亦如之。转相惊怪。邑宰闻之，遣多人闸断上流，竭其水。见崖下有深洞，中置转轮，轮上排利刃如霜。去轮攻入，有小碑，字皆汉篆[2]。细视之，则曹孟德墓也[3]。破棺散骨，所殉金宝尽取之。

异史氏曰，“后贤诗云：‘尽掘七十二疑冢，必有一冢葬君尸[4]。’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？奸哉瞞也！然千馀年而朽骨不保，变诈亦复何益？呜呼，瞞之智，正瞞之愚耳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许城：指许昌，即今河南省许昌市。

[2]汉篆：汉代篆书，为当时通行的一种字体。

[3]曹孟德：即曹操，字孟德，小字阿瞞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》本传，死葬漳河旁“西门豹祠西原上”。设七十二疑冢之说，见陶宗仪《辍耕录·疑冢》。

[4]后贤诗：此指宋人俞应符诗。诗云：“人言疑冢我不疑，我有一法君未知。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，必有一冢葬君尸。”见陶宗仪《辍耕录·疑冢》。

龙飞相公

安庆戴生[1]，少薄行[2]，无检幅[3]。一日，自他醉归，途中遇故表兄季生。醉后昏眊[4]，亦忘其死，问[5]：“向在何所？”季曰：“仆已异物[6]，君忘之耶？”戴始恍然，而醉亦不惧，问：“冥间何作？”答云：“近在转轮王殿下司录[7]。”戴曰：“人世祸福，当必知之？”季曰，“此仆职也，乌得不知[8]。但过烦，非甚关切，不能尽记耳。三日前偶稽册，尚睹君名。”戴急问其何词，季曰：“不敢相欺，尊名在黑暗狱中[9]。”戴大惧，酒亦醒，苦求拯拔。季曰：“此非仆所能效力，惟善可以已之。然君恶籍盈指[10]，非大善不可复挽，穷秀才有何大力？即日行一善，非年余不能相准[11]，今已晚矣，但从此砥行[12]，则地狱或有出时。”戴闻之泣下，伏地哀恳；及仰首，而季已杳矣。悒悒而归。由此洗心改行，不敢差跌[13]。

先是，戴私其邻妇，邻人闻之而不肯发，恩掩执之[14]。而戴自改行，永与妇绝；邻人伺之不得，以为恨。一日，遇于田间，阳与语，给窥窬井[15]，因而堕之。井深数丈，计必死。而戴中夜苏，坐井中大号，殊无知者。邻人恐其复生，过宿往听之；闻其声，急投石。戴移闭洞中[16]，不敢复作声。邻人知其不死，鬬土填井[17]，几满之。洞中冥黑，真与地狱无少异者。空洞无所得食，计无生理。蒲伏渐入[18]，则三步外皆水，无所复之，还坐放处。初觉腹馁，久竟忘之。因思重泉下无善可行[19]，惟长宣佛号而已[20]。既见燐火浮游，荧荧满洞，因而祝之：“闻青燐悉为冤鬼；我虽暂生，固亦难反，如可共话，亦慰寂寞。”但见诸燐渐浮水来；燐中皆有一人，高约人身之半。诘所自来，答云：“此古煤井。主人攻煤，震动古墓，被龙飞相公决地海之水，溺死四十三人。我等皆鬼也。”问：“相公何人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但相公文学士，今为城隍幕客，彼亦怜我等无辜，三五日辄一施水粥。思我辈冷水浸骨，超拔无日[21]。君倘再履人世，祈捞残骨葬一义冢。则惠及泉下者多矣。”戴曰：“如有万分之一，此即何难。但深在九地，安望重睹天日乎！”因教诸鬼使念佛，捻块代珠，记其藏数[22]。不知时之昏晓，倦则眠，醒则坐而已。忽见深处有笼灯，众喜曰：“龙飞相公施食矣！”邀戴同往。戴虑水沮[23]，众强曳扶以行，飘若履虚。曲折半里许，至一处，众释令自行；步益上，如升数仞之阶。阶尽，睹房廊，堂上烧明烛一支，大如臂。戴久不见火光，喜极趋上。上坐一叟，儒服儒巾。戴辍步不敢前。叟已睹见，讶问：“生人何来？”戴上，伏地自陈。叟曰：“我耳孙也[24]。”因令起，赐之坐。自言：“戴潜，字龙飞。向因不肖孙堂，连结匪类，近墓作井，使老夫不安于夜室，故以海水没之，今其后续如何矣？”盖戴近宗凡五支，堂居长。初，邑中大姓赂堂，攻煤于其祖茔之侧。诸弟畏其强，莫敢争。无何，地水暴至，采煤人尽死井中。诸死者家，群兴大讼，堂及大姓皆以此贫；堂子孙至无立锥[25]。戴乃堂弟裔也。曾闻先人传其事，因告翁。翁曰：“此等不肖，其后乌得昌[26]！汝既来此，当勿废读。”因饷以酒馔，遂置卷案头，皆成、洪制艺[27]，迫使研读。又命题课文[28]，如师教徒，堂上烛常明，不剪亦不灭。倦时辄眠，莫辨晨夕。翁时出，则以一僮给役。历时觉有数年之久，然幸无苦。但无别书可读，惟制艺百首，首四千余遍矣。翁一日谓曰：“子孽报已满，合还人世。余冢邻煤洞，阴风刺骨，得志后，当迁我于东原。”戴敬诺。翁乃唤集群鬼，仍送至旧坐处。群鬼罗拜再嘱。戴亦不知何计可出。

先是，家中失戴，搜访既穷，母告官，系縲多人[29]，并少踪绪。积三四年，官离任，缉察亦弛。戴妻不安于室，遣嫁去。会里中人复治旧井，入洞见戴，抚之未死。大骇，报诸其家。异归经日，始能言其底里。自戴入井，邻人殴杀其妇，为妇翁所讼，驳审年馀，仅存皮骨而归。闻戴复生，大惧亡去[30]。宗人议究治之，戴不许；且谓曩时实所自取，此冥中之谴，于彼何与焉。邻人察其意无他，始逡巡而归。井水既涸，戴买人入洞拾骨，俾各为具[31]，市棺设地，葬丛冢焉[32]。又稽宗谱名潜，字龙飞，先设品物祭诸其冢。学使闻其异，又赏其文，是科以优等入闈[33]，遂捷于乡[34]。既归，营兆东原[35]、迁龙飞厚葬之；春秋上墓，岁岁不衰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乡有攻煤者，洞没于水，十余人沉溺其中。竭水求尸，两月馀始得涸，而十余人并无死者。盖水大至时，共涌高处，得不溺。继而之上，见风始绝，一昼夜乃渐苏。始知人在地下，如蛇鸟之蛰，急切未能死也。然未有至数年者。苟非至善，三年地狱中，乌复有生人哉[36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[注释]

[1]安庆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安徽安庆市。

[2]少薄行：年轻时轻薄无行。

[3]无检幅：不修边幅。

[4]昏眊：视觉模糊。

[5]亦忘其死，问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“其”字缺，“问”字除去。

[6]异物：指死亡的人。

[7]转轮王：梵语意译，一译“转轮圣帝”，“转轮圣王”，“轮王”等。古印度神话中法力极大的“圣王”。据说他自天感得轮宝，以转轮宝而降伏四方，因名。见《长阿含经·大本经》和《俱舍论》。

[8]乌得不知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“不”字下衍一“不”字。

[9]黑暗狱：传说中的地狱之一。

[10]恶籍盈指：犹言记录恶迹的簿册堆满一尺厚。极言其罪恶之多。籍，记事簿。指，指尺。古时以中指中节为寸，十倍为尺，名曰指尺。

[11]相准：相准折，谓善恶之事两相抵销。

[12]砥(d底)行：砥砺自己的言行，使之合乎正道。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博学以知服，近文章，砥砺廉隅。”砥，砥砥，砂石，磨石。引申为磨炼、磨厉。

[13]差(cu蹉)跌：同“蹉跌”，失足跌倒，喻失误。

[14]掩执之：乘其不备抓获他。

[15]眚(yuán宛)井：枯井，废井。

[16]移闭洞中：转移而藏身洞中。闭，伏藏。

[17]鬲(zhú竹)土：掘土。鬲，同“”，大锄，引申为挖掘。

[18]蒲伏：同“匍匐”，四肢着地而行。

[19]重泉：谓地下，犹九泉。下文“九地”，同此。

[20]长宣佛号：长日宣诵佛的名号。佛，此指阿弥陀佛，佛教净土宗称其为“西方极乐世界”的教主，能接引念佛人往生“西方净土”。

[21]超拔：犹超度。佛、道谓使死者灵魂得以脱离地狱之苦。

[22]“捻块”二句：捻泥块代替佛珠，以记其诵念佛经之数。珠，佛珠，

僧人诵经时用以计数。详《瞳人语》“捻珠”注。藏数，佛经数。藏，佛道经典的总称。此指佛经。

[23]水沮：水深难行。沮，阻。

[24]耳孙：远孙，亦称“仍孙”，见《汉书·惠帝纪》。

[25]无立锥：贫无立锥之地，言其贫困到一无所有。

[26]其后乌得昌：他的后代怎能兴盛。

[27]成、洪制艺：明代成化、弘治年间的八股文。成，成化，明宪宗朱见深年号（1465—1487）。洪，应作“弘”，即弘治，明孝宗朱祐樞年号（1488—1505）。制艺，经义的别称。因是制举应试文章，故称制艺。此指八股文。

[28]命题课文：出题考查其文章写得如何。课，考核，定有程式而加以稽核。

[29]系縲（léi 累）多人：牵连入狱多人。縲，縲绁，拘系犯人的绳索，引申为牢狱。

[30]亡：逃。

[31]俾各为具：使其各各凑成完整的尸骨。俾，使。具，完备。

[32]丛冢：丛聚之冢。丛，聚集。

[33]是科以优等入闈：谓这年科考以优等参加乡试。科，科举考试。明清科举制度，生员经学政岁、科两试录科之后，才能选送参加乡试。闈，秋闈。详《陆判》注。

[34]捷于乡：谓考中举人。乡，指乡试。

[35]营兆；营建坟墓。兆：指墓地。

[36]生人：活人。

珊瑚

安生大成，重庆人[1]，父孝廉，蚤卒[2]。弟二成，幼。生娶陈氏，小字珊瑚，性娴淑。而生母沈，悍谬不仁[3]，遇之虐，珊瑚无怨色。每早旦，靓妆往朝[4]。值生疾，母谓其诲淫，诟责之。珊瑚退，毁妆以进。母益怒，投颡自挝[5]。生素孝，鞭妇，母始少解。自此益憎妇，妇虽奉事惟谨[6]，终不与交一语。生知母怒，亦寄宿他所，示与妇绝。久之，母终不快，触物类而骂之[7]，意皆在珊瑚。生曰：“娶妻以奉姑嫜[8]，今若此，何以妻为！”遂出珊瑚[9]，使老妪送诸其家。方出里门，珊瑚泣曰：“为女子不能作妇，归何以见双亲？不如死！”袖中出剪刀刺喉。急救之，血溢沾衿，扶归生族婶家。婶王氏[10]，寡居无耦[11]，遂止焉。

媪归，生嘱隐其情，而心窃恐母知。过数日，探知珊瑚创渐平，登王氏门，使勿留珊瑚。王召生入；不入，但盛气逐珊瑚[12]。无何，王率珊瑚出见生，便问：“珊瑚何罪？”生责其不能事母。珊瑚脉脉不作一言[13]，惟俯首呜泣，泪皆赤，素衫尽染。生惨恻不能尽词而退。又数日，母已闻之，怒诣王，恶言诘让。王傲不相下，反数其恶，且言：“妇已出，尚属安家何人？我自留陈氏女，非留安氏妇也，何烦强与他家事[14]！”母怒甚而穷于词，又见其意气凶凶[15]，惭沮大哭而返。珊瑚意不自安，思他适。先是，生有母姨于媪，即沈姊也。年六十馀，子死，止一幼孙及寡媳；又尝善视珊瑚。遂辞王，往投媪。媪诘得故，极道妹子昏暴，即欲送之还。珊瑚力言其不可，兼嘱勿言。于是与于媪居，如姑妇焉[16]。珊瑚有两兄，闻而怜之，欲移之归而嫁之。珊瑚执不肯，惟从于媪纺绩以自度。

生自出妇，母多方为生谋昏[17]，而悍声流播，远近无与为耦。积三四年，二成渐长，遂先为毕姻。二成妻臧姑，骄悍戾沓[18]，尤倍于母，母或怒以色，则藏姑怒以声。二成又懦，不敢为左右袒。于是母威顿减，莫敢撻[19]，反望色笑而承迎之，犹不能得臧姑欢。臧姑役母若婢；生不敢言，惟身代母操作，涤器洒扫之事皆与焉。母子恒于无人处，相对饮泣。无何，母以郁积病，委顿在床，便溺转侧皆须生；生昼夜不得寐，两目尽赤。呼弟代役，甫入门，臧姑辄唤去之。生于是奔告于媪，冀媪临存[20]。入门，泣且诉。诉未毕，珊瑚自帏中出，生大惭，禁声欲出，珊瑚以两手叉扉[21]。生窘极，自肘下冲出而归，亦不敢以告母。无何，于媪至，母喜止之。由此媪家无日不以人来，来辄以甘旨饷媪。媪寄语寡媳：“此处不饿，后勿复尔。”而家中馈遗，卒无少间。媪不肯少尝食，辄留以进病者[22]。母病亦渐瘥。媪幼孙又以母命将佳饵来问疾。沈叹曰：“贤哉妇乎！姊何修者！”媪曰：“妹以去妇何如人[23]？”曰：“嘻！诚不至夫己氏之甚也[24]！然乌如甥妇贤。”媪曰：“妇在，汝不知劳；汝怒，妇不知怨：恶乎弗如？”沈乃泣下，且告之悔，曰：“珊瑚嫁也未者？”答云：“不知，请访之[25]。”又数日，病良已，媪欲别。沈泣曰：“恐姊去，我仍死耳！”媪乃与生谋，析二成居。二成告臧姑。臧姑不乐，语侵兄，兼及媪。生愿以良田悉归二成，臧姑乃喜。立析产书已，媪始去，明日，以车来迎沈。沈至其家，先求见甥妇，亟道甥妇德。媪曰：“小女子百善，何遂无一疵？余固能容之。子即有妇如吾妇，恐亦不能享也。”沈曰：“呜呼冤哉！谓我木石鹿豕耶[26]！具有口鼻，岂有触香臭而不知者？”媪曰：“被出如珊瑚，不知念子作何语[27]？”曰：“骂之耳。”媪曰：“诚反躬无可骂，亦恶乎而骂之[28]？”

曰：“瑕疵人所时有，惟其不能贤，是以知其骂也。”媪曰：“当怨者不怨，则德焉者可知；当去者不去，则抚焉者可知[29]。向之所馈遗而奉事者；固非予妇也，而妇也[30]。”沈惊曰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珊瑚寄此久矣。向之所供，皆渠夜绩之所贻也。”沈闻之，泣数行下，曰：“我何以见我妇矣！”媪乃呼珊瑚。珊瑚含涕而出，伏地下。母惭痛自搥，媪力劝始止，遂为姑娘如初。

十余日偕归，家中薄田数亩，不足自给，惟恃生以笔耕[31]。妇以针耨[32]。二成称饶足，然兄不之求，弟亦不之顾也。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；嫂亦恶其悍，置不齿。兄弟隔院居。藏姑时有陵虐，一家尽掩其耳。藏姑无所用虐，虐夫及婢。婢一日自经死。婢父讼藏姑，二成代妇质理，大受扑责，仍坐拘藏姑。生上下为之营脱，卒不免。藏姑械十指，肉尽脱。官贪暴，索望良奢。二成质田贷资，如数内入[33]，始释归。而债家责负日亟[34]，不得已，悉以良田鬻于村中任翁。翁以田半属大成所让，要生署券[35]。生往，翁忽自言：“我安孝廉也。任某何人，敢市吾业！”又顾生曰：“冥中感汝夫妻孝，故使我暂归一面。”生出涕曰：“父有灵，急救吾弟！”曰：“逆于悍妇，不足惜也！归家速办金，赎吾血产[36]。”生曰：“母子仅自存活，安得多金？”曰：“紫薇树下有藏金，可以取用。”欲再问之，翁已不语；少时而醒，茫不自知。生归告母，亦未深信。藏姑已率人往发窖，坎地四五尺[37]，止见砖石，并无所谓金者，失意而去。生闻共掘藏，戒母及妻勿往视。后知其无所获，母窃往窥之，见砖石杂土中，遂返。珊瑚继至，则见土内悉白镪[38]；呼生往验之，果然。生以先人所遗，不忍私，召二成均分之。数适得揭取之二，各囊之而归。二成与藏姑共验之，启囊则瓦砾满中，大骇。疑二成为兄所愚，使二成柱窥兄，兄方陈金几上，与母相庆。因实告兄，兄亦骇，而心甚怜之，举金而并赐之，二成乃喜，往酬责讫：[39]，甚德兄。藏姑曰：“即此益知兄诈。若非自愧于心，谁肯以瓜分者复让人乎[40]？”二威疑信半之。次日，债主遣仆来，言所偿皆伪金，将执以首官，夫妻皆失色。藏姑曰：“何如！我固谓兄贤不至于此，是将以杀汝山！”二成惧，往哀责主[41]主怒不释。二成乃券田于主，听其自售，始得原金而归。细视之，见断金二锭，仅裹真金一韭叶许，中尽铜耳。藏姑因与二成谋：留其断者，余仍反诸兄以覘之。且教之言曰：“屡承让德：[42]，实所不忍，薄留二挺，以见推施之义[43]。所存物产，尚与兄等，徐无庸多田也，业已弃之，赎否在兄。”生不知其意，固让之。二成辞甚决，生乃受。称之少五两徐，命珊瑚质窗收以满其数，携付债主。主疑似旧金，以剪刀夹验之，纹色俱足，无少差谬，遂收金，与生易券。二成还金后，意其必有参差[44]；既闻旧业已赎，大奇之。藏姑疑发掘时，兄先隐其真金，忿诣兄所，责数垢厉，生乃悟反金之故。珊瑚逆而笑曰：“产固在耳，何怒为？”使生出券付之。二成一夜梦父责之曰：“汝不孝不弟[45]，冥限已迫[46]，寸土皆非己有，占赖将以奚为[47]！”醒告藏姑，欲以田归兄。藏姑嗤其愚。是时二成有两男，长七岁，次三岁。无何，长男病痘死。藏姑始惧，使二成退券于兄。言之再三，生不受。未几，次男又死，藏姑益惧，自以券置嫂所。春将尽，田芜秽不耕：[48]，生不得已，种治之。藏姑自此改行，定省如孝子[49]；敬嫂亦至。未半年而母病卒。藏姑哭之恸，至勺饮不人口[50]。向人曰：“姑早死，使我不得事，是天不许我自赎也！”产十胎皆不言，遂以兄子为子。夫妻皆寿终。生三子举两进士。人以为孝友之报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不遭跋扈之恶，不知靖献之忠，家与国有同情哉[51]，逆妇化而母死，盖一堂孝顺，无德以戡之也[52]。臧姑自克，谓天不许其自赎，非悟道者何能为此言乎？然应迫死，而以寿终，天固已恕之矣。生于忧患，有以矣夫[53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重庆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四川重庆市。

[2]蚤：通“早”。

[3]悍谬不仁：凶横心狠。悍谬，凶横而下讲道理。谬，悖逆，言行荒谬，不合事理。

[4]靚（jTng 经）妆住朝：谓打扮齐整去拜见婆母。靚妆，艳丽的妆饰。一般指面部的修饰，如敷粉描眉等。打扮齐整去朝拜，是表示恭敬。

[5]投颡自挞，叩头碰地，自打嘴巴。颡，额头。

[6]惟：通“唯”。

[7]触物类而骂之：谓碰着什么骂什么。类，率，皆。

[8]姑嫜：公婆。

[9]出：休弃。

[10]婢王氏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无“氏”字。

[11]耦：通“偶”，伴侣。

[12]盛气：犹言怒气冲冲。《战国策·赵策》四：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揖之。”

[13]脉脉（mò 默默）：合情不语的样子。

[14]与：通“预”，干涉。

[15]凶凶：即“淘淘”，同“汹汹”，意气相向，寸步不让的样子。

[16]姑妇：婆媳。

[17]昏：同“婚”。

[18]戾沓：贪暴。戾，暴虐。沓，贪黩。《国语·郑语》：“其民沓贪而忍，不可因也。”

[19]樱（yTng 婴）：触犯。

[20]临存：亲至慰问。

[21]两手叉扉：谓两手叉开，分抵门框。

[22]緘留，犹言封存不动。

[23]去妇，被休弃的儿媳。

[24]夫（fú 弗）己氏：指不欲明言的人，犹言某人。见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。此指臧姑。

[25]请访之：此据铸雪斋抄本。请，原作“然”。

[26]谓我木石鹿豕耶：犹言你认为我是无知觉的木石和不辨是非的禽兽吗？

[27]不知念子作何语：不知道她提到你说什么。

[28]“诚反躬”二句：谓如反躬自省，认为自己一无可骂之处，别人又怎么能骂你呢。诚，如果。恶，如何，怎么。

[29]“当怨”四句：谓不以怨报怨，可见其品德之好！受虐待而不改嫁，可见其爱你之深。去，离开，此指去婆家而改嫁。抚，厚，爱。

[30]而，尔，你。

[31]笔耕，以笔代耕，谓以为人抄写谋生。

[32]针耨（nòu）：以针代耨，谓以缝纫刺绣谋生。耨，除草。

[33]内，同“纳”。

[34]责负日亟：逼索债款，一天紧似一天。责，索讨。负，欠债。亟，急。

[35]署券：在契约上签名。

[36]血产，以血汗换取来的产业。

[37]坎地：犹言掘地，从地表向下挖掘。坎，地面低陷之处。

[38]白镪，银的别称。

[39]酬责，酬还债金。责，通“债”。

[40]瓜分者：犹言平分者。瓜分，喻指像剖瓜一样分割成若干份。

[41]责：通“债”。

[42]屡承止德：屡次受到您谦让的恩惠。德，恩惠。

[43]推施之义：推恩施惠的情谊。推，推恩，施恩惠于他人。

[44]意其必有参差：谓料想其去一定会发生争执。参差，此指双方意见不一而发生争讼。

[45]不孝不弟，谓不善事父母，不敬爱兄长。弟，通“悌”。

[46]冥限已迫：冥世索命的期限已近。

[47]奚为，何为。奚，何。

[48]芜秽：犹荒芜，农田中杂草丛生。

[49]定省：昏定晨省，敬事父母。详《水莽草》“奉晨昏”注。

[50]勺饮，犹言滴水。

[51]“不遭”三句：言如不遇到强梁不驯的恶人，使不知安分尽责之人的忠诚，家庭与国家的情形有一致之处。跋扈，横暴不驯。靖献，犹言安分尽责。《书·微子》：“自靖，人自献于先王。”

[52]“逆妇”三句：谓江逆之儿媳被感化而婆母却早早死去，这说明一堂孝顺，她是无德来承受的。逆妇，违逆之妇，即不孝敬父母的儿媳妇。化，被感化。戡，克，胜。

[53]“生于”二句：《孟子·告子》下：“人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，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”二句谓孟子所以说出忧患足以使人生存，安乐足以使人灭亡的话，是有一定原因的。

五通

南有五通[1]，犹北之有狐也。然北方狐崇，尚百计驱遣之；至于江浙五通，民家有美妇，辄被淫占，父母兄弟，皆莫敢息，为害尤烈。有赵弘者，吴之典商也[2]。妻阎氏，颇风格[3]。一夜，有丈夫岸然自外入，按剑四顾，婢媪尽奔。阎欲出，丈夫横阻之，曰：“勿相畏，我五通神四郎也。我爱汝，不为汝祸。”因抱腰如举婴儿，置床上，裙带自脱，遂狎之。而伟岸甚不可堪，迷惘中呻楚欲绝。四郎亦怜惜，不尽其器。既而下床，曰：“我五日当复来。”乃去。弘于门外设典肆，是夜婢奔告之，弘知其五通，不敢问。质明视妻，意不起，心甚羞之，戒家人勿播。妇三四日始就平复，而惧共复至。婢姐不敢宿内室，悉避外舍；惟妇对烛含愁以伺之。无何，四郎偕两人入，皆少年蕴藉[4]。有僮列肴酒，与妇共饮。妇羞缩低头，强之饮亦不饮；心惶惕然，恐更番为淫，则命合尽矣。三人互相劝酬，或呼大兄，或呼三弟。饮至中夜，上座二客并起，曰：“今日四郎以美人见招，会当邀二郎、五郎釀酒为贺[5]。”遂辞而去。四郎挽妇入帟，妇哀免；四郎强合之，血液流寓，昏不知人，四郎始去。妇奄卧床榻，不胜羞愤，思欲自尽，而投缊则带自绝，屡试皆然，苦不得死。幸四郎不常至，约妇痊可始一来。积两三月，一家俱不聊生。

有会稽万生者[6]，赵之表弟，刚猛善射。一日过赵，时已暮，赵以客舍为家人所集，遂导客宿内院。万久不寐，闻庭中有人行声，伏窗窥之，见一男子入妇室。疑之，捉刀而潜视之，见男子与阎氏并肩坐，肴陈几上矣。忿火中腾，奔而入。男子惊起。急觅剑；刀已中颇，颇裂而踏。视之，则一小马，大如驴。愕问妇；妇具道之，且曰：“诸神将至，为之奈何！”万摇手，禁勿声。灭烛取弓矢，伏暗中。未几，有四五人白空飞堕。万急发一矢，首者殪[7]。三人吼怒，拔剑搜射者。万握刀依扉后，寂不少动。一人人，刳颈亦殪。仍倚扉后，久之无声，乃出，叩关告赵。赵大惊，共烛之，一马两豕死室中。举家相庆。犹恐二物复仇，留万于家，烹豕煮马而供之[8]；味美，异于常馐。万生之名，由是大噪。居月余，其怪竟绝，乃辞欲去。有木商某苦要之[9]。

先是，木有女未嫁[10]，忽五通昼降，是二十余美丈夫，言将聘作妇，委金百两，约吉期而去。计期已迫，阎家惶惧[11]。闻万生名，坚请过诸其家。恐万有难词，隐其情不以告。盛筵既罢，妆女出拜客，年十六七，是好女子[12]。万错愕不解其故，离坐伛偻[13]。某捺坐而实告之。万初闻而惊，而生平意气自豪，故亦不辞。至日，某仍悬彩于门，使万坐室中。日昃不至，窃意新郎已在诛数。未几，见檐间忽如鸟堕，则一少年盛服入。见万，反身而奔。万追出，但见黑气欲飞，以刀跃挥之，断其一足，大噪而去。俯视，则巨爪大如手，不知何物[14]；寻其血迹，入于江中。某大喜，闻万元耦[15]，是夕即以所备床寝，使与女合卺焉[16]。于是素患五通者，皆拜请一宿其家。居年余，始携妻而去。自是吴中止有一通，不敢公然为害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五通、青蛙[17]，惑俗已久，遂至汪其淫乱，无人敢私议，一语。万生真天下之快人也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五通：江南淫鬼邪神名，又称“五圣”、“五显灵公”、“五郎神”。唐宋以来，即有记载。明清两代，吴中人多祀此神，见王士禛《池北偶谈·毁淫祠》。

[2]吴：吴县，即今江苏苏州市。典商：开设当铺的商人。

[3]颇风格：颇有姿色。风格，仪容，风度。

[4]蕴藉：宽厚而有涵养。

[5]釀酒：众人凑钱饮酒。

[6]会稽：县名，即今浙江绍兴市。

[7]殪（yì亦）：死。

[8]𩚑（páo炮）豕：烤诸肉。𩚑，同“炮”，烧烤。

[9]要：通“邀”，挽留。

[10]木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某”。

[11]阖家：全家。阖，合。

[12]好女子：美丽的女子。

[13]离坐伛偻：女子出拜，万离坐鞠躬，表示不敢受拜，同时也避男女之嫌，不平视对方。伛偻，鞠躬，恭敬的样子。

[14]知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如”。

[15]耦：通“偶”。

[16]合卺：此指举行婚礼，结婚。

[17]青蛙：青蛙神，邪神名。详本书卷十一《青蛙神》。

又

金生，字玉孙，苏州人。设帐于淮[1]，馆缙绅园中[2]。园中屋宇无多，花木丛杂。夜既深，僮仆散尽，孤影彷徨，意绪良苦。一夜，三漏将残[3]，忽有人以指弹扉。急问之，对以“乞火”，音类馆童。启户内之[4]，则二八丽者，一婢从诸其后。生意妖魅，穷诸甚悉。女曰：“妾以君风雅之士，枯寂可怜，不畏多露[5]，相与遣此良宵。恐言其故，妾不敢来，君亦不敢纳也。”生又以为邻之奔女[6]，惧丧行检[7]，敬谢之。女横波一顾，生觉魂魄都迷，忽颠倒不能自主，婢已知之，便云：“霞姑。我且去。”女颔之。既而呵曰：“去则去耳，甚得云那、霞耶！”婢既去，女笑曰：“适室中无人，遂偕婢从来。无知如此，遂以小字令君闻矣。”生曰，“卿深细如此，故仆惧有祸机[8]。”女曰：“久当自知，保不败君行止[9]，勿忧也。”上榻缓其装束，见臂上腕钏，以条金贯火齐[10]，衔双明珠；烛既灭，光照一室。生益骇，终莫测其所自至。事甫毕，婢来叩窗。女起，以钏照径。入丛树而去。自此无夕不至。生于去时，遥尾之；女似已觉，遽蔽其光，树浓茂，昏不见掌而返。

一日，生诣河北[11]，笠带断绝，凤吹欲落，辄于马上以手自按。至河，坐扁舟上，飘凤堕笠，随波竟去。意颇自失。既渡，见大凤飘笠，团转空际；渐落，以手承之，则带已续矣。异之。归斋向女细述：女不言，但微晒之。生疑女所为，曰：“卿果神人，当相明告，以祛烦惑[12]。”女曰：“岑寂之中[13]，得此痴情人，为君破闷，妾自谓不恶。纵令妾能为此，亦相爱耳。苦致诘难，欲见绝耶？”生不敢复言。

先是，生养甥女。既嫁，为五通所惑，心忧之而未以告人。缘与女狎昵既久，肺隔无不倾吐[14]。女曰：“此等物事，家君能驱除之。顾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诸严君[15]？”生苦哀求计。女沉思曰：“此亦易除，但须亲往。若辈皆我家奴隶，若今一指得着肌肤，则此耻西江不能耀也[16]。”生哀求无已。女曰：“当即图之。”次夕至，告曰：“妾为君遣婢南下矣。婢子弱，恐不能便诛却耳。”次夜方寝，婢来叩户。生急内人[17]。女问：“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力不能擒，已宫之矣[18]。”笑问其状。曰：“初以为郎家也；既到，始知其非，比至婿家，灯火已张，入见娘子坐灯下，隐几若寐。我敛魂覆瓿中[19]。少时，物至，入室急退，曰：‘何得寓生人！’审视无他，乃复人。我阳若迷。彼启裳入，又惊曰：‘何得有兵气！’本不欲以秽物污指，奈恐缓而生变，遂急促而阉之。物惊噪，遁去。乃起启瓿，娘子若醒，而婢子行矣。”生喜谢之，女与俱去。

后半月余，绝不复至，亦已绝望。岁暮，解馆欲归，女忽至。生喜逆之，曰：“卿久见弃，念必何处获罪；幸不终绝耶？”女曰：“终岁之好，分手未有一言，终属缺事[20]。闻君卷帐。[21]，故窃来一告别耳。”生请偕归。女叹曰：“难言之矣！今将别，情不忍昧：妾实金龙大王之女[22]，缘与君有夙分，故来相就。不合遣婢江南[23]，致江湖流传[24]，言妾为君阉割五通。家君闻之，以为大辱，忿欲赐死。幸婢以身自任，怒乃稍解；杖婢以百数。妾一跬步，皆以保母从之。投隙一至[25]，不能尽此衷曲，奈何！”言已，欲别。生挽之而泣。女曰：“君勿尔，后三十年可复相聚。”生日：“仆年三十矣[26]，又三十年，皤然一老，何颜复见？”女曰：“不然，龙宫无白叟也。且人生寿夭，不在容貌，如徒求驻颜[27]，固亦大易。”乃书一方

于卷头而去[28]。生旋里，甥女始言其异，云：“当晚若梦，觉一人捉予塞盎中；既醒，则血殷床褥，而怪绝矣。”生曰：“我曩禱河伯耳[29]。”群疑始解。

后生六十余，貌犹类三十许人。一日，渡河，遥见上流浮莲叶，大如席，一丽人坐其上，近视，则神女也。跃从之，人随荷叶俱小，渐之如钱而灭。此事与赵弘一则，俱明季事[30]，不知孰前孰后。若在万生用武之后，则吴下仅遗半通，宜其不足为害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设帐子淮：在淮上设帐授徒。设帐，谓执教。详《娇娜》注。淮，淮水。

[2]馆缙绅园：寓居于某乡绅花园。馆，止宿。缙绅，官宦，多指乡居之官。详《三生》注。

[3]三漏将残：三更将尽。

[4]内，同“纳”。

[5]不畏多露：谓不怕辛劳，乘夜而来。《诗·召南·行露》：“厌浥行露。岂不夙夜？谓行多露。”旧注谓此诗写女子托言道间多露而畏其沾湿，以拒绝情人之约。此反用之。

[6]奔女：私奔之女。旧谓不经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而往就所爱男子为私奔。

[7]行检，操行。检，约束。

[8]祸机：包藏、埋伏着祸患。

[9]行止：品行。

[10]贯火齐，串饰宝珠。火齐，宝珠名。

[11]河北：泛指淮河以北地区。

[12]祛：除去。

[13]岑寂：冷清，寂寞。

[14]肺隔：犹肺腑，肺腑之言。

[15]顾；但，但是。严君：指称父亲。语出《易·家人》。

[16]西江：西来的大江。泛指大江。语见《庄子·外物》。

[17]内，同“纳”。

[18]宫之：言将其生殖器割掉。宫，古代刑罚之一，割除男性生殖器。

[19]覆甌（bù部）中：盖于罐之中。甌，古盛酱类的瓦罐。敛口，大腹，圆足，有盖。

[20]缺事：缺憾之事。

[21]卷帐：谓辞去教职。

[22]金龙大王：即金龙四大王，神名。相传姓谢，名绪，宋时隐居钱塘金龙山。宋亡，赴水而死，明初，因曾助明太祖朱元璋而被封为金龙四大王。苏州曾建神庙。详《苏州府志》。

[23]江南：省名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置。康熙元年（1667）改置江苏、安徽两省。习惯上仍称这一地区为江南。苏州，旧属江南省。

[24]江湖：此泛指四方。

[25]投隙，犹言乘隙、乘间。

[26]年三十矣，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三十年矣”。

[27]驻颜：谓使容颜不老。

[28]书一方，写上一种驻颜的药方。

[29]河伯，河神。

申氏

泾河之侧[1]，有士人子申氏者，家窶贫[2]，竟日恒不举火。夫妻相对，无以为计。妻曰：“无已，子其盗乎[3]！”申曰：“士人子，不能亢宗[4]，而辱门户、羞先人，跽而生，不如夷而死[5]！”妻忿曰：“子欲活而恶辱耶？世不田而农者[6]，止两途：汝既不能盗，我无宁娼耳！”申怒，与妻语相侵。妻合愤而眠。申念：为男子不能谋两餐，至使妻欲娼，固不如死！潜起，投缊庭树间。但见父来，惊曰：“痴儿，何至于此！”断其绳，嘱曰：“盗可以以为，须择禾黍深处伏之。此行可富，无庸再矣。”妻闻堕地声，惊寤；呼夫不应；爇火觅之，见树上缊绝，申死其下。大骇。抚捺之，移时而苏，扶卧床上。妻忿气少乎。既明，托夫病，乞邻得稀醅饷申[7]。申啜已，出而去。至午，负一囊米至。妻问所从来，曰：“余父执皆世家[8]，向以摇尾为羞[9]，放不屑以相求也。古人云：‘不遭者可无不为[10]。’今且将作盗，何顾焉！可速炊，我将从卿言，往行劫。”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，含忍之。因浙米作糜[11]。

申饱食讫，急寻坚木，斧作梃[12]，持之欲出。妻察其意似真，曳而止之。申曰：“子教我为。事败相累，当无悔！”绝据而去[13]。日暮，抵邻村，违村里许伏焉[14]。忽暴雨，上下淋湿。遥望浓树，将以投止。而电光一照，已近村垣。远处似有行人，恐为所窥、见垣下有禾黍蒙密，疾趋而入，蹲避其中。无何，一男子来，躯甚壮伟，亦投禾中。申惧，不放少动。幸男子斜行去。微窥之，入于垣中。默忆垣内为富室亢氏第，此必梁上君子[15]，伺其重获而出，当合有分。又念：其人雄健，倘善取不予，必至用武。自度力不敌，不如乘其无备而颠之[16]。计已定，伏伺良专。直将鸡鸣，始越垣出。足未及地，申暴起，挺中腰臂[17]，踣然倾跌，则一巨龟，喙张如盆。大惊，又连击之，遂毙。先是，亢翁有女，绝惠美，父母皆怜爱之。一夜，有丈夫入室，狎逼为欢，欲号，则舌已人口，昏不知人，听其所为而去。羞以告人，惟多集婢媪，严扃门户而已。夜既寝，更不知扉何自而开：入室则群众皆迷，婢媪遍淫之。于是相告各骇，以告翁；翁戒家人操兵环绣闼，室中人烛而坐。约近夜半，内外人一时都暝，忽若梦醒，见女白身卧，状类痴，良久始寤。翁甚恨之，而无如何。积数月，女柴瘠颇殆：[18]。每语人：“有能驱遣者，谢金三百。”申平时亦悉闻之。是夜得龟，因悟崇翁女者，必是物也。遂叩门求赏。翁喜，延之上座，使人舁龟于庭，齧割之[19]。留申过夜，其怪果绝，乃如数赠之。负金而归。

妻以其隔夜不还，方且忧盼；见申入，急问之。申不言，以全置榻上。妻开视，几骇绝，曰：“子真为盗耶！”申曰：“汝逼我为此，又作是言！”妻泣曰：“前特以相戏耳。今犯断头之罪，我不能受贼人累也。请先死！”乃奔。申逐出，笑曳而返之，具以实告，妻乃喜。自此谋生产，称素封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不患贫，患无行耳，其行端者，虽饿不死；不为人怜，亦有鬼祐也。世之贫者，利所在忘义，食所在忘耻，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，而何以见谅于鬼神乎！”

邑有贫民某乙，残腊向尽[20]，身无完衣。自念：何以卒岁[21]？不敢与妻言，暗操白梃，出伏墓中，冀有孤身而过者，劫其所有。悬望甚苦，渺无人迹；而松风刺骨，不可复耐，意濒绝矣，忽见一人伛偻来。心窃喜，持梃遽出。则一舆负囊道左，哀曰：“一身实无长物。家绝食，适于婿家乞得

五升米耳。”乙夺米，复欲褫其絮袄。舆苦哀之。乙怜其老，释之，负米而归。妻诘其自，诡以“赌债”对，阴念此策良佳。次夜复往。居无几时，见一人荷挺来，亦投墓中，蹲居眺望，意似同道。乙乃逡巡自冢后出。其人惊问：“谁何？”答云：“行道者。”问：“何不行？”曰：“待君耳。”其人失笑。各以意会，并道饥寒之苦。夜既深，无所猎获。乙欲归，其人曰：“子虽作此道，然犹雏也。前村有嫁女者，营办中夜，举家必殆。从我去，得当均之。”乙喜，从之。至一门，隔壁闻炊饼声，知未寝，伏伺之[22]。无何，一人启关荷杖出行汲[23]，二人乘间掩入[24]，见灯辉北舍，他屋皆暗黑。闻一媪曰：“大姐，可向东舍一瞩，汝奁妆悉在棧中，忘扃鑰未也[25]。”闻少女作娇情声。二人窃喜，潜趋东舍，暗中摸索得卧棧[26]；启覆探之，深不见底。其人谓乙曰：“人之！”乙果人，得一裹[27]，传递而出。其人问：“尽矣乎？”曰：“尽矣。”又给之曰：“再索之。”乃闭棧，加锁而去。乙在其中，窘急无计。未几，灯火亮入，先照棧，闻媪云：“谁已扃矣。”于是母及女上榻息烛。乙急甚，乃作鼠啮物声。女曰：“棧中有鼠！”媪曰：“勿坏而衣[28]。我疲顿已极，汝宜自覘之。”女振衣起，发扃启棧。乙突出，女惊仆。乙拔关奔去，虽无所得，而窃幸得免。嫁女家被盗，四方流播。或者乙。乙惧，东遁百里，为逆旅主人赁作佣[29]。年余，浮言稍息，始取妻同居，不业白挺矣。此其自述，因类申氏，故附志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泾河之侧：泾水岸边。泾水，源于平凉和华亭，至泾州境汇合而入渭水。

[2]窶贫：贫穷。此从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屡贫”。

[3]无已，子其盗乎：犹言没法办，你就去抢劫吧！

[4]亢宗；庇护宗族，此谓光宗耀祖。亢，庇护。

[5]跣而生，不如夷而死，像盗跎那样劫掠而活，不如像伯夷那样高洁而死。跎，盗跎，古时大盗，见《庄子·盗跎》。伯夷，商末孤竹君之子，与其弟叔齐互相让国，后逃至周，谏武王伐纣，不从，遂不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。古时被推崇为高洁之士。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

[6]不田而农者：犹言不靠种田而过活的人。

[7]稀醅（yí 夷）：稀粥。

[8]父执：父亲的执友。

[9]以摇尾为羞：以摇尾乞食为羞。摇尾，摇尾而求食。语出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。本言虎落陷阱，不得已而摇尾求食，此谓在困境中向人乞求。

[10]不遭者可无不为：本谓不逢其时则什么官职都可接受，见《汉书·孙宝传》。此谓不得志的人则什么事都可以干。

[11]浙米作糜：淘米作粥。

[12]斧作挺：用斧砍削成才棒。

[13]绝裾：拉断衣袖，表示决绝。语出《世说新语·尤悔》。绝，断。裾，衣袖。

[14]违：离，距。

[15]梁上君子，指窃贼。详《某乙》注。

[16]颠之：将其打倒。

[17]腰膂（lǚ）：腰椎。膂，脊骨。

[18]柴瘠：骨瘦如柴。

[19]齑（juān 忒）割：碎割。

[20]残腊向尽：犹言将至腊月（农历十二月）底。

[21]何以卒岁：如何过年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”何以，以何，靠什么。

[22]伺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祠”。

[23]荷杖出行汲：谓出门挑水，荷，肩扛。杖，此指扁担，北方或称“钩担”。

[24]乘间掩入，乘其不备偷偷进入。

[25]扃鐍（jué 决）：关锁。扃，关闭。鐍，锁钥。

[26]卧犊，一种平置床头、长方形的盛衣柜，或称为“床头柜”。

[27]一裹：一个包裹。

[28]而，尔，你。

恒娘

洪大业，都中人[1]，妻朱氏，姿致颇佳[2]，两相爱悦。后洪纳婢宝带为妾，貌远逊朱，而洪劈之[3]。朱不平，辄以此反目。洪虽不敢公然宿妾所，然益劈宝带，疏朱。后徙其居，与帛商狄姓者为邻。狄妻恒娘，先过院谒朱。恒娘三十许，姿仅中人，言词轻倩[4]朱悦之。次日，答其拜，见其室亦有小妻，年二十以来，甚媚好。邻居几半年，并不闻其诟谇一语；而狄独锤爱恒娘，副室则虚员而已。朱一日见恒娘而问之曰：“予向谓良人之爱妾，为其为妾也，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，今乃知不然。夫人何术？如可授，愿北面为弟子[5]。”恒娘曰：“嘻！子则自疏，而尤男子乎[6]？朝夕而絮聒之，是为丛驱雀[7]，其离滋甚耳！其归益纵之，即男子自来，勿纳也。一月后，当再为子谋之。”

朱从其言，益饰宝带，使从丈夫寝。供一饮食，亦使宝带共之。洪时一周旋朱，朱拒之益力，于是共称朱氏贤。如是月余，朱往见恒娘。恒娘喜曰：“得之矣！子归毁若妆，勿华服，勿脂泽，垢面敝履，杂家人操作。一月后，可复来。”朱从之：衣敝补衣，故为不洁清，而纺绩外无他问。洪怜之，使宝带分其劳；朱不受，辄叱去之。如是者一月，又在见恒娘。恒娘曰：“孺子真可教也[8]！后日为上巳节[9]，欲招子踏春园。子当尽去敝衣，袍裤袜履，崭新一新，早过我。”朱曰：“诺。”至日，揽镜细匀铅黄，一如恒娘教。妆竟，过恒娘。恒娘喜曰：“可矣！”又代挽凤髻，光可鉴影。袍袖不合时制，拆其线，更作之；谓其履样拙，更于笥中出业履[10]，共成之，讫，即令易着。临别，饮以酒，嘱曰：“归去一见男子，即早闭户寝，渠来叩关，勿听也。三度呼，可一度纳，口索舌，手索足，皆吝之。半月后，当复来。”朱归，炫妆见洪。洪上下凝睇之，欢笑异子平时。朱少话游览，便支颐作情态；日未昏，即起人房，阖扉眠矣。未几，洪果来款关[11]，朱坚卧不起，洪始去。次夕复然。明日，洪让之。朱曰：“独眠习惯，不堪复扰。”日既西，洪入闺坐守之。灭烛登床，如调新妇，绸缪甚欢。更为次夜之约，朱不可；长与洪约，以三日为率。

半月许，复诣恒娘。恒娘阖门与语曰：“从此可以擅专房矣。然子虽美，不媚也[12]。子之姿，一媚可夺西施之宠[13]，况下者乎！”于是试使睨，曰：“非也！病在外眦。”试使笑，又曰：“非也！病在左颐。”乃以秋波送娇[14]，又颯然瓠犀微露[15]，使朱效之。凡数十作，始略得其仿佛。恒娘曰：“子归矣，揽镜而嫻习之，术无馀矣。至于床第之间，随机而动之，因所好而投之，此非可以言传者也。”朱归，一如恒娘教。洪大悦[16]，形神俱惑，惟恐见拒。日将暮，则相对调笑，跣步不离闺闼，日以为常，竟不能推之使去。朱益善遇宝带，每房中之宴，辄呼与共榻坐；而洪视宝带益丑[17]，不终席，遣去之。朱赚夫人宝带房，扃闭之，洪终夜无所沾染。于是宝带恨洪，对人辄怨谤。洪益厌怒之，渐施鞭楚。宝带忿，不自修，拖敝垢履，头类蓬藻[18]，更不复可言人矣。

恒娘一日谓朱曰：“我术如何矣？”朱曰：“道则至妙；然弟子能由之，而终不能知之也。纵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子不闻乎：人情厌故而喜新，重难而轻易？丈夫之爱妾，非必其美也，甘其所乍获，而幸其所难道也。纵而饱之，则珍错亦庆[19]，况藜羹乎[20]！”“毁之而复炫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置不留目，则似久别；忽睹艳妆，则如新至：譬贫人骤得梁肉[21]，则视脱粟

非味矣[22]。而又不易与之，则彼故而我新，彼易而我难，此即子易妻为妾之法也。”朱大悦，遂为闺中之密友。

积数年，忽谓朱曰：“我两人情若一体，自当不昧生乎。向欲言而恐疑之也；行相别，敢以实告：妾乃狐也。幼遭继母之变，鬻妾都中。良人遇我厚，故不忍遽绝，恋恋以至于今。明日老父尸解[23]，妾往省觐，不复还矣。”朱把手唏嘘。早旦往视，则举家惶骇，恒娘已杳。

异史氏曰：“买珠者不贵殊而贵楛[24]：新旧易难之情，千古不能破其惑；而变憎为爱之术，遂得以行乎其间矣。古佞臣事君，勿今见人，勿使窥书[25]。乃知容身固宠，皆有心传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都中：指北京。都，京都。

[2]姿致：姿容韵致。致，韵致，情趣，风韵。

[3]劈（bì毕）：宠爱。

[4]言词轻倩：谓言词便巧动人，倩，美好动人的情态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

[5]北面为弟子、犹言拜您为师。北面，向北朝拜之意。旧时臣见君，卑幼见尊长，均河向南面而坐的君长朗拜。

[6]尤：怪罪。

[7]这丛驱雀：喻指行为不当，则效果与愿望相反。《孟子·离娄》上：“故为渊驱鱼者，獭也；为丛驱雀者，鹞也；为汤武驱民者，桀与纣也。”此喻妻子的粗暴反使丈夫宠爱小妾。

[8]儒子真可教也：本为长者对可造就的年轻人的赞语，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此处恒娘借以称许朱氏能虚心接受指导。

[9]上巳节：古时士女踏春游园之节。汉以前在农历三月上巳日，魏以后一般在三月初三。

[10]业履：正在制作的鞋。业，从事。

[11]款关：即叩关，敲门。

[12]媚：指诱引男子的娇媚情态。

[13]西施：古越国美女。

[14]秋波送娇：以脉脉合情的眼波，传送柔媚爱悦之意。秋波，以澄净的秋水微波，喻顾盼多情的眼波。

[15]瓠犀微露：形容笑得娇媚自然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”瓠犀，瓠中子，因洁白整齐，以喻美人牙齿。

[16]洪：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朱”。

[17]洪，此从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朱”。

[18]头类蓬葆：乱发如同茂盛的蓬草。

[19]珍错：山珍海味，今通谓山珍海味。

[20]藜羹：野菜汤。藜，穷苦人家吃的野菜。

[21]梁肉：精米肥肉。

[22]脱粟：糙米饭。

[23]尸解：道家用语。道家认为得道者死后，只有尸体留在世间，魂魄离开形骸成仙而去，谓尸解。见王充《论衡·道虚》。

[24]买珠者不贵珠而贵椟(dú读)；谓昧于实际，去取失当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》上：“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：为木兰之椟，薰以桂椒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辑以羽翠；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。”此处谓只看表面，而不重实际。

[25]“古佞臣”三句：事本《新唐书·仇士良传》。唐武宗时，内监仇士良年老后教训宫中内监：“天子不可令闲暇，暇必观书；见儒臣，则又纳谏，智深虑远，减玩好，省游幸，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。为诸君计，莫若殖财货，盛鹰马，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，极侈靡，使悦不知息，则必斥经术，暗外事，万机在我，恩泽权力欲焉往哉？”此谓妾妇事夫，与佞臣事君，为容身固宠计，其邀媚取悦之求是相同的。

葛巾

常大用，洛人[1]。癖好牡丹。闻曹州牡丹甲齐、鲁[2]，心向往之。适以他事如曹，因假缙绅之园居焉。时方二月，牡丹未华，惟徘徊园中，目注句萌[3]，以望共拆[4]。作怀牡丹诗百绝[5]。未几，花渐含苞，而资斧将匮[6]；寻典春衣，流连忘返。

一日，凌晨趋花所，则一女郎及老姬在焉。疑是贵家宅眷，亦遂遑返，暮而往，又见之，从容避去。微窥之，宫妆艳绝。眩迷之中[7]，忽转一想：此必仙人，世上岂有此女子乎！急反身而搜之，骤过假山，适与媪遇。女郎方坐石上，相顾失惊。姬以身障女，叱曰：“狂生何为！”生长跪曰：“娘子必是神仙！”姬咄之曰：“如此妄言，自当縶送令尹[8]！”生大惧。女郎微笑曰：“去之！”过山而去。生返，不能徒步[9]，意女郎归告父兄，必有诟辱之来：偃卧空斋，自悔孟浪[10]。窃幸女郎无怒容，或当不复置念。悔惧交集，终夜而病。日已向辰，喜无问罪之师[11]，心渐宁帖。而回忆声容，转惧为想。如是三日，憔悴欲死。秉烛夜分，仆已熟眠，姬入，持瓯而进曰：“吾家葛巾娘子，手合鸩汤[12]，其速饮！”生闻而骇，既而曰：“仆与娘子，夙无怨嫌，何至赐死，既为娘子手调，与其相思而病，不如仰药而死[13]！”遂引而尽之。姬笑，接瓯而去。生觉药气香冷，似非毒者。俄觉肺隔宽舒，头颅清爽，酣然睡去。既醒，红日满窗。试起，病若失，心益信其为仙。无可夤缘，但于无人时，仿佛其立处、坐处，虔拜而默祷之。一日，行去，忽于深树内，覩面遇女郎，幸无他人，大喜，投地[14]。女郎近曳之，忽闻异香竟体，即以手握玉腕而起。指肤软腻，使人骨节欲酥。正欲有言，老姬忽至。女令隐身石后，南指曰：“夜以花梯度墙，四面红窗者，即妾居也。”匆匆遂去。生怅然，魂魄飞散，莫能知其所往。至夜，移梯登南垣，则垣下已有梯在，喜而下，果有红窗，室中间敲棋声[15]，伫立不敢复前，姑逾垣归。少间，再过之，子声犹繁；渐近窥之，则女郎与一素衣美人相对着[16]，老姬亦在坐，一婢侍焉。又返。凡三往复，三漏已催[17]。生伏梯上，闻姬出云：“梯也，谁置此？”呼婢共移去之。生登垣，欲下无阶，恨悒而返。

次日复往，梯先设矣。幸寂无人，入，则女郎兀坐，若有思者。见生惊起，斜立含羞。生揖曰：“自谓福薄，恐于天人无分[18]，亦有令夕也！”遂狎抱之。纤腰盈掬，吹气如兰，撑拒曰：“何遽尔！”生曰：“好事多磨[19]，迟为鬼妒。”言未及已，遥闻人语。女急曰：“玉版妹子来矣！君可姑伏床下。”生从之。无何，一女子入，笑曰：“败军之将，尚可复言战否？业已烹茗，敢邀为长夜之欢。”女郎辞以困情。玉版固请之，女郎坚坐不行。玉版曰：“如此恋恋，岂藏有男子在室耶？”强拉之出门而去。生膝行而出，恨绝，遂搜枕簟，冀一得其遗物，而室内并无香奁，只床头有水精如意[20]，上结紫巾，芳洁可爱。怀之，越垣归。自理衿袖，体香犹凝，倾慕益切。然因伏床之恐，遂有怀刑之惧[21]，筹思不敢复往，但珍藏如意，以冀其寻。

隔夕，女郎果至，笑曰：“妾向以君为君子也，而不知寇盗也。”生曰：“良有之。所以偶不君子者[22]，第望其如意耳。”乃揽体入怀，代解裙结。玉肌乍露，热香四流，偎抱之间，觉鼻息汗熏，无气不馥。因曰：“仆固意卿为仙人，今益知不妄。幸蒙垂盼，缘在三生[23]。但恐杜兰香之下嫁，终成离恨耳。[24]。”女笑曰：“君虑亦过。妾不过离魂之倩女[25]，偶为情动耳。此事要宜慎秘，恐是非之口，捏造黑白，君不能生翼，妾不能乘风。

则祸离更惨干好别矣。”生然之，而终疑为仙，固诘姓氏。女曰，“既以妾为仙，仙人何必以姓名传。”问：“姬何人？”曰：“此桑姥。妾少时受其露覆，故不与婢辈同。”遂起，欲去，曰：“妾处耳目多，不可久羁，蹈隙当复夹[26]。”临别，索如意，曰：“此非妾物，乃玉版所遗。”问：“玉版为谁？”曰：“妾叔妹也。”付钩乃去[27]。

去后，多枕皆染异香。由此三两夜辄一至。生惑之，不复思归。而囊橐既空，欲货马。女知之，曰：“君以妾故，泻囊质衣，情所不忍。又去代步，千余里将何以归？妾有私蓄，聊可助装。”生辞曰：“卿情好，抚臆誓肌[28]，不足论报；而又贪鄙，以耗卿财，何以为人矣！”女固强之，曰：“姑假君。”遂捉生臂，至一桑树下，指一石，曰：“转之！”生从之。又拔头上簪，刺土数十下，又曰：“爬之。”生又从之。则瓮口已见。女探入，出白镪近五十两许；生把臂止之，不听，又出十余铤，生强反其半而后掩之。一夕，谓生曰：“近日微有浮言，势不可长，此不可不预谋也。”生惊曰：“且为奈何！小生素迂谨，今为卿故，如寡妇之失守[29]，不复能自主矣。一惟卿命，刀锯斧钺，亦所不遑顾耳！”女谋偕亡，命生先归，约会于洛，生治任旋里，拟先归而后逆之；比至，则女郎车适已至门。登堂朝家人，四邻惊贺，而并不知其窃而逃也。生窃自危；女殊但然，谓生曰：“无论千里外非逻察所及，即或知之，妾世家女[30]，卓王孙当无如长卿何也[31]。”

生弟大器，年十六，女顾之曰：“是有惠根[32]，前程尤胜于君。”完婚有期，妻忽天殒。女曰：“妾妹玉版，君固尝窥见之，貌颇不恶，年亦相若，作夫妇可称嘉偶。”让闻之而笑，戏请作伐。女曰：“必欲致之，即亦非难。”喜问：“何术？”曰：“妹与妾最相善。两马驾轻车，费一姬之往返耳。”生恐前情俱发，不敢从其谋。女固言：“不害。”即命车，遣桑姬去。数日，至曹。将近里门，媪下车，使御者止而候于途，乘夜入里。良久，偕女子来，登车遂发，昏暮即宿车中，五更复行。女郎计其时日，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许，乃相遇。御轮而归[33]，鼓吹花烛，起拜成礼。山此兄弟皆得美妇，而家又日以富。

一日，有大寇数十骑，突入第。生知有变，举家登楼。寇入，围楼。生俯问：“有仇否，”答云：“无仇。但有两事相求：一则闻两夫人世间所无，请赐一见；一则五十八人，各乞金五百。”聚薪楼下；为纵火计以胁之。生允其索金之请；寇不满志，欲焚楼，家人大恐。女欲与玉版下楼，止之下听。炫妆而下，阶未尽者三级，谓寇曰：“我妹妹皆仙媛，暂时一履尘世，何畏寇盗！欲赐汝万金，恐汝不敢受也。”寇众一齐仰拜，喏声“不放”。姊妹欲退，一寇曰：“此诈也！”女闻之，反身伫立，曰：“意欲何作，便早图之，尚未晚也。”诸寇相顾，默无一言。姊妹从容上楼而去。寇仰望无迹，哄然始散。

后二年，姊妹各举一子，始渐自言：“魏姓[34]，母封曹国夫人。”生疑曹无魏姓世家，又且大姓失女，何得。一置不问？未敢穷诘，而心窃怪之。遂托故复诣曹，入境谘访，世族并无魏姓。于是仍假馆旧主人。忽见壁上有赠曹国夫人诗，颇涉骇异，因诘主人。主人笑，即请往观曹夫人。至则牡丹一本，高与檐等，问所由名，则以其花为曹第一，故同人戏封之。问其“何种”，曰：“葛中紫也[35]。”心益骇，遂疑女为花妖。既归，不敢质言，但述赠夫人诗以覘之。女蹙然变色，遽出呼玉版抱儿至，谓生曰：“三年前，感君见思，遂呈身相报；今见猜疑，何可复聚！”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，

儿堕地并没。生方惊顾，则二女俱渺矣。悔恨不已。后数日，堕儿处生牡丹二株，一夜径尺，当年而花，一紫一白，朵大如盘，较寻常之葛中，玉版[36]瓣尤繁碎。数年，茂荫成丛；移分他所，更变异种，莫能识其名。自此牡丹之盛，洛下无双焉。

今之了异史氏曰：“怀之专一[37]，鬼神可通，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[38]。少府寂寞，以花当夫人[39]，况真能解语[40]，何必力穷其原哉？惜常生之未达也[41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洛：洛阳的省称。

[2]曹州：州、府名。明改曹州为曹县；清雍正时升为府。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县。甲：数第一。齐、鲁，均春秋时国名，在今山东省境，故以齐鲁代称山东地区。

[3]句萌：草木的幼芽；弯的叫“勾”，直的叫“萌”。句，同“勾”。

[4]拆：开，指花开。

[5]百绝：百首绝句。绝，诗体的一种，共四句，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。

[6]资斧将匮，盘缠将尽。匮，缺乏。

[7]眩迷，眼力发花，视物不明。

[8]令尹：周代楚国上卿称令尹。秦汉以来为地方官之异称。此指县令。

[9]徙步：移步。

[10]孟浪：卤莽，冒失。

[11]问罪之师：指追究有罪者。古代两国作战，一方宣布对方罪状，然后出兵讨伐，称为“兴问罪之师”。

[12]手合鸩汤：亲手调合的毒药。鸩，传说中的一种毒鸟，羽毛浸酒，饮之即死。

[13]仰药：仰首饮药！指服毒药。

[14]投地：伏地，指行拜见大礼。

[15]敲棋，下棋。下棋时棋干敲得棋盘发出声响，故下棋也称“敲棋”。

[16]对着仁（zhō招）：对弈。着，下棋落子叫“着”。

[17]三漏已催：已至三更。催，谓时间催人。

[18]天人：犹言天仙，对美丽妇女的美称。

[19]好事多磨，指男女相爱，多经波折。董解元《西厢记》：“真所谓佳期难得，好事多磨。”

[20]如意：器物名。头部作灵芝或云朵形，柄微曲，旧时把它当作供玩赏的吉祥器物。

[21]怀刑畏法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君干怀刑。”朱熹注，“怀，思念也。怀刑，谓畏法。”

[22]偶不君子，偶而一次不当君子。

[23]缘在三生，注定的因缘。三生，佛家语，指前生、今生、来生。

[24]“但恐杜兰香”二句，意谓耽心葛中下嫁，不能长久。干宝《搜神记》：“汉时有杜兰香者，自称南康人氏。以建业四年春，数诣张传。……言：‘本为君作妻，情无旷远。以年命未合，其小乖。太岁东方卯，当还求君。’”所谓“离恨”，当指此。又见《太平广记》卷六二引《埔城集仙录》。

[25]离魂之倩女：指钟情的少女。故事见唐陈玄祐《离魂记》。详《胭脂》注。

[26]蹈隙：乘机、抽空。

[27]钧：所藏物。此指水精如意。

[28]抚臆誓肌：意谓竭诚图报。谢朓《辞随王子隆牋》：“抚臆论报，早誓肌骨。”抚臆，抚胸。誓肌，誓死。

[29]失守：丧失平日的操守。

[30]世家：世代显贵之家族。

[31]“卓王孙”句：意谓世家女私奔，其家因怕出丑，不敢张扬其事，为难男方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，临邛官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相恋，两人一同逃到成都。卓王孙知道后，对司马相如也无可如何。这里以此故事取譬。长卿，司马相如字长卿。

[32]惠根：佛家语，指通达道理、成就功德的根性。惠，通“慧”。

[33]御轮而归：古婚礼亲迎之礼。《礼记·昏义》，谓亲迎之日，新婿到女家行“奠雁”礼，然后亲自御新妇车。婿“御轮三周，先俟于门外。妇至，婿揖妇以人，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酹。”

[34]魏姓：隐指牡丹葛巾出于魏家。宋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：“魏家花者，千叶肉红，花出魏相家。”明王象晋《二如堂群芳谱》谓出于魏仁溥家。

[35]葛巾紫；牡丹品种名，也见《群芳谱》。

[36]玉版：牡丹品种名，单叶细长，白如玉版。见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。

[37]怀，思念；指爱恋。

[38]偏反者，指花。《论语·子罕》引古逸诗，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”这里借“偏反者”作为所思念的花，暗指葛巾。

[39]“少府寂寞”二句：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盩厔县做县尉时，所作《戏题新栽蔷薇诗》：“少府无妻春寂寞，花开将尔当夫人。”少府，唐代县尉的别称。

[40]真能解语：指葛巾能解人意。唐明皇曾把杨贵妃比作“解语花”，见《开元天宝遗事·解语花》。

卷十一

冯木匠

抚军周有德[1]，改创故藩邸为部院衙署[2]。时方鸠工，育木作匠冯明寰直宿其中[3]。夜方就寝，忽见纹窗半开，月明如昼。遥望短垣上，立一红鸡；注目间，鸡已飞抢至地[4]。俄一少女，露半身来相窥。冯疑为同辈所私；静听之，众已熟眠。私心怔忡，窃望其误投也。少间，女果越窗过；径已入怀。冯喜，默不一言。欢毕，女亦遂去。自此夜夜至。初犹自隐，后遂明告。女曰：“我非误就，敬相投耳。”两人情日密。既而工满，冯欲归，女已候于旷野，冯所居村，离郡固不甚远[5]，女遂从去。既入室，家人皆莫之睹，冯始知其非人。迨数月，精神渐减，心益惧，延师镇驱[6]，卒无少验。一夜，女艳妆来，向冯曰：“世缘俱有定数[7]：当来推不去，当去亦挽不住。今与子别矣。”遂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周有德：字彝初，汉军镶红旗人。康熙二年为山东巡抚，有政绩。见光绪《山东通志》卷七十四。

[2]敝藩邸：指故明藩王宫邸。明代英宗次子德庄王朱见潞，“初国德州，改济南”（见《明史》卷一百十九、《历乘》卷五）。这里的藩邸，当折朱见潞在济南的王邸。部院衙署：即巡抚衙门。

[3]直：通“值”，值班，当值。

[4]飞抢至地：飞掠至地。抢，触、撞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决起而飞，抢榆枋。”

[5]郡：郡城，此指济南府城。

[6]师：巫师。

[7]世缘，人世的机缘，此指夫妻缘分。

黄英

马子才，顺天人。世好菊，至才尤甚。闻有佳种，必购之，千里不惮[1]。一日，有金陵客寓其家，自言其中表亲有一二种[2]，为北方所无。马欣动[3]，即刻治装，从客至金陵。客多方为之营求，得两芽[4]，裹藏如宝。归至中途，遇一少年，跨蹇从油碧车[5]，丰姿洒落。渐近与语。少年自言：“陶姓。”谈言骚雅[6]。因问马所自来，实告之。少年曰：“种无不佳，培溉在人。”因与论艺菊之法[7]。马大悦，问：“将何往？”答云：“姊厌金陵，欲卜居于河朔耳[8]。”马欣然曰：“仆虽固贫[9]，茅庐可以寄榻。不嫌荒陋，无烦他适。”陶趋车前，向姊咨禀[10]。车中人椎帘语，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。顾弟言：“屋不厌卑，而院宜得广。”马代诺之，遂与俱归。

第南有荒圃，仅小室三四椽，陶喜，居之。日过北院，为马洽菊。菊已枯，拔根再植之，无不活。然家清贫，陶日与马共食饮，而察其家似不举火[11]。马妻吕，亦爱陶姊，不时以升斗馈恤之。陶姊小字黄英[12]，雅善谈，辄过吕所，与共纫绩[13]。陶一日谓马曰：“君家固不丰，仆日以口腹累知交[14]，胡可为常。为今计，卖菊亦足谋生。”马素介[15]，闻陶言，甚鄙之，曰：“仆以君风流高士[16]，当能安贫，今作是论，则以东篱为市井，有辱黄花矣[17]。”陶笑曰：“自食其力不为贫，贩花为业不为俗。人固不可苟求富[18]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[19]。”马不语，陶起而出。自是，马所弃残枝劣种，陶悉掇拾而去。由此不复就马寝食，招之始一至。未几，菊将开，闻其门器喧如市[20]。怪之，过而窥焉，见市人买花者，丰载肩负，道相属也。其花皆异种，目所未睹。心厌其贫，欲与绝；而又恨其私秘佳本[21]，遂款其扉，将就请让。陶出，握手曳入。见荒庭半亩皆菊畦，数椽之外无旷土[22]。删去者[23]，则折别枝插补之；其蓓蕾在畦者，罔不佳妙；而细认之，尽皆向所拔弃也。陶入屋，出酒馔，设席畦侧，曰：“仆贫不能守清戒[24]，连朝幸得微资，颇足供醉。”少间，房中呼“三郎”，陶诺而去。俄献佳肴，烹饪良精。因问：“贵姊胡以不字？”答云：“时未至。”问：“何时？”曰：“四十三月。”又诘：“何说？”但笑不言。尽欢始散。过宿，又诣之，新插者已盈尺矣。大奇之，苦术其术。陶曰：“此固非可言传；且君不以谋生，焉用此？”又数日，门庭略寂，陶乃以蒲席包菊，捆载数车而去。逾岁，春将半，始载南中异卉而归[25]，于都中设花肆，十日尽售，复归艺菊。问之去年买花者，留其根，次年尽变而劣，乃复购于陶。陶由此日富：一年增舍，二年起夏屋。兴作从心，更不谋诸主人。渐而旧日花畦，尽为廊舍。更于墙外买田一区，筑墉四周[26]，悉种菊。至秋，载花去，春尽不归。而马妻病卒。意属黄英，微使人夙示之。黄英微笑。意似允许，惟专候陶归而已。年余，陶竟不至。黄英课仆种菊，一如陶。得金益合商贾，村外治膏田二十顷，甲第益壮。忽有客自东粤来[27]，寄陶生函信，发之，则嘱姊归马。考其寄书之日，即妻死之日；回忆园中之饮，适四十三月也。大奇之。以书示英，请问“致聘何所”。英辞不受采。又以故居陋，欲使就南第居，若赘焉。马不可，择日行亲迎礼。黄英既适马，于间壁开扉通南第，日过课其仆[28]。马耻以妻富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[29]，以防淆乱。而家所需，黄英辄取诸南第。不半岁，家中触类皆陶家物。马立遣人一一赆还之，戒勿复取。未浃旬[30]，又杂之。凡数更，马不胜烦。黄英笑曰：“陈仲子毋乃劳乎[31]？”马惭，不复稽，一切听诸黄英。鸠工庀料[32]，土木大作，

马不能禁。经数月，楼舍连亘[33]，两第竟合为一，不分疆界矣。然遵马教，闭门不复业菊，而享用过于世家。马不自安，曰：“仆三十年清德[34]，为卿所累。今视息人间[35]，徒依裙带而食[36]，真无一毫丈夫气矣。人皆祝富，我但祝穷耳[37]！”黄英曰：“妾非贪鄙；但不少致丰盈，遂令千载下人，谓渊明贫贱骨[38]，百世不能发迹，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[39]。然贫者愿富，为难；富者求贫，固亦甚易。床头金任君挥去之，妾不靳也。”马曰：“捐他人之金，抑亦良丑。”英曰：“君不愿富，妾亦不能贫也。无已，析君居：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何害。”乃于园中筑茅茨[40]，择美婢往侍马。马安之。然过数日，苦念黄英。招之，不肯至；不得已，反就之。隔宿辄至，以为常。黄英笑曰：“东食两宿[41]，廉者当不如是。”乌亦自笑，无以对，遂复合居如初。

会马以事客金陵，适逢菊秋。早过花肆，见肆中盆列甚烦，款朵佳胜[42]，心动，疑类陶制。少间，主人出，果陶也。喜极，具道契阔，遂止宿焉，要之归。陶曰：“金陵，吾故土，将婚于是。积有薄资，烦寄吾姊。我岁抄当暂去。”马不听，请之益苦。且曰：“家幸充盈，但可坐享，无须复贾。”坐肆中，使仆代论价，廉其直，数日尽售。逼促囊装，赁舟遂北。入门，则姊已除舍，床榻裯褥皆设，若预知弟也归者。陶自归，解装课役，大修亭园，惟日与马共棋酒，更不复结一客。为之择婚，辞不愿。姊遣二婢侍其寝处，居三四年，生一女。

陶饮素豪[43]，从不见其沉醉。有友人曾生，量亦无对。适过马，马使与陶相较饮。二人纵饮甚欢，相得恨晚。自辰以迄四漏[44]，计各尽百壶。曾烂醉如泥，沉睡座间。陶起归寝，出门践菊畦，玉山倾倒[45]，委衣于侧，即地化为菊，高如人；花十余朵，皆太子拳。马骇绝，告黄英。英急往，拔置地上，曰：“胡醉至此！”覆以衣，要马俱去，戒勿视。既明而往，则陶卧畦边。马乃悟姊弟菊精也，益敬爱之。而陶自露迹，饮益放，恒自折柬招曾。因与莫逆。值花朝：[46]，曾乃造访，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，约与共尽。坛将竭，二人犹未甚醉，马潜以一甌续人之：[47]，二人又尽之。曾醉已惫，诸仆负之以去。陶卧地，又化为菊。马见惯不惊，如怯拔之，守其旁以观其变。久之，叶益憔悴。大惧，始告黄英。英闻骇曰：“杀吾弟矣！”奔视之，根株已枯。痛绝，掐其梗，埋盆中，携入闺中，日灌溉之。马悔恨欲绝，甚怨曾。越数日，闻曾已醉死矣。盆中花渐萌，九月既开，短干粉朵，嗅之有酒香，名之“醉陶”，浇以酒则茂。后女长成，嫁于世家，黄英终老，亦无他异。

异史氏曰：“青山白云人，遂以醉死：[48]，世尽惜之，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。植此种于庭中[49]，如见良友，如对丽人，不可不物色之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千里不惮：谓不怕路远。惮，怕。

[2]中表亲，古代称姑母的儿子为外兄弟，称舅父或姨母的儿子为内兄弟。外为“表”，内为“中”，合称这种亲戚关系为“中表亲”。

[3]欣动，欣喜动心。

[4]两茅：两支幼苗。菊花芽栽，从老本上所生的幼苗叫“芽”。

[5]跨赛从油碧车：骑着小驴跟随在油碧车后面。赛，蹇卫，驴子。油碧

车，也作“油壁车”，因车壁以油涂饰，故名。古时妇女所乘之车。

[6]谈言骚雅，说话文雅，有诗人气质。《楚辞》有《离骚》，《诗经》有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，故以“骚雅”代指文学修养。

[7]艺：种植。

[8]河朔，黄河以北地区。

[9]固贫：固守贫困。

[10]咨禀：商量，禀告。

[11]不举火，不烧火做饭。

[12]小字：小名，乳名。

[13]纫统缝纫、捻线，指针线活。

[14]口腹，指饮食。

[15]素介，素来耿介。介，孤洁，有操守。

[16]风流高士，志节高尚的文士。风流，有才学，不拘礼法。

[17]“以东篱为市井”二句：把种菊的地方当作贸易的场所，这对菊花是一种污辱；意谓陶生庸俗，大煞风景。晋陶渊明《饮酒》诗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因此这里以“东篱”代指种菊的园地。黄花，指菊花。

[18]苟求富，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富足。

[19]务求贫：立志追求贫穷。

[20]嚣喧：吵闹，喧哗。

[21]佳本：优良品种。本，菊根。

[22]旷土，空地。

[23]剧（zú 烛）：掘。

[24]清戒，清廉的戒规。

[25]南中异卉：南方的珍奇花卉。南中，泛指南方。

[26]墉：土墙。

[27]东粤：或作“东越”，指令东南沿海地区。

[28]课仆，督促仆人。课，督促完成指定的工作。

[29]作南北籍：为南北两宅各立账簿。

[30]浹（jiá）旬：即“浹日”，十日。古代以干支纪日，称自甲至癸一周十日为“浹”日。浹，周匝。

[31]“陈仲子”句：喻指马子才如此追求廉洁未免过分。陈仲子，战国时齐人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说他“立节抗行，不入湑君之朝，不食乱世之食，遂饿而死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说他“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，辟兄离母，处于放（w）陵。”

[32]鸠工庀（p 匹）料，招集工匠，置备建筑材料。庀，备具。

[33]连互：连贯。

[34]清德：清廉自守的德行。

[35]视息人间：犹言“活在世上”。视，看。息，呼吸。

[36]徒依裙带而食：但靠妻子生活。旧时讥称因妻而致的官职为“裙带官”，见《朝野类要·西官》。

[37]祝：祈求。

[38]渊明：晋代诗人陶渊明。

[39]我家彭泽，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，黄英也姓陶，故曰“我家彭泽”。

[40]茅茨（cí）：草屋。

[41]东食西宿；比喻兼有两利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引。《风俗通》，谓齐人育女，二人求之。一人丑而富，一人美而贫，父母疑而不决，问其女。女曰：“欲东家食，西家宿。”这里以此故事嘲笑马生所标榜的“清廉”。

[42]款朵：花朵的式样，指菊花品种。

[43]豪：豪放；此指豪饮。

[44]自辰以迄四漏：从辰时一直到夜里四更天。迄，至。

[45]玉山倾倒形容酒醉摔倒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嵇康为人做然若孤松独立，酒醉时“若玉山之将崩”，后因以“玉山倾倒”形容醉倒。

[46]花朝，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日为百花生日，称为“花朝节”，见《梦粱录·二月望》。又，《诚斋诗话》谓东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；《翰墨记》则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。

[47]甌（ch 吃）：古时盛酒用具。

[48]“青山白云人”二句，《旧唐书·傅奕传》：傅奕生平未曾请医服药。年八十五，常醉酒酣卧。一日，忽然蹶起，自言将死，因自为墓志曰，“傅奕，青山白云人也，因酒醉死。”这里借指醉死的陶生。

[49]此种：指上文所说的“醉陶”菊，种，品种。

书痴

彭城郎玉柱[1]，其先世官至太守，居官廉，得俸不治生产，积书盈屋。至玉柱，尤痴：家苦贫，无物不鬻，惟父藏书，一卷不忍置[2]。父在时，曾书《劝学篇》[3]，粘其座右[4]，郎日讽诵；又幢以素纱，惟恐磨灭。非为干禄[5]，实信书中真有金粟[6]。昼夜研读，无问寒暑。年二十余，不求婚配，冀卷中丽人自至。见宾亲不知温凉[7]，三数语后，则诵声大作，客逡巡自去。每文宗临试[8]，辄首拔之[9]，而苦不得售[10]。

一日，方读，忽大风飘卷去。急逐之，踏地陷足；探之，穴有腐草；掘之，乃古人窖粟，朽败已成粪土。虽不可食，而益信“千锤”之说不妄[11]，读益力。一日，梯登高架，于乱卷中得金辇径尺[12]，大喜，以为“金屋”之验[13]。出以示人，则镀金而非真金。心窃怨古人之诳己也。居无何，有父同年，观察是道[14]，性好佛。或劝郎献辇为佛龕[15]。观察大悦，赠金三百、马二匹。郎喜，以为金屋、车马皆有验[16]，因益刻苦。然行年已三十矣。或劝其娶，曰：“‘书中自有颜如玉’，我何忧无美妻乎？”又读二三年，迄无效，人成揶揄之。时民间讹言：天上织女私逃。或戏郎：“天孙窃奔[17]，盖为君也。”郎知其戏，置不辨。

一夕，读《汉书》至八卷，卷将半，见纱剪美人夹藏其中[18]。骇曰：“书中颜如玉，其以此应之耶？”心怅然自失。而细视美人，眉目如生；背隐隐有细字云：“织女。”大异之。日置卷上，反复瞻玩，至忘食寝。一日，方注目间，美人忽折腰起，坐卷上微笑。郎惊绝，伏拜案下。既起，已盈尺矣。益骇，又叩之。下几亭亭[19]，宛然绝代之姝。拜问：“何神？”美人笑曰：“妄颜氏，字如玉，君固相知已久。日垂青盼[20]，脱不一至[21]，恐千载下无复有笃信古人者。”郎喜，遂与寝处。然枕席间亲爱倍至，而不知为人[22]。每读，必使女坐其侧。女戒勿读，不听。女曰：“君所以不能腾达者，徒以读耳。试观春秋榜上[23]，读如君者几人？若不听，妾行去矣。”郎暂从之。少顷，忘其教，吟诵复起。逾刻，索女，不知所在。神志丧失，嘱而祷之，殊无影迹。忽忆女所隐处，取《汉书》细检之，直至归所，果得之。呼之不动，伏以哀祝。女乃下曰：“君再不听，当相永绝！”因使治棋枰、樗蒲之具[24]，日与邀戏。而郎意殊不属。觑女不在，则窃卷流览。恐为女觉，阴取《汉书》第八卷，杂溷他所以迷之[25]。一日，读酣[26]，女至，竟不之觉；忽睹之，急掩卷，而女已亡矣。大惧，冥搜诸卷，渺不可得；既，仍于《汉书》八卷中得之，叶数不爽。因再拜祝，矢不复读。女乃下，与之弈，曰：“三日不工[27]，当复去。”至三日，忽一局赢女二子。女乃喜，授以弦索[28]，限五日工一曲。郎手营目注[29]，无暇他及；久之，随指应节，不觉鼓舞。女乃日与饮博，郎遂乐而忘读。女又纵之出门，使结客，由此倜傥之名暴著。女曰：“子可以出而试矣。”

郎一夜谓女曰：“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；今与卿居久，何不然也？”女笑曰：“君日读书，妾固谓无益。今即夫妇一章[30]，尚未了悟，枕席二字有工夫。”郎惊问：“何工？”女笑不言。少间，潜迎就之。郎乐极曰：“我不意夫妇之乐，有不可言传者。”于是逢人辄道，无有不掩口者。女知而责之。郎曰：“钻穴逾隙者，始不可以告人；天伦之乐[31]，人所皆有，何讳焉。”过八九月，女果举一男，买媪抚字之[32]。

一日，谓郎曰：“妾从君二年，业生子，可以别矣。久恐为君祸，悔之

已晚。”郎闻言，泣下，伏不起：曰：“卿不念呱呱者耶？”女亦惨然，良久曰：“必欲妾留，当举架上书尽散之。”郎曰：“此卿故乡，乃仆性命，何出此言！”女不之强，曰“妾亦知其有数，不得不预告耳。”先是，亲族或窥见女，无不骇绝，而又未闻其缔姻何家，共诘之。郎不能作伪语，但默不言。人益疑，邮传几徧[33]，闻于邑宰史公。史，闽人，少年进士。闻声倾动，窃欲一睹丽容，因而拘郎及女。女闻知，遁匿无迹。宰怒，收郎，斥革衣衿[34]，桎械备加，务得女所自往。郎垂死，无一言。械其婢，略得道其仿佛[35]。宰以为妖，命驾亲临其家。见书卷盈屋，多不胜搜，乃焚之；庭中烟结不散，暝若阴霾。

郎既释，远求父门人书，得从辨复[36]。是年秋捷，次年举进士。而衔恨切于骨髓。为颜如玉之位[37]。朝夕而祝曰：“卿如有灵，当佑我官于闽。”后果以直指巡闽[38]。居三月，访史恶款[39]，籍其家。时有中表为司理，[40]，逼纳爱妾，托言买婢寄署中。案既结，郎即日自动[41]，取妾而归。

异史氏曰，“天下之物，积则招妒[42]，好则生魔：女之妖，书之魔也。事近怪诞，治之未为不可；而祖龙之虐[43]，不已惨乎！其存心之私，更宜得怨毒之报也。呜呼！何怪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彭城，古县名，秦置，清改为铜山县。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。

[2]置：弃置。

[3]劝学篇：指宋真宗赵恒所作的《劝学文》。文曰，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锺粟。安厝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

[4]粘其座右，意谓当作“座右铭”，以鞭策自己。

[5]干禄：求取禄位。干，求取。

[6]金粟：指《劝学文》所说的“黄金屋”、“千锺粟”。

[7]不知温凉：不知话温凉，谓不解应酬。温凉，犹言“寒暄”。

[8]文宗临试：学使案临考试。文宗，明清对各省提督学政的尊称。学政按期至所属府县巡回考试，称“案临”，意在考查生员的学业。

[9]首拔之：此指岁试或科试选拔他为第一。

[10]不得售：此指乡试下中。

[11]“千锺”之说：指《劝学文》中“书中自有千锺粟”之说。锺，古代的量器，十釜为一锺，可容六斛四斗。

[12]金辇(nian 碾)：人力拉挽的饰金之车；秦汉以后专指帝王的车子。

[13]以为“金屋”之验：当作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验证。辇车车盖如屋，故当作“金屋之验”。

[14]观察是道：作彭城这个地方的观察使。清代一省分为数道，于藩、臬之下，设使守巡各道。“观察”则为守巡各道者的专称。

[15]佛龕(kan 刊)：供奉神像的小屋。

[16]车马：指“书中车马多如簇”之说。

[17]天孙：即织女。

[18]“读汉书至八卷”三句《汉书》卷八《宣帝纪》宣帝地节四年，夏

五月，诏曰，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优蒙（冒）死而存之。忠诚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！”就本文情节而言，盖取义于冒死而存夫妇之道，忠诚于“颜如玉”。

[19]亭亭：耸立的样子；这里是站立的意思。

[20]日垂青盼，大天承蒙喜爱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阮籍能为青白眼，对其所喜欢的以青眼（黑眼珠）视之。后世遂以“青盼”、“垂青”，表对人的喜爱。

[21]脱：假如。

[22]为人：指性生活。

[23]春秋榜：春榜和秋榜。春榜，指春试考中进士之榜。秋榜，指秋试考中举人之榜。

[24]樗（chu 出）蒲之具：泛指赌具。樗蒲古博戏的一种。

[25]溷同“混”。

[26]读酣：读兴正浓。

[27]工；精通。

[28]弦索：指弦乐。

[29]手营目注：谓手眼并用，意趣专注。营，操作。

[30]夫妇一章，泛指经书中论述夫妇之道的章节。如《周易·序卦》，“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。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。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。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。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。……”

[31]天伦之乐：这里指夫妇乐趣。天伦，指父子、兄弟、夫妇等天然的亲属关系。

[32]抚字：抚育。字，养育。

[33]邮传：旧时传递文书的驿站；这里指传播各地。

[34]斥革衣衿：褫夺生员衣冠。指取消生员资格。斥革同“褫革”。

[35]道其仿佛：说出其事的大致情况。仿佛，不太真切。

[36]得从辨复：申辨恢复功名的请求得到批准。辨复，向上级官府申诉理由，请求恢复职务或功名。

[37]位：牌位，灵位。

[38]以直指巡闽：谓以御史衔巡察福建。

[39]恶款，作恶的条款。

[40]司理：主管司法的州官。

[41]自劾：上疏自陈过错，请求免职。劾，弹劾，揭发罪过。

[42]积：积聚，聚敛。

[43]祖龙之虐，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；喻指邑宰尽焚郎生之藏书。祖龙，秦人对秦始皇的代称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《集解》：“苏林曰：沮，始也；龙，人君象。谓始皇也。”

齐天大圣

许盛，兖人[1]。从兄成贾于闽，货未居积。客言大圣灵著[2]，将祷诸词。盛未知大圣何神，与兄俱往。至则殿阁连蔓，穷极弘丽。入殿瞻仰，神猴首人身，盖齐天大圣孙悟空云[3]诸客肃然起敬，无敢有情容。盛素刚直，窃笑世俗之陋。众焚奠叩祝，盛潜去之。

既归，兄责其慢。盛曰：“孙悟空乃丘翁之寓言[4]，何遂诚信如此？如其有神，刀槩雷霆[5]，余自受之！”逆漩主人闻呼大圣名，皆摇手失色，若恐大圣闻。盛见其状，益哗辨之；听者皆掩耳而走。至夜，盛果病，头痛大作。或劝诣祠谢，盛不听。未几，头小愈，股又痛，竟夜生巨疽，连足尽肿，寝食俱废。兄代祷，迄无验。或言：神谴须自祝。盛卒不信。月余，疮渐敛，而又一疽生，其痛倍苦。医来，以刀割腐肉，血溢盈碗：恐人神其词[6]，故忍而下呻。又月余，始就平复。而兄又大病。盛曰：“何如矣！敬神者亦复如是，足征余之疾，非由悟空也。”兄闻其言，益恚，谓神迁怒，责弟不为代祷。盛曰：“兄弟犹手足。前日支体糜烂而不之祷：令岂以手足之病，而易吾守乎[7]？”但为延医剉药[8]，而不从其祷。药下，兄暴毙。盛惨痛结于心腹，买棺殓兄已，投祠指神而数之曰[9]：“兄病，谓汝迁怒，使我不能自白。倘尔有神，当令死者复生。余即北面称弟子[10]，不敢有异词；不然，当以汝处三清之法，还处汝身[11]，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。”至夜，梦一人招之去，入大圣祠，仰见大圣有怒色，责之曰：“因汝无状[12]，以菩萨刀穿汝胫股；犹不自悔，嘖有烦言[13]。本宜送拨舌狱[14]，念汝一生刚鯁[15]，姑置者赦。汝兄病，乃汝以庸医夭其寿数，与人何尤？今不少施法力，益令狂妄者引为口实。”乃命青衣使请命于阎罗。青衣白：“三日后，鬼籍已报天庭，恐难为力。”神取方版[16]，命笔，不知何词，使青衣执之而去。良久乃返。成与俱来，并跪堂上。神问：“何迟？”青衣白：“阎摩不敢擅专，又持大圣旨上咨斗宿[17]，是以来迟。”盛趋上拜谢神恩。神曰：“可速与兄俱去。若能向善，当为汝福。”兄弟悲喜，相将俱归，醒而异之。急起，启材视之，兄果已苏，找出，极感大圣力。盛由此诚服，信奉更倍于流俗。而兄弟资本，病中已耗其半；兄又未健，相对长愁。

一日，偶游郊郭，忽一褐衣人相之曰[18]：“子何忧也？”盛方苦无所诉，因而备述其遭。褐衣人曰：“有一佳境，暂往瞻瞩，亦足破闷。”问：“何所？”但云：“不远。”从之。出郭半里许，褐衣人曰：“予有小术，顷刻可到。”因命以两手抱腰，略一点头，遂觉云生足下，腾蹕而上[19]，不知几百由旬[20]。盛大惧，闭目不敢少启。顷之，曰：“至矣。”忽见琉璃世界，光明异色，讶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天宫也。”信步而行，上上益高[21]。遥见一叟，喜曰：“适遇此老，子之福也！”举手相揖。叟邀过诸其所，烹茗献客；止两盏，殊不及盛。褐衣人曰：“此吾弟子，千里行贾，敬造仙署，求少赠馈。”叟命僮出白石一样[22]，状类雀卵，莹澈如冰，使盛自取之。盛念携归可作酒枚[23]，遂取其六。褐衣人以为过廉，代取六枚，付盛并裹之。嘱纳腰囊，拱手曰：“足矣。”辞叟出，仍令附休而下，俄顷及地。盛稽首请示仙号。笑曰：“适即所谓觔斗云也[24]。”盛恍然，悟为大圣，又求祐护。曰：“适所会财垦，赐利十二分[25]，何须他求。”盛又拜之，起视已渺。既归，喜而告兄。解取共视，则融入腰囊矣。后辇货而归，其利倍蓰。自此屡至闽，必祷大圣。他人之祷，时不甚验；盛所求无不应者。

异史氏曰：“昔士人过寺，画琵琶于壁而去；比返，则其灵大著，香火相属焉[26]。天下事固不必实有其人；人灵之，则既灵焉矣。何以故？人心所聚，物或托焉耳。若盛之方鰲，固宜得神明之祐：岂真耳内绣针、毫毛能变，足下觔斗、碧落可升哉[27]！卒为邪惑，亦其见之下真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兖：今山东省兖州市。

[2]灵著：灵异显著。

[3]齐天大圣；孙悟空：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。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，与天庭对抗，曾自封为“齐天大圣”。

[4]丘翁：指金元时道士丘处机。丘为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，字通密，号长春子，登州栖霞（今山东栖霞县）人。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：丘奉诏前往。1223年丘自西域返回。其弟子李志常将丘在返西域的经历，写成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一书，凡二卷，今存《道藏》中。旧时曾误以此书为小说《西游记》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已作辨正。

[5]刀槊（shuò 朔）雷霆：犹言刀砍雷轰。槊，长矛。

[6]神其词：以神其说。指世人以盛之病而证实神人灵验之说。

[7]易吾守：改变我的操守。守，操守，此指不随俗祷神。

[8]剉（cuò 错）药：切药，犹言制药。剉，铡碎。

[9]数（sh 署），责数其罪。

[10]北面称弟子：意为甘心作信徒。旧时尊长南面而坐，幼者北面参谒。后拜人为师也称“北面”。

[11]“当以汝处三清之法”二句，意谓以你处置三清圣像的办法来对待你。《西游记》第四十四回，孙悟空等在车迟国三清殿，把供奉的三清，即元始天尊、灵宝道君、太上老君的塑像投入毛（茅）坑。

[12]无状，无礼貌。

[13]嘖（zè 责）有烦言，意谓发生言语争执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：“会同难：嘖有烦言，莫之治也。”注：“嘖，至也。烦言，忿争。”

[14]拔舌狱：《西游记》第十一回，唐太宗入冥，在阴山后见到十八层地狱，其中有拔舌狱。

[15]刚鰲（g ng 耿）：刚正鰲直。

[16]方版：木板。古时的简牍。《论衡·须颂》：“今方板之用，在竹帛，无主名。”

[17]斗宿：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。此指南斗星、北斗星。迷信传说：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。故阎王请示南、北星斗。

[18]褐衣：贫贱者的服装。《说文》：“褐，一曰粗衣。”

[19]腾蹕（chu 绰）：腾跃。

[20]由旬：古代印度的长度单位，也作“俞旬”，为军行一回的路程。约为四十里，一说三十里。

[21]上上益高：意为越上述高。

[22]样（pán 盘），盘、碟。

[23]酒杖，犹言酒筹，饮酒用以计数之具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：“枚筮之。”《疏》：“今人数物曰一枚、两枚。枚是筹之名也。”

[24] 觔斗云，跟头云。《西游记》第七回谓孙悟空“会驾觔斗云，一纵十万八千里”。

[25] 赐利十二分，指得十二枚白石，为财星所赐的十二分利市。

[26] “昔人过寺”五句：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一五引《原化记》，谓昔有书生欲游吴地，道经江西，因阻风泊舟，闲步入寺，见僧房院开，旁有笔砚。书生善画，乃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，大小与真不异。画毕离去。僧归，见画，乃告村人曰：“恐是五台山圣琵琶。”于是“遂为村人传说，礼施求福甚效。”后来，书生得知其事，甚为惭愧，乃回到僧寺，以水洗尽所画琵琶，“自是灵圣亦绝。”

[27] “若盛之方鯁”六句：意谓象许盛这样方正鲠直的人自应得到神灵的 protection；而并非真的如同孙悟空那样，具有神奇的本领。

青蛙神

江汉之间[1]，俗事蛙神最虔：[2]。祠中蛙不知几百千万[3]，有大如笊者。或犯神怒，家中辄有异兆：蛙游几榻，甚或攀缘滑壁不得堕，其状不一，此家当凶。人则大恐，斩牲禳祷之[4]，神喜则已，楚有薛昆生者[5]，幼惠，美姿容。六七岁时，有青衣温至其家，自称神使，坐致神意，愿以女下嫁昆生[6]。薛翁性朴拙，雅不欲，辞以儿幼。虽故却之；而亦未敢议婚他姓。迟数年，昆生渐长，委禽于姜氏。神告姜曰：“薛昆生，吾婿也，何得近禁裔[7]！”姜惧，反其仪[8]。薛翁忧之，洁牲往禱，自言不敢与神相匹偶。祝已，见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，蠢然扰动；倾弃，谢罪而归。心益惧，亦姑听之。一日，昆生在途，有使者迎宣神命，苦邀移趾[9]。不得已，从与俱往。入一朱门，楼阁华好。有舆坐堂上，类七八十岁人。昆生伏渴。舆命曳起之，赐坐案傍。少间，婢温集视，纷坛满侧。舆顾曰：“入言薛郎至矣。”数婢奔去。移时，一媪率女郎出，年十六七，丽绝无涛。舆指曰：“此小女十娘，自谓与君可称佳偶；君家尊乃以异类见拒。此自百年事[10]，父母止主其半：[11]，是在君耳。”昆生目注十娘，心爱好之，默然不言。媪曰：“我固知郎意良佳。请先归，当即送十娘在也。”昆生日：“诺。”趋归告翁。翁仓遽无所为计，乃授之词：[12]，使返谢之[13]，昆生不肯行。方请让间，舆已在门，青衣成群，而十娘人矣。上堂朝拜翁姑，见之皆喜。即夕合卺，琴瑟甚谐。由此神翁神温，时降其家。视其衣，赤为喜，白为财，必见[14]，以故家日兴。

自婚于神，门堂藩溷皆蛙[15]，人无敢诟蹴之。惟昆生少年任性，喜则忌，怒则践毙，不甚爱惜。十娘虽谦驯[16]，但善怒，颇不善昆生所为；而昆生不以十娘故敛抑之[17]。十娘语侵昆生，昆生怒曰，“岂以汝家翁媪能祸人那？丈夫何畏蛙也！”十娘甚讳言“蛙”，闻之害甚，曰：“自妾入门为汝家田增粟，贾益价[18]，亦复不少。今老幼皆已温饱，遂如鸱鸟生翼，欲啄母睛耶[19]！”昆生益愤曰：“吾正嫌所增污秽，不堪贻子孙。情不如早别。”遂逐十娘。翁温既闻之，十娘已去。呵昆生，使急往追复之。昆生盛气不屈。至夜，母子俱病，郁冒不食[20]。翁惧，负荆于词，词义殷切[21]。过三日，病寻愈。十娘亦自至，夫妻欢好如初。

十娘日辄凝妆坐，不操女红[22]，昆生衣履，一委诸母。母一日忿曰：“儿既娶，仍累媪！人家妇事姑，我家姑事妇！”十娘适闻之，负气登堂曰：“儿妇朝侍食，暮问寝[23]，事姑者，其道如何[24]？所短者，不能吝佣钱，自作苦耳[25]。”母无言，惭沮自哭[26]。昆生入，见母涕痕，诘得故，怒责十娘。十娘执辨不相屈。昆生日：“娶妻不能承欢，不如勿有！便触老蛙怒，不过横灾死耳！”复出十娘。十娘亦怒，出门径去。次日，居舍灾[27]，延烧数屋，几案床榻，悉为煨烬。昆生怒，诣伺责数曰：“养女不能奉翁姑，略无庭训[28]，而曲护其短！神者至公，有教人畏妇者耶！且盍盂相敲[29]，皆臣所为[30]，无所涉于父母。刀锯斧钺，即加臣身；如其不然，我亦焚汝居室，聊以相报。”言已，负薪殿下，爇火欲举。居人集而哀之，始愤而归。父母闻之，大惧失色。至夜，神示梦于近村，使为婿家营宅。及明，赍材鳩工，共为昆生建造，辞之不止；日数百人相属于道，不数日，第舍一新，床幕器具悉备焉，修除甫竟，十娘已至，登堂谢过，言词温婉。转身向昆生展笑，举家变怨为喜。白此十娘性益和，居二年，无间言。

十娘最恶蛇，昆生戏函小蛇[31]，给使启之。十娘色变，诟昆生。昆生亦转笑生嗔，恶相抵。十娘曰：“今番不待相迫逐，请从此绝。”遂出门去。薛翁大恐，杖昆生，请罪于神。幸不祸之，亦寂无音。积有年余，昆生怀念十娘，颇自悔，窃诣神所哀十娘，迄无声应。未几，闻神以十娘字袁氏，中心失望，因亦求婚他族；而历相数家，并无如十娘者，于是益思十娘。往探袁氏，则已巫壁涤庭[32]，候鱼轩矣[33]。心愧愤不能自己，废食成疾。父母忧皇，不知所处。忽昏愤中有人抚之曰：“大丈夫频欲断绝[34]，又作此态！”开目，则十娘也。喜极，跃起曰：“卿何来？”十娘曰：“以轻薄人相待之礼[35]，止宜从父命，另醮而去。固久受袁家采币，妾千思万思而不忍也。卜吉已在今夕[36]，父又无颜反壁[37]，妾亲携而置之矣。适出门，父走送曰：“痴婢！不听吾言，后受薛家凌虐，纵死亦勿归也！””昆生感其义，为之流涕。家人皆喜，奔告翁媪。媪闻之，不待往朝，奔入子舍，执手呜泣。

由此昆生亦老成，不作恶谗[38]，于是情好益笃。十娘曰：“妾向以君儂薄，未必遂能相白首[39]，故不欲留孽根子人世[40]；今已靡他[41]，妾将生子。”居无何，神翁神媪着朱袍，降临其家。次日，十娘临蓐，一举两男，由此往来无间。居民或犯神怒，辄先求昆生；乃使妇女辈盛妆入闺，朝拜十娘，十娘笑则解。薛氏苗裔甚繁[42]，人名之“薛蛙子家”。近人不敢呼，远人则呼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江汉之间：长江、汉水之间，指湖北地区。

[2]事：侍奉、崇奉。虔：虔诚。

[3]祠，指蛙神祠。

[4]牲：祭祀用的家畜。禳祷：祭祀祷告，祈求消灾。

[5]楚：古楚国最初都城在今湖北省境；这里泛指湖北地区。

[6]下嫁：公主出嫁称“下嫁”；这里指蛙神的女儿嫁于凡人。

[7]近禁脔（luán 恋），染指独占之物。《晋书·谢混传》：晋元帝渡江，在建业时，公私财用不足，每得一豚，视为珍膳；项上一脔尤美，部下不敢自吃，留下献帝，时呼为“禁脔”。因以“禁脔”喻独占之物。后来晋孝武帝欲以晋陵公主尚谢混，而袁崧又欲以女妻谢混。王恂曰“卿莫近禁脔。”盖以禁脔喻谢混已为帝婿，他人不得以女妻之。脔，块肉。

[8]反其仪：退还订婚财礼。

[9]苦邀移趾，苦苦要求他前往。移趾，请人走动的敬辞。

[10]百年事，指婚姻大事。

[11]止主其半：只能当一半家。主，作主。

[12]授之词：教他推托之词。

[13]谢，婉言推辞。

[14]必见：谓灵验必现。见，问“现”。

[15]藩溷（hùn 混）：厕所。

[16]谦驯，谦和温顺。

[17]敛抑之：收敛、克制自己的行为。

[18]田增粟：贾（g 古）益价：种田增产，经商增利。益，增。

[19]“鸱(xi o 消)鸟生翼”二句：比喻忘恩负义，以怨报德。鸱鸟，猫头鹰，旧传幼鸟羽翼长成，啄食母鸟眼睛而去，因以之喻恶人。

[20]郁冒：铸雪斋抄本作“郁胃”。疑为“郁瞽”，犹言郁闷。

[21]词义；指祝告的话语和情意。

[22]女红：也作“女功”，旧指妇女所作的针线活。

[23]朝侍食，暮问寝：犹言“昏定晨省”。这是旧时子妇侍奉翁姑的日常礼节。侍食，陪食于尊长。问寝，犹言问安，问尊者起居安否。

[24]道：指“妇道”。

[25]自作苦：犹言亲自辛勤干活。

[26]惭沮：此据铸雪斋抄本，原作“渐沮”。惭愧沮丧。

[27]灾，发生火灾。

[28]略无庭训：毫无家教。庭训，指父教。《论语·季氏》：孔子在庭，其子伯鱼过之，孔子教以学诗、礼。后因称父教为庭训。

[29]盎盂相敲：比喻家庭口角。盎和盂都是盆碗一类的食器。

[30]臣：古时与尊者谈话时的自我卑称。

[31]函：用匣子装着。

[32]堊(è 厄)壁涂庭：粉刷墙壁，清扫庭院。堊，粉刷。

[33]鱼轩：以兽皮为饰的车子，古时贵夫人所乘。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：“归夫人鱼轩。”后世也用以代指夫人。

[34]频欲断绝，谓屡次想断绝夫妇恩义。

[35]轻薄人：没有情义的人！指薛生。

[36]卜吉，选定的吉日：指与袁家婚期。

[37]反璧，指退还聘礼。《左传·僖公三年》：晋国重耳出亡，路上有人向他馈赠饭食，并附白璧为礼。重耳“受飧反璧”。后因称退还别人的赠礼为“反璧”。

[38]恶谑，恶作剧。谑，开玩笑。

[39]相白首，白头偕老。

[40]孽根：犹言孽根祸胎。此指儿女。

[41]靡他：无有他心。靡，无。

[42]苗裔：后代子孙。

又

青蛙神，往往托诸巫以为言。巫能察神嗔喜[1]：告诸信士曰“喜矣”[2]，福则至：“怒矣”，妇子坐愁叹，有废餐者。流俗然哉？抑神实灵，非尽妄也？

有富贾周某，性吝啬。会居人敛金修关圣祠，贪富皆与有力，独周一毛所不肯拔[3]。久之，工不就，首事者无所为谋[4]。适众赛蛙神[5]，巫忽言：“周将军仓命小神司募政[6]，其取簿籍来。”众从之。巫曰：“已捐者，不复强；未捐者，量力自注。”众唯唯敬听，各注已。巫视日，“周某在此否？”周方混迹其后，惟恐神知，闻之失色，次且而前[7]。巫指籍曰：“注金百。”周益窘。巫怒曰：“淫债尚酬二百，况好事耶！”盖周私一妇，为夫掩执，以金二百良赎，故讦之也[8]。周益惭惧，不得已，如命注之。既归，告妻。妻曰：“此巫之诈耳。”巫屡索，卒弗与。一日，方昼寝，忽闻门外如牛喘。视之，则一巨蛙，室门仅容其身，步履蹇缓，塞两扉而入。既入，转身卧，以颡承颌[9]，举家尽惊。周曰：“此必讨募金也。”焚香而祝，愿先纳三十，其余以次赍送，蛙不动；请纳五十，身忽一缩，小尺许；又加二十，益缩如斗；请全纳，缩如拳，从容出，人墙罅而去。周急以五十金送监造所，人皆异之，周亦不言其故。

积数日，巫又言，“周某欠金五十，何不催并？”周闻之，惧，又送十金，意将以此完结。一日，夫妇方食，蛙又至，如前状，目作努。少间，登其床，床摇撼欲倾；加噉干枕而眠，腹隆起如卧牛，四隅皆满。周惧，即完百数与之。验之，仍不少动。半日间，小蛙渐集，次日益多，穴仓登榻，无处不至；大于碗者，升灶啜蝇，糜烂釜中，以致秽不可食；至三日，庭中蠢蠢[10]，更无隙处。一家皇骇，不知计之所出。不得已，请教于巫。巫曰：“此必少之也。”遂祝之，益以廿金，首始举；又益之，起一足；直至百金，四足尽起，下床出门，狼狽数步，复返身卧门内。周惧，问巫。巫揣其意，欲周即解囊。周无奈，如数付巫，蛙乃行，数步外，身暴缩，杂众蛙中，不可辨认，纷纷然亦渐散矣。

祠既成，开光祭赛[11]，更有所需。巫忽指首事者曰：“某宜出如干数。”共十五人，止遗二人。众祝曰：“吾等与某某，已同捐过。”巫曰：“我不以贫富为有无，但以汝等所侵渔之数为多寡[12]。此等金钱，不可自肥，恐有横灾飞祸。念汝等首事勤劳，故代汝消之也。除某某廉正无苟且外[13]，即我家巫，我亦不少私之，便令先出，以为众倡。”即奔人家，搜括箱犊。妻问之，亦不答，尽卷囊蓄而出，告众曰：“某私克银八两，今使倾囊。”与众衡之，秤得六两余，使人志其欠数。众愕然，不敢置辨，悉如数纳入。巫过此茫不自知；或告之，大惭，质衣以盈之。惟二人亏其数，事既毕，一人病月余，一人息疔瘡，医药之费，浮于所欠[14]，人以为私克之报云。异史氏曰：“老蛙司募，无不可与为善之人，其胜刺钉拖索者[15]，不既多乎？地又发监守之盗[16]，而消其灾，则其现成猛，正其行慈悲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嗔喜：犹言喜怒。嗔，怒。

[2]信士，佛教称在家信奉佛教的信男为信士。此泛指信奉蛙神者。

[3]一毛所不肯拔：喻极端吝啬。《孟子·尽心》上，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”

[4]首事者，指倡议者或主持者。

[5]赛：祭。

[6]周将军仓：即周仓，传说为二国时蜀国关羽的部将，旧时小说、戏曲多演其事。关圣祠中有其塑像，持大刀立于关羽像后。司募政：主持募集建祠资金之事。

[7]次且：同“趑趄”。脚步不稳。

[8]讦：揭其隐私。

[9]阂（yù 玉）：门槛。

[10]蠢蠢，蠕动、杂乱。此指小蛙密集。

[11]开光祭赛：指对新塑神像首次祭祀。开光，佛家语，佛像塑就后，择日致礼供奉，称“开光”，也称“开眼”或“开眼供养”。

[12]侵渔之数：指侵吞修祠之款项。

[13]苟且：不守礼法。此谓侵渔贪污。

[14]浮于所欠：超出欠数。

[15]刺钉拖索：谓官府酷刑追索通欠。刺，刺戮，以铁刺之。《史记·张耳陈馥列传》：“榜笞数千，刺戮，身无可击者。”钉，钉镣，用以固定刑具。

[16]发监守之盗：揭露监守自盗者的贪污行为，指揭发巫者等人私克公银。

任秀

任建之，鱼台人[1]，贩毡裘为业[2]。竭资赴陕。途中逢一人，自言：“申竹亭，宿迁人[3]。”话言投契，盟为弟昆，行止与俱。至陕，任病不起，申善视之。积十余日，疾大渐[4]。谓申曰：“吾家故无恒产，八口衣食，皆恃一人犯霜露[5]。今不幸，殁谢异域。君，我手足也，两千里外，更有谁何！囊金二百余金，一半君自取之，为我小备殓具，剩者可助资斧；其半寄吾妻子，俾攀吾柩而归。如肯携残骸旋故里，则装资勿计矣。”乃扶枕为书付申，至夕而卒。申以五六金为市薄材，殓已。主人催其移档[6]，申托寻寺观，竟遁不反。任家年余方得确耗。任子秀时年十七，方从师读，由此废学，欲住寻父柩。母怜其幼，秀哀涕欲死，遂典资治任，俾老仆佐之行，半年始还。殡后，家贫如洗。幸秀聪颖，释服，入鱼台泮[7]。而佻达善博，母教戒甚严，卒不改。一日，文宗案临，试居四等[8]。母愤泣不食。秀惭惧，对母自失。于是闭户年余，遂以优等食饩[9]。母劝令设帐，而人终以其荡无检幅[10]，咸谓薄之。

有表叔张某：贾京师，劝使赴都，愿携与俱，不耗其资。秀喜，从之。至临清[11]，泊舟关外[12]。时盐航艤集[13]，帆樯如林。卧后，闻水声人声，聒耳不寐。更既静，忽闻邻舟骰声清越[14]，入耳萦心，不觉旧枝复痒。窃听诸客，皆已酣寝，囊中自备千文，思欲过舟一戏。潜起解囊，捉钱踟蹰，回思母训，即复束置。既睡，心怔冲，苦不得眠；又起，又解：如是者三。兴勃发，不可复忍，携钱径去。至邻舟，则见两人对腑，钱注丰美[15]。置钱儿上，即求入局。二人喜，即与共擲。秀大胜。一客钱尽，即以巨金质舟主，渐以十余贯作孤注[16]。赌方酣，又有一人登舟来，眈视良久[17]，亦倾囊出百金质主人，入局共博。张中夜醒，觉秀不在舟，闻骰声，心知之，因诣邻舟，欲挠沮之。至，则秀胯侧积资如山[18]，乃不复言，负钱数千而返。呼诸客并起，往来移运，尚存十余千。未几，三客俱败，一舟之钱尽空。客欲赌金[19]，而秀欲已盈。故托非钱不博以难之。张在侧，又促逼令归。三客燥急。舟主利其盆头[20]，转贷他舟，得百余千。客得钱，赌更豪；无何，又尽归秀。天已曙，放晓关矣，共运资而返。三客亦去。主人视所质二百余金，尽箔灰耳[21]。大惊，寻至秀舟，告以故，欲取偿于秀。及问姓名、里居，知为建之之子，缩颈羞汗而退。过访榜人，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。

秀至陕时，亦颇闻其姓字；至此鬼已报之，故不复追其前郟矣[22]。乃以资与张合业而北，终岁获息倍蓰[23]。遂援例入监[24]。益权子母[25]，十年间，财雄一方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鱼台：今山东省鱼台县。

[2]毡裘，毛毡、裘皮。

[3]宿迁：今江苏省宿迁县，距鱼台县较近。

[4]大渐：即病危。渐，剧。

[5]犯霜露：冒霜露，形容旅途艰辛。

[6]樁小（huì慧）：小而薄的棺木。

[7]入鱼台泮：考入鱼台县学。指为县学生员。

[8]试居四等：试，指岁试。清代科举制度，各省学政在三年的任职期间，要巡回所属府州县学，考试生员，称岁试或岁考。清初，岁考成绩分为六等。一二等与三等前列者赏，四等以下者罚。

[9]以优等食饩(x 西)：以成绩优异补选为廩生。清代岁试，一等前列者，可补廩生。饩，廩饩，官府支付的生活补助。

[10]荡无检幅：行为放荡，不白检束。检幅，检点约束。幅，边幅，范围。

[11]临清：今山东省临清县。为当时运河的重要码头。

[12]泊舟关外：停船千关十之外。乾隆《临清直隶志·关榷志》，明宣德四年设临清关，“监收船料商税”，于“河内为铁索，直达两岸，开关时则撤之”。清沿明制，关卡设衙署，直接由巡抚派员管理。

[13]盐航：盐船。艤：泊舟。

[14]骰(tóu 头)声：掷骰子的声音。骰，骰子，一种赌具。也称“色子”。

[15]钱注：赌注。注，用为赌博的财物。

[16]贯：穿制钱用的绳子，一千文为一贯。孤注：倾其所有以为赌注。

[17]眈视：贪婪地注视着。

[18]胯侧：指臀股之旁。胯，股，大腿。

[19]赌金：指以白银作赌注。

[20]盆头：掷骰子时，赢者抽头交给赌具主人，俗称“打头钱”。盆，掷盆，赌具。

[21]箔灰：箔鏹的灰烬。箔，一种涂金属粉的烧纸，旧时焚烧以为冥钱。

[22]前郟(xì 戏)：过去的嫌隙，冤仇。郟，通“隙”，嫌隙。

[23]倍蓰(x 习)：加倍。

[24]援例入监：根据条例纳资取得监生资格。监，国子监。

[25]权子母：以资本经商或放债生息，称权子母。语出《国语·周语》。

晚霞

五月五日，吴越间有斗龙舟之戏[1]。剡木为龙[2]，绘鳞甲，饰以金碧[3]；上为雕甍朱槛[4]；帆旌皆以锦绣。舟末为龙尾，高丈余，以布索引木板下垂，有童坐板上，颠倒滚跌，作诸巧剧；下临江水，险危欲堕。故其购是童也，先以金啖其父母[5]，预调驯之[6]，堕水而死，勿悔也。吴门则载美姬[7]，较不同耳。镇江有蒋氏童阿端，方七岁，便捷奇巧，莫能过，声价益起，十六岁犹用之。至金山下[8]，堕水死。蒋媪止此子，哀鸣而已。阿端不自知死，有两人导去，见水中别有天地；回视，则流波四绕。屹如壁立。俄入宫殿，见一人兜牟坐[9]。两人曰：“此龙窝君也。”便使拜伏。龙窝君颜色和霁，曰：“阿端伎巧可入柳条部。”遂引至一所，广殿四合。趋上东廊，有诸少年出与为礼，率十三四岁。即有老姬来，众呼解姥。坐令献技。已，乃教以钱塘飞霆之舞，洞庭和风之乐[10]。但闻鼓钲惶聒，诸院皆响；既而诸院皆息。姥恐阿端不能即娴，独絮絮调拨之[11]；而阿端一过，殊已了了。姥喜曰：“得此儿，不让晚霞矣！”明日，龙窝君按部[12]，诸部毕集。首按夜叉部：鬼面鱼服[13]；鸣大钲，围四尺许；鼓可四人合抱之，声如巨霆，叫噪不复可闻。舞起，则巨涛汹涌，横流空际，时堕一点星光，及着地消灭。龙窝君急止之，命进乳莺部：皆二八株丽，笙乐细作，一时清风习习，波声俱静，水渐凝如水晶世界，上下通明。按毕，俱退立西墀下。次按燕子部：皆垂髻人[14]，内一女郎，年十四五已来，振袖倾鬟，作散花舞[15]；翩翩翔起，衿袖袜履间，皆出五色花朵，随风颺下，飘泊满庭。舞毕，随其部亦下西墀。阿端旁睨，雅爱好之。问之同部，即晚霞也。无何，唤柳条部。龙窝君特试阿端。端作前舞，喜怒随腔，俯仰中节[16]。龙窝君嘉其惠悟[17]，赐五文袴褶[18]，鱼须金束发[19]，上嵌夜光珠。阿端拜赐下，亦趋西墀，各守其伍[20]。端于众中遥注晚霞，晚霞亦遥注之。少间，端逡巡出部而北，晚霞亦渐出部而南；相去数武，而法严不敢乱部，相视神驰而已[21]。既按蛱蝶部：童男女皆双舞，身长短、年大小、服色黄白，皆取诸同[22]。诸部按已，鱼贯而出[23]。柳条在燕子部后，端疾出部前，而晚霞已缓滞在后。回首见端，故遗珊瑚钗，端急内袖中。

既归，凝思成疾，眠餐顿废。解姥辄进甘旨，日三四省，抚摩殷切，病不少瘥。姥忧之，罔所为计，曰：“吴江王寿期已促[24]，且为奈何！”薄暮，一童子来，坐榻上与语，自言隶蛱蝶部。从容问曰：“君病为晚霞否？”端惊问：“何知？”笑曰：“晚霞亦如君耳。”端凄然起坐，便求方计[25]。童问：“尚能步否？”答云：“勉强尚能自力。”童挽出，南启一户；折而西，又辟双扉。见莲花数十亩，皆生平地上；叶大如席，花大如盖[26]，落瓣堆梗下盈尺。童引入其中，曰：“姑坐此。”遂去。少时，一美人拨莲花而入，则晚霞也。相见惊喜，各道相思，略述生平。遂以石压荷盖今侧，雅可幃蔽；又匀铺莲瓣而藉之，忻与狎寝。既，订后约，日以夕阳为候，乃别。端归，病亦寻愈。由此两人日一会于莲亩。

过数日，随龙窝君往寿吴江王。称寿已，诸部悉还，独留晚霞及乳莺部一人在宫中教舞，数月，更无音耗，端怅望若失。惟解姥日往来吴江府；端托晚霞为外妹[27]，求携去，冀一见之。留吴江门下数日，宫禁森严，晚霞苦不得出，怏怏而返。积月余，痴想欲绝。一日，解姥入，戚然相吊曰：“惜乎！晚霞投江矣！”端大骇，涕下不能自止。因毁冠裂服[28]，藏金珠而出，

意欲相从俱死，但见江水若壁，以首力触不得入。念欲复还，惧问冠服，罪将增重。意计穷蹙，汗流浹踵。忽睹壁下有大树一章，乃猱攀而上[29]，渐至端抄；猛力跃堕，幸不沾濡，而竟已浮水上。不意之中，恍睹人世，遂飘然泅去。移时，得岸，少坐江滨，顿思老母，遂趁舟而去。抵里，四顾居庐，急如隔世。次且至家[30]，忽闻窗中有女子曰：“汝子来矣。”音声甚似晚霞。俄，与母俱出，果霞。斯时两人喜胜于悲；而媪则悲疑惊喜，万状俱作矣。

初，晚霞在吴江，觉腹中震动，龙宫法禁严，恐旦夕身媿，横遭挞楚；又不得一见阿端，但欲求死，遂潜投江水。身泛起，沉浮波中，有客舟拯之，问其居里。晚霞故吴名妓，溺水不得其尸。自念衍院不可复投[31]，遂曰：“镇江蒋氏，吾媿也。”客因代赏扁舟[32]，送诸其家。蒋媪疑其错误，女自言不误，因以其情详告媪。媪以其风格韵妙，颇爱悦之；第虑年太少，必非肯终寡也者。而女孝谨，顾家中贫，便脱珍饰售数万。媪察其志无他，良喜。然无子，恐一旦临蓐，不见信于戚里，以谋女。女曰：“母但得真孙，何必求人知。”媪亦安之。会端至，女喜不自己。媪亦疑儿不死；阴发儿冢，骸骨具存。因以此诘端。端始爽然自悟[33]；然恐晚霞恶其非人，嘱母勿复言。母然之。遂告同里，以为当日所得非儿尸，然终虑其不能生子。未几，竟举一男，捉之无异常儿[34]，始悦。久之，女渐觉阿端非人，乃曰：“胡不早言！凡鬼衣龙宫衣，七七魂魄坚凝[35]，生人不殊矣。若得宫中龙角胶，可以续骨节而生肌肤，惜不早购之也。”

端货其珠，有贾胡出资百万[36]，家由此巨富。值母寿：夫妻歌舞称觞[37]，遂传闻王邸。王欲强夺晚霞。端惧，见王自陈：“夫妇皆鬼。”验之无影而信，遂不之夺。但遣宫人就别院传其技。女以龟溺毁容[38]，而后见之。教三月，终不能尽其技而去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吴越间：古代吴国和越国所辖地区。指令江苏、浙江一带。

[2]剡(k 枯)木；将整木挖空。

[3]金碧：指金黄色和青绿色的油彩。

[4]雕甍(méng 盟)朱槛；雕饰的屋脊和红色的栏杆。指龙舟上的轩字。甍，屋脊。

[5]啖：收买。

[6]调驯：训练使之娴熟。

[7]吴门：古吴县的别称，即今苏州市。因其地为春秋时吴都，故称。

[8]金山：在今江苏省镇江市西北的长江中，后沙涨成陆，现已与南岸相连。

[9]兜牟：头盔，古称“冑”。这里指戴着头盔。

[10]“钱塘飞霆之舞”二句：均是作者虚拟的舞乐。唐人事朝威《柳毅传》曾写尤王钱塘君愤怒冲出尤宫解救龙女，当时“千雷万霆，激绕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时皆下”。归来后，“笳角鼙鼓，旌旗剑戟，舞万夫于右”，其势激昂豪迈，使人心惊胆战。“钱塘飞霆之舞”或取意于此。继而洞庭君为庆贺公主还宫，则“金石丝竹，罗绮珠翠，舞女于左”，乐声幽雅舒缓，如泣如诉。“洞庭和风之乐”或取意于此。

- [11]絮絮：唠唠叨叨地讲个不休。调拨：指点、教导。
- [12]按部，检查各部。按，审查，查验。
- [13]鬼面鱼服：着假面，佩鱼服。鱼服，用鱼的皮革做成的箭袋。
- [14]垂髻：此指女子未笄前之发式；不束发，头发下垂。
- [15]散花舞：天女散花之舞。《维摩诘经·观众生品》：“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，见诸大人闻所说法，便现女身，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，……”
- [16]“喜怒随腔”二句：谓其喜怒表情随着乐曲内容而变化；舞蹈动作按照音乐节拍而展开。腔，声腔。节，音乐的节奏。
- [17]惠悟：聪明过人，领悟较快。惠，通“慧”。
- [18]五文袴褶（xí 习）：五彩的军服。五文，五彩。袴褶，古时一种裤子连着上衣的军服。
- [19]鱼须金束发：鱼须形金丝所制的束发。束发，童子束发为髻的饰物。
- [20]各守其伍：各自保持队形。
- [21]神驰：神往，心意向往。
- [22]皆取诸同；皆选取同样的。
- [23]鱼贯：首尾相连，一个接着一个。
- [24]寿期已促：祝寿的日期已近。促，迫近。
- [25]方计：解决的办法。
- [26]盖：伞。
- [27]托：托辞。外妹：表妹。又，同母异父之妹，也称外妹。《左传·成公十一年》：“声伯……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。”
- [28]毁冠裂服，指阿端把所着尤宫中的衣冠脱下撕毁。
- [29]猱（náo 挠）攀：象猿猴那样攀缘而上。猱，猿类。
- [30]次且：同“趑趄”，行走困难的样子。
- [31]（háng 杭）院：即“行院”；妓院。
- [32]赏（shì 士）：雇用。扁（pi n 偏）舟：小船。
- [33]爽然：清醒的样子。
- [34]捉：抚抱。
- [35]七七魂魄坚凝：经过七七四十九天，飘忽的魂魄就能坚实地凝聚起来。
- [36]贾（g 古）胡：做买卖的胡人，指外国商人。
- [37]称觞：举杯敬酒；指祝寿。
- [38]龟溺：龟尿。据说龟尿沾污肌肤不易脱落。毁容：弄丑自己的容貌。

白秋练

直隶有慕生，小字瞻官，商人慕小寰之子。聪惠喜读。年十六，翁以文业迂[1]，使去而学贾，从父至楚。每舟中无事，辄便吟诵。抵武昌，父留居逆旅，守其居积[2]。生乘父出，执卷哦诗[3]，音节铿锵。辄见窗影憧憧，似有人窃听之，而亦未之异也。一夕，翁赴饮，久不归，生吟益苦。有人徘徊窗外，月映甚悉。怪之，遽出窥视，则十五六倾城之姝[4]。望见生，急避去。又二三日，载货北旋，暮泊湖滨。父适他出，有媪入曰：“郎君杀吾女矣！”生惊问之，答云：“妾白姓。有息女秋练[5]，颇解文字。言在郡城[6]，得听清吟[7]，于今结想，至绝眠餐。意欲附为婚姻，不得复拒。”生心实爱好，第虑父慎，因直以情告。媪不实信，务要盟约[8]。生不肯。媪怒曰：“人世姻好，有求委禽而不得者。今老身自媒，反不见内，耻孰甚焉！请勿想北渡矣！”遂去。少间，父归，善其词以告之，隐冀垂纳[9]。而父以涉远，又薄女子之怀春也[10]，笑置之。

泊舟处，水深没掉；夜忽沙碛拥起[11]，舟滞不得动。湖中每岁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[12]，至次年桃花水溢[13]，他货未至，舟中物当百倍于原直也，以故翁未甚忧怪。独计明岁南来。尚须揭资[14]，于是留子自归。生窃喜，悔不诘媪居里。日既暮，媪与一婢扶女郎至，展衣卧诸榻上，向生曰：“人病至此，莫高枕作无事者[15]！”遂去。生初闻而惊：移灯视女，则病态含娇，秋波自流。略致讯诘，嫣然微笑。生强其一语。曰：“‘为郎憔悴却羞郎’，可为妾咏[16]。”生狂喜，欲近就之，而怜其在弱。探手于怀，接为戏[17]。女不觉欢然展谑[18]，乃曰：“君为妾三吟王建‘罗衣叶叶’之作[19]，病当愈。”生从其言。甫两过，女揽衣起坐曰：“妾愈矣！”再读，则娇颤相和。生神志益飞，遂灭烛共寝。女未曙已起，曰：“老母将至矣。”未几，媪果至。见女凝妆欢坐，不觉欣慰；邀女去，女俯首不语。媪即自去，曰：“汝乐与郎君戏，亦自任也。”于是生始研问居止[20]。女曰：“妾与君不过倾盖之交[21]，婚嫁尚不可必，何须令知家门。”然两人互相爱悦，要誓良坚。女一夜早起挑灯，忽开卷凄然泪莹，生急起问之。女曰：“阿翁行且至[22]。我两人事，妾适以卷卜[23]，展之得李益《江南曲》[24]，词意非祥。”生慰解之，曰：“首句‘嫁得瞿塘贾’，即已大吉，何不祥之与有！”女乃少欢，起身作别曰：“暂请分手，天明则千人指视矣。”生把臂便咽，问：“好事如谐，何处可以相报？”曰：“妾常使人侦探之，谐否无不闻也。”生将下舟送之，女力辞而去。无何，慕果至。生渐吐其情。父疑其招妓，怒加垢厉。细审舟中财物，并无亏损，谯呵乃已。一夕，翁不在舟，女忽至，相见仗依，莫知决策。女曰：“低昂有数[25]，且图目前。姑留君两月，再商行止。”临别，以吟声作为相会之约。由此值翁他出，遂高吟，则女自至。四月行尽，物价失时[26]，诸贾无策，斂资祷湖神之庙。端阳后[27]，雨水大至，舟始通。

生既归，凝思成疾。慕忧之，巫医并进[28]。生私告母曰：“病非药襁可痊[29]，惟有秋练至耳。”翁初怒之：久之，支离益惫[30]，始惧，赁车载子，复入楚，泊舟故处。访居人，并无知白媪者。会有媪操扞湖滨[31]，即出自任。翁登其舟，窥见秋练，心窃喜，而审诘邦族，则浮家泛宅而已[32]。因实告子病由，冀女登舟，姑以解其沉病[33]。媪以婚无成约，弗许。女露半面，殷殷窥听[34]，闻两人言，毗泪欲堕。媪视女面，因翁哀请，即亦许

之。至夜，翁出，女果至，就榻呜泣曰：“昔年妾状，今到君耶！此中况味，要不可不使君知。然羸顿如此，急切何能便瘳？妾请为君一吟。”生亦喜，女亦吟王建前作。生曰：“此卿心事，医二人何得效？然闻卿声，神已爽矣。试为我吟‘杨柳千条尽向西可’[35]。”女从之。生赞曰：“快哉！卿昔诵诗馀[36]，有《采莲子》云[37]：‘菡萏香连十顷陂[38]。’心尚未忘，烦一曼声度之[39]。”女又从之。甫阕[40]，生跃起曰：“小生何尝病哉！”遂相狎抱，沉痾若失。既而问：“父见媪何词？事得谐否？”女已察知翁意，直对“不谐”。既而女去，父来，见生已起，喜甚，但慰勉之。因曰：“女子良佳。然自总角时[41]，把柁櫂歌[42]，无论微贱，抑亦不贞。”生不语。翁既出，女复来，生述父意。女曰：“妾窥之审矣：天下事，愈急则愈远，愈迎则愈拒[43]。当使意自转，反相求。”生问计，女曰：“凡商贾之志在利耳。妾有术知物价。适视舟中物，并无少息[44]。为我告翁：居某物，利三之；某物，十之。归家，妾言验，则妾为佳妇矣。再来时，君十八，妾十七，相欢有日，何忧为！”生以所言物价告父。父颇不信，姑以馀资半从其教。既归，所自置货，资本大亏；幸少从女言，得厚息，略相准[45]。以是服秋练之神。生益夸张之，谓女自言，能使已富。翁于是益揭资而南。至湖，数日不见白媪；过数日，始见其泊舟柳下，因委禽焉。媪悉不受，但涓吉送女过舟。翁另赁一舟，为子合卺。女乃使翁益南，所应居货，悉籍付之[46]。媪乃邀婿去，家于其舟。翁三月而返，物至楚，价已倍蓰[47]。将归，女求载湖水。既归，每食必加少许，如用醯酱焉[48]。由是每南行，必为致数坛而归。

后三四年，举一子。一日，涕泣思归。翁乃偕子及妇俱如楚。至湖，不知媪之所在。女扣舷呼母，神形丧失[49]。促生沿湖问讯。会有钓鲟鳢者[50]，得白驥[51]。生近视之，巨物也，形全类人，乳阴毕具。奇之，归以告女。女大骇，谓夙有放生愿[52]，嘱生赎放之。生往商钓者，钓者索直昂。女曰：“安在君家，谋金不下巨万，区区者何遂靳直也！如必不从：妾即投湖永死耳！”生惧，不敢告父，盗金赎放之。既返，不见女，搜之不得，更尽始至。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适至母所。”问：“母何在？”颯然曰：“今不得不实告矣：适所赎，即妾母也。向在洞庭，龙君命司行旅[53]。近宫中欲选嫔妃，妾被浮言者所称道，遂敕妾母，坐相索。妾母实奏之。龙君不听，放母于南滨[54]，饿欲死，故罹前难。今难虽免，而罚未释。君如爱妾，代祷真君可免[55]。如以异类见憎，请以儿掷还君。妾自去，龙宫之奉，未必不百倍君家也。”生大惊，虑真君不可得见。女曰：“明日来刻[56]，真君当至。见有蹠道士：急拜之，入水亦从之。真君喜文士，必合怜允。”乃出鱼腹绫一方。曰：“如问所求，即出此，求书一‘免’字。”生如言候之。果有道士蹠蹠而至[57]，生伏拜之。道士急走，生从其后。道士以杖投水，跃登其上。生竟从之而登，则非杖也，舟也。又拜之。道士问：“何求？”生出罗求书[58]。道士展视曰：“此白驥翼也，子何遇之？”蟾宫不敢隐，详陈颠末。道士笑曰：“此物殊风雅[59]，老龙何得荒淫！”遂出笔草书“免”字，如符形，返舟令下。则见道士踏杖浮行，顷刻已渺。归舟，女喜，但嘱勿泄于父母。

归后二三年，翁南游，数月不归。湖水既罄，久待不至。女遂病，日夜喘急，嘱曰：“如妾死，勿瘞，当于卯、午、酉三时[60]，一吟杜甫梦李白诗[61]，死当不朽。候水至，倾注盆内，闭门缓妾衣，抱入侵之，宜得活。”

喘息数日，奄然遂毙。后半月，慕翁至，生急如其教，浸一时许[62]，渐甦。自是每思南旋。后翁死，生从其意，迂于楚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释】

[1]以文业迂，认为读书科举不实用。文业，指举业。迂，不切实际。

[2]居积，囤积的货物。

[3]哦：吟唱。

[4]倾城：形容女子极其美丽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”后以倾城、倾国形容绝色女子。

[5]息女：亲生女。

[6]郡城：此指武昌。

[7]清吟：对别人吟诵的敬称。

[8]务要(yi o 邀)盟约；坚持逼使对方缔结婚约。要，要挟。

[9]“善其词”二句：意谓把老媪的激烈话语说得委婉一些，希望父亲能够同意。垂纳，俯就采纳。

[10]薄：鄙视。怀春：指少女恩婚嫁。《诗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：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”

[11]沙磧(qì 弃)，浅水中的沙石。

[12]洲：露出水面的沙洲。

[13]桃花水：即“桃花汛”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注：“盖桃花方华时，既有雨水，川谷冰泮，众流猥集，波澜盛长，故谓之桃花水也。”

[14]揭资：指措办资金。揭，持，负。

[15]高枕：高枕而卧，表示无所忧虑。

[16]“为郎憔悴却羞郎”二句：意谓此一诗句，恰能表达我的心情。此用唐代元稹《莺莺传》中的诗句。《莺莺传》写崔莺莺与张生两相爱慕。由于家庭阻挠，双方各自婚嫁。后来，在一次偶然相遇中，张生欲求见莺莺。莺莺不见，留诗一首给张生：“自从消瘦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。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。”咏，吟咏。

[17]接(hàn 颌)：接吻。颌，口下肉，指下唇。

[18]展谗：露出喜悦的神情。

[19]王建“罗衣叶叶”之作：唐代诗人王建《宫词》：“罗衣叶叶绣重重，金凤银鹅各一丛。每遍舞时分两向，太平万岁字当中。”这里盖取其“太平万岁”的吉言，以促病愈。

[20]居止，住处。

[21]倾盖之交：偶然相遇的朋友；喻短暂的会晤。倾盖，谓途中相遇，停车而语，车盖相接。盖，车盖，形如伞。

[22]阿翁，对丈夫的父亲的称呼。

[23]卷卜：信手翻阅书卷某一页，就其内容占卜吉凶。卷，书。

[24]李益《江南曲》：唐代诗人李益《江南曲》：“嫁得瞿塘贾，朝朝误妾期。早知潮有信，嫁于弄潮儿。”写的是商人之妻对丈夫的思念。白秋练着眼于诗意的感伤离别，所以说“词意非祥”。慕生解此诗，却着限于“嫁得瞿塘贾”一句，所以认为这是“大吉”。

[25]低昂有数，成败都有定数；意谓听天由命。

[26]物价失时：指舟行受阻，某些季节性的货物就失去了高价出售的时机。

[27]端阳，端午节，即阴历五月初五日。

[28]巫医并进：求神消灾和医药治疗同时进行。

[29]药褰：医药和祈祷。

[30]支离：衰残瘦弱的病体。

[31]操舵：驾船。舵，同“舵”。

[32]浮家泛宅：飘泊无定的水上人家。

[33]沉痼，经久难治的疾病。

[34]殷殷：忧伤的样子。

[35]杨柳千条尽向西：唐代诗人刘方平《代春怨》诗：“朝日残莺伴妾啼，开帘只见草萋萋。庭前时有东风入，杨柳千条尽向西。”

[36]诗馀：词的别名。

[37]采莲子：词调名，四句二十八字。

[38]菡萏（hàn—dàn 翰淡）香连十顷波：唐诗人皇甫松《采莲子》词：“菡萏香连十顷陂，小姑贪戏采莲迟。晚来弄水船头湿，更说红裙裹鸭儿。”连，据皇甫松原词改，原作“莲”。

[39]曼声度之：拖长声音歌唱它。度，按谱歌唱。

[40]甫阕（puè）：刚唱完。阕，乐终。

[41]总角，指童年。古时男女未成年，束发为两结，形状如角，故称总角。

[42]櫂（zhào 照）歌：古乐府有《櫂歌行》。这里指摇船唱歌。櫂，船桨。

[43]“愈急则愈远”二句：谓急于求成，则愈加困难。急，着急、性急。迎，接近，迎合。

[44]少息：微利。

[45]相准：相抵。

[46]籍付之：登记在簿籍上交给慕翁。

[47]倍蓰（x 西）：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万。”五倍为“蓰”。

[48]醯（x 西）：醋。

[49]神形丧失：惊惶变色；形容极度惊慌。

[50]鲟鳇（xún—huáng 巡皇）：鱼名，长二三丈，无鳞，状似鲟鱼而背有甲骨。

[51]白骥，即白鳍豚，也称淡水海豚，产于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，是我国特有的水生兽类。嘴狭长，有背鳍。背部呈蓝色，腹部白色。

[52]放生愿：谓对神灵许下的放生心愿。放生，释放被捕捉的生物，是佛教所提倡的善举。

[53]司行旅：管理行旅客商。

[54]放：放逐，流放。

[55]真君，道家对修仙得道者的尊称。

[56]未刻：相当于现在下午一时至三时。

[57]蹙蹙（bié—xiè 别泄）：走路一瘸一拐。

[58]罗：绫罗，指“鱼腹绫”。

[59]此物：指白猿。

[60]卯、午、酉三时：指早晨、中午、晚上。卯时，指上午五时至七时。午时，指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。酉，指下午五时至七时。

[61]杜甫梦李白诗：李白晚年遭到流放，杜甫写成《梦李白二首》表示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怀念。第一首云：“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。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故人人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恐非平生魂，路远不可测。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。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？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。水深波浪阔，无使蛟龙得！”

[62]一时许：一个时辰左右。

王者

湖南巡抚某公，遣州佐押解饷金六十方赴京[1]。途中被雨，日暮愆程[2]，无所投宿，远见古刹，因诣栖止[3]。天明，视所解金，荡然无存。众骇怪，莫可取咎[4]。回白抚公，公以为妄，将置之法。及诘众役，并无异词。公责今仍反故处，缉察端绪[5]。

至庙前，见一瞽者，形貌奇异，自榜云：“能细心事。”因求卜筮[6]。瞽曰：“是为失金者。”州佐曰：“然”。因诉前苦。瞽者便索肩舆[7]，云，“但从我去，当自知。”遂如其言，宫役皆从之。瞽曰：“东。”东之。瞽曰：“北。”北之。凡五日，入深山，忽睹城郭，居人辐辏[8]。入城，走移时，瞽曰：“止。”因下舆，以手南指：“见有高门西向，可款关自问之。”拱手自去。

州佐如其教，果见高门，渐入之。一人出，衣冠汉制[9]，不言姓名。州佐述所自来。共人云：“请留数日，当与君谒当事者。”遂导去，令独居一所，给以食饮。暇时闲步，至第后，见一园亭，入涉之。老松翳日[10]，细草如毡[11]。数转廊榭，又一高亭，历阶而入，见壁上挂人皮数张，五官俱备[12]，腥气流熏。不觉毛骨森竖，疾退归舍。自分留鞞异域[13]，已无生望，因念进退一死，亦姑听之。明日，衣冠者召之去，曰：“今日可见矣。”州佐唯唯。衣冠者乘怒马甚驶[14]，州佐步驰从之，俄，至一辕门[15]，俨如制府衙署[16]，皂衣人罗列左右，规模凜肃。衣冠者下马，导入。又一重门。见有王者，珠冠绣绂[17]，南面坐。州佐趋上，伏谒。王者问：“汝湖南解官耶？”州佐诺。王者曰：“银俱在此。是区区者[18]，汝抚军即慨然见赠，未为不可。”州佐泣诉：“限期已满，归必就刑，禀白何所申证[19]？”王者曰：“此即不难。”遂付以巨函云：“以此复之，可保无恙。”又遣力士送之。州佐懾息[20]，不敢辨，受函而返。山川道路，悉非来时所经。既出山，送者乃去。

数日，抵长沙，敬白抚公。公益妄之，怒不容辨，命左右者飞索以绢[21]。州佐解楼出函，公拆视未竟，面如灰上。命释其缚，但云：“银亦细事，汝姑出。”于是急檄属官[22]，设法补解讫。数日，公疾，寻卒。先是，公与爱姬共寝，既醒，而姬发尽失。阖署惊怪，莫测其由。盖函中即其发也[23]。外有书云：“汝自起家守令[24]，位极人臣[25]。赍赂贪婪，不可悉数。前银六十万，业已验收在库。当自发贪囊，补充旧额。解官无罪，不得加谴责。前取姬发，略示微警。如复不遵教令[26]，旦晚取汝首领。姬发附还，以作明信。”公卒后，家人始传其书。后属员遣人寻共处，则皆重岩绝壑，更无径路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红线金合，以做贪婪[27]，良亦快异。然桃源仙人[28]，不事劫掠；即剑客所集[29]，乌得有城郭衙署哉？呜呼！是何神欤？苟得其地，恐天下之赴愬者无已时矣[30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州佐：辅佐州郡长官的副职。清代知州以下的州同、州判之类的官员泛称“州佐”。饷金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饷”。

[2]愆程：耽误了行程。愆，失误。

[3]诣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本，原作“指”。

[4]莫可取咎，无人可以加罪，指找不到失金的原因。咎，罪责。

[5]端绪：头绪；原因。

[6]求卜筮：占卦问吉凶。古时占卜，用龟甲叫“卜”，用蓍草叫“筮”，合称“卜筮”。

[7]肩舆：晋六朝盗行的用人力扛抬的代步工具。其制为二长竿，中设软椅以坐人。后加覆盖物，则为轿子。

[8]辐辏：车轮的辐条集聚于轴心；比喻密集。

[9]衣冠汉制，衣帽款式都是汉族的体制。指不同于当时的满族服装。“汉制”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汉”。

[10]翳（yì异）：遮蔽。

[11]细草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细柳”。

[12]五官，人身五官。《荀子·天论》以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形为五官。

[13]留鞞（kuò廓）异域：意谓死在他乡。鞞，去毛的皮革；此指人皮。

[14]怒马：壮马。怒，形容气势强盛。驶：迅速。

[15]辕门：古代帝王巡狩，止宿郊野时，用车子作为屏藩，出入处用两车的车辕相向交接为门，叫“辕门”。后也指领兵将帅的营门或督抚等官府的外门。

[16]制府：指总督府。明清时，总督别称制军或制台。

[17]绣绂（fú符）：刺绣的礼服。绂，同黼，帝王的章服。

[18]是区区者：这微少之物。

[19]申证：申述验证。

[20]懍息：害怕得不敢喘气。

[21]飞索以（tà踏）：立即以绳索捆绑。 ，捆绑。

[22]急檄：犹急令。檄，檄文，古代官府用于征召、晓谕或申讨的文书；若有急事，则插上羽毛，称为“羽檄”。

[23]其发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有发”。

[24]起家守令：出身于郡守、县令。

[25]位极人臣：居于最高官位。

[26]教令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敬令”。

[27]“红线金合”二句：唐袁郊《甘泽谣·红线》：唐代潞州节度使薛嵩，害怕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侵犯。薛嵩婢女红线，自告奋勇，黑夜潜入田府，盗走田承嗣藏于枕边的金盒，借以警告田承嗣不要侵犯潞州。此借喻王者寄巨函，做告湖南巡抚的贿赂贪婪。合，同“盒”。

[28]桃源仙人：指晋代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所写的避居世外的桃源中人。

[29]剑客所集，剑客聚居的地方。剑客，精于剑术的人，指侠客。

[30]“苟得其地”二句：假如访得他们的住地，恐怕社会上前去诉冤的人就没完没了啦！愬，同“诉”。

某甲

某甲私其仆妇，因杀仆纳妇，生二子一女。阅十九年[1]，巨寇破城，劫掠一空。一少年贼，持刀入甲家。甲视之，酷类死仆。自叹曰：“吾今休矣！”倾囊赎命。迄不顾[2]，亦不一言，但搜人而杀，共杀一家二十七口而去。甲头未断，寇去少苏，犹能言之。三日寻毙。呜呼！果报不爽[3]，可畏也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阅：历。

[2]迄：始终。

[3]不爽：没有差错。

衢州三怪

张握仲从戎衢州[1]，言：“衢州夜静时，人莫敢独行。钟楼上有鬼，头上一角，象貌狞恶，闻人行声即下。人骇而奔[2]，鬼亦遂去。然见之辄病，且多死者。又城中一塘，夜出白布一匹，如匹练横地。过者拾之，即卷入水。又有鸭鬼，夜既静，塘边并寂无一物，若闻鸭声，人即病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衢州：旧府名，治所在今浙江省衢县。

[2]骇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驰”。

拆楼人

何罔卿[1]，平阴人。初令秦中[2]，一卖油者有薄罪，其言戆[3]，何怒，杖杀之。后仕至铨司[4]，家资富饶。建一楼，上梁日，亲宾称觞为贺。忽见卖油者入，阴自骇疑。俄报妾生子。愀然曰：“楼工未成，拆楼人已至矣！”人谓其戏，而不知其实有所见也。后子既长，最顽，荡其家。佣为人役，每得钱数文，辄买香油食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常见富贵家楼第连亘[5]，死后，再过已墟。此必有拆楼人降生其家也。身居人上，乌可不早自惕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何罔(jǐng 炯)卿：即何海晏，字治象，号敬庵，明嘉靖进士，授四川顺庆府推官、累官吏部文选司郎中；迁太仆寺少卿。见光绪《平阴县志·人物志》。罔卿，即太仆寺卿。

[2]秦中：今陕西省为古秦国地，故称“秦中”，也称“关中”。

[3]戆：愚直。

[4]铨司：指吏部文选清吏司，主管考核文职官员的任免调迁。司的长官为郎中。

[5]楼第：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数第”。

大蝎

明彭将军宏[1]，征寇入蜀。至深山中，有大禅院，云已百年无僧。询之士人，则曰：“寺中有妖，入者辄死。”彭恐伏寇，率兵斩茅而入。前殿中，有皂雕夺门飞去[2]；中殿无异；又进之，则佛阁，周视亦无所见，但入者皆头痛不能禁。彭亲入，亦然。少顷，有大蝎如琵琶，自板上蠢蠢而下。一军惊走。彭遂火其寺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彭宏：待考。

[2]皂雕：黑色雕。

陈云栖

真毓生，楚夷陵人[1]，孝廉之子。能文，美丰姿，弱冠知名[2]。儿时，相者曰：“后当娶女道士为妻。”父母共以为笑。而为之论婚，低昂苦不能就。生母臧夫人，祖居黄冈[3]，生以故诣外祖母。闻时人语曰：“黄州‘四云’[4]，少者无伦。”盖郡有吕祖庵[5]，庵中女道士皆美，故云。庵去藏氏村仅十余里，生因窃往。扣其关，果有女道士三四人，谦喜承迎，仪度皆雅洁[6]。中一最少者，旷世真无其俦[7]，心好而目注之。女以手支颐[8]，但他顾。诸道士觅盞烹茶。生乘间问姓字，答云：“云栖，姓陈。”生戏曰：“奇矣！小生适姓潘[9]。”陈赧颜发颊，低头不语，起而去。少间，瀹茗，进佳果。各道姓字：一，白云深，年三十许；一，盛云眠，二十已来；一，梁云栋[10]，约二十有四五，却为弟[11]。而云栖不至。生殊怅惘，因问之。白曰：“此婢惧生人。”生乃起别，白力挽之，不留而出。白曰：“而欲见云栖，明日可复来。”生归，思恋褻切。次日，又诣之。诸道士俱在，独少云栖，未便遽问。诸道士治具留餐，生力辞，不听。白拆饼授箸，劝进良殷。既问：“云栖何在？”答云：“自至。”久之，日势已晚，生欲归。白捉腕留之，曰：“姑止此，我捉婢子来奉见。”生乃止。俄，挑灯具酒，云眠亦去。酒数行，生辞已醉。白曰：“饮三觥，则云栖出矣。”生果饮如数。梁亦以此挟劝之，生又尽之，覆盞告辞[12]。白顾梁曰：“吾等面薄，不能劝饮。汝往曳陈婢来，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。”梁去，少时而返，具言：“云栖不至。”生欲去，而夜已深，乃佯醉仰卧。两人代裸之，迭就淫焉。终夜不堪其扰。天既明，不睡而别。数日不敢复住，而心念云栖不忘也，但不时于近侧探侦之。一日，既暮，白出门，与少年去。生喜，不甚畏梁，急往款关。云眠出应门，问之，则梁亦他适。因问云栖。盛导去，又入一院，呼曰：“云栖！客至矣。”但见室门闐然而合。盛笑曰：“闭扉矣。”生立窗外，似将有言，盛乃去。云栖隔窗曰：“人皆以妾为饵，钓君也。频来，身命殆矣。妾不能终守清规，亦不敢遂乖廉耻[13]，欲得如潘郎者事之耳。”生乃以白头相约[14]。云栖曰：“妾师抚养，即亦非易。果相见爱，当以二十全赎妾身。妾候君三年。如望为桑中之约[15]，所不能也。”生诺之。方欲自陈，而盛复至，从与俱出，遂别归。冲心悵悵，思欲委曲受缘[16]，再一亲其娇范[17]，适有家人报父病，遂星夜而还。

无何，孝廉卒。夫人庭训最严，心事不敢使知，但刻减金资[18]，日积之。有议婚者，辄以服阕为辞。母不听。生婉告曰：“曩在黄冈，外祖母欲以婚陈氏，诚心所愿。今遭大故，音耗遂梗，久不如黄省问；旦夕一往，如不果谐，从母所命。”夫人许之。乃携所积而去。至黄，诣庵中，则院宇荒凉，大异畴昔。渐入之，惟一老尼炊灶下，因就问。尼曰：“前年老道士死，‘四云’星散矣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云深、云栋，从恶少去；向闻云栖寓居郡北；云眠消息不知也。”生闻之，悲叹。命驾即诣郡北，遇观辄询[19]，并少踪绪[20]。怅恨而归，伪告母曰：“舅言：陈翁如岳州[21]，待其归，当遣伴来。”逾半年，夫人归宁，以事问母，母殊茫然。夫人怒子诳；媪疑甥与舅谋，而未以闻也[22]。幸舅远出，莫从稽其妄[23]。

夫人以香愿登莲峰[24]，斋宿山下。既卧，逆旅主人扣扉，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，自言：“陈云栖。”闻夫人家夷陵，移坐就榻，告愬坷坎，词旨悲恻。末言：“有表兄潘生，与夫人同籍，烦嘱子侄辈一传口语，但道某暂

寄鹤栖观师叔王道成所[25]，朝夕厄苦，度日如岁。今早一临存；恐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”夫人审名字，即又不知，但云：“既在学宫，秀才辈想无不闻也。”未明早别，殷殷再嘱。夫人既归，向生言及，生长跪曰：“实告母：所谓潘生，即儿也。”夫人既知其故，怒曰：“不肖儿！宣淫寺观，以道士为妇，何颜见亲宾乎！”生垂头，不敢出词。会生以赴试入郡，窃命舟访王道成。至，则云栖半月前出游不返。既归，悒悒而病。

适臧媪卒，夫人往奔丧，殡后迷途，至京氏家，问之，则族妹也。相便邀入。见有少女在堂，年可十八九，姿容曼妙，目所未睹。夫人每恩得一佳妇，俾子不怙[26]，心动，因诺生平。妹云：“此王氏女也，京氏甥也。怙恃俱失[27]，暂寄此耳。”问：“婿家谁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把手与语，意致娇婉，母大悦，为之过宿，私以己意告妹。妹曰：“良佳。但其人高自位置[28]；不然，胡蹉跎至今也。容商之。”夫人招与同榻，谈笑甚欢；自愿母夫人[29]。夫人悦，请同归荆州[30]；女益喜。次日，同舟而还。既至，则生病未起。母慰其沉疴，使婢阴告曰：“夫人为公子载丽人至矣。”生未信，伏窗窥之，较云栖尤艳绝也。因念：三年之约已过；出游不返，则玉容必已有主[31]。得此佳丽，心怀颇慰。于是輶然动色，病亦寻瘳。母乃招两人相拜见。生出，夫人谓女：“亦知我同归之意乎？”女微笑曰：“妾已知之。但妾所以同归之初志，母不知也。妾少字夷陵潘氏，音耗阔绝，必已另有良匹。果尔，则为母也妇；不尔，则终为母也女，报母有日也。”夫人曰：“既有成约，即亦不强。但前在五祖山时[32]，有女冠问潘氏，今又潘氏[33]，固知夷陵世族无此姓也。”女惊曰：“卧莲峰下者母耶？询潘者，即我是也。”母始恍然悟，笑曰：“若然，则潘生固在此矣。”女问：“何在？”夫人命婢导去问生。生惊曰：“卿云栖耶？”女问：“何知？”生言其情，始知以潘郎为戏。女知为生，羞与终谈，急返告母。母问其何复姓王。答云：“妾本姓王。道师见爱，遂以为女，从其姓耳。”夫人亦喜，涓吉之为成礼。先是，女与云眠俱依王道成。道成居隘[34]，云眠遂去之汉口。女娇痴不能作苦，又羞出操道士业，道成颇不善之。会京氏如黄冈，女遇之流涕，因与俱去，俾改女子装，将论婚士族，故讳其曾隶道士籍。而问名者，女辄不愿，舅及姑岭皆不知意向，心厌嫌之。是日，从夫人归，得所托，如释重负焉。合卺后，各述所遭，喜极而泣。女孝谨，夫人雅怜爱之；而弹琴好弈，不知理家人生业，夫人颇以为忧。

积月余，母遣两人如京氏，留数日而归。泛舟江流，歛一舟过，中一女冠，近之，则云眠也。云眠独与女善。女喜，招与同舟，相对酸辛。问：“将何之？”盛云：“久切悬念。远至鹤栖观，则闻依京舅矣。故将诣黄冈，一奉探耳。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。今视之如仙，剩此漂泊人，不知何时已矣！”因而欷歔。女设一谋：令易道装，伪作姊，携伴夫人，徐择佳偶。盛从之。

既归，女先白夫人，盛乃入。举止大家[35]；谈笑间，练达世故[36]。母既寡，苦寂，得盛良欢，惟恐其去。盛早起代母劬劳[37]，不自作客。母益喜，阴思纳女姊，以掩女冠之名，而未敢言也。一日，忘某事未作，急问之，则盛代备已久。因谓女曰：“画中人不能作家[38]，亦复何为。新妇若大姊者[39]，吾不忧也。”不知女存心久，但恐母慎。闻母言，笑对曰：“母既爱之，新妇欲效英、皇[40]，何如？”母不言，亦辄然笑。女退，告生曰：“老母首肯矣。”乃另洁一室，告曰：“在观中共枕时，姊言：‘但得一能知亲爱之人，我两人当共事之。’犹忆之否？”盛不觉双眦莹莹，曰：“妾

所谓亲爱者，非他：如日日经营，曾无一人知其甘苦；数日来，略有微劳，即烦老母恤念，则中心冷暖顿殊矣。若不下逐客令[41]，俾得长伴老母，于愿斯足，亦不望前言之践也。”女告母。母令妹妹焚香，各矢无悔词，乃使生与行夫妇礼。将寝，告生曰：“妾乃二十三岁老处女也。”生犹未信。既而落红殷褥，始奇之。盛曰：“妾所以乐得良人者，非不能甘岑寂也；诚以闺阁之身，翩然酬应如勾栏，所不堪耳。借此一度，挂名君籍[42]，当为君奉事老母，作内纪纲[43]。若房闱之乐，请别与人探讨之。”三日后，襍被从母，遣之不去。女早诣母所，占其床寝，不得已，乃从生去。由是三两日辄一更代，习为常。

夫人故善弈，自寡居，不暇为之。自得盛，经理井井[44]，昼日无事，辄与女弈。挑灯渝茗，听两妇弹琴，夜分始散。每与人曰：“儿父在时，亦未能有此乐也。”盛司出纳[45]，每纪籍报母[46]。母疑曰：“儿辈常言幼孤，作字弹棋[47]，谁教之？”女笑以实告。母亦笑曰：“我初不欲为儿娶一道士，今竟得两矣。”忽忆童时所卜，始信定数不可逃也。生再试不第。夫人曰：“吾家虽不丰，薄田三百亩，幸得云眠纪理，日益温饱。儿但在膝下，率两妇与老身共乐，不愿汝求富贵也。”生从之。后云眠生男女备一，云栖女一男三。母八十余岁而终。孙皆入泮；长孙，云眠所出，已中乡选矣[4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夷陵：州名。明代夷陵州治在令湖北省宜昌市。

[2]弱冠：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二十日弱，冠。”

[3]黄冈：县名，今湖北省黄冈县。

[4]黄州，府名，府治在黄冈。

[5]吕祖：神话传说中的“八仙”之一，名岩，字洞宾。

[6]雅洁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洁”。

[7]旷世真无其俦：世上确实没有比得上的。旷世，旷绝当世。俦，同等。

[8]支颐：支撑着下巴。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指颐”。

[9]“奇矣”二句：这是真毓生戏语挑逗之词。《古今女史》谓宋朝女贞观尼姑陈妙常与潘法成相恋，后来结为夫妇。真毓生因云栖姓陈，故自称姓潘，暗用这个故事挑逗陈云栖。后文“便道潘郎侍妙常已久”，也用此故事。

[10]梁云栋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及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梁云洞”。

[11]弟：师弟。同辈尼姑互称师兄、师弟。

[12]覆盏：把酒杯覆置桌上，表示不再饮。

[13]乖：违背。

[14]以白头相约：相互约定终身。白头，白头偕老。

[15]桑中之约：指男女幽会，《诗·鄘风·桑中》，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。”后因以“桑中”为男女暗中约会的地方。

[16]委曲夤缘：曲意寻找借口或机会。夤缘，攀附以上，喻凭借的阶梯。

[17]娇范：少女仪客。范，仪范。

[18]刻减金资：节省金钱。刻减，俭省节约。

[19]观（guàn 贯）：道教寺观。

[20]踪绪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踪迹”。

[21]岳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湖南省岳阳市。

[22]闻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问”。

[23]幸舅远出，莫从稽其妄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，原作“幸舅出”。

[24]香愿：迷信敬神的进香还愿。莲峰，山有莲峰者甚多，下文提到“五祖山”，此处当指湖北蕲州五祖山的山峰。《续传灯录》卷二十，谓宋代法演禅师曾于此修行。

[25]某暂寄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其寄”。

[26]伸子不恚：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妻子，不觉心动”。

[27]怙恃：父母的代称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。”

[28]高自位置：自视甚高。

[29]母夫人：认夫人为母。

[30]荊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。

[31]玉容：女子的容貌；代指美女。

[32]五祖山：在湖北蕲州境内，明清时属黄州府。前文所说的“莲峰”当在五祖山。

[33]又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有”。

[34]居隘，此指寺观太小。

[35]举止大家：举动行止有大户人家的气派。大家，世族之家。

[36]练达世故：待人接物，老练通达。世故，指待人接物的处世经验。

[37]劬劳，操劳。

[38]画中人：形容美女，这里指新妇陈云栖。作家：操持家务。

[39]大姊：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大娘”。

[40]效英、皇，仿效女英、娥皇！指愿意两人同嫁一夫，见《封三娘》注。

[41]下逐客令：意谓驱逐客人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秦始皇十年，下令驱逐列国入秦的游说之士，李斯上书谏阻，逐客令乃止。后世主人不悦宾客，欲客离去，因称下逐客令。

[42]挂名君籍：意谓在名义上是您的妻子。

[43]内纪纲：内室的管家；俗谓“管家婆”。纪纲，统领奴仆的人，也泛指仆人。

[44]井井：有条理。

[45]司出纳：管钱财收支。

[46]纪籍：记在帐簿上。

[47]弹棋：汉魏时博戏。徐广《弹棋经》：“弹棋二人对局，黑白各六子，先列棋相当，下呼上击之。”其术至宋代已失传。此处指弹琴、弈棋。

[48]中乡选：乡试中举。

司札吏

游击官某，妻妾甚多。最讳其小字[1]，呼年日岁，生日硬，马日大驴；又讳败日胜，安为放，虽筒札往来，不甚避忌，而家人道之，则怒。一日，司札吏白事[2]，误犯；大怒，以研击之[3]，立毙。三日后，醉卧，见吏持刺入[4]，问：“何为？”曰：“‘马子安’来拜。”忽悟其鬼，急起，拔刀挥之。吏微笑，掷刺几上，泯然而没。取刺视之，书云：“岁家眷硬大驴子放胜[5]。”暴谬之夫，为鬼挪愉，可笑甚已！

牛首山僧[6]，自名铁汉，又名铁屎。有诗四十首，见者无不绝倒。自镂印章二：一日“混帐行子”，一日“老实泼皮”。秀水玉司直样其诗[7]，名曰“牛山四十屁”。款云：“混帐行子、老实泼皮放。”不必读其诗，标名已足解颐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最讳其小字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最讳某小字”。其，指游击官某的妻妾。

[2]司札吏：主管书信文墨的胥吏。

[3]研：同“砚”。

[4]刺，名帖。

[5]“岁家眷硬大驴子放胜”，这是避某所讳而写的一份拜帖。正确的写法是“年家眷生马子安拜”。科举时代同年登科者，互称“年家”。旧时，两家姻亲，对幼辈自称为“眷生”。胜，山东土俗称驴马阳物为“胜”。

[6]牛首山，疑为牛头山，山在江苏省江宁县西南，南京附近。

[7]秀水：今浙江省嘉兴县。

蚰蜒

学使朱裔三家[1]，门限下有蚰蜒，长数尺。每遇风雨即出，盘旋地上如白练。按蚰蜒形若蜈蚣，昼不能见，夜则出，闻腥辄集。或云：蜈蚣无目而多贪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朱裔三：疑即朱雯。朱雯，浙江省石门县（后改崇德县，今为桐乡县）人，康熙进士，康熙三十年任山东省提学使，见光绪《山东通志·职官志》，民国《浙江通志·选举志》。

司训[1]

教官某，甚聋，而以一狐善；狐耳语之[2]，亦能闻。每见上官，亦与狐俱，人不知其重听也[3]。积五六年，狐别而去，嘱曰：“君如傀儡，非挑弄之，则五官俱废。与其以聋取罪，不如早自高也[4]。”某恋禄，不能从其言，应对屡乖。学使欲逐之[5]，某又求当道者为之缓颊[6]。一日，执事文场[7]。唱名毕[8]，学使退与诸教官燕坐[9]。教官各们籍靴中[10]，呈进关说[11]。已而学使笑问：“贵学何独无所呈进？”某茫然不解。近坐者时之，以手入靴，示之势。某为亲戚寄卖房中伪器[12]，辄藏靴中[13]，随在求售。因学使笑语，疑索此物，鞠躬起对曰[14]：“有八钱者最佳，下官不敢呈进。”一座匿笑。学使叱出之，遂免官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平原独无，亦中流之砥柱也[15]。学使而求呈进，固当奉之以此[16]。由是得免，冤哉！”

朱公子子青《耳录》云[17]：“东莱一明经迟[18]，司训沂水[19]。性颠痴[20]，凡同人咸集时，皆默不语；迟坐片时，不觉五官俱动，笑啼并作，旁若无人焉者。若闻人笑声，顿止。日俭鄙自奉，积金百余两，自埋斋房，妻子亦不使知。一日，独坐，忽手足动，少刻云：‘作恶结怨，受饿忍饥，好容易积蓄者，今在斋房。倘有人知，竟如何？’如此再四。一门斗在旁[21]，殊亦不觉。次日，迟出，门斗入，掘取而去。过二三日，心不自宁，发穴验视，则已空空。顿足拊膺[22]，叹恨欲死。”教职中可云千态百状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司训：明清时府、州、县皆置训导。司训，当指这类学官。

[2]耳语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而语”。

[3]重（zhòng 众）听：听力弱。

[4]自高：自求清高。指辞去官职。

[5]学使：提学使，省级学官。

[6]缓颊：婉言说情。

[7]执事文场：在考场任事。

[8]唱名：点名。指考生入场时按册点名。

[9]燕坐，闲坐。燕，安息。

[10]扞籍靴中：从靴中摸出欲为之关说的考生名籍。籍，名籍。考生报名时均须填写姓名、籍贯、年岁及三代履历。

[11]关说：通关节，说人情。旧时科场，托人关说，行贿以通于主考，求其取中，谓之“关节”。

[12]房中伪器：谓闺房之中行夫妇之事的淫器。

[13]辄藏靴中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铸雪斋抄本无此四字。

[14]鞠躬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鞠躬”。

[15]“平原独无”二句：意谓教官某不同流合污，买通关节，也是一个独立不挠的人物。平原，指东汉平原相史弼。《后汉书·史弼传》：桓帝、灵帝时有“党锢之祸”。朝廷下令逮捕党人，“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，唯弼无所上”。因责弼曰：“青州六郡，其五有党；平原何理，而得独无？”弼曰：“先王疆理天下，画界分境，水土异齐，风俗不同。它郡自有，平原

自无，胡可相比？”

[16]固当奉之以此：就应该把房中伪器呈奉给他。意在讥讪其贪财好色。

[17]朱子青：朱绂，字子青，号椽付，历城（今山东省历城县，人，康熙时为候补主事。蒲松龄的朋友。据云曾有《耳录》一书。

[18]东莱：古郡名，治所在个山东省掖县。明经：清代为贡生的别称。

[19]沂水，今山东省沂水县。

[20]性颠痴：此据青本，铸雪斋抄本作“情颠痴”。

[21]门斗：旧时学宫之侍役。

黑鬼

胶州李总镇[1]，买二黑鬼，其黑如膝。足革粗厚，立刃为途，往来其上[2]，毫无所损。总镇配以媼，生子而白，僚仆戏之[3]，谓非其种。黑鬼亦疑，因杀其子，检骨尽黑，始悔焉。公每令两鬼对舞，神情亦可观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胶州李总镇，胶州州治，今山东省胶县。清顺治元年设胶州镇总兵，习称胶州总镇。康熙二十一年废。据《增修胶州志》卷十四《职官》，李永盛、李克德，曾先后任胶州总领。此处的李总镇当指此二人之一。李永盛，奉天（今沈阳市）人，顺治十七年任。李克德，奉天人，康熙五年任。

[2]“立刃为途”二句：意为植立数刀，刀尖向上，可在其上往来行走。刃。刀尖。

[3]僚仆：指同事一主的仆人。

织成

洞庭湖中[1]，往往有水神借舟。遇有空船，缆忽自解，飘然游行。但闻空中音乐并作，舟人蹲伏一隅；瞑目听之，莫敢仰视，任所往。游毕，仍泊旧处。

有柳生，落第归，醉卧舟上，笙乐忽作。舟人摇生不得醒，急匿艙下[2]。俄有人摔生。生醉甚，随手堕地，眠如故，即亦置之。少间，鼓吹鸣聒。生微醒，闻兰麝充盈，睨之，见满船皆佳丽。心知其异，目若瞑[3]。少间，传呼织成。即有侍儿来，立近颊际，翠袜紫舄，细瘦如指。心好之，隐以齿啮其袜。少间，女子移动，牵曳倾陪。上问之，因白其故。在上者怒，命即行诛。遂有武士入，捉缚而起。见南面一人[4]，冠类王者。因行且语，曰：“闻洞庭君为柳氏[5]，臣亦柳氏；昔洞庭落第，今臣亦落第；洞庭得遇龙女而仙，今臣醉戏一姬而死；何幸不幸之悬殊也！”王者闻之，唤回，问：“汝秀才下第者乎？”生诺。便授笔札，令赋“风鬟雾鬓”[6]。生固襄阳名士[7]，而构思颇迟，捉笔良久。上诮让曰：“名士何得尔？”生释笔自白：“昔《三都赋》十稔而成[8]，以是知文贵工、不贵速也[9]。”王者笑听之。自辰至午，稿始脱，王者览之，大悦曰：“真名士也！”遂赐以酒。顷刻，异饌纷纭。方向对问，一吏捧簿进白：“溺籍告成矣[10]。”问：“人数几何？”曰：“一百二十八人。”问：“签差何人矣[11]？”答云：“毛、南二尉。”生起拜辞，王者赠黄金十斤，又水晶界方一握[12]，曰，“湖中小有劫数，持此可免。”忽见羽藻人马[13]，纷立水面，王者下舟登輿，遂不复见，久之寂然。

舟人始自艙下出，荡舟北渡，风逆不得前。忽见水中有铁猫浮出。舟人骇曰，“毛将军出现矣[14]！”各舟商人俱伏。又无何，湖中一木直立，筑筑摇动[15]。益惧曰：“南将军又出矣！”少时，波浪大作，上翳天日，四顾湖舟，一时尽覆。生举界方危坐舟中，万丈洪涛，至舟顿灭，以是得全。

既归，每向人语其异，言：“舟中侍儿，虽未悉其容貌，而裙下双钩，亦人世所无。”后以故至武昌，有崔媪卖女，千金不隳；蓄一水晶界方，言有能配此者，嫁之。生异之，怀界方而往。媪忻然承接，呼女出见，年十五六已来，媚曼风流[16]，更无与伦比，略一展拜，反身入帟。生一见魂魄动摇，曰：“小生亦蓄一物，不知与老姥家藏颇相称否？”因各出相较，长短不爽毫厘，媪喜，便问寓所，请生即归命輿，界方留作信。生不肯留，媪笑曰：“官人亦太小心！老身岂为一界方抽身窜去耶？”生不得已，留之。出则赁輿急返，而媪室已空。大骇。遍问居人，迄无知者。日已向西，形神懊丧，邑邑而返。中途，值一輿过，忽攀帘曰：“柳郎何迟也？”视之，则崔媪，喜问：“何之？”媪笑曰：“必将疑老身拐骗者矣。别后，适有便輿，顷念官人亦侨寓，措办良艰[17]，故遂送女归舟耳。”生邀回车，媪必不可。生仓皇不能确信，急奔入舟，女果及一婢在焉，见生入，含笑承迎。生见翠袜紫履，与舟中侍儿妆饰，更无少别。心异之，徘徊凝注。女笑曰：“眈眈注目，生平所未见耶？”生益俯窥之，则袜后齿痕宛然，惊曰：“卿织成耶？”女掩口微哂。生长揖曰[18]：“卿果神人，早请直言，以祛烦惑。”女曰：“实告君：前舟中所遇，即洞庭君也。仰慕鸿才；便欲以妾相赠；因妾过为王妃所爱，故归谋之。妾之来，从妃命也。”生喜，沐手焚香，望湖朝拜，乃归。

后诣武昌，女求同去，将便归宁。既至洞庭，女拔钗掷水，忽见一小舟自湖中出，女跃登，如飞鸟集，转瞬已杳。生坐船头，于没处凝盼之[19]。遥遥一楼船至，既近窗开，忽如一彩禽翔过，则织成至矣。一人自窗中递掷金珠珍物甚多，皆妃赐也。自是，岁一两觐以为常[20]。故生家富有珠宝，每出一物，世家所不炽焉。

相传唐柳毅遇龙女，洞庭君以为婿。后逊位于毅。又以毅貌文，不能摄服水怪，付以鬼面，昼戴夜除；久之渐习忘除，遂与面合而为一。毅览镜自惭。故行人泛湖，或以手指物，则疑为指己也；以手覆额，则疑其窥己也：风波辄起，舟多覆。故初登舟，舟人必以此告戒之。不则设牲牢祭享[21]，乃得渡，许真君偶至湖[22]，浪阻不得行。真君怒，执毅付郡狱。狱吏检囚，恒多一人，莫测其故。一夕，毅示梦郡伯[23]，哀求拔救。伯以幽明异路：谢辞之。毅云：“真君于某日临境，但为求恳，必合有济[24]。”既而真君果至，因代求之，遂得释。嗣后湖禁稍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洞庭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洞庭”。

[2]舳(huáng 皇)下：犹言船舱。舳，吴地大舟。

[3]目若瞑：眼睛好象是闭着。意谓伪装闭目，暗地观察。

[4]南面：面向南。占以南面为尊，天子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，皆南面而坐。

[5]洞庭君为柳氏：洞庭君，指柳毅。唐人李朝威《柳毅传》，谓洞庭龙女遭受大家虐待，在野外放牧，碰到落第秀才柳毅。柳毅锐身自任，赴洞庭湖为其传书，解放龙女。后柳毅与龙女成为夫妇，并嗣为洞庭君。

[6]赋“风鬟雾鬓”：以“风鬟雾鬓”为题作赋。《柳毅传》柳毅在洞庭龙宫见到龙王，述说龙女的情况，有云“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鬟雨鬓，所不忍视。”此作“风鬟雾鬓”，亦用以形容龙女放牧时的苦难。

[7]襄阳，今湖北省襄阳县。

[8]《三部赋》句：《三都赋》，西晋左思所在。《晋书·左思传》，谓左思写此赋，“构思十年，门庭藩溷皆著笔纸，遇得一句，即使疏之。”稔：年。

[9]文贵工，不贵速，写文章以精巧为好，不以速成为贵。

[10]溺籍：被淹死者的名册。

[11]签差：犹言派遣。旧时派遣官吏，称“签差”。

[12]界方：界尺，用以比划直线或压纸。一握：一柄，一具。

[13]羽葆：仪仗名。《汉书·韩延寿传》：“建幢葆，植羽葆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羽葆，聚翟尾为之，亦个纛之类也。”

[14]毛将军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猫将军”。

[15]筑筑：意谓象夯柄一样上下捣动。筑，打地基用的工具，俗称夯。

[16]媚曼：美好。

[17]措办：筹办。

[18]长揖：拱手自上而至极下的一种礼节，表示敬重。

[19]没(mò 漠)处：指织成消失之处。没，潜入水中。

[20]觐(jìn 近)：觐见；拜见贵者。

[21]牲牢：杀牲为祭品。牛、羊、豕为“牲”，系养者为“牢”。

[22]许真君：东晋道士许逊，字敬之，汝南（治所在今河南汝南）人。后居南昌（今江西省南昌市）。年二十岁学道于吴猛，尽传其秘。曾任旌阳（今湖北省枝江县北）令，政绩卓著。后因晋室纷乱，弃官东归，周游江湖。传说东晋宁康年间全家成仙飞升，宋代封为“神功妙济真君”，世称许真君或许旌阳。

[23]郡伯：郡守。

竹青

鱼客，湖南人，忘其郡邑[1]。家贫，下第归[2]，资斧断绝。羞于行乞，饿甚，暂憩吴王庙中[3]，拜祷神座。出卧廊下，忽一人引去，见王，跪白曰：“黑衣队尚缺一卒，可使补缺。”王曰：“可。即授黑衣。既着身，化为鸟，振翼而出。见乌友群集，相将俱去，分集帆樯[4]。舟上客旅，争以内向上抛掷。群于空中接食之。因亦尤效[5]，须臾果腹。翔栖树抄，意亦甚得。逾二三日，吴王怜其无偶，配以雌，呼之“竹青”。雅相爱乐。鱼每取食，辄驯无机[6]。竹青恒劝谏之，卒不能听。一日，有满兵过[7]，弹之中胸。幸竹青衔去之，得不被擒。群乌怒，鼓翼扇波，波涌起，舟尽覆。竹青仍投饵哺鱼。鱼伤甚，终日而毙。忽如梦醒，则身卧庙中。先是，居人见鱼死，不知谁何，抚之未冷，故不时令人逻察之。至是，讯知其由，敛资送归[8]。

后三年，复过故所，参谒吴王。设食，唤乌下集群啖，祝曰：“竹青如在，当止。”食已，并飞去。后领荐归[9]，复谒吴王庙，荐以少牢[10]。已，乃大设以飨乌友[11]，又祝之。是夜宿于湖村，秉烛方坐，忽几前如飞鸟飘落；视之，则二十许丽人，颀然曰[12]：“别来无恙乎？”鱼惊问之，曰：“君不识竹青耶？”鱼喜，诘所来。曰：“妾令为汉江神女[13]，返故乡时常少。前乌使两道君情[14]，故来一相聚也。”鱼益欣感，宛如夫妻之久别，不胜欢恋。生将借与俱南[15]，女欲邀与俱西[16]，两谋不决。寝初醒，则女已起。开目，见高堂中巨烛荧煌，竟非舟中。惊起，问：“此何所？”女笑曰：“此汉阳也[17]。妾家即君家，何必南！”天渐晓，婢媪纷集，酒炙已进。就广床上设矮几，夫妇对酌。鱼问：“仆何在？”答：“在舟上。”生虑舟人不能久待。女言：“不妨，妾当助君报之[18]。”于是日夜谈讌，乐而忘归。舟人梦醒，忽见汉阳，骇绝。仆访主人，杳无音信。舟人欲他适，而缆结不解，遂共守之。积两月余，生忽忆归，谓女曰：“仆在此，亲戚断绝。且卿与仆，名为琴瑟，而不一认家门，奈何？”女曰：“无论妾不能往；纵往，君家自有妇，将何以处妾乎？不如置妾于此，为君别院可耳[19]。”生恨道远，不能时至。女出黑衣，曰：“君向所著旧衣尚在。如念妾时，衣此可至；至时，为君解之。”乃大设肴珍，为生祖饯[20]。即醉而寝，醒则身在舟中。视之，洞庭旧泊处也。舟人及仆供在，相视大骇，诘其所往。生故怅然自惊。枕边一袱，检视，则女赠新衣袜履，黑衣亦折置其中。又有绣素维絜腰际[21]，探之，则金资充初焉[22]。于是南发，达岸，厚酬舟人而去。

归家数月，苦忆汉水，因潜出黑衣着之，两胁生翼，翁然凌空[23]，经两时许[24]，已达汉水。回翔下视[25]，见孤屿中，有楼舍一簇，遂飞堕。有婢子已望见之，呼曰：“官人至矣！”无何，竹青出，命众手为缓结，觉羽毛划然尽脱。握手入舍，曰：“郎来恰好，妾旦夕临彦矣。”生戏问曰：“胎生乎？卵生乎？”女曰：“妾今为神，则皮骨已更[26]，应与曩异。”越数日，果产，胎衣厚裹[27]，如巨卵然，破之，男也。生喜，名之“汉产”。三日后，汉水神女皆登堂，以服食珍物相贺。并皆佳妙，无三十以上人。俱入室就榻[28]，以拇指按儿鼻，名曰“增寿”。既去，生问：“适来者皆谁何？”女曰：“此皆妾辈[29]。其末后着藕白者，所谓‘汉皋解珮’[30]，即其人也。”居数月，女以舟送之，不用帆揖[31]，飘然自行。抵陆，已有人繫马道左，遂归。由此往来不绝。

积数年，汉产益秀美，生珍爱之。妻和氏，苦不育，每思一见汉产。生以情告女。女乃治任，送儿从父归，约以三月。既归，和爱之过于己出，过十余月，不忍今返。一日，暴病而殁，和氏悼痛欲死。生乃诣汉告女。入门，则汉产赤足卧床上，喜以问女。女曰：“君久负约。妾思儿，故招之也。”生因述和氏爱儿之故。女曰，“待妾再育，令汉产归。”又年余，女双生男女各一：男名“汉生”，女名“玉珮”。生遂携汉产归。然岁恒三四往，不以为便，因移家汉阳。汉产十二岁，入郡庠。女以人间无美质[32]，招去，为之娶妇，始遣归。妇名“厄娘”，亦神女产也，后和氏卒，汉生及妹皆来擗踊[33]。葬毕，汉生遂留；生携玉珮去，自此不返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郡邑，所属府、县；犹言“籍贯”。

[2]下第：科举落榜。

[3]吴王庙：本称吴将军庙，祀三国时吴国大将甘宁，在湖北富池口镇。宋时以有神风助漕运有功，赐王爵，因称吴王庙。见《湖广通志》。往来船只多来祭庐，乌鸦成群迎送船只，当地人称为“吴王神鸦”。

[4]帆樯：船桅，桅杆。

[5]尤效：犹言仿效。

[6]驯无机：驯良而不机警。《水经注·温水》：“鸟兽驯良，不知畏。”

[7]满兵：清兵。

[8]敛资：凑集钱财。

[9]领荐：领乡荐，即乡试中举。

[10]荐以少卒以少牢之礼祭祀。荐，祭。少牢，古代祭祀，单用猪、羊称少牢。后专以羊为少牢。

[11]大设：盛设；大设肴饌。飨（Xi ng 响）：广泛宴请。

[12]輶然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驪然”。

[13]汉江：即汉水，南流至湖北省汉口入江。

[14]两道君情：两次说及您的情谊。

[15]偕与俱南：偕同南去，指去鱼客的家乡湖南。

[16]邀与俱西：请他一同西去，指西去竹青为神的地方汉江。

[17]汉阳，县名，在湖北省汉水下游南岸。

[18]报：报施，酬劳。

[19]别院：犹言“别庄”或“别业”。

[20]祖饯：饯别。古时出行，祭路神叫“祖”，用酒食送行叫“饯”。

[21]绣豪：绣制的布囊。秦，无底的囊，可以维系腰间。

[22]充牣（r n 刃）：充满。

[23]翕（X 西）然：飞翔迅疾。

[24]两时：两个时辰。

[25]回翔：盘旋飞翔。

[26]皮骨已更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皮骨已硬”。

[27]胎衣：胎胞。

[28]就榻：走近榻前。就，近。

[29]妾辈：和我同样的人，指也是汉水女神。

[30]“汉皋解珮”：《韩诗外传》：郑交甫路过汉皋台下，遇见两个女子，每人都佩带一颗巨珠，郑交甫注目相挑，二女解下佩珠赠给郑交甫。汉皋，山名，在湖北省襄阳县西。珮，佩带的玉饰。

[31]帆楫：船帆和船桨。

[32]美质：指素质美好的女子。

[33]擗踊（P — y ng 匹勇）：指为双亲举哀送葬。《孝经·丧亲》：“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。”抚心为“擗”，跳跃为“踊”，形容哀痛之极。

段氏

段瑞环，大名官翁也[1]。四十无子。妻连氏最妒，欲买妾而不敢。私一婢，连觉之，挞婢数百，鬻诸河间栾氏之家[2]。段日益老，诸侄朝夕乞贷，一言不相应，怒微声色[3]。段思不能给其求，而欲嗣一侄，则群侄阻挠之，连之悍亦无所施，始大悔。愤曰：“翁年六十余，安见不能生男！”遂买两妾，听夫临幸，不之问。居年余，二妾皆有身[4]。举家皆喜。于是气息渐舒，凡诸侄有所强取，辄恶声梗拒之。无何，一妾生女，一妾生男而殁。夫妻失望。又将年余，段中风不起[5]、诸侄益肆，牛马什物，竟自取去。连垢斥之，辄反唇相稽[6]。无所为计，朝夕鸣哭[7]。段病益剧，寻死。诸侄集枢前，议析遗产。连虽痛切，然不能禁止之。但留沃墅一所[8]，赡养老稚，侄辈不肯。连曰：“汝等寸土不留。将令老妪及呱呱者饿死耶[9]！”日不决，惟忿哭自挝。忽有客人吊，直趋灵所，俯仰尽哀[10]。哀已，便就苦次[11]。众诘为谁，客曰：“亡者吾父也。”众益骇。客从容自陈。

先是，婢嫁栾氏、逾五六月，生子怀，李抚之等诸男[12]。十八岁入伴。后奕卒，诸兄析产，置不与诸奕齿[13]。怀问母，始知其故，曰：“既属两姓，各有宗柘[14]，何必在此承人百亩田哉！”乃命骑诣段，而段已死，言之凿凿，确可信据。连方忿痛，闻之大喜，直出曰：“我今亦复有儿！诸所假去牛马什物，可好自送还；不然，有讼兴也！”诸侄相顾失色，渐引去。怀乃携妻来，共居父忧[15]，诸段不乎，共谋逐怀。怀知之，曰：“栾不以为奕，段复不以为段，我安适归乎！”忿欲质官，诸咸党为之排解，群谋亦寢。而连以牛马故，不肯已。怀劝置之。连曰：“我非为牛马也，杂气集满胸，汝父以愤死，我所以吞声忍位者，为无儿耳。今有几，何畏哉！前事汝不知状，待予自质审[16]。”怀固止之，不听，具词赴宰控。宰拘诸段，审状[17]，连气直词恻，吐陈泉涌。宰为动容，并惩诸段，追物给主。既归，其兄弟之子，招之来，因其不与党谋者，以所追物尽散给之。连七十余岁，将死，呼女及孙媳嘱曰：“汝等志之：如三十不育，便当典质钗珥，为夫纳妾。无子之情状，实难堪也！”异史氏曰：“连氏虽妒，而能疾转[18]，宜天以有后伸其气也[19]。观其慷慨激发，吁！亦杰矣哉！”

济南蒋稼，其妻毛氏，不育而妒。嫂每劝谏，不听，曰：“宁绝嗣，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气人也[20]！”年近四旬，颇以嗣续为念。欲继兄子，兄嫂俱诺，而故悠忽之[21]。儿每至叔所，夫妻饵以甘脆[22]，问曰：“肯来吾家乎？”儿亦应之。兄私嘱几曰。“倘彼再问，答以不肯。如问何故不肯，答云：‘待汝死后，何愁田产不为吾有。’”一日，稼出远贾，儿复来。毛又问，儿即以父言对。毛大怒曰：“妻孥在家，固日日盘算吾田产耶，共计左矣！”逐儿出，立招媒媪，为夫买妾[23]。时有卖婢者，其价昂，倾资不能取盈[24]，势将难成。其兄恐迟而变悔，遂暗以金付媪，伪称为媪转贷者玉成之[25]。毛大喜，遂买婢归。毛以情告夫，夫怒，与兄绝。年余，妾生子。夫妻大喜。毛曰：“媪不知假贷何人，年余竟不置问。此德不可忘。今子已生，尚不偿母价也！”稼乃囊金诣媪。媪笑曰：“当大谢大官人。老身一贫如洗，谁敢贷一金者。”具以实告。稼感悟，归告其妻，相为感位。遂治具邀兄嫂至，夫妇皆膝行[26]，出金偿兄，兄不受，尽欢而散。后稼生三子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大名，府名，府治在今河北省大名县。

[2]河间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河北省河间县。

[3]怒微声色，愤怒之情表现于言辞和面色上。

[4]有身，怀孕。

[5]中风，中医疾病名。脑内小血管破裂，致病者突然昏倒，中医称为中风。

[6]反唇相稽：谓以恶言相对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“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相稽。”注：“应助曰，稽，计也，相与计较也。”

[7]呜哭：呜呜痛哭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。铸本作“呜哭”。

[8]沃墅：肥沃的田庄。墅，田庐。

[9]呱呱（g g 孤孤）者：指一妾所生之女孩。呱呱，小儿啼声。

[10]俯仰：低头和仰首。此谓举哀时俯首而位，仰面而号。

[11]苫（shān 山）次：此谓居丧的席次。苫，草垫。古时居丧，寝苫枕块。子女在灵旁设草垫，寝息其上，守护左右。

[12]抚之等诸男：抚育他同其他儿子一样。

[13]不与诸栾齿：不把他当奕家的兄弟看待。齿，并列。

[14]宗祏（shí 时）：祖庙。祏，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室。此据青柯亭本，原本作“宗祐”。

[15]居父忧：居父丧。

[16]质审，向官府申诉。

[17]审状：审阅诉状。状，诉讼呈文。

[18]疾转：急转。谓急改妒行。

[19]有后，指有子。

[20]送眼流眉者：眉目送情的人，指姬妾。

[21]悠忽之：悠悠忽忽拖延时日，谓怠慢过继之事。

[22]甘脆：指味美可口的食物。

[23]“为夫买妾”句后，铸本有“及夫妇”三字，文理不顺。兹据二十四卷抄本删去。

[24]倾资不能取盈，指用尽手边现钱不能偿足身价。取盈，满足其欲。

[25]王成之：意谓成全其事。

狐女

伊袞，九江人[1]。夜有女来，相与寝处。心知为狐，而爱其美，秘不告人，父母亦不知也。久而形体支离。父母穷诘，始实告之，父母大忧，使人更代伴寝，卒不能禁。翁自与同衾，则狐不至；易人，则又至。伊问狐，狐曰：“世俗符咒，何能制我。然惧有伦理，岂有对翁行淫者[2]！”翁闻之，益伴子不去，狐遂绝。后值叛寇横恣，村人尽窜，一家相失。伊奔入昆仑山[3]，四顾荒凉。日既暮，心恐甚。忽见一女子来，近视之，则狐女也。离乱之中，相见忻慰。女曰：“日已西下，君姑止此。我相佳地，暂创一室，以避虎狼。”乃北行数武，遂蹲莽中，不知何作。少顷返，拉伊南去；约十余步，又曳之回。忽见大木千章[4]，绕一高亭，铜墙铁柱，顶类金箔[5]；近视，则墙可及肩，四围并无门户，而墙上密排坎窞[6]。女以足踏之而过，伊亦从之。既入，疑金屋非人工可造[7]，问所自来。女笑曰：“君子居之，明日即以相赠。金铁各千万计，半生吃着不尽矣。”既而告别。伊苦留之，乃止。曰：“被人厌弃，已拚永绝[8]；今又不能自坚矣。”及醒，狐女不知何时已去。天明，逾垣而出。回视卧处，并无亭屋，惟四针插指坏内[9]，覆脂合其上[10]；大树，则丛荆老棘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九江：今江西省九江市。

[2]翁，指伊父。

[3]昆仑山，当指安徽省潜山县东北的昆仑山，地近九江。

[4]大木千章：大树千株。章，大树称章。

[5]类：像。金箔：金属薄片。

[6]坎窞（dàn 旦）：洞穴。

[7]金屋：此指“顶类金箔”的华美房屋。

[8]拚（pàn 判）：不惜。

[9]指坏，此指“顶针”，妇女做针线活所用，上多坑点，即上文所云之“坎窞”。

张氏妇

凡大兵所至[1]，其害甚于盗贼：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，兵则人所不敢仇也。其少异于盗者，特不敢轻子杀人耳。甲寅岁，三藩作反[2]，南征之士，养马兖郡[3]，鸡犬庐舍一空，妇女皆被淫污。时遭霖雨，田中渚水为湖[4]，民无所匿，遂乘桴入高粱丛中[5]。兵知之，裸体乘马，入水搜淫，鲜有遗脱。惟张氏妇不伏，公然在家。有厨舍一所，夜与夫掘坎深数尺，积茅焉；覆以薄[6]，加席其上，若可寝处。自炊灶下。有兵至，则出门应给之。二蒙古兵强与淫[7]。妇曰：“此等事，岂可对人行者！”其一微笑，啁噓而出[8]。妇与入室，指席使先登。薄折，兵陷。妇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，故立坎边，以诱来者。少间，其一复入。闻坎中号，不知何处。妇以手笑招之曰：“在此处。”兵踏席，又陷。妇乃益投以薪，掷火其中。火大炽，屋焚。妇乃呼救。火既熄，燔尸焦臭[9]。人问之，妇曰：“两猪恐害于兵，故纳坎中耳。”由此离村数里，于大道旁并无树木处，携女红往坐烈日中。村去郡远，兵来率乘马，顷刻数至。笑语啁噓，虽多不解，大约调弄之语。然去道不远，无一物可以蔽身，辄去，数日无患。一日，一兵至，甚无耻，就烈日中欲淫妇。妇含笑不甚拒。隐以针刺其马，马辄喷嘶，兵遂挚马股陈[10]，然后拥妇。妇出巨锥猛刺马项，马负痛奔骇。缰系股不得脱，曳驰数十里，同伍始代捉之。首躯不知处，缓上一股，俨然在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巧计六出[11]，不失身于悍兵。贤哉妇乎，慧而能贞[12]！”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大兵，指清兵。

[2]甲寅：当指康熙十二年（1674）。三藩：清初封明降将耿仲明为靖南王、尚可喜为平南王、吴三桂为平西王，称三藩。后逐渐成为割据势力。康熙十二年清廷下令削藩：三藩先后反清，后被清军平定。

[3]兖郡：兖州府，今山东省兖州市。

[4]渚（zhū）水：积水。

[5]桴（fú）：小筏子。

[6]薄：苇箔。

[7]蒙古兵：也指清兵。清代兵制以满洲八旗为主体。蒙古人归附者，编为蒙古八旗。

[8]啁噓（zhōu xū）：鸟鸣声，形容番语。

[9]燔（fán）：焚烧。

[10]挚马股际：把马拴在大腿上。挚，拴。

[11]巧计六出：汉陈平曾六度出奇计，以胜强敌。见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。此谓张氏妇屡用巧计。

[12]慧而能贞：聪明机智而能保其贞操。

于子游

海滨人说：“一日，海中忽有高山出，居人大骇。一秀才寄宿渔舟，沽酒独酌。夜阑[1]，一少年人，儒服儒冠，自称：‘于子游。’言词风雅。秀才悦，便与欢饮，饮至中夜，离席言别。秀才曰：‘君家何处，元夜茫茫[2]，亦太自苦。’答云，‘仆非土著[3]，以序近清明[4]，将随大王上墓。眷口先行，大王姑留憩息，明日辰刻发矣。宜归，早治任也。’秀才亦不知大王何人，送至鸕首[5]，跃身入水，拨刺而去，乃知为鱼妖也。次日，见山峰浮动，顷刻已没。始知山为大鱼，即所云大王也。”俗传清明前，海中大鱼携儿女往拜其墓，信有之乎？

康熙初年，莱郡潮出大鱼[6]，鸣号数日，其声如牛。既死，荷担割肉者，一道相属。鱼大盈亩，翘尾皆具；独无目珠。眶深如井，水满之，割内者误堕其中，辄溺死。或云，“海中贬大鱼[7]，则去其目，以目即夜光珠”云[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夜阑，夜深。

[2]元夜玄夜、黑夜。元，同“玄”，康熙帝名玄烨，清人避讳，书玄作元。玄，黑色。

[3]土著：祖居当地之人。

[4]序：节序，季节。清明：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旧称三月节，时当阳历四月五日或六日。旧时于清明节为先人扫墓。

[5]鸕(yì意)肯：船头，鸕，水鸟名，形如鹭。旧时船家乡画鸕首于船头，故为船头的代称。

[6]莱郡：莱州府，治所在今山东掖县。

[7]贬：贬谪。

[8]夜光珠：夜明珠。任昉《述异记》：南海有珠，即鲸目，夜可以鉴。谓之夜光珠。

男妾

一官绅在扬州买妾，连相数家[1]，悉不当意。惟一媪寄居卖女，女十四五，丰姿姣好[2]，又善诸艺。大悦，以重价购之。至夜，入衾，肤膩如脂。喜们私处，则男子也。骇极，方致穷诘。盖买好懂，加意修饰，设局以骗人耳。黎明，遣家人寻媪，则已遁去无踪。中心懊丧，进退莫决。适浙中同年某来访，因为告诉。某便索观，一见大悦，以原价赎之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“苟遇知音，即与以南威不易[3]。何事无知婆子，多作一伪境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相(xiàng 向)：相看。

[2]姣(jiāo 交)好：美好。

[3]南威：春秋时晋美女，即南之威。晋大公得之，三月不听朝政，见《战国策·魏策》。

汪可受

湖广黄梅县汪可受[1]，能记三生：一世为秀才，读书僧寺。僧有牝马产骡驹，爱而夺之。后死，冥王稽籍，怒其贪暴，罚使为骡偿寺僧。既生，僧爱护之，欲死无[2]。稍长，辄思投身涧谷，又恐负豢养之恩，冥罚益甚，遂安之。数年，孽满自毙[3]。生一农人家：堕蓐能言，父母以为怪，杀之，乃生汪秀才家。秀才近五旬，得男甚喜。汪生而了了[4]；但忆前生以早言死，遂不敢言。至三四岁，人皆以为哑。一日，父方为文，适有友人过访，投笔出应客，汪入见父作，不觉技痒，代成之。父返见之，问：“何人来？”家人曰：“无之。”父大疑，次日，故书一题置几上，旋出[5]；少间即返，翳行悄步而入[6]。则见儿伏案间，稿已数行，忽睹父至，不觉出声，跪求免死。父喜，握手曰：“吾家止汝一人，既能文，家门之幸也，何自匿为？”由是益教之读。少年成进士，官至大同巡抚[7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湖广黄梅县即今湖北省黄梅县。湖广，行省名，元至元年间置，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，辖今湖 46 省大部，湖南、广西僮族自治区全部及广东、贵州小部分地区。明代辖境有了变化。清康熙六年分为湖南、湖北二省。汪可受，字以虚，万历庚辰进士，曾任吉安知府、山西布政使，后擢兵部侍郎，总督蓟辽。见《湖北通志·人物志》。

[2]无间，没有机会。

[3]孽满，偿满罪债。孽，罪。

[4]了了：聪明晓事。

[5]旋，随即。

[6]翳行：隐蔽而行。

[7]大同：军镇名，明代“九边”之一，为京师的西北门户，治所在今大同市。

牛犊

楚中一农人赴市归，暂休于途，有术人后至[1]，止与倾谈。忽瞻农人曰：“子气色不祥，三日内当退财，受官刑。”农人曰，“某官税已完，生平不解争斗，刑何从至？”术人曰：“仆亦不知。但气色如此，不可不慎之也！”农人颇不深信，拱别而归。次日，牧犊于野，有驿马过[2]，犊望见，误以为虎，直前触之，马毙，役扭农人至官，官薄惩之，使偿其马。盖水牛见虎必斗，故贩牛者露宿，辄以牛自卫；遇见马过，急驱避之，恐其误触也[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术人：俗称从事巫祝占卜的人，此指相士。

[2]驿马：驿站的马，供官府载人或邮传之用。

[3]恐其误触：此据青柯亭本，原无“触”字。

王大

李信，博徒也。昼卧，忽见昔年博友王大、冯九来，邀与敖戏[1]。李亦忘其为鬼，忻然从之。既出，王大往邀村中周子明，冯乃导李先行，人材东庙中。少顷，周果同王至。冯出叶子[2]，约与撩零[3]。李曰：“仓卒无博资，辜负盛邀，奈何？”周亦云然。王云：“燕子谷黄八官人放利债[4]，同往贷之，宜必诺允。”于是四人并去。飘忽间，至一大村。村中甲第连垣，王指一门，曰：“此黄公子家。”内一老仆出，王告以意。仆即入白。旋出，奉公子命，请王、李相会。入见公子，年十八九，笑语蔼然。便以大钱一提付李[5]，曰：“知君恇直[6]，无妨假贷。周子明我不能估之也。”王委曲代为请。公子要李署保[7]，李不肯。王从旁怂恿之，李乃诺。亦授一千而出。便以付周，且述公子之意，以激其必偿。

出谷，见一妇人来，则村中赵氏妻，素喜争眷骂。冯曰：“此处无人，悍妇宜小崇之[8]。”遂与捉返入谷。妇大号，冯掬土塞其口。周赞曰：“此等妇，只宜椽杙阴中[9]！”冯乃捋裤，以长石强纳之。妇若死。众乃散去，复入庙，相与赌博。

自午至夜分，李大胜，冯、周资皆空。李因以厚资增息悉付王；使代偿黄公子；王又分给周、冯，局复合。居无何，闻人声纷拏，一人奔入曰：“城隍老爷亲捉博者，今至矣！”众失色。李舍钱逾垣而逃。众顾资，皆被缚。既出，果见一神人坐马上，马后縶博徒二十余人。天未明，已至邑城，门启而入。至衙署，城隍南面坐，唤人犯上，执籍呼名。呼己，并令以利斧斫人将指[10]，乃以墨朱各涂两目[11]，游市三周讫。抑者索贿而后去其墨朱，众皆赂之。独周不肯，辞以囊空；押者约送至家而后酬之，亦不许。押者指之曰：“汝真铁豆，炒之不能爆也！”遂拱手去，周出城，以唾湿袖，且行且拭。及河自照，墨朱未去；掬水盥之，坚不可下，悔恨而归。

先是；赵氏妇以故至母家，日暮不归，夫往迎之，至谷口，见妇卧道周。睹状，知其遇鬼，去其泥塞，负之而归。渐醒能言，始知阴中有物，宛转抽拔而出。乃述其遭，赵怒，遽赴邑宰，讼李及周，腰下，李初醒；周尚沉睡，状类死。宰以其诬控，答赵械妇，夫妻皆无理以自申，越日，周醒，目眶忽变一赤一黑，大呼指痛。视之，筋骨已断，惟皮连之，数日寻堕。目上墨朱，深入肌理。见者无不掩笑[12]。一日，见王大来索负[13]。周厉声但言无钱，王忿而去，家人问之，始知其故。共以神鬼无情，劝偿之，周赧赧不可[14]，且曰：“今日官宰皆左袒赖债者，阴阳应无二理，况赌债耶！”次日，有二鬼来，谓黄公子具呈在邑，拘赴质审；李信亦见隶来，取作间证[15]：二人一时并死；至村外相见，王、冯俱在。李谓周曰：“君尚带赤墨眼，敢见官耶？”周仍以前言告。李知其吝，乃曰：“汝既昧心，我请见黄八官人，为汝还之。”遂共诣公子所。李人而告以故，公子不可，曰：“负欠者谁，而取偿子子？”出以告周，因谋出资，假周进之。周益忿，语侵公子。鬼乃拘与俱行。无何，至邑，入见城隍。城隍呵曰：“无赖贼！涂眼犹在[16]，又赖债耶！”周曰：“黄公子出利债，诱某博赌，遂被惩创。”城隍唤黄家仆上，怒曰：“汝主人开场诱赌，尚讨债耶？”仆曰：“取资时，公子不知其赌，公子家燕子谷，捉获博徒在观音庙，相去十余里。公子从无设局场之事。”城隍顾周曰：“取资悍不还，反被捏造！人之无良，至汝而极！”欲答之，周又诉其息重。城隍曰：“偿几分矣？”答云：“实尚未有所偿。”城隍怒

曰：“本资尚欠，而论息耶？”答三十，立押偿主。二鬼押至家，索贿，不令即活，缚诸厕内，今示梦家人。家人焚楮锭二十提[17]，火既灭，化为金二两、钱二千。周乃以金酬债，以钱赂押者，遂释令归。既苏，臀疮坟起，脓血崩溃，数月始痊。后赵氏妇不敢复骂；而周以四指带赤墨眼，赌如故。此以知博徒之非人矣！

异史氏曰：“世事之不乎，皆由为官者矫在之过正也。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折寺良家子女[18]，人无故息者[19]；不然，函刺一投，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[20]。故昔之民社官[21]，皆为势家役耳。迨后贤者鉴其弊，又悉举而大反之。有举人重资作巨商者[22]，衣锦厌粱肉，家中起楼阁、买良沃。而竟忘所自来。一取偿，则怒目相向。质诸官，官则曰：‘我不为人役也。’是何异懒残和尚，无工夫为俗人拭泪哉[23]！余尝谓昔之官谄，今之官谬；谄者固可诛，谬者亦可恨也。、放资而薄其息，何尝专有益于富人乎？”

张石年宰淄川[24]，最恶博。其涂面游城，亦如冥法，刑不至堕指，而赌以绝。盖其为官，甚得钩距法[25]。方簿书旁午时[26]，每一人上堂，公偏暇，里居、年齿、家口、生业，无不絮絮问，问已，始劝勉今去。有一人完税缴单，自分无事，呈单欲下。公止之，细问一过，曰：“汝何博也？”其人力辩生乎不解博。公笑曰：“腰中尚有博具。”搜之，果然。人以为神，而并不知其何术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敖戏，游戏。此指赌博。

[2]叶子，纸牌。明代称玩纸牌为叶子戏。

[3]撩零，犹言。赌博。唐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下《叙博长行戏》：“博徒强各个胜谓之撩零，假借分画谓之囊家，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。”

[4]放利债，借钱与人，收取利息。

[5]大钱，清康熙年间铸造大制钱、小制钱。大制钱又称大钱，每千文作银一两；小制钱又称小钱，每千文作银七钱。一提：一串，一千文为一串。见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。

[6]慝（què 确）直：忠厚耿直。

[7]署保：署名作保。

[8]祟，鬼神予人的灾祸。

[9]椽杙（zhuòyì 琢艺）：敲入木椽。椽，敲击。杙，一头尖的短木，俗称木橛。

[10]将指：中指。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：“子公之食指动。”孔颖达疏：“五指之名曰巨指、食指、将指、无名指、小指也。”

[11]墨朱：黑色和红色。

[12]掩笑：掩口而笑。

[13]索负：讨债。

[14]龈龈（yínyín 银银），同“断断”，争辩貌。

[15]问证，中证。

[16]涂眼犹在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徒眼犹在”。

[17]格锭：祭奠用的纸钱。

[18]倍称之息：加倍的利钱。

[19]人无敢息，谓人们恐惧，吓得气也不敢出。息，呼吸。

[20]三尺法：法律。古时把法律条文写征三尺长的竹简上，故称。

[21]民社官：地方官。

[22]举人重资：借取别人大量资本。

[23]“何异懒残和尚”二句，懒残和尚，指唐衡岳寺高僧明瓚禅师，因其性懒而食残，故号懒残和尚。明人翟汝稷《水月斋指月录》记载：唐诗宗使人诏请明瓚禅师，他零涕垂膺，使者见之而笑，今拭涕。他回答说：“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也。”

[24]张石年：张崑，字石年，仁和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康熙二十五年任淄川令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。

[25]钩距，犹言钩致，谓钩索隐情。《汉书·赵广汉传》，“广汉迁京兆尹，威名流闻，其发奸摘伏如神，尤善为钩距，以得事情。钩距者，设欲知马价，则先问狗，已，问羊，又问牛，然后及马，参伍其贾，以类相准，则知马之贵贱，不失实矣。”王先谦补注：“钩，若钩取物也。距与致同。钩距，谓钩而致之。”

[26]方簿书旁午时，当忙碌处理公文之时。簿书，官署文书。旁午。交错纷繁，谓事物繁杂。

乐仲

乐仲，西安人。父早丧，遗腹生仲，母好佛，不茹荤酒。仲既长，嗜饮善啖，窃腹诽母[1]，每以肥甘劝进。母咄之。后母病，弥留[2]，苦思内。仲急无所得肉，割左股献之。病稍瘥，悔破戒，不食而死。仲哀悼益切，以利刃益割右股见骨。家人共救之，裹帛敷药，寻愈。心念母苦节，又励母愚，遂焚所供佛像，立主祀母[3]。醉后，辄对哀哭。年二十始娶，身犹童子。娶三日，谓人曰：“男女居宝，天下之至秽，我实不为乐！”遂去妻[4]。妻父顾文润，浼戚求返，请之三四，仲必不可。迟半年，顾遂酪女仲鰥居二十年，行益不羁：奴隶优伶皆与饮；里党乞求，不靳与[5]；有言嫁女无釜者，揭灶头举赠之。自乃从邻借釜炊。诸无行者知其性，朝夕骗赚之。或以博赂无赀[6]，对之歔歔，言迫呼急[7]，将鬻其子。仲措税金如数，倾囊遗之；及租吏登门，自始典质营办。以故，家日益落。

先是仲殷饶，同堂子弟[8]争奉事之，凡有任其取携，莫与较；及仲蹇落[9]，存问绝少。仲旷达，不为意。值母忌辰[10]，仲适病，不能上墓，欲遣子弟代祀；诸子弟皆谢以故。仲乃酌诸室中，对主号痛；无嗣之戚，颇萦怀抱，因而病益剧。警乱中[11]，觉有人抚摩之；目微启，则母也。惊问：“何来？”母曰：“缘家中无人上墓，故来就享，即视汝病。”问：“母向居何所？”母曰：“南海[12]。”抚摩既已，遍体生凉。开目四顾，渺无一人，病瘥。

既起，思朝南海。会邻村有结香社者[13]，即卖田十亩，挟赀求偕。社人嫌其不洁[14]，共摈绝之。乃随从同行。途中牛酒在蒜不戒[15]，众更恶之，乘其醉睡，不告而去。仲即独行。至闽，遇友人邀饮，有名妓琼华在座。适言南海之游，琼华愿附以行。仲喜，即待趋装，遂与俱发；虽寝食与共，而毫无所私。及至南海，社中人见其载妓而至，更非笑之，鄙不与同朝[16]。仲与琼华知其意，乃俟其先拜而后拜之。众拜时，恨无现示。及二人拜。方投地，忽见遍海皆莲花[17]，花花瓔珞垂珠[18]；琼华见为菩萨。仲见花朵上皆其母。因急呼奔母，跃入从之。众见万朵莲花，悉变霞彩，障海如锦。少间，云静波澄，一切都杳，而仲犹身在海岸。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，衣履并无沾濡。望海大哭，声震岛屿。琼华挽劝之，枪然下刹，命舟北渡。途中有豪家招琼华去，仲独憩逆旅。有童子方八九岁，丐食肆中，貌不类乞儿。细诘之，则被逐于继母。心怜之。儿依依左右，苦求拔拯[19]，仲遂携与俱归。问其姓氏，则曰：“阿辛，姓雍，母顾氏。尝闻母言：适雍六月，遂生余。余本乐姓。”仲大惊。自疑生平一度[20]，不应有子。因问乐居何乡，答云：“不知。但母没时，付一函书，嘱勿遗失。”仲急索书。视之，则当年与顾家离婚书也。惊曰：“真吾儿也！”审共年月良确，颇慰心愿，然家计日疏，居二年[21]，割亩渐尽[22]，竟不能畜僮仆。

一日，父子方自炊，忽有丽人入，视之，则琼华也。惊问：“何来？”笑曰：“业作假夫妻，何又问也？向不即从者，徒以有老嫗在；今已死。顾念不从人，无以自庇；从人，则又无以自洁：计两全者，无如从君，是以不惮千里。”遂解装代儿炊。仲良喜。至夜，父子同寝如故，另治一室居琼华。儿母之，琼华亦善托儿。戚党闻之，皆饷仲[23]，两人皆乐受之。客至，琼华悉为治具，仲亦不问所自来。琼华渐出金珠赎故产，广置婢仆牛马，日益繁盛。仲每谓琼华曰：“我醉时，卿当避匿，勿使我见。”华笑诺之。一日，

大醉，急唤琼华，华艳妆出。仲睨之良久，大喜，蹈舞若狂，曰：“吾悟矣！”顿醒。觉世界光明，所居庐舍，尽为琼楼玉宇[24]，移时始已。从此不复饮市上，惟日对琼华饮。华茹荼，以茶茗侍。一日，微礁，命琼华按股，见股上到痕，化为两朵赤菡萏[25]，隐起肉际。奇之。仲笑曰：“卿视此花放后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。”琼华信之。既为阿辛完婚，琼华渐以家付新妇，与仲别院居。子妇三日一朝，事非疑难不以告。役二婢：一温酒，一瀹茗而已，一日，琼华至儿所，儿媳咨白良久[26]，共往见父。入门，见父白足坐榻上[27]。闻声，开眸微笑曰：“母子来大好！”即复瞑，琼华大惊曰：“君欲何为？”视其股上，莲花大放。试之，气已绝。即以两季捻合其花，且祝曰：“妾千里从君，大非容易。为君教子训妇。亦有微劳。即差二三年，何不一少待也？”移时，仲忽开眸笑曰：“卿自有卿事，何必又牵一人作伴也？无已，姑为卿留。”琼华释手，则花已复合。于是言笑如初。积三年余，琼华年近四旬，犹如二十许人。忽谓仲曰：“凡人死后，被人捉头异足，殊不难洁。”遂命工治双槽[28]。辛骇问之，答云：“非汝所知。”工既竣，沐浴妆竟，命子及妇曰：“我将死矣。”辛泣曰：“数年赖母经纪，始不冻馁。母尚未得一享安逸，何遂舍儿而去？”曰：“父种福而子享，奴婢牛马，皆骗债者填偿尔父，我无功焉。我本散花天女[29]，偶涉凡念，遂谪人间三十余年，今限已满。”遂登木自入。再呼之，双目已含。辛哭告父，父不知何时已僵，衣冠俨然。号恸欲绝。入棺，并停堂中，数日未殓，冀其复返。光明生于股际，照彻四壁。琼华棺内，则香雾喷溢，近舍皆闻。棺既合，香光遂渐减。

既殓，乐氏诸子弟觊觎其有[30]，共谋逐辛，讼诸官。官莫能辨，拟以田产半给诸乐。辛不服，以词质郡，久不决。初，顾嫁女于雍，经年余，雍流寓于闽，音耗遂绝。顾老无子，苦忆女，诣婿，则女死甥逐。告官。雍惧，赂顾，不受，必欲得甥，穷觅不得。一日，顾偶于途中，见彩舆过，避道左。舆中一美人呼曰：“若非顾翁耶？”顾诺。女子曰：“汝甥即吾子，现在乐家，勿讼也。甥方有难，宜急往。”顾欲详诘，舆已去远。顾乃受贿人西安。至，则讼方沸腾。顾自投官，言女大归日[31]，再醮日，及生子年月，历历甚悉。诸乐皆被杖逐，案遂结。及归，述其见美人之日，即琼华没日也。辛为顾移家，授庐赠婢。六十余生一子，辛顾恤之。异史氏曰[32]：“断葦远室，佛之似也，烂慢天真，佛之真也。乐仲对丽人，直视之为香洁道伴[33]，不作温柔乡观也[34]。寝处三十年，若有情，若无情，此为菩萨真面目，世中人乌得而测之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腹诽；心中不以为然。诽，非议。

[2]弥留，病重濒死。

[3]主，神主，木制牌位。

[4]去：抛弃，休离。

[5]不靳与，不吝赠送。靳，吝惜。

[6]博赌，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博博”。

[7]追呼，指胥吏催租追索号呼。《新唐书·陆贽传》：“禁防滋章，吏不堪命，农桑废于追呼，膏血竭于笞捶。”

[8]同堂：同祖之亲属称“堂”，古时称“同堂”。

[9]蹇（jiǎn）落：家境困苦败落。

[10]忌辰：忌日。旧俗父母死亡之日禁饮酒作乐，故称“忌日”。

[11]瞽（mào）乱：昏迷。

[12]南海，世传观世音居于南海。故以之为佛敦圣地。

[13]结香社：民间习俗，信奉神佛的人结伙祀神进香，称“结香社”。

[14]不洁：意谓乐仲“嗜饮善啖”不行斋戒。

[15]薤（xiè）蒜葱韭薤蒜，均为斋戒者所忌。

[16]朝：朝拜，指拜佛。

[17]遍海皆莲花，意谓佛祖显圣。莲花，青莲花，梵语优婆罗的意译。佛家以青莲花比作佛眼。

[18]瓔珞（Juè 络）：串连珠玉而成的装饰物。

[19]拔拯：解救。

[20]生平一度：指仅与其妻遇合一次。

[21]居二年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居二十年”。

[22]割亩，割卖土地。

[23]餽（nu n）：古代婚礼，嫁女之家三日后以熟食馈女曰餽。这里指贺婚赠送礼物。

[24]琼楼玉宇：月中宫殿。此指仙境。

[25]菡萏（hàndàn 汗旦）：荷花的别名。

[26]咨白：禀白，请示。

[27]白足：赤脚。

[28]榿（huì 会）：棺材。

[29]散花天女：佛界天女名，详见《画壁》注。

[30]覬觎（jìyú 济于）：非分的冀望或图谋。

[31]大归：旧称妇女被丈夫休离回娘家为大归。

[32]“异史氏曰”段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原无。

[33]香洁道伴：芳香洁静的求道伙伴。

[34]温柔乡：喻迷人美色。详见《犬奸》注。

香玉

劳山下清宫[1]，耐冬高二丈[2]，大数十围[3]，牡丹高丈余，花时璀璨似锦[4]。胶州黄生[5]，舍读其中。一日，自窗中见女郎，素衣掩映花间[6]。心疑观中焉得此。趋出，已遁去。自此屡见之。遂隐身丛树中，以伺其至。未几，女郎又偕一红裳者来，遥望之，艳丽双绝。行渐近，红裳者却退，曰：“此处有生人！”生暴起。二女惊奔，袖裙飘拂，香风洋溢，追过短墙，寂然已杳。爱慕弥切，因题句树下云：“无限相思苦，含情对短缸[7]。恐归沙吒利，何处觅无双[8]？”归斋冥思。女郎忽入，惊喜承迎。女笑曰：“君汹汹似强寇，令人恐怖；不知君乃骚雅士，无妨相见。”生叩生平，曰：“妾小字香玉，隶籍平康巷[9]。被道士闭置山中，实非所愿。”生问：“道士何名？当为卿一涤此垢[10]。”女曰：“不必，彼亦未敢相逼。借此与风流士，长作幽会，亦佳。”问：“红衣者谁？”曰：“此名绛雪，乃妾义姊。”遂相狎。及醒，曙色已红。女急起，曰：“贪欢忘晓矣。”着衣易履，且曰：“妾酬君作[11]，勿笑：‘良夜更易尽，朝啦已上窗[12]。愿如梁上燕，栖处自成双。’”生握腕曰：“卿秀外惠中[13]，令人爱而忘死。顾一日之去，如千里之别。卿乘间当来，勿待夜也。”女诺之。由此夙夜必偕。每使邀绛雪来，辄不至，生以为恨。女曰：“绛姐性殊落落[14]，不似妾情痴也。当从容劝驾，不必过急。”

一夕，女惨然入曰：“君陇不能守，尚望蜀耶[15]？今长别矣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以袖拭泪，曰：“此有定数，难为君言。昔日佳作[16]，个成讖语矣[17]。‘佳人已属沙吒利，义士今无古押衙，[18]，可为妾咏。’”诘之，不言，但有呜咽。竟夜不眠，早旦而去。生怪之。次日，有即墨蓝氏[19]，入宫游瞩，见白牡丹，悦之，掘移径去。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，怅惋不已。过数日，闻蓝氏移花至家，日就萎悴。恨极，作哭花诗五十首，日日临穴涕洟[20]。一日，凭吊方返，遥见红衣人挥涕穴侧。从容近就，女亦不避。生因把袂，相向洑澜[21]。已而挽请入室，女亦从之。叹曰：“童稚姊妹，一朝断绝！闻君哀伤，弥增妾恻。泪堕九泉，或当感诚再作[22]；然死者神气已散，仓卒何能与吾两人共谈笑也。”生曰：“小生薄命，妨害情人，当亦无福可消双美。曩其烦香玉，道达微忱，胡再不临？”女曰：“妾以年少书生，什九薄幸；不知君固至情人也[23]。然妾与君交，以情不以淫。若昼夜狎昵，则妾所不能矣。”言已，告别。生曰：“香玉长离，使人寝食俱废。赖卿少留，慰此怀思，何决绝如此！”女乃止，过宿而去。数日不复至。冷雨幽窗，苦怀香玉，辗转床头，泪凝枕席。揽衣更起，挑灯复踵前韵曰[24]：“山院黄昏雨，垂帘坐小窗。相思人不见，中夜泪双双。”诗成自吟。忽窗外有人曰：“作者不可无和[25]。”听之，绛雪也。启户内之。女视诗，即续其后曰：“连袂人何处[26]？孤灯照晚窗。空山人一个，对影自成双。”生读之泪下，因怨相见之疏。女曰：“妾不能如香玉之热，但可少慰君寂寞耳。”生欲与狎。曰：“相见之欢，何必在此。”于是至无聊时，女辄一至。至则宴饮唱酬，有时不寝遂去，生亦听之。谓曰：“香玉吾爱妻，绛雪吾良友也。”每欲相问：“卿是院中第几株？乞早见示，仆将抱植家中，免似香玉被恶人夺去，贻恨百年。”女曰：“故土难移，告君亦无益也。妾尚不能终从，况友乎！”生不听，捉臂而出，每至牡丹下，辄问：“此是卿否？”女不言，掩口笑之。

旋生以腊归过岁。至二月间，忽梦绛雪至，愀然曰：“妾有大难！君急往，尚得相见；迟无及矣。”醒而异之，急命仆马，星驰至山。则道士将建屋，有一耐冬，碍其营造，工师将纵斤矣[27]。生急止之。入夜，绛雪来谢。生笑曰：“向不实告，宜遭此厄！今已知卿；如卿不至，当以炷艾相炙[28]。”女曰：“妾固知君如此，曩放不敢相告也。”坐移时，生曰：“今对良友，益思艳妻。久不哭香玉，卿能从我哭乎？”二人乃往，临穴洒涕。更余，绛雪收泪劝止。又数夕，生方寂坐，绛雪笑入曰：“报君喜信：花神感君至情，俾香玉复降宫中。”生问：“何时？”答曰：“不知，约不远耳。”天明下榻。生嘱曰：“仆为卿来，勿长使人孤寂。”女笑诺。两夜不至。生往抱树，摇动抚摩，频唤无声。乃返，对灯团艾，将住的树。女遽入，夺艾弃之，曰：“君恶作剧，使人创痍[29]，当与君绝矣！”生笑拥之。坐未定，香玉盈盈而入。生望见，位下流离，急起把握。香玉以一手握绛雪，相对悲哽。及坐，生把之觉虚，如手自握，惊问之。香玉泫然曰[30]：“昔妾，花之神，故凝；今妾，花之鬼，故散也。今虽相聚，勿以为真，但作梦寐观可耳。”绛雪曰：“妹来大好！我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。”遂去。

香玉款笑如前；但偎傍之间，仿佛一身就影。生悒悒不乐。香玉亦俯仰自恨，乃曰：“君以白藪屑[31]，少杂硫黄，日酌妾一杯水，明年此日报君恩。”别去。明日，往观故处，则牡丹萌生矣。生乃日加培植，又作雕栏以护之。香玉来，感激倍至。生谋移植其家，女不可，曰：“妾弱质，不堪复股。且物生各有定处，妾来原不拟生君家，违之反促年寿[32]。但相怜爱，合好自有日耳。”生恨绛雪不至。香玉曰：“必欲强之使来，妾能致之。”乃与生挑灯至树下，取草一茎，布掌作度[33]，以度树本[34]，自下而上，至四尺六寸，按共处，使生以两爪齐搔之。俄见练雪从背后出，笑骂曰：“婢子来，助桀为虐耶：[35]！”牵挽并入。香玉曰：“姊勿怪！暂烦陪侍郎君，一年后不相扰矣。”从此遂以为常。

生视花芽，日益肥茂，春尽，盈二尺许[36]。归后，以金遗道士，嘱令朝夕培养之。次年四月至宫，则花一朵，含苞未放；方流连间，花摇摇欲拆[37]；少时已开，花大如盘，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，裁三四指许；转瞬飘然欲下，则香玉也。笑曰：“妾忍风雨以待君，君来何迟也！”遂入室。绛雪亦至，笑曰“日日代人作妇，今幸退而为友。”遂相谈讌。至中夜，绛雪乃去。二人同寝，款洽一如从前。

后生妻卒，生遂入山不归。是时，牡丹已大如臂。生每指之曰：“我他日寄魂于此，当生卿之左。”二女笑曰：“君勿忘之。”后十余年，忽病。其子至，对之而哀。生笑曰：“此我生期，非死期也，何哀为！”谓道士曰：“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[38]，一放五叶者，即我也。”遂不复言。子舆之归家，即卒。次年，果有肥芽突出，叶如其数。道士以为异，益灌溉之。三年，高数尺，大拱把[39]，但不花。老道士死，其弟子不知爱惜，斫去之。白牡丹亦惟淬死；无何，耐冬亦死。

异史氏曰：“情之至者，鬼神可通。花以鬼从[40]，而人以魂寄[41]，非其结于情者深耶？一去而两殉之[42]，即非坚贞，亦为情死矣。人不能贞，亦其情之不笃耳。仲尼读唐棣而曰‘未思’[43]，信矣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下清宫：山东崂山上的道观名。

[2]耐冬：《本草·络石》，谓“络石”俗名“耐冬”，常绿木本，质坚韧，初夏开花。

[3]大数十围：二十四卷抄本作“大数围”。围，计算圆周的量词。径尺为“围”，一说五寸为“围”。大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补，原缺。

[4]璀璨（cuǐcàn 崔灿）：玉石的光泽，形容色彩鲜明。

[5]胶州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东胶县。

[6]掩映：忽隐忽现。

[7]短缸，犹言短灯。缸，当作“缸”，灯。灯座短矮者为短缸。

[8]“恐归沙吒利”二句：意谓唯恐所锤爱的女子被别人抢去，就无处寻觅了。沙吒利，传奇故事中的人物。唐人许尧佐《柳氏传》，谓韩翃和柳氏相恋，安虫乱起，柳氏被番将沙吒利劫走，后得虞候许俊相助，与韩复合。无双，传奇故事中的人物。唐人薛调《无双传》，谓刘无双和王仙客原有婚约。后因政治上的变乱，无双被收入宫廷。王仙客求助于侠客古押衙，设计从宫廷中救出刘无双。

[9]平康巷：指妓院。唐代长安丹凤街有平康坊，也称平康里，为妓女聚居之地。旧时因以“平康”泛指妓女居地。

[10]一涤此垢：洗雪这种耻辱。

[11]酬：以诗文应和。

[12]朝暾（tūn 吞）：清晨初升的太阳。

[13]秀外惠中：外貌秀美，内心聪明。惠，通“慧”。

[14]落落：孤高不凡。

[15]“君陇不能守”二句：意谓您连我都保不住了，还想得到绛雪吗？此二句是“得陇望蜀”的化用。《后汉书·岑彭传》：“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复望蜀。”

[16]昔日佳作：指“恐归沙吒利，何处觅无双”一诗。

[17]讖（chèn 衬）语：预言吉凶的话语。此指应验的凶灾之言。

[18]“佳人已属沙吒利”二句：这是宋许颌《彦周诗话》引王晋卿的诗句。古押衙，唐传奇《无双传》中人物。古，姓。押衙，官名，管领皇帝仪仗和担任侍卫。

[19]即墨：县名，在今山东省青岛市东北部。

[20]穴：指白牡丹被移后所留下的土坑。

[21]泫（xuàn 完）澜：流泪。

[22]“泪堕九泉”二句：意谓牡丹在九泉之下，被真诚的怀念所感动，有可能重生。作，兴起。

[23]至情人：极重感情之人。

[24]踵前韵，依照前诗的韵脚再作一首。踵，追随、继续。

[25]和（hè 贺）：和诗！和他人之诗而用其原韵。

[26]连袂人：同伴，这里指香玉。袂，衣袖。

[27]斤：斧。

[28]炷艾：中医用艾绒团，点燃薰灸经络穴位。

[29]创痍（wū 委）：创伤而致疤痕。

[30]泫然：伤心流泪。

[31]白菝（lì 脸）：中草药名，其根可入药。《群芳谱》谓种植牡丹，

以白藪末拌种，可使苗旺；分枝栽培，则需以少量轻粉和琉黄涂抹劈破之处，然后埋坑培土。

[32]促：缩减。

[33]布掌作度：以手掌比量，取为尺度。

[34]度树本：量树干。

[35]助桀为虐：比喻帮助坏人作恶。语出《史记·冒侯世家》。桀，夏代末期暴君。

[36]盈：增长，生长。

[37]拆：绽开，指花蕾开放。

[38]怒生：茁壮地生出。怒，形容生气勃勃。

[39]拱把：指树干盈握。

[40]花以鬼从：指香玉死后为“花之鬼”，仍然相从黄生。

[41]人以魂寄：指黄生死后魂灵依附于香玉之侧。寄，依附。

[42]一去而两殉之：一去，指黄生死后所生成的不花牡丹，被道士弟子斫去。两殉之，指牡丹和耐冬相继死去，像是殉情而亡。

[43]“仲尼读唐棣”句；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‘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’子曰：‘来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。’”“唐棣之华”四句是古逸诗，意思是唐棣树的花，翩翩地摇摆，难道我不想你？只因为家住得太遥远。孔子读了这首诗说道：“还是没有想念，要是真的想念，有什么遥远呢？”此处引用孔子“未思”之句，意在说明，如有至情，就能够坚贞相爱。仲尼，孔子的字。

三仙

一士人赴试金陵[1]，经宿迁[2]，遇三秀才，谈论超旷[3]，遂与沽酒款洽[4]。各表姓字：一介秋衡，一常丰林，一麻西池。纵饮甚乐，不觉日暮。介曰：“未修地主之仪[5]，忽叨盛撰[6]，于理不当。茅茨不远[7]，可便下榻。”常、麻并起，捉襟唤仆[8]，相将俱去。至邑北山，忽睹庭院，门绕清流。既入，舍宇清洁。呼童张灯，又命安置从人。麻曰：“昔日以文会友[9]，今场期伊迩[10]，不可虚此良夜。请拟四题命阍，各拈其一[11]，文成方饮。”众从之。备拟一题，写置几上，拾得者就案构思[12]。二更未尽，皆已脱稿，迭相传视[13]。秀才读三作，深为倾倒，草录而怀藏之。主人进良酝，巨杯促酌[14]，不觉醺醉。主人乃导客就别院寝。客醉，不暇解履，和衣而卧。及醒，红日已高，四顾并无院宇，主仆卧山谷中。大骇。见傍有一洞，水涓涓流。自讶迷惘。探怀中，则三作俱存。下问土人，始知为“三仙洞”，中有蟹、蛇、虾蟆三物，最灵，时出游，人常见之。士人入闱，三题即仙作，以是擢解[1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金陵：今南京市。

[2]宿迁：今江苏省宿迁县。

[3]超旷；超逸旷达。

[4]款洽，亲切融洽。此指共叙情好。

[5]地主：东道主。

[6]叨盛撰：承蒙盛饌招待。叨：辱，表示承受的谦词。

[7]茅茨，茅屋，谦指自己的房舍。

[8]捉襟：牵着衣襟，指牵衣挽手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捉裙”。

唤仆：意谓呼唤仆人接待客人。

[9]以文会友：通过文字往来，结交朋友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曾子曰：‘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’”

[10]场期伊迩：试期临近。伊，助词。迩，近。

[11]命阍(ji 纠)：犹言制阍。此二句意为，将四题分写四阍，拈得某阍即作阍上之文题。

[12]拾：拾阍，拈阍。

[13]迭：轮流。

[14]酌(jiào 醮)：即干杯。

[15]擢解：考中举人。

鬼隶

历城县二隶，奉邑令韩承宣命[1]，营干他郡[2]，岁暮方归。途遇二人，装饰亦类公役，同行活言。二人自称郡役。隶曰：“济城快皂[3]，相识十有八九，二君殊昧生平。”二人云，“实相告：我城隍鬼隶也。今将以公文投东岳[4]。”隶问：“公文何事？”答云：“济南大劫，所报者，杀人之名数也。”惊问其数。曰：“亦不甚悉，约近百万。”隶问其期，答以“正朔”[5]。二隶惊顾，计到郡正值岁除[6]，恐罹于难；迟留恐貽谴责。鬼曰：“违误限期罪小，入遭劫数祸大。宜他避，姑勿归。”隶从之。未几，北兵大至[7]，屠济南，扛尸百万。二人亡匿得免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韩承宣：字长卿，山西蒲州（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）人。崇祯七年进士，曾任山东省淄川县知县，后调任历城县。见光绪《山东通志·职官志》。

[2]营干：办事。

[3]快皂：捕快。旧时州县地方担任缉捕的役卒。

[4]东岳：泰山东岳大帝。迷信传说东岳大帝掌管世人生死祸福。

[5]正朔：正月初一。

[6]岁除：除夕。

[7]北兵：指清兵。

王十

高苑民王十[1]，负盐于博兴[2]。夜为二人所获。意为土商之逻卒也[3]，舍盐欲遁；足苦不前，遂被缚。哀之。二人曰：“我非盐肆中人，乃鬼卒也。”十惧，乞一至家，别妻子。不许，曰：“此去亦未便即死，不过暂役耳。”十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冥中新阎王到任，见奈何淤平[4]，十八狱坑厕俱满[5]，故捉三种人淘河：小偷、私铸[6]、私盐；又一等人使涤厕：乐户也[7]。”

十从去，入城郭，至一官署，见阎罗在上，方稽名籍。鬼禀曰：“捉一私贩王十至。”阎罗视之，怒曰：“私盐者，上漏国税，下蠹民生者也。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为私盐者，皆天下之良民。贫人揭锱铢之本[8]，求升斗之息[9]，何为私哉！”罚二鬼市盐四斗，并十所负，代运至家。留十，授以蒺藜骨朵[10]，令随诸鬼督河工。鬼引十去，至奈何边，见河内人夫，继续如蚁[11]。又视河水浑赤，臭不可闻。淘河者皆赤体持畚鍤[12]，出没其中。朽骨腐尸，盈筐负异而出；深处则灭顶求之。惰者辄以骨朵击背股。同监者以香绵丸如巨菽[13]，使含口中，乃近岸。见高苑肆商，亦在其中。十独苛遇之：入河楚背，上岸敲股。商惧，常没身水中，十乃已。经三昼夜，河夫半死，河工亦竣。前二鬼仍送至家，豁然而苏。先是，十负盐未归，天明，妻启户，则盐两囊置庭中，而十久不至。使人遍觅之，则死途中。舁之而归，奄有微息，不解其故。及醒，始言之。肆商亦于前日死，至是始苏。骨朵击处，皆成巨疽，浑身腐溃，臭不可近。十故诣之。望见十，犹缩首衾中，如在奈何状。一年，始愈，不复为商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盐之一道，朝廷之所谓私，乃不从乎公者也；官与商之所谓私，乃不从其私者也。近日齐、鲁新规，土商随在设肆[14]，各限疆域。不惟此邑之民，不得去之彼邑；即此肆之民，不得去之彼肆。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；其售于他邑，则廉其直；而售诸土人，则倍其价以昂之。而又设逻于道，使境内之人，皆不得逃吾昂。其有境内冒他邑以来者，法不宥。彼此之相钓，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。一被逻获，则先以刀杖残其腔股，而后送诸官；官则桂梏之，是名‘私盐’。呜呼！冤哉！漏数万之税非私，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；本境售诸他境非私，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，冤矣！律中‘盐法’最严，而独于贫难军民[15]，背负易食者，不之禁，今则一切不禁，而专杀此贫难军民！且夫贫难军民，妻子嗷嗷，上守法而不盗，下知耻而不娼；不得已，而揭十母而求一子[16]。使邑尽此民，即‘夜不闭户’可也[17]。非天下之良民乎哉！彼肆商者，不但使之淘奈何，直当使涤狱厕耳！而官于春秋节[18]，受其斯须之润[19]，遂以三尺法助使杀吾良民[20]。然则为贫民计，莫若为盗及私铸耳。盗者白昼劫人，而官若聋；铸者炉火烜天[21]，而官若瞽；即异日淘何，尚不至如负贩者所得无几，而官刑立至也。呜呼！上无慈惠之师，而听奸商之法，日变日诡，奈何不顽民日生，而良民日死哉！”

各邑肆商，旧例以若干盐资，岁奉本县，名曰“食盐”。又逢节序，具厚仪[22]，商以事谒官，官则礼貌之，坐与语，或茶焉。送盐贩至，重惩不遑[23]。张公石年宰淄[24]，肆商来见，循旧规，但揖不拜[25]。公怒曰：“前令受汝贿，故不得不隆汝礼；我市盐而食，何物商人[26]，敢公堂抗礼乎！”捋裤将答。商叩头谢过，乃释之。后肆中获二负贩者，其一逃去，其一被执到官。公问：“贩者二人，其一焉住？”贩者曰：“逃去矣。”公曰：

“汝腿病不能奔耶？”曰：“能奔。”公曰：“既被捉，必不能奔；果能，可起试奔，验汝能否。”其人奔数步欲止。公曰：“奔勿止！”其人疾奔，竟出公门而去。见者皆笑。公爱民之事不一，此其闲情，邑人犹乐诵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高苑：旧县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博兴县高苑镇。

[2]负：负贩。

[3]土商：当地盐商。

[4]奈河：迷信所传地狱中的河名。唐张读《宣室志》四：“（董观死）行十余里，至一水，广不数尺，流而西南。……此俗所谓奈河，其源出于鬼府。观即视其水皆血，而腥秽不可近。”

[5]十八狱：迷信所传阴曹地府的十八层地狱。坑厕：厕所。

[6]私铸：私自铸钱。

[7]乐户：古时犯罪的妇女或犯人的妻女没入官府，充当乐妓，供统治者取乐。这类人家称乐户。后世妓院也称乐户。

[8]揭锱铢之本：持微少的资本。揭，持。锱铢：形容微小的数量。《汉书·历律志》：二十四铢为两，十六两为斤。《说文·全部》：六铢为锱。

[9]求升斗之息：求取赖以 口的微利。升斗，喻指少量口粮。

[10]蒺藜骨朵：古兵器。其制，于棒端缀以铁制或坚木所制的蒜头形“骨朵”。即旧时仪仗中的“金瓜”。骨朵上加铁刺，状如蒺藜者，称“蒺藜骨朵”。

[11]緼（qi ng 强）续：谓人群不断，如用绳索连接在一起。緼，绳索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緼绩”。

[12]畚（b n 本）鍤：挖运泥土的工具。畚，箕。

[13]巨菽：巨大的豆粒。

[14]随在：到处。

[15]贫难军民：贫困的军户和民户。军户，始于南北朝。朋清时期，屯卫兵丁以及充配为军的犯人及其随配子女和后代，也称军户，其地位低下，生活贫苦。

[16]揭十母而求一子：犹言求十一之利。持十本而求一利。

[17]夜不闭户：喻治世。语本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为大同。”

[18]春秋节：犹岁时节序。春秋，岁时、四时。

[19]斯须之润：意谓暂时捞到一点好处。斯须，片刻、暂时。润，沾润，此指贿赂。

[20]三尺法：指法律。

[21]炉火烜（xu n 宣）天：炉火旺盛照耀天空。

[22]厚仪：厚重的礼物。

[23]不遑：不敢怠慢。

[24]张公石年宰淄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张石宰令淄川”。张崑，字石年，仁和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康熙二十五年为淄川令。乾隆《淄川县志·职官志》载：张崑“精明有才干，邑中百废俱举”。

[25]但揖不拜：只作揖而不行跪拜礼。

[26]何物商人：意为商人是什么东西。

大男

奚成列，成都士人也[1]。有一妻一妾。妾何氏，小字昭容。妻早没，继娶申氏，性妒，虐遇何，且并及奚；终日晓聒[2]，恒不聊生。奚怒，亡去。去后，何生一子大男。奚去不返，申摈何不与同炊[3]，计日授粟。大男渐长，用不给，何纺绩佐食。大男见塾中诸儿吟诵，亦欲读。母以其太稚，姑送诣读。大男慧，所读倍诸儿。师奇之，愿不索束脩[4]。何乃使从师，薄相酬。积二三年，经书全通[5]。一日归，谓母曰：“塾中五六人，皆从父乞钱买饼，我何独无？”母曰：“待汝长，告汝知。”大男曰：“今方七八岁，何时长也？”母曰，“汝往塾，路经关帝庙，当拜之，祐汝速长。”大男信之，每过必入拜。母知之，问曰：“汝所祝何词？”笑云：“但祝明年便使我十六七岁。”母笑之。然大男学与躯长并速：至十岁，便如十三四岁者；其所为文竟成章[6]。一日，谓母曰：“昔为我壮大[7]，当告父处，令可矣。”母曰：“尚未，尚未。”又年余，居然成人，研诘益频，母乃緬述之。大男悲不自胜，欲往寻父。母曰：“儿太幼，汝父存亡未知，何遽可寻？”大男无言而去，至午不归。往塾问师，则辰餐未复。母大惊，出资佣役[8]，到处冥搜，杳无踪迹。

大男出门，循途奔去，茫然不知何往。适遇一人将如夔州[9]，言姓钱。大男丐食相从。钱病其缓[10]，为赁代步，资斧耗竭。至夔，同食，钱阴投毒食中，大男瞑不觉。钱载至大刹，托为己子，偶病绝资，卖诸僧。僧见其丰姿秀异，争购之。钱得金竟去。僧饮之，略醒。长老知而诣视[11]，奇其相，研诘，始得颠末。甚怜之，赠资使去。有泸州蒋秀才[12]，下第归，途中问得故，嘉其孝，携与同行。至泸，主其家[13]。月余，遍加谘访。或言闽商有率姓者，乃辞蒋，欲之闽。蒋赠以衣履，里党皆敛资助之。途遇二布客，欲往福清[14]，邀与同侣。行数程，客窥囊金，引至空所，摯其手足，解夺而去。适有永福陈翁过共地[15]，脱其缚，载归其家。翁豪富，诸路商贾，多出其门，翁嘱南北客代访奚耗。留大男伴诸儿读。大男遂性翁家，不复游。然去家愈远，音梗矣。

何昭容孤居三四年，申氏减共费，抑勒令嫁[16]。何志不摇。申强卖于重庆贾，贾劫取而去。至夜，以刀自剖[17]。贾不敢逼，俟创瘡[18]，又转鬻于盐亭贾[19]。至盐亭，自刺心头，洞见脏腑。贾大惧，敷以药，创平，求为尼。贾曰：“我有商侣，身无淫具，每欲得一人主缝纫。此与作尼无异，亦可少偿吾值。”何诺。贾舆送去。入门，主人趋出，则奚生也。盖奚已弃儒为商，贾以其无妇，故赠之也。相见悲骇，各述苦况，始知有儿寻父未归。奚乃矚诸客旅，侦察大男。而昭容遂以妾为妻矣。然自历艰苦，痾痛多疾，不能操作，劝奚纳妾。奚鉴前祸，不从所请。何曰：“妾如争床第者，数年来固已从人生子，尚得与君有今日耶？且人加我者，隐痛在心，岂及诸身而自蹈之[20]？”奚乃嘱客侣，为买三十余老妾。逾半年，客果为买妾归。入门，则妻申氏。各相骇异。先是，申独居年余，兄苞劝令再适。申从之，惟田产为子侄所阻，不得售。鬻诸所有，积数百金，携归兄家，有保宁贾[21]，闻其富有奩资，以多金啖苞，赚娶之。而贾老废不能人[22]。申怨兄，不安于室，悬梁投井，不堪其扰。贾怒，搜括其资，将卖作妾。闻者皆谦其老。贾将适夔，乃载与俱去。遇奚同肆，适中其意，遂货之而去。既见奚，懒惧不出一语。奚问同肆商[23]，略知梗概，因曰：“使遇健男，则在保宁，无

再见之期，此亦数也。然今日我买妾，非娶妻，可先拜昭容，修嫡庶礼。”申耻之。奚曰：“昔日汝作嫡，何如哉！”何劝止之。奚不可，操杖临逼。申不得已，拜之。然终不屑承奉，但操作别室。何悉优容之[24]，亦不忍课其勤惰。奚每与昭容谈宴，辄使役使共侧；何更代以婢，不听前[25]。会陈公嗣宗宰盐亭[26]。奚与里人有小争，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讼奚[27]。公不准理，叱逐之。奚喜，方与何窃颂公德。一漏既尽，憧呼叩扉，入报曰：“邑今公室。”奚骇极，急觅衣履，则公已至寝门；益骇，不知所为，何审之，急出曰，“是吾儿也！”遂哭。公乃伏地悲咽。盖大男从陈公姓，业为宦矣。初，公至自都，迂道过故里，始知两母皆醮，伏膺袁痛[28]。族人知大男已贵，反其田庐。公留仆营造，冀父复还。既而授任盐亭，又欲弃官寻父。陈翁苦劝止之。会有卜者，使筮焉。卜者曰：“小者居大，少者为长；求雄得雌，求一得两：为官吉。”公乃之任。为不得亲，居官不茹葷酒。是日，得里人状，睹奚姓名，疑之，阴遣年使细访[29]，果父。乘夜微行而出[30]。见母，益信卜者之神。临去，嘱勿播，出金二百，启父办装归里。父抵家，门户一新，广畜仆马，居然大家矣。申见大男贵盛，益自敛。兄苞不愤，讼官，为妹争嫡。官廉得其情，怒曰：“贪资劝嫁，已更二夫，尚何颜争昔年嫡庶耶！”重笞苞。由此名分益定。而申姊何，何亦姊之[31]。衣服饮食，悉不自私。申初惧其复仇，今益愧悔。奚亦忘其旧恶，俾内外皆呼以太母[32]，但诰命不及耳[33]。

异史氏曰：“颠倒众生[34]，不可思议，何造物之巧也！奚生不能自立于妻妾之间，一碌碌庸人耳。苟非孝子贤母，乌能有此奇合，坐享富贵以终身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成都：今四川省成都市。

[2]晓聒：吵嚷。

[3]摈（bìn 殍）：排斥。

[4]束脩：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后因称学生聘请老师的酬金为束脩。脩，干肉。

[5]经书：指儒家经书。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乐经》亡失较早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无《乐经》），因此后世传诵只有“五经”。

[6]所为文竟成章：指大男习作八股文竟能成篇。

[7]昔为：昔谓。为，谓。

[8]佣役：雇人。

[9]夔（kuí 魁）州：旧府名，治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。

[10]病其缓：嫌大男走得太慢。病，不满，嫌恶。

[11]长老：谓僧之年德俱高者，指主持僧人。

[12]泸州：今四川省泸州市。

[13]主其家：寄居其家。主，舍于其家，以之为居停。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孔子于卫，主痈疽。”

[14]福清：今福建省福清县。

[15]永福：今福建省永泰县。

[16]抑勒：逼迫。

[17]蠹（lí离）：割。

[18]创痍（chài 钗）：创伤痊愈。

[19]盐亭：今四川省盐亭县。

[20]岂及诸身而自蹈之：岂能因自身已为正妻而虐待为妾者。蹈，蹈袭，指沿用“人加我者”之法，以待他人。

[21]保宁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四川省阆中县。

[22]不能人：不能行房事。

[23]同肆商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同商”。

[24]优容：宽容。

[25]不听前：指不使申在面前侍奉。

[26]盐亭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盐城”。

[27]揭讼：告发于官。

[28]伏膺哀瘠：内心极端哀痛。伏膺，同“服膺”，牢著于心。

[29]内使：指随身役使之仆。

[30]微仔：便服出行。

[31]何亦姊之：亦，据二十四卷本补，原缺。

[32]内外：内外设使的人。太母：奴仆对其官员主人嫡母的敬称。

[33]浩命不及：意谓虽然尊称申氏为“太母”，但对朝廷申报大男之嫡母为何氏，故申氏不能受浩命之封赠。清制五品以上官员授诰命，六品以下授敕命。

[34]颠倒众生：佛家语，指人世。《圆觉经》：“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四方易处。”

外国人

己巳秋，岭南从外洋飘一巨艘来[1]。上有十一人，衣鸟羽，文采璀璨。自言，“吕宋国人[2]。遇风覆舟，数十人皆死；惟十一人附巨木，飘至大岛得免。几五年，日攫鸟虫而食；夜伏石洞中，织羽为帆。忽又飘一舟至，橹帆皆无，盖亦海中碎于风者，于是附之将返。又被大凤引至澳门。”巡抚题疏[3]，送之还国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岭南：岭南道，治所在今广州市。

[2]吕宋国：在今菲律宾群岛，都邑马尼刺。

[3]题疏：题奏，指奏闻皇帝。

韦公子

韦公子，咸阳世家[1]。放纵好淫，婢妇有色，无不私者。尝载金数千，欲尽览天下名妓，凡繁丽之区，无不至。其不甚佳者，信宿即去[2]；当意，则作百日留。叔亦名宦，休致归[3]，怒其行，延明师，置别业，使与诸公子键户读[4]。公子夜伺师寝，逾垣归，迟明而返。一夜，失足折肱，师始知之。告公，公益施夏楚[5]，俾不能起而始药之。及愈，公与之约：能读倍诸弟，文字佳，出勿禁；若私逸[6]，挞如前。然公子最慧，读常过程[7]。数年，中乡榜。欲自败约，公箝制之。赴都，以老仆从，授日记籍，使志共言动，故数年无过行。后成进士，公乃稍弛其禁。公子或将有作，惟恐公闻，入曲巷中[8]，辄托姓魏。

一日，过西安，见优童罗惠卿[9]，年十六七，秀丽如好女，悦之。夜留缱绻，赠贻丰隆。闻其新娶妇尤韵妙，私示意惠卿。惠卿无难色，夜果携妇至，三人共一榻。留数日，眷爱臻至。谋与俱归。问其家口，答云：“母早丧，父存。某原非罗姓。母少服役于咸阳韦氏，卖至罗家，四月即生余。倘得从公子去，亦可察其音耗。”公子惊问母姓，曰：“姓吕。”生骇极，汗下浹体[10]，盖其母即生家婢也。生无言。时天已明，厚赠之，劝令改业。伪托他适，约归时召致之，遂别去。后今苏州[11]，有乐伎沈韦娘，雅丽绝伦，爱留与狎。戏曰：“卿小字取‘春风一曲杜韦娘’耶[12]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妾母十七为名妓，有咸阳公子与公同姓，留三月，订盟婚娶。公子去，八月生妾，因名韦，实妾姓也。公子临别时，赠黄金鸳鸯，今尚在。一去竟无音耗，妾母以是愤悒死。妾三岁，受抚于沈媪，故从其姓。”公子闻言，愧恨无以自容。默移时，顿生一策。忽起挑灯，唤韦娘饮，暗置鸩毒杯中。韦娘才下咽，溃乱呻嘶。众集视，则已毙矣。呼优人至，付以尸，重赂之。而韦娘所与交好者尽势家，闻之皆不平，贿激优人，讼于上官。生惧，泻囊弥缝[13]，卒以浮躁免官。

归家，年才三十八，颇悔前行。而妻妾五六人，皆无子。欲继公孙[14]；公以门内无行[15]，恐儿染习气，虽许过嗣，必待其老而后归之。公子愤欲招惠卿，家人皆以为不可，乃止。又数年，忽病，辄挝心曰：“淫婢宿妓者，非人也！”公闻而叹曰：“是殆将死矣！”乃以次子之子，送诣其家，使定省之[16]。月余果死。

异史氏曰：“盗婢私娼[17]，其流弊殆不可问。然以己之骨血[18]，而谓他人父，亦已羞矣。乃鬼神又侮弄之，诱使自食便液[19]。尚不自剖其心，自断其首，而徒流汗投鸩，非人头而畜鸣者耶[20]！虽然，风流公子所生子女，即在风尘中[21]，亦皆擅场[22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咸阳：今陕西省咸阳市。

[2]信宿：连宿两夜。《诗·豳风·九罭》：“公归不复，于女（汝）信宿。”毛传：“再宿曰信，宿，犹处也。”

[3]休致：官吏年老去职。清制，自陈衰老去职，称自请休致；老不称职，谕令退离，称勒令休致。

[4]键户：闭门。键，门闩。

[5]夏(ji 甲)楚：夏，榎木；楚，荆木。古常用以体罚学生。

[6]私逸：私自逃跑。

[7]读常过程；读书常超过规定进度。

[8]曲巷：偏僻小巷。借指妓女们所居之地。

[9]优僮：青年演唱艺人。

[10]浹(ji 夹)体：湿遍全身。

[11]令苏州：当指苏州府某县县令。青本、二十四卷本“苏州”下均有“某邑”二字。

[12]春风一曲杜韦娘：语出唐刘禹锡赠李绅《歌妓诗》“髻梳头宫样妆，春风一曲杜韦娘。”（见孟棨《本事诗·情感》）杜韦娘为唐代歌女。

[13]泻囊弥缝：尽上所有资财，贿赂当道，掩饰罪过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“（齐）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，弥缝其阙，而匡救其灾。”后来也称掩饰不法行为为“弥缝”。

[14]欲继公孙：想过继叔父之孙为嗣。公，指韦叔。

[15]无行：品行不端。

[16]定省：昏定晨省，指旧时人于待父母之礼。

[17]盗婢：与婢私通。盗，偷情。

[18]己之骨血：指自己的孩子。

[19]自食便液，喻指与自己的子女淫乱。

[20]人头而畜鸣：犹言人面畜生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后附文：“（胡亥）诛斯、去疾，任用赵高。痛哉言乎！人头畜鸣。”正义：“言胡亥人身有头面，口能言语，不辨好恶，若六畜之鸣。”

[21]风尘：指娼妓生涯。

[22]擅场：指技艺高超出众。

石清虚

邢云飞，顺天人。好石，见佳石[1]，不惜重直。偶渔于河，有物挂网，沉而取之，则石径尺，四面玲珑，峰峦叠秀，喜极，如获异珍。既归，雕紫檀为座，供诸案头[2]。每值天欲雨，则孔孔生云，遥望如塞新絮。

有势豪某，踵门求观[3]。既见，举付健仆，策马径去。邢无奈，顿足悲愤而已。仆负石至河滨，息肩桥上，忽失手堕诸河。豪怒，鞭仆。即出金雇善泅者，百计冥拽[4]，竟不可见。乃悬金署约而去[5]。由是寻石者日盈于河，迄无获者。后邢至落石处，临流拎邑[6]，但见河水清澈，则石固在水中。邢大喜，解衣入水，抱之而出。携归，不敢设诸厅所，洁治内室供之。

一日，有老叟款门而请[7]。邢托言石失已久。叟笑曰：“客舍非耶？”邢便请人舍，以实其无[8]。及入，则石果陈几上。愕不能言。叟抚石曰：“此吾家故物，失去已久，今固在此耶。既见之，请即赐还。”邢窘甚，遂与争作石主。叟笑曰：“既汝家物，有何验证？”邢不能答。叟曰：“仆则故识之。前后九十二窍，孔中五字云：‘清虚天石供。’[9]”邢审视，孔中果有小字，细如粟米，竭目力才可辨认；又数其窍，果如所言。邢无以对，但执不与。叟笑曰：“谁家物，丽凭君作主耶！”拱手而出。邢送至门外；既还，已失石所在。邢急追叟，则叟缓步未远。奔牵其袂而哀之。叟曰：“奇哉！经尺之石，岂可以手握袂藏者耶？”邢知其神，强曳之归，长跽请之。叟乃曰：“石果君家者耶、仆家者耶？”答曰：“诚属君家，但求割爱耳。”叟曰：“既然，石固在是。”入室，则石已在故处。叟曰：“天下之宝，当与爱惜之人。此石，能自择主，仆亦喜之，然彼急于自见[10]，其出也早，则魔劫未除[11]。实将携去，待三年后，始以奉赠。既欲留之，当减三年寿数，乃可与君相终始。君愿之乎？”曰：“愿。”叟乃以两指捏一窍，窍软如泥，随手而闭。闭三窍，已，曰：“石上窍数，即君寿也。”作别欲去。邢苦留之，辞甚坚；问其姓字，亦不言，遂去。

积年余，邢以故他出，夜有贼入室，诸无所失，惟窃石而去。邢归，悼丧欲死。访察购求，全无踪迹。积有数年，偶入报国寺[12]，见卖石者，则故物也，将便认取。卖者不服，因负石至官。官问：“何所质验[13]？”卖石者能言窍数。邢问其他，则茫然矣。邢乃言窍中五字及三指痕，理遂得伸。官欲杖责卖石者，卖石者自言以二十金买诸市，遂释之。邢得石归，裹以锦，藏椟中，时出一贯，先焚异香而后出之。

有尚书某，购以百金。邢曰：“虽万金不易也。”尚书怒，阴以他事中伤之。邢被收[14]，典质田产。尚书托他人风示其子。子告邢，邢愿以死殉石。妻窃与子谋，献石尚书家。邢出狱始知，骂妻殴子，屡欲自经，家人觉救，得不死。夜梦一丈夫来，自言：“石清虚。”戒邢勿戚：“特与君年徐别耳。明年八月二十日，昧爽时，可诣海岱门[15]，以两贯[16]相赎。”邢得梦，喜，谨志其日。其石在尚书家，更无出云之异，久亦不甚贵重之。明年，尚书以罪削职，寻死。邢如期至海岱门，则其家人窃石出售，因以两贯市归。

后邢至八十九岁，自治葬具；又嘱子，必以石殉[17]。及卒，子遵遗教，瘞石墓中。半年许，贼发墓，劫石去。子知之，莫可追诸。越二三日，同仆在道，忽见两人奔蹶汗流[18]，望室投拜，曰：“邢先生，勿相逼！我二人将石去[19]，不过卖四两银耳。”遂縶送到官，一讯即伏。问石，则鬻宫氏。

取石至，官爱玩，欲得之，命寄诸库。吏举石，石忽堕地，碎为数十片。皆失色。官乃重械两盗论死。邢子拾碎石出，仍瘞墓中。异史氏曰：“物之尤者祸之府[20]。至欲以身殉石，亦痴甚矣！而卒之石与人相终始[21]，谁谓石无情哉？古语云：‘土为知己音死。’非过也！石犹如此，何况于人！”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佳石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无“石”字。

[2]供：陈设。

[3]踵门：登门。

[4]冥搜：仔细搜索。

[5]悬金署约：悬赏立约；意谓招贴声明，愿出重全报酬寻到异石的人。

[6]临流於(w 巫)邑：面对河水悲泣。於邑，同“呜咽”，愤懑气结，极度悲伤。於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于”。

[7]请：请见；要求观赏异石。

[8]幻实：证实。

[9]“清虚天石供”：意谓月宫石制供品。清虚天，指月宫，也称清虚殿或清虚府。

[10]自见(xiàn 现)：自现于世。

[11]魔劫：恶劫；灾难。魔，梵语“魔罗”音译，佛教指妨碍修行的邪恶之神。

[12]报国寺：寺庙名。北京城南广宁门外有报国寺。见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三。

[13]质验：凭证。

[14]收：囚禁入狱

[15]海岱门：北京崇文门的别名。

[16]两贯：两千文铜钱。古时千钱为一贯。

[17]殉：陪葬。

[18]奔蹶(zhì 质)：跌跌撞撞地奔跑。蹶，跌倒。

[19]将：拿取。

[20]物之尤者祸之府：意谓奇异之物将招致各种灾祸。尤，特异、突出。府，汇集的地方。

[21]卒：终于。

会友于

曾翁，昆阳故家也[1]。翁初死未殓，两眶中泪出如瀦[2]，有子六，莫解所以。次子梯，字友于，邑名士，以为不祥，戒诸兄弟各自惕，勿贻痛于先人；而兄弟半迁笑之。先是，翁嫡配生长子成[3]，至七八岁，母子为强寇掳去。娶继室，生三子：曰孝，曰忠，曰信。妾生三子：曰悌，曰仁，曰义。孝以悌等出身贱，鄙不齿，因连结忠、信为党。即与客饮，悌等过堂下，亦傲不为礼。仁、义皆忿，与友于谋，欲相仇。友于百词宽譬[4]，不从所谋；而仁、义年最少，因兄言亦遂止。孝有女，适邑周氏，病死。纠悌等往挞其姑，悌不从。孝愤然，令忠、信合族中无赖子，往捉周妻，榜掠无算，抛粟毁器，盎孟无存。周告官。官怒，拘孝等囚系之，将行申黜[5]。友于惧，见宰自投。友于品行，素为宰重，诸兄弟以是得无苦。友于乃诣周所负荆[6]，周亦器重友于，讼遂止。

孝归，终不德友于。无何，友于母张夫人卒，孝等不为服[7]，宴饮如故。仁、义益忿。友于曰：“此彼之无礼，于我何损焉。”及葬，把持墓门，不使合厝[8]。友于乃瘞母隧道中。未几，孝妻亡，友于招仁、义同住奔丧。二人曰：“‘期’且不论，‘功’于何有[9]！”再劝之，哄然散去。友于乃自往，临哭尽哀，隔墙闻仁、义鼓且吹，孝怒，纠诸弟往殴之。友于燥杖先从。入其家，仁觉先逃。义方逾垣，友于自后击仆之。孝等拳杖交加，殴不止。友于横身障阻之。孝怒，让友于[10]。友于曰：“责之者，以其无礼也，然罪固不至死，我不估弟恶[11]，亦不助兄暴。如怒不解，身代之。”孝遂反杖挞友于，忠、信亦相助殴兄，声震里党，群集劝解，乃散去。友于即扶杖诣兄请罪。孝逐去之，不令居丧次[12]。而义创甚[13]，不复食饮。仁代具词讼官，诉其不为庶母行服。官签拘孝、忠、信[14]，而令友于陈状。友于以面目损伤，不能诣署，但作词稟白，哀求寢息，宰遂消案。义亦寻愈。由是仇怨益深。仁、义皆幼弱，辄被敲楚[15]。怨友子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！”友于曰：“此两语，我宜言之，两弟何云！”因苦劝之，卒不听。友于遂扃户，携妻子借寓他所，离家五十余里，冀不相闻。友于在家虽不助弟，而孝等尚稍有顾忌；既去，诸兄一不当，辄叫骂其门，辱侵母讳[16]。仁、义度不能抗，惟杜门思乘间刺杀之[17]，行则怀刀。一日，寇所掠长兄成，忽携妇亡归。诸兄弟以家久析，聚谋三日，竟无处可以置之。仁、义窃喜，招去共养之。往告友于。友于喜，归，共出田宅居成。诸兄怒其市惠[18]，登门窘辱。而成久在寇中，习于威猛，大怒曰：“我归，更无人肯置一屋；幸三弟念手足，又罪责之。是欲逐我耶！”以石投孝，孝仆。仁、义各以杖出，捉忠、信，挞无数。成乃讼宰，宰又使人请教友于。友于诣宰，俯首不言，但有流涕。宰问之，曰：“惟求公断。”宰乃判孝等各出田产归成，使七分相准[19]。自此仁、义与成倍加爱敬[20]。谈及葬母事，因并泣下。成患曰：“如此不仁，真禽兽也！”遂欲启圻，更为改葬[21]。仁奔告友于。友于急归谏止。成不听，刻期发墓，作斋于茔。以刀削树，谓诸弟曰：“所不哀麻相从者[22]，有如此树！”众唯唯，于是一门皆哭临，安厝尽礼。自此兄弟相安。而成性刚烈，辄批挞诸弟，于孝尤甚。惟重友于。虽盛怒，友于至，一言即解。孝有所行，成辄不平之，故孝无一日不至友于所，潜对友于诟诅。友于婉谏，卒不纳。友于不堪其扰，又迁居三泊[23]，去家益远，音迹遂疏。又二年，诸弟皆畏成，久亦相习。而孝年四十六，生五子：长继

业，三继德，嫡出；次继功，四继续，庶出；又婢生继祖。皆成立。效父旧行，各为党，日相竟，孝亦不能呵止。惟祖无兄弟，年又最幼，诸兄皆得而诟厉之。岳家近三泊，会诣岳，迂道诣叔。入门，见叔家两兄一弟，弦诵恰恰[24]，乐之，久居不言归。叔促之，哀求寄居。叔曰：“汝父母皆不知，我岂惜瓿饭瓢饮乎[25]！”乃归，过数月，夫妻往寿岳母。告父曰：“儿此行不归矣。”父诘之，因吐微隐。父虑与叔有夙隙[26]，计难久居。祖曰：“父虑过矣。二叔，圣贤也。”遂去，携妻之三泊。友于除舍居之[27]，以齿儿行[28]，使执卷从长子继善。祖最慧，寄籍三泊年余，入云南郡痒[29]。与善闭户研读，祖又讽诵最苦[30]。友于甚爱之。

自祖居三泊，家中兄弟益不相能。一日，微反唇，业诟辱庶母。功怒，刺杀业。官收功，重械之，数日死狱中。业妻冯氏，犹日以骂代哭。功妻刘闻之，怒曰：“汝家男子死，谁家男子活耶！”操刀入，击杀冯，自投井死。冯父大立，悼女死惨，率诸子弟，藏兵衣底，往捉孝妾，裸挞道上以辱之。成怒曰：“我家死人如麻，冯氏何得复尔！”吼奔而出。诸曾从之，锺冯尽靡。成首捉大立，割其两耳。其子护救，继续以铁杖横击，折其两股。诸冯各被夷伤，哄然尽散。惟冯子犹卧道周。成夹之以时，置诸冯村而还。遂呼绩诣官自首。冯状亦至。于是诸曾被收，惟忠亡去，至三泊，徘徊门外。适友于率一子一侄乡试归，见忠，惊曰：“弟何来？”忠未语先泪，长跪道左。友于握手拽入，诘得其情，大惊曰：“似此奈何！然一门乖戾，逆知奇祸久矣[31]；不然，我何以窜迹至此。但我离家久，与大今无声气之通[32]，今即蒲伏而往，徒取辱耳。但得冯父子伤重不死，吾三人中幸有捷者，则此祸或可少解。”乃留之，昼与同餐，夜与共寝，忠颇感愧。居十余日，见其叔侄如父子，兄弟如同胞，凄然下泪曰：“今始知从前非人也。”友于喜其悔悟，相对酸恻。俄报友于父子同科[33]，祖亦副榜[34]。大喜。不赴鹿鸣[35]，先归展墓。明季科甲最重[36]，诸冯皆为敛息[37]。友于乃托亲友赂以金粟，资其医药，讼乃息。

举家位感友于，求其复归。友于乃与兄弟焚香约誓，俾各涤虑自新[38]，遂移家还。祖从叔不愿归共家。孝乃谓友于曰：“我不德，不应有亢宗之子[39]；弟又善教，俾姑为汝子。有寸进时，可赐还也。”友于从之。又三年，祖果举于乡。使移家，夫妻皆痛哭而去。不数日，祖有子方三岁，亡归友于家，藏伯继善室，不肯返；捉去辄逃。孝乃令祖异居，与友于邻。祖开户通叔家，两间定省如一焉。时成渐老，家事皆取决于友于。从此门庭雍穆[40]，称孝友焉[41]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下惟禽兽止知母而不知父，奈何诗书之家，往往蹈之也！夫门内之行[42]，其渐渍子孙者，直入骨髓。古云：其父盗，子必行劫，其流弊然也。孝虽不仁，其报亦惨；而卒能自知乏德，托子于弟，宜其有操心虑患之子也，若论果报，犹迂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昆阳：州名，在今云南省中部，明清时属云南府，后并入今之晋宁县。

[2]藩：汁水。

[3]嫡配：原配妻子。

[4]宽譬：宽慰、解说。

[5]申黜：申报郡府，革除功名。

[6]负荆：指谢罪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“廉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。”荆，荆条、荆杖。

[7]不为服：不为服孝。服，旧丧礼规定穿戴的丧服；也指居丧。

[8]合厝（cuì 挫）：合葬。指与其父合葬。

[9]“‘期（j 基）’且不论”二句：意思是期服之亲尚不为礼，功服之亲还奔什么丧。期，期服，齐衰服丧一年，凡祖父母、伯叔父母、庶母死亡用之。功，功服，又分大功、小功。大功服丧九月，小功服丧五月，以用于稍疏于期服的亲属。孝妻为仁、义之嫂，当服小功丧。

[10]让：责备。

[11]怙（hù 户）弟恶：意为放任弟弟为恶。怙，这里有纵使、放任的意思。

[12]夹次：夹葬时，哀祭者的位次。

[13]创甚：伤势严重。

[14]签拘；发签拘传。

[15]敲楚：杖击；殴打。

[16]辱侵母讳：总为指名道姓地辱骂仁、义之母。讳，名讳。

[17]乘间：寻找机会。

[18]市惠：买好；卖人情。惠，恩惠。

[19]七分相准：以财产七份平分为准，要曾孝等备出田产归曾成。

[20]自此仁、义与成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作“自此仁与成”。

[21]更：再。

[22]衰（cu 催）麻：俗称披麻带孝。又分斩衰和齐衰。斩衰为丧服中最重的一种，用粗麻布制成，左右和下边不缝，用于子及未嫁女对父母的丧服，服丧三年。齐衰，用粗麻布制成，其缙边缝齐，故称齐衰，用于庶母之死亡，服丧一年。

[23]三泊：县名，属云南府，在昆阳州附近。

[24]弦诵怡怡：弦歌诵读，兄弟亲睦。怡怡，和顺貌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

[25]岂惜瓿饭瓢饮：言非舍不得供应伙食。瓿、瓢，均饮食用具。此指为量极少的饭食。

[26]夙隙：旧怨。

[27]除舍：打扫房舍。

[28]齿儿行（hàng 杭）：列入几辈行列。意为同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齿，列。

[29]入云南郡庠：入云南府学为生员。

[30]讽诵：诵习，研读。

[31]逆知：预料。

[32]大令：旧时对县令的尊称。

[33]之同科：同榜考中举人。

[34]副榜：明代嘉靖年间开始，乡试设正榜、副榜！名列正榜者为举人，列副榜者准作贡生，称副贡，为五贡之一。

[35]鹿鸣：鹿鸣宴。明清时于乡试揭晓之次日，宴主考以下各官及中式举人，宴会时歌《诗·小雅·鹿鸣》之章。

[36]科甲：科举。汉唐举士考试，皆有甲乙等科，后因称科举为科甲。科甲出身为入仕正途。

[37]敛息：收敛气焰。

[38]涤虑：涤除恶念，改过自新。

[39]亢宗之子：光宗耀祖之子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大叔曰：‘吉不能亢身，焉能亢宗。’”杜预注，“亢，蔽也。”亢宗，原指庇护宗族。

[40]雍穆：和睦。

[41]孝友：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。《诗·小雅·六月》：“侯谁在矣，张仲孝友。”

[42]门内之行：家门内的品行。门内，门之内，语出《礼记·檀弓上》。

嘉平公子

嘉平某公子[1]，风仪秀美。年十七八，入郡赴童子试。偶过许娼之门，见内有二八丽人，因目注之。女微笑点首，公子近就与语。女问：“寓居何处？”具告之。问：“寓中有人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女云：“妾晚间奉访，勿使人知。”公子归，及暮，屏去僮仆。女果至，自言：“小字温姬。”且云：“妾慕公子风流，故背媪而来。区区之意，愿奉终身。”公子亦喜。自此三两夜辄一至。一夕，冒雨来，入门解去湿衣，冒诸橪上[2]；又脱足上小靴，求公子代去泥涂。遂上床以被自覆，公子视其靴[3]，乃五文新锦[4]，沾濡殆尽，惜之。女曰：“妾非敢以贱物相役，欲使公子知妾之痴于情也[5]。”听窗外雨声不止，遂吟曰：“凄风冷雨满江城。”求公子续之。公子辞以不解。女曰：“公子如此一人[6]，何乃不知风雅！使妾清兴消矣[7]！”因劝肄习，公子诺之。

往来既频，仆辈皆知。公子姊夫宋氏，亦世家子，闻之，窃求公子一见温姬。公子言之，女必不可。未隐身仆舍，伺女至，伏窗窥之，颠倒欲狂[8]。急排闥，女起，逾垣而去。宋向往甚殷[9]，乃修蛰见许媪[10]，指名求之。媪曰：“果有温姬，但死已久。”来愕然退，告公子，公子始知为鬼。至夜，因以来言舍女。女曰：“诚然。顾君欲得美女子，妾亦欲得美丈夫。各遂所愿足矣，人鬼何论焉？”公子以为然。

试毕而归，女亦从之。他人不见，惟公子见之。至家，寄诸斋中。公子独宿不归，父母疑之。女归宁，始隐以告母，母大惊，戒公子绝之。公子不能听。父母深以为忧，百术驱之不能去。一口，公子有谕仆帖[11]，置案上，中多错谬：“椒”讹“寂”，“姜”讹“江”，“可恨”讹“可浪”。女见之，书其后：“何事‘可浪’？‘花菽生江’。有媪如此，不如为娼！”遂古公子曰：“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，故蒙羞自荐[12]。不图虚有其表[13]！以貌取人，毋乃为天下笑乎！”言已而没。公子虽愧恨，犹不知所题，折帖示仆。闻者传为笑谈。异史氏曰：“温姬可儿[14]！翩翩公子，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[15]！遂至悔不如娼，则妻妾羞位矣。顾百计遣之不去，而见帖浩然[16]，则‘花菽生江’，何殊于杜甫之‘子章髑髅’哉[17]！”

《耳录》云[18]：“道傍设浆者，榜云：“施‘恭’结缘[19]。”讹茶为恭[20]，亦可一笑。

有故家子，既贫，榜于门曰：“卖古淫器。”讹碓为淫云，“有要宜淫、定淫者[21]，大小皆有，人内看物论价。”崔卢之子孙如此甚众[22]，何独“花菽生江”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嘉平：古县名，故治在今安徽全椒县西南。

[2]冒（juàn 倦）：绾挂。橪（yì 仪）：衣架。

[3]视其靴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视其鞋”。

[4]五文新锦：崭新的五彩织锦。

[5]“非敢以贱物相役”二句：意谓我并非役使你代去靴上之泥，而是要你知道我冒雨涉泥而来之痴情。贱物，指女靴。

[6]如此一人：这样一位外貌秀美的人物。

[7]清兴：雅兴，此指诗兴。

[8]颠倒：谓心神颠倒。

[9]向往：思慕。

[10]修蛰：备礼。贄，见面礼。

[11]谕仆帖：喻告仆人的便条。

[12]蒙羞自荐：不避羞惭，主动相就。荐，进，指荐枕侍寝。

[13]虚有其表；谓才不副貌。

[14]可儿：称人心意的人。

[15]苛其中之所有：苛求他胸有才学。中，腹中，胸中。所有，指才学、学问。

[16]浩然：谓有归去之念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：“夫出昼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于然后浩然有归志。”浩然，以水流不可止为喻。

[17]“则花寂生江”二句，意谓“花寂生江”这样的错别文句，同杜甫“子章髑髅”的诗句一样，都有驱邪的作用。子章，唐代梓州刺史段子璋。《旧唐书·肃宗纪》，谓唐肃宗上元二年，段子璋反，攻占绵州，自称梁王。五月，成都尹崔光远率部将花敬定，攻拔绵州，斩子璋。杜甫曾作《戏作花卿歌》一诗，盛赞花敬定的勇武。诗中有云：“子璋髑髅血模糊，手提掷还崔大夫。”《唐诗纪事》卷十八，谓吟诵这两句诗可以驱邪疗瘴。髑髅，死人的头骨。

[18]《耳录》：蒲松龄友人朱缙曾作《耳录》。

[19]恭：俗称大使为出恭；并谓大使为大恭、小便为小恭。

[20]讹茶为恭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本无此句。

[21]宜淫、定淫：因“讹碯为淫”，故将两个瓷碯写成“宜淫”、“定淫”。按，明宣德年间景德镇制瓷官碯称“宣碯”，宋代河北定州瓷碯称“定碯”。此处所云，指这两个名碯所烧制的瓷器。碯，同“窑”。

[22]崔卢之子孙：指故家子弟。崔、卢为魏晋以来两大族姓，世居高显之位。后因以崔、卢为大姓故家的代称。

卷十二

二班

殷元礼，云南人，善针灸之术。遇寇乱，窜入深山。日既暮，村舍尚远，惧遭虎狼。遇见前途有两人，疾趁之[1]。既至，两人问客何来，殷乃自陈族贯[2]。两人拱敬曰[3]：“是良医殷先生也，仰山斗久矣[4]！”殷转诘之，二人自言班姓，一为班爪，一为班牙。便谓：“先生，予亦避难，石室幸可栖宿，敢屈玉趾，且有所求。”殷喜从之，俄至一处，室傍岩谷[5]。爇柴代烛，始见二班容躯威猛，似非良善。计无所之，亦即听之。又闻榻上呻吟，细审，则一老姬僵卧，似有所苦。问：“何恙？”牙曰：“以此故，敬求先生。”乃束火照榻，请客逼视。见鼻下口角有两赘瘤，皆大如碗。且云：“痛不可触，妨碍饮食。”殷曰：“易耳。”出艾团之，为灸数十壮[6]，曰：“隔夜愈矣。”二班喜，烧鹿饷客；并无酒饭，惟肉一品。爪曰：“仓猝不知客至，望勿以辘褻为怪[7]。”殷饱餐而眠，枕以石块。二班虽诚朴，而粗莽可惧，殷转侧不敢熟眠。天未明，便呼姬，问所患。姬初醒，自扞，则瘤破为创[8]。殷促二班起，以火就照，敷以药屑，曰：“愈矣。”拱手遂别。班又以烧鹿一肘赠之。后三年无耗。殷适以故入山，遇二狼当道，阻不得行。日既西，狼又群至，前后受敌。狼扑之，仆；数狼争啮，衣尽碎。自分必死。忽两虎骤至，诸狼四散。虎怒，大吼，狼惧尽伏。虎悉扑杀之，竟去。殷狼狽而行，惧无投止。遇一媪来，睹其状，曰，“殷先生吃苦矣！”殷戚然诉状，问何见识[9]。媪曰：“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枢也。”殷始恍然，便术寄宿。媪引去，入一院落，灯火已张，曰：“老身伺先生久矣。”遂出袍裤，易其敝败。罗浆具酒，酬劝谆切。媪亦以陶碗自酌，谈饮俱豪，不类巾幗[10]。殷问：“前日两男子，系老姥何人？胡以不见？”媪曰：“两儿遣逆先生，尚未归复，必迷途矣。”殷感其义，纵饮，不觉沉醉，酣眠座间。既醒。已曙，四顾竟无庐，孤坐岩上。闻岩下喘息如牛，近视，则老虎方睡未醒。嚙间有二瘢痕，皆大如拳。骇极，惟恐其觉，潜踪而遁。始悟两虎即二班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趁：赶。

[2]族贯：姓氏居里。贯，籍贯。

[3]拱敬：拱手为礼，以致敬意。

[4]山斗：泰山北斗的省称。比喻德高望重为人敬仰的人。语出《新唐书 韩愈传赞》。

[5]傍（bàng 榜）：靠近。

[6]壮：医用艾灸一的称为一壮。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：“医用艾一的谓之一壮者，以壮人为法。其言若干壮，壮人当依此数，老幼羸弱量力减之。”

[7]辘（yóu）褻：犹言简慢。谓招待不周。辘，轻。

[8]创，通“疮”。

[9]见识：相识。

[10]巾幗：妇女的头巾，覆发的冠饰，代称妇女。

车夫

有车夫载童登坡，方极力时，一狼来啮其臀。欲释手，则货敝身压[1]，忍痛推之。既上，则狼已龇片肉而去。乘其不能为力之际，窃尝一脔[2]，亦黠而可笑也[3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敝，损坏。指因登坡而货物倾毁。

[2]脔（luán 峦）：成块的肉。

[3]黠（xiá 洽）：狡猾。

乩仙

章丘米步云，善以乩卜[1]。每同人雅集[2]，辄召仙相与赓和[3]。一日，友人见天上微云，得句，请以属对[4]，曰：“羊脂白玉天[5]。”乩批云：“问城南老董。”众疑其妄。后以故偶适城南，至一处，土如丹砂[6]，异之。见一舆牧豕其侧，因问之。舆曰：“此‘猪血红泥地’也[7]。”忽忆乩词，大骇。问其姓，答云：“我老董也。”属对不奇，而顶知遇城南老董，斯亦神矣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乩(jī)：旧时求神问事的一种迷信方法。两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于沙盘之上，谓神降临时则木架移动划字，借以决疑或占卜吉凶，通称“扶乩”或“扶鸾”。

[2]同人：谓志同道合者。雅集：指诗文聚会。

[3]赓和：唱和。

[4]属(zhǔ)对：联经为对偶诗句。

[5]羊脂白玉天：谓白云如羊脂白玉。

[6]丹砂：朱砂。

[7]猪血红泥地：恰与“羊脂白玉天”相对。

苗生

龚生，岷州人[1]。赴试西安，憩于旅舍，沽酒自酌。一伟丈夫人，坐与语。生举厄劝饮，客亦不辞。自言苗姓，言噓粗豪[2]。生以其不文，偃蹇遇之[3]。酒尽，不复沽。苗生曰：“措大饮酒[4]，使人闷损！”起向垆头沽[5]，提巨甌而入。生辞不饮，苗捉臂劝酌[6]，臂痛欲折。生不得已，为尽数觴。苗以羹碗自吸[7]，笑曰：“仆不善劝客，行止惟君所便。”生即治装行。约数里，马病卧于途，坐待路侧。行李重累，正无方计，苗寻至[8]。诘知其故，遂谢装付仆，已乃以肩承马腹而荷之，趋二十余里，始至逆旅，释马就枥[9]。移时，生主仆方至。生乃惊为神，相待优渥，沽酒市饭，与共餐饮。苗曰：“仆善饭，非君所能饱，饫饮可也。”引尽一甌，乃起而别曰：“君医马尚须时日，余不能待，行矣。”遂去。

后生场事毕，三四友人邀登华山[10]，藉地作筵[11]。方共宴笑，苗忽至，左携巨尊，右提豚肘，掷地曰：“闻诸君登临[12]，敬附骥尾[13]。”众起为礼，相并杂坐，豪饮甚欢，众欲联句[14]。苗争曰：“纵饮甚乐，何苦愁思。”众不听，设“金谷之罚”[15]。苗曰：“不佳者，当以军法从事[16]！”众笑曰：“罪不至此。”苗曰：“如不见诛，仆武夫亦能之也。”首座靳生曰：“绝凭临眼界空[17]。”苗信口续曰[18]：“唾壶击缺剑光红[19]。”下座沉吟既久[20]，苗遂引壶自倾。移时，以次属句[21]，渐涉鄙俚[22]。苗呼曰：“只此已足，如赦我者，勿作矣！”众弗听。苗不可复忍，遽效作龙吟[23]，山谷响应；又起俯仰作狮子舞。诗思耽乱，众乃罢吟，因而飞觴再酌。时已半酣，客又互诵闹中作[24]，迭相赞赏。苗不欲听，牵生豁拳[25]。胜负屡分，而诸客诵赞未已。苗厉声曰：“仆听之已悉。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，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！”众有惭色，更恶其粗莽，遂益高吟。苗怒甚，伏地大吼，立化为虎，扑杀诸客，咆哮而去。所存者，惟生及靳。

靳是科领荐[26]。后三年，再经华阴，忽见耉生，亦山上被噬者。大恐欲驰，嵇捉鞵使不得行[27]。靳乃下马，问其何为。答曰：“我今为苗氏之侏[28]，从役良苦。必再杀一士人，始可相代。三日后，应有儒服儒冠者见噬于虎，然必在苍龙岭下，始是代某者。君于是日，多邀文士于此，即为故人谋也。”靳不敢辨，敬诺而别。至寓，筹恩终夜，莫知为谋，自拚背约，以听鬼责。适有表戚蒋生来，靳述其异。蒋名下士[29]，邑尤生考居其上[30]，窃怀忌嫉。闻靳言，阴欲陷之。折简邀尤，与共登临，自乃着白衣而住[31]，尤亦不解其意。至岭半，肴酒并陈，敬礼臻至。会郡守登岭上，与蒋为通家[32]，闻蒋在下，遣人召之。蒋不敢以白衣往，遂与尤易冠服。交着未完[33]，虎骤至，衔蒋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“得意津津者[34]，捉衿袖，强人听闻；闻者欠伸屡作[35]，欲睡欲遁，而诵者足蹈手舞，茫不自觉地。知交者亦当从旁肘之蹶之[36]，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。然嫉忌者易服而毙，则知苗亦无心者耳，故厌怒者苗也——非苗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岷州：古州名，州治在今甘肃省岷县。

[2]言噱(jué决)：言谈笑语。噱，笑。

[3]偃蹇遇之：傲慢地待他。偃蹇，骄傲。遇，对待。

[4]措大：对贫寒读书人的轻侮称呼。

[5]垆头：指酒店。垆，酒店安置酒瓮的土墩，因以代称酒店。

[6]酹(jiào叫)：饮尽杯中酒；干杯。

[7]羹碗：汤碗。自吸：自饮。

[8]寻至：旋即来到。

[9]释马：放下肩负之马。枥：马槽。

[10]华(huà化)山：五岳中的西岳，也称太华山，在陕西省华阴县南。

[11]藉地作筵：以地作席。筵，铺在地上的坐具。古人席地而坐，饮食部置于几筵间，后因称招人饮食为设筵，称酒席为筵席。

[12]登临：登山临水，指游览山水。

[13]敬附骥尾：谦词。意谓敬附名士之后而得到荣耀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；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”骥，千里马。

[14]联句：旧时作诗方式之一！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，相联成篇。多用于朋友间饮宴时的应酬。

[15]“金谷之罚”：意谓作诗不成，罚酒三杯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注引晋石崇《金谷诗序》，谓石崇筑园于洛阳金谷涧中，曾于此游宴，欢送征西大将军王诩归长安；“遂各赋诗，以叙中怀。或不能者，罚酒三斗。”后因称宴会中罚酒三杯为“金谷之罚”或“金谷酒数”。

[16]以军法从事：按军法处罚。《汉书·高五王传》，谓吕后召集宴饮，命令朱虚侯刘章为监酒吏。刘章说：“臣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吕后表示同意。席间诸吕中有一人酒醉逃席，刘章追上，拔剑斩之。

[17]绝(y n掩)：山的高险处。，山峰。凭临：凭高临视。

[18]信口：出言不加思索。

[19]唾壶击缺：《世说新语·豪爽》：“王处仲(王敦)每酒后辄咏：‘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’以如意打唾壶，壶口尽缺。”后因以“唾壶击缺”，表示豪情壮怀的激发。剑光红：此用剑击唾壶，显示武夫本色。

[20]下座：下手座位上的人。

[21]以次属(zh主)句：按次序联句。属，连接。

[22]鄙俚：粗俗。

[23]龙吟：龙的叫声。

[24]闾中作：科举考场中所作的文字，指应试的八股文。

[25]豁拳：也叫“猜拳”，饮酒时助兴取乐的一种游戏。两人同时出拳伸指喊数，喊中两人伸指之和者胜，负者罚饮。

[26]靳是科领荐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无“靳”字。

[27]捉鞚(kòng控)：抓住马络头。鞚，有嚼口的马络头。

[28]苗氏，指苗生。侏(ch ng昌)：迷信传说，人被虎啮死后，鬼魂为虎服役，引虎吃人。这种鬼叫作“侏”。

[29]名下士：有文名的读书人。

[30]邑：县，指同县。

[31]白衣：犹言布衣。古时没有官职或没有功名的人着白衣。此指便服，

不同于生员的冠服。

[32]通家：世交。

[33]交着：互换冠服。着，穿。

[34]津津：言之有味。津，指见美味而口生津。

[35]欠伸：打呵欠，伸懒腰！形容不感兴趣。

[36]知交者：知己的朋友。肘之躡之：用肘碰他，用脚踏他，示意制止。

蝎客

南商贩蝎者，岁至临朐[1]，收买甚多。土人持木钳入山，探穴发石捕捉之。一岁，商复来，寓客肆。忽觉心动，毛发森悚，急告主人曰：“伤生既多，今见怒于蝥鬼[2]，将杀我矣！急垂拯救！”主人顾室中有巨瓮，乃使蹲伏，以瓮覆之。移时，一人奔入，黄发狞丑。问主人：“南客安在？”答曰：“他出。”其人入室四顾，鼻作嗅声者三[3]，遂出门去。主人曰：“可幸无恙矣。”及启瓮视客，客已化为血水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临朐：今山东省临朐县。

[2]蝥（chài 差）：蝎类毒虫。

[3]嗅声：此据二十四卷本改，原本作“臭声”。

杜小雷

杜小雷，益都之西山人[1]。母双盲。杜事之孝，家虽贫，甘旨无缺。一日，将他适，市肉付妻，令作饽饽[2]。妻最忤逆[3]，切肉时杂蜣螂其中[4]。母觉臭恶不可食，藏以待子。杜归，问：“饽饽美乎？”母摇首，出示子。杜裂视，见蜣螂，怒甚。入室，欲挞妻，又恐母闻。上榻筹思，妻问之，不语。妻自馁，徬徨榻下。久之，喘息有声。杜叱曰：“不睡，待敲扑耶[5]！”亦觉寂然。起而烛之，但见一豕，细视，则两足犹人，始知为妻所化。邑令闻之，繫去，使游四门，以戒众人。谭薇臣曾亲见之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益都：今山东省益都县。

[2]饽饽(botu 博拖)：也作“不托”、“饽”，面食名。详见《饽饽媪》注。此处用指水饺。

[3]忤(w 五)逆：旧时称不顺父母、公婆为“忤逆”。

[4]蜣螂(qi ngláng 羌郎)：一种鞘翅昆虫，背有坚甲，黑色，喜食粪，俗称“屎窠螂”。

[5]敲扑：用棍子打。

毛大福

太行毛大福，疡医也[1]。一日，行术归，道遇一狼，吐裹物，蹲道左。毛拾视，则布裹金饰数事[2]。方怪异间，狼前欢跃，略曳袍服，即去。毛行，又曳之。察其意不恶，因从之去。未几，至穴，见一狼病卧，视顶上有巨疮，溃腐生蛆。毛悟其意，拨剔净尽，敷药如法，乃行。日既晚，狼遥送之。行三四里，又遇数狼，咆哮相侵，惧甚。前狼急入其群，若相告语，众狼悉散去。毛乃归。

先是，邑有银商宁泰[3]，被盗杀于途，莫可诘洁。会毛货金饰，为宁氏所认[4]，执赴公庭。毛诉所从来，官不信，械之[5]。毛冤极不能自伸，惟求宽释，请问诸狼。官遣两役押入山，直抵狼穴。值狼未归，及暮不至，三人遂反。至半途，遇二狼，其一疮痕犹在。毛识之，向揖而祝曰：“前蒙馈赠，今遂以此被屈。君不为我昭雪，回去榜掠死矣！”狼见毛被繫，怒奔隶。隶拔刀相向。狼以喙拄地大嗥；嗥两三声，山中百狼群集，围旋隶[6]。隶大窘。狼竟前啮繫索[7]，隶悟其意，解毛缚，狼乃俱去。归述其状，官异之，未遽释毛。后数日，官出行，一狼衔敝履委道上[8]。官过之，狼又衔履奔前置于道。官命收履，狼乃去。官归，阴遣人访履主。或传某村有丛薪者，被二狼迫逐，衔共履而去。拘来认之，果其履也。遂疑杀宁者必薪，鞠之果然。盖薪杀宁[9]，取其巨金，衣底藏饰，未遽收括，被狼衔去也。

昔一稳婆出归[10]，遇一狼阻道，牵衣若欲召之。乃从去，见雌狼方娩不下。姬为用力按捺，产下放归。明日，狼衔鹿肉置其家以报之。可知此事从来多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疡(yáng 阳)医：治疗创伤肿毒的外科医生。《周礼·天官·疡医》：“疡医掌肿疡、溃疡、金疡、折疡之祝药副杀之齐。”

[2]金饰：金银饰物。数事：数件。

[3]银商：制造或贩卖金银饰物的商人。

[4]宁氏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宁”。

[5]械：刑具。这里作动词用。

[6]围旋：围绕旋转。

[7]狼竟前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狼”字。

[8]敝履：破鞋。

[9]盖薪杀宁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本无“宁”字。

[10]稳婆：接生婆。

雹神

唐太史济武[1]，适日照会安氏葬[2]。道经雹神李左车祠[3]，入游眺。祠前有池，池水清澈，有朱鱼数尾游泳其中[4]。内一斜尾鱼，唼呷水面[5]，见人不惊。太史拾小石将戏击之。道士急止勿击。问其故，言：“池鳞皆龙族，触之必致风雹。”太史笑其附会之诬[6]，竟掷之。既而升车东行，则有黑云如盖[7]，随之以行。簌簌雹落，大如绵子[8]。又行里余，始霁。太史弟凉武在后[9]，追及与语，则竟不知有雹也。问之前行者亦云。太史笑曰：“此岂广武君作怪耶！”犹未深异。安村外有关圣祠[10]，适有稗贩客[11]，释肩门外，忽弃双簏，趋祠中，拔架上大刀旋舞，曰：“我李左车也。明日将陪从淄川唐太史一助执紼[12]，敬先告主人。”数语而醒，不自知其所言，亦不识唐为何人。安氏闻之，大惧。村去祠四十余里，敬修格帛祭具[13]，诣祠哀祷，但求怜悯，不敢枉驾。太史怪其敬信之深，问诸主人。主人曰：“雹神灵迹最著，常托生人以为言，应验无虚语。若不虔祝以尼其行[14]，则明日风雹立至矣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广武君在当年，亦老谋壮事者流也。即司雹于东，或亦其不磨之气，受职于天。然业已神矣，何必翹然自异哉[15]！唐太史道义文章，天人之钦瞩已久[16]，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于君子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唐太史济武，唐梦赉，字济武，别字豹岩。淄川县人。顺治六年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、翰林院检讨。太史，官名。明清两代翰林院修撰国史，因称翰林为太史。

[2]日照：今山东省日照县。会安氏葬：为安氏送葬。会，会吊。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：“其今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，复会吊。”

[3]李左车：秦末谋士，初依附赵王武臣，封广武君，后归附韩信。韩信采用他的计谋先后攻克燕齐等地。相传其死后为雹神。

[4]朱鱼：红色鱼，指金鱼。

[5]唼呷(z xi 匝霞)：鱼类吞食吸饮的声音。

[6]诬：谎言。

[7]盖：车盖，形圆如伞的车篷。

[8]绵子：棉子。

[9]凉武：唐梦师，字凉武，监生。唐梦赉之弟。

[10]关圣祠：关帝庙。

[11]稗(bài 拜)贩客：小商贩。稗，小。

[12]执紼(fú 佛)：送葬。紼，牵引灵车的绳索，古时送葬的人牵引灵车以助行进，因称送葬为执紼。

[13]楮(ch 楚)帛：犹言楮钱，旧时祀神所用的纸钱。

[14]尼：阻止。

[15]翹然自异：自高而异于他神。翹，举也，指自裔自傲。

[16]无人：天上和人间。钦瞩：钦佩重视。

李八缸

太学李月生[1]，升字翁之次子也。翁最富，以缸贮金，里人称之“八缸”。翁寝疾[2]，呼子分金：兄八之，弟二之。月生觖望[3]。翁曰：“我非偏有爱憎，藏有窖镪[4]，必待无多人时，方以畏汝[5]，勿急也。”过数日，翁益弥留[6]。月生虑一旦不虞[7]，夙无人，就床头秘讯之。翁曰：“人生苦乐，皆有定数。汝方享妻贤之福，故不宜再助多金，以增汝过。”盖月生妻车氏，最贤，有桓、孟之德[8]，故云。月生固哀之。怒曰：“汝尚有二十余年坎未历[9]，即予千金，亦立尽耳。苟不至山穷水尽时，勿望给与也！”月生孝友敦笃[10]，亦即不敢复言。无何，翁大渐[11]，寻卒。幸兄贤，斋葬之谋，勿与校计。月生又天真烂漫，不较锱铢，且好客善饮，炊黍洽具[12]，日促妻三四作，不甚理家人生产。里中无赖窥其懦，辄鱼内之[13]。逾数年，家渐落。窘急时，赖兄小周给，不至大困。无何，兄以老病卒，益失所助，至绝粮食。春贷秋偿，田所出，登场辄尽。乃割亩为活，业益消减[14]。又数年，妻及长子相继殂谢[15]，无聊益甚。寻买贩羊者之妻徐，冀得其小阜；而徐性刚烈，日凌藉之，至下敢与亲朋通吊庆礼。忽一夜梦父曰：“今汝所道，可谓山穷水尽矣。尝许汝窖金，今其可矣。”问：“何在？”曰：“明日畀汝。”醒而异之，犹谓是贫中之积想也。次日，发上葺墉[16]，掘得巨金。始悟向言“无多人”，乃死亡将半也。

异史氏曰，“月生，余杵臼交[17]，为人朴诚无伪。余兄弟与交，哀乐辄相共。数年来，村隔十余里，老死竟不相闻。余偶过其居里，因亦不敢过问之。则月生之苦况，盖有不可明言者矣。忽闻暴得千金，不觉为之鼓舞。呜呼！翁临终之治命[18]，昔习闻之，而不意其言言皆讖也[19]。抑何其神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学：明清两代称国子监为太学。

[2]寝疾：卧病。

[3]觖(jué)望：即缺望，不满足所望。觖，缺，不满。

[4]窖镪(qi ng 强)：窖藏的白银。镪，钱贯，引申指银钱。

[5]畀(bì)币：给予。

[6]弥留：《书·顾命》：“病日臻，既弥留。”弥，久。本谓久病不愈，后用以称病重将死。

[7]不虞：意外，此指死亡。虞，意料。

[8]桓、孟之德：指为妇的美德。桓，桓少君，东汉鲍宣妻。桓少君嫁时装奁甚多，鲍宣不悦。桓少君乃将装奁尽还父家，改穿短衣，与鲍宣共挽鹿车(用人推拉的小车)回乡里。“拜姑礼毕，提瓮出汲”。见《后汉书·鲍宣妻传》。孟，东汉梁鸿妻孟光，扶风平陵人，字德曜。夫妻耕织于霸陵山中。后随梁鸿至吴地。梁鸿贫因为人佣工，归家，孟光每为具食，举案齐眉，恭敬尽礼。见《后汉书·梁鸿传》。旧时以桓少君、孟光为自甘守贫的贤妻的典型。

[9]坎 (l n 览)：困顿。

[10]孝友：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。

[11]大渐：病危。渐，剧。

[12]炊黍治具：意为备办酒食。黍，谷物的总称。

[13]鱼肉：欺凌。

[14]业：产业。

[15]殂谢：死亡。

[16]葺（qì七）墉：修理墙垣。

[17]杵臼交：《东观汉记·吴祐传》：“公沙穆游太学，无资粮，乃变服客佣，为祐赁舂。祐与语，大惊。遂共订交于杵臼之间。”杵臼，舂米农具。后因以杵臼交指贫贱之交。

[18]治命：指先人临终前的清醒遗言。语见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。

[19]言言皆讖（chèn 衬）：谓其每句话皆有应验。讖，预言。

老龙船户[1]

朱公徽荫巡抚粤东时[2]，往来商旅，多告无头冤状。千里行人，死不见尸，数客同游，全无音信，积案累累，莫可究诘。初告，有司尚发牒行缉[3]；迫投状既多，竟置不问。公莅任，历稽旧案，状中称死者不下百余，其千里无主，更不知凡几。公骇异恻怛，筹思废寝。遍访僚属，迄少方略。于是浩诚熏沐，致檄城隍之神[4]。已而斋寝[5]，恍惚见一官僚，搢笏而入[6]。问：“何官？”答云：“城隍刘某。”“将何言？”曰：“鬓边垂雪，天际生云，水中漂木，壁上安门。”言已而退。既醒，隐谜不解。辗转终宵，忽悟曰：“垂雪者，老也；生云者，龙也；水上木为舡[7]；壁上门为户：岂非‘老龙舡户’耶！”盖省之东北，曰小岭，曰蓝关，源自老龙律以达南海[8]，每由此入粤。公遣武弁[9]，密授机谋，捉龙津驾舟者，次第擒获五十余名，皆不械而服。盖此等贼以舟渡为名，赚客登舟，或投蒙药[10]，或烧闷香[11]，致客沉迷不醒；而后剖腹纳石，以沉水底。冤惨极矣！自昭雪后，遐迩欢腾[12]，谣颂成集焉[13]。

异史氏曰：“剖腹沉石，惨冤已甚，而木雕之有司[14]，绝不少关痛痒，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[15]！公至则鬼神效灵，覆盆俱照[16]，何其异哉！然公非有四目两口，不过痼疾之念[17]，积于中者至耳。彼巍巍然，出则刀戟横路，入则兰麝熏心，尊优虽至，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[18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老龙船户：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正文标题均为“老龙船户”；惟铸本总目作《老龙舡户》。

[2]朱徽荫：朱宏祚，字徽荫，顺治五年举人，高唐（今山东省高唐县）人。初知盱眙县，迁兵部郎中，康熙二十六年，擢广东巡抚，曾裁减赋税，清理冤狱。康熙三十一年，迁闽浙总督。见光绪《山东通志》卷一七四。粤东：指令广东省。

[3]牒：公文。行缉：捕拿。

[4]檄（xí 习）：晓喻文书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：“为文檄告楚相。”

[5]斋寝：此指宿于斋戒的寝居。

[6]搢笏：指身穿公服。搢，插；笏，笏板。古代官僚穿公服时，插笏板于绅。

[7]舡（chuán 船，又读 xi ng 乡）：船。

[8]老龙津：当在今广东省龙川县老龙埠附近，当时为尤川江上游。参见《大清一统志》卷四百四十五。

[9]武弁（biàn 辨）：武官。

[10]蒙药；又叫蒙汗药，投酒中，饮之则昏迷沉睡。

[11]闷香：又叫迷魂香，点燃后，烟气入鼻，使昏沉麻醉。

[12]遐迩欢腾：此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遐迩欢谣”。

[13]谣颂：称颂功德的民歌民谣。

[14]木雕之有司，谓形如木雕泥塑的官员。

[15]特：只，只是。

[16]覆盆：覆置的盆。《抱朴子·辨问》，“日月有所不照，圣人有所

不知……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。”后以覆盆喻沉冤莫申。

[17]痾瘵（tǐngguān 恫关）之念，谓视民疾苦，如病痛庄身。《书·康诰》：“恫瘵乃身。”孔安国传：“恫，痛；瘵，病。治民务除恶政，当如痛病在汝身，欲去之。”

[18]“彼巍巍然”五句：谓高高在上的官员，耀武扬威，养尊处优，其对民众的危害，同老龙船户是一样的。

青城妇

费邑高梦说为成都守[1]，有一奇狱。先是，有西商客成都，娶青城山寡妇[2]。既而以故西归，年馀复返。夫妻一聚，而商暴卒。同商疑而告官，高亦疑妇有私，苦讯之。横加酷掠，卒无词。牒解上司[3]，并少实情，淹系狱底[4]，积有时日。后高署有患病者[5]，延一老医，适相言及。医闻之，遽曰：“妇尖嘴否？”问：“何说？”初不言，诘再三，始曰：“此处绕青城山有数村落，其中妇女多为蛇交[6]，则生女尖喙，阴中有物类蛇舌。至淫纵时，则舌发出，一入阴管，男子阳脱立死[7]。”高闻之骇，尚未深信。医曰：“此处有巫媪，能内药使妇意荡[8]，舌自出，是否可以验见。”高即如言，使媪治之，舌果出，疑始解。牒报郡。上官皆如法验之，乃释妇罪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高梦说：字兴岩，号易菴。费县（今山东省费县）人，顺治五年副贡，顺治十一年任河南修武县丞，康熙二年升四川成都府同知。见光绪《费县志》卷十一。

[2]青城山：在四川省灌县西南，当时属成都府。

[3]牒解上司：备具公文押送郡府。上司，上级，此指成都府衙。

[4]淹系狱底：久系于牢狱。淹，久留。

[5]高署：指高梦说的衙署。

[6]交：交合、交配。

[7]阳脱，精液耗尽，虚脱死亡。

[8]内（nà 纳）药：指纳药阴中。内，通“纳”，入。

鸱鸟

长山杨令[1]，性奇贪。康熙乙亥间，西塞用兵[2]，市民间骡马运粮。杨假此搜括，地方头畜一空。周村为商贾所集[3]，趁墟者车马辐辏[4]。杨率健丁悉篡夺之，不下数百余头。四方估客，无处控告。时诸令皆以公务在省。适益都今董、莱芜令范、新城令孙[5]，会集旅舍。有山西二商，迎门号诉。诉有健骡四头，俱被抢掠，道远失业，不能归，哀求诸公为缓颊也[6]。三公怜其情，许之。遂共诣杨。杨治具相款。酒既行，众言来意。杨不听。众言之益切。杨举酒促酌以乱之[7]，曰：“某有一令[8]，不能者罚。须一天上、一地下、一古人，左右问所执何物，口道何词，随问答之。”便倡云[9]：“天上有月轮，地下有昆仑，有一古人刘伯伦[10]。左问所执何物，答云：‘手执酒杯。’右问口道何词，答云：‘道是酒杯之外不须提。’”范公云：“天上有广寒宫[11]，地下有乾清宫[12]，有一古人姜太公[13]。手执钓鱼竿，道是‘愿者上钩’[14]。”孙云：“天上有天河，地下有黄河，有一古人是萧何[15]。手执一本大清律，他道是‘赃官赃吏’。”杨有惭色，沉吟久之，曰：“某又有之。天上有灵山[16]，地下有太山，有一古人是寒山[17]。手执一帚，道是‘各人自扫门前雪’。”众相视颯然。忽一少年傲岸而入，袍服华整，举手作礼。共挽坐，酌以大斗[18]。少年笑曰：“酒且勿饮。闻诸公雅令，愿献刍荛[19]。”众请之。少年曰：“天上有玉帝，地下有皇帝，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[20]。手执三尺剑，道是‘贪官剥皮’[21]。”众大笑。杨恚骂曰：“何处狂生敢尔！”命隶执之。少年跃登几上，化为鸱[22]，冲帘飞出，集庭树间，回顾室中，作笑声。主人击之，且飞且笑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“市马之役[23]，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[24]，而千百为群，作骡马贾者，长山外不数数见也[25]。圣明天子爱惜民力，取一物必偿其值，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！鸱所至，人最厌其笑，儿女共唾之，以为不祥。此一笑，则何异千凤鸣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长山：山东省旧县名，一九五六年并入邹平县。杨令：疑指杨杰。杨杰，奉天监生，康熙二十八年任长山令，康熙三十四年（乙亥年）去职。

[2]“康熙乙亥间”二句：《清》卷五：康熙乙亥三十四年，“冬十月，噶尔丹入寇，十一月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率兵讨之。”次年，“春二月，帝亲征噶尔丹。”“五月，大将军费扬古破噶尔丹于昭莫多。”西塞，西部边塞地区。

[3]周村；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。

[4]趁墟：俗称赶集。墟，乡村市集。

[5]益都：旧县名，今山东省青州市。莱芜：今山东省莱芜县。新城：今山东省桓台县。

[6]缓颊：代说人情。

[7]促酌（jiao 嚼）：劝饮。酌，干杯。

[8]令：酒令。

[9]倡，倡导、起头。

[10]刘伯伦：刘伶，字伯伦，晋代沛人。与阮籍、嵇康等友好，时称竹

林七贤。刘伶纵酒放达，有《酒德颂》，自称“惟酒是务，焉知其馀。”（见《晋书·刘伶传》）

[11]广寒宫：神话传说月中的仙宫。《洞冥记》：“冬至后，月养魄于广寒。”

[12]乾清宫，在北京故宫“内庭”最前面，建于明永乐十八年。清康熙前，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之处。

[13]姜太公：即太公望吕尚。姓姜名牙，又称姜子牙。曾佐武王伐纣，有功勋，封于齐。

[14]愿者上钩：传说姜太公钓于渭滨，直钩不设饵。明叶良表《分金记·强徒夺节》：“自古道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不愿，怎强得他？”

[15]萧何：汉初沛（今江苏省沛县）人。秦二世元年（前 209）佐刘邦起义建立汉王朝，为丞相，封酈侯。汉之律令典制，多其制定，故世称萧何定律。

[16]灵山：神话传说中山名，可做天梯。见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。

[17]寒山：唐代大历年间僧人，曾隐居唐兴县（今浙江省天台县）寒岩，为国清寺僧人。有诗名。

[18]大斗：大酒杯。

[19]献刍豢：进献刍豢之言。对己言的谦词。《诗·大雅·板》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豢。”刍豢，割草打柴的人。

[20]洪武朱皇帝：指明太祖朱元璋。其年号为“洪武”。

[21]贪官剥皮：贪官污吏应处死剥皮。明太祖严惩贪官，贪赃六十两以上，梟首示众，剥皮束草，悬于官府座旁，以儆效尤。见《草本子》。

[22]鸱（xi o 梟）：鸟名，俗称“猫头鹰”，认为是不祥之鸟。谚云：“不怕猫头鹰叫，就怕猫头鹰笑。”谓笑则主凶。

[23]市马之役：指上述康熙年间征购民间骡马的事件。

[24]大令：指县令。

[25]数数（shuòshuò 朔朔）；屡次、经常。

古瓶

淄邑北村井涸[1]，村人甲、乙缒入淘之。掘尺余，得髑髅[2]。误破之，口含黄金，喜纳腰囊。复掘，又得髑髅六七枚。悉破之，无金。其旁有磁瓶二、铜器一。器大可合抱[3]，重数十斤，侧有双环，不知何用，班驳陆离[4]。瓶亦古，非近款[5]。既出井，甲、乙皆死。移时乙苏，曰：“我乃汉人。遭新莽之乱[6]，全家投井中。适有少金，因内口中，实非含敛之物[7]、人人都有也。奈何遍碎头颅？情殊可恨！”众香楮共祝之[8]，许为殡葬，乙乃愈；甲则不能复生矣。颜镇孙生闻其异[9]，购铜器而去。袁孝廉宣四得一瓶[10]，可验阴晴：见有一点润处，初如粟米，渐阔渐满，未几雨至；润退，则云开天弄。其一入张秀才家，可志朔望[11]：朔则黑起如豆，与日俱长；望则一瓶遍满；既望[12]，又以次而退，至晦则复其初[13]。以埋土中久，瓶口有小石粘口上，刷剔不可下。敲去之，石落而口微缺，亦一憾事。浸花其中，落花结实，与在树者无异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涸（hé 貉）：水干。

[2]髑髅：死人头骨。

[3]合抱：两手合围。

[4]班驳（bó 伯）陆离：颜色错杂。

[5]款：款式、样式。

[6]新莽之乱，公元八年，王莽篡汉自立，改国号新，在位十八年。

[7]含敛之物：古代丧礼，放在死人口中的金玉之物。

[8]香楮：指焚香烧纸。

[9]颜镇：颜神镇，在今青州市西南。见《青州府志》卷四。

[10]袁孝廉宣四，袁藩，字宣四，淄川县人。康熙二年举人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。

[11]志，通“筮”，记。朔：阴历每月初一。望：阴历每月十五。

[12]既望：望日的后一天，即阴历每月十六。

[13]晦：阴历每月最后一天。

元少先生

韩元少先生为诸生时[1]，有吏突至，白主人欲延作师，而殊无名刺[2]。问其家闾[3]，含糊对之。束帛緘贄[4]，仪礼优渥。先生许之，约期而去。至日，果以舆来。迤迳而注[5]，道路皆所未经。忽睹殿阁，下车人，气象类藩邸[6]。既就馆，酒炙纷罗，劝客自进，并无主人。筵既撤，则公子出拜；年十五六，姿表秀异。展礼罢，趋就他舍，请业始至师所[7]。公子甚慧，闻义辄通。先生以不知家世，颇怀疑闷。馆有二僮给役[8]，私诘之，皆不对。问：“主人何在？”答以事忙。先生求导窥之，僮不可。屡求之，乃导至一处，闻拷楚声。自门隙目注之，见一王者坐殿上，阶下剑树刀山，皆冥中事。大骇，方将却步，内已知之，因罢政[9]，叱退诸鬼，疾呼僮。僮变色曰：“我为先生，祸及身矣！”战惕奔入。王者怒曰：“何敢引人私窥！”即以巨鞭重笞讫。乃召先生入，曰：“所以不见者，以幽明异路。今已知之，势难再聚。”因赠束金使行[10]，曰：“君天下第一人[11]，但坎 未尽耳[12]。”使青衣捉骑送之[13]。先生疑身已死。青衣曰：“何得便尔！先生食御一切[14]，置自俗间，非冥中物也。”既归，坎圯数年，中会、状，其言皆验[1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韩元少；韩莛，字元少，号慕庐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市）人。康熙癸丑（十三年）会试，殿试皆第一。授翰林修撰，累官至礼部尚书。以文章名世，有《有怀堂诗文稿》。

[2]殊：竟。

[3]家闾：家族门第。

[4]束帛緘贄：指聘师之礼。束帛，帛五匹为一束。緘，封。贄，聘礼。

[5]迤迳：也作“迤邐”，曲折行走。

[6]藩邸：藩王的府第。

[7]请业：向师长请教学业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上：“请业则起，请益则起。”

[8]给役：供使用。

[9]罢政：停办公事。

[10]束金：致送教师的酬金。

[11]天下第一人：指考中状元。明清考试制度殿试第一名称状元。

[12]坎壈（J n 览）：谓坎坷之经历。

[13]青衣：指衙门皂吏。

[14]食御：食用。

[15]中会、状：指考中会元、状元。会试第一名称会元，殿试一甲第一名称状元。

薛慰娘

丰玉桂，聊城儒生也[1]。贫无生业。万历间，岁大侵[2]，子然南遁。及归，至沂而病[3]。力疾行数里[4]，至城南丛葬处，益惫，因傍冢卧。忽如梦，至一村，有叟自门中出，邀生入。屋两楹，亦殊草草[5]。室内一女子，年十六七，仪容慧雅。叟使瀹柏枝汤[6]，以陶器供客。因诘生里居、年齿，既已，乃曰：“洪都姓李，平阳族[7]。流寓此间，今三十二年矣。君志此门户，余家子孙如见探访，即烦指示之。老夫不敢忘义。义女慰娘，颇不丑，可配君子。三豚儿到日[8]，即遣主盟[9]。”生喜，拜曰：“犬马齿二十有二[10]，尚少良配。惠意眷好，固佳；但何处得翁之家人而告诉也？”叟曰：“君但住北村中，相待月余，自有来者，止求不惮烦耳。”生恐其言不信，要之曰[11]：“实告翁：仆故家徒四壁，恐后日不如所望，中道之弃，人所难堪。即无姻好，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诺[12]，即何妨质言之也[13]？”叟笑曰：“君欲老夫旦旦耶[14]？我稔知君贫。此订非专为君，慰娘孤而无倚，相托已久，不忍听其流落，故以奉君子耳。何见疑！”即捉臂送生出[15]，拱手合扉而去。生觉[16]，则身卧冢边，日已将午。渐起，次且入村[17]。村人见之皆惊，谓其已死道旁经日矣。顿悟叟即冢中人也，隐而不言，但求寄寓。村人恐共复死，莫敢留。村有秀才与同姓，闻之，趋诘家世，盖生缙服叔也[18]。喜导至家，饵治之[19]，数日寻愈。因述所遇，叔亦惊异，遂坐待以覘其变。居无何，果有宦人至村，访父墓址，自言平阳进士李叔向。先是，其父李洪都，与同乡某甲行贾，死于沂，某因瘞诸丛葬处。既归，某亦死。是时翁三子皆幼。长伯仁，举进士，令淮南[20]。数遣人寻父墓，迄无知者。次仲道，举孝廉。叔向最少，亦登第[21]。于是亲求父骨，至沂遍访。是日至，村人皆莫识。生乃引至墓所，指示之。叔向未敢信，生为具陈所遇。叔向奇之。审视两坟相接，或言三年前有宦者，葬少妾于此。叔向恐误发他家，生遂以所卧处示之。叔向命舁材其侧，始发冢。冢开，则见女尸，服妆黯败，而粉黛如生[22]。叔向知其误，骇极，莫知所为。而女已顿起，四顾曰：“三哥来耶？”叔向惊，就问之，则慰娘也。乃解衣蔽覆，舁归逆旅。急发傍冢，冀父复活。既发，则肤革犹存，抚之僵燥，悲哀不已。装敛人材，清酪七日[23]；女亦综纒若女[24]。忽告叔向曰：“曩阿翁有黄金二锭[25]，曾分一为妾作奁。妾以孤弱无藏所，仅以丝线紮腰，而未将去，兄得之否？”叔向不知，乃使生反求诸坟，果得之，一如女言。叔向仍以线志者分赠慰娘。暇乃审其家世。

先是，女父薛寅侯无子，止生慰娘，甚钟爱之。一日，女自金陵舅氏归，将媪问渡。操舟者乃金陵媒也。适有宦者，任满赴都，遣觅美妾，凡历数家，无当意者，将为扁舟诣广陵[26]。忽遇女，隐生诡谋，急招附渡。媪素识之，遂与共济[27]。中途，投毒食中，女姬皆迷。推姬堕江；载女而返，以重金卖诸宦者。入门，嫡始知，怒甚。女又惘然，莫知为礼，遂搥楚而囚禁之。北渡三日，女方醒。婢言始末，女大泣。一夜，宿于沂，自经死，乃瘞诸乱冢中。女在墓，为群鬼所凌，李翁时呵护之[28]，女乃父事翁。翁曰：“汝命合不死，当为择一快婿[29]。”前生既见而出，反谓女曰：“此生品谊可托[30]。待汝三兄至，为汝主婚。”一日曰：“汝可归候，汝三兄将来矣。”盖即发墓之日也。女子丧次[31]，为叔向缅述之。叔向叹息良久，乃以慰娘为妹，俾从李姓。略买衣妆，遣归生，且曰：“资斧无多，不能为妹子办妆。

意将借归，以慰母心，何如？”女亦欣然。于是夫妻从叔向，攀柩并发[32]。及归，母诘得其故，爱逾所生，馆诸别院[33]。丧次，女哀悼过于儿孙。母益怜之，不令东归，嘱诸子为之买宅。适有冯氏卖宅，直六百金。仓猝未能取盈，暂收契券，约日交兑。及期，冯早至；适女亦从别院入省母，突见之，绝似当年操舟人。冯见亦惊。女趋过之。两兄亦以母小恙，俱集母所。女问：“厅前涯蹠者为谁[34]？”仲道曰“此必前日卖宅者也。”即起欲出。女止之，告以所疑，使诘难之。仲道诺而出，则冯已去，而巷南塾师薛先生在焉。因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昨夕冯某浼早登堂[35]，一署券保[36]。适途遇之，云偶有所忘，暂归便返，使仆坐以持之。”少间，生及叔向皆至，遂相攀谈。慰娘以冯故，潜来屏后窥客，细视之，则其父也。突出，持抱大哭。翁惊涕曰：“吾儿何来！”众始知薛即寅侯也。仲道虽与街头常遇，初未悉其名字。至是共喜，为述前因，设酒相庆。因留信宿，自道行踪。盖失女后，妻以悲死，鰥居无依，故游学至此也[37]。生约买宅后，迎与同居。翁次日往探，冯则举家遁去，乃知杀媪卖女者，即其人也。冯初至平阳，贸易成家；比年赌博，日就消乏，故货居宅，卖女之资，亦濒尽矣。慰娘得所，亦不甚仇之，但择日徙居，更不追其所住。李母馈遗不绝，一切日用皆供给之。生遂家于平阳，但归试甚苦[38]。幸于是科得举孝廉。慰娘富贵，每念媪为已死，思报其子。媪夫姓殷，一子名富，好博，贫无立锥。一日，博局争注[39]，殴杀人命，亡归平阳，远投慰娘。生遂留之门下。研诘所杀姓名，盖即操舟冯某也。骇叹久之，因为道破，乃知冯即杀母仇人也。益喜，遂役生家。薛寅侯就养于媪，媪为买妇，生子女各一焉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聊城：今山东省聊城市。

[2]岁大稔（jìn 浸）：农业受灾；犹言大荒年。岁，一年的收成。稔，天灾。

[3]沂：沂州。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。

[4]力疾：勉支病体。

[5]草草：简陋。

[6]淪（yu 约）：泡、煮。

[7]平阳族：平阳氏族。平阳，地名平阳者很多。后文有“母益怜之，不令东归”之语，则文中平阳当在聊城之西；疑指山西省平阳府，故治在今山西省临汾。

[8]豚儿：谦称自己的儿子。

[9]主盟：指主婚。

[10]犬马齿：白称年龄的谦词。齿，年龄。

[11]要（y o 腰）：要盟。谓逼其守信。

[12]季路之诺：此指丰生允婚的诺言。季路，即子路，孔子的弟子，鲁国人。为人诚信，一言人皆信之。见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。

[13]质言：实言。

[14]旦旦：意为盟誓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：“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。”

[15]捉臂：挽臂。

[16]觉：醒来。

[17]次且(z j 兹居)：同“越趄”，且前且却，犹豫不进。

[18]缙(s 思)服叔：犹言远房叔。缙服，丧服名，为五服(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缙麻)中最轻的一种。服缙麻三月，用于疏远的亲属。缙，布。

[19]饵：服用药饵。

[20]令淮南：为淮南县令。淮南，今安徽省寿县。

[21]登第：指考中进士。

[22]粉黛：此指面色。

[23]清醮(jiào 叫)：旧时超度亡灵，请僧人道士诵经礼神的一种仪式。因举行这种仪式要清心素食，所以称为清醮。

[24]缯经(cu dié 催迭)：丧服名。用于父母丧。

[25]阿翁：犹阿父，指李翁。

[26]扁(piān 片)舟：小舟、轻舟。广陵：郡名，今扬州市。

[27]共济：同舟共渡。

[28]呵(he 何)护：呵禁护持。

[29]快婿：称心如意的女婿。

[30]品谊：指品德。

[31]丧次：居丧期间。

[32]辇枢：以车运送灵柩。

[33]馆：安排住房。

[34]踟(di 葦迭)蹰：此为小步于庭，徘徊等待的样子。

[35]浼(meī 每)：拜托、请求。登堂：指赴李家。

[36]一署券保：谓署名于券，作为中保。

[37]游学：旧时指赴外地设馆授徒。

[38]归试：指回原籍聊城参加科举考试。明清科举制度，岁、科试及乡试，必须回原籍参加。

[39]博局争注：赌博时为赌注而争斗。注，赌注，赌博时用以赌输赢的财物。

田子成

江宁田子成[1]，过洞庭，舟覆而没。子良，明季进士[2]，时在抱中。妻杜氏，闻讣，仰药而死。良受庶祖母抚养成立，筮仕湖北[3]。年余，奉宪命营务湖南[4]。至洞庭，痛哭而返。自告才力不及，降县丞[5]，隶汉阳[6]，辞不就。院司强督促之[7]，3乃就。辄放荡江湖间，不以官职自守。

一夕，艤舟江岸[8]，闻洞箫声，抑扬可听。乘月步去，约半里许，见旷野中茅屋数椽，荧荧灯火；近窗窥之，有三人对酌其中。上座一秀才，年三十许；下座一叟；侧座吹箫者，年最少。吹竟，叟击节赞佳。秀才面壁吟思[9]，若罔闻。叟曰：“卢十兄必有佳作，请长吟，俾得共赏之。”秀才乃吟曰：“满江风月冷凄凄，瘦草零花化作泥。千里云山飞不到，梦魂夜夜竹桥西。”吟声枪恻。叟笑曰：“卢十兄故态作矣！”因酌以巨觥，曰：“老夫不能属和[10]，请歌以侑酒[11]。”乃歌“兰陵美酒”之什[12]。歌已，一座解颐。少年起曰：“我视月斜何度矣。”突出见客，拍手曰：“窗外有人，我等狂态尽露也！”遂挽客人，共一举手。叟使与少年相对坐。试共杯皆冷酒，辞不饮。少年起，以苇炬燎壶而进之[13]。良亦命从者出钱行沽，叟固止之。因讯邦族，良具道生平。叟致敬曰：“吾乡父母也[14]。少君姓江，此间土著[15]。”指少年曰：“此江西社野侯。”又指秀才：“此卢十兄，与公同乡。”卢自见良，殊偃蹇不甚为礼[16]。良因问：“家居何里？如此清才[17]，殊早不闻[18]。”答曰：“流寓已久，亲族恒不相识，可叹人也！”言之哀楚。叟摇手乱之曰：“好客相逢，不理觴政[19]，聒絮如此，厌人听闻！”遂把杯自饮，曰：“一今请共行之，不能者罚[20]。每掷三色[21]，以相逢为率[22]，须一古典相合[23]。”乃掷得么二三[24]，唱曰：“三加么二点相同[25]，鸡黍三年约范公[26]：朋友喜相逢。”次少年，掷得双二单四[27]，曰：“不读书人，但见俚典，勿以为笑。四加双二点相同，四人聚义古城中[28]：兄弟喜相逢。”卢得双么单二[29]，曰：“二加双么点相同，吕向两手抱老翁[30]：父子喜相逢。”良掷，复与卢同，曰：“二加双么点相同，茅容二簋款林宗[31]：主客喜相逢。”令毕，良兴辞。卢始起，曰：“故乡之谊，未遑倾吐，何别之遽？将有所问，愿少留也。”良复坐，问：“何言？”曰：“仆有老友某，没于洞庭，与君同族否？”良曰：“是先君也[32]，何以相识？”曰：“少时相善。没日，惟仆见之，因收其骨，葬江边耳。”良出涕下拜，求指墓所。卢曰：“明日来此，当指示之。要亦易辨，去此数武，但见坟上有丛芦十茎老是也。”良洒涕，与众拱别。

至舟，终夜不寝，念卢情词似皆有因。昧爽而住[33]，则舍宇全无，益骇。因遵所指处寻墓，果得之。丛芦其上，数之，适符其数。恍然悟卢十兄之称，皆其寓言；所遇，乃其父之鬼也。细问土人，则二十年前，有高翁富而好善，溺水者皆拯其尸而埋之，故有数坟在焉。遂发冢负骨，弃官而返。归告祖母，质其状貌皆确。江西杜野侯，乃其表兄，年十九，溺于江；后其父流寓江西。又悟杜夫人歿后，葬竹桥之西，故恃中忆之也。但不知舆何人耳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江宁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南京市。

[2]明季：明朝末年。

[3]筮（shì 室）仕：古人将出仕，先卜吉凶，故称作官为“筮仕”。筮，以蓍草占卜。

[4]奉宪命：犹言奉上官命令。宪，上官。

[5]县丞：县今的副职。

[6]隶汉阳：隶属汉阳府。府治在今之武汉市汉阳。

[7]院司：院，指巡抚衙门；司，指布政使司，主管全省财赋和官员的调遣任免。

[8]艤（j 乙）舟：停舟。

[9]吟思：吟句苦思，谓构思作诗。

[10]属和（hè 贺）：作诗相和。

[11]侑（yòu 右）酒：劝酒。

[12]“兰陵美酒”之什：指李白《客中作》诗：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；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。”

[13]苇炬：芦苇束成之火把。

[14]父母：父母官。旧时对地方官的称呼，多指县令。

[15]上著：当地人。

[16]偃蹇：自高傲慢。

[17]清才：优异的才能。

[18]殊：竟。

[19]觴（shāng 伤）政：指属客饮酒之事。

[20]不能者：指不符酒令要求者。

[21]每掷三色：一次掷三颗色子。色，即“骰子”。

[22]以相逢为率（l 律）：指所掷三色点数，其一之数与另二和数相同，即所谓相逢。率，标准。

[23]须一古典相合：谓所掷点数相逢，应与一故事相合。

[24]幺（yāo 夭）：一，色子点数为一。

[25]三加么二点相同：一、二相加为三，与三点相同。

[26]鸡黍三年约范公：意为朋友约期相会。《后汉书·范式传》：范式字巨卿，山阳金乡人，与汝南张劭为友，两人同时归里，约定二年后的某日范式到张劭家去看望。至期张劭于家中准备鸡黍，范式果至。鸡黍，杀鸡为肴，煮黍为饭：指招待客人的饭菜。

[27]双二单四：两个二点，一个四点。

[28]聚义古城：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八回刘、关、张三兄弟古城相会的故事。古城，在今河南省确山县。

[29]双么单二：两个一点，一个二点。

[30]吕向两手抱老翁：此指父子相逢。《陕西通志》记载：吕向，唐泾州人，字子回。少托于外祖母家，父客游远方，存亡未卜，累年询访。后吕向官至翰林，一日自朝中回，道见一老人，惻然心动，询之乃其父也。向悲喜交集，抱父号恸。

[31]茅容二簋（gu 鬼）款林宗：此指主客相逢。《后汉书·茅容传》：茅容字季伟，东汉陈留人。耕于野，与等辈避雨树下，众皆夷踞相对，容独危坐愈恭。郭林宗见而奇之，遂与共言，寄宿其家。次日，茅容杀鸡为馔，

林宗谓为己设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己以草蔬与客共饭。林宗深受感动，盛赞茅容贤孝。簋，古代食器。

[32]先君：称已死的父亲。

[33]昧爽：黎明。

王桂庵

王樗[1]，字桂庵，大名世家子。适南游，泊舟江岸。临舟有榜人女[2]，绣履其中，风姿韶绝。王窥既久，女若不觉。王朗吟“洛阳女儿对门居[3]”，故使女闻。女似解其为己者，略举首一斜瞬之[4]，俯首绣如故。王神志益驰，以金一锭投之，堕女襟上。女舍弃之，金落岸边。王拾归，益怪之，又以金钗掷之[5]，堕足下；女操业不顾。无何，榜人自他归。王恐其见钗研诘，心急甚；女从容以双钩覆蔽之[6]。榜人解缆，径去。王心情丧惘，痴坐凝思。时王方丧偶，悔不即媒定之，乃询舟人，皆不识其何姓。返舟急追之，杳不知共所往。不得已，返舟而南。务毕[7]，北旋，又沿江细访，并无音耗。抵家，寝食皆萦念之。

逾年，复南，买舟江际，若家焉。日日细数行舟，往来者帆揖皆熟，而曩舟殊沓[8]。居半年，资罄而归。行思坐想，不能少置。一夜，梦至江村，过数门，见一家柴扉南向，门内疏竹为篱，意是亭园，径入。有夜合一株[9]，红丝满树。隐念：诗中“门前一树马缨花[10]”，此其是矣，过数武，苇笆光洁。又入之，见北舍三楹，双扉阖焉。南有小舍，红蕉蔽窗[11]。探身一窥，则桅架当门[12]，罽画裙其上，知为女子闺闼，愕然却退；而内亦觉之，有奔出瞰客者，粉黛微呈，则舟中人也。喜出望外，曰：“亦有相逢之期乎！”方将押就，女父适归，倏然惊觉，始知是梦。景物历历，如在目前。秘之，恐与人言，破此佳梦。

又年余，再适镇江[13]。郡南有徐太仆[14]，与有世谊，招饮。信马而去，误入小村，道途景象，仿佛平生所历。一门内，马缨一树，梦境宛然。骇极，投鞭而入。种种物色，与梦无别。再入，则房舍一如其数。梦既验，不复疑虑，直趋南舍，舟中人果在其中。遥见王，惊起，以扉自障，叱问：“何处男子？”王逡巡间，犹疑是梦。女见步趋甚近，闳然扃户。王曰：“卿不忆掷钗者耶？”备述相思之苦，且言梦征[15]。女隔窗审其家世，王具道之。女曰：“既属宦裔，中馈必有佳人，焉用妾？”王曰：“非以卿故，婚娶固已久矣。”女曰：“果如所云，足知君心。妾此情难告父母，然亦方命而绝数家[16]。金钗犹在，料锤情者必有耗闻耳[17]。父母偶适外戚，行且至。君姑退，倩冰委禽，计无不遂；若望以非礼成耦。则用心左矣[18]。”王仓卒欲出。女遥呼王郎曰：“妾芸娘，姓孟氏。父字江籬。”王记而出。罢筵早返[19]，谒江籬。江迎入，设坐篱下。王自道家阀[20]，即致来意，兼纳百金为聘。翁曰，“息女已字矣。”王曰：“讯之甚确，固待聘耳，何见绝之深？”翁曰，“适间所说，不敢为诳。”王神情俱失，拱别而返。当夜辗转，无人可媒。向欲以情告太仆，恐娶榜人女为先生笑[21]；今情急，无可为媒，质明，诣太仆，实告之。太仆曰：“此翁与有瓜葛，是祖母嫡孙，何不早言？”王始吐隐情。太仆疑曰：“江籬固贫，素不以操舟为业，得毋误乎？”乃遣子大郎诣孟，孟曰：“仆虽空匮[22]，非卖婚者。曩公子以金自媒，谅仆必为利动，故不敢附为婚姻。既承先生命，必无错谬。但顽女颇恃娇爱，好门户辄便拗却[23]，不得不与商榷，免他日怨婚也。”遂起，少入而返，拱手一如尊命[24]，约期乃别。大郎复命，王乃盛备禽妆，纳采于孟，假馆太仆之家，亲迎成礼。

居三日，辞岳北归。夜宿舟中，问芸娘曰：“向于此处遇卿，固疑不类舟人子。当日泛舟何之？”答云：“妾叔家江北，偶借扁舟一省视耳。妾家

仅可自给，然搅来物颇不贵视之[25]。笑君双瞳如豆[26]，屡以金货动人。初闻吟声，知为风雅上，又疑为儇薄子作荡妇挑之也[27]。使父见金钏，君死无地矣。妾怜才心切否？”王笑曰：“卿固黠甚，然亦堕吾术矣！”女问，“何事？”王止而不言。又固诘之，乃曰：“家门日近，此亦不能终秘。实告卿：我家中固有妻在，吴尚书女也。”芸娘不信，王故壮其词以实之[28]。芸娘色变，默移时，遽起，奔出；王履追之[29]，则已投江中矣。王大呼，诸船惊闹，夜色昏濛，惟有满江星点而已。王悼痛终夜，沿江而下，以重价觅其骸骨，亦无见者。邑邑而归[30]，忧痛交集。又恐翁来视女，无词可对。有姊丈官河南，遂命驾造之。

年余始归。途中遇雨，休装民舍，见房廊清洁，有老姬弄儿厦间。儿见王人，即扑求抱，王怪之。又视儿秀婉可爱，揽置膝头。姬唤之，不去。少顷，雨霁，王举儿付姬，下堂趣装。儿啼曰：“阿爹去矣[31]！”姬耻之，呵之不止，强抱而去。王坐待治任，忽有丽者自屏后抱儿出，则芸娘也。方诧异间，芸娘骂曰：“负心郎！遗这一块肉，焉置之？”王乃知为己子。酸来刺心，不暇问其往迹[32]，先以前言之戏，矢日自白[33]。芸娘始反怒为悲，相向涕零。先是，第主莫翁[34]，六旬无子，携媪往朝南海[35]。归途泊江际，芸娘随波下，适触翁舟。翁命从人拯出之，疗控终夜[36]，始渐苏。翁媪视之，是好女子，甚喜，以为己女，携归。居数月，欲为择婿，女不可。逾十月，生一子，名曰寄生。王避雨其家，寄生方周岁也。王于是解装，入拜翁媪，遂为岳婿。居数日，始举蒙归。至，则孟翁坐待，已两月矣。翁初至，见仆辈情词恍惚[37]，心颇疑怪；既见，始共欢慰。历述所遭，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[38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王樨：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王樨”。

[2]榜（bàng 棒）人：船家，船夫。

[3]朗吟：高声吟咏。洛阳女儿对门居：唐代诗人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：“洛阳女儿对门居，才可容颜十五馀。谁怜越女颜如玉，贫贱江头自浣纱。”王桂庵借此诗意风示舟女。

[4]斜瞬：斜视一眼。

[5]钏（Chuàn 串）：手镯。

[6]双钩：双脚。钩，谓女足纤弯。

[7]务毕：事务办完。

[8]艤舟：指从前所见女家之船。

[9]夜合：夜合花，别名马缨花。

[10]门前一树马缨花，吕湛恩注：“《水仙神》诗：‘钱塘江上是奴家，郎若闲时来吃茶。黄土筑墙茅盖屋，门前一树马缨花。’冯镇峦谓是虞集诗，但不见于《道园学古录》及《道园类稿》。”

[11]红蕉：开红花的美人蕉。

[12]橪（yì 仪）架：衣架。

[13]镇江：明清时府名，府治在今江苏省镇江市。

[14]太仆：太仆寺卿，掌管皇帝舆马和马政的官员。

[15]梦怔：梦兆。

- [16]方命：违命，抗命。谓违命抗婚。
- [17]耗闻：消息。
- [18]左：差错。
- [19]罢筵：指到徐家赴宴完毕。
- [20]家阀：家世门第。
- [21]先生：对年长有道者的尊称。
- [22]空廪：空乏；贫穷。
- [23]拗（ào 傲）却：执拗拒绝。
- [24]一如尊命：一切按您的分付办事；表示应许婚约。
- [25]傥来物：意外偶得之财物。《庄子·缮性》：“物之傥来，寄也。”
- 疏：“傥者，意外忽来者耳。”
- [26]双瞳如豆：喻目光短浅，小觑他人。
- [27]儇薄子：轻薄少年。作荡妇挑之：把我当作不庆重的妇女来挑引。
- [28]壮其词：夸大其词。实：证实。
- [29]（x 洗）履：鞞拉着鞋。谓急遽，来不及穿好鞋。
- [30]邑邑：同“悒悒”，忧闷不乐。
- [31]阿爹：犹言“爸爸”。
- [32]往迹：往日的经历，指芸娘投水后的遭遇。
- [33]矢日：指着天日发誓。
- [34]第主：宅主。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地主”。
- [35]南海：指浙江省定海县的普陀山。迷信传说，这里是观音菩萨修道的地方，因而信佛的人多到普陀山朝礼。
- [36]疗控：指对溺水者的急救措施。控，覆身曲体，使之吐水。
- [37]情词恍惚：神情异常，言词含糊。
- [38]枝梧：敷衍搪塞。

寄生附

寄生，字王孙，郡中名士。父母以其襁褓认父，谓有夙惠[1]，锤爱之。长益秀美，八九岁能文，十四入郡痒。每自择偶。父桂庵有妹二娘，适郑秀才子侨，生女闺秀，慧艳绝伦。王孙见之，心切爱慕。积久，寝食俱废。父母大忧，苦研诘之，遂以实告。父遣冰于郑[2]；郑性方谨[3]，以中表为嫌，却之。王孙益病[4]，母计无所出，阴婉致二娘，但求闺秀一临存之[5]。郑闻，益怒，出恶声焉。父母既绝望，听之而已。

郡有大姓张氏，五女皆美；幼者名五可，尤冠诸姊，择婿未字。一日，上墓，途遇王孙，自舆中窥见，归以白母。母探知其意[6]，见媒媪于氏，微示之。媪遂诣王所。时王孙方病，讯知笑曰：“此病老身能医之。”芸娘问故。媪述张氏意，极道五可之美。芸娘喜，使媪拄候王孙。媪入，抚王孙而告之。王孙摇首曰：“医不对症，奈何！”媪笑曰：“但问医良否耳：其良也，召和而缓至[7]，可矣：执其人以求之，守死而待之，不亦痴乎？”王孙欷歔曰：“但天下之医，无愈和者[8]。”媪曰：“何见之不广也？”遂以五可之容颜发肤，神情态度，口写而手状之。王孙又摇首曰：“媪体矣！此余愿所不及也。”反身向壁，不复听矣。媪见其志不移，遂去。一日，王孙沉痾中，忽一婢入曰：“所思之人至矣！”喜极，跃然而起。急出舍，则两人已在庭中。细认之，却非闺秀，着松花色细褶绣裙，双钩微露，神仙不啻也。拜问姓名，答曰：“妾，五可也。君深于情者，而独锤闺秀，使人不平。”王孙谢曰：“生平未见颜色，故目中止一闺秀。今知罪矣！”遂与要誓[9]。方握手殷殷，适母来抚摩，遽然而觉[10]，则一梦也。回思声容笑貌，宛在目中。阴念：五可果如所梦，何必求所难道。因而以梦舍母。母喜其念少夺，急欲媒之。王孙恐梦见不的[11]，托邻姬秦识张氏者，伪以他故诣之，嘱其潜相五可[12]。姬至其家，五可方病，靠枕支颐，婀娜之态，倾绝一世。近问：“何恙？”女默然弄带，不作一语。母代答曰：“非病也。连日与爹娘负气耳[13]！”姬问故。曰：“诸家问名[14]，皆不愿，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。是为母者劝之急，遂作意不食数日矣。”姬笑曰：“娘子若配王郎，真是玉人成双也。渠若见五娘，恐又憔悴死矣！我归，即令倩冰，如何？”五可止之曰：“姥勿尔！恐其不谐，益增笑耳！”姬锐然以必成自任，五可方微笑。姬归，复命，一如媒媪言。王孙详问衣履，亦与梦合，大悦。意虽稍舒，然终不以人言为信。过数日，渐廖，秘招于媪来，谋以亲见五可。媪难之，姑应而去。久之，不至。方欲觅问，媪忽忻然来曰：“机幸可图[15]。五娘向有小恙，因令婢辈将扶[16]，移过对院。公子往伏伺之，五娘行缓涩[17]，委曲可以尽睹矣。”王孙喜，明日，命驾早往，媪先在焉。即令絜马村树，引入临路舍，设座掩扉而去。少间，五可果扶婢出。王孙自门隙目注之[18]。女从门外过，媪故指挥云树以迟纤步，王孙窥觐尽悉，意颤不能自持[19]。未几，媪至，曰：“可以代闺秀否？”王孙申谢而返，始告父母，遣媒要盟。以约往，则五可已别字矣。王孙失意，悔闷欲死，即刻复病。父母忧甚，责其自误。王孙无词，惟日饮米汁一合[20]。积数日，鸡骨支床[21]，较前尤甚。媪忽至，惊曰：“何惫之甚？”王孙涕下，以情告。媪笑曰：“痴公子！前日人趁汝来[22]，而故却之；今日汝求人，而能必遂耶？虽然，尚可为力。早与老身谋，即许京都皇子，能夺还也。”王孙大悦，求策。媪命函启佖约次日候于张所[23]。桂庵恐以唐突见拒。媪曰：“前与张公业有成

言，延数日而遽悔之：且彼字他家，尚无函信，谚云：‘先炊者先餐。’何疑也！”桂庵从之。次日，二仆往，并无异词，厚犒而归[24]。王孙病顿起，由此闺秀之想遂绝。

初，郑子侨却聘[25]，闺秀颇不悻；及闻张氏婚成，心愈抑郁，遂病，日就支离。父母诘之，不肯言。婢窥其意，隐以告母。郑闻之，怒不医，以听其死。二娘慰曰：“吾侄亦殊不恶，何守头巾戒[26]，杀吾娇女！”郑恚曰：“若所生女，不如早亡，免貽笑柄！”以此夫妻反目。二娘与女言，将使仍归王孙，若为媵[27]。女俯首不言，意若甚愿。二娘商郑，郑更怒，一付二娘[28]，置女度外，不复预闻。二娘爱女切，欲实其言[29]。女乃喜，病渐痊。窃探玉孙，亲迎有日矣[30]。及期，以侄完婚，伪欲归宁，昧旦，使人求仆舆于兄。兄最友爱，又以居村邻近，遂以所备亲迎车马，先迎二娘。既至，则妆女人车[31]，使两仆两媪护送之。到门，以毡贴地而入[32]。时鼓乐已集，从仆叱令吹擂，一时人声沸聒。王孙奔视，则女子以红帕蒙首[33]，骇极，欲奔；郑仆夹扶，便令交拜。王孙不知何由，即便拜讫。二媪扶女，径坐青庐[34]，始知其闺秀也。举家皇乱，莫知所为。时渐濒暮，王孙不复敢行亲迎之礼。桂庵遣仆以情告张；张怒，遂欲断绝。五可不肯，曰：“彼虽先至，未受雁采[35]；不如仍使亲迎。”父纳其言，以对来使。使归，桂庵终不敢从。相对筹思，喜怒俱无所施。张持之既久，知其不行，遂亦以舆马送五可至，因另设青帐于别室。王孙周旋两间，谍蹑无以自处，母乃调停于中，使序行以齿，二女皆诺。及五可闻闺秀差长，称“姊”有难色。母甚虑之。比三朝公会[36]，五可见闺秀风致宜人，不觉右之[37]，自是始定。然父母恐共积久不相能[38]，而二女却无间言[39]，衣履易着，相爱如妹妹焉。王孙始问五可却媒之故。笑曰：“无他，聊报君之却于媪耳。尚未见妾，意中止有闺秀；即见妾，亦略靳之[40]，以覘君之视妾，较闺秀何如也。使君为伊病，而不为妾病，则亦不必强求容矣。”王孙笑曰：“报亦惨矣！然非于媪，何得一覲芳容[41]。”五可曰：“是妾自欲见君，温何能为。过舍门时，岂不知眈眈者在内那[42]。梦中业相要，何尚未知信耶？”王孙惊问：“何知？”曰：“妾病中梦至君家，以为妄；后闻君亦梦，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。”王孙异之，遂述所梦，时日悉符。父子之良缘，皆以梦成[43]，亦奇情也。故并志之。异史氏曰：“父痴于情，子遂几为情死。所谓情种[44]，其王孙之谓欤，不有善梦之父，何生离魂之子哉[45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[注释]

[1]夙惠，天生慧根。

[2]冰：冰人、媒人。

[3]方谨：方正拘谨。

[4]益病：据二十四卷本，原作“逾病”。

[5]临存：亲临探问。

[6]探知：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沈知”。

[7]召和而经至：意谓同是名医，请谁都一样。和、缓，春秋时秦之名医。
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晋平公有疾，求医于秦，秦景公使医和视之。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：晋景公有疾，求医于秦，秦桓公使医缓为之。

[8]愈，胜过。

[9]要(y o 腰)誓：订盟。指订嫁娶之约。

[10]逢(qú 渠)然：惊喜的样子。

[11]不的：不准确。

[12]潜相(xi ng 乡)，暗地相看。

[13]负气：犹言赌气。

[14]问名：古代婚礼六礼之一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宾执雁，请问名。”这里是求婚的意思。

[15]机幸可图：幸好有机会可以设法。

[16]将扶：扶持。

[17]缓涩，缓慢。

[18]门隙(Xì 夕)，门缝。隙，同“隙”。

[19]。意颤：心跳，指心情激动。

[20]一会(g 鸽)：量名，十合为升，一合约为一小碗。

[21]鸡骨支床，形容瘠瘦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：“王戎、和峤同时遭大丧，俱以孝称，王鸡骨支床，和哭泣备礼。”

[22]趁：犹追随。

[23]怦(b ng 崩)约，遣人约定。怦，使者。

[24]犒(k o 靠)，犒劳，赏赐。

[25]却聘：拒婚。

[26]头巾戒，迂腐儒生所遵守的请规戒律。头巾，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冠中，后用为迂腐儒生的代称。

[27]若为媵(yìng 应)，如同作妾。若，如。媵，媵妾。

[28]一村二娘，完全交给二娘！意谓自己不管。一，全。

[29]实，实践。

[30]亲迎：婚礼六礼之一，即新婿亲到女家迎娶新娘。

[31]妆女：指盛妆其女闺秀。

[32]以毡贴地而入，以红毡铺地，引新妇而入。

[33]红帕蒙首：旧时婚礼，新妇以红帕蒙头，行交拜礼。

[34]青庐：古时婚俗，以青布幔为屋，于此交拜迎妇，称“青庐”。

[35]未受雁采：指未有正式订婚手续。雁采，古代婚礼六礼之一，又称纳采。

[36]三朝公会，指婚后第三天相互会见。

[37]右之：尊重她。古代以右为尊。

[38]不相能，不相容。

[39]间言，非议之言。

[40]靳，吝惜，意谓审慎迟疑。

[41]，见，拜识。

[42]眈眈者，指寄生，谓其篡目窥视。

[43]“父子之良缘”二句，谓王桂庵及其子寄生，都是在梦中结识所爱，终成婚配。

[44]情种，痴情种子：谓钟于男女情爱者。

[45]离魂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离情”。

周生

周生，淄邑之幕客[1]。令公出[2]，夫人徐，有朝碧霞元君之愿[3]，以道远故，将遣仆赍仪代往[4]。使周为祝文[5]。周作骄词[6]，历叙平生，颇涉狎谚[7]。中有云：“栽般阳满县之花[8]，偏怜断袖[9]；置夹谷弥山之草人惟爱馀桃[10]。”此诉夫人所愤也，类此甚多。脱稿，示同幕凌生，凌以为褻[11]，戒勿用。弗听，付仆而去。未几，周生卒于署；既而仆亦死；徐夫人产后，亦病卒。人犹未之异也。周生子自都来迎父榱[12]，夜与凌生同宿。梦父戒之曰：“文字不可不慎也！我不听凌君言，遂以褻词，致干神怒，遽夭天年；又貽累徐夫人，且殃及焚文之仆[13]：恐冥罚尤不免也！”醒而告凌，凌亦梦同，因述其文。周子为之惕然[14]

异史氏曰：“恣情纵笔，辄洒自快，此文客之常也。然淫媵之词[15]，何敢以告神明哉！狂生无知，冥臆其所应尔。但使贤夫人及千里之仆，骄死而不知其罪[16]，不亦与刑津中分首从者，殊多愤愤耶[17]？冤已，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淄邑，淄川县。幕客，又称“幕僚”、“幕宾”、“幕友”。应主管官员之聘，办理文书、刑名、钱谷等事务的人员。

[2]今公出：县令因公外出。

[3]碧霞元君：道教所尊奉的神，传说为东岳大帝之女，宋真宗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。泰山有碧霞元君祠。

[4]资(j 鸡)仪，赍捧祭祀之礼品。

[5]祝文：祭神的祷辞。

[6]骄词：骄文，一种讲求对偶和韵律的文体。多用四、六字句，故又称四六文。

[7]狎谚：轻侮嬉戏。

[8]般阳：旧路名，元代设般阳路，治所在个淄川。这里代指淄川。

[9]断袖：断袖之欢的省词。《汉书·董贤传》：“(贤)常与上卧起。尝昼寝，偏藉上袖，上欲起，贤未觉，不欲动贤，乃断袖而起。”后因称宠爱男色为断袖或断袖之欢。

[10]馀桃：《韩非子·说难》记载：弥子瑕为卫君所宠爱，食桃而甘，以其半留给卫君。后色衰失宠，得罪于卫君。卫君说，“是……尝啗我以馀桃。”以上四句为指责县令宠爱男色，不好女色。内容狎褻，实则为对女神碧霞元君的侮弄。

[11]褻(x i è 谢)：狎褻。

[12]榱(ch è n 衬)：棺木。

[13]焚文之仆：焚烧祝文的仆人，即“赍仪代往”之仆。

[14]惕然，惊惧的样子。

[15]淫媵(m à n 慢)，秽褻戏谑。

[16]骈死：一齐死去。骈，并列。

[17]“不亦于刑律中”二句，意谓这与按律治罪竟分不清首恶从犯是一样的。殊，竟。债债，胡涂。首从，指首恶和从恶。

褚遂良

长山赵某，税屋大姓[1]。病癥结以[2]，又孤贫，奄然就毙。一日，力疾就凉，移卧檐下，及醒，见绝代丽人坐其傍。因诘问之，女曰：“我特来为汝作妇。”某惊曰：“无论贫人不敢有妄想；且奄奄一息，有妇何为！”女曰：“我能治之。”某曰：“我病非仓猝可除：纵有良方，其如无资买药何！”女曰：“我医疾不用药也。”遂以手按赵腹，力摩之。觉其掌热如火。移时，腹中痞块，隐隐作解拆声[3]。又少时，欲登厕，急起，走数武，解衣大下，胶液流离，结块尽出，觉通体爽快。返卧故处，谓女曰：“娘子何人，祈告姓氏，以便尸祝[4]。”答云：“我狐仙也。君乃唐朝褚遂良[5]，曾有恩子妾家，每铭心欲一图报。日相寻觅，今始得见，夙愿可酬矣，”某自惭形秽，又虑茅屋灶煤，法染华裳。女但请行。赵乃导人家，土莖无席[6]，灶冷无烟，曰：“无论光景如此，不堪相辱；即卿能甘之，请视瓮底空空，又何以养妻子？”女但言：“无虑。”言次[7]，一回头，见榻上毡席衾褥已设；方将致诘，又转瞬，见满室皆银光纸裱贴如镜，诸物已悉变易，几案精洁，肴酒并陈矣。遂相欢饮。日暮，与同狎寝，如夫妇。主人闻其异，请一见之。女即出见，无难色。由此四方传播，造门者甚夥。女并不拒绝。或设筵招之，女必与夫俱。一日，座中一孝廉，阴萌淫念。女已知之，忽加诮让。即以手推其首；首过椽外，而身犹在室，出入转侧，皆所不能。因共哀免，方曳出之。积年余，造请者日益烦[8]，女颇厌之。被拒者辄骂赵。值端阳[9]，饮酒高会，忽一白兔跃入。女起曰，“春药翁来见召矣[10]！”谓兔曰：“请先行。”兔趋出，径去。女命赵取梯。赵于舍后负长梯来，高数丈。庭有大树一章，便倚其上；梯更高于树抄。女先登，赵亦随之。女回制首曰：“亲宾有愿从者，当即移步。”众相视不敢登。惟主人一懂，踊跃从其后。上上益高，梯尽云接，不可见矣。共视其梯，则多年破扉[11]，去其白板耳。群入其室，灰壁败灶依然，他无一物。犹意懂返可问，竟终杳已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税屋大姓：租赁大姓的房屋而后。

[2]癥（zheng 争）结：腹中痞块之病。

[3]解诉声；裂解的声音。垢，据青柯亭刻本，原作“拆”。

[4]尸祝，谓设位祝祷。尸，古代祭祀时，设生人象征鬼神，称之为“尸”。后人逐渐改用画像、牌位。

[5]褚遂良唐初大臣、书法家。字登善，钱塘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博涉文史。贞观中历任谏议大夫、中书令等职。武则天即位后，因反对武则天遂遭贬斥而死。

[6]土莖（cu6 错）：土炕铺着碎草。土，土炕。莖，切碎的杂草。此据青柯亭本，原作“土莖”。

[7]言次，说话之间。

[8]造请者：登门请见的人。

[9]端阳：节令名，农历五月初五。

[10]春药翁。指月中玉兔。春药，用杵臼捣药。《神异记》：月中有玉兔，持杵捣药。

[11]扉：门扇。

刘全

邹平牛医侯某[1]，荷饭纳耕者[2]。至野，有风旋其前，侯即以构掬浆祝奠之[3]，尽数构，风始去。一日，适城隍庙，闲步廊下，见内塑刘全献瓜像[4]，被鸟雀遗粪，糊蔽目睛。侯惠：“刘大哥何遂受此玷污！”因以爪甲为除去之。后数年，病卧，被二皂掇去[5]。至官衙前，逼索财贿甚苦。侯方无所为计，忽自内一绿衣人出，见之讶曰：“侯翁何来？”侯便告诉。绿衣人责二皂曰：“此汝侯大爷，何得无礼！”二皂喏喏，逊谢不知。俄闻鼓声如雷。绿衣人曰：“早衙矣[6]。”遂与俱入，令立墀下，曰：“姑立此，我为汝问之。”遂上堂点手[7]，招一吏人下，略道数语。吏人见侯，拱手曰：“侯大哥来耶？汝亦无甚大事，有一马相讼，一质便可复返[8]。”遂别而去。少间，堂上呼侯名。侯上跪，一马亦跪。官问侯：“马言被汝药死，有诸？”侯曰：“彼得瘟症，某以瘟方治之。既药不瘳[9]，隔日而死，与某何涉？”马作人言，两相苦[10]。官命稽籍，籍注马寿若干，应死于某年月日，数确符。因呵曰：“此汝大数已尽[11]，何得妄控！”叱之而去。因谓侯曰：“汝存心方便，可以不死。”仍命二皂送回。前二人亦与俱出，又嘱途中善相视。侯曰：“今日虽蒙覆庇[12]，生平实未识荆[13]。乞示姓字，以图衔报[14]。”绿衣人曰：“三年前，仆从泰山来，焦渴欲死。经君村外，蒙以构浆见饮，至今不忘。”吏人曰：“某即刘全。囊被雀粪之污，闷不可耐，君手为涤除，是以耿耿[15]。奈冥间酒馔，不可以奉宾客，请即别矣。”侯始悟，乃归。既至家，款留二皂。皂并不敢饮其杯水，侯苏，盖死已逾两日矣。从此益修善。每逢节序，必以浆酒酬刘全。年八旬，尚强健，能超乘驰走[16]。一日，途间见刘全骑马来，若将远行，拱手道温凉毕，刘曰：“君数已尽，勾牒出矣。勾役欲相招，我禁使弗须[17]。君可归治后事，三日后，我来同君行。地下代买小缺[18]，亦无苦也。”遂去。侯归告妻子，招别戚友，棺多俱备。第四日日暮，对众曰：“刘大哥来矣。”人棺遂殁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邹平：今山东省邹平县。

[2]饷：供食。

[3]掬浆，舀汤水。

[4]刘全献瓜：刘全，均州人，曾代替唐太宗李世民赴阴曹进奉瓜果。见《西游记》第十一回。

[5]皂：皂隶。

[6]早衙：早上官员升堂审理案件。

[7]点手：招手。

[8]质：质讯。

[9]瘳(ch u 抽)，治愈。

[10]两相苦：两相诘难。苦，责难对方，使之困辱。

[11]大数，寿数。

[12]覆庇：庇护。

[13]识荆：相识的敬词。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，”韩朝宗为荆州长史，喜炽拔后进，为时人所重。后用为久

闻其名而初次识面的敬词。

[14]衔报：衔环以报的省辞；意谓报恩。南朝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，汉朝杨宝少时，在华阴山营救一只黄雀，后来黄雀衔来王环相报，祝其累世为官，以报其恩。

[15]耿耿；牢记于心，不能忘怀。

[16]超乘：此指跃身上马。

[17]弗须，不必。

[18]小缺；小官职。缺，官位。

土化

靖逆侯张勇镇兰州时[1]，出猎获兔甚多，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。一时秦中争传土能化兔[2]。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张勇：陕西成宁人。原为明之副将，顺治间降清。初授游击，继任甘肃总兵，驻军兰州。后在乎定吴三桂的叛乱中，屡立战功，授靖逆将军，晋靖逆侯。

[2]秦中：古地区名，相当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。

鸟使

苑城史乌程家居[1]，忽有鸟集屋上，香色类鸦[2]。史见之，告家人曰：“夫人遣鸟使召我矣。急备后事，某日当死。”至日果卒。殡日，鸦复至，随柩缓飞[3]，由苑之新[4]。及殡，鸦始不见。长山吴木欣目睹之[5]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苑城：在山东旧长山县城北二十五里，见嘉庆《长山县志》卷一。一九五六年长山县并入邹平。

[2]香色：犹言声色。《正字通》：“凡物有声色，皆曰香。”

[3]槽（huì慧），棺木。

[4]新：指新城，在苑城之北，与苑城接壤。新城，即今桓台县。

[5]吴木欣：名长荣，字木欣，别字青立，又号茧斋。长山（今山东省邹平县）人。监生。见嘉庆《长山县志》。

姬生

南阳鄂氏[1]，患狐，金钱什物，辄被窃去。迁之[2]，崇益甚。鄂有甥姬生，名士不羁，焚香代为祷免，卒不应；又祝舍外祖使临己家[3]，亦不应。众笑之，生曰：“彼能幻变，必有人心。我固将引之，俾入正果。”数日辄一注祝之。虽不见验，然生所至，狐遂不扰。以故，鄂常止生宿。生夜望空请见，邀益坚。一日，生归，独坐斋中，忽房门缓缓自开。生起，致敬曰：“狐兄来耶？”殊寂无声。又一夜，门自开。生曰：“倘是狐兄降临，固小生所祷祝而求者，何妨即赐光霁[4]？”却又寂然。案头有钱二百，及明失之。生至夜，增以数百。中宵，闻布幄鏖然[5]。生曰：“来耶？敬具时铜数百备用[6]。仆虽不充裕，然非鄙吝者。若缓急有需[7]，无妨质言[8]，何必盗窃？”少间，视钱，脱去二百。生仍置故处，数夜不复失。有熟鸡，欲供客而失之。生至夕，又益以酒。而狐从此绝迹矣。鄂家崇如故。生又往祝曰：“仆设钱而子不取，设酒而子不饮；我外祖衰迈，无为久崇之，仆备有不腆之物[9]，夜当凭汝自取。”乃以钱十千、酒一罇，两鸡皆聂切[10]，陈几上。生卧其傍，终夜无声，钱物如故。狐怪从此亦绝。

生一日晚归，启斋门，见案上酒一壶，燂鸡盈盘[11]；钱四百，以赤绳贯之[12]，即前日所失物也。知狐之报。嗅酒而香，酌之色碧绿，饮之甚醇。壶尽半酣，觉心中贪念顿生，蓦然欲作贼。便启户出。恩村中一富室，遂往越其墙。墙虽高，一跃上下，如有翺翺。入其斋，窃取貂裘。金鼎而出[13]。归置床头，始就枕眠。天明，携入内室，妻惊问之，生嚅嚅而告[14]，有喜色。妻骇曰：“君素刚直，何忽作贼！”生恬然不为怪[15]，因述狐之有情。妻恍然悟曰：“是必酒中之狐毒也，”因念丹砂可以却邪，遂研入酒，[16]，饮生。少顷，生忽失声曰：“我奈何做贼！”妻代解其故，爽然自失。又闻富室被盗，噪传里党。生终日不食，莫知所处。妻为之谋，使乘夜抛其墙内，生从之。富室复得故物。事亦遂寝，生岁试冠军，又举行优[17]，应受倍赏。及发落之期[18]，道署梁上粘一帖云[19]：“姬某作贼，偷某家裘、鼎，何为行优？”梁最高，非歧足可粘，文宗疑之[20]，执帖问生，生愕然，思此事除妻外无知者；况署中深密，何由而至？因悟曰：“此必狐之为也。”遂缅述无讳，文字赏礼有加焉。生每自念：无取罪于狐，所以屡咱之者[21]，亦小人之耻独为小人耳[22]。

异史氏曰：“生欲引邪入正，而反为邪惑。狐意未必大恶，或生以谐引之，狐亦以戏弄之耳，然非身有夙根[23]，室有贤助，几何不如原涉所云，家人寡妇一为盗污，遂行淫哉[24]！吁！可惧也！”

吴木欣云：“康熙甲戌，一乡科令浙中[25]，点稽囚犯。有窃盗，已刺字讠[26]。例应逐释。令嫌‘窃’，字减笔从俗，非官板正字[27]，使刮去之；候创平，依字汇中点画形象另刺之[28]。盗口占一绝云[29]：“手把菱花仔细看[30]，淋漓鲜血旧痕斑。早知面上重为苦，窃物先防识字官。”禁卒笑之曰：“诗人不求功名，而乃为盗？”盗又口占答之云：“少年学道志功名，只为家贫误一生。冀得资财权子母[31]，囊游燕市博恩荣[32]。””即此观之，秀才为盗，亦仕进之志也。狐授姬生以进取之资，而返悔为所误，迂哉！一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南阳：府名，治所在河南省南阳市。

[2]迂人：触犯、抗拒。

[3]舍，舍弃。

[4]光弄，光风霁月的省词，意为天朗气清时的和风，雨过天晴后的明月。常用以比喻人物胸襟开朗、心地坦率。宋黄庭坚《豫章集·濂溪诗序》：“春陵周茂叔（敦颐）人品甚高，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。”此用为对人容貌的美称。

[5]布幄（w 握）：帷幕，指以布为幔的内室。铿然，指铜钱的响声。

[6]时铜，指铜钱。

[7]缓急，偏义复词，指急切。

[8]质言：直言。

[9]不腆（ti n 忝）：不够丰美。谦词，腆，丰厚、美好。

[10]聂（z hè 折）切：切成薄片。《礼记·少仪》：“牛与羊鱼之腥，聂而切之为脍也。”

[11]燔（xún 旬）鸡，烧鸡。燔，烧煮。

[12]贯，穿钱绳。此谓贯穿。

[13]金鼎，金香炉。

[14]嚅嚅：吞吞吐吐，言而又止。

[15]恬然，心安自得的样子。

[16]研，研为细末。

[17]举行优：指举为优贡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今省、府、州、县学，在生员中选取文行兼优者：送国子监肄业，名为贡监。

[18]发落，科举时代，岁试或科试分等评成绩，评走后根据等级进行赏罚，叫“发落”。

[19]道署，学道的衙署。清初举行优，由学道考定保送。

[20]文宗：指学道。

[21]啗（dàn 淡）：引诱。

[22]小人之耻独为小子，小人耻于自己独为小人，意思是小人为了遮羞，就想拉别人一块做恶，同为小人。

[23]夙（s 速）根，佛家语，指前世带来的好天性。

[24]“原涉所三”三句：意谓一旦失足，则不能自止。原涉，字巨先。汉代茂陵人。祖父官二千石，父为南阳太守，原涉官谷口令。别人曾讥笑他官位低，并批评他“自放纵，为轻侠之徒”。原涉回答说：“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？始自约敕之时，意乃慕宋怕姬及陈孝妇，不幸一为盗贼所汗，遂行淫失，知其非礼，然不能自还。吾犹此也。”见《汉书·游侠传·原涉》。

[25]乡科：指举人。令浙中：为浙江省某地县令。

[26]刺字：一种墨刑，刺臂上者，多刺于腕上时下；刺面上者，多刺于鬓下颊上。刺明所犯事由或发遣地点。

[27]官版正字：官版书所用的正体字。

[28]字汇：字典类书籍。

[29]口占；随口念出。一绝：一首绝句。

[30]菱花：镜子。

[31]杈子母：放债、经商均可称“杈子母”；此指出资捐官。

[32]燕市：指京都北京。博恩荣：博取朝廷恩荣，指捐得官职，即后文所说的“仕进之志”。

果报

安丘某生[1]，通卜筮之术[2]。其为人邪荡不检[3]，每有钻穴逾墙之行[4]，则卜之[5]。一日忽病，药之不愈，曰：“吾实有所见。冥中怒我狎褻天数[6]，将重谴矣，药何能为！”亡何，目暴替，两手无故自折。

某甲者，伯无嗣。甲利其有，愿为之后。伯既死，田产悉为所有，遂背前盟。又有叔，家颇裕，亦无子。甲又父之。死，又背之。于是併三家之产，富甲一乡[7]。一日，暴病若狂，自言曰：“汝欲享富厚而生耶！”遂以利刃自割肉，片片掷地。又曰：“汝绝人后，尚欲有后耶！”剖腹流肠，遂毙。未几，子亦死，产业归人矣。果报如此，可畏也夫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安丘：今山东省安丘县。

[2]卜筮（s h i 誓）：占卜。

[3]邪荡不检：邪恶放荡，不自检束。

[4]逾墙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逾隙”。

[5]则卜之，据二十四卷本改，原无“卜”字。

[6]狎褻天数：迷信说法，凡事前定，不可更易日故，占卜可窥测之。此处借用占卜以做坏事，故为“狎褻天数”。狎褻，褻读。

[7]富甲一乡：财富之多为乡里第一。

公孙夏

保定有国学生某[1]，将入都纳资[2]，谋得县尹。方趣装而病，月余不起。忽有憧人曰：“客至。”某亦忘其疾，趋出迎客。客毕服类贵者。三揖入舍，叩所自来，客曰：“仆，公孙夏[3]，十一皇子座客也[4]。闻治装将图县秩，既有是志，太守不更佳耶？”某逊谢，但言：“资薄，不敢有奢愿。”客请效力，伸出半资[5]，约干任所取盈[6]。某喜求策。客曰[7]：“督抚皆某昆季之交[8]，暂得五千缗，其事济矣。目前真定缺员[9]，便可急图。”某讶其本省[10]。客笑曰：“君迂矣！但有孔方在[11]，何问吴越、桑梓耶[12]？”某终踌躇，疑其不经[13]。客曰：“无须疑惑。实相告：此冥中城隍缺也，君寿尽，已注死籍。乘此营办，尚可以致冥贵[14]。”即起告别，曰：“君且自谋，三日当复会。”遂出门跨马去。某忽开眸，与妻子永诀[15]。命出藏镪，市格铎万提[16]，郡中是物为空。堆积庭中，杂舁灵鬼马[17]，日夜焚之，灰高如山。三月，客果至。某出资交兑，客即导至部署[18]，见贵官坐殿上，某便伏拜。贵官略审姓名，便勉以“清廉谨慎”等语。乃取凭文[19]，唤至案前与之。

某稽首出署。自念监生卑贱，非车服炫耀[20]，不足震慑曹属[21]。于是益市舆马；又遣鬼役以彩舆迂其美妾[22]。区画方已，真定鹵簿已至[23]。途中里余，一道相属，意得甚。忽前导者怔息旗靡[24]。惊疑间，见骑者尽下，悉伏道周；人小径尺[25]，马大如狸，车前者骇曰：“关帝至矣[26]！”某惧，下车亦伏。遥见帝君从四五骑，缓辔而至，须多绕颊[27]，不似世所模肖者；而神采威猛，目长几近耳陈。马上问：“此何官？”从者答：“真定守。”帝君曰，“区区一郡，何直得如此张皇[28]！”某闻之，洒然毛惊；身暴缩，自顾如六七岁儿。帝君命起，使随马蹄行。道旁有殿宇，帝君人，南向坐，命以笔札授某，俾自书乡贯姓名。某书已，呈进。帝君视之，怒曰：“字讹误不成形象！此市侩耳，何足以任民社[29]！”又命稽其德籍。旁一人跪奏，不知何词。帝君厉声曰：“干进罪小[30]，卖爵罪重[31]！”旋见金甲神缩锁去。遂有二人捉某，褫去冠服，笞五十，臀内几脱，逐出门外。四顾车马尽空[32]，痛不能步，偃息草间[33]。

细认其处，离家尚不甚远。幸身轻如叶，一昼夜始抵家。豁若梦醒，床上呻吟。家人集问，但言股痛。盖瞑然若死者，已七日矣，至是始瘳[34]。便问：“阿怜何不来？”——盖妾小字也。先是，阿怜方坐谈，忽曰：“彼为真定太守，差役来接我矣。”乃入室严妆，妆竟而卒，才隔夜耳。家人述其异。某悔恨爬胸，命停尸勿葬，冀其复还。数日杳然，乃葬之。某病渐廖，但股疮大剧，半年始起。每曰：“官资尽耗，而横被冥刑，此尚可忍；但爱妾不知异向何所，清夜所难堪耳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嗟夫！市侩固不足南面哉[35]！冥中既有线索[36]，恐夫子马迹所不及到，作威福者[37]，正不胜诛耳。吾乡郭华野先生传有一事[38]，与此颇类，亦人中之神也。先生以清鯁受主知[39]，再起总制荆楚[40]。行李萧然[41]，惟四五人从之，衣履皆敝陋，途中人竟不知为贵官也。适有新令赴任，道与相值。驼车二十余乘[42]，前驱数十骑，骑从以百计。先生亦不知其何官，时先之，时后之，时以数骑杂其缸。彼前马者怒其扰[43]，辄呵却之[44]；先生亦不顾瞻。亡何，至一巨镇，两俱休止。乃使人潜访之，则一国学生，加纳赴任湖南者也。乃遣一介召之使来。令闻呼骇疑，反诘官

阙，始知为先生，谏惧无以为地。冠带匍伏而前。先生问：‘汝即某县县尹？’答曰：‘然。’先生曰：‘蕞尔一邑[45]，何能养如许驺从？履任，则一方涂炭矣！不可使殃民社，可即旋归，勿前矣。’令叩首曰：‘下官尚有文凭。’先生即令取凭，审验已，曰：‘此亦细事，代若缴之可耳。’令伏拜而出。归途不知何以为情，而先生行矣。世有未莅任而已受考成者[46]，实所创闻[47]，先生奇人，故有此快事耳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山东省博物馆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保定：明清时府名，府治在今河北省保定市。国学生：国子监的生员，即监生。清顺治七年裁南京国子监，只留北京国子监，称国学。

[2]都：京城，指北京。纳资：即“捐纳”，此谓向政府捐纳钱财，谋取官职。按，清在康熙以前，仅捐纳应试资格。康熙时捐纳官职，据云因“军需孔亟，不得已而暂开。”（《清史稿·陆陇其传》）

[3]公孙夏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公孙”。

[4]座客：座上客；受到礼遇的宾客。

[5]俾出半资：要他先拿出“纳资”的半数。

[6]约于任所取盈：约定在到任以后交足金数。取盈，取满所定之额。

[7]“某喜求策。客曰”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某喜，答曰”。

[8]昆季：兄弟。长者为昆，幼者为季。

[9]真定：府名，府治在今河北省正定县。清雍正元年改名正定。

[10]某讶其本省：这个官职在本省，使他感到惊讶。按清代规定，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做官。某为保定人，保定和真定在清代同属直隶省。

[11]孔方：指铜钱。铜钱中有方孔，故称“孔方”。《晋书·鲁褒传》《钱神论》：“亲之如兄，字曰‘孔方’。”

[12]何问吴越、桑梓：哪管它在外地还是家乡。吴越，吴地和越地，借指外省、远方。桑梓，家乡，这里指本省。

[13]不经：不合常理，近乎妄诞。

[14]致冥贵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治冥贵”。

[15]与妻子永诀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缺“与妻”二字。

[16]市楮锭万提：买纸钱万串。楮锭，祭祀时焚化的纸制银锭。提，量词，犹言“一挂”、“一串”。

[17]刍灵鬼马：草扎的假人假马，均为旧时送葬用的焚化物。

[18]部署：中央六部的部级衙门。按，捐纳由户部主持。这里指掌管捐纳事宜的阴间官署。

[19]凭文：捐得官职的证书。

[20]车服：车与冠服。本有高低等级的差别，某却自己购置，以为炫耀。

[21]曹属：这里府衙的属官。

[22]迂（Yà 讶）：迎接。

[23]卤簿：贵官出行时的仪仗队。

[24]钲（zhēng 争）息旗靡：锣声停，旌旗不张。钲，古代一种带有长柄的打击乐器，形似钟，口向上！这里指开道用的铜锣。靡，倒下。

[25]小人径尺：人变小，只一尺长。

[26]关帝：即三国时蜀将关羽，明清时代称他为神，清初封他为“关圣

大帝”。

[27] “须多绕颊”二句：满脸绕腮胡须，不像世间所画的那种样子。世称关羽为“美髯公”，说他“髯长二尺”。模肖，描摹的肖像。

[28]张皇：夸张炫耀。

[29]任民社：担任地方官员。

[30]干进：求得进身之阶，营谋官职。

[31]卖爵：卖官。

[32]“有二人捉某……四顾车马尽空”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缺。

[33]偃息；仰卧。

[34]寤：醒。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悟”。

[35]南面：此指做官。古时以坐北朝南为尊。官员坐堂皆南面而坐，故称做官长为“南面”。

[36]线索：事情的端绪；此指买通关节，营私舞弊。

[37]作威福者作威作福的人，指“干进”、“卖爵”的人们。

[38]郭华野：《山东通志》卷一七七，谓郭锈字瑞卿，号华野，即墨人。少励志清苦，读书深山。康熙九年成进士。初任吴江知县、江南道御史，二十八年擢左都御史，弹劾权贵，直声震朝野。三十八年授湖广总督，严惩贪墨。四十二年罢归。五十四年卒。

[39]以清鯁受主知：因清正鯁直，受到皇帝的赏识。

[40]再卢：再次起用。总制荆楚：总督荆楚地，指为湖广总督。荆楚，泛指两湖（湖南、湖北）地区，明清时称为“湖广”。

[41]萧然：稀少。

[42]驼车：运载行李的车辆。驼，通“驮”。

[43]彼前马者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此四字。

[44]呵却之：斥退他们。

[45]摹（zù最）尔：微小。

[46]考成：旧时考核官吏的政事成绩，叫“考成”。

[47]创闻：往昔所无的新闻。

韩方

明季，济郡以北数州县[1]，邪疫大作，比户皆然，齐东农民韩方[2]，性至孝。父母皆病，因具楮帛[3]，哭祷于孤石大夫之庙[4]。归途零涕。遇一人，衣冠清洁，问：“何悲？”韩具以告。其人曰：“孤石之神，不在于此，祷之何益？仆有小术，可以一试。”韩喜，话其姓字。其人曰：“我不求报，何必通乡贯乎[5]？”韩敦请临其家。其人曰：“无须。但归，以黄纸置床上，厉声言：‘我明日赴都[6]，告诸岳帝[7]！，病当已。’”韩恐不验，坚求移趾。其人曰：“实告子：我非人也。巡环使者以我诚笃[8]，俾为南县土地[9]。感君孝，指授此术。目前岳帝举在死之鬼[10]，其有功人民，或正直不作邪崇者，以城隍、土地用。今日殃入者，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，急欲赴都自投，故沿途索赂[11]，以谋口食耳。言告岳帝，则彼必惧，故当已。”韩悚然起敬，伏地叩谢。及起，其人已渺。惊叹而归，遵其教，父母皆愈。以传邻村，无不验者。

异史氏曰：“沿途崇人而往，以求不作邪崇之用，此与策马应‘不求闻达之科’，[12]者何殊哉！天下事大率类此。犹忆甲戌、乙亥之间[13]，当事者使民捐谷[14]，具疏谓民乐输[15]。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[16]，甚费敲扑[17]。时郡北七邑被水，岁授[18]，催办尤难。店大史偶至利津[19]，见系逮者十余人。因问：‘为何事？’答曰：‘官捉吾等赴城，比追乐输耳[20]。’农民不知‘乐输’二字作何解，遂以为摇役敲比之名[21]，岂不可叹而可笑哉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洗济郡：济南府，今山东省济南市。

[2]齐东：山东省旧县名。公元一九五八年撤销，划归邹平、博兴两县。

[3]楮帛：旧俗祭把时用的纸钱。

[4]孤石大夫：吕湛恩注：“《章邱县志》：东陵山下大石，高丈馀，有神异，不时化为人，行医邑中。嘉靖初，尝化一男子，假星命，白号石大夫。”按道光《章邱县志》卷三谓（东陵山）“相传此山多仙灵，土人祈祷辄应。”又嘉庆《长山县志》卷一；长山县西南三十里山王庄有尤泉寺，寺中有孤石神室。

[5]乡贫乡里籍贯。

[6]赴都：指赴鬼都。迷信传说，泰山之南的蒿里山为鬼都。

[7]岳帝，当指泰山神东岳大帝。迷信传说，东岳大帝掌人间生死。《云笈七签·五岳真形图序》：“东岳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，主治死生，百鬼之主帅也。”

[8]巡环使者：迷信传说，阴曹地府巡视人间生死祸福的神。

[9]土地：乡神名。清赵懿《名山县志》卷九：“李凤翥《觉轩杂录》云：‘土地，乡神也，村乡处处奉之。’”

[10]举：推举、推荐。在死鬼：屈死鬼，指下文“郡城中北兵所杀之鬼”。

[11]索赂：指崇人以求楮钱。

[12]策马应“不求闻达之科”：意谓热中功名，而又白称不求闻达。用以讽刺名实相背、言行乖违。赵磷《因话录》卷四：唐德宗时，“搜访怀才

抱器不求闻达者。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，奔驰入京。问求何事，答云：‘将应不求闻达科。’”

[13]“甲戌、乙亥之间”句：指康熙三十三年（甲戌）、三十四年（乙亥）对西塞用兵，科敛繁琐事。详见《鸚鸟》注。

[14]当事者：主事者，指地方主管官吏。

[15]乐输：乐意输纳。

[16]如数取盈：照数取足。

[17]敲扑：意谓鞭答催逼。敲扑，本为施教令之具；短曰敲，长曰扑。贾谊《过秦论》：“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答天下。”

[18]岁稔：岁凶，荒年。岁，一年的农业收成。

[19]唐太史：指唐梦赉，淄川县人。顺治进士，官至翰林院。详见《霅神》注。

[20]比追；同“追比”。谓限期催逼缴纳，过期则敲扑示罚。见《促织》注。

[21]敲比：义同追比。

纫针

虞小思，东昌人[1]。居积为业。妻夏，归宁而返[2]：见门外一姬，偕少女哭甚哀。夏诘之，姬挥泪相告。乃知其夫王心斋，亦宦商也，家中落，无衣食业，浼中保贷官室黄氏金[3]，作贾，中途遭寇，丧资，幸不死。至家，黄素偿，计子母不下三十金[4]，实无可准抵[5]。黄窥其女纫针美，将谋作妾。使中保质告之：如肯可，折债外，仍以什全压券[6]。王谋诸妻。妻泣曰：“我虽贫，固簪纓之胄[7]。彼以执鞭发迹[8]，何敢遂媵吾女[9]！况纫针固自有婿，汝何得擅作主！”先是，同邑傅孝廉之子，与王投契[10]，生男阿卯，与襟中论婚[11]，后孝廉官于闽，年余而卒，妻子不能归，音耗俱绝。以故纫针十五，尚未字也。妻言及此，王无词，但谋所以为什。妻曰：“不得已，其试谋诸两弟。”盖妻范氏，共祖曾任京职，两孙田产尚多也。次日，妻携女归告两弟。两弟任其涕泪，并无一词肯为设处，范乃号啼而归。适逢夏诘，且诉且哭。

夏怜之：视其女，绰约可爱[12]，益为哀楚。遂邀入其家，款以酒食，慰之曰：“母子勿戚，妾当竭力。”范未逞谢，女已哭伏在地，益加惋惜，筹思曰：“虽有薄蓄，然三十金亦复大难，当典质相付。”母女拜谢。夏以三日为约，别后，百计为之营谋，亦未敢告诸其夫。三日，未满足数，又使人假诸其母。范母女已至，因以实告，又订次日。抵暮：假金至，合裹并置床头。至夜，有盗穴壁，以火入。夏觉，睨之，见一人臂跨短刀，状貌凶恶。大惧，不敢作声，伪为睡者。盗近箱，意将发扃。回顾，夏枕边有裹物，探身攫去，就灯解视；乃人腰橐，不复舫筐而去[13]。夏乃起呼。家中唯一小婢，隔墙呼邻，邻人集而盗已远。夏乃对灯啜泣。见婢睡熟，乃引带白经于椽间，天曙婢觉，呼人解救，四肢冰冷。虞闻奔至，诘婢始得其由，惊涕营葬。时方夏，尸不僵，亦不腐。过七日，乃殓之，既葬，纫针潜出，哭于其墓。暴雨忽集，霹雳大作，发墓，纫针震死。虞闻，奔验，则棺木已启，妻呻嘶其中，抱出之。见女尸，不知为谁。夏审视，始辨之。方相骇怪。未几，范至，见女已死，哭曰：“固疑其在此，今果然矣！闻夫人自缢，日夜不绝声。今夜语我，欲哭于殡宫[14]，我未之应也。”夏感其义，遂与夫言，即以所葬材穴葬之。范拜谢，虞负妻归[15]，范亦归告共夫。闻村北一人被雷击死于途，身有字云：“偷夏氏金贼。”俄闻邻妇哭声，乃知雷击者即其夫马大也。村人白于官，官拘妇械鞫，则范氏以夏之措金赎女，对人感位，马大赔博无赖，闻之而盗心遂生也。官押妇梭赃，则止存二十数；又检马尸得四数。官判卖妇偿补责还虞。夏益喜，全金悉仍付范，伸偿债主。

葬女三日，夜大雷电以风，坟复发，女亦顿活。不归其家，往扣夏氏之门，盖认其墓，疑其复生也。夏惊起，隔扉问之。女曰：“夫人果生耶！我纫针耳。”夏骇为鬼，呼邻媪诘之，知其复活，喜内入室，女自言：“愿从夫人服役，不复归矣。”夏曰：“得无谓我损金为买婢耶？汝葬后，债已代偿，可勿见猜。”女益感泣，愿以母事。夏不允。女曰：“儿能操作，亦不坐食。”天明告范，范喜，急至。亦从女意，即以属夏[16]。范去，夏强送女归。女啼思夏。王心斋自负女来，委诸门年而去。夏见惊问，始知其故，遂亦安之。女见虞至，急下拜，呼以父。虞固无子女，又见女依依伶人，颇以为欢。女纺绩缝纫，勤劳臻至。夏偶病剧，女昼夜给役[17]。见夏不食，亦不食；面上时有啼痕，向人曰：“母有万一，我誓不复生！”夏少瘳，始

解颜为欢[18]。夏闻流涕，曰：“我四十无子，但得生一女如纫针亦足矣。”夏从不育；逾年忽生一男，人以为行善之报。

居二年，女益长。虞与王谋，不能坚守旧盟。王曰：“女在君家，婚姻惟君所命。”女十七，惠美无双。此言出，问名者趾错干门[19]，夫妻为拣宫室。黄某亦遣媒来，虞恶其为富不仁，力却之。为择于冯氏。冯，邑名士，子慧而能文。将告于王；王出负贩未归，遂径诺之。黄以不得于虞，亦托作贾，迹王所在，设饌相邀，更复助以资本，渐渍习洽[20]。因自言其子慧以自媒，王感其情，又仰其富，遂与订盟，既归，诣虞，则虞昨日已受冯氏婚书。闻王所言，不悦，呼女出，告以情。女佛然曰：“债主，吾仇也！以我事仇，但有一死！”王无颜，托人告黄以冯氏之盟。黄怒曰：“女姓王，不姓虞。我约在先，彼约在后，何得背盟！”遂控于邑宰，宰意以先约判归黄[21]。冯曰：“王某以女付虞，固言婚嫁不复预闻[22]，且某有定婚书，彼不过杯酒之谈耳。”宰不能断，将惟女愿从之。黄又以金赂官，求共左袒[23]，以此月余不决。

一日，有孝廉北上，公车过东昌[24]，使人问王心斋。适问于虞，虞转诘之，盖孝廉姓傅，即阿卯也。人闽籍，十八已乡荐矣。以前约未婚[25]。其母嘱今便道访王，问女曾否另字也。虞大喜，邀傅至家，历述所遭。然婿远来数千里，患无凭据。傅启筐，出王当日允婚书。虞招王至，验之果真，乃共喜。是日当官覆审，傅投刺谒宰，其案始销。涓吉约期乃去[26]。会试后，市币帛帛还，居其旧第，行亲迎礼。进士报已到闽，又报至东，傅又捷南宮[27]。复入都观政而返[28]。女不乐南渡，傅亦以庐墓在，遂独往抉父枢，载母俱归。又数年，虞卒，子才七八岁，女抚之过于其弟。使读书，得入邑庠，家称素封，皆傅力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神龙中亦有游侠那？彰善瘴恶[29]，生死皆以雷霆[30]，此‘钱塘破阵舞，也[31]。轰轰屡击，皆为一人[32]，焉知纫针非龙女谪降者耶？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东昌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。

[2]归宁而返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归返”。

[3]中保：保人。

[4]子母：本息。

[5]准抵：以物产作抵。

[6]压券：券，指姬卖女为妾之文书；压券，山东旧俗，贸易成交时买主临时交给卖主以示事成的少数钱款。俗称“压约钱”。

[7]管纓之胄（zhou 宙）：官宦人家的后代。簪纓，古代高级官员的冠饰。胄，后代。

[8]执鞭：执鞭之士。指职务卑贱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富而可术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

[9]媵（ying 应）吾女：意为以我女为妾。

[10]投契：心意相投。

[11]裸中论婚：谓在婴儿时订下婚约。裸，襁褓。论婚，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结婚”。

[12] 绰约：娴静柔美。

[13] 陆筐(q qiè 去窃)：撬开箱子。《庄子·胠箝》：“将为胠箝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，则必摄缄滕，固扃鐍。”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司马(彪)云：从旁开为胠，一云发也。”

[14] 殡宫：墓室。

[15] 虞负妻归：据二十四卷抄本补，原本无此句。

[16] 属(z h u主)：通“嘱”，托付。

[17] 给役：服侍。

[18] 解颜：消除愁颜。

[19] 问名：旧日婚礼中六礼之一。男家通过媒人请问女方之名字和生辰，占卜合婚。这里指术婚。趾错：足迹错杂，指人来往众多。

[20] 渐渍习洽：渐渐熟悉融洽。

[21] 宰意：据二十四卷抄本，原无“宰”字。

[22] 预闻：干预、过问。

[23] 左袒：偏袒、袒护。

[24] 公车；汉代以公家车子迎接应征人京的人，因而后代指举人应考人京。

[25] 以前约未婚：因过去与王心斋之女纫针有婚约，所以至今未婚。

[26] 涓吉约期：选择吉日，约定婚娶之期。

[27] 捷南宫：指考中进士。南宫，宋代称礼部为南宫，明清因之。会试由礼部主持。

[28] 观政：新进士初入仕，在京供职，曰“观政”。

[29] 彰善瘅(dAn 旦)恶：表彰善行，憎恨恶行。

[30] 生死皆以雷霆：谓神龙救活善者，杀死恶人，均用雷霆。

[31] 钱塘破阵舞；即钱塘破阵乐。唐李朝威《柳毅传》，洞庭君之弟钱塘君在救龙女时，“千雷万霆，激绕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时皆下。”钱塘君救出龙女后，曾演《钱塘破有乐》共庆胜利。

[32] “轰轰屡击”二句：谓屡次雷击，皆为纫针一人。

桓侯

荆州彭好士[1]，友家饮归。下马溲便[2]，马龆草路傍。有细草一丛，蒙茸可爱，初放黄花，艳光夺目，马食已过半矣。彭拔其余茎，嗅之有异香，因纳诸怀。超乘复行[3]，马驾驶绝驰[4]，颇觉快意，竟不计算归途，纵马所之。忽见夕阳在山，始将旋辔[5]。但望乱山丛杏，并不知其何所。一青衣人来，见马方喷嘶[6]，代为捉衔[7]，曰：“天已近暮，吾家主人便请宿止。”彭问：“此属何地？”曰：“阆中也[8]。”彭大骇，盖半日已千余里矣，因问：“主人为谁？”曰：“到彼自知。”又问：“何在？”曰：“咫尺耳。”遂代鞚疾行[9]，人马若飞。过一山头，见半山中屋宇重叠，杂以屏幔[10]，遥睹衣冠一簇，若有所伺，彭至下马，相向拱敬[11]。俄，主人出，气象刚猛，中服都异人世。拱手向客，曰：“今日客，莫远于彭君。”因揖彭，请先行。彭谦谢，不肯遗先[12]。主人捉臂行之，彭觉捉处如被械梏，痛欲折，不敢复争，遂行。下此者，犹相推让，主人或推之，或挽之，客皆呻吟倾跌，似不能堪，一依主命而行。登堂，则陈设炫丽，两客一筵[13]。彭暗问接坐者：“主人何人？”答云：“此张桓侯也[14]。”彭愕然，不敢复咳。合座寂然。酒既行，桓侯曰：“岁岁叨扰亲宾，聊设薄酌，尽此区区之意。值远客辱临，亦属幸遇。仆窃妄有干求[15]，如少存爱恋，即亦不强。”彭起问：“何物？”曰：“尊乘已有仙骨，非尘世所能驱策。欲市马相易，如何？”彭曰：“敬以奉献，不敢易也。”桓侯曰：“当报以良马，且将赐以万金。”彭离席伏谢。桓侯命人曳起之。俄顷，酒

馁纷纶[16]。日落，命烛。众起辞，彭亦告别。桓侯曰：“君远来焉归？”彭顾同席者曰：“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[17]。”桓侯乃遍以巨觥酌客，谓彭曰：“所怀香草，鲜者可以成仙，枯者可以点金；草七茎，得金一万。”即命僮出方授彭。彭又拜谢。桓侯曰：“明日造市，请于马群中任意择其良者，不必与之论价，吾自给之。”又告众曰：“远客归家，可少助以资斧。”众唯唯。觥尽，谢别而出。途中始诘姓字，同座者为刘子翠。同行二三里，越岭即睹村舍。众客陪彭并至刘所，始述其异。先是，村中岁岁赛社于桓侯之庙[18]，斩牲优戏[19]，以为戎规，刘其首善者也[20]。三日前，赛社方毕。是午，各家皆有一人邀请过山。问之，言殊恍惚，但敦促甚急。过山见亭舍，相共骇疑。将至门，使者始实告之；众亦不敢却退。使者曰：“姑集此，邀二远客行至矣。”盖即彭也。众述之惊怪。共中被把握者，皆患臂痛；解衣烛之，肤内青黑。彭自视亦然。众散，刘即楼被供寝。既明，村中争延客；又伴彭入市相马，十余日，相数十匹，苦无佳者；彭亦拼苟就之。又入市，见一马骨相似佳[21]；骑试之，神骏无比。径骑入村，以待鬻者；再往寻之，其人已去，遂别村人欲归。村人各馈金资，遂归。马一日行五百里。抵家，述所自来，人不之信。囊中出蜀物，始共怪之。香草久枯，恰得七茎，遵方点化，家以暴富。遂敬诣故处，独把桓侯之祠，优戏三日而返。

异史氏曰：“观桓侯燕宾，而后信武夷幔亭非诞也[22]。然主人肃客，遂使蒙爱者几欲折肱，则当年之勇力可想。”

吴木欣言[23]：“有李生者，唇不掩其门齿，露于外盈指。一日，于某所宴集，二客逊上下[24]，其争甚苦。一力挽使前，一力却向后。力猛时脱，李适立其后，时过触喙，双齿并堕，血下如涌。众愕然，其争乃息。”此与桓侯之握臂折肱，同一笑也。

【注释】

- [1]荆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。
- [2]浸（sòu 搜）便：便溺。
- [3]超乘：跃身上马。
- [4]骛（wù 务）驶：奔跑。绝驰，极快。
- [5]旋辔：返辔、转回。
- [6]喷嘶：喷鼻嘶叫。
- [7]衔：马衔。马口中所含之铁链：用以控马。
- [8]阆（làng 浪）中：县名，故城在今四川省阆中县西。
- [9]代鞅（kàng 孔）：代为牵马。鞅，马勒，辔首。
- [10]屏幔：屏风帷幔。
- [11]相向：意为相对。拱敬：拱手致敬。
- [12]遽先：仓促先行。
- [13]一筵：一席。
- [14]张桓侯：张飞，字益德，东汉末涿郡人。与关羽同事刘备，雄壮成猛。章武元年，升车骑将军，后随刘备伐吴，为其部下所杀。谥桓侯。
- [15]干求：求取。
- [16]纷纶（lún 轮）：纷杂。形容丰盛。
- [17]居停主人：寄宿的房主。
- [18]赛社：秋收之后，备酒食祭祀田神。
- [19]斩牲：杀牲畜为祭品。优戏：请优人演戏。
- [20]首善者：善举的倡导者。
- [21]骨相：骨格形貌。
- [22]武夷幔亭：陆羽《武夷山记》引神话传说：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，武夷君于山上置幔亭，化虹桥通上下，大会乡人饮宴。武夷，武夷君，武夷山山神。幔亭，张幔为亭。
- [23]吴木欣：名长荣，字木欣，长山（今山东省邹平县）人，详见《鸟使》注。
- [24]逊：逊让。

粉蝶

阳曰旦，琼州士人也[1]。偶自他郡归，泛舟于海，遭飓风，舟将覆；忽飘一虚舟来[2]，急跃登之。回视，则同舟尽没。风愈狂，瞑然任其所吹。亡何，风定。开眸，忽见岛屿，舍宇连亘[3]。把棹近岸，直抵村门。村中寂然，行坐良久，鸡犬无声。见一门北向，松竹掩蔼。时已初冬，墙内不知何花，蓓蕾满树，心爱悦之，逡巡遂入。遥闻琴声，步少停。有婢自内出，年约十四五，飘洒艳丽。睹阳，返身遽入。俄闻琴声歇，一少年出，讶问客所自来。阳具告之。转诘邦族，阳又告之。少年喜曰：“我姻亲也。”遂揖请入院。院中精舍华好[4]，又闻琴声。既入舍，则一少妇危坐[5]，朱弦方调，年可十八九，风采焕映。见客人，推琴欲逝[6]。少年止之曰：“勿遁，此正卿家瓜葛。”因代溯所由[7]，少妇曰：“是吾侄也。”因问其“祖母尚健否？父母年几何矣？”阳曰：“父母四十余，都各无恙；惟祖母六旬，得疾沉痾[8]，一步履须人耳。侄实不省姑系何房[9]，望祈明告，以便归述。”少妇曰，“道途辽阔，音问梗塞久矣。归时但告而父，‘十姑问讯矣。’[10]，渠自知之。”阳问：“姑丈何族？”少年曰：“海屿姓晏。此名神仙岛，离琼三千里，仆流寓亦不久也。”十娘趋入，使婢以酒食纳客，鲜蔬香美，亦不知其何名。饭已，引与瞻眺，见园中桃杏含苞，颇以为怪。晏曰：“此处夏无大暑，冬无大寒，花无断时。”阳喜曰：“此乃仙乡。归告父母，可以移家作邻。”晏但微笑。

还斋炳烛，见琴横案上，请一聆其雅操[11]。晏乃抚弦捻柱。十娘自内出，晏曰：“来，来！卿为若佳鼓之。”十娘即坐，问侄：“愿何闻？”阳曰：“侄素不读《琴操》[12]，实无所愿。”十娘曰：“但随意命题，皆可成调。”阳笑曰：“海风引舟，亦可作一调否？”十娘曰：“可。”即按弦挑动，若有旧谱，意调崩腾；静会之[13]，如身仍在舟中，为飓风之所摆簸。阳惊叹欲绝，问：“可学否？”十娘授琴，试使勾拨[14]，曰：“可教也。欲何学？”曰：“适所奏‘飓风操’，不知可得几日学？请先录其曲，吟诵之。”十娘曰：“此无文字，我以意谱之耳。”乃别取一琴，作勾剔之势，使阳效之，阳习至更余，音节粗合[15]，夫妻始别去。阳目注心媛，对烛自鼓；久之，顿得妙悟[16]，不觉起舞。举首，忽见婢立灯下，惊曰：“卿固犹未去耶？”婢笑曰：“十姑命待安寝，掩户移檠耳[17]。”审顾之，秋水澄澄[18]，意志媚绝。阳心动，微挑之；婢俯首含笑。阳益惑之，遽起挽颈。婢曰：“勿尔！夜已四漏，主人将起，彼此有心，来宵未晚。”方押抱间，闻晏唤“粉蝶”。婢作色曰：“殆矣！”急奔而去。阳潜往听之。但闻晏曰：“我固谓婢子尘缘未灭，汝必欲收录之。今如何矣，宜鞭三百！”十娘曰：“此心一萌，不可给使，不如为吾侄遣之[19]。”阳甚惭惧，返斋灭烛自寝，天明，有童子来恃盥休，不复见粉蝶矣。心惴惴恐见谴逐。俄晏与十姑并出，似无所介于怀，便考所业[20]。阳为一鼓。十娘曰：“虽未入神[21]，已得什九，肆熟可以臻妙。”阳复求别传[22]。晏教以“天女滴降”之曲，指法拗折，习之三日，始能成曲。晏曰：“梗概已尽，此后但须熟耳。嫻此两曲，琴中无硬调矣。”

阳颇忆家，告十娘曰：“蓄居此，蒙姑抚养甚乐；顾家中悬念。离家三千里，何日可能还也！”十娘曰：“此即不难。故舟尚在，当助一帆风。子无家室[23]，我已遣粉蝶矣。”乃赠以琴，又授以药曰：“归医祖母，不惟

却病，亦可延年。”遂送至海岸，俾登舟。阳觅揖，十娘曰：“无须此物。”因解裙作帆，为之萦系。阳虑迷途，十娘曰：“勿忧，但听帆漾耳。”系已，下舟。阳凄然，方欲拜谢别，而南风竟起，离岸已远矣。视舟中粮粮已具[24]，然止足供一日之餐，心怨其吝。腹馁不敢多食，惟恐遽尽，但啖胡饼一枚[25]，觉表里甘芳[26]。余六七枚，珍而存之，即亦不复饥矣。俄见夕阳欲下，方悔来时未索膏烛。瞬息，遥见人烟；细审，则琼州也。喜极。旋已近岸，解裙裹饼而归。

入门，举家惊喜，盖离家已十六年矣，始知其遇仙。视祖母老病益急；出药投之，沉病立除。共怪问之，因述所见。祖母泫然曰：“是汝姑也。”初，老夫人有少女，名十娘，生有仙姿。许字晏氏。婿十六岁，入山不返。十娘待至二十余，忽无疾自殁，葬已三十余年，闻旦言，共疑其未死。出其裙，则犹在家所素着也。饼分啖之，一枚终日不饥，而精神倍生，老夫人命发冢验视，则空棺存焉。

旦初聘吴氏女未娶，旦数年不还，遂他适。共信十娘言，以俟粉蝶之至；既而年余无音，始议他图。临邑钱秀才[27]，有女名荷生，艳名远播。年十六，未嫁而三丧其婿。遂媒定之，涓吉成礼。既入门，光艳绝代。旦视之，则粉蝶也。惊问囊事，女茫乎不知。盖被逐时，即降生之辰也。每为之鼓“天女谪降”之操，辄支颐凝想[28]，若有所会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琼州：明清府名，府治在个广东省海南岛琼山县南。

[2]虚舟：空船。

[3]连亘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连垣”。

[4]精舍：指书斋、学舍。

[5]危坐：端坐。

[6]逝：离去。

[7]溯：迫诉；从头陈述。

[8]沉痾：久治不愈。

[9]省(x ng 醒)：知：明白。

[10]问讯：问候。

[11]一聆其雅操：聆听一下他的琴曲。操，琴曲。

[12]《琴操》：解说琴曲的书，传为东汉蔡邕所撰。

[13]会：领会。

[14]勾拨：“勾”与“拨”以及后文的“剔”，都是弹琴的指法。

[15]粗合：大略合谱。

[16]妙悟：超越寻常的领悟；指深得演奏奥妙。

[17]移檠(q lng 情)：端灯。檠，灯架。

[18]秋水澄澄：形容眼睛明亮。

[19]遣，发落。这里指放逐人间。

[20]考所业：考查所习的课业。业，这里指学习弹琴。

[21]入神：达到神妙的境界。

[22]别传：传授别的琴曲。

[23]家室：犹言“妻室”。

[24] 糗粮，干粮。

[25] 胡饼；芝麻烧饼。胡，指“胡麻”，即芝麻。

[26] 表里甘芳：饼的外皮和内层又甜又香。

[27] 临邑：同一州郡所属之县。此指琼州所属县。临，监临。又，临，与“邻”通，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《索隐》。作“邻县”解，亦通。

[28] 支颐：以手支托下巴。颐，下巴。

李檀斯

长山李檀斯，国学生也[1]。共村中有媪走无常[2]，谓人曰：“今夜与一人界檀老投生淄川柏家庄一新门中，身躯重赘，几被庄死。”时李方与客欢饮，悉以媪言为妄。至夜，无疾而卒。天明，如所言往问之，则其家夜生女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国学生；即国子监生。

[2]走无常：迷信说法，谓地下亦如人间，设有官吏。吏有不足，即勾摄主人为之，事讫放还，称为走无常。

锦瑟

沂人王生，少孤，自为族[1]。家清贫；然风标修洁[2]，栖然裙展少年也[3]。富翁兰氏，见而悦之，妻以女，许为起屋治产。娶未几而翁死，妻兄弟鄙不齿数[4]。妇尤骄偶，常佣奴其夫；自享馐饌[5]，生至，则脱粟瓢饮[6]，折稊为匕[7]，置其前。王悉隐忍之。年十九，往应童试，被黜。自郡中归，妇适不在室，釜中烹羊臠熟[8]，就啖之。妇人，不语，移釜去。生大惭，抵箬地上[9]，曰：“所遭如此，不如死！”妇恚，问死期，即授索为自经之具。生忿投羹碗，败妇颡[10]，生含愤出，自念良不如死，遂怀带入深壑。

至丛树下，方择枝系带，忽见土崖间，微露裙幅；瞬息，一婢出，睹生急返，如影就灭，土壁亦无绽痕，固知妖异；然欲觅死，故无畏怖，释带坐观之。少间，复露半面，一窥即缩去。念此鬼物，从之必有死乐。因抓石叩壁曰：“地如可入，幸示一途！我非求欢，乃求死者。”久之，无声。王又言之，内云：“求死请姑退，可以夜来。”音声清锐，细如游蜂。生曰：“诺。”遂退以待夕。未几，星宿已繁，崖间忽成高第，静敞双扉。生拾级而入[11]。才数武，有横流涌注，气类温泉。以手探之，热如沸汤；不知其深几许。疑即鬼神示以死所，遂踊身入，热透重衣，肤痛欲糜[12]；幸浮不沉。泅没良久，热渐可忍，极力爬抓，始登南岸，一身幸不泡伤。行次[13]，遥见厦屋中有灯火[14]，趋之。有猛犬暴出，齧衣败袜。摸石以投，犬稍却。又有群犬要吠[15]，皆大如犊。危急间，婢出叱退，曰：“求死郎来那，吾家娘子悯君厄穷，使妾送君入安乐窝，从此无灾矣。”挑灯导之。启后门，黯然而行去。入一家，明烛射窗，曰：“君自入，妾去矣。”生入室四瞻，盖己人己家矣。反奔而出。遇妇所役老媪曰：“终日相觅，又焉往！”反曳入。妇帕裹伤处，下床笑逆，曰：“夫妻年余，押谗顾不识耶，我知罪矣。君受虚诮[16]，我被实伤，怒亦可以少解。”乃于床头取巨金二铤置生怀，曰：“以后衣食，一惟君命，可乎？”生不语，抛金夺门而奔，仍将入壑，以叩高第之门。既至野，则婢行缓弱，挑灯犹遥望之。生急奔且呼，灯乃止。既至，婢曰：“君又来，负娘子苦心矣。”王曰：“我求死，不谋与卿复术活。娘子巨家，地下亦应需人。我愿服役，实不以有生为乐。”婢曰：“乐死不如苦生，君设想何左也[17]！吾家无他务，惟淘河、粪除、饲犬、负尸；作不如程[18]，则刚耳剌鼻[19]，敲肘到趾[20]。君能之乎？”答曰：“能之。”又入后门，生问：“诸役可也。适言负尸，何处得如许死人？”婢曰：“娘子慈悲，设‘给孤园’[21]，收养九幽横死无归之鬼[22]。鬼以千计，日有死亡，须负瘞之耳。请一过观之。”移时，入一门，署“给孤园”。入，见屋宇错杂。秽臭熏人。园中鬼见烛群集，皆断头缺足，不堪入目。回首欲行，见尸横墙下；近视之，血肉狼藉。曰：“半日未负，已被狗咋[23]。”即使生移去之。生有难色。婢曰：“君如不能，请仍归享安乐。”生不得已，负置秘处。乃求婢缓颊，幸免尸污，婢诺。行近一舍，曰：“姑坐此，妾入言之。饲狗之役较轻，当代图之，庶几得当以报。”去少顷，奔出，曰：“来，来！娘子出矣。”生从入。见堂上笼烛四悬，有女郎近户坐，乃二十许天人也。生伏阶下。女郎命曳起之，曰：“此一儒生，乌能饲犬；可使居西堂，主簿[24]。”生喜，伏谢。女曰：“汝以朴诚，可敬乃事，如有舛错[25]，罪责不轻也！”生唯唯。婢导至西堂，见栋壁清洁，喜甚，谢婢。始问娘子

官阙。婢曰：“小字锦瑟，东海薛侯女也[26]。妾名春燕。旦夕所需，幸相闻[27]。”婢去，旋以衣履裳褥来，置床上。生喜得所，黎明，早起视事，录鬼籍[28]。一门仆役，尽来参谒，馈酒送脯甚多。生引嫌[29]，悉却之。日两餐，皆自内出。娘子察其廉谨，特赐儒中鲜衣。凡有赍贐[30]，皆遣春燕。婢颇风格，既熟，颇以眉目送情。生斤斤自守，不敢少致差跌[31]，但伪作驂钝。积二年余，赏给倍于常廩[32]，而生谨抑如故[33]。

一夜，方寝，闻内第喊噪。急起，捉刀出，见炬火光天。入窥之，则群盗充庭，厮仆骇窜。一仆促与偕遁，生不肯，涂面束腰，杂盗中呼曰：“勿惊薛娘子！但当分括财物，勿使遗漏。”时诸舍群贼方搜锦瑟不得，生知未为所获，潜入第后独觅之。遇一伏姬，始知女与春燕皆越墙矣。生亦过墙，见主婢伏于暗隙[34]。生曰，“此处乌可自匿？”女曰：“吾不能复行矣！”生弃刀负之。奔二三里许，汗流竟体，始入深谷，释肩令坐，颺一虎来[35]。生大骇，欲迎当之，虎已衔女。生急捉虎耳，极力伸臂入虎口，以代锦瑟。虎怒，释女，嚼生臂，脆然有声。臂断落地，虎亦返去。女泣曰：“苦汝矣！苦汝矣！”生忙遽未知痛楚[36]，但觉血溢如水，使婢裂衿裹断处。女止之，俯觅断臂，自为续之；乃裹之。东方渐白，始缓步归。登堂如墟[37]。天既明，仆媪始渐集。女亲诣西堂，问生所苦。解裹，则臂骨已续；又出药糝其创[38]，始去。由此益重生，使一切享用，悉与己等。臂愈，女置酒内室以劳之。赐之坐，三让而后隅坐[39]。女举爵如让宾客。久之，曰：“妾身已附君体[40]，意欲效楚王女之于臣建[41]。但无媒，羞自荐耳。”生惶恐曰：“某受恩重，杀身不足酬。所为非分，惧道雷亟[42]，不敢从命。苟怜无室[43]，赐婢已过。”一日，女长姊瑶台至，四十许佳人也。至夕，招生入，瑶台命坐，曰：“我千里来，为妹主婚，今夕可配君子。”生又起辞。瑶台逗命酒，使两人易盏。生固辞，瑶台夺易之。生乃伏地谢罪，受饮之。瑶台出，女曰：“实告君：妾乃仙姬[44]，以罪被滴。自愿居地下，收养冤魂，以赎帝谴[45]。适遭天魔之劫，遂与君有附体之缘。远邀大姊来，固主婚嫁，亦使代摄家政，以便从君归耳。”生起敬曰，“地下最乐！某家有悍妇，且屋宇隘陋；势不能员园委曲，以每其生[46]。”女笑曰：“不妨。”既醉，归寝，欢恋臻至。过数日，谓生曰：“冥会不可长，请郎归。君干理家事毕，妾当自至。”以马授生，启扉自出，壁复合矣。

生骑马入村，村人尽骇。至家门，则高庐焕映矣。先是，生去，妻召两兄至，将箠楚报之；至暮，不归，始去。或于沟中得生履，疑其已死。既而年余无耗。有陕中贾某，媒通兰氏，遂就生第与妇合。半年中，修建连亘。贾出经商，又买妾归，自此不安其室。贾亦恒数月不归。生讯得其故，怒，系马而入。见旧媪，媪惊伏地。生叱骂久，使导诣妇所，寻之已遁；既于舍后得之，已自经死。遂使人异归兰氏。呼妾出，年十八九，风致亦佳，遂与寝处。贾托村人，求反其妾，妾哀号不肯去。生乃具状[47]，将讼其霸产占妻之罪。贾不敢复言，收肆西去。方疑锦瑟负约；一夕，正与妾饮，则车马扣门而女至矣。女但留春燕，余即遣归。入室，妾朝拜之。女曰：“此有宜男相[48]，可以代妾苦矣。”即赐以锦裳珠饰。妾拜受，立侍之；女挽坐，言笑甚欢。久之，曰：“我醉欲眠。”生亦解履登床，妾始出；入房，则生卧榻上；异而反窥之，烛已灭矣。生无夜不宿妾室。一夜，妾起，潜窥女所，则生及女方共笑语。大怪之。急反告生，则床上无人矣。天明，阴告生；生亦不自知，但觉时留女所、时寄妾宿耳。生嘱隐其异。久之，婢亦私生，女

若不知之。婢忽临蓐难产[49]，但呼“娘子”。女人，胎即下；举之，男也，为断脐置婢怀，笑曰：“婢子勿复尔！业多[50]，则割爱难矣[51]。”自此，婢不复产。妾出五男二女，居三十年，女时返其家，往来皆以夜。一日，携婢去，不复来。生年八十，忽携老仆夜出，亦不返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自为族：犹言单丁，当地王族只此一人。

[2]风标修洁：仪容俊美漂亮。风标，仪容、仪态。

[3]洒然：潇洒的样子。裙屐少年：指修饰华美而无实学的少年。《魏书，邢峦传》：“萧渊藻是裙屐少年，未洽治务。”裙屐，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裙履”。

[4]鄙不齿数：鄙视他，不把他看作家庭成员。齿，同等并列。

[5]饕(xu羞)饕：精美食物。

[6]脱粟瓢饮：谓饮食粗劣。脱粟，糙米。

[7]折稊(tí啼)为匕(b比)：折断草茎当筷子。稊，一种似稗的草。匕，饭匙，用以取饭；此指筷子。此据青柯亭本，原本作“折稊”。

[8]羊臠(hù户)：羊内羹汤。臠，肉羹。

[9]抵箬：抛箬。

[10]败妇颡(sng噪)：砸破了妻子的额头。颡，额。

[11]拾(shè)级而入：登阶而进。

[12]糜：烂。

[13]行次：行进间。

[14]厦屋：大屋。厦，古作“夏”，大的意思。

[15]要(yo夭)吠：拦阻吠叫。

[16]虚诮：意谓诮让无实际损害。

[17]左：不当，谬误。

[18]作不如程：操作不能完成规定数量。程，程限，限量。

[19]刵(èr)耳劓(yì义)鼻：割耳割鼻。刵、劓，为古代割去耳、鼻的刑名。

[20]敲肘到趾：敲碎臂肘，砍断脚趾。到，砍断。

[21]给孤园：佛家语，“给孤独园”之省辞。给孤独为中印度侨萨罗国舍卫城长者，性慈善，好施孤独，故得此名。这里指收养孤独鬼魂购处所。

[22]九幽：地下极深处，衍迷信传说的阴曹地府。

[23]咋(zé择)：咬，啃。

[24]主簿：主理簿籍，即掌管文书档案。

[25]舛(chu n喘)错：差错。

[26]东海薛侯女：东海，郡名，秦置，楚汉之际也称郯郡，治所在今山东省郯城，辖境相当今枣庄市一带。薛侯，古薛国国君。薛，任姓，侯爵，黄帝之后裔奚仲，封于薛，地在今之薛城。见《文献通考·封建考》。

[27]相闻：相告。

[28]录鬼籍：抄录鬼魂的名册。

[29]引嫌：避嫌。

[30]赍赍(jilài 古来)：持送赏赐。

[31]差跌：差错。

[32]赏给倍于常廩：赏给的东西超过日常薪俸一倍。廩，廩俸。

[33]谨抑：谨慎自守。

[34]暗陬（z u 邹）：昏暗的角落。陬，角落。

[35]飈：疾风。风从虎，此形容虎来迅疾。

[36]忙遽：慌忙急遽之间。

[37]墟：废墟，毁坏残破之遗址。

[38]糝（s n）：撒。

[39]隅坐：坐于偏坐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童子隅坐而执烛。”注：“隅坐，不与成人并。”

[40]附：附着，贴附。

[41]效楚王女之于臣建：学习楚王女儿季芊与臣下锺建结婚的故事；意为欲下嫁王生。春秋时，楚平王死后，子昭王立，适逢吴国侵犯，攻占郢都：楚国大夫锺建负平王女儿季芊随昭王出逃，后季芊主动向昭王提出欲嫁锺建，成为夫妇。见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、五年》。

[42]雷殛：雷轰。

[43]无室：没有妻室。

[44]仙姬：仙女。

[45]以赎帝谴：以便向上帝赎罪。谴，罪罚。

[46]势不能员园委曲，以每其生：意谓不能委曲以贪生。此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势不能委曲以共其生”。员园，谓刖团无稜稜角也。《后汉书·孔融传论》：“大严气正性覆折而已，岂有员园委曲，以每其生哉！”注：“园，即刖字，……谓刖团无稜角也。每，贪也。言宁正直以倾覆摧折，不能委曲以贪生也。”

[47]具状：写了诉状。

[48]宜男相：骨相能生男孩。

[49]婢忽临蓐难产：据山东省博物馆抄本，原作“婢亦临蓐难产”。

[50]业多：此指多产。业，佛家语，此指婢女情欲未断，为人生子。

[51]割爱：割断情爱。

太原狱

太原有民家[1]，姑妇皆寡[2]。姑中年，不能自洁，村无赖频频就之。妇不善其行，阴于门户墙垣拒绝之。姑惭，借端出妇[3]；妇不去，颇有勃谿[4]。姑益害，反相诬，告诸官。官问好夫姓名。媪曰：“夜来宵去，实不知其阿谁，鞠妇自知。”因唤妇。妇果知之，而以奸情归媪，苦相抵。拘无赖至，又哗辨[5]：“两无所私，彼姑妇不相能，故妄言相诋毁耳。”官曰：“一村百人，何独诬汝？”重笞之。无赖叩乞免责，自认与妇通。械妇，妇终不承。逐去之。妇忿告宪院[6]，仍如前，久不决。时淄邑孙进士柳下今临晋[7]，推折狱才[8]，遂下其案于临晋。人犯到，公略讯一过，寄监讫，便命隶人备砖石刀锥，质理听用[9]。共疑曰：“严刑自有桎梏，何将以非刑折狱耶？”不解其意，姑备之。明日，升堂，问知诸具已备，命悉置堂上。乃唤犯者，又一一略鞠之。乃谓姑妇：“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析。淫妇虽未定，而奸夫则确。汝家本清门口[10]，不过一时为匪人所诱[11]，罪全在某。堂上刀石具在。可自取击杀之。”姑妇赧赧，恐邂逅抵偿[12]，公曰：“无虑，有我在。”于是媪妇并起，掇石交投。妇衔恨已久，两手举巨石，恨不即立毙之；媪惟以小石击臀腿而已，又命用刀。妇把刀贯胸膺，媪犹逡巡未下。公止之曰：“淫妇我知之矣。”命执媪严桎之，遂得其情。笞无赖三十，其案始结。

附记：公一日遣役催租，租户他出，妇应之。役不得贿，拘妇，至。公怒曰：“男子自有归时，何得扰人家室！”遂笞役，遣妇去。乃命匠多备手械，以备敲比[13]。明日，合邑传颂公仁。欠赋者闻之，皆使妻出应，公尽拘而械之。余尝谓：孙公才非所短，然如得其情，则喜而不暇哀矜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太原：府名，府治在个山西省太原市。

[2]姑妇：婆媳。

[3]出妇：休妇。出，休弃。

[4]勃谿：指婆媳争吵。《庄子·外物》，“室无空虚，则妇姑勃谿。”成玄英疏：“勃谿，争斗也。”

[5]哗辨：高声争辩。辨，通“辩”。

[6]宪院：指提刑按察使司，主管一省刑狱司法的衙署。

[7]孙柳下：孙宪元，字柳下，淄川人。顺治乙未（十二年）进上，授临晋知县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临晋：旧县名，在山西省西南部，后并入今之临猗县。当时属山西省平阳府。

[8]推折狱才：意谓官场公认为是断案有才能的人。折狱，断案。推，推许、推重，即官场公认。

[9]质理：审讯案件。

[10]清门：清白门第，指正派人家。

[11]匪人：行为不端的人。

[12]邂逅抵偿：意为恐碰巧打死人而遭抵偿人命之罪。邂逅，凡非始料所及而碰上，称邂逅。此指不自意，即碰巧打死人。

[13]敲比：敲扑追比。

新郑讼

长山石进士宗玉[1]，为新郑令[2]。适有远客张某，经商于外，因病思归，不能骑步，赁禾车一辆[3]，携资五千，两大挽载以行，至新郑，两夫往市饮食，张守资独卧车中。有某甲过，睨之，见旁无人，夺资去。张不能御[4]，力疾起，遥尾缀之，入一村中；又从之，入一门内。张不放入，但自短垣窥觐之。甲释所负，回首见窥者，怒执为贼，缚见石公，因言情状。问张，备述其冤。公以无质实，叱去之。二人下，皆以官无皂白。公置若不闻。颇忆甲久有逋赋[5]，遣役严追之。逾日，即以银三两投纳。石公问金所自来。甲云：“质衣鬻物。”皆指名以实之。石公遣役令视纳税人，有与甲同村者否。适甲邻人在，唤入问之：“汝既为某甲近邻，金所从来，尔当知之。”邻曰：“不知。”公曰：“邻家不知，其来暧昧。”甲惧，顾邻曰：“我质某物、鬻某器，汝岂不知？”邻急曰：“然，固有之矣。”公怒曰：“尔必与甲同盗，非刑询不可！”命取桎械[6]，邻人惧曰：“吾以邻故，不敢招怨[7]；今刑及己身，何讳乎。彼实劫张某钱所市也[8]。”遂释之。时张以丧资未归，乃责甲押偿之[9]。此亦见石之能实心为政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石公为诸生时，恂恂雅饬[10]，意其人翰苑则优[11]，簿书则拙[12]，乃一行作吏[13]，神君之名[14]，噪于河朔[15]。谁谓文章无经济哉[16]！故志之以风有位者[17]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石宗玉：石日琮，字宗玉，号璞公，长山（今山东省邹平县）人。康熙进士，授新郑县知县，有政绩。见嘉庆《长山县志》卷七。

[2]新郑：今河南省新郑县。

[3]禾车：田间载运禾谷的手推车。

[4]御：抗拒。

[5]逋赋，拖欠赋税。

[6]桎械：刑具。

[7]招怨，招引怨恨，指引起甲的仇视。

[8]市：购买。指以钢钱兑换银两。

[9]押偿：将其拘禁，强令偿还。

[10]恂恂：恭顺。雅饬：文雅端方。

[11]翰苑：翰林院。此指在翰林院任职。

[12]簿书：官署文书，指做官处理政务。拙：短也。谓短于政务。

[13]一行作吏，犹言一经入仕：谓初次做官。

[14]神君：官吏贤明公正，使民敬仰如神者，称“神君”。

[15]河朔：泛指黄河以北之地。

[16]“谁谓文章”句：谁说会写文章的人没有经世济民的才干！

[17]风：通“讽”，讽谏。有位者；在位的官员。

李象先

丰象先[1]，寿光之闻人也[2]。前世为某寺执爨僧[3]，无疾而化。魂出栖坊上[4]，下见市上行人，皆有火光出颠上[5]，盖体中阳气也。夜既昏，念坊上不可久居，但诸舍暗黑，不知所之。唯一家灯火犹明，飘赴之。及门，则身已婴儿，母乳之。见乳恐惧；腹不胜饥，闭目强吮。逾三月余，即不复乳；乳之，则惊惧而啼。母以米瀋间枣栗哺之[6]，得长成。是为象先。儿时至某寺，见寺僧，皆能呼其名，至老犹畏乳。

异史氏曰：“象先学问渊博，海岱清士[7]。子早贵，身仅以文学终[8]，此佛家所谓福业未修者耶[9]？弟亦名士，生有隐疾，数月始一动[10]；动时急起，不顾宾客，自外呼而入，于是婢媪尽避；使及门复痿[11]，入则不入室而反。兄弟皆奇人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李象先：字焕章，寿光（今山东省寿光县）人。见民国《寿光县志》卷十二。事迹不详。

[2]闻人：有声望的人。

[3]执爨：烧火。

[4]坊：牌坊，一般用石建成。

[5]颠：头顶。

[6]米瀋，米汁。

[7]海岱：东海至泰山间的地区。清士：高洁的人。

[8]以文学终：以生员而终老。文学，生员（秀才）的美称。

[9]福业未修：指前生未修福业，终身未能显贵。业，佛家语，泛指一切身心活动。业有美有恶，善业则得福报。

[10]动：指情欲冲动。[11]痿：阳痿。

房文淑

开封邓成德[1]，游学至兗[2]，寓败寺中，佣为造齿籍者缮写[3]。岁暮，僚役各归亥，邓独炊庙中。黎明，有少妇叩门而入，艳绝，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。次日，又如之。至友，邓起挑灯，适有所作，女至益早。邓曰：“来何早也？”女曰：“明则人杂，放不如夜。太早，又恐扰君清睡。适望见灯光，知君已起，故至耳。”生戏曰：“寺中无人，寄宿可免奔波。”女晒曰：“寺中无人，君是鬼耶？”邓见其可狎，俟拜毕，曳坐求欢。女曰：“佛前岂可作此。身无片椽[4]，尚作妄想！”邓固求不已。女曰：“去此三十里某村，有六七童子，延师未就。君往访李前川，可以得之。托言携有家室，令别给一舍，妾便为君执炊[5]，入此长策也。”邓虑事发获罪。女曰：“无妨。妾房氏，小名文淑，并无亲属，恒终岁寄居舅家，有谁知。”邓喜，既别女，即至某村，谒见李前川，谋果遂。约岁前即携家至[6]。既反，告女。女约候于途中。邓告别同党，借骑而去。女果待于半途，乃下骑以辔授女，御之而行。至斋，相得甚欢。积六七年，居然琴瑟，并无追速逃者[7]。女忽生一子。邓以妻不育，得之甚喜，名曰“兗生”，女曰：“伪配终难作真。妾将辞君而去，又生此累人物何为！”邓曰：“命好，倘得馀钱，拟与卿遁归乡里，何出此言？”女曰：“多谢，多谢！我不能胁肩馅笑[8]，仰大妇眉睫，为人作乳媪，呱呱者难堪也！”邓代妻明不妒，女亦不言。月馀，邓解馆[9]，谋与前川子同出经商。告女曰：“我思先生设帐[10]，必无富有之期。今学负贩[11]，庶有归时。”女亦不答，至夜，女忽抱子起。邓问：“何作？”女曰，“妾欲去。”邓急起，追问之，门未启，而女已杳。骇极，始悟其非人也。邓以形迹可疑，故亦不敢告人，托之归宁而已。

初，邓离家，与妻娄约，年终必返；既而数年无音，传其已死。兄以其无子，欲改酷之。娄更以三年为期，日惟以纺绩自给。一日，既暮，往局外户，一女子掩入，怀中绷儿[12]，曰：“自母家归。适晚。知姊独居，故求寄宿。”娄内之[13]。至房中，视之，二十余丽者也。喜与共榻，同弄其儿，儿白如瓠。叹曰：“未亡人遂无此物[14]！”女曰：“我正嫌其累人，即嗣为姊后，何如？”娄曰：“无论娘子不忍割爱；即忍之，妾亦无乳能活之也。”女曰，“不难。当儿生时，患无乳，服药半剂而效。今馀药尚存，即以奉赠。”遂出一裹[15]，置窗间。娄漫应之，未遽怪也。既寝，及醒呼之，则儿在而女已启门去矣。骇极。日向辰[16]，儿啼饥。娄不得已，饵其药，移时湏流[17]，遂哺儿。积年余，儿益丰肥，渐学语言，爱之不啻己出。由是再醮之心遂绝。但早起抱儿，不能操作谋衣食，益窘。

一日，女忽至。娄恐其索儿，先问其不谋而去之罪，后叙其鞠养之苦。女笑曰：“姊告诉艰难，我遂置儿不索耶？”遂招儿。儿啼入娄怀。女曰：“犊子不认其母矣！此百金不能易，可将金来，署立券保[18]。”娄以为真，颜作赧，女笑曰：“姊勿惧，妾来正为儿也。别后虑姊无豢养之资，因多方措十余金来。”乃出金授娄。娄恐受其金，索儿有词，坚却之。女置床上，出门径去。抱子追之，其去已远，呼亦不顾。疑其意恶。然得金，少权子母[19]，家以饶足。又三年，邓贾有赢馀，治装归。方共慰藉，睹儿问谁氏子。妻告以故。问：“何名？”曰：“渠母呼之兗生。”生惊曰：“此真吾子也！”问其时日，即夜别之日。邓乃历叙与房文淑离合之情，益共欣慰。犹望女至，而终渺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开封：府名，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。

[2]兖：州名，治所在滋阳（今山东省兖州）。

[3]造齿籍者：编制户口名册的人。

[4]身无片椽，指无房屋居处。椽，梁上承瓦的木条。

[5]执炊：做饭。

[6]岁前：岁除之前，即除夕之前。

[7]逋逃者：逃亡的人。此指逃妇。

[8]胁肩谄笑：缩敛肩膀，假装笑脸。意谓故作棘敬之状，强为媚悦之颜。

语出《孟子·滕文公》。

[9]解馆：犹言辞馆，不再作塾师。

[10]先生设帐：犹言塾师授徒。先生，老师。设帐，指授徒。

[11]负贩：指贸易经商。

[12]绷儿：被包婴儿。绷，婴儿的包被。

[13]内：通“纳”。

[14]未亡人：旧时寡妇的自称。

[15]一裹：一包。

[16]向：接近。辰：辰时，七时至九时。

[17]湏（zhòng 众）：乳汁。

[18]券保：字据。

[19]权子母：以本求利，此谓放债生息。

秦桧

青州冯中堂家[1]，杀一豕，燔去毛鬣[2]，肉内有字云：“秦桧七世身[3]。”烹而啖之，其肉臭恶，因投诸犬。呜呼！桧之肉，恐犬亦不当食之矣！

闻益都说[4]：中堂之祖，前身在宋朝为桧所害，故生乎最敬岳武穆[5]。于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，秦桧、万俟卨伏跪地下[6]。往来行人瞻礼岳王，则投石侏、高，香火不绝。后大兵征于七之年[7]，冯氏子孙毁岳王像。数里外，有俗祠“子孙娘娘”，因舁桧、高其中，使朝跪焉。百世下，必有仕十姨、伍髭须之误[8]，甚可笑也。

又青州城内，旧有澹台子羽祠[9]。当魏瑄炬赫时[10]，世。家中有媚之者，就子羽毁冠去须，改作魏监。此亦骇人听闻者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冯中堂：冯溥，字孔博，临朐（今山东省临朐县，当时属青州府）人。顺治进士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见光绪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。中堂。宰相的别称，明清时以之称呼内阁大学士。

[2]燔（qián 潜）：烧烫。拔脱其毛。

[3]秦桧：宋代奸臣。字会之，江宁（今南京市）人。政和进士。北来未任御史中丞，南宋绍兴年间任参知政事、右相兼知枢密院事。反对抗击金人，力主投降。曾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杀害抗金英雄岳飞。故遗臭后世，为人们所不齿。

[4]益都：明清时为青州府府治所在地。

[5]岳武穆，岳飞，字鹏举，相州汤阴（今河南省汤阴县）人。著名民族英雄，南宋抗金将领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被秦桧杀害。至十宗赵扩时得以昭雪，追封鄂王，谥武穆。

[6]万俟卨（móqì 莫其契）：南来初年奸臣，字元忠，开封阳武（今河南省原阳县）人。政和大学生，历任枢密院编修。秦桧为相时，任用为监察御史。绍兴十一年，与秦桧相勾结，诬陷、杀害岳飞。

[7]大兵：指清兵。于七：清初抗清义军首领，山东栖霞人。详见《公孙九娘》注。

[8]杜十姨、伍髭须：比喻传说讹误。杭州有杜拾遗庙，以祀杜甫，有村学究竟误为杜十姨，遂作女像，以配刘伶，见《瑯琊代醉编·神仙》。伍髭须，浙西吴风村有伍子胥庙，村人讹传为“伍髭须”，因塑其像，须分五处。见吕湛恩注引《国宪家猷》。

[9]澹台子羽：春秋时鲁国武城（今山东省武城县）人。澹台灭明，字子羽。孔子弟子，貌丑而有行。见《论语·雍也》及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。

[10]魏瑄：指魏忠贤。明朝宦官，曾为司礼太监。勾结熹宗之乳母客氏，结党行奸，排除异己，干预朝政。思宗朱由检即位后，被治罪，自缢死。瑄，冠前金饰，附以金蝉。东汉光武以后，专任宦者，右貂金彝。后因以为宦官的代称。

浙东生

浙东生房某，客于陕[1]，教授生徒。尝以胆力自诩[2]。一夜，裸卧，忽有毛物从空堕下，击胸有声；觉大如犬，气淋琳然，四足挠动。大惧，欲起；物以两足扑倒之，恐极而死。经一时许，觉有人以尖物穿鼻，大嚏[3]，乃苏。见室中灯火荧荧，床边坐一美人，笑曰：“好男子！胆气固如此耶！”生知为狐，益惧。女渐与戏。胆始放，遂共狎昵。积半年，如琴瑟之好。一日，女卧床头，生潜以猎网蒙之。女醒，不敢动，但哀乞。生笑不前。女忽化白气，从床下出，恚曰[4]：“终非好相识！可送我去。”以手曳之[5]，身不觉自行。出门，凌空翁飞[6]。食顷，女释手，生晕然坠落。适世家园中有虎阱[7]，揉木为圈，绳作网以覆其口。生坠网上，网为之侧[8]；以腹受网[9]，身半倒悬。下视，虎蹲阱中，仰见卧人，跃上，近不盈尺，心胆俱碎。园丁来饲虎，见而怪之。挟上，已死；移时，渐苏，备言其故。其地乃浙界，离家止四百余里矣。主人赠以资遣归。归告人：“虽得两次死，然非狐则贫不能归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陕：今陕西地区。

[2]自诩：自夸。

[3]嚏（tì替）：打喷嚏。

[4]恚（huì会）：愤怒。

[5]曳：拖引。

[6]翁（x夕）飞：言二人一块飞行空中。翁，合也。

[7]虎阱：捕捉老虎的陷阱。

[8]侧：倾斜。

[9]以腹受网：指趴卧在网上。

博兴女

博兴民王某[1]，有女及笄。势豪某窥其姿[2]，伺女出，掠去，无知者。至家逼淫，女号嘶撑拒，某缢杀之。门外故有深渊，遂以石系尸，沉其中。王觅女不得，计无所施。天忽雨，雷电绕豪家，霹雳一声，龙下攫奈首去。天晴，渊中女尸浮出，一手捉人头，审视，则豪头也。官知，鞠其家人，始得其情。尤其女之所化与？不然，何以能尔也？奇哉！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博兴：今山东省博兴县。

[2]势豪：有权势的土豪恶霸。

一员官

济南同知吴公[1]，刚正不阿。时有陋规，凡贪墨者亏空犯赃罪[2]，上官辄庇之，以赃分摊属僚[3]，无敢梗者。以命公，不受；强之不得，怒加叱骂。公亦恶声还报之，曰：“某官虽微，亦受君命。可以参处[4]，不可以骂詈也！要死便死，不能损朝廷之禄，代人上枉法赃耳[5]！”上官乃改颜温慰之。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；人自无直道耳，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！会高苑有穆情怀者[6]，狐附之，辄慷慨与人谈论，音响在坐上，但不见其人。适至郡[7]，宾客谈次[8]，或诘之曰：“仙固无不知，请问郡中官共几员？”应声答曰：“一员。”共笑之。复诘其故，曰：“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，其实可称为官者，吴同知一人而已。”

是时泰安知州张公[9]，人以其木强[10]，号之“橛子”。凡贵官大僚登岱者，夫马兜舆之类[11]，需索烦多，州民苦于供亿[12]。公一切罢之。或索羊豕，公曰：“我即一羊也，一豕也，请杀之以犒从[13]。”大僚亦无奈之。公自远宦[14]，别妻子者十二年。初莅泰安，夫人及公子自都中来省之，相见甚欢。逾六七日，夫人从容曰：“君尘甑犹昔，何老諄不念子孙耶[16]？”公怒，大骂，呼杖，逼夫人伏受[17]。公子覆母号泣，求代。公横施搥楚，乃已。夫人即偕公子命驾归[18]，矢曰[19]：“渠即死于是[20]，吾亦不复来矣！”逾年，公卒。此不可谓非今之强项今也[21]。然以久离之琴瑟，何至以一言而躁怒至此，岂人情哉！而威福能行床第[22]，事更奇于鬼神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同知：官名，知府的副职。吴公：待考。

[2]亏空犯赃罪：亏空公款，犯贪污罪。赃，贪污所取得之财物。

[3]以赃分摊属僚：把因贪污而亏空的公款，转嫁府属官员，分摊偿还。

[4]参(c n餐)处：弹劾处分。

[5]上枉法赃，上，上交。依法，追查赃款，应由贪污者上交，而今无辜者代交，非法，故称“枉法赃”。

[6]高苑：山东省旧县名。公元一九四八年划为高青县。

[7]郡：府城，当时高苑属济南府。

[8]谈次：谈论间。

[9]泰安：州名，今山东省泰安市。雍正初年改泰安州为府。

[10]木强：质朴而倔强。

[11]兜舆：山轿。

[12]供亿：供应。

[13]骆从：旧时达官贵人出行时，前后侍从的骑卒。

[14]远宦：远离家乡在外地做官。

[15]尘甑(zèng 赠)犹昔，意谓贫困如昔。甑：古代煮饭的瓦器。《后汉书·独行传》谓范冉穷居自若，闾里歌之曰：“甑中生尘范史云，釜中生鱼范莱芜。”按范冉，字史云，桓帝时曾官莱芜长。

[16]老諄(bèi 背)不念子孙：年老糊涂不为子孙着想。语本《汉书·疏广传》。諄荐，昏痴。

[17]伏受：趴下受杖。

[18]命驾归：命人备车马还乡。

[19]矢：通“誓”。

[20]渠：他，指张公。

[21]强项令：性格倔强、不肯低头的县令。《后汉书·董宣传》：东汉董宣为洛阳令，杀死了阳湖公主的恶奴，光武帝大怒，令小黄门挟持董宣，使叩头谢主。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首，光武帝称之为“强项令”。

[22]床第（z 姊）：床席，这里指同床共榻的夫妻。

丐仙

高玉成，故家子，居金城之广里[1]。善针灸，不择贫富辄医之。里中来一丐者，胫有废疮，卧于道，脓血狼藉，臭不可近。居人恐其死，日一饴之[2]。高见而怜焉，遣人扶归，置于耳舍[3]。家人恶其臭，掩鼻遥立。高出艾亲为之灸，日饷以疏食[4]。数日，丐者索汤饼[5]。仆人怒诃之。高闻，即命仆赐以汤饼。未几，又乞酒肉。仆走告曰：“乞人可笑之甚！方其卧于道也，日求一餐不可得；今三饭犹嫌粗粝，既与汤饼，又乞酒肉。此等贪饕[6]，只宜仍弃之道上耳！”高问其疮，曰：“痴渐脱落，似能步履[7]，顾假啾啾作呻楚状。”高曰：“所费几何！即以酒食馈之，待其健，或不吾仇也。”仆伪诺之，而竟不与；且与诸曹偶语[8]，共笑主人痴。次日，高亲诣视丐，丐跛而起，谢曰：“蒙君高义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惠深覆载[9]。但新瘥未健，妄思馋嚼耳。”高知前命不行，呼仆痛答之，立命持酒炙饵丐者[10]。仆衔之[11]，夜分，纵火焚耳舍，乃故呼号。高起视，舍已烬，叹曰：“丐者休矣！”督众救灭。见丐者酣卧火中，鼾声雷动。唤之起，故惊曰：“屋何往？”群始惊其异。高弥重之[12]，卧以客舍，衣以新衣，日与同坐处。问其姓名，自言：“陈九。”居数日，容益光泽，言论多风格[13]。又善手谈[14]，高与对局，辄败；乃日从之学，颇得其奥秘。如此半年，丐者不言去，高亦一时少之不乐也。即有责客来，亦必偕之同饮。或掷骰为令[15]，陈每代高呼采[16]，雉卢无不如意[17]。高大奇之。

每求作剧[18]，辄辞不知。一日，语高曰：“我欲告别。向受君惠且深，今薄设相邀[19]，勿以人从也。”高曰：“相得甚欢，何遽诀绝？且君杖头空虚[20]，亦不放烦作东道主[21]。”陈固邀之曰：“杯酒耳，亦无所费。”高曰：“何处？”答云：“园中。”时方严冬，高虑园亭苦寒。陈固言：“不妨。”乃从如园中。觉气候顿暖，似三月初。又至亭中，益暖。异鸟成群，乱啜清味[22]，仿佛暮春时。亭中几案，皆镶以璫玉[23]。有一水晶屏，莹澈可鉴：中有花树摇曳，开落不一；又有白禽似雪，往来句轨于其上[24]。以手抚之，殊无一物。高愕然良久。坐，见鸚鵡栖架上[25]，呼曰：“茶来！”俄见朝阳丹凤[26]，衔一赤玉盘，上有玻璃瓊二，盛香茗，伸颈屹立。饮已，置其中，凤衔之，振翼而去。鸚鵡又呼曰：“酒来！”即有青鸾黄鹤[27]，翩翩自日中来，衔壶衔杯，纷置案上。顷之，则诸鸟进饌，往来无停翅；珍错杂陈[28]，瞬息满案，肴香酒冽，都非常品。陈见高饮甚豪，乃曰：“君宏量，是得大爵。”鸚鵡又呼曰：“取大爵来！”忽见日边熠熠，有巨蝶攫鸚鵡杯，受斗许[29]，翔集案间。高视蝶大子雁，两翼绰约，文采灿丽，亟加赞叹。陈唤曰：“蝶子劝酒！”蝶展然一飞，化为丽人，绣衣翩跹[30]，前而进酒。陈曰：“不可无以佐觞。”女乃仙仙而舞[31]。舞到酣际[32]，足离于地者尺余，辄仰折其首，直与足齐，倒翻身而起立，身未尝着于尘埃。且歌曰：“连翩笑语踏芳丛，低亚花枝拂面红。曲折不知金钿落[33]，更随蝴蝶过篱东。”余音嫋嫋[34]，不啻绕梁[35]。高大喜，拉与同饮。陈命之坐，亦饮之酒。高酒后，心摇意动，遽起狎抱。视之，则变为夜叉，睛突于眦，牙出于喙，黑肉凹凸，怪恶不可状。高惊释手，伏几战栗。陈以箸击其喙，诃曰：“速去！”随击而化，又为蝴蝶，飘然颺去。高惊定，辞出。见月色如洗[36]，漫语陈曰：“君旨酒嘉肴，来自空中，君家当在天上。盍携故人一游[37]？”陈曰：“可。”即与携手跃起。遂觉身在空冥，渐与天近。

见有高门，口圆如井，人则光明似昼。阶路皆苍石砌成，滑洁无纤翳。有大树一株，高数丈；上开赤花，大如莲，纷坛满树。下一女子，绛红之衣于砧[38]上，艳丽无双。高木立晴停，竟忘行步。女子见之，怒曰：“何处狂郎，妄来此处！”辄以杵投之，中其背。陈急曳于虚所[39]，切责之[40]。高被杵，酒亦顿醒，殊觉汗愧。乃从陈出，有白云接于足下。陈曰：“从此别矣。有所嘱，慎志勿忘：君寿不永，明日速避西山中，当可免。”高欲挽之，反身竟去。

高觉云渐低，身落园中，则景物大非，归与妻子言，共相骇异。视衣上着杵处，异红如锦，有奇香。早起，从陈言，裹粮入山。大雾障天，茫茫然不辨径路。蹶荒急奔，忽失足，堕云窟中，觉深不可测；而身幸不损。定醒良久，仰见云气如笼[41]。乃自叹曰：“仙人令我逃避，大数终不能免，何时出此窟耶！”又坐移时，见深处隐隐有光，遂起而渐入，则别有天地。有三老方对奕，见高至，亦不顾问，棋不辍。高蹲而观焉。局终，斂子人盒，方问客何得至此。高言：“迷堕失路。”老者曰：“此非人间，不宜久淹。我送君归。”乃导至窟下，觉云气拥之以升，遂履平地。见山中树叶深黄，萧萧木落[42]，似是秋杪[43]。大惊曰：“我以冬来，何变暮秋？”奔赴家中，妻子尽惊，相聚而泣，高诘问之，妻曰：“君去三年不返，皆以为异物矣[44]。”高曰：“异哉，才顷刻耳。”于腰中出其粮粮，已若灰烬。相与诧异。妻曰：“君行后，我梦二人皂衣闪带[45]，似淬赋者[46]，汹汹然入室张顾，曰：‘彼何往？’我诘之曰：‘彼已外出。尔即官差，何得入闺闼中！’二人乃出，且行且语云‘怪事怪事’而去。”乃悟已所遇者，仙也；妻所梦者，鬼也。高每对客，衷杵衣于内[47]，满座皆闻其香，非麝非兰，着汗弥盛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金城：古郡县名“金城”者甚多，难以确指。又，金陵（今南京）也称金城。

[2]饴（sì 四）：通“饲”，施饭，喂食。

[3]耳舍，正门两旁的屋舍。

[4]饷：用食物款待。疏食：粗饭。

[5]汤饼，汤煮的面食；面条。

[6]贪饕（tō 掏）：极端贪食。

[7]步履：行走。

[8]诸曹：指其他仆人。偶语：私语。

[9]惠深覆载：恩惠深厚，如同天地。覆载，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。”喻指包容、庇养万物。

[10]酒炙：酒肉。炙，烹烤的肉食。饵：饲。

[11]衔之：恨他。衔，怀恨。

[12]弥重之：更加尊重他。

[13]多风格：颇有风度格调。

[14]手谈：下围棋。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：“大公以围棋为手谈。”

[15]为令：为酒令。

[16]呼采：掷骰为戏，在投掷的同时呼喊掷出个好的彩头。采，通“彩”，

彩头。

[17]雉卢：“雉”和“卢”都是博戏取胜的彩色。

[18]作剧；作戏；这里指作幻术。

[19]薄设：设薄酒。备酒筵的谦词。

[20]杖头空虚：犹言手头空空，无钱买酒。晋人阮修，常步行，拐杖头上挂一百文铜钱，到酒店就买酒独酌。见《晋书·阮修传》。后人因称买酒钱为“杖头钱”。

[21]作东道主：设宴请客称“作东道”或“作东道主”。东道主，语出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，原谓郑在秦东，供应秦使节所缺，故称东道主。后泛指主人。

[22]乱啁（lòng）清味（zhòu 咒），群鸟杂乱地清脆鸣叫。啁，鸟鸣。味，通“喙”，鸟嘴。

[23]璫玉：玛瑙、玉石。

[24]句辘（g u—zh u 勾舟），鸟鸣声。

[25]鸚鹄（qú-yù 渠玉）：鸟名，即八哥。

[26]朝阳丹凤：凤凰。语出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丹凤，首翼赤色的鸾鸟称“丹鸟”或“丹凤”。

[27]青鸾，传说中的神鸟，赤色为“凤”，青色为“鸾”。黄鹤：传说中神仙所骑的鹤。

[28]珍错：山珍海错，指珍异肴馔。

[29]受斗许：能容一斗多酒。斗，古代酒器。

[30]翩跹（xi n 仙）：轻盈飘逸。

[31]仙仙：也作“僊僊”，形容舞姿飞扬。《诗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：“屡舞僊僊。”

[32]酣际：酒兴最浓的时候。酣，浓、盛。

[33]金钿：金宝制成的首饰。

[34]嫋嫋：同“袅袅”，形容声音婉转悠扬。

[35]绕梁，《列子·汤问》：古时一位歌者，歌后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后因以“余音绕梁”形容使人经久不忘的优美歌声。

[36]月光如洗：月光非常光洁。

[37]盍（hé 何）：何不。

[38]砧，捣衣石。

[39]虚所：无人的地方。

[40]切责：责备。切，责。

[41]笼：蒸笼。

[42]萧萧木落，草木枯萎摇落。杜甫《登高》：“无边落木萧萧下。”

[43]秋抄：秋末、暮秋。

[44]异物：鬼物。

[45]皂衣闪带：穿着黑色衣服，系着闪光的腰带。

[46]淬（suì 岁）赋：迫逼赋税。淬，责骂，形容追逼。张顾：张望察看。

[47]衷：穿在里面。杵衣，指被捣衣杵击过的衣服。

人妖

马生万宝者，东昌人[1]，疏狂不羁。妻田氏，亦放诞风流。伉俪甚敦[2]。有女子来，寄居邻人某媪家，言为翁姑所虐，暂出亡。其缝纫绝巧，便为媪操作，媪喜而留之。踰数日，自言能干宵分按摩[3]，愈女子瘵蛊[4]。媪常至生家，游扬其术[5]，田亦未尝着意。生一日于墙隙窥见女，年十八九已来，颇风格[6]。心窃好之。私与妻谋，托疾以招之。媪先来，就榻抚问已，言：“蒙娘子招，便将来。但渠畏男子，请勿以郎君入。”妻曰：“家中无广舍，渠依时复出入[7]，可复奈何？”已又沉思曰：“晚间西村阿舅家招渠饮，即嘱令勿归亦大易。”媪诺而去。妻与生用拔赵帜易汉帜计[8]，笑而行之。

日曛黑，媪引女子至，曰：“郎君晚回家否？”田曰：“不回矣。”女子喜曰：“如此方好。”数语，媪别去。田便燃烛展衾，让女子先上床，己亦脱衣隐烛[9]。忽曰：“几忘却，厨舍门未关，防狗子偷吃也。”便下床启门易生，生窸窣入[10]，上床与女共枕卧，女颤声曰：“我为娘子医清恙也[11]。”间以昵词[12]。生不语。女即抚生腹，渐至脐下。停手不摩，遽探其私，触腕崩腾。女惊怖之状，不啻误捉蛇蝎，急起欲遁。生沮之[13]，以手入其股际，则濡垂盈掬，亦伟器也。大骇呼火[14]。生妻谓事决裂，急燃灯至，欲为调停。则见女赤身投地乞命，妻羞惧趋出。生诘之，云是谷城人王二喜[15]，以兄大喜为桑冲门人[16]，因得转传其术。又问：“玷几人矣？”曰：“身出行道不久，只得十六人耳。”生以其行可诛，思欲告郡，而怜其美，遂反接而宫之[17]，血溢殒绝[18]。食顷复苏，卧之榻，覆之衾，而嘱曰：“我以药医汝，创瘡平[19]，从我终焉可也，不然事发不赦。”王诺之。

明日，媪来。生结之曰：“伊是我表侄女王二姐也，以天阉为夫家所逐[20]，夜为我家言其由，始知之。忽小不康，将为市药饵，兼请诸其家，留与荆人作伴。”媪入室，视王，见其面色败如尘土，即榻问之。曰：“隐所暴肿，恐是恶疽。”媪信之去。生饵以汤，糝以散[21]，日就平复。夜辄引与狎处，早起则为田提汲补缀，洒扫“执炊，如媵婢然[22]。

居无何，桑冲伏诛[23]，同恶者七人并弃市[24]，惟二喜漏网。檄各属严緝。村人窃共疑之，集村媪隔裳而探其隐，群疑乃释。王自是德生，遂从马以终焉。后卒，即葬府西马氏墓侧，今依稀在焉[25]。

异史氏曰：“马万宝可谓善于用人者矣。儿童喜蟹可把玩，而又畏其钳，因断其钳而蓄之。呜呼，苟得此意，以治天下可也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二十四卷抄本

【注释】

[1]东昌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。

[2]伉俪：夫妻。

[3]宵分，深夜，半夜。

[4]瘵蛊（zhài gǔ 债古）：病毒入内而腹部肿胀的一种疾病。

[5]游扬，传扬，宣扬。

[6]颇风格，颇有风度。

[7]渠依：他。古吴方言。此指代其夫。

[8]用拔赵帜易汉帜计，此指夫妻调换之计，用以欺骗对方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韩信、张耳带兵数万东下，于井陘地方击赵。先把赵军精锐部

队引出，然后以轻骑突入赵军营地，“拔赵帜，立汉赤帜”，终于大破赵军。

[9]隐烛：灭烛。

[10]窸窣（X S 悉苏）：触动、摩擦的细微声音。

[11]清恙：称他人患病的敬辞。

[12]昵（nì 溺）辞：亲昵之辞。

[13]沮（j 拒）：阻止。

[14]呼火，唤人点灯。

[15]谷城：古县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平阴县西南之东阿镇。

[16]桑冲门人，桑冲的徒弟。桑冲，明石州人。以男饰女，又巧习女红，自称女师，借以接近妇女，潜行奸污。后伪为丐妇，至大同、顺天、济南、东昌等数十州县，污辱良家女子百余人。成化年间事发，凌迟处死。

[17]反接：反绑双手。宫，刑名，又称腐刑，为古代阉割生殖机能的一种酷刑。

[18]陨绝：昏死过去。

[19]创痍（w i 伟）：创伤。

[20]天阉，生来无生殖能力。

[21]糝（sán）以散：撒上药粉。散，药面。

[22]腾婢：侍婢、奴仆。

[23]伏诛：被处死刑。

[24]弃市，陈尸于市，即杀人示众。[25]依稀：仿佛。

附录

蝥蛇

予邑郭生，设帐于东山之和庄，蒙童五六人，皆初入馆者也。书室之南为厕所，乃一牛栏；靠山石壁，壁上多杂草藜莽。童子入厕，多历时刻而后返。郭责之。则曰：“予在厕中腾云。”郭疑之。童子入厕，从旁睨脱之，见共起空中二三尺，倏起倏堕；移时不动。郭进而细审，见壁缝中一蛇，昂首大于盆，吸气而上。遂遍告庄人共视之。以炬火焚壁，蛇死壁裂。蛇不甚长，而粗则如巨桶。盖蝥于内而不能出，已历多年者也。

龙

博邑有乡民王茂才，早赴田。田畔拾一小儿，四五岁，貌丰美而言笑巧妙。归家子之，灵通非常。至四五年后，有一僧至其家。儿见之，惊避无迹。僧告乡民曰：“此儿乃华山池中五百小龙之一，窃逃于此。”遂出一钵，注水其中，宛一小白蛇游衍于内，袖钵而去。

爰才

仕宦中有妹养宫中而字贵人者，有将官某代作启，中警句云：“令弟从长，奕世近龙光，貂珥曾参于画室；舍妹夫人，十年陪凤辇，霓裳遂灿于朝霞。寒砧之杵可掬，不夜月之霜；御沟之水可托，无劳云英之詠。”当事者奇其才，遂以文阶换武阶，后至通政使。